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堂研潛

(下)

著昕大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堂研潛

(下)

著昕大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68198·1)

國學基
本叢書
潛研堂文集二冊

每部實售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錢

大

昕

發 行 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 書 館

平

集
版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日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于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

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墮。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涇涇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粗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慙，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察。

與戴東原書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卽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笑。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強也。以今法上攷，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攷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然其所謂

平歲實者。亦復累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翹爲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郭。以傳會西人。然史册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攷。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說。以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直斷以爲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史之朶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真象也。約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百年消長之法。以矛盾陷盾。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攷歲實。較之兩冬至爲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回回之舊率。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攷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翹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但使躔躔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遠攷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爲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甚矣。西士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

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真象也。以槃爲日。而詆義和。以錐指地。而嗤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于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請再質之足下。

與段若膺書

聞足下名久矣。頃邵孝廉與桐。以足下所撰詩經韻譜見示。尋繹再三。其於古人分部及音聲轉移之理。何其審之細而辨之確也。聲音之變。由于方言。始于一方。而徧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如今人讀胖爲普旺切。讀閔爲戶工切。卽閒有一方尙存古音。終不能勝海內之口。藉非隋唐之韻尙存。豈復知有古音哉。足下謂音變而義未改。如印吾台予之台。非不可變如哈音。而三台天台。古人故讀若怡。眞通人之論。先民有作。豈能易足下之言乎。足下又謂聲音之理。分之爲十七部。合之則十七部。無不互通。蓋以三百篇閒有歧出之音。故爲此通韻之說。以彌縫之。愚竊未敢以爲然也。古有雙聲。有疊韻。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喉腭舌齒唇之聲。同位者皆可相轉。宗之爲尊。桓之爲和是也。聲轉而韻不與之俱轉。一縱一橫。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有必不可通之韻。不得以無休之轉彭亨。而通庚于豪。無俚之轉無

聊而通之于蕭寧母之轉泥母而通齊于青也。古人之音固若有相通者。如真與清。東與侵。閒有數字相出入。或出于方言。或由于聲轉。要皆有脈絡可尋。非全部任意可通。至如周原。廌廌。韓詩作。臠。正與飴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諄。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譌。足下既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兼存此傳譌之音。以爲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崑萎爲韻。此亦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讀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愚管之見。未識有當否。幸賜鑒察。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承示攷定尙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辯之。可謂聞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尙書皆系今文。必非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爲沂山。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爲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所稱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冲上書進御。不以爲嫌。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己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春秋左氏。與尙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歷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又如漾之爲潒。罔之爲槩。此古文

之見於許氏書者。而史記正與之同。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足下以漢志禹貢養水不從水旁。遂謂今文作養。史記亦當作養。淺人增加水旁。無論莫須有三字難以服天下。恐世閒如此淺人。正不易得。何也。淺人依尙書改史記。必改爲漾。其能改作漾者。必係通曉六書之人。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此可斷其必不然矣。說文以瀆爲古文。則漾必是今文。漢書之養水。卽从古文而省水旁。決非今文別作養字。僕於經義膚淺。不敢自成一家言。聊罄狂簡。以盡同異。幸足下之教我。

荅孫淵如書

足下研精小學。於許叔重之書。深造自得。求之今之學者。殆罕其匹。乃復虛懷若谷。欲求千慮之一於僕。僕中歲而讀說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過後輒忘。坐是不能成一家言。何足以益足下乎。來教謂抔卽培之省。槩樹本一字。又謂仿柄。擘臂。乃古通寫字。徐鉉以蟀爲俗。失之太泥。皆極精當。春秋訪邴異文。卽仿柄相通之例。說文引詩不敢不踣。又作踣。脊束亦通寫字也。足下疑適仍恩凶存才之類。非諧聲。以僕攷之。則古文諧聲。本有二例。同音謂之諧聲。同聲亦謂之諧聲。同聲今人所謂同母也。存取才聲。恩取凶聲。鳳取凡聲。皆聲之正轉。暈从軍聲。暈轉爲熏也。祈从斤聲。祈轉爲芹也。贛卽坎字。坎與空相轉。故贛爲贛省聲。乃與能相轉。故仍以乃得聲。曾與重相轉。故曾以困得聲。說文。艘。鬯聲。而讀若宰。韉。虫聲。而讀若騁。鞫。弁聲。而讀若鷹。者。占聲。而讀若耿。棚。朋聲。而讀若陪。璿。壽聲。而讀若淑。諱。革聲。而讀若戒。斨。豈聲。而讀

若猥。蹠。扁聲。而讀若萃。夔。入聲。而讀若頰。又讀若非。古音非如悲隄。是聲。而讀若璫。楛。胥聲。而讀若芟。邗。年聲。

而讀若寧。蝻。命聲。而讀若戾。棧。炎聲。而讀若導。三年導服導即禪之轉皆聲轉之例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慢。

命卽慢之轉。宋儒讀爲怠者。非也。唐本說文。元从一兀聲。今本無聲字。元卽兀之轉。故髡从兀。亦从元。車

軌字。說文作軌。宋人疑兀非聲而刪之。亦非也。古之詁訓。音與義必相應。許氏訓春爲推。攷爲敏。譬爲效。

肩爲開。瀾爲滿。莫非同聲。艸根爲荻。木頂爲楨。禾芒爲秒。瓜當爲蒂。亦皆同聲。則仍有乃音。患有凶音。又

何疑焉。但此義自陽冰二徐已莫能聞。夾深陋儒。遂謂七音之學。乃自西域而來。此與窮子之舍衣珠而

乞食無異。崑山顧氏之言古音善矣。而於聲音文字之本。則猶得其半而失其半也。若夫舍諧聲而言會

意。二徐之後。流爲介甫。大率穿鑿傳會。自通人觀之。直可覆瓿。足下旣悟同母之可諧。而又疑而不

信。仍以會意求之。愚以爲聲諧而意自不悖。叔重明云諧聲。則必無出於非聲者。雙聲疊韻。皆天籟也。裘

从求。而讀渠之切。那从秝。而讀諾何切。侮从每。而讀文甫切。倩从青。而讀倉見切。母無鄙切。而蝦。棘與雨

叶。難那千切。而隰。桑與阿叶。興許應切。而小戎。大明與音林叶。凡一字而兩讀者。皆聲之轉。三百篇之例

具在。引而伸之。非無稽之言也。足下以爲然乎。不乎。僕前跋楊大眼造像記。未詳儻字。足下謂震儻卽振

旅之異文。敬聞命矣。頃見江都汪容甫亦如足下之言。卽當刊正。以志不忘。冬寒。惟自愛。不宣。

荅李南澗書

尊使至。知年兄于六月內奉太夫人之諱。悲哀切至。而僕遠在千里外。無從具生芻絮酒之敬。僕之抱媿甚矣。來教欲僕爲表誌之文。及讀年兄所撰行狀。文筆古雅。至性肫摯。流露行墨閒。洵爲必傳之作。昔柳州廬陵。皆嘗表其先人之墓。今年兄之文。自能不朽其親矣。曷不仿此例爲之。若僕之文平淺。恐未能傳世。而有虛年兄之盛意也。但交好有年。不敢固辭。謹撰尊甫太翁墓表。太夫人墓誌各一道。皆撫取行狀中語。掠美之誚。諒所不免。行狀所述嘉言懿行。可采者甚多。因篇幅毋取太長。割愛置之。然卽此已足不朽矣。表誌旣出一手。故所載三代子姓及葬地。兩篇各有詳略。意取互見。未識於體製有合否也。撰書人銜名。或在文之前。或在文之後。古人初無一定。可以不拘。結銜止署本官階。今人多有書賜進士及第出身者。似亦無妨。但宋元碑却未見。恐是明人始有之。惟稱呼弟姪晚侍之類。起于近日。最爲陋惡。想好古者斷不效之耳。天寒讀禮。惟以道自愛。不宣。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某頓首。總纂執事。某學殖譴劣。於輿地一門。尤非專家。志局初開。未嘗與編纂之列。頃以白華侍讀出差。承乏攝事。於全書體例。旣未甚諳。瓜代之期。亦不過數月。惟是後進末學。得追陪長者之步趨。猷聞清論。下勝幸甚。受事以後。偶檢舊稿。人物一門。竊有貢疑。敢達之左右。夫輿地之志。兼及人物。特以其生長是邦。游釣所在。俾後世聞其風者。興高山景行之思。至若魏晉以降。士大夫以門第相尙。王必太原琅邪。李

則隴西趙郡。謝稱陳郡。裴號河東。雖去其鄉國。更數十世。猶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學。無關於地理。而後之志州郡者。昧於疆域。濫收以備鄉賢之數。甚可笑也。顏氏本琅邪臨沂人。顏魯公撰先廟碑。稱西平靖侯舍。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宋書州郡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大興二年。立懷德縣。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然則延之。協。晃之推諸人。史書琅邪臨沂者。乃江左僑置之臨沂。與今沂州無涉矣。逮之推遭亂。由齊入周。子孫留居關中。爲雍州萬年人。之推雖嘗名其子思魯。以寓故鄉之思。訖未聞還居琅邪。今沂州府人物。收顏師古。真卿。杲卿。泉明等。實沿襲之譌。東坡居士嘗自稱趙郡蘇軾。而穎濱遺老又名其集曰欒城。今若以二蘇入真定之人物。可乎。不可乎。愚意若此類者。竝當博攷改正。庶幾一洗向來志乘之陋。又執事於章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一條。疑有脫譌。委令照檢元文。蓋以初任之官。不當言更調。意其曾歷它官故爾。愚攷漢書。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匡衡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小顏注竝訓調爲選。廣韻調讀去聲者。訓選。集韻又訓爲試。乃知古人所云調者。只是試選之義。略舉唐史數事證之。蘇弁擢進士。調奉天主簿。杜正倫秀才高第。調武騎尉。劉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徐彥伯對策高第。調永壽尉。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參軍。宋務光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張柬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劉幽求舉制科中第。調閩中尉。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李翱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皆初任。而

云調與韋安石傳文不異。桓彥範以門蔭調右翊衛。則任子初選亦云調也。韋澳第進士復擢宏詞。十年不肯調。猶今人之不赴選也。宋時人謂常調官好做。常調猶云常選。非今之所謂調也。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多盜賊。令薛恭職不辦。粟邑縣小辟。易治。令尹賞久用事。乃奏賞與恭換縣。今時州縣繁簡對調之例。蓋因於此。而史不云調。稽之字書。調亦無更換之義。改調降調之名。明史始有之。唐以前未之有也。聊舉所聞。以塞下詢。伏希審察。

與晦之論爾雅書

得晦之書。知方讀爾雅。從事於訓詁。及蟲魚艸木之學。甚慰以喜。嘗病後之儒者。廢訓詁而談名理。日記誦爲俗生。訶多聞爲喪志。其持論甚高。而實便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輩。有明三百年。學者往往蹈此失。聖朝文教日興。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經博物相尙。若崑山顧氏。吳江陳氏。長淵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訓。不徒以空言說經。其立論有本。未嘗師心自用。而亦不爲一人一家之說所囿。故嘗論宋元以來言經學者。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夫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者。欲窮六經之旨。必自爾雅始。注爾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孫炎。沈旋諸人。今惟存郭景純一家。景純有音有圖贊。則今亦亡之。尙書正義引景純注云。恆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又云。霍山今在盧江潯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獄。南獄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

多以霍山不得爲南獄。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卽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詳。然則景純注。亦經後人所刪。非完書矣。釋鳥。桑屬竊脂。文凡再見。攷春秋正義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卽如所言。竊元竊黃者。豈復盜竊元黃乎。若冬屬竊黃之下。果有桑屬竊脂句。則景純注明云。諸屬皆因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脂之爲淺白。義已顯然。毋庸爲此辨矣。春秋正義又云。釋鳥自春屬鴝。鵲至宵屬噴噴。凡七屬。其文相次。今本多桑屬句。則當云八屬矣。故知此句。乃唐以後人竄入無疑。而邢氏不能辨也。此不精之失也。宋初古書之存者多矣。邢所徵引。不過九經義疏。經典釋文。而尙不免於遺漏。它書固未能津逮。此又不博之失也。予昔在京師。有志撰述。掇李孫之墜遺。糾郭邢之違失。至於康成之說經。叔重之解字。參互取訂。啓悟良多。嘗欲勒爲一編。以附述者之後。繼有刊定元史之舉。力未能兼。迺輟弗爲。今晦之欲從事此書。則予攷稽有年。千慮之中。或有一得。暇日出以相質。何如。來書疑舍人爲何人。攷陸氏釋文。稱隄爲郡文學卒史。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附去政和證類本艸一部。卽檢收之。

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褻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

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釘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閒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創。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

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濘不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吾。

如淳引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顏師古據晉灼。以如說爲非。謂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爲公。此不通之論也。史記百三十篇。惟自序前半篇稱太史公者。謂其父談。其它皆自稱之詞。尊父可也。尊己不可也。未爲太史公以前稱名。旣爲太史公則稱官。此史家之常例。史者所以傳信後世也。何私尊之有。小司馬索隱引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以爲太史公是朔稱。而又疑其未實。愚謂朔所署曰太史公者。題其書名曰太史公。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此卽朔所署之名。非謂書中凡稱太史公者。皆朔所竄入也。李巨來與靈皋書。言太史公曰四字。皆史記本文。非後人所加。亦非遷之尊其父。凡稱太史公曰。猶後世史書稱史臣曰爾。此說是矣。漢儀注。衛宏所撰。巨來謂衛宏注卽不可信。而漢儀固有是官。似分漢儀與注而二之。則攷之未審也。

與友人書

昨偶讀足下文篇末自題太僕少卿。僕以爲不當脫漏寺字。足下殊不謂然。足下所據者。唐宋石刻。僕謂惟唐宋人結銜。不得有寺字。自明以來。官制與唐宋異。不當沿唐宋之稱。蓋九卿之稱。秦漢以來。凡三變。曰太常。曰太僕。曰光祿勳。位列九卿。而官名無卿字。此漢魏至宋齊之制也。梁陳以後。官名始綴卿字。後齊始定太常太僕光祿等爲九寺。而唐宋因之。然當時省臺院寺之名。皆不入銜。如中書舍人。不云中書省舍人。御史大夫。不云御史臺大夫。翰林學士。不云翰林院學士。世所共知也。唐人石刻。如太常光祿卿之不稱寺。正與此類。非可書而不書也。明初廢中書省。而以六部爲百僚之長。由是院寺司監。皆以入銜。與唐宋故事異矣。自明中葉。古文之法不講。題銜多以意更易。由是學士大夫之著述。轉不若吏胥文移之可信。足下方以古文提唱一世。當起而正之。勿以爲無足重輕而置之也。近日古文家推秀水朱氏。予觀其集中。稱知府知縣。必云知某府事。知某縣事。此宋之官制。豈可施于今日。亦是好古之病。足下以爲然乎否。

復倪敬堂書

頃從俞嘯樓舍親處。接讀手教。慰問并蒙厚儀。感媿之私。銜結肺腑。皇十二子所致賻儀。亦隨祇領。竊念皇十二子天質淳粹。至性過人。不孝陪講兩年。曾未效勺涓之益。前夏銜恤里門。艸土昏迷。不敢遽通寸啓。家居所見邸報。竝無薨逝之間。直到持齋前輩南來。方審其實。而百日已過。奔臨無自。昔賈生以梁王

勝之沒。哭泣自傷。遂至殞生。區區之忱。今古同揆。至此項致賻。係前秋之事。乃因轉展稽遲。歲華再易。未減三年之字。已成千古之悲。挂劍有懷。驂鸞永隔。撫心載慟。沒齒奚言。惟執事察其情而哀其志焉。內直諸同好。及同年諸君。不及徧啓。晤時乞道及。無任銜感之至。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書一

荅袁簡齋書

得手教。循環雘誦。懽喜無量。先生研精史學。於古今官制異同之故。燭照數計。洞見癥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所疑。俾馬勃牛溲。得備扁和之采。其爲榮幸。非所敢望。謹就問目。述其一二。惟先生詳察。夫檢校兼守判知之名。皆起於唐。但唐初所謂檢校者。雖非正授。卻辦本職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皆列於宰相表。與真授者無別。而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亦是實履其任。蓋內外各官。皆得有檢校。若今署事矣。中葉以後。諸將多以軍功得檢校官。三公三師僕射。尙書常侍。車載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檢校之公師不與焉。猶使相之不列於宰相也。而自公師兩僕射六尙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而外。它官亦罕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一十有九。蓋卽沿唐末之制矣。公師之班。首太師。次太尉。次太傅。次太保。次司徒。次司空。王建由檢校太師。纔遷司徒。曹僧以檢校太師守司徒。又數年。始除守太保。然則檢校太師尙在真三公之下。

也。若夫行守試三者，則以官與職之高下而別。長編載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偶檢柳公權書苻璘碑，其題云：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輔國大將軍、階正二品、左神策將軍。官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結銜云：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五代時李琪爲宰相，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遂爲同官所糾。此試不如守之證也。判與知之分，則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云：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者，得之。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蓋用隔品爲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官僕射以上，潁州府事稱判，其餘皆稱知，不稱判矣。判知之外，又有云權發遣者，則以其資輕而驟進，故於結銜稍示區別。程大昌云：以知縣資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是也。宋制六曹尚書從二品，而權尚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從四品，則權知與知亦大有別矣。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謫公本以守太師致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落也。落職則爲罷免，落致仕則爲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內去此字也。元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蓋其時改官制，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職事官，非退閑者所宜授，故落侍中而進太尉以寵之，亦非罷免之謂也。富弼呂公著之守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眞三公也，而京不云守，則尤貴。三師三公初拜，有臨軒受冊儀，宋時居此職者皆固辭而止，若檢校官固無所謂冊拜也。差遣之名。

惟宋時有之。宋時百官除授有官有職有差遣。如東坡以學士知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官也。差遣罷而官職尙存。職落而官如故。古之優禮臣工如此。非有大罪。斷無儕於編戶之理。至明而待士之禮薄矣。方密之謂古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此特謂明之大學士耳。唐宋宰相皆有印。故有分日知印之法。其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左右丞相皆銀印。若明之大學士。本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其文曰文淵閣印。但文移用翰林院印。不用此印。而方遂以爲無之耳。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典籍廳印。卽明之翰林院典籍也。明之閣臣皆出翰林。故典籍卽爲內閣之屬。今改典籍隸內閣。而翰林院別設典簿。稍區而二之矣。隋書百官志。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雖未明言何匹。納檢下文有云。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則匹當是絹匹之匹。非馬匹也。尊集體大思精。直追唐宋作者。蒙委警校。謹就鄙見所及。證據一二。關具別紙。暑暵恐勞起居。得雨稍涼。當走謁。不宣。

再荅袁簡齋書

蒙詢秦漢賜爵及唐同三品之稱。謹按賜爵始於商鞅。以旌首功。漢時或以軍功。或以入粟入錢得之。而賜民爵一級。或二級。三級。吏不絕書。大約公乘以下。與齊民無異。五大夫以上。始得復其身。民賜爵者。至公乘而止。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有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宣帝求漢初功臣之後。復其家。

史稱皆出庸保之中。及攷之表。則或云公乘簪褭。或云公士上造。大率皆有爵者。雖擁高爵。尙雜庸保。爵之冗濫如此。至五大夫以上。則以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之勤事者。及列侯嗣子。然攷之史漢。自卜式桑羊而外。書賜爵者寥寥。非無爵也。賜爵不足爲榮。史家略而不書也。民爵不過公乘。而入粟之法行。則有至大庶長者。大庶長去關內侯一級耳。然鬻爵而不鬻官。官有員。爵無員。此鼂錯所謂出於口而無窮者也。先生謂普賜天下民爵。自惠帝始。旣云普矣。將人人有爵。又賣與何人。愚攷之。紀多云賜民爵戶一級。或不云戶者。史家省文。師古曰。賜爵者。一家之長得之也。一戶惟賜一人。子姓昆弟皆不得與。固無嫌賈用不售矣。唐初。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此二官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階。故入相而官未至侍中。中書令者。必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其資望稍輕者。則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歷以後。升侍中中書令爲二品。自後入相者。但云平章事。無同三品之名矣。當時除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嘗以三品爲限。但三公不必知政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二品以上官。中葉以降。竝有除侍中中書令。而不入政府者矣。若謂官不得過三品。唐志本無此文也。區區所聞。惟先生決其然否。

三荅袁簡齋書

別來又逾旬日。溽暑未退。不得時奉誨言。伏惟台候萬福。昨蒙詢及史事數則。謹就記憶所及。略陳一二。以備采擇。宋時諸州設通判。其結銜云。通判某州軍州事。元諸路總管府。置同知。其結銜亦云。同知某路

總管府事。其稱某府同知。某府通判。則始於明時。亦猶宋之郡守。稱知某府軍府事。而明直稱某府知府也。通判在宋初。雖有監州之諺。然其權仍出知州之下。中葉以後。其選益輕。東坡通判杭州。寄子由詩。有餘杭別駕無功勞之句。則通判之稱別駕。宋時已然。若同知俗稱司馬。想是起於明時。然以唐制言之。別駕司馬。雖均爲刺史之佐。而司馬卻在別駕之下。更溯而上之。至於兩漢。則司馬乃典兵之官。本非郡僚。攷續漢書百官志。將軍之下。有司馬一人。其領軍皆有部曲。部有軍司馬一人。曲有軍候一人。又有軍假司馬。軍假候。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今人所得漢印。有軍司馬。軍假司馬。別部司馬。軍曲候。諸稱皆將軍之屬領兵者。若郡守之貳。爲丞。爲長史。無所謂司馬也。刺史之下。只有從事掾史。亦無司馬也。晉宋以降。除刺史者。必加將軍。持節都督軍事。故刺史之屬。得置司馬。隋唐改太守爲刺史。因以司馬爲郡佐。亦習焉不察耳。漢制。刺史之屬。有治中從事。別駕從事。皆州自辟除。秩止百石。較之縣令爲卑。而魯子敬稱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者。蓋其時州牧專制一方。幕府元僚。得參生殺子奪之柄。較之百里作宰者。輕重大不侔矣。元中書省有右丞相。左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事。皆稱宰輔。而秉政者。丞相也。皆蒙古色目世家爲之。平章閒有用事者。右丞以下。雖曰與聞國政。其委任已輕矣。世祖之世。平章兼用漢人。成宗以後。漢人授平章。不過李孟張珪王毅三人。右丞以下。始參以漢人。然南人初無入中書者。順帝時。始有危素一人。亦僅得參政耳。色目三十一種。輟耕錄具載其目。

要其最貴者。回回畏吾。康里。唐兀。欽察。雍古。數種而已。契丹女直。謂之漢人。不在色目之列。幹耳朶者。蒙古語。猶言營盤也。太祖四幹耳朶。皆有皇后數人。元時稱皇后者。不必正宮。猶之皇子皆稱太子。宗女悉號公主也。元時各路總管府及州縣。俱置達魯花赤。王圻謂達魯花赤。國言荷包壓口。蓋取管轄之義。然元人稱州達魯花赤曰監州。縣達魯花赤曰監縣。則又有監察之義矣。遼金之世。所云一字王者。如秦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郡王則必兩字。如混同郡王。金源郡王是也。金史百官志。諸冗詳穩一員。在部族節度使之後。諸移里董司之前。則冗亦部落之稱。古今字書。俱無冗字。記有一書讀冗作管音。亦不知所據也。客中未攜書籍。兼之多病善忘。註漏舛錯。不知所裁。惟執事教之。

荅大興朱侍郎書

蒙閣下垂詢。以國語俗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此周人述周事。必無差誤。而它書或云歲在己卯。或云辛卯。似不相應。大昕嘗習劉子駿三統術。於國語所云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者。推驗其時日次度。無不脗合。古法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移一次。周則復始。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三統術上元起丙子歲。依歲術步之。則武王克商之年。當直辛未。孔穎達詩正義云。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孔疏所言。與國語歲在鶉火之文。正相合矣。自周受命以後。至於秦漢。皆有紀年可攷。非若夏商以前之茫

昧而後人譜紀年者。皆以周克殷爲己卯歲。相較差八年者。蓋古術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太歲亦超一辰。積年逾久。則超年亦漸多。今人以漢高帝元年爲乙未。武帝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班孟堅於漢元年引漢志曰。太歲在午。於太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孟堅所引者。西京之注記。則西京猶用超辰之法。而東漢臺官已鮮知之。故虞恭宗訢輩言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又言歲無由超辰。蓋太歲不用超辰。昉於東漢。而相沿到今。以今法溯古年。則武王克商。固宜在己卯矣。然鄭康成注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術太歲非此也。今之太歲。異於古之太歲。鄭於周禮注中已明言之。非大所臆說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涿灘。以今法推之。秦始皇八年。當爲壬戌。而云涿灘。相差兩年。亦以太歲超辰故也。超辰之法。廢於東漢。東漢距西漢。尙在百四十四歲以內。故差止一年。其距秦始皇。則已在百四十四歲以外。故差至二年。積至周初。已閱千有餘歲。故差至八年。以今法言之。則己卯歲本不誤。而在古法則必爲辛未。不得爲己卯。若竹書辛卯。皇甫謐乙酉之說。則誕而不足信矣。閣下謂歲星在午。則太歲爲作噩。此據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之文。然淮南言太陰。史公言歲陰。俱不言太歲。太陰卽歲陰也。亦周行十二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位。古人制攝提格以下十二名。本言太陰所在。而後人移屬之太歲。失其舊矣。何以言之。淮南云。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柳七星張者。鶉火之次也。六月日在鶉火。歲星與日同出東方。是月斗建未。

而太歲亦在未。故鄭注馮相氏謂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而歲名則曰作噩。此古人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之證也。推之十二月盡然。淮南雖未明言太歲所在。而其上文云太陰在寅寅爲建。子爲開。主太歲。則知太歲之非太陰。又知太歲常在太陰之前二辰矣。以淮南史公紀歲之例推之。則謂周克商之歲歲名作噩固可。要是太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漢太初元年史記以爲闕逢攝提格之歲。此以太陰言之。而班史謂歲名困敦。則指太歲所在。讀史漢者往往於此致疑。其實無可疑也。東漢以後術家不用太陰。但用太歲。又去其超辰之法。于入算雖便捷。而古書之難通者多矣。鄙著史記攷異。曾一及之。而語焉不詳。茲因閣下之詢。爰述所聞以對。惟幸裁察。

與孫淵如書

去歲兩奉手書。慰問周至。足下在西曹齎劇之地。而撰述甚富。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卽不作吏。亦未必不廢也。尊集中太陰攷一篇。不信太陰與太歲爲二。蓋用張揖廣雅之說。愚謂古人旣以太陰紀歲。天官書又謂之歲陰。卽以當太歲。似無不可。然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旣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察矣。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稚讓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

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按淮南太史公。皆以太陰紀歲。漢志則以太歲紀歲。兩法不同。漢志依太初術。太歲在寅。則歲星在營室東壁。以正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姬訾也。太歲在卯。則歲星在奎婁。以二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降婁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此真太歲所在也。淮南史公所謂攝提格歲者。太陰在寅。太歲本在子也。其歲歲星舍斗牽牛。卽星紀之次。當以十一月出東方。淮南之文。本無誤。而史公云正月者。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也。漢志與史公文同而實異。依石氏則與史公不異。但當云歲陰不當云太歲也。淮南與史公文異而實同。知太陰太歲之有別。則相說以解矣。古法太歲左行於地。歲星右行於天。其相應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鄭康成注周禮。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今按歲星舍斗牽牛。爲星紀丑宮。十一月日躔星紀。是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月斗建在子。吾是以知太歲之本在子也。而淮南史公明云攝提格歲。吾是以知太陰太歲之必有別也。淮南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與天官書正合。晉灼改太陰爲太歲。遂有兩歲之差矣。淮南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與小對。今本亦作太歲。此轉寫之譌。非別有太歲。如世俗所云月太歲也。漢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足下所撰太歲歲星左右周天圖。依天官書次之。但可云太陰。或云歲陰。若指爲太歲。則恐未合於古。且與鄭康成亦相矛盾。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不過約其大率。其實歲行一次。尙有餘分。積至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古人謂之超辰。服虔謂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此超。

辰之證也。足下不信歲星有跳辰。則左氏所紀歲在之文。不幾前後不相應乎。古法不獨歲星有超辰。而太歲亦有之。自後漢四分術行。而太歲無超辰之法。相沿到今。然通儒如鄭康成者。猶能言之。故有今稱太歲非此之語。卽如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以今法推之。當爲丁丑。漢太初元起丙子。後人亦命爲丁丑。蓋其時距後漢百有餘年。當超一辰故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涖灘。高氏謂秦始皇卽位八年也。以今法推之。當爲壬戌。而云涖灘者。秦初距後漢二百餘年。當超兩辰。故差二年也。又溯而上之。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先儒以爲辛未歲。見孔穎達疏而今人命爲己卯。自周初至後漢。千有餘年。當超八辰。其年數固無多寡也。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亦以太歲有超辰。無一定之榦枝。不如歲星之垂象。章章可稽耳。後代棄超辰之法。而歲星不與太歲相應。則用歲星。誠不如用太歲之簡易。然而古書之難通者。遂多。則古法不可不講。故願與好古君子。盡其同異。唯足下幸教之。

荅盧學士書

來教謂續漢志述二十四氣中星。大寒旦中。當是心半。非心二半。僕初校時。但據閩本添二字。初未布算。茲以四分術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來粗心之誤。受教良非淺矣。惟是尊教云中與節相距之度。不過十四五之間。則恐未爲定率。卽以旦中一條言之。斗少至斗十一。斗十一至斗廿一。相距僅十度。參五至井十六。井十六至鬼三。相距且廿度。其故由於晝漏之長短不齊。非如日所在度之有當也。至心半之半。

刊本俱作大書。竊謂半與少大皆不滿一度之別名。當與少大強弱一例分注。它如驚蟄斗少。大暑尾十
五半。白露參五半。小雪室二半。大雪璧半。諸少半字。亦皆不應大書也。上文論昏明定度一條。但云其餘
四之。如法爲少。而不言半大。似亦缺漏。宜依乾象術之例。添二句云。二爲半。三爲大。方與後文相應。未審
閣下以爲何如。聞文從卽日過蘇。相晤非遠。天寒珍重。眠食不宣。

又

讀閣下所校太元經云。向借得一舊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
寔校勘。大昕案宋時寄祿官分左右。唯東都元祐南渡紹興至乾道爲然。蓋以進士出身者爲左。任子爲
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句當公事爲幹辦公事。此結銜有幹辦字。則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
史遇句當字。多易爲幹當。此南渡史臣追改。非當時本文也。去冬於吳門見司馬溫公集注太元六卷。後
附許翰解四卷。舊鈔本甚完善。袁上舍又愷曾借錄其副。溫公書亦收於道藏。許解則道藏并未收也。不
識閣下已見之否。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足下謂秦楚之際月表當稱秦漢。不當以楚踞漢先。儼然承周秦之統。其意誠善。然蒙未敢以爲然也。史
公著書。上繼春秋。子奪稱謂之間。具有深意。讀者可於言外得之。卽舉月表一篇。尋其微指。厥有三端。一

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何謂抑秦。秦之無道。史公所深惡也。秦雖并天下。附書於六國表之後。不以秦承周也。及陳涉起事。秦猶未亡也。而卽儕諸楚齊燕趙之列。則猶六國視之也。雖稱皇帝者再世。與楚之稱霸王等耳。表曰秦楚言秦之與楚匹也。何謂尊漢。史公以漢繼三代。不以漢繼秦。若繫漢於秦之下。是尊秦而貶漢也。十二諸侯年表。不題周而周尊。秦楚之際。月表。不題漢而漢尊。秦楚皆亡國之餘。以漢承之。失立言之體矣。陸賈楚漢春秋。其命名不如史表之正也。何謂紀實。楚雖先亡。覆秦之社稷者。楚也。漢高初興。親北面義帝。漢王之國。又項羽封之。秦亡之後。主天下命者。非楚而何。本紀既述其事。而表又以秦楚之際。目之。言天下之大權在楚也。此亦實之不可沒者也。自王子師詆子長爲謗史。宋元明儒者。訾議尤多。僕從未敢隨聲附和。蓋讀古人書。誠愛古人。而欲尋其用意之所在。不肯執單詞。以周內文致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天官書文字古奧。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於甘石之傳。今世所稱甘石星經。乃後人僞託。多襲用晉隋二志。而稍爲異同。要其剽竊之迹。自不能掩。較之太史公書。猶周鼎之與康瓠也。易曰。天垂象。春秋傳曰。天事恆象。古人測星。但舉其大而明者。取象以擬。百官庶物。後世臺官。增入附近微細諸星。名目雖多。轉不如古人之簡易。且如危三星。有蓋屋之象。故云危爲蓋屋。而後人別指旁小星。以實蓋屋之名。咸池本

兼五潢五車三柱而言。故云天五潢。又云五帝車舍。其匡衛甚廣。因以表西方諸宿。淮南天文訓。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又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蓋斗爲帝車。咸池亦以五車爲匡衛。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天潢之義。與咸池同。潢卽池也。後人析爲數名。但以三小星當咸池。失其義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豈專指三小星而言哉。足下據晉志以糾史公。愚謂晉志星名。係後來增加。非史公之疏漏也。足下又疑西宮下缺白虎兩字。愚謂參爲白虎。已見下文。此處不當更舉。史漢未嘗以四獸領四方諸宿。或先書或後書。於例初無嫌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來教駁僕所論武安侯奉邑食餼一條。謂欒布所封兪。乃別一地。非清河之餼。且言縣侯必盡食一縣。反覆援引。可謂博學而明辨矣。然愚意猶有未釋然者。攷呂后封兪侯呂它。景帝封兪侯欒布。班表皆不言封國所在。至蘇林酈道元司馬貞輩。始以清河之餼當之。足下疑其別有一兪地。固無不可。至謂封國必盡食一縣。不獨陳平一人。則愚請以史漢正文證之。樊噲初封舞陽侯。其後益食邑者。再後乃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則樊噲初封。未能盡食舞陽一縣也。夏侯嬰初封汝陰侯。其後益食邑者。三。乃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則滕公初封。未能盡食汝陰一縣也。灌嬰初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已號潁陰侯。其後乃定食潁

陰五千戶。則灌嬰初封。未能盡食。潁陰一縣也。蕭何封鄼。本八千戶。後又益二千戶。及其後裔紹封。戶或二千四百。或止二千。或并不及二千。而鄼侯之名不改。曹參封平陽。本萬六百餘戶。及其後裔紹封。僅二千戶。亦號平陽侯。然則列侯但以封戶定其疆界而食之。此外尚有餘地。仍屬有司。理可信矣。更以後漢書證之。伏湛封不其侯。傳國至建安中始絕。而靈帝時。已封宋鄼爲不其鄉侯。則不其一縣。除伏侯食邑外。尚有它鄉也。以是推之。爨布食邑僅千八百戶。鄒縣戶口。必不止此數。其爲武安食邑。亦無足異矣。漢縣本有大小之分。其大小以戶口而定。所謂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也。陳平封五千戶。與曲逆見戶數適相等。故得盡食其縣。其餘諸公。封戶雖多。而其縣見戶。或浮於封戶之數。則不能盡食矣。非平之食封勝於蕭曹也。足下又謂陳平盡食曲逆。乃兼指亡匿戶口言之。亦恐未然。夫漢之封國。雖計戶口。仍以疆域爲斷。史公言漢初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是則復業戶口。在列侯封內者。例得兼食之。不獨曲逆爲然。史何必特書於本傳耶。若陸賈之說。陳平云。足下食三萬戶。侯乃據秦時版籍言之。平旣全食此縣。故舉全盛之數。以誇其富耳。若云當時復業。真有此數。則十數年之間。斷不能頓增五倍。而休養百餘載。至元光之世。乃轉耗其半。尤無此理矣。僕於讀史。擇善而從。非敢固執己見。但以史漢參攷。封君之盡食一縣者。自曲逆而外。旣不多見。而爨布之封。鄼。其說始於蘇林。林去漢不遠。或有所據。故復申其義。唯足下幸教之。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書二

與徐仲圖書

僕於輿地之學。留心廿餘年。嘗恨東晉南北朝。僑立州郡。歲增月易。名目叢複。雖以杜佑李吉甫樂史之淹博。猶且十闕其六七。不揣椎魯。思欲理而董之。而疑義紛拏。無從質正。近年始交陽湖洪孝廉稚存。今又得交足下。皆礪精地理。卓然成家。而足下課次年表。經緯分明。於南北交爭。疆易陷復之迹。瞭如視掌。洵足補前人之闕。而爲後學之指南矣。其中尙有一二。疑不能釋。請疏其大略。以備採擇。晉志。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失過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初不言置於何地。而足下以歷陽實之。徧檢晉宋齊志。歷陽竝無置四郡之事。未知足下何所據也。且晉志述渡江州郡。多不可信。卽以此條論之。上文云。永嘉之亂。臨淮淮陵淪沒。石氏則是淮北旣失之後所置。其地當在淮南。而安帝紀。義熙五年。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預。陽平太守劉千載。爲賊所執。是陽平在淮北。不在淮南。其難信者一。宋志。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竝在徐州部內。宋之徐州。在淮北。不在淮南。其淮陽郡領甬城宿預等縣。去京都水七百。陸

五百五十。以道里準之。正在舊臨淮郡界。其難信者二。宋志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不言元帝置。北濟陰。則宋孝建元年立。并非晉所置。其難信者三。宋志於陽平濟陰二郡。雖不言何時置。然於陽平云。故屬司州。流寓來配。於濟陰云。屬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境。若渡江之初。僑人未有土斷之令。不當云割配。其難信者四。宋末失淮北。始僑立陽平於山陽。北淮陽。北濟陰於廣陵。永初以前。淮南尚無此四郡。況於元帝渡江之初乎。其難信者五。夫南渡初。尙未有此四僑郡。則歷陽之無此郡。益可信矣。宋志稱安帝改堂邑爲秦郡。晉志則以爲元帝渡江所改。并僑立尉氏縣屬焉。足下謂元帝改堂邑爲秦郡。而堂邑縣如故。安帝改堂邑縣。亦爲秦縣。欲以彌縫二志之說。僕以晉宋二史參互攷之。王國寶。毛泰。劉穆之爲堂邑太守。皆在安帝之世。是安帝時尙有堂邑郡。及劉裕當國以後。向彌。檀韶。檀祗。虞邱。進相繼爲秦郡太守。可知秦郡改名。必在義熙中。不在元帝渡江之時矣。且向彌。檀韶。檀祗。皆以秦郡太守兼北陳留內史。則北陳留與秦郡同寄治堂邑。而尉氏卽陳留屬縣。晉末尙有陳留郡。其并入秦郡。或在義熙土斷以後。而晉志謂元帝卽以尉氏屬秦郡。豈其然乎。晉世僑立州郡。皆不係以南名。義熙恢復故土。乃有北徐州。北青州。北彭城。北琅邪。北東海。北東莞。北潁川諸名。而在南州郡。猶仍故名。至永初受禪後。始詔去北加南。而晉志往往稱南徐。南兗。南豫。南青。又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等郡。明帝立南沛南清河等郡。蓋唐人。不學。誤切宋志追稱之詞。以爲晉時已有此名耳。沿襲千有餘年。至僕始悟其失。頃見足下州郡表中。

頗有承用晉志者。似宜訂正。以破後來之惑。故敢獻其狂狷。惟足下裁之。

荅談階平書

得足下書。道及姚禮部駁僕漢書攷異中說秦三十六郡一條。僕所據者。班孟堅志本文。以志解志。非敢臆造。禮部執史記分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略取南海諸郡。乃在三十三年。不當列於三十六郡之數。似矣。僕試卽以史記質之。則三十六郡之分。本非一年中事。如東郡則始皇五年置矣。潁川則十七年置矣。會稽則二十五年置矣。豈皆在二十六年乎。不特此也。巴蜀置於惠文。南郡。南陽。隴西北地。置於昭襄。三川。太原。置於莊襄。則并非始皇時矣。上郡。魏所置。雲中。鴈門。代郡。趙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燕所置。漢中。楚所置。則并非秦置矣。而史皆繫之二十六年者。以是歲爲兼并天下之始。封建變爲郡縣。至是遂一成而不可易。故特記之。前所置之二十餘郡。與後所增之三郡。總以三十六該之。而前後復隨文別見。古人敘事參差。不若後人之泥也。且南海三郡。不必定在三十三年。攷南越尉佗列傳。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據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數之也。王翦傳亦先言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後言二十六年。盡平天下。依此二文。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正當有南海三郡矣。均是史公之書。禮部援本紀以證其說。僕卽可援二傳以伸僕之說矣。史公但云分三十六郡。初未實指某某郡。班志則明言之矣。其敘漢郡國。以秦三十六郡。并高文。景。武。昭。

所增正合百有三之數。非猶有未備也。司馬彪志郡國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蓋漢魏以前未有別南海諸郡於三十六之外者。別之自裴駮始。唐人修晉書祖述裴說。因有四十郡之目。相沿到今。僕謂不如班史之可信也。馬班二史述漢初事。郡名固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此則諸侯私置。或二世增設。要非始皇三十六郡之舊。且亦隨置隨廢。故班志略而不言。以其不足言也。非有所缺漏也。裴駮之說不知所本。恐是誤會始皇本紀之文。若以前後文互證。則是年實止置齊琅邪兩郡耳。并前後通計之。班志豈真與太史公相矛盾哉。僕非護前而憚改。顧吏漢正文具在。難以裴氏單詞。遽詆班志爲未備。故稍申愚管。以備折衷。足下試復於禮部不識更有以啓僕之惑否。

再與談階平書

僕前札中言及秦三十六郡。鄙意但謂史公於始皇二十六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兼南海三郡在內。合前後所置言之。班志所云與史公本非牴牾耳。又引王翦南越兩傳以證略定揚越時已置此三郡。弟爲存疑之詞。初非因此并疑三十三年不當有略取陸梁地之事也。足下謂王翦南征百越之君。卽指會稽一郡。然賈生過秦云。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則百越與會稽究非一地。王翦傳先言竟平荆地爲郡縣。而後言南征百越之君。可驗百越在會稽郡之外矣。而南越傳實有與越雜處十三歲之語。足下雖善辯。但以本不可曉置之。愚謂此語非甚難曉也。當秦初并天下時。王翦南征百越。已有三郡之名。但

因其君長，俾自治之。如後世羈縻之州，其後使尉屠睢略取其地，黜其君長，置官吏如內郡，則在三十二年。故本紀特書之，傳與紀互見，而兩不相妨。徐野民未悟及此，是以存疑到今。僕又讀東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與南越傳文略同，而本紀不載置閩中郡，其所以有載有不載者，閩中雖有郡名，仍以其君長治之，秦未嘗別置守尉也。南海三郡，其初置蓋與閩中同，厥後乃有任囂趙佗輩，則等於內地郡縣矣。此所以不書於二十六年以前，而特書於三十三年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乎？即使僕所引南越王翦兩傳，果如足下說，而秦之但有三十六郡，別無四十郡，則兩漢書有明文，不可據裴駰說以汨之，更不必因裴說之未的，而別求它郡以實之。此僕之本意也。惟足下詳察。

與姚姬傳書

昨於新城陳公子碩士所讀所著廬江九江二郡沿革攷，以今縣推見漢置域，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矣。惟以廬江爲衡山改名，則猶有未慊於心者。夫淮南之分爲三，在文帝十有六年，曰淮南，曰廬江，曰衡山，皆秦九江郡地，在戰國則皆楚地也。秦之九江郡，跨江南北，楚漢之際，以江南地析置豫章郡，而鯨布封淮南兼得之，淮南厲王因布故封，文帝封厲王諸子，盡以故地還之，故廬江國兼有豫章郡，得與楚交通也。景帝平吳楚，徙廬江王賜於衡山，而廬江豫章俱爲漢郡，其衡山之爲王國如故也。武帝元狩元年，王賜以謀反誅，而國除爲衡山郡。其三年，以衡山地置六安國，自後遂無衡山之名。

景十三王傳封膠東王寄少子慶爲

六安王王漢志敘衡山沿革於六安下。不系於廬江下。明乎衡山之與廬江無涉也。廬江之爲郡。在孝景故衡山地。初自後別無廢省之人。伍被說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是衡山與廬江絕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難矣。鯨布初封。史稱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攷其時。吳芮徙封長沙。以其地益布。而芮故都鄒。則當兼得江夏地。厲王子勃封衡山。亦當兼有郟軼靳春諸縣。至武帝建六安國。分土始狹。非復衡山之舊。光武初。因省六安入廬江。若西京則衡山自衡山。廬江自廬江。未嘗合而爲一也。讀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過深。測之太密。班孟堅志郡國沿革精矣。間有未備。以紀傳攷之。無不合也。孟堅所不能言。後儒闕其疑可矣。謂漢初之廬江在江南。武帝時已罷。昭宣之間。改衡山爲廬江。皆孟堅所未嘗言。所據者。僅廬江出陵陽一語。然陵陽乃鄣郡之屬縣。非淮南故地。恐難執彼單辭。以爲定案也。先生當代宗師。一言之出。當爲後世徵信。敢獻所疑。幸明以示我。

與孫鳳陽書

承示所撰鳳陽志。簡而有要。可稱佳筴。但中有存疑者數事。其一以唐分十道。皆因山川形便。鍾離在淮南。而隸於河南。爲不可解。予案唐六典。淮南道十有四州。濠居其一。元和郡縣志。稱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陽阻淮帶山。爲淮南之險。貞元中。竇參爲相。據淮割地。隸屬徐州。及張建封死。子愔爲本軍所立。常挫王師。其時朝廷幾失淮南之地。是濠之改隸淮南。實始於竇參。然吉甫已譏其不學。昧於置理之制矣。唐志

所據者。貞元以後之制。非十道之舊也。足下試采吉甫志之文。編入沿革門。則原委瞭然。可免後來之疑矣。足下又疑河南按察司行臺。不當在縣境。攷明時南北直隸。不設布按二司。而有巡守諸道。巡守道銜。皆假鄰省布按之名。此行臺蓋巡道之行署。鳳陽與河南接壤。故寄銜於河南。非真河南按察也。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史家之例。以列傳爲重。其列於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創道學之名。欲以尊異程朱諸人。後來無可充道學者。而無識之輩。競以儒林爲榮。今志局所擬入儒林者。未必悉孚公議。且如王厚齋。四明文獻之宗。而不列之儒林。豈厚齋之學行。不如高閔黃宗明乎。若謂厚齋以官高。當入列傳。則高閔袁燮父子。班秩不在厚齋之下。何以仍入儒林也。袁桷張時徹沈一貫之入文苑。似有意抑之。然列傳諸人。豈皆粹然無瑕者。魏收所謂揚之升天。按之入地。此淺夫所爲。昔人所譏其穢者。而躬自蹈之。吾不解也。寶慶延祐兩志。皆不立儒林文苑諸目。羅願之志新安。施宿之志會稽。潛說友之志臨安。亦無此名也。嘉靖志於儒林文苑外。更增淳德雋異之名。尤爲冗設。愚意當循胡袁二志之例。總題之曰人物。但以時代爲次。不分優劣。旣遵古式。又息爭端。有尙友古人之識者。自能別其孰爲大賢。孰爲小賢也。

荅王西莊書

得手教。以所撰述於崑山顧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長洲何氏。間有駁正。恐觀者以試訶前者爲咎。愚以

爲學問乃千秋事。訂譌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鄭康成以祭公爲葉公。不害其爲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爲鄭公子。不害其爲良史。言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不足辯。既自命爲立言矣。千慮容有一失。後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貽累於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誠誤耶。吾雖不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駸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鄭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後來宜引以爲戒者也。十七史商權。聞已刊成。或有譌字。且未便刷印。乞將樣本寄下。

與洪稚存書

足下札言國語日月會于龍虺。已攷一字當之。予幼讀東京賦。卽疑虺與亥協韻。未得其義。後讀廣韻四覺部。犯訓龍尾。又與豚同。乃悟虺爲犯之譌。廣雅云。豚。臀也。故龍尾亦有龍犯之稱。然犯豚皆漢人俗字。依說文當爲涿。涿者。流下滴。與臀義相近。蜀先主戲張裕云。諸毛繞涿居。而裕以潞涿應之。明乎涿卽豚也。古音涿如篤。故轉爲鬪音。東方朔傳。鶴俛啄與寶轂爲韻。易。良馬逐。釋文亦有胄音。是其證也。足下所攷之字。未審與僕有異同否。願明以教我。

與洪稚存書二

僕留意三國疆域有年。常欲作志。以補承祚之闕。蜀吳屬橐粗具。將次第魏事。今讀尊製。體大思精。勝僕數倍。已輟所業。讓足下獨步矣。其中有數事。或可備葑菲之采。敢略陳之。歷陽有當利浦。謂因王濬書有風利不得泊之語。以爲名。此說本於樂史寰宇記。攷其實。殊未然。孫討逆傳。稱劉繇遣張英屯當利口。周瑜傳亦云。將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則當利之名。漢末已有之。豈待王濬平吳。乃得名乎。酒泉之福祿縣。漢時本名祿福。班史及石刻曹全碑。皆其明證。至三國猶然。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竝云。祿福長尹嘉。續漢志。偶偵到二字。而晉志因之。又敦煌之淵泉。淵譌爲拊。涪陵之漢葭。葭譌爲髮。此皆不可不正者也。漢陽之爲天水。蓋魏初所改。魏明帝紀。張郃。楊阜。鄧艾。諸葛亮。姜維。諸傳。無稱天水爲漢陽者。艾傳。又有天水太守王頎。豈皆史臣追改乎。晉志謂晉始復名天水者。殆未可信。惟足下進而教之。

荅洪稚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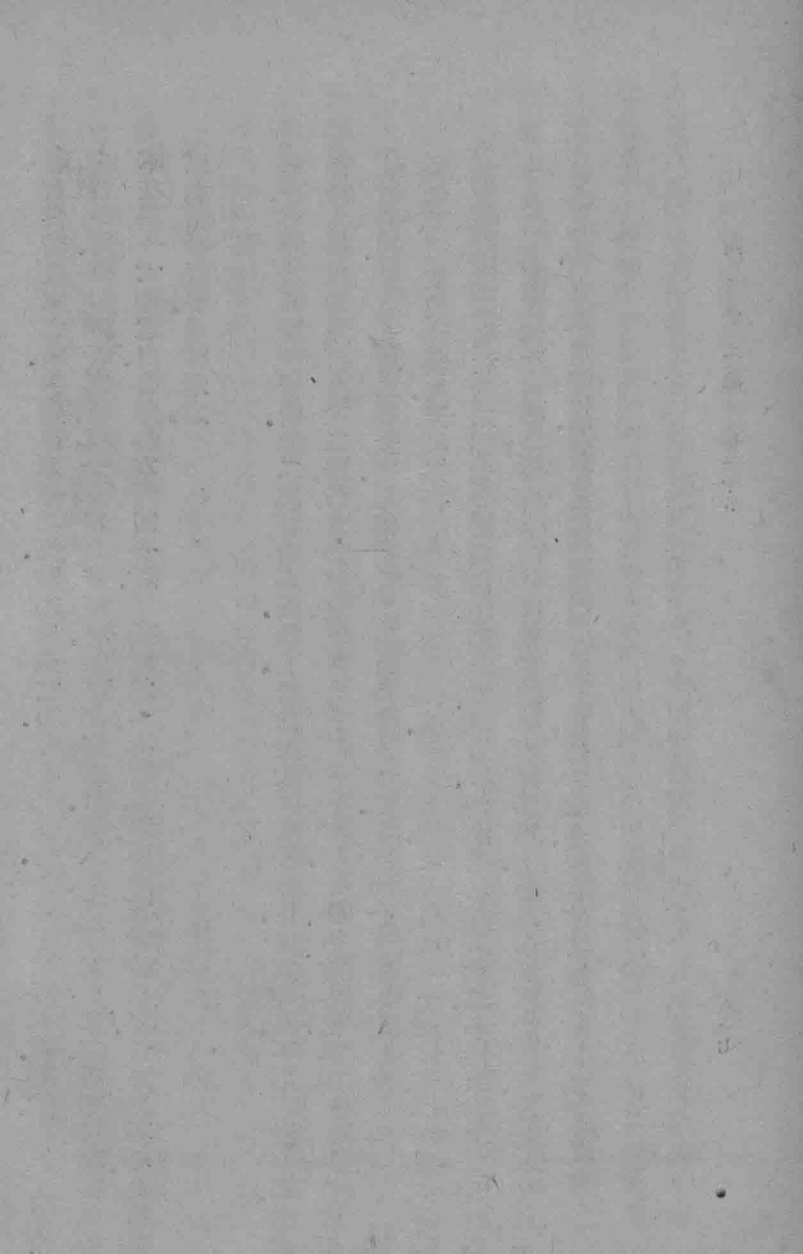
得執事書。知頃承恩命。入直三天。當今經師人師。孰有先於執事者。深爲吾道之幸。又述親藩時。復記憶賤名。然僕病廢已久。近則耳目益曠。舉動須人掖持。鈞天舊游。茫如隔世。徒增不能奮飛之歎耳。僕所攷秦三十六郡。竝據漢志本文。而姬傳輔之諸君。皆不謂然。今執事亦有是言。蓋據晉志秦四十郡之文。於裴駟所說三十六郡。雖斥其妄。而實取之。唯易內史爲郟郡而已。僕攷魏晉以前。言秦地理者。但言三十六郡。未有言四十者。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謂廢封建。立郡縣。始於

此非謂三十六郡皆是年所分也。若細攷之，則是年平齊所置，祇齊與琅邪兩郡耳。并前置之三十一郡，後置之三郡總計之，故云三十六也。史公但言分三十六郡，而不列其目。孟堅則明言某郡秦置，某爲秦某郡，合之，正得三十六。其末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二十。志所稱增者，增於三十六之外，非增於四十之外也。史公言三十六郡，孟堅亦言三十六郡。許慎說文：高誘淮南注：應劭風俗通：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彪郡國志：皆言秦三十六郡。是秦未始有四十郡也。言四十郡者，始於唐人修晉書。其實本於裴駟。駟據始皇取陸梁地，在三十三年，故不數南海三郡，而別求它郡以實之。後人又取閩中郡以足四十之數，遞相祖述，牢不可破者，千有餘年矣。執事欲以郟郡當三十六郡之一，然孟堅明言東海郡高帝置矣。信它書，不如信孟堅也。漢志於武陵郡云：高帝置，不云故秦黔中。於丹陽郡云：故鄣郡，不言秦，是駟所增，無一可信。不獨內史之爲妄，劉原父刊誤雖多遺失，其云秦三十六郡，無鄣郡，則合於漢志，恐未可斥爲邪說也。執事又謂閩中一郡不宜遺漏，此亦未然。攷史記南越閩越二傳，置閩中及南海三郡，竝在秦初并天下之日。王翳傳：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卽謂置四郡事。其時雖有郡名，仍不廢其君長。其後遣尉屠睢取陸梁地，誅其君，設南海守尉等治之。比於內郡，故得列於三十六郡之數。若閩中則仍無諸搖分治之竊意，黔中亦當類是。孟堅所以不取也。其它紀傳述漢初事，所舉郡名，若鄣若

郟若吳若東陽之類。皆楚漢之際增置。非復始皇之舊。且不久即廢。故漢志略而不書。唯郟郡至武帝始改名丹陽。故志稱故郟郡。明乎非秦亦非漢也。陳項初起之日。漢未興而秦二世猶在。故亦可稱秦置。要不在三十六郡之內。苟知秦本無四十郡。則裴駟之謬。不辨自明。而諸家紛紛補湊。皆可以不必矣。執事以爲然乎否乎。幸詳示之。

又

宋志南梁郡睢陽縣所治。卽二漢晉壽春縣。後省。僕向疑太元收復以後。僑立梁郡。不更立淮南郡。與壽春縣。執事以爲淮南南梁二郡。晉末當竝立。其并合實在永初以後。今檢劉敬宣傳。義熙五年。出督淮南。其結銜云。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則其時尙有淮南郡。有郡則必有所領之縣。僕向所疑。今乃豁然。執事之益我良多矣。至謂二郡之合。在宋永初以後。則恐未然。攷義熙八年。土斷揚豫。見謝晦傳是年。向靖戍壽陽。傳稱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不云淮南太守。是淮南已并入梁郡。不待永初也。蓋其時割丹陽之于湖縣爲淮南郡境。志稱晉末卽義熙八年也因割壽陽縣爲梁郡實土。而淮南郡移於江南。壽陽不復爲縣矣。晉宋時。刺史鎮戍之地。若姑孰懸瓠礪礪滑臺之類。皆非縣名。但言鎮壽陽。不足以爲置縣之證。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

書四

與戴東原書

孫愐唐韻序稱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今檢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廣韻本於唐韻。不應廣韻所收之字轉倍於唐韻。若然則雍熙之所修者當云刪韻。不當云廣韻矣。意孫愐序所云增加者兼注中字而言。邵長蘅遽謂孫愐增字至四萬有奇。似可未信。惟高明示之。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某向有所疑。茲願聞於典謁者。近儒論韻學者皆謂今韻二百六部。併爲一百七部。始於平水劉淵。今案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不見於欽定四庫書目。惟邵長蘅古今韻略卷首歷敘所見韻書。曾載之。然某五十年來徧訪南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獨吳門黃孝廉家有平水新刊韻略五卷。係元刊本。前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王文郁所撰。序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己丑在壬子前二十四年。淵所刊者。殆卽文郁之本。或失其序文。而

讀者誤以爲淵所作耳。黃公紹韻會敘例，並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韻增於劉，則云平水韻增。然則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平水屬之劉淵，毋乃誤耶？且使淵而果宋人也，在稍通古今者，豈有慕於元海之名而效之耶？惟坊賈鑄工，未嘗學問，乃無足怪耳。然某究以未見劉書，不敢決其然否。浙中博洽之彥，多在閣下幕府，試一爲咨訪，順風之呼，或可得此書下落，以訂向來沿習之譌，幸閣下留意焉。

與談階平書

昨見足下讀論語一篇，引釋文屢空力從反，疑空有龍音。予按廣韻集韻三鍾部，俱不收空字。古書亦無讀空爲龍者。此必傳寫之譌。檢毛詩釋文，屢盟削屢婁豐，皆音力住反。乃悟力從本力住之譌。陸氏爲屢音，不爲空音也。屢空之空，古人皆讀平聲。李頎詩，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王安石詩，五噫尙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此其明證。李壁注介甫詩，引論語屢空注，空，置也。空，苦縱切。今作平聲用。季章未攷唐人詩，故疑介甫誤讀。然亦可證宋時讀論語屢空字爲去聲矣。空讀去聲，當爲苦貢切。而李云苦縱切，則又昧於東冬送用之別。胡炳文四書通，音空爲力縱切。尤謬。蓋惑於釋文誤本，又泥於當讀去聲，輒改從爲縱，而不知力與空非雙聲，不能成切也。孟子空乏其身，孫宣公無音，則孫亦不讀爲去聲。朱文公於論語屢空，孟子空乏，俱未有音，則亦讀平聲。文公與季章同時，猶能守古音，勝於季章多矣。

荅孫淵如觀察書

得四月六日手教。并示荅江處士書稿。所云西法每事必與古聖相反。誠切中歐邏巴之病。至論中星斗柄之同異。則僕非專門。不敢措一詞。僕近日好言輿地。不言象緯。以目眊夜不能見星。知於此事無緣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共和元年。終敬王四十三年。今刊本有庚申及甲子字。足下斷以爲史遷正文。詆古人不以甲子紀元之說。僕思之。恐有未安。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東漢以後術家。不用超辰。徐廣晉人。以共和之初爲庚申。固無足怪。但不可以誣史公耳。太陰太歲之辨。尊見旣與鄙意不合。僕今亦不復言。各尊所聞。聽後賢決其然否。獨於此猶復饒舌者。則以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後兩表之干支。皆徐所注。則此表之干支。必出於徐無疑也。其最上列干支一格。殆宋以後校刊者妄增。後兩表亦無之。攷徐注之例。惟於每王元年紀干支。此表弟一格。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顯係後人所爲。意在便於尋檢。不特非史公本文。并非徐意也。足下所言。將以取信士林。不當留此罅隙。故復陳芻言。以備采擇。

與馮星實鴻臚書

執事注蘇文忠公詩。正王施查二家之誤。而補其漏略。可謂豪髮無遺憾矣。施氏元本。春帖子在端午帖子之後。查本始易其次。以僕攷之。兩帖子皆元祐三年所進。是年閏在十二月。諺所云一歲兩頭春者也。

其正月己酉朔。據子由元日宿齋詩。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風氣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會。雪底蒿芹欲滿籃。是正月三日辛亥祈穀。四日壬子立春也。公於時已差禮部知貢舉。例當鎖院。故不及供帖子。其閏十二月十五日丁巳。爲己巳歲之立春節。公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詩。有臘雪強飛纔到地之句。此立春在臘月之證也。任注元祐三年戊辰作。正謂此詩作於戊辰臘月。非謂戊辰之春也。施氏編此詩於戊辰歲。本無差誤。查氏強作解事。移此詩於己巳卷首。并將春帖子移於端午之前。則真誤矣。劉貢父集中題云。呈子瞻沖元內翰。子開器資舍人執事。據許將傳。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謂將於三年方旋京。未必立春時即在朝。疑任注有誤。僕攷東坡內制集。有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是則正月立春。許固未在朝列。若閏十二月立春。正與坡公同直。任注本無誤也。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不見干支。執事亦疑而未決。僕以遼志朔攷證之。是年十二月實乙巳朔。則公生日當爲癸亥。施元之以爲壬戌者。殊未足信。伏惟詳察。

與邱艸心書

讀所作周因於殷禮二句題文。後大結有後世得天下必以征誅爲正之語。此本諸宜興儲中子文。僕初亦甚以爲然。今乃知其不可爲訓。殆明時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駕乎唐宋開剏諸君之上。故有是論。儲氏習聞而不加察爾。攷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與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諸侯不甚卑。

處茅茨土階。食土簋土鏹。而以匹夫匹婦之飢溺爲己患。固未知有天下之足樂也。唐虞得舜禹而行禪讓。殷周遇桀紂而行征誅。當時皆知其非富天下。故不特舜禹爲聖人。卽湯武亦不可謂之非聖人也。自秦人廢封建爲郡縣。遂以天下爲天子私有。竭四海以奉一人。盡改古昔淳朴之俗。欲爲子孫萬世之利。迨其後嗣不肖。天怒人怨。豪傑之士。桀其亂而攘取之。其起于編戶者。則託征誅之名。其起于權臣者。則託禪讓之名。要其初皆因利桀便。尙詐力而違仁義。非有除暴安民之心也。其傳世短促者。姑置勿論。若漢唐宋明。開國以後。規模整肅。粲然可觀。雖無濬哲欽明之德。實有安民和衆之功。則推之爲三代之下之賢君可也。奚必較量其起事之正否。而上下其手乎。世徒見禪讓者之悖于舜禹。遂疑征誅者之近于湯武。曾不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甕牖棬樞之子。而輒生覬覦神器之思。此王法之必不容者。而覲然自謂得其正乎。彼右漢明而左唐宋者。其亦昧于理矣。且卽以漢明兩代較之。秦楚仇敵之國。秦之滅楚。距陳勝起事。僅十有三年。沛公世爲楚人。背秦未爲不義。若明太祖。則自祖父以來。久入元版圖矣。不得以漢相例。就令有以解之。而與漢起事者。有陳勝項籍諸人。與明起事者。有韓林兒徐壽輝諸人。衆人逐鹿。而一人得之。將以一人爲正。衆人爲僞乎。抑并此衆人而皆得爲正乎。昔南巢墾野之役。未聞有與湯武爭王者。故婁敬張良。謂陛下得天下。與周異。漢祖未嘗以爲忤也。漢明之與唐宋。相去直伯仲間耳。何得正不得正之別哉。孔子言雖百世可知。蓋主三綱五常而言。至于易姓改物。變態非一端。聖人固不能

預知。要亦不外此兩種窠臼。聖人雖惡曹馬之妄學舜禹。斷不喜張獻忠李自成之妄學湯武也。儒者立言。當爲萬世生民慮。吾恐征誅之慘。更甚于禪讓。故不可以不辨。

荅嚴久能書

來教以漢書鯛陽縣。孟康音紂。不當有紅反字。引盧校經典釋文爲左證。旣明白矣。僕少壯時。聞故友吳山夫戴東原之言。謂孟康本音紂紅切。小顏謂音紂非是。及校漢書。卽用兩君緒論。晚歲讀抱經先生校本。其時攷異久經刊刻。是兩說者。疑未敢決。故不復訂正。非有意護前也。足下引吾家廣伯說。謂東與尤侯聲近通用。則愚以爲未必然。古書一字可兼數音。未聞彼韻可合此韻。漢儒云某與某聲相近。特就一字之聲言之。卽六朝所謂雙聲也。雙聲與疊韻。判然不同。奈何因一兩字聲偶相近。輒欲并其韻而通之乎。聲音本於文字。文相從者謂之正音。聲相借者謂之轉音。正音一而已。轉音則字或數音。正音如宗族。昭穆雖遠。而實出一本。則引而同之。故喉舌唇齒音不同。而合爲一部。轉音如婚姻。夫之與婦。至親也。而婦之族不可以混夫之族。故音之轉。必清濁舒斂同位同等。乃可假借。其它同部之字。仍風馬牛不相及也。顧亭林論古音分部最有倫理。而毛大可妄爲通韻之說。以攻之。夫使韻而可通。則亦不必言韻矣。卽以東鍾一類言之。東冬江也。陽庚也。清青也。蒸也。顧氏析爲四類。而毛通爲一部。旣泛濫而不可訓矣。依廣伯所舉。則與尤侯。又聲近可通也。試引廣伯之例而通之。番禺之禺。轉爲魚容切。鬼容區卽鬼臾區也。

從史卽慙。戎讀如汝。是魚虞亦相近也。左傳晉伯宗。二傳作伯尊。莊子導大鯨。向秀讀鯨爲空。是真文至元先亦相近也。書夔夔齊栗。卽史記之翺翺。封龍山亦作飛龍山。臆讀若宰。是支微灰亦相近也。以一二字之聲近。而引以爲通用之例。古今尙有正韻乎。古音直如特。直九反。當讀如投之上聲。而紂紅反亦讀如同。卽謂孟康音紂亦取同之轉音。而非如廣伯聲近之例也。僕與廣伯素無一面。恨生前未與盡其同異。故敢復于足下。唯足下審之。

荅周松靄同年書

久未奉書左右。伏想撰述日富。道遠不獲追隨講席。聞所未聞。良深悵罔。大製十三經音略。於聲音清濁開合之理。剖析入微。唯是方音師授各殊。足下所指誤讀之字。敝鄉卽有未誤者。尺素不能覩縷也。前聞足下深詆亭林顧氏古音。而以吳才老叶韻爲善。私億足下尊崇考亭。不欲立異耳。今讀毛詩叶音補正一篇。於朱傳駁辨極多。卽以服叶蒲北反言之。扶服讀匍匐。經典既有明證。轉輕唇爲重唇。於字母亦無觸背。再以有狐候人六月諸篇證之。服與職德同韻。亦復何疑。而足下必改符弗反。以從本母。夫三十六母出于唐末。又在陸法言孫愐之後。足下旣知六朝後出之書。不可以繩三百篇。又何必以晚出之字母。繩三百篇耶。足下所譏于亭林者。特謂其不講字母。今才老與朱子。已不能免於訾議。則又何責乎亭林。此僕之所以不敢附和也。承索拙序。自媿才非元晏。不足以增太沖聲價。故遲回久之。無以下筆。伏唯垂

宥。

與程秀才誓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稟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先天無極之愷。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者也。竊嘗思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顏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爲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唯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卽已不覺而人告之。亦恍然爲戒。卽悔卽改。此不遠復。无祗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矣。古之聖賢。求易于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易于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欲以駕文王孔子之上。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祕。由是自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已之必無過。且患人之言其過。辯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七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諡忠勇修公傳

史館作

修國綱滿洲鑲黃旗人。祖養正。太祖天命四年。由撫順來歸。六年。從征遼陽。以功授遊擊。世襲。駐朝鮮界之鎮江城。其年七月。中軍陳萬策潛通明將毛文龍。令別堡民詐稱兵至。大譟。城中驚擾。萬策乘亂執養正。殺其子豐年。及從者六十人。以叛。養正不屈。被害。雍正元年。贈太師。追封一等公。諡忠烈。父圖賴。一名盛年。襲遊擊。以軍功累加世職。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官至兵部承政。定南將軍。固山額真。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勤襄。圖賴生孝康章皇后。康熙十六年。推恩外戚。追封一等公。雍正元年。贈太師。國綱其長子也。狀魁梧。善騎射。初任一等侍衛。襲三等精奇尼哈番。擢正藍旗漢軍都統。襲父爵一等公。授內大臣。都統如故。吳三桂之謀逆也。其子應雄在都下。立紅巾爲號。約日起事。爲內應。事覺。命國綱統禁軍捕之。應雄伏誅。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叛。山西駐防蒙古多叛。逃出口者。以國綱爲安北將軍。鎮宣府。旣至。鎮。宣布聖諭。整飭邊防。人心帖然。恃以爲安。察哈爾平。召還京。仍以內大臣兼鑲黃旗漢軍都統。時議設漢

軍火器營。復命統之。因定連環本柵之法。以教練焉。二十七年五月。與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理藩院尙書阿爾尼等。使俄羅斯。議立疆界事。軍出瀚海。會厄魯特與喀爾喀搆兵道阻。乃召還。明年春。復出塞。抵色冷江。秋七月。及俄羅斯使臣費陶多爾等。會于牙克薩城下。遣人往返。議久不決。國綱語同事者曰。彼倚長江之險。且秋艸易枯。我軍難留。故遲時日。以要我也。如示遠人以誠。身履其地。彼計沮矣。即日屯諸軍山上。從輕騎渡江。以要之。使臣色動。猶以未請命爲辭。國綱從容示之曰。我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懷及爾國。息兵便民。俾各安業。汝國亦仰體聖意。乃乞重望。大臣能任事者。分立疆界。爲萬世永安計。今彈丸黑子之地。不敢自專。必待請而後行。是萬里奔命。窮年無已時也。使臣見其詞嚴正。不可奪。卒如命立疆界。振旅而還。二十九年。厄魯特犯邊。上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國綱以內大臣參贊軍務。率火器營爲前鋒。厄魯特聞大軍至。遣人詭稱議和。潛偵虛實。國綱詣中軍曰。彼以款我也。兵法。無約而請和者。謂之謀。賊情叵信。必速戰。遂定戰期。八月己未朔。大軍列陣而前。賊于烏蘭布通。縛駝結陣以待。國綱謂其部下曰。今日正男子報國揚名之秋。我與若。父子兄弟也。我不敢愛身而先之。爾曹其勉旃。遂先登。摧其駝陣。賊逃入林中。國綱麾兵獨進。大破其衆。國綱中烏鎗。斃于陣。是夕。厄魯特不能軍。翼日遁去。聖祖聞國綱薨。震悼。輟朝。遣內大臣賜金五千兩。暨鞍馬。櫬還之日。敕諸皇子郊迎。復諭曰。舅舅社稷重臣。爲國捐軀。朕甚愍焉。將親臨弔奠。國綱子孫族人。詣闕固辭。乃止。賜祭四壇。諡曰忠勇。御製碑文立。

于墓道。其略曰。爾賦性貞純。秉心淵塞。親居元舅。而敬以持身。位列上公。而謙能服物。入則虔共宿衛。出則筦領禁軍。迺者小醜構爭。近逼邊圉。三軍聲討。簡佐元戎。屬賊鋒之旣挫。將棄壘以潛奔。爾猶擐甲直前。提戈獨進。銳志彌堅。金石壯氣逾薄。虹霓誓掃。陸梁永清。朔漠豈期上將。遽殞師中。夫爾以肺腑之親。心膂之寄。秩崇望峻。勞久勳高。假令偕衆旋軍。亦可從容奏愷。而乃義存奮激。甘蹈艱危。人盡如斯。寇奚足殄。惟忠生勇。爾實兼之。其見褒美如此。長子鄂倫岱襲一等公。詔別賜拜他拉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令其第三子夸岱襲焉。雍正元年。敕立家廟。加贈國綱太傅。鄂倫岱仕至領侍衛內大臣。緣事正法。以夸岱襲一等公。卒。子那謨圖襲。鄂倫岱子補熙。漕運總督。介福。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初。養正之來歸也。例入漢軍。康熙二十七年。國綱上疏言。臣家本係滿洲。臣高祖達爾哈齊。貿易邊境。明人誘入開原。比太祖高皇帝遣使入明。臣叔祖修養性。備述家世。求使者代奏。卽蒙太祖諭云。朕福金修佳氏。塔本巴顏之女。爾修姓兄弟。分散入漢之故。朕知之久矣。及大兵克撫順。將臣族人居佛阿拉之地。不加差使。臣叔祖得尙宗女。賜號施武里額駙。令與修佳氏之巴都里孟阿圖諸大臣。考訂支派。敘爲兄弟。臣家族籍旣明。請賜改隸滿洲。而同時正白旗漢軍內大臣和碩額駙華善。亦疏言。臣高祖布哈。原姓瓜爾佳氏。明成化間。授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臣曾祖阿爾松阿。嘉靖間。襲父職。臣祖石翰。移居遼東。臨卒。遺命諸子。立功以歸本國。及太祖高皇帝。兵取廣寧。臣父石廷柱。開城門歸順。太祖見而喜曰。此

我國人也。特賜御用鞍馬。太宗文皇帝知臣父本係滿洲。故命爲滿洲甲兵額眞。後又命爲統領漢軍額眞。累擢至一等伯。臣家世實係滿洲。事並下戶部。戶部議將國綱華善及族人改歸滿洲。仍留於漢軍旗下。佟氏石氏二族文武官俱留見任。其編審冊內改稱滿洲。詔從之。其後敕修三朝國史。聖祖仁皇帝親定滿洲功臣百一十五人。國綱父圖賴及石廷柱並與焉。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 史館作

傅清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父李榮保。內務府總管。追封一等公。傅清初由藍翎侍衛。遷三等侍衛。除鑾儀衛雲麾使。乾隆元年。遷鑾儀使。二年。除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五年。出爲鎮守天津總兵官。未幾。仍授副都統。命駐西藏辦事。還京。復爲天津總兵官。十三年。遷古北口提督。十四年二月。調固原提督。十月。改授都統。與左都御史拉布敦同駐西藏。時西藏郡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潛蓄異志。與準噶爾相結。而謀害諸喇嘛。欲獨據其地。傅清密以狀陳奏。十五年十月。遂與拉布敦定計。誘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至通司岡。稱奉上命。數其罪。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等聞之。率衆數千。突入署內。放鎗礮。達賴喇嘛遣番僧救護。不得入。傅清中鎗創甚。卽自盡。事聞。上召王公滿漢大臣諭之曰。從前頗羅鼐恭順。料理藏中事務。一切安帖。皇考加恩。由台吉封爲貝勒。伊感激我朝恩厚。彌益恪誠。朕卽位以後。封爲郡王。後因年力就衰。朕詢以孰堪爲嗣。伊奏稱長子輭弱。又已出家。次子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人尙強幹。能勝彈壓。因令其承襲。

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後。朕於其詞意之間。知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諭駐藏大臣留心體察。傳清前經駐藏。爲伊等所敬服。遂令前往。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乃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心益狂悖。將伊長兄車布登圖害。誣以叛逆。又與達賴喇嘛素有仇讐。既戕其兄。遂欲害藏中不順伊之班第達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益著。傳清拉布敦。稔知其姦。摺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於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絕域。未可輕舉。批令俟班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日。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格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乃傳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卽于十月十三日。傳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到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傳清拉布敦。旋爲伊屬下卓呢羅卜藏札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爲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傳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傳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傳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尙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傳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以如此實心爲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惜邪。傳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爲三等伯。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伊等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竝將伊二人爲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爲口實。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肯令是

非倒置若此哉。十六年四月，復諭內閣曰：前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因朱爾墨特那木札爾逆謀顯著，先事剪除，奮不顧身，忠誠卓越，俱已加恩贈卹，入祀賢良祠。昭忠祠，不知者或訾二人冒險邀功，且議朕爲酬庸過厚也。今據策楞班第等奏，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札錫等，通款準噶爾，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札爾爲汗，且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爲聲援。幸值準夷內潰，所遣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并餽獻諸物，是其陰蓄異志，勾結準夷，罪不容誅。設非二臣協力同心，決計先發，則其貽害藏地，將不可言。是二臣之心甚苦，而有功于國家甚大，應特建雙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勸忠之典。

陳忠愍公家傳

公諱福，字箕演，其先江寧人。父尙智，明末官榆林副總兵官，以拒李自成戰歿，葬於寧夏衛。因占籍延綏。公少倜儻，有謀略。國初，以武舉從寧夏總兵官劉芳名麾下，勦香山賊有功，授守備。隸鑲藍旗都統李國翰麾下，攻階州、蒲城諸路，皆有功。加游擊銜。尋授四川遵義鎮游擊，駐兵順慶。順治十五年，大兵入川，公以所部從，斬獲甚衆。加參將銜。康熙二年，巨盜劉二虎、郝搖旂、李來亨等，出沒楚蜀間，蹂躪居民。總督李國英請會兵討之。公得檄，以次年春從西安將軍傅哈禪出征，手斬劉二虎於天池寨。攻郝搖旂於黃州坪，禽之。其秋八月，又從靖西將軍穆里瑪，追擊李來亨於茅麓山，來亨自燒死。餘黨殲焉。論偏裨功，公居

第一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遷四川成都城守副將。會打箭爐苗寇警。總督蔡毓榮奏改夔州協副將。討平之。十年。攝重慶鎮總兵官事。十二年。擢陝西寧夏鎮總兵官。公入覲請訓。卽赴鎮任事。家屬尙留重慶。明年。逆藩吳三桂據滇南叛。四川亦應賊。吳逆素知公驍勇。遣使好言誘公。公斬其使以聞。賊乃劫公家百口爲質。遣使誑公曰。不從者。一門無噍類矣。公慷慨謂僚友曰。吾志吞逆賊。豈爲妻子計耶。立斬之。遣弟壽賈書入奏。天子嘉公忠亮。知大義。擢陝西提督。仍領寧夏鎮事。授其弟奇參將。壽以廩膳生。特授寶應縣知縣。王輔臣者。平涼大帥。潛與賊應。據城以叛。攻陷定邊城。十四年春。詔公與總督哈占合兵取之。先是。寧夏兵被調征蜀。去者十六七。其留者多怯懦。莫敢前。公諭以忠義。申令將士。有不進者斬。卽日上馬啓行。三月至靈武。分遣部下。復惠安韋州安定三堡。親統兵與蒙古索諾木台吉軍合圍花馬池。別遣兵略定遠。皆多所斬獲。賊朱龍以衆援花馬池。我軍邀擊之。賊以奇兵出我後。腹背受賊。我軍益奮。斬僞都司王一龍於陣。朱龍不能支。遁走。花馬池賊勢孤。乃下。六月。進復輒井安邊諸砦。七月。揚威將軍阿彌達奏言。逆賊王輔臣。率精銳與秦州逃寇。屯聚平涼慶陽。依山爲固。請遣大將軍貝勒董鄂等。會平涼。而遣提督陳福。速取定邊固原。以斷其援。詔從之。公自花馬池進圍定邊。鑿濠四面。以困賊。朱龍復自綏德來援。公遣將掩擊於沙家澗。生得朱龍父子。而定邊僞副將倪光德。亦爲其黨。脅乞降。卽斬光德。與龍父子軍前。王輔臣旣失定邊。乃乞撫以緩我師。朝廷察其詐。立遣將軍張勇赴秦州。會大將軍貝勒董鄂。

入平涼。而命公出固原夾擊之。八月，公進兵平遠，禽斬僞官二十有二人，捕首虜二千餘級，獲輜重器械無算。再進，斬僞參將陳啓元，遂奪其城。是月，又以舉王屏藩逆書進，公爵三等男。公謝，乞上提督印，專領寧夏鎮事。詔不允。九月，進兵固原，中衛副將賈從哲游擊張元經臨陣先退，公劾其罪，斬以徇於軍。議者或言公所部宜并力赴平涼，詔以問公。公奏言：「若先趨平涼，則固原賊必乘閒斷我糧道，非萬全之計。莫如先攻固原，挫其鋒銳，俾賊自顧不暇，然後留兵守固原。臣自以精兵會平涼，報可。」公遂督師西進。屬歲暮大雨雪，公督進益急，暮抵惠安堡，下令五鼓會食，急趨固原城下。後者斬，是時賊將來降者多在軍中，潛誘軍士爲亂。夜半，鼓譟入營門，衛士皆解散。公倉卒未持兵刃，遂薨於軍。時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事聞，天子震悼，命總督趙良棟按亂首，得參將熊虎等四人，皆斬以徇，追贈公爵，諡曰忠愍，賜檀香木爲首，以葬。加祭二壇，御製詩一軸，建祠寧夏，賜祀田十頃，俾家焉。賜世襲三等子，以公弟壽子世怡襲。超擢公弟奇爲天津總兵官。十八年冬，奇上疏言：「臣兄福捐命疆場，妻子留蜀，生死未卜，乞詔征蜀諸將蹤跡之後。三年，四川平，弟壽爲鴻臚寺少卿，復奏請入蜀，訪兄子，得之萬點山中，廬舍偪仄，壽號泣而入。夫人猶不肯，切告以故，乃大哭，呼其子世琳出，與壽相抱哭。左右與隸，無不灑涕。壽還都，請以襲爵還世琳，上召見世琳，問以母子流離狀，世琳言：「吳逆怨臣父，斬其使，殺臣家數十口，然終欲招致之，故繫臣母子重慶獄。重慶守鄭某知臣父必不附賊，陰釋之。」臣出山後，聞鄭闔門自縊矣。臣母子潛伏山谷，草衣木食，經七八

年乃得復見天日。因免冠扣頭。泣下嗚咽不成聲。上憫歎久之。卽除直隸三屯協副將。歷古北口總兵官。鑾儀使。卒。子益嗣。三十六年。上西巡。駐蹕寧夏。遣大臣索常泰奠公墓。雍正八年。詔入祀昭忠祠。益由三等侍衛。出爲直隸固關參將。官至雲南。楚姚蒙景總兵官。卒。子大用嗣。今爲江南提督。論曰。昔新城王文簡公。典試入蜀。與公交。稱公爲儒將。越三年。而公以死節聞。夫儒者。明於大義之謂。雅歌投壺。輕裘緩帶。儒之末節耳。公身經百戰。所向無前。有英衛之風。及滇逆侏張。全蜀失守。平涼固原。皆爲賊巢。公以孤軍介其閒。謀國忘家。累斬賊使。忠義之忱。炳如皦日。天子委以心膂。倚爲長城。費禕未備乎郭循。桓侯竟隕乎張達。哲人云亡。痛矣悲哉。然而恩賚重泉。賞延奕世。姓氏入名臣之傳。俎豆永昭忠之祠。生榮死哀。公實兼之。夫衛霍功高。一再傳而失侯。而公之後嗣。皆能以功名自奮。豈非忠孝之門。必有餘慶。天道固昭。昭可信邪。大昕與公會孫樹齋先生善。敬讀公家傳。爲敘次之。以志景仰之忱。俾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焉。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王公傳

公諱揆。字藻儒。號顥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鄉會舉。由是吉水李公振裕。被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闕朗。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遷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筦寶泉局。不名一錢。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弟。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散法。徇勢要也。江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檻者。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于武。公曰。此陞缺。非選缺也。班次一案。後卽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可。抵暮。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賊難。朝廷追卹予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蔭。今年久黜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尙書澤州陳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卒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九鄉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衆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柰何以一時流弊。舉興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尙書。先是。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公言。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令嗣後錄供。兼滿漢稿。

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捥細事。赴部控訴。公言。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斃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薄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尙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蒞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子以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萬年之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六卿。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且暮入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地。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上益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仍兼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經筵。公在講幄久。敷陳得體。特有是命。國朝大學士兼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通州增置倉廩。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貞公。皆不畫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里童駮。一旦捐資。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觴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之門。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

明年八月。主禮部會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春。病稍愈。卽入直。得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皇上聖孝格天。曩者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孝端之上。今肯以孝康躋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上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旨。率長子奕清。伏闕待罪。凡五日。詔奕清赴軍前效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不敢起視事。其冬。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未敢列名。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翼日。賜宴太和殿。宴畢。召入西煖閣。賜坐慰勞。尋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腸。至是。乃大白。及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第。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詔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霸爲丞相。勳名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恩至深。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譴。日。詔出公摺付內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瓚。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枻。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出特簡。不由援引。外溫和而

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色厲內荏。言清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莫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清。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竝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卽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脩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召試。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卽奏充方略館纂脩官。以書局在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勳曰。雜項旣經折色。卽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圖後生。有此讜論。卽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傳文忠公恆

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遣之。上嘗問軍機章京，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瑋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卽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卽詣貢院，搥鼓求見劉公。宣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補直隸，屬員旣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俞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脩官。長明於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命直經呪館，更正繙釋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倦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

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交。因得游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爲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生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荅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籤。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諧志。凡二十餘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論曰。予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可假借。風節或激於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予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謂閱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召詔得官者。歛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矣哉。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傳二

嚴先生衍傳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曆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攷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淳

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昔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爲尙。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擿通鑑違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廡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秃髮偃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

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寧戎校尉張璠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璠。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暉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死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攷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冲之死。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冲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

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考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湣。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閻先生若璩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塞邨。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歎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臥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子皇輩。皆折輩行與交。覃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

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藏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則剗。剗。鄭作贖宮。剗。割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造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敍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

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

出書析臯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尙書龔公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考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歎服。卽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旣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預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

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子謂并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叙其侍坐。次于子路。則必少於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

子之兄。顯與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歎其精確。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尙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亦能文。

胡先生渭傳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肅明。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所謂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廣額。屢

赴行省試不得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篤志經義。尤精於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祖禹景范。山陽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同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旣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考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錐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犂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其留心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替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紱之經。害一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徧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元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

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并禹貢錐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儒者咸以爲榮。甲午歲。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尙書。孫彥穎。翰林院編修。

萬先生斯同傳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啓實錄。督能闡誦。尙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會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爲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尙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旣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寔。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

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姦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搆。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它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

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自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某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陳先生祖范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廿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

者日衆。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啓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預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勞苦奚爲者。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廩華匯之濱。槌戶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社諸老倡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儒。爭先延請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天子崇尚經術。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交章列薦。明年。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裒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卽家拜受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成言。以爲己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脚。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處。亦卽其師心。

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蓋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計。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總。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旣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

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且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旣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答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憐而予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爲不躋。試思身爲庶子。旣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達。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惠先生士奇傳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邨。祖有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周惕始遷居葑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國語。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闡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同考官。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瑱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呈。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蜀郡辟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

經者漸多。文體爲之一變。世宗御極。復命留任三年。粵士皆鳧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莘莘。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卽其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冬。還朝。丁未五月。奉旨修理鎮江城。卽東裝赴工所。棄產興役。所修不及二十分之一。以產盡停工。罷官。今天子卽位。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

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

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籟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籟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籟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籟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籟。籟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籟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鐘籟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餘籟及琴

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

王先生懋竑傳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尙書瑩。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元元本本。有扣卽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之費。諭以治喪畢卽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叙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

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性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踈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即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

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叙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尙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庶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

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僞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尙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溼。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

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徧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覲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潛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潛王。非宣王也。潛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年。下距潛王之歿。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艸堂集廿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嚴氏齋見之。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傳二

惠先生棟傳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之次子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父友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飢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陋巷屢空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學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

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然先生之緒言具在。好學深思之士。因其義例。推而演之。闕者尙可補也。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芟。茲苟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芟。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于亥。孽萌于子。該芟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芟。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苟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无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卞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

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从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

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邇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于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筴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于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圓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

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有益於學者。於書有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未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蔦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

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扈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亦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贈襚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

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鋟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予嘗論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有太上感應篇注二卷。證其爲魏晉人所作。亦經好事刊刻。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予皆見之。其周易本義辯證五卷。松厓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則未之見也。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皆布衣通經學。江於尙書。用功尤專云。先生卒於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

江先生永傳

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與里中兒治世俗學。一日。見邱濬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晨夕諷誦。爲諸生數十年。榷戶授徒。束修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游京師。同郡程編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

三禮自負。聞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荆溪吳編。修絃於儀禮功深。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三月十三日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辯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辯。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

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真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真諄。半屬元寒。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真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于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考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

之法。齊三軍中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于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如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考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

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密。多類此。歿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尙書秦文恭公。請於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采擇。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先生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戴先生震傳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聘其辯。以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於訓詁。一主於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學。惟空凭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然後求之。詁訓。詁訓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岐詁訓義理而二之。是詁訓非以明義理。而詁訓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

怨尤也。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培植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寧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餽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昉、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間，會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駁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

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不易言也。癸巳歲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讐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考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密。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旁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辨。每立一義。初若剏獲。及參互考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軹。杜子春云。軹當爲軹。軹謂兩轄。或讀軹爲簪筭之筭。先生辨之曰。軹當從。或讀如筭。杜君改爲軹。與轄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軹。亦非也。軹者車輪。軹者轂末。轄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軹字無之矣。祭軌

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云。自軌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从九。車轍也。軌从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軌。以韻考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獨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

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枕。充也。六經無枕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棧。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廕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瀕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

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贊成其說。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爲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

溉亭別傳

溉亭姓錢氏。名塘。字學淵。一字禹美。世居嘉定之望仙橋。曾大父惟亮。廩膳生。與先奉政公爲從祖昆弟。生太學生衡臣。有三子。彥昭早卒。彥輝永輝皆太學生。溉亭爲永輝長子。甫在抱。而彥輝撫以爲後。始就傅。習舉業。出語便不凡。旣補博士弟子。與諸澱舩。汪綉青。王鶴谿。王耿仲唱和。爲古今體詩。卽爲王西莊光祿。王蘭泉侍郎激賞。然溉亭意慊然猶未足。不欲以詞人自命。及選拔入成均。試闕下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對策爲通場第一。明年成進士。需次當得縣宰。而溉亭自以不習吏事。呈吏部。願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益刻苦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

體素羸弱。夏月常畏寒擁絮。而考辯精到。議論風生。不假公明三斗酒也。春秋五十有六。終於江寧官廡。漑亭著律呂古義六卷。自序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盧僂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卽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卽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考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黼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考律之用方俞。則黃鐘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員徑。不知周黼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鐘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

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鐘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其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圓周者。圓幕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幕。若方周之有方幕。故周異則幕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幕。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幕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卽圓之幕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是幕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幕亦方四而圓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以爲弧者。卽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旣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尙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

法絲豪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以爲周。而
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以爲周。而圓之徑。以爲周。猶圓之周。以爲周。而方之周。以爲周。唯以十六爲十。是已。數皆以十成。
而權衡獨以十六。卽其理也。是故徑。以爲周。則方。周。以爲周。而圓。周。以爲周。則方。周。以爲周。而圓。周。以爲周。而圓。周。以爲周。
百。是爲周。徑之。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以爲周。至十倍。卽周。以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
之術也。舊術。周。以爲周。不足。徑。以爲周。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
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
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卽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卽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
之。卽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卽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以。爲。周。今。則。方
圓。之。以。爲。周。又有。以。爲。周。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則
徑。以。爲。周。百。周。以。爲。周。千。而。方。以。爲。周。之。以。爲。周。十。萬。圓。以。爲。周。之。以。爲。周。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
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爲。圓。則。六。爲。方。而已。矣。其。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
尺。爲。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爲。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
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卽。劉
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卽。司。馬。公。家。周。尺。亦。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校。之。長。六。寸。

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以顏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一分。是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半。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般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般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秭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它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漑亭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詩曰□□齋吟稿。皆刊刻行世。漑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予長於漑亭七歲。相與共學。予入都以後。漑亭與其弟玷。及子弟大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漸至於古人而止。比予歸田。而漑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言好學者稱錢氏。而漑亭尤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因仿魏晉人別傳之例。述其事目如右。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

傳四

汪南有傳

孔子傳恆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尊妻卑。禮之大經。乃一介之士。束修自好。名湮沒不章。何可勝算。獨爲節婦之夫者。言行無所表見。而史家傳列女。牽連得書。以制義之夫子。轉賴從一之婦以傳。此又理之變也。蕭山汪進士輝祖之繼母王氏。生母徐氏。以雙節旌門。予旣爲銘。刻之石柱矣。已乃出其所述先人登仕君事狀。讀之悚然曰。世安得此長者乎。輝祖賢而有文。且誠孝人也。其言故可信。登仕諱楷。字南有。一字皆木。先世自婺源遷鄞。又遷蕭山之大義村。君少從蔣季眉先生學。舉子業。試不利。棄去。習法家言。旣而曰。刻深者不祥。懇損吾福。又棄去爲賈。以羨置薄田百畝。屬弟收租入養父母。而納貲爲官。選得河南淇縣典史。典史主縣獄。故時囚之繫者。獄卒奴使之。食常不飽。衣垢不得滌。有病不及時療。官數日一至。檢獄具。它弗問。君在縣日省囚。而問其疾苦。獄卒不得苛虐。囚無瘐死者。丞簿以下。例不受民詞。黠者藉事恐獨。取其酬。上官以其俸薄而所取少。不禁也。君自

廉俸外無所取。常屑蕎麥和米爲飯。佐以豆腐羹。妻妾親紉箴以給。僚友多嗤之曰。我輩佐雜。欲入循吏傳耶。家中豈少麥飯豆羹。作官如此。不如早歸。君乾笑而已。亦不與辨。在職八年。以親老引疾歸。歸則弟私鬻所置田垂盡。或言受產者。率以博籓句致。告之。官可復。君終不言。父歿。罄所有營喪葬。又爲弟償所負惡少錢。生計大窘。乃跳身遊嶺南。無所遇。益鬱鬱。遂病死。番禺年四十有六。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輝祖早慧。能讀書。君隨事啓牖之。嘗問兒讀書何爲。曰。欲爲官。卽正色曰。兒誤矣。爲官不如爲人。作人好。雖不官。不失爲人。卽得官。必不爲人。詬詈。一日。兩窰器墮地。薄者毀。乃取完者示其子曰。若彼厚如此。則亦完矣。君之立心如此。蓋幾於古之不言而躬行者。昔漢文稱絳侯。東陽侯爲長者。周嘉郡功曹耳。光武亦稱爲長者。行誼是取。尊卑奚分。予特表而出之。其與曹世叔劉長卿之流。僅以妻傳者異矣。

李靜叔傳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蚤孤。嘗詈其師。母邢笞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爲師。視流輩鮮當其意者。補縣學生。有名。靜叔事母孝。就養左右。非應試未嘗一日宿于外。母多疾。而靜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吾何生爲。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患也。靜叔夢雨雹及己。身覺以語妻。妻曰。聞姑言夢雹者。喪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強起視藥。目不交睫者數日。母歿。靜叔委頓苦出間。哭無時。病遂劇。自爲文誌其墓。又月餘死。旣含而蘇。然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有日。

矣。先期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止。比葬。舉家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閱三日卒。以衰經斂。年止二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詞。故靜叔亦好爲古文。所著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蓋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理義而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萊疑西銘爲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又何也。又言唐詩于本朝事。每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爲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靜叔旣沒。同學私諡之曰孝悼子。

論曰。禮言毀不滅性。懼人之過情而忘其身也。雖然。古之執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擗踊無數。杖而後能起。其守禮而不勝喪者。固宜有之矣。孝子之事親也。知盡禮而已。生死非所計也。予旣嘉靜叔之孝。又悲其有志於古人之學。而天不假年。遂以毀死。乃爲敘其事。毋使無述於後云。

奚孝子傳

予嘗讀南史。載會稽郭世通。仁孝之風。行於鄉鄰。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而其子原平。又稟至行。宋元嘉中。勅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及游浙東。訪永興之故址。未嘗不想見其人。羅店在吾邑之東偏。今析

屬寶山縣。故民奚士本秀林。以孝行旌門閭。自其未旌之先。鄉里無不知有奚孝子者。秀林歿。而其子緝營。又以孝稱。鄉里稱奚孝子。與昔無異也。吾鄉有郭原平。而不爲表而出之。可乎。緝營字聖輝。幼入塾。從師受業。講論語。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輒簌簌隕涕。師大奇之。曰。非是父不生。是子成童時。母沈邁疾。醫云難治。緝營潛割豕肉作湯。以進母。果瘳。及授室後。母病革。夜偕其妻朱。向北斗稽顙。乞減算以代。母既歿。緝營常宿父所。秀林年七十餘。冬月惡寒。緝營夜抱父足達旦。父歿。或勸以入粟求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身。吾敢納粟希頂帶乎。兩弟早歿。撫遺孤如所生。女兄嫁某氏。貧不克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緝營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它剏義學。平糶施槽。多可紀者。寶山令李公元奮。田公聯芳。皆嘗題扁贈之。子增慶亦能亢其宗。昔原平爲郡守。蔡興宗所敬。欲舉其次息爲望孝。史家以爲美談。今緝營老矣。當事有舉會稽故事。求望孝於奚氏。其必在增慶矣夫。

周山人傳

山人姓周氏。諱顥。字晉瞻。芷囑其自號也。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儋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而於畫獨有神解。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興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曲肖。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璠。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稿本。自成邱壑。其皴法濃淡坳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

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爲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髯而善飲。自號髯癡。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卽得。偶然欲畫。畫成隨手乞人。無矜色。人有延致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卽辭去。嘗游齊魯間。與單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兄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逮朱去任。卒於蘇。乃幅巾往弔而哭之。其介特多此類。少時嘗病瘡。一夜醉歸。逢老叟衣冠甚異。出一丸藥啖之。五藏皆煖。忽失叟所在。經昔猶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疾。年八十餘。善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九。族子笠字牧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游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吾鄉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云。

方節婦傳

方節婦毛氏。常熟方炳先之妻。炳先死。節婦慟幾絕。意若不欲生者。舅姑止之曰。若死。奈兩老人與弱子何。節婦乃不敢言。比葬。將奠於墓所。家貧。僅以一筐載兩肴。而無執筐者。計莫出。或欲試節婦志。謂曰。若能守邪。若卽執筐行。不能守。毋徒自苦爲。節婦卽執筐涕泣之墓上。立雨中。向墓呼號。誓終身爲方氏婦。觀者咸太息。有泣下者。其事舅姑有禮。終身無詬諍聲。所事姑。炳先之後母也。以哭子失明。節婦晝夜舐之。數月。一目復明。子曰恆益。少時節婦教之極嚴。嘗曰。人謂孤子當姑息。吾意殊不然。子不才而貽先人羞。乃不如無子也。節婦年二十九而寡。至九十七乃終。子孫遂昌大矣。雍正元年。有司上其事於朝。有詔。

旌表。建坊於阜城門外。乾隆二十二年。節婦之孫春熙。以進士官吏部。請假省父母。拜節婦於堂上。時年九十餘。視聽猶不衰。僉曰。節孝之報也。以孫貴。推恩累贈宜人。論曰。予聞常熟梅李鄉。有方孝子煥。先嘗刲股醫其父。問之吏部。乃知卽炳先弟也。夫子事後母。能得其歡者。尠。方氏之後母。哭子至於失明。知炳先之善事其親矣。節婦能成其夫之志。事尊章。撫藐孤。支持數十年。以昌其後。其高行安可及哉。

夏烈女傳

烈女夏氏。吳縣廩貢生開鸞之孫。儒士沂之女。世居太湖濱之金墅鎮。幼有至性。父母甚愛之。許字長洲王本石。未昏而本石夭。烈女聞之。卽不飲食。母令之食。以不飢對。母察其舉動如常時。弗之防也。其夜。母已就寢。烈女易衣裳。縫紉上下。連屬訖。舉母帳視之。母問兒何不睡。曰。欲再看吾母耳。又至弟妹所。泣下。若將別者。歸至房。自經。家人莫之知也。詰旦。戶未啓。母呼之不應。排闥視之。大駭。比斂。顏色如生。衣領間微露紅紙。出之。則王氏聘帖也。時乾隆十四年四月廿六日。年二十有六。又六年。本石兄衣言。迎其柩合葬烏龍山之南麓。癸丑秋。顧子禮璜爲予述其事。去烈女之歿。四十餘年矣。

論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女而未嫁。聖人固不以從一之義責之也。而或終其身不肯字。甚且甘以身殉。彼其誠一之至。視死如歸。務求乎心之所安。是亦巾幗中之夷齊矣。夫孝與節一也。女之孝者。莫烈於曹娥。先絡是兩女者。豈非可以無死者哉。君子不強人以所難。而尤樂道人之善。此予所以賢烈女而樂爲

之傳也。

施節婦傳

節婦朱氏。□□人。處士企汾之女。年十五。嫁國學生施鎬元。鎬元長節婦五歲。幼有羸瘵疾。數咯血。久之。疾且殆。節婦手自調藥。焚香願以身代。終不起。節婦痛夫不年。且無子。泣不食。舅姑撫之曰。汝夫冢嗣也。異時聲洪有子。當以後汝。汝其勿悲。聲洪。鎬元仲弟也。又六載而聲洪生子克仁。既咳而名。卽養於節婦所。克仁稍長。就傅。還必問晝所讀何書。燈下課之。覆誦。節婦紡棉花。遲之。書聲與軋車聲常相答也。其事舅姑甚謹。姑疾。侍左右不解帶者三年。及卒。號泣曰。吾早寡。依姑以活。姑死。何以生爲。每朝夕奠。輒嗚咽失聲。族鄙咸哀異之。節婦今年四十有六歲。守節者三十年。

論曰。古之稱婦德者。曰德言容功。而節義不與焉。不得已而以節義稱。非女士之所樂聞也。雖然。共姜之詩。列於經。班昭之誡。著於史。以閨閣之賢。而令所天姓氏。藉以不朽。其榮多矣。施上舍聲洪。博聞耆古。與予善。爲述節婦事甚備。故采而著之。施氏世居吳縣之洞庭山。今爲嘉定人。

節行錢孺人傳

孺人姓錢氏。嘉定縣外岡里人。歲貢生巢縣訓導麟之曾孫。太學生衍之孫。太學生楷之女。而寶山學附貢生朱鐘勳之元配也。幼而端靜。不苟言笑。祖母曹太孺人特所鍾愛。八九歲。通孝經及女誡。稍長。習鍼

齋不假女師。自然精妙。其歸於朱也。事尊章以禮。親郇咸稱爲賢婦。鐘勳者古能文。有聲庠序。讀書率至夜分。孺人親縫紉。或紡木棉。篝燈相助。未嘗有勸色。洎夫亡。孺人方娠。慟哭誓以身殉。姑王太孺人力止之。越三月。免身。泣謂姑曰。吾事畢矣。撫棺一慟。氣息垂盡。亟延醫診之。曰。心脈絕矣。遂卒。年□十□。子淮太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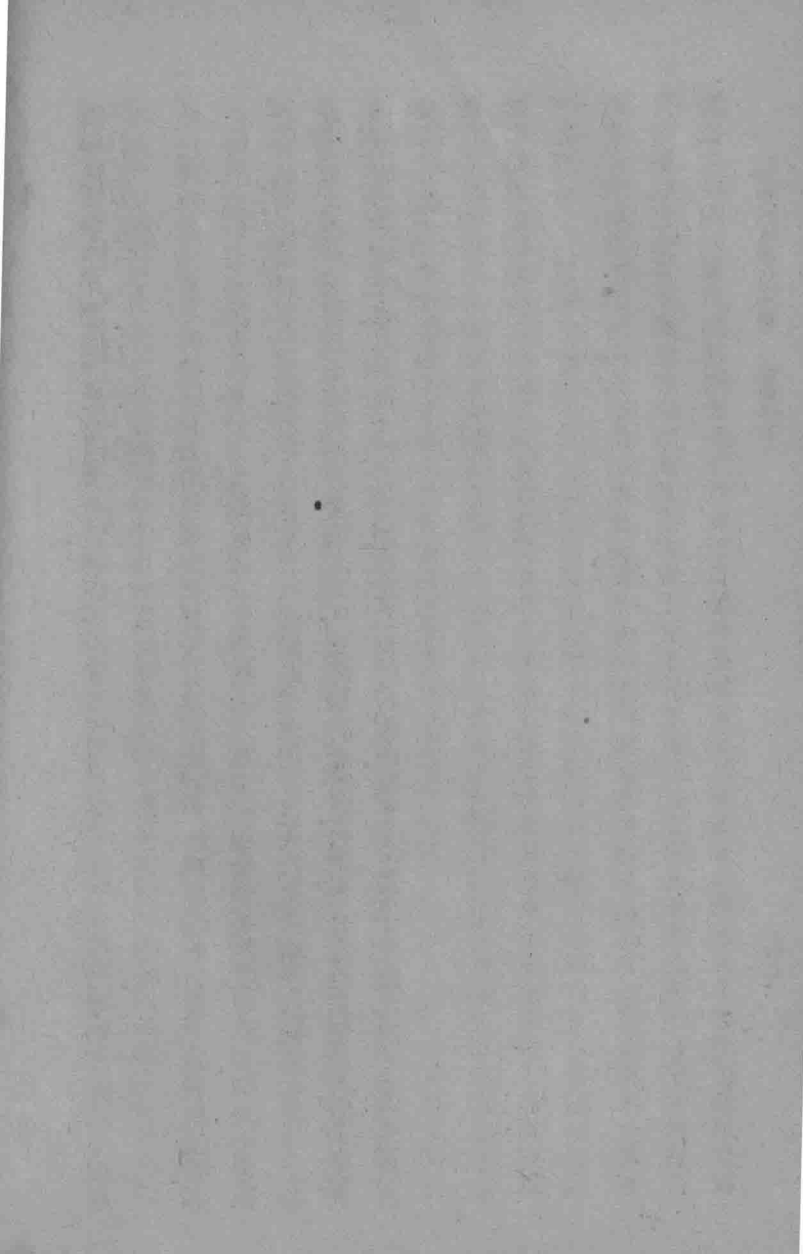
太史氏曰。孺人於予爲族姊。予幼時隨侍先奉政公館族父家。孺人尙在室。所居甚偪仄。言笑之聲。未嘗聞於外。足跡未嘗一踰闕也。古者嫠婦稱未亡人。蓋同穴之誼。勇於速死。孺人方盛年。家計饒裕。而志在從夫地下之死。靡悔。其節行有足多者。紀之彤管。何謝古人哉。

吳孝婦傳

吳孝婦徐孺人。先世自錢塘遷於吳。祖大晟。誥授中憲大夫。父宗潮。早世。孺人幼習詩禮。有識度。大父欲試之。召諸女及女孫輩。陳珠琲於几。令各自擇取。孺人最後取其下者。年十九。歸同邑國學生吳廷鏗。事舅姑如父母。姑嘗遭危疾。閱數醫不能治。孺人潛取金刀。剝臂上肉二片。急投湯劑中。血流濡袖。姑服之得瘥。孺人初不自言也。及姑歿。哀戚盡禮。率娣婦持門戶。壹遵先姑遺規。兩小姑在室。撫視教導。以至遣嫁。雖慈母弗是過焉。敬事夫子。內政嚴飭。所生子女。雖甚愛。有小過。未嘗假以詞色。每誡諸子曰。汝曹讀聖賢書。勿視爲口頭語。出言毋誑。坐立勿跛倚。小節不謹。卽下流之漸也。性寬厚。善遇婢使。壺外不聞鞭

答聲於乳媪之子。必時其飲食。曰。若舍若子而食吾子。吾忍飢若子乎。年三十有二卒。時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日也。有子三人。嘉泰。長洲縣學生。嘉濟。嘉源。國學生。季子嘉淦。側室所生也。

論曰。自唐陳藏器本艸拾遺。言人肉可療瘰。而刳股者。遂不絕於史冊。獨昌黎韓氏排之。以爲毀支體。非聖賢所爲。是大不然。夫忠孝一理也。納肝漆身之事。聖人未嘗爲。而後世罕有議其非忠者。何獨於親而惜其肌膚。況肌膚本受於親者乎。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重責人以忠。而靳予人以孝。非持平之論也。昌黎之論。特謂朝廷不當旌門以表異之耳。匹夫匹婦。行孝於家。豈冀異日之褒揚而爲之。雖不旌其門。其孝自不可沒也。嘉泰從子游。有志讀書。想其母懿行弗彰。請予爲之傳。予故題之曰孝婦。亦遵前史之例云爾。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一

碑

紀王廟碑

由嘉定城而南五十里。吳松江之陰。有紀王廟者。祀漢紀將軍。村人奉以爲土地之神。吳俗祀土地神多稱爲王。曰紀王者。從毗俗之稱也。謹按王以身死事。免漢高帝于大難。智勇忠義。赫赫在人耳目。滎陽立廟祀之。世世血食。若大江以南。疑王生平足跡所未至者。予讀陸務觀渭南集。載乾道元年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故時祀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由始。然實有靈德。以莒其邦人。願有以褒顯之。有詔賜廟額曰忠祐。則王之廟食江南。由來舊矣。紀出自姜姓。子孫以國爲氏。漢初有紀成者。與王並爲將軍。一死好時。一死滎陽。史漢皆不爲立傳。莫詳其里居世系。成子通。以父死事。侯襄城。而王之後嗣無聞。意者史家表次功臣。猶有漏落歟。抑以無後而賞不及歟。將漢誠少恩。妨功害能之臣。抑其賞而不行歟。然傳斬削成之傳具在。讀史者罕能誦其全文。獨王之事。閭巷皆能言之。可知垂名之遠。不在乎列傳與否。襄城之侯。閱四世以無後國除。而王廟食百世。始自滎陽。逮于江左。又知食報之長。不在乎得侯與否也。

然則天之所以待忠義者固不厚乎。予少時授徒塢城東顧氏。往來過斯廟。拜謁神像。肅然起敬。屈指垂三十年矣。乾隆甲午夏。村中耆老寓書京師。令予文其麗牲之石。因作神絃曲。俾春秋歌以侑祀。其辭曰。神之來兮雲間。風颯颯兮晝寒。黃屋兮左纛。呼萬歲兮前導。憤王兮重瞳。玩之兮掌中。身雖焚兮不朽。立廟食兮長久。江之南兮東海涯。魂魄游兮無不之。聰明兮正直。尸而祝兮社而稷。神具醉兮福我民。俾孝弟兮睦婣。不鬪兮不訟。朝出耕兮夜誦。木棉黃兮藍艸青。嘉穀蕃兮蟲不螟。操豚蹄兮報祀。歲其有兮自今始。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神道碑

公諱弼。字仲良。別字蒙泉。山東德州人。先世有諱性者。仕明至刑部右侍郎。佐夏原吉治浙西水利有功。曾祖炳。肅州兵備。按察司僉事。祖兆李。郟城縣教諭。贈儒林郎。父來會。贈奉政大夫。公少而英特。補博士弟子。歲科試。恆屈其儕。故事。學使者間歲拔諸生之秀者。州縣學各一人。貢成均。自郟城至公三世。皆登斯選。士林榮之。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未逾月。御試乾清宮。入高等。方擬擢用。以父憂去職。服闋。還朝。充武英殿提調。續文獻通考纂修官。以省母請假。家居數年。事生送死以禮。還朝。署日講起居注官。扈從南巡。宣示御製詩。輒與廣和。再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同事十數人。皆公後進。徵文獻者。咸以公爲歸。性勁直。不隨人俛仰。酒酣縱談古今。意氣豪邁。然非先哲法言。不

道也。錢塘梁文莊公總裁書局。論議或與公不合。公往復辨證。必盡其說。文莊始雖愠而卒推服之。二十八年。御試正大光明殿。引見。有旨令以原官休致。而總裁諸公合詞奏公學問篤實。著述專勤。請留之。書局由是供職如故。三十年。遷右春坊右贊善。其秋。授分巡鞏秦階道。陛辭。召見。奏事大稱旨。到官。卽往伏羌。徵禮諸縣。察地震民被災者。振之。明年。調整飭甘肅道。所治在嘉峪關內七十里。當西域孔道。使者往來無虛日。公訪問西域風土物產。古人所未紀者。各綴以詩。凡百篇。募民願徙烏魯木齊者。得三百戶。公親勞而遣之。出關無一人滋事者。盜匿高臺山。詭云采金。旬日聚三百餘人。公聞之。親率兵仗捕其魁。置之法。雪山文殊口水暴至。注肅州南郭。壞民廬舍。公登城具牲牢爲文祭之。水果止。玉門之牛尾山出硫磺。朝議令肅州募民采煉。以供巴里坤軍用。初未有定數也。州募商煉得三十萬斤。報布政司。司移問安西提督。則荅以歲需不及二千斤。而州續得磺又三十五萬斤。有奇。布政司以州擅動庫銀。所貯磺無所售。日久且黷敗。將責償于官吏。公檢州庫舊磺經三十餘年無黷敗者。乃上議制府曰。安西重鎮也。儲火藥宜多。提標諸營。歲取磺巴里坤哈密二庫。儲之可補官庫之乏。頃聞烏魯木齊遣人購磺肅州。是安西歲需不止二千。宜於玉門縣貯三十萬斤。以待安西各標。及烏魯木齊之用。甘肅提鎮兩標。歲取磺肅州。州見貯僅支三四歲。宜分二十萬斤貯之州庫。又甘肅所屬諸鎮。皆于蘭州買磺。州存磺亦少。若令赴買玉門。而減直以予之。則餘十五萬斤。亦可分銷。議上。事得行。果便。公之通達政體多此類。三十三年三月。

擢甘肅按察使。下車益以廉公自持。與僚屬言必咨民生利病。課政之勤惰爲殿最。而痛抑其奔競者。治案牘恆至夜分。不假手賓友。嘗行金縣。有司供張甚盛。答其僕而撤之。公具奏。請陛見。旣得旨。以九月上道。行至洛陽。遭疾。十月二十九日卒于寓舍。春秋六十有六。啓其囊。無餘財。故人子知洛陽縣張君映台。實經紀其喪云。公少以才名雄齊魯間。登館閣二十年。優游著作之林。若將終身。及聖天子付以方岳之任。正身率下。事有利于官民者。排羣議爲之一矯。俗吏媮嬰骯靡之習。天奪之年。未竟其用。要古所稱有守有爲者。公實兼之。世多訾儒生迂闊。不通世務。豈不謬哉。公之學博而醇。詩文皆有法度。所著詩集八卷。思永堂文稿四卷。撰集山左詩百餘卷。廣川詩鈔二十卷。州乘餘聞二卷。家故貧。教授生徒自給。旣貴。弟子著錄益衆。分教庶吉士。凡三科。恆以師道自尊。少所假借。家居時。巡撫白公鍾山。延主灤源書院。遠近負笈從之。公教人爲文。尚先正程式。勿逐時好。而取科第者轉多。歲己卯。大昕典試山左。榜出。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公喜甚。貽以詩。有云。伊予久伏處。馮軾觀羣閔。決勝卜其長。億占每幸中。亦一時美譚也。夫人劉氏。賢而能治家。先一歲卒。子二人。荔藻。女三人。以三十五年三月戊寅朔。合葬于馮家砦祖塋之次。先期。公之長婿張子治。致書乞銘公墓道之石。大昕於公爲後進。同在書局。又同直講筵。與公爲文字交有年。故不敢辭。銘曰。

猗宋氏。哲人繼。漢司空。唐太尉。公之先。潞長子。徙安德。今幾世。學早成。五經笥。少所可。寡所嗜。老著作。師

後輩文章醇。經濟備。秦隴西。國右臂。撫吏民。布威惠。古爲徒。宦亦遂。生也直。視松檜。鬱佳城。長河裔。其人存。百千歲。

鎮守江南狼山總兵官左都督前提督廣西全省軍務總兵官許公神道碑

鎮守江南狼山鎮總兵官。前廣西提督。易州許公之葬。其孤子宏猷。清猷。宣猷等。既請禮部侍郎倪公承寬爲銘。納隧中。復踵予門。泣請文。其神道之石。予以內直無暇。久不克爲。而清猷等請益勤。乃列公生平言行尤著者。俾歸勒石。以慰孝子之思。公歛人也。自曾祖榮祿。公始徙保定之滿城。後又徙易。三世皆以公貴。封贈階至一品。公以乾隆元年登進士。授御前侍衛。歷江西贛州左營遊擊。廣信營參將。廣東督標左營參將。肇慶協城守副將。調廣東督標中軍副將。以太夫人憂去官。服除。補湖北黃州協副將。擢鎮守江南壽春總兵官。調江西南贛總兵官。遷提督廣西全省總兵官。以公事誑吏議。當鑄級。仍授江南狼山總兵官。積階至榮祿大夫。春秋六十有一。終於通州官舍。公歟。歷中外三十餘年。精勤如一日。文武僚屬皆推誠相與。終始無間言。視兵民一體。未嘗以刻覈從事。其在廣信。遇歲旱。米價翔踊。民待賑者十室而九。郡守適以事它出。知縣不敢任其事。公遽以狀白行省。出積穀數千斛。減價糶之。民乃得安。在肇慶日。增城民王亮臣等。聚衆謀逆。公奉制府檄。入藍分華峯諸山場。搜洗巢穴。皆駢首就擒。無一漏網者。公初莅贛州。有威惠。及總戎南贛。兵伍聞公至。皆相戒曰。勿欺許公。粵西左控交趾。右界滇黔。蠻獠錯居。瘴癘

時作公。巡歷兩鎮七協。及諸土司關隘。率兩歲而徧。輕裝減從。未嘗以供億滋累。柳州駐節之所。秋冬恆多火災。公閱城廂內外多艸舍。而兵士所處什居六七。卽奏請支公庫生息銀。假與兵士。令各以陶瓦覆屋。行之數年。火患遂止。公又以效力武舉。難以得缺。因與制府議。計通省千把。出五缺之後。補用武舉一人。又以粵西距京遼遠。部推武職。到任。動輒經年。事多稽閣。奏請照它省預保之例。得旨允行。大兵之征緬甸也。詔粵西協濟戰馬。先後凡二千餘匹。公督率所屬。具芻茭以次遞送。又致火藥數萬斤。並如期而至。公又陳請赴永昌軍營自效。上以粵西要地。資公彈壓。優詔不許。公在狼山。夏旱。率屬步禱烈日中。已而得雨。盛暑。親至海口。呂四場。閱水師戰船。教以陣法。竟以積勞成疾。至不起。嗚呼。可謂勤于王事也已。公事親孝。方在宿衛。聞父榮祿公之訃。一晝夜馳三百餘里。至家。號慟欲絕。季弟蚤卒。撫其孤如己出。居鄉。恭儉退讓。嘗訪友郊外。乘一騎。一童子自隨。見者不知爲貴人也。其它敦交好義。多有可稱述者。不具書。公諱成麟。字瑞符。號慶堂。考存智。祖考天霖。曾祖考有倉。皆未仕。夫人同里崔氏。生子二人。國學生宏猷。附貢生清猷。側室畢孺人。生子二人。國學生宣猷。徽猷。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二人。元會。保定府學生。元愷。曾孫一人。其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桓桓許公。萬人俊。敦詩說禮。學自奮。胸藏六韜。演八陣。對策大廷。科第進。宿衛三殿。恭以慎。進止位不失尺寸。宣力江右。初啓輒。分閩嶺。外益有聞。帝眷優渥。擢方鎮。肘後常繫斗大印。令肅千軍。整鞵鞞。惠孚百

城頌韶巖。灘江清深。狼山峻。紀公威德。磨不磷。服官千載。篤忠藎。甲子甫周。數何靳。佳城鬱鬱。松柏隱。我文紀實。可傳信。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道碑

大昕弱冠後。卽從當代賢士大夫游。竊取其緒論。得粗知古人立言之旨。其交最久而莫逆於心者。則今大理寺卿王公昶也。所居相距不百里。嘗扁舟往訪。升堂拜母。修子姓禮。大理嘗語予曰。吾先子志希古人。不求聞譽于世。每言孔門四科。言語政事文學皆在德行之次。顏子居陋巷。終日不違如愚。孔子獨贊其賢。謂羣弟子莫能及。漢黃叔度。徐孺子。管幼安。皆終身隱約。而行誼在三公之上。蓋行之修者。於人世文章功業有弗藉焉。而富貴利祿更無足言矣。大理又言。某就傳後。每夕先子輒授以通鑑事十數條。次夕令覆講。必精熟乃已。又取古來名臣碩儒。自屈子而下。訖于明季。凡百有二十人。手錄其本傳。俾誦習之。題曰百世師錄。某謹藏篋中。月讀一過。手澤尙如新也。大昕旣重大理之賢。因是知其淵源有自。大理以進士召試。入官典司樞要。出參滇蜀軍事。飛書艸檄。出入矢石間者十載。及愷旋敘功。進登九列。以文臣賜戴孔雀翎。恭遇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覃恩。誥贈其考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今春從駕有事泰東陵。還朝。乃上書陳情請假。歸治先人窀穸事。天子嘉許。卽於二月奉太夫人還里門。卜以七月壬辰葬資政公于崑山縣之雪葭灣。以元配陸夫人祔。從先人之兆也。先期具書狀請大昕爲文表於神道。

昔歐陽子瀧岡之表。自爲之文。大理今之歐陽子也。乃不自爲而求之友者。謙也。中朝鉅公之能文者多矣。獨求之家居退閒之故交。欲其可信也。大昕雖不文。其何可辭。謹按資政公諱士毅。字鴻遠。曾祖懋忠。自浙江之蘭溪遷於青浦。城西十八里。珠家角。蓋在泖水之陽。祖之輔。考璵。皆以大理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公九歲而孤。奉母沈太夫人。日必具酒肉。自奉則取其最澁者。伯兄出爲人後。而貧不自給。常分錢米遺之。仲兄沒無後。公歲時設主祭。必泫然流涕。其治家有法。婢子年十四五以上。不令侍左右。旣長。貧不克贖者。還其券而遣之。里中無賴子。挾小嫌過門。戟手罵。遣人謝之。弗與校。好行善。或授以功過格。守之數年。忽曰。此道家言也。儒者自有法。乃擇六經語。類而列之。以爲謹身寡過之方。其目十有二。自是動中規矩。行無瑕尤。幾于古之不言而躬行者。公卒於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六十四。初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再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加一級。三贈至今官。娶陸夫人。後公口年歿。春秋口十有口。初贈孺人。再贈安人。三贈夫人。側室錢氏。初封太孺人。再封太安人。三封太夫人。有子一人。卽大理公也。孫女一。適吳縣監生嚴榮。銘曰。

圓泖之水。黝而深清。冲然善下。潤物無形。允矣君子。如水不竭。潔匪近名。虛能容物。以古爲師。與天爲徒。環堵蕭然。樂亦在吾。德修于身。克昌厥後。綸語蜜章。褻及祖考。井棹旣卜。樂哉斯邱。鄉里聚觀。車前八驕。富貴匪榮。文行是尙。飲水知源。百世是仰。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詹事盧公之葬也。其孤孫達蔚不遠三千里。踵予門。求文志其墓。又請爲文刻諸墓道之石。某舉禮部試。謬爲公所薦。及登館職。公又爲教習。旣而同直講筵。同列學士。公嘗舉歐公與王禹玉事。作詩見贈。又嘗置酒召門下士。從容言身後之文。當屬之錢生。在苒二十年。公久歸道山。而某亦衰病。脫朝籍者數年矣。言猶在耳。其敢忘諸。謹按公諱明楷。字端臣。晚年以鈍齋自號。世居贛州之寧都縣。今縣升爲州。直隸江西行省。故公爲州人。由選拔貢生。中順天鄉試。授翰林院待詔。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又遷侍講學士。復左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復爲侍講學士。此公之資歷也。初入武英殿充校對。後由纂修提調而至總裁官。初入詞館協修記注。尋爲日講起居注官。由署而充。在講幄十有四年。嘗預刊修經史及律呂正義續文獻通考。昭忠列傳。皆爲纂修官。主陝西河南兩省鄉試。及順天武鄉試。及同考會試。總裁武會試。教習庶吉士。稽察右翼覺羅官學。提督河南學政。此公之差遣也。諸館纂修官。皆詞臣久次者。爲之。公以貢生。校刊經史。特與纂修諸公一體列名。公爲庶常日。遇慶典。推封祖父。同輩廩得從六品階。公獨以前修書。議敘加級。得五品誥。樂部向以諸王部院大臣兼領。公在侍讀。奉旨撰擬樂章。特兼樂部行走。其爲學士也。適閣學多奉使在外。卽命公直內閣。代閣學批本。此公之榮遇也。公少而孤露。苦志植學。以成其名。博習經史。蘊釀爲文詞。法度必準先民。相國蔣文恪公慕其名。延致之。凡經進廣和之作。多

屬公點定。在詞館。遇大典禮。進賦頌。輒爲諸公傳誦。尤精於律呂。清濁高下。審辨不失毫黍。所撰樂章。播之管絃。列於法部。此公之文藝也。公於制義。鑒裁精密。每入棘闈。焚膏校閱。惟恐不及。故所甄拔。號稱得人。在中州視學。抑浮競。崇實學。所選拔士。皆擇其名實相副者。此公之鑒識也。公和平樂易。善戲不虐。雖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狀審于義利之辨。苞苴之餽。不至其門。梯媒之語。不入于耳。家無長物。而口不言貧。尊師重友。久要不忘。既沒而故交知舊。多行哭失聲者。此公之厚德也。公生于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八日。終於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其葬以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夫人曹氏。祔焉。其世子子姓之詳。則於墓志見之。故不復書。銘曰。

金精翠微。峨峨百丈。是生偉人。儀觀雋朗。囊括百氏。擷其菁華。大放厥詞。而法而葩。有司拔尤。升之太學。遂直內殿。經史分校。律呂之編。公與考稽。荀阮房范。宿悟與齊。迺舉京兆。待詔禁苑。擢第南宮。載登三館。螭頭侍直。職在記言。曲江風度。中朝聚觀。再踐學士。論思清切。出持冰鑑。入趨瑣闥。天子有命。汝長宮僚。文學侍從。班資最高。公今已逝。公名不沒。茶山之詩。容齋之筆。陽都城南。鬱狀新阡。達者有後。相爾嗣孫。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宗人府府丞汾陽曹公學閔之葬。禮部侍郎朱公珪。既爲銘其藏。而公子錫齡。祝齡。復遺書請予文。其麗牲之石。予與公同登進士。久而以道義相取。譬諸艸木。臭味無差池也。公又嘗稱予文。以爲有法。述德感

舊後死者之責。其何敢辭。謹按公字孝如。號慕堂。曾大父復琦。大父應璽。父曰英。皆以公貴。贈中議大夫。太僕寺少卿。加一級。公幼孤。勤苦自立。舉辛酉科鄉試。甲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館六年。授檢討。卽充武英殿纂修官。以院長奏入院辦事。改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是時準噶爾回部初入版圖。公奏請增修大清一統志。以昭本朝畏懷之盛。有詔允行。轉刑科給事中。又轉吏科掌印給事中。會三輔亢旱。公奏請清理刑獄。將朝審三次。緩決人犯。減等發落。卽日召見。下詔施行。公在臺垣八年。所陳奏皆有闕朝廷掌故。及於民生吏治有裨益者。累擢鴻臚寺少卿。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初公在給事。言會試舉人宜徑由州縣出結送部。以防展轉需索。事下禮部議格。及是復奏。申前說。上以卿寺無言事之責。且近明季爭辯陋習。下部議降三級用。頃之復補鴻臚寺少卿。扈蹕熱河。召見。詢歷官本末甚悉。尋遷內閣侍讀學士。會天子卮建辟雍。告成。將行臨雍禮。而公昔於御史時。曾以此事入告。上憶公前奏。特旨嘉獎。令吏部於應陞缺出。請旨擢用。明年正月。詔於乾清宮賜千叟宴。公年六十有七。得預。有御製詩刻及鳩杖文綺之賜。尋擢宗人府府丞。稽察覺羅右翼宗學。九寺列卿。惟宗丞班次最高。公由學士躡次得之。實異數也。公體素羸弱。中歲得導養術。神氣完固。而素不耐寒。嗽逆時作。遂有止足之志。是歲十月。陳請解任。詔以元官致仕。公性耽山水。未第時。往來吳越。縱游東南諸名勝。及登仕籍。三十餘年。公事之暇。輒與三四知己。出國門游賞。如潭柘。戒壇。祕魔厓。香界寺。往往流連信宿。或策蹇行冰雪中。觀者以爲神。

仙中人治家質素金玉玩好之具不陳于側午後輒掃地焚香觀心調息超然有塵外之想生平不臧否人物而胸中界限分明嘗曰人各有所偏但當棄短取長否則無一人可交矣詩文皆摭寫性情不事藻飾晚年課子讀書尤以浮華馳逐爲戒故諸子咸以文學自奮公雖移疾脫朝簿而長子方官詞垣侍養如意公旣樂而安之因令次子旋里營菟裘爲終老計旣而喘嗽加劇以乾隆五十有二年十二月八日終於京邸春秋六十有九夫人任氏丁酉科武舉宗讚之女長子錫齡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次祝齡己酉恩科進士戶部額外主事孫八人汝淳汝瀾汝淵汝沆汝洵汝涵汝藻汝淳孫女五人公學行誠篤未嘗讎訐求名而居家莅職清慎無玷當代名流咸慕與之交而介然不可干以私在都下時正陽門外失火延燒數千百間鄰里焦燬殆盡獨公屋巋然無恙人以爲厚德之報云銘曰

宗正之司總以維藩丞哉其貳三品崇班堂堂曹公樂易坦白木天瀛州柏臺梧掖敷歷五寺遂陟宗卿介不絕俗直非近名公有封事天子嘉只公旋引疾天子俞只知止不殆老氏所云葆真恬惓以養谷神憶同唱第二百四十唯公與我氣同志合聞義相告有過亦規四海元伯千秋鍾期恆榦雖辭令譽長在馬鬣是封過者下拜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二

墓誌銘一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莊公墓志銘

上御極之四年。詔以廷試進士。撰擬頌聯。獻諛非體。且啓請託之弊。命大臣集議。制策當取通達治體。以漢鼂錯。董仲舒。唐劉蕡。宋蘇軾。爲式。於是番禺莊公。以第一甲第一人登第。讀卷日。拆號得公名。天顏喜甚。引見。授翰林院修撰。入直南書房。越三年。公弟有信成進士。引見。公適以起居注官侍直。上顧問公。遂得選庶吉士。其冬。兄弟同請告歸省。海內傳爲盛事。假滿。還朝。遷右春坊右中允。進翰林院侍講。遷侍講學士。擢光祿寺卿。丁資政公憂。卽家拜內閣學士。服闋。入都。遷兵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轉戶部右侍郎。召還供職。尋充江南正考官。再視學江蘇。卽除江蘇巡撫。莅事六載。丁太夫人艱。扶櫬南行。有詔擢江南河道總督。以居憂未之任。坐在蘇日。罰贖事失當。逮繫法司。論如律。詔特貰罪。令護喪還籍。後赴軍臺自効。方詣謫所。中途。卽授湖北巡撫。歲餘。仍調江蘇巡撫。未行。復調浙江巡撫。莅事四載。復調江蘇。加太子少保。逾年。擢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仍留辦巡撫事。乙酉冬。入都供職。未幾。坐劾段成功事。逮問。頌繫

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日。寢疾終於福州官署。享年五十有五。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荷聖天子深知。出膺節鎮。誓以清勤自勵。初在江蘇。晝接見僚屬。夜治文書。或至漏盡不少休。癸酉夏秋之交。淮揚諸郡水。公親往察勘。撫卹得旨。截漕百二十萬石。出帑銀五百萬兩。以備振濟。民乃得蘇。乙亥。大江南北復以災告。公草奏自言。奉職無狀。數干天和。并陳諸揀荒之策。上皆允行。所費內府白金凡千餘萬。督率屬吏。檢視給散。胥役不得侵漁。明年夏。民多病疫。公首捐俸錢。令有司察民病者。予藥。死者予槥。并檄管內推其法行之。湖北督撫並駐武昌。公事往往齟齬。公在楚歲餘。與總督碩公和衷共濟。始終無間。人以爲難。及撫浙之始。浙西三郡以風雨蟲傷。米價騰踊。而江南亦歉。商販不至。公奏請動司庫銀三十六萬。委官往湖廣採買。有旨命留湖南漕米十五萬石。并碾倉米五萬石。運浙糶濟。富戶知楚米將至。價不得踊。米亦漸出。而自冬徂春。米之來自楚者。舳舻相望。分撥諸郡。減直以售。歲雖儉而民不饑矣。錢唐江入海之處。有三壘。曰南大壘。曰中小壘。曰北大壘。乙丑以後。水行中壘者十餘年。已卯歲改趨北大壘。公承詔抵海寧。閱柴石塘。登尖山。渡江。周遭履勘。首以購芻薪。加築土堰。添建坦水。爲請。旣而水勢直齧塘根。以預備得無患。又奏復海塘兵。專司負薪。運土。甃石。下椿。設守備一員。千把外委十二員。分界防守。省民夫無算。海寧之老鹽倉。向以土活沙浮。祇立柴塘。壬午歲。聖駕南巡。議改石塘。命相國劉文正公統勳。今相國高公晉。與公先往察勘。果以活沙不能立椿。上復親歷隄上。指示形勢。令修柴塘。增

坦水。加薪價。公承命鳩工庀材。尅期蒞事。又用前人竹絡之法。編竹爲篾。寔以巨石。鱗次櫛比。以衛塘根。其秋風潮大作。石塘間有崩裂。而柴塘獨無恙。公之力也。是時秋霖之後。水漲久不退。公親往嘉湖兩郡。察勘。知水歸太湖之道多淤。而太湖下流亦多壅闕。因請浚烏程長興境內七十二澗。并遣官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疏入。尋有改撫江蘇之命。公遂親往探尋脈絡。得其要領。建議大修三江水利。具摺入告。其略云。太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爲吳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爲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湮。明永樂間。別開黃浦。寬廣足當三江之一。今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經吳江。震澤。吳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橫。湖蕩參錯。大概觀之。無處不可分洩。似亦可安於無事。然百節之通。不敵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江之壅。其勢必有所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爲湖水穿運。河入江之要道。今亦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溱浦。向稱寬深。足資宣洩。者。爾來小民貪利。徧植菱蘆。圈築魚蕩。亦多侵占。劉河古之婁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艤舟待潮。崑山外濠。爲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江面僅寬四五丈。偶遇秋霖。衆水匯集。江身淺窄。先爲潦水所占。俟其消退。然後湖水得出。爲之傳送。而上游已漫淹矣。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早治之。事半功實倍。今籌所以治之之法。當於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爲清釐占塞。俾分流

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惟黃浦見在深通。但於泖口挑去新漲蘆墩三處。足資宣洩。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之處。宜濬治寬深。令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所有植蘆。插斷。及冒占之區。盡數剷除。嗣後仍嚴爲之禁。則水之停蓄有所。傳送以時。並卽以挑河之土。加培圩岸。見有插座。去海太近。難於啓閉者。酌量改移。庶渾潮不入。清水盛強。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總計所需。雖覺浩繁。然散在十二州縣。通力合作。實亦無多。民間聞有此舉。咸樂趨事。願以民力爲之。但分段督修。仍須官董其成。且工費繁多。若待鳩集財力。而後興工。不無稍稽時日。仰懇聖恩。准予公項內先行動支興工。仍於各州縣。分年按畝徵還。則民力旣紓。工可速集。奏入。報可。於是選紳耆。賦工役。先疏橋港。次及河身。菱蘆魚蕩之圈占者。除之。城市民居之不可毀者。別開月河以導之。工始于癸未之十二月。至甲申三月告成。凡用白金二十二萬有奇。公再撫蘇。有旨仍兼管浙江海塘。先後增築魚鱗石塘。凡若干丈。松江。太倉。沿海亦有石塘。而土塘居什之八九。公請如浙塘之法。編竹篋。實石。護塘根。以禦海潮。公之盡心于水利海塘。其大者如此。其撫福建也。預誡族人居晉江者。勿至省。卽至。遣門者謝之。曰。我爲封疆大臣。嫌疑當避。且俟去此之日。再相見。今則不敢也。泊公之薨。晉江宗人始來會哭。咸稱公之公正。爲不可及。維公奮跡嶺海。以文學登巍科。不及十年。而躋九列。貳六卿。皆聖明親擢。不由薦援。天子察公識度闊遠。材任公輔。東南重地。膺委寄者十有餘年。入領尙書。遂參大政。中間兩遭顛躓。賴天子仁聖。終

保全之。重建節旄。恩禮罔替。天不假年。未臻中壽。然海內士夫。識與不識。聞公名。靡不歎羨。謂科目得人
之盛也。嗚呼休哉。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試輒冠其曹偶。好吟詠。日有程課。書法圓勁。出入顏平原。趙吳
興之間。片楮隻字。人爭藏弄。以爲榮。在禁林日。經進詩文。數被獎賞。及車駕省方。公以方岳大臣。扈從。輒
命廣和御製詩篇。上幸嘉興之煙雨樓。特召公至行營。給札聯句。詩成。書以勒石。羣臣莫及焉。公諱有恭。
字容可。號滋圃。先世爲晉江望族。父資政公。始徙居粵。今爲番禺縣人。曾祖某。祖某。父奕仁。皆以公貴。贈
資政大夫。江蘇巡撫。夫人楊氏。某公之女子。一士斌。國子監生。女二。附貢生何文通。壬午舉人。龍川縣教
諭羅永楠。其婿也。公沒後九年。公子士斌卜窆。窆於某鄉之原。以某月日葬。先期屬大昕爲銘。大昕久從
公遊。今奉使嶺南。又得會公之葬。奚敢以不文辭。銘曰。

九曜降精。生傑人。驪騮得路。鸞鳳竊。讀書百篇。筆有神。大廷對策。陳萬言。龍頭首擢。侍從班。文章經濟。夙
抱全。手持玉尺。分判均。三吳善類。推獎勤。帝曰汝諧。撫吾民。百城保障。氣若春。水旱拯恤。無因循。清波可
活。涸轍鱗。築塘捍海。土石堅。或編竹絡。槌菱薪。震澤底定。三江分。原委脈絡。細討論。尾閭勿壅。流沄沄。惠
流越角。兼吳根。出乘八騶。擁節幡。入長六曹。參絲綸。平生溫飽。志不紛。盤錯歷盡。能自完。封川莫。南海倫。
瓊山邱。江門陳。科名事功。相後先。惟公兼之。在一身。崇岡鬱鬱。宰木繁。千秋萬歲。名不湮。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秦文恭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尚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苑。官登極品。歲甲申四月。以疾請解任。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治。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既受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己時薨于滄州。訃聞。天子軫惻。賜白金千兩。庀喪具。令有司議卹典。祭葬如制。諡曰文恭。明年春。車駕南巡。至無錫。幸寄暢園。御製詩。有養痾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間之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上追念舊臣。形于翰墨。如此。公可以不朽矣。其九月。孤子編修泰鈞等將葬公于某原。先期遣一介走京師。述公遺言。請大昕爲文誌其墓。大昕于公爲年家子。又嘗主公邸第。日月不居。知己云逝。文雖不工。其何敢辭。謹按公諱蕙田。字樹峯。號味經。宋贈龍圖閣直學士觀之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爲右族。雍正初。析無錫置金匱縣。故公爲金匱人。曾祖考德澄。祖考松齡。順治乙未進士。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諭德。考易然。常州府學生。妣顧氏。本生考道然。康熙己丑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改禮科給事中。妣徐氏。胡氏。生母浦氏。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一品太夫人。公以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南書房。丁浦太夫人憂。服闋。補原官。教讀上書房。遷侍講。進右春坊右庶子。改通政使司右通政。擢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丁給諫公憂。服闋。補禮部左侍郎。調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講官。擢工部尚書。兼理樂部。調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過人。方未遇時。給諫公以藩邸事牽連頌繫。十餘年間。檻車南北。炎雨悲風。吏卒雜前。公隨侍膝下。百方營護。夜分就

寢流涕交頤。然不令給諫公知之。及通籍之始。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公以新進詞臣。輒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略云。臣本生父某。身罹重罪。已荷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侵染暑濕。瘡癩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瘵斃。羈所情關骨肉。痛楚難忍。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慙名教。伏惟皇上矜愼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概予寬釋。當此聖明孝治之朝。更逢薄海祝網之日。惟有籲懇鴻慈。格外鑒宥。丐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効力犇走。以贖父罪。奏入。天語嘉歎。遂有寬釋之詔。而未完之銀亦併豁免。由是給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公受詔感泣。誓以身許國。而上亦鑒公忠孝。有大用公之志矣。公在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事。在禮部練習掌故。夙夜匪懈。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如所擬。乃已。遇司屬嚙笑不苟。其以才能見者。則薦引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之後。部中讞獄偶不當。上輒舉公名。歎惜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于職矣。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則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經嗜古者。獎借不去口。蓋天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諫公于京邸。何祀瞻。王若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宸錫。吳大年尊彝。龔繩中爲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制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通其說。故于郊社宗廟宮

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上御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既而直內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生平所爲文。號味經窩類稿者。凡若干卷。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而後。漢儒保殘守缺。什塵存一。朱子生于南宋。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黃氏。楊氏未克竟朱子之志。迺按周官吉凶軍賓嘉之目。撰爲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先經後史。各以類別。凡先儒所聚訟者。一一疏其脈絡。破其癥結。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殫思二十餘年。彙易三四而後定。自言生平精力盡于是焉。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于言理。略于言象。故撰周易象義日箋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與同志講求。欲以今曲歌古詩。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以近代聲韻之書。未有善本。奏請刊正。上命公與武進劉公任其事。公建議言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真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考定四聲表。兼采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于等韻。時公已遘疾。而往復辨論。猶斷斷不置也。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若夫律呂算數。以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得其要領。雖專門名家者。亦歎以爲莫及。嗚呼。可謂有體有用者已。公生于康熙壬午十月十九日。歿

時年六十有三。夫人侯氏。太學生某之女。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泰鈞。乾隆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次復鈞。長殤。次鼎鈞。太學生。次上鈞。女二人。長適雲南劍川州知州嵇承豫。孫男二人。沐日。沐恩。孫女六人。銘曰。西神峨峨。二泉粼粼。造物鍾英。生偉人。雙孝之澤。流十世。啓佑祖考。清華繼。惟公至行。爲士宗。歷艱而亨。純孝通。明刑十載。邦憲司。三刺三宥。公無私。斯人一去。難再得。同朝靈傷。至尊惜。政事文學。一身兼。沒而言立。公何慙。城西新阡。卜云吉。千秋識之。字不滅。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誌銘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寧都盧公。以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終于京邸。春秋六十有五。子立瀛。立淇。扶欄。歸里。越十有七年。兩公子亦先後下世矣。諸孫等始卜十月二十六日。葬公於州城南第一橋之新阡。公嘗買彭氏故園。爲讀書之館。至是撤其館而爲兆域焉。以公之樂斯邱也。先期。次孫達蔚。踵門來求文志公墓。大昕公門下士。知公最深。其何忍辭。乃泣而序之曰。昔錢文僖公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歐陽文忠公嘗亟稱之。公以閱覽博物。起家翰林。待詔由館職登學士。陟宮尹。立朝二十餘年。無一日離文字之職。入侍講幄。出司文衡。朝廷大著作。輒預撰述。非老于文學。安能上結主知。若此哉。公初以諸生選拔入成均。選充武英殿校對。會詔刊正十三經二十

二史諸總裁言公學問周洽。警勘精密。遂得與纂修之列。纂修官皆詞臣爲之。公以貢生預焉。蓋異數也。和碩莊親王尙書張文敏公受詔編次律呂正義。又薦公爲纂修官。張公嘗語人曰。盧君妙解律呂。當今之蔡中郎阮仲容也。尋舉順天鄉試。試授翰林院待詔。辛未歲成進士。改庶吉士。卽充武英殿纂修官。明年散館。授編修。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又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分教庶吉士。轉武英殿提調官。充日講起居注官。又明年遷侍讀。又明年擢侍講學士。又明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務。充武會試副總裁官。遂爲武英殿總裁官。又明年左遷侍讀。又明年典河南鄉試。時同受命者侍讀學士朱公珪。階資皆在公前。而轉爲公副。其冬和碩莊親王等奏公兼樂部行走。撰擬樂章。樂部皆部院大臣兼之。公以五品詞臣廁其間。尤異數也。又明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典順天武鄉試。又明年復爲侍講學士。又明年提督河南學政。閱三載。任滿還朝。其明年三月擢詹事。公年五十始登第。登第後無歲不需恩渥。位躋三品。駸駸柄用。而遽以積勞致不起。悲夫。詹事古稱宮相。今則職務清簡。而特爲詞臣最高之班。由侍從擢卿貳者。往往踐歷此職。不久卽遷去。其文學尤異。上意方鄉用。而旋終于此者。三十年間。惟嘉定張公鵬翀及公兩人。此海內所深惜也。公博涉羣書。不名一家。詩文春容和雅。無粗厲抑塞之習。屢主文柄。抑奔競。崇實學。所甄拔多知名之士。於樂律易卜尤極敏悟。嘗依焦氏易林。言人休咎多奇中。雖專門弗逮。公接物甚和。而持身嚴正。輕財尙義。不爲家人生計。初入都。張文敏公。蔣文恪公。皆器重公。引爲上客。終未嘗少于以私。同邑宋

嗣南公受業師也。既歿，數分金遺其孤。及視學河南，廨內猶爲宋設位，朝夕拜之。王進士龍篆客死都下，葬西便門外，公爲立享堂祭產，每寒食輒往拜其墓。其篤于故舊多此類。公諱明楷，字端臣，號鈍齋。世居江西寧都州。大父不瑕公，贈奉直大夫。父式夏公，贈中憲大夫。夫人曹氏，榮祿大夫。左都督廣東三江協副將凱伯公之女。生于貴家，而能屏華綺，事親相夫，皆中禮法。先公八年卒，誥贈恭人。子立瀛，壬午舉人。立淇，丙子舉人。江蘇布政司庫大使。立沅，有至行。母沒，慟哭九十五日，不食而死。州人所稱盧孝子也。女二人，孫男五人。達荀，州學生。達蔚，今更名嗣智。國子監生。達蓮，達燕，達口。孫女若干人。曾孫若干人。銘曰：德可以潤身，文足以經世。其鼓篋橋門也，祭酒詔爲異人。其簪筆內殿也，至尊許爲才子。登記言之內史，兼批勅之學士。詹事之長，視古承旨。方謂陟八座而贊黃扉兮，胡爲夢陰堂之講而遽止此也。日涉之園，先生藏焉。千秋而後，想見其軼鄒枚而追虞揭也。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工部左侍郎持齋汪公卒。春秋六十有六。公素康強無疾，是日黎明，猶偕諸大臣入朝。啓事畢，入署釐務如常。還寓，猶手一編，初昏就寢，少選呼之，不應，則已逝矣。公之將誕也，祖榮祿公夢紫衣僧持錫杖求宿，及生，狀貌如夢。觀其怛化之際，豈所謂夙根不昧，得大自在者耶。孤子編修學金扶榭南旋，以明年某月日葬公於州城北二十四都琅港之原，屬大昕爲文誌公之墓。大昕

初入館。公已爲學士。公忘分引進之。嗣後講筵書幄。皆獲隨公步武。又同居西苑。賜園有年。知公行事爲詳。謹案公諱廷璵。字衡玉。別號持齋。世爲新安右族。四世祖始徙太倉。後析州爲縣。始占籍鎮洋焉。曾祖壽堯。祖溥。父之恆。種德蘊素。積厚而光。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幼而穎悟。初補博士弟子員。學使桐城張公廷璠奇其文。曰。它日名位不在吾下。公初名璿。張公易以今名。且加廷字。欲引爲昆弟行也。辛酉舉鄉試。丁卯考充咸安宮教習。試卷進呈。欽定第一人。並諭閱卷大臣曰。來科會元。得如此文可矣。戊辰會試中式。殿試讀卷日。公名在第五。天子親擢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卽充會典續文獻通考兩館纂修官。庚午充河南鄉試正考官。辛未散館。御試一等。壬申春特開鄉會恩科。充湖南正考官。復命甫踰月。御試翰詹諸臣于正大光明殿。以納涼賦爲題。作者多規撫上林子虛鋪陳宮殿苑囿。公獨以宵旰憂勤民事立言。特擢一名。超授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又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武會試副總裁官。一歲之中。恩命頻仍。而公益以銳進爲愆。持重謙抑。無幾微矜炫意。癸酉充福建正考官。事畢請假歸省。二親尋奉命督學福建。公訪知閩省多頂冒之弊。由於童生衆多。一縣或考數場。遂有一人重疊與考。以啓弊混。公檄令每郡添建考棚。併爲一場考之。夜分卽起點名。稽察嚴密。此弊遂革。丙子丁艱回籍。己卯服闋入都。再奉督學福建之命。時公需次補缺。未與開列。卽承簡用。尋補侍讀學士。讀學班在講學之右。惟見任得轉補。公以候缺得之。亦異數也。時功令初用詩帖。生童狃于土音。眇諧律度。公親爲

講究聲病。由是能詩者漸衆。壬午冬。任滿還朝。癸未。御試翰詹。公列二等一名。特賜文綺二端。尋擢少詹事。甲申。入直上書房。侍皇六子講席。公謹慎嚴肅。非禮不動。開陳經義。詞達意周。是冬。賜紫貂裘一襲。每歲終。賜御書福字及鹿尾黃羊。冰魚文雉諸物。首歲。曲宴重華宮。廣和天章。則有如意端硯之賜。端午。則有紗葛宮扇香囊。立春進帖子。則有絹紙湖筆硃墨。錫賚便蕃。歲以爲例。乙酉。充湖北正考官。丙戌。遷詹事。再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戊子。奉命督學江西。辛卯。還朝。壬辰。充會試副總裁官。放榜後。復扃門閱墨卷。備取中書學正若干名。所甄拔率多績學之士。甲午。教習庶吉士。丙申。以金川平定。奉命之山東。江南浙江。祭告嶽鎮。及先代陵寢。禮成。請假歸省。時胡太夫人年逾八十。神明不衰。公衣錦稱觴。門外列八騶。鄉閭稱爲盛事。丁酉。充江西正考官。未撤闈。又奉督學順天之命。三輔密邇。輦下歲時。得與朝賀。公屢蒙召對。暇日。仍至上書房。戊戌。擢工部右侍郎。仍留學政之任。時承德府初建文廟。兼設考棚。公於大駕避暑前。趨往考試。畢。率生徒迎駕。翼日。隨駕詣文廟。行釋奠禮。特被宮紗文綺之賜。熱河士子鄉試。另編字號。自此始。其冬。丁胡太夫人艱。戴星南奔。喪葬盡禮。辛丑。公子編修君登進士。與公甲第恰同。稽諸故事。四百年來。惟王文肅公與子緱山。兩世皆第二人登第。科名盛事。均在吾州。海內所未有。公在里門對賀客。不色喜。寓書編修。勛以敦品飭行。無忝科名。未嘗稍有夸耀也。壬寅。入都。仍署工部左侍郎。直上書房。兼四庫全書總閱。癸卯。奉命如盛京。恭送冊寶。方諏吉啓行。而公已長逝矣。公平生持躬以謙。接物以

誠治家以儉。服官以勤。無輿馬服玩之好。無絲竹讌遊之樂。風度凝重。言笑不苟。自登上第。歷官卿貳。皆九重親擢。不由援引。向來翰詹御試首選。不三四年已陟八座。公爲學士十餘年。再試優等。始得序遷。其安於平進如此。久直禁近。小心慎密。退食之暇。校勘圖史。蕭然如諸生時。性不妄交。卽素相知。形迹亦落落。嘗曰。聖人稱善交必曰久敬。燕昵諛浪。交道之媿也。爲文以典重條暢爲主。不蹈纖穠艱澀之習。主持文柄。幾無虛歲。同朝莫能及焉。公初娶凌夫人。文學。口口之女。繼娶王夫人。壬戌進士。兵部郎中。廬州府知府。歲之女。賢明善治家。公得一心奉公。無內顧憂者。繫夫人之力。子一人。卽編修君。由庚寅恩科舉人。授內閣中書。協辦侍讀事。辛丑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四庫全書分校。議敘遇缺開列。先用。女三人。長許。字頂侑。旄。早卒。次適顧增光。季適錢東璧。大昕長男也。孫二人。彥博。甲辰召試。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彥國。縣學生。孫女一。適陸受秩。銘曰。

泰山北斗衆所尊。景星卿雲爲世珍。維公巨手燕許倫。胸羅三倉二酉文。筆落堯典生民篇。巍科直上鰲峯顛。讀書中祕譽益振。九天給札集衆仙。揮灑千言日未曛。御筆親擢第一人。嘉爾規頌思不羣。學士峻擢異命巾。校文棘闈玉尺掄。先民圭臬分刊循。其於視學尤精勤。三物六行誨之諄。屏除譁囂還樸淳。虎闈入直尊所聞。規行矩步禮法遵。經師人師并一身。桓榮稽古榮則均。宮端進秩參閣綸。四庫甲乙預討論。三館吉士教育殷。冬官作貳卿月新。程功執度法不愆。廿載內直溫樹春。一條冰樣頭銜勻。玉堂才子

宮花鮮科名接武嘉話傳年過六十髮未宣忽焉解脫返自然不朽何必非千年琅港之水九曲蟠宰木鬱然吉且安昔聞下馬董相墳誰其嗣之平陽阡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

嘉慶二年秋七月庚午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鎮洋畢公以疾終於辰陽行館公久在行間助勞懋著及移駐楚南籌畫善後之策苗境救寧上聞公積勞遘疾手足不仁卽馳賜上藥諭以安心調攝公自念受恩深重且當三楚多事不敢以私誤公力疾視事有加無瘳遂致不起遺疏入告九重軫恤加贈太子太保諭祭如禮文通武達生榮死哀可謂令德考終也已諸孤奉公匱歸吳門里第越明年三月十有八日卜新阡於吳縣靈巖鄉上沙里以元配汪夫人祔禮也大昕與公同里閭先後入館閣論文道古數共晨夕晚歲雖雲泥分隔而公不忘久要書問屢至每有撰述必先寄示茲諸孤述遺言請文刻諸貞石大昕泫然不敢辭按狀公諱沅字纓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先世居徽之休寧明季避地蘇之崑山又徙太倉州後析置鎮洋縣遂占籍焉曾大父泰來公大父見峯公父素庵公皆厚德敦行識者謂其後必大公自少穎悟甫六歲母張太夫人手授毛詩離騷過目卽成誦十歲審聲韻十二習制舉義十五能詩稍長讀書靈巖山從沈文愨公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邃弱冠後游京師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又四年授內閣中書大學士傅文忠公一見器重卽令入直軍機處公練習掌故治事識大體樞

庭諸公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會試中式。名在第二。及廷對。纒纒數千言。議論剴切。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名於讀卷日。引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天顏甚喜。臚唱。授翰林院修撰。館中經進文字。多出公手。皆典重有體。遷右春坊右中允。再遷翰林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轉左春坊左庶子。三十二年。上親耕藉田。御觀稼臺。公侍直。奏對稱旨。宣示御製詩。給筆札令廣和。詩成進覽。稱善。是冬。授甘肅鞏秦階道。召見。諭曰。汝軍機舊屬。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卽留辦新疆經費局。又從總督出嘉峪關。察勘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返數萬里。途中多紀行詠古之篇。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旨諭督臣加意賑卹。并免積欠四百萬兩。尋擢陝西布政使。兼護巡撫印務。時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公督理臺站。饋餉充足。三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卹。全活甚衆。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募民開墾納賦。爲賞卹之用。又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一人。以奉祀事。濬涇陽龍洞渠。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再署陝甘總督者一。特賜戴孔雀翎。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張太夫人艱。甫及一年。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州。逼蘭州城。公檄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簡八旗勁旅。令大臣總統援應。及事平。上曰。畢某在陝西。聞甘省逆賊滋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實屬可嘉。著賞給一品頂帶。其後平涼逆回復倡亂。攻掠通渭靜寧。驛道梗塞。公

復調兵助勦。又分兵出間道。繞其後。俾不得他竄。公之盡心國事。不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苦旱。而河水泛溢。壞民田廬舍。公既受命。卽奏請截留漕運。以平市價。諸州縣被災戶。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得允行。自後積水漸消。禱雨輒應。歲獲豐稔。又奉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躬履嶄崑。尋其脈絡。繪圖以進。特蒙嘉獎。御製淮源記述其事。尋賞穿黃馬褂。擢湖廣總督。未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寧陵。商邱。永城。鹿邑。柘城諸縣。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凡五閱月。而歲事撫卹災黎。蠲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遵旨撥運米麥。減價平糶。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引水溉田。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異漲。溢入荊州城。下游州縣。亦多淹沒。訪得江心有窖金洲。阻塞水道。爲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居民毋得占據。仍於北岸築壩。逼溜南趨。以資保護。賑卹被淹人戶。城垣堤岸。衙署兵房。次第修葺。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絕私販。每歲溢銷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覲天津行在。賜御製詩。隨於幄次。廣和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溫諭不允。是秋。以湖北姦民傳教案。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遵旨加兩倍賑卹。豁免秋糧。及本年漕米。委員於豐收處糴糧食存貯。以備來歲平糶。六十年春。恩詔普免各省民欠。公查出東省節年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有奇。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有奇。咸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督之命。拜奏而後行。其勇於任事。無遷延顧望如此。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卽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旣

而大學士嘉勇公福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到楚檄調六省兵會剿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督運軍儲輸將相繼大兵旣擒首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永綏保靖諸苗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承詔撫諭咸感泣叩頭而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賊起詭稱白蓮教而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江與巡撫惠公調兵進剿連破蕭家巖栗子山長嶺沖諸寨時北省標營兵皆調赴苗疆姦民乘虛誘集匪徒分擾諸縣當陽保康來鳳竹山相繼失陷詔諸大帥分路攻剿而公與將軍舒公攻當陽卽選驍勇扼山隘殲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守公親督將士以火箭火彈射入城中燒其礮臺及蓄聚七月克東門賊退守西北復擊殺殲二千餘人擒其僞帥縣境悉平事聞賜賚優渥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鎮道邀擊賊於青河口破之時征苗大學士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繼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以十萬之衆駐守蠻瘴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轉得從中煽誘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節裁撤苗寨官兵而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及同類讐殺者用以苗攻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詔下其章於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隴斬石柳鄧等遂詔公馳往湖南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廳撫諭苗寨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生業各省兵亦次第撤回公遵旨留駐辰州與巡撫姜公提督鄂公會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汛添設一鎮以永綏協保靖營隸之它要隘之處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

苗寨酌設土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撫難民。卹贈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旨。勅部議行。而公以炎瘴致疾。食少事煩。未極大年。此海內識與不識。靡不驚怛墮淚者也。公識量闊遠。喜愠不形於色。遇僚屬以禮。議事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其言。若大疑難事。衆莫識所措者。公沈機立斷。雖萬口不能奪。久莅方面。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爲明。亦不以煦煦要譽。所薦拔多至大僚。或在同列。亦未嘗引爲己功。公天性純孝。旣貴。自傷祿不逮養。賴母氏教誨成立。迎養官齋。修潔白之膳。及張太夫人棄世。遇諱日。哀慕出涕。嘗陳情上前。御賜經訓克家四大字。隨於靈巖南巖。築樓以奉御書。旁建張太夫人祠堂。俾子孫毋忘所自。與竹癡梅泉兩弟。友愛無間。視諸姪如己子。兩妹早寡。爲置產贍其孤甥。俾克有成。生平篤於故舊。尤好汲引後進。一時名儒才士。多招致幕府。公務之暇。詩酒唱酬。登其門者。以爲榮。性好著書。雖官至極品。鉛槧未嘗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文字辨正書。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羣書。考證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訖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別爲考異。附於本條之下。凡四易稿而成。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蹟圖記。西安府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宦跡所至。搜羅尤博。有關中州山左金石記。詩文下筆立成。不拘一格。要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

卷公生於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八。汪夫人淑慎有壺德。候補知府□□女。先公三十年卒。子三人。念曾。候補員外郎。早沒。次嵩珠。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次鄂珠。候選員外郎。女四人。長適陳曠。次許字秦。□□。次許字孔慶鎔。次未許字孫二人。蘭慶。承襲二等輕車都尉。芝祥。候選員外郎。曾孫二人。銘。曰。

咨牧命虞。分陝翼周。十連有帥。統小諸侯。魏晉暨唐。職均名別。都督總管。節度觀察。峴首羊杜。秦塞范韓。先後禦侮。爲國屏垣。猗與畢公。懋德之裔。文章潤身。溫飽非志。南宮首選。北闕臚傳。風度凝重。儼若神仙。智方行圓。明體達用。三館楷模。中朝梁棟。帝曰汝諧。試之監司。盤根錯節。利器無虧。乃撫三秦。冰澄月朗。籌邊餉軍。萬里指掌。乃撫汴洛。載修河渠。荒政具舉。黔首以蘇。乃撫齊魯。正躬率下。廣宣皇仁。民抃而舞。江漢之游。控扼蠻荆。公督餽餉。士飽馬騰。潢池偶警。親提桴鼓。胸有甲兵。人百其武。負嵎猶鬪。一鼓而殲。露布星馳。錫命用占。苗逆已擒。苗民來格。公承廟謨。爲永久策。出入叢箐。涉歷瘴雲。遮道羅拜。共戴尊親。迺撤貔貅。迺設屯戍。爍燧罔驚。籬藩孔固。大星忽隕。梁木其傾。楓宸悼惜。崇班晉膺。公之恩榮。勳名終始。頌祭尙方。澤及孫子。硯山之陽。水木明瑟。某水某邱。舊游髣髴。井椁是卜。公其樂茲。我文紀實。或無媿詞。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三

墓誌銘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峻字次山號艮齋蘇州常熟縣人大父應祥父志學俱以先生貴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生少敏慧讀書數行俱下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才名籍甚同里宋君玉才與先生最相善並受業於陳見復先生一時稱爲王宋旣而入都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中雍正元年恩科舉人明年試授內閣中書尋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充一統志纂修官五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典浙江鄉試十年典貴州鄉試乾隆元年典雲南鄉試先後甄拔號稱得人明年詔開言路遴朝官有清望者俾居臺諫之職而先生以名史官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拜命三日卽抗章劾臺長官素行不叶人望罷之當是時先生直聲震都下先生感上知遇能用言方具疏艸累數千言未及上而太夫人之訃至遂戴星而歸杜門養痾者十餘年學益富品益高弟子著錄者日益衆當事爭延先生爲士子師於揚主安定書院於徐主雲龍書院而於蘇之紫陽書院尤久以古學提唱後進所賞識後多知名性剛褊視時俗依阿齷齪畏葸者流不欲姑與

爲伍。而人有一事一節之長。則稱賞不置。有三代直道之遺焉。尤精地理之學。談九州山川形勢。曲折向背。雖足跡所未到。咸瞭如指掌。嘗謂水經正文。與注混淆。欲一一釐正之。而唐以後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鄙注所未及者。則撫正史及傳記小說。近代志乘以補之。名曰水經廣注。手自屬藁。未暇成也。詩古文直抒性靈。不加雕琢。書法初宗北海。後師東坡。晚年自謂窺古人用筆之意。所書碑碣。盛行吳下。片楮隻字。人知珍之。先生壯年崇尚氣節。慨然欲有爲于世。旣以病廢。不欲出山。則思見之著述。而天不假年。未竟其業。旣沒之後。有與先生善者。刻其所著良齋詩文集若干卷。行于世。雖未足以盡先生。亦略見先生之概已。先生久登清要。不名一錢。歸田後。猶以教授自給。清風特操。當於古人中求之。春秋五十有八。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終於里第。家貧子弱。久未克葬。頃歲。季子淮安府桃源河務同知本智。乞歸養。母乃卜辛亥歲臘月十四日。葬先生於某鄉之原。距先考塋若干步。遵遺命也。配馮宜人。教子有法。今壽躋百齡。康強逢吉。大吏入告。行有旌門之榮。子二人。禮縣學生。先卒。本智由盱眙知縣遷今官。女一人。壻朱聲。孫口口。某官。大昕少而鈍拙。無鄉曲譽。先生聞其可與道古也。薦之。使學於紫陽書院。先生於諸生中。最貴者。廬三數人。顧獨稱大昕不去口。先生歿垂四十年。而大昕來主紫陽。遵守先生教規。罔敢有懈。先生之葬。與執紼焉。東漢墓銘。多由門生刊述。俛仰今昔。音容如存。而衰老無成。孤負知己。援筆泫然。情見乎詞。銘曰。

尚湖之水清且直兮。誰其似之。夫子之德兮。少可于俗多師于古。有所不爲。合乎狷者。孔翠以文。鷹隼以威。位未酬德。沒而名垂。退之諛墓。古人所譏。先生之銘。斯無媿詞。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誌銘

歲丙戌之秋。翰林院侍讀。太倉邵先生請告歸。將出都門。諸與先生善者。咸至其邸。敘別。先生素清羸。善病。年未及耆。輒有懸車之思。嘗屬工畫者。畫己小像。取陰鏗鈞晚欲收綸之句。題曰收綸圖。乞一時名流賦詩。其高致如此。乃歸未及一載。嬰疾遂不起。嗚呼。世方競于功名。而獨尚恬退。其所取者廉矣。宜不爲造物者之所忌。而亦靳之。不得如志。此又理之不可知者也。先生諱嗣宗。字鴻歲。別號蔚田。先世居休寧。號東門邵氏。祖光龍。始遷於太倉。以潛德篤行稱。考學詩。本生考學易。並以先生貴。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先生幼穎異。在傅不勤。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歲科兩試。輒屈其儕輩。時同里毛先生宣夔。亦以文名。州人稱能文者。必首毛邵。歲辛酉。以選拔貢生舉本省鄉試。壬申。聖母皇太后萬壽。特詔開科。以秋八月會試。主司海寧陳文勤公。於闈中得先生卷。大賞異之。手定第一。及程墨出。淳厚典重。海內翕然奉爲圭臬。吾州自建治以來。試禮部第一者。明代則陸太常鈇。王相國錫爵。吳祭酒偉業。本朝百餘年間。惟先生而已。廷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咸安宮官學總裁。以病乞假。假滿。補原官。擢右春坊右中允。轉左春坊左中允。進翰林院侍讀。先生在詞垣十有餘年。朝章典故。咸所諳習。分

修續文獻通考。用力尤勤。及詔修宗室王公勳績表。大學士劉公統勳。委先生專司其事。舉凡起例。較若列眉。書成進御。深蒙嘉獎。僉謂先生不去。駸駸乎向用。而先生以積勞致疾。賦遂初矣。性耿介。儼居宣武門外。公退却掃。終日門無雜賓。分校鄉會試各一。分教庶吉士者三。獎成後學。循循不勸。自爲諸生。常授徒自給。既貴。門弟子著錄益衆。大都皆束修自好之士。或藉以標榜干進者。則拒勿通也。其教子弟。則曰。君子持身。無過廉儉二字。不儉則不廉。不廉則無恥。聞者以爲篤論。所著詩曰。一枝菴吟稿。養餘齋吟稿。皆藏于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閏月三日。春秋五十有八。配趙宜人。先卒。子二人。士潔。士洙。皆太學生。女一人。適乙酉科副榜貢生王璫。孫三人。先生既沒之明年八月。孤士潔等奉匱葬於新塘之原。以趙宜人祔。禮也。大昕以同郡後進。與先生同在書局有年。知先生之生平爲詳。乃敍而銘之曰。

行修而文腴。志芳而貌臞。清而不絕乎俗。貴而不易其初。知止知足。亦元亦儒。貞石可泐。嘉名弗渝。

虛亭先生墓誌銘

外舅虛亭先生之葬。以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先期。西莊鶴溪使來告曰。先文毅公墓志。其女夫周益公。實爲之文。今先君子井椁既卜。援吾家故事。屬銘於子。大昕曰。以益公之文。猶不自名。而託張真甫名。況庸下如大昕者。夫何敢。頓首固辭。不獲已。乃泫然出涕。敍之曰。先生諱爾達。字通侯。號虛亭。姓

王氏先世與宋太尉魏國文正公且同出。文正從子元始居岷山縣之新漕里。數傳至左朝請大夫崇政殿說書葆。卽文毅公文毅九傳。至明監察御史遜。遜子復亦官監察御史。小御史之曾孫。國子監司業同祖。司業生處士逢年。竝知名前代。先生曾祖在畿。縣學生。是惟處士之孫。祖鎮圭。皇贈修職郎。考焜。康熙丙子舉人。丹徒縣儒學教諭。贈通議大夫。通議始卜居嘉定。而先生猶以新陽籍應試。新陽本岷山析置。示不忘本也。先生同產四人。齒最居少。事通議孝謹無違。通議官丹徒。獨攜先生自隨。依倚如左右手。伯兄蚤歿。與邱嫂同居。終身無閒言。叔兄素失愛於通議。銜憾數加陵侮。先生受之無忤色。鄉黨稱道焉。性疎直。易怒亦易解。嘗面斥人過。頰項皆赤。少選復與响响好語。忘其人之蓄怨也。平生不善治產。往往盡無斗儲。然吟詠未嘗輟。遇極作惡事。姑置之。或隱几坐。須臾熟寐。醒後便不復記矣。讀書好瀏覽。不爲章句學。弱冠後補博士員。試輒冠其等。食廩餼。爲諸生祭酒。屢試行省。不見讎。中歲以後。乃專意於教子。以爲文章者不朽之盛事。科舉之學。非可以傳後也。故導之以詩古文。又以爲詞章之學。可以潤身。未可以言道。故進之以經學。近三十年來。東南士大夫言古學。多推嘉定。而嘉定之好古學。自王氏始。西莊旣貴。先生優游林園。日手一編。不置。或招朋舊。爲眞率會。斗酒脫粟。無異老儒。好作詩。以放翁後山爲師。寓意目前。多自得之趣。書法險勁。不肯作圓輒態。春秋七十有六。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捐館。誥封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加一級。夫人朱氏。江寧府儒學訓導金銓之女。誥封淑人。先五年卒。事尊章甚孝。處

約而好施。先生之家事治。鑿淑人是賴。先生有賢子二人。長鳴盛。甲戌進士第二人。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學者稱西莊先生。次鳴韶。新陽縣學生。號鶴溪。子女子二人。長適縣學生顧我澍。季卽大昕妻。孫男女若干人。大昕年十五。應童子試。先生亟賞其文。西莊亦謂子可與共學。因許以愛女。招爲館甥。嘗言李彥平范致能周子充。皆吾先世門壻。所以期許甚厚。先生好譽兒。又兼譽予。人或笑之。則曰。久當信我言。今荏苒四十年。文稍有名。而德不加修。九原可作。媿其曷勝。銘曰。學不必用。蘊而益純。古訓是式。以遺後人。豈惟後人。邑中之彥。聞其風者。古學大闡。夏駕之西。車塘之原。宰木鬱然。四尺新阡。太邱壇耶。老翁泉耶。君子之澤。終勿諼耶。

中書舍人吳君墓誌銘

乾隆十有六年春。車駕巡幸江浙。觀民設教。典禮畢舉。士大夫作爲歌頌。獻之行在。天子命江浙學政。選其優者召試。而親甲乙之。於浙江得十三人。曰嘉善謝墉。岷城錢塘陳鴻寶。位人秀水王又曾。穀原於江南。得士六人。曰懷寧蔣雍。植秦樹。全椒吳煇。荀叔長洲褚寅亮。摺升休寧吳志鴻。沁可常熟孫夢達。中伯而予以譴劣。亦與數中。有詔之九人者。皆授以內閣中書舍人之職。中書故稱清望官。亞於詞林。非由科甲出身者。不得與九人之中。惟中伯已登進士。其八人皆諸生也。特賜之舉人。俾得應禮部試。天下莫不榮此九人者。謂制科以來。未有此曠典也。諸人旣受命。以是歲先後入京。倬直內閣。獨予與摺升沁。可以

明歲始至而沁可之至。又在後與之言端重而愿慤。介然有所守。君子人也。其六月置酒於崑城寓邸。九人者皆至。痛飲甚樂。嗣後或一月或半月輒小集。中書舍人例閒三日一入直。閱十日則持被宿于直廡。它日無事則相從談詩文。雜以談嘲。泥酒取飲。蓋無日無之也。旣而崑城以進士入翰林。中伯遷宗人府主事。兩人蹤跡少疎。又二年予與穀原同登進士。予承乏詞館。穀原改官禮部。未幾乞假去。而荀叔亦移疾去。偶以公暇過諸君談諧。泥飲如平時。然較之往日差希矣。又三年沁可歿于京邸。予入哭盡哀。九人之中遽摧其一痛逝者之不可作。蓋慨然有聚散之感也。又五年穀原訃至。遙設位哭之。又一年復哭中伯于京邸。同時來唁者惟崑城秦樹及予三人而已。嗟呼。彈指十餘年間。聚首歡宴。歷歷如昨日。而死者三之一。其他或聚或散。如風中萍。來去靡定。欲求曩者高會之盛。邈如隔世。悲夫。悲夫。沁可休寧人。僑居蕪湖。生於康熙五十七年某月日。歿於乾隆二十二年某月日。春秋四十。配某氏。沁可未歿之前十日。予過其寓齋。沁可課幼女讀唐人絕句詩。略能上口。令拜予作男子揖。世俗言以此厭無子也。沁可長于小篆。工刻私印。好作詩。嘗與予在圓明園直廡聯句。賦冰茶數十韻。頗爲好事者所傳。云銘曰。古今才人患不達。一經皓首困帖括。省方召試求真才。親收九人君其一。文苑傳選舉志君之名。垂奕世。

翰林院檢討毛君墓誌銘

君諱式玉。字伊人。乾隆六年以諸生舉于鄉。又十一年試禮部中式。又二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

士。又三年授翰林院檢討。又一年御試詞臣。君名入三等。以本官致仕。又三年天子幸五臺山。君獻詩行在。稱旨。仍以本官召。是歲某月某日卒於官。年口十有口。惟毛氏世占籍萊州府之掖縣。自明以來。世爲簪纓甲族。父貢。官潁州知州。祖霽。曾祖偉。皆以潁州貴。贈如其官。階奉直大夫。妻李孺人。繼妻單孺人。子某。君貌皙而羸。望之如不勝衣。叩其學。淵然不竭。家無甌石儲。而聚書多善本。好爲古文。嗜金石刻。以翰林歸田日。嘗騎驢裹糧入天柱山。徧拓元魏高齊碑。道旁觀者不知其爲貴人也。初入詞垣。讀國書。不數月。悉究其旨。強記絕人。同輩就君質所疑。各如其意以去。少詹事德爾泰公分教國書。歎曰。今之巴克什也。居京師。不與要人往來。閉門却掃。人莫窺其際。葬以某年月日。同年生嘉定錢大昕爲之銘。銘曰。稷下談士。急功喜夸。君獨恂恂。與古爲徒。再入承明。不爲數奇。文而不年。天乎何尤。

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前翰林院庶吉士內閣典籍尹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年正月。天子詔舉聖祖皇帝宴千叟故事。集王大臣官員士民。年六十以上者。錫宴乾清宮。於時。誥封榮祿大夫。前內閣典籍蒙自尹公。以就養京邸。特准入宴。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天顏咫尺。仰瞻溫霽。禮畢。捧所賜杯盤以出。復賜靈壽杖。如意數珠。貂皮文綺諸物。異數優渥。朝野歎羨。公籍隸滇南。距京師萬里。又久辭朝簾。得預嘉會。洵千載一時也。越二年九月乙丑朔。終於京邸。春秋七十有三。長子內閣學士壯圖。扶榭南歸。纒經踵門。述公遺言。屬予文其誌石。嗚呼。公。予同年友也。俯仰三十餘年。升沈

零落觸緒增感。公與予皆寡交。而獨以行誼相取。予歸田十載。朋舊多不通尺牘。惟公與曹宗丞慕堂。絨問不絕。自公云亡。慕堂繼逝。而予益無賴矣。彙德之詞。其何敢辭。公諱均。字佐平。先世河南懷慶人。明兵科給事中。革以言事謫雲南太和縣丞。因占籍蒙自。曾大父若時。明季諸生。大父文熾。康熙丁卯舉人。兵部主事。父宗梁。康熙丁酉舉人。廣西桂林府同知。兩世皆誥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幼入小學。卽不逐童兒嬉戲。每家慶徵歌演劇。常挾冊獨坐一室中。年十九。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冠其偶。癸酉秋鄉試。主司於遺卷中得公卷。大奇之。遂與鄉薦。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又三年散館。仍歸進士班。乃援河工例。改選內閣中書。未及補。而丁內艱。服闋入都。又久之。始得缺。在職九載。執事勤恪。以俸次轉典籍。記名以主事用。丁酉歲京察。以年老去職。時閣學已官御史。就養子舍。灑然自得。初封朝議大夫。江南道御史。加二級。再封通議大夫。太僕寺少卿。加二級。三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加二級。公之初登第也。向例釋褐進士。先由王大臣揀選。以備館職。是科雲南入選。僅建水倪君高甲一人。及引見。上顧閣臣曰。尹某勝於倪多矣。何以不在選中。遂得預館選。旣而倪君由吏部擢監司。公尙躡蹻仕路。人咸以爲數奇。及晚年。階封一品。康強逢吉。乃信聖天子鑒賞自有真也。公事親孝。父殯松皋。去城六七里。公結廬殯側。三載。晝歸侍太夫人。暮則返倚廬。雖寒暑雨雪無閒。因自號松皋居士。及奉太夫人合葬。適大雷雨。匠役皆走避。公撫棺危立。不迨寸步。羣從子弟亦罔敢離次。踰時雨止。遂克成禮。昆弟五人。門無異財。視昆弟之子。

如己出。節縮俸入。以葺宗祠。經畫井井。可垂永久。生平最惜物力。自奉極淡泊。而篤於故舊。慷慨無少吝。爲諸生時。應秋試。中途遇故人物。故卽解囊爲治殯斂。留一日。乃行。官京師日。鄉前輩通政楊公如松病革。適其子以事被逮。其子婦扣門告以急難。公亟偕醫往。楊已不起。卽爲理喪具。并轉屬刑部。保釋其子。俾就苦次。楚霸王貢生鎬。臥病逆旅。已劇。公往視之。泣以後事相託。公令迨至己寓。延醫治之。數月而痊。鎬感泣。請受業爲弟子。鄉人落魄無所依。及旅櫬未返者。輒爲區畫。得生還歸葬者甚多。好飲豆湯。每月必命數設。呼子若孫共啖曰。此吾鄉味。若曹卽富貴。慎勿忘也。公與閣學同官京師。父子入直。常共載一車。諸城劉文正公聞而歎曰。尹舍人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夫人伍氏。戶部員外郎士祺之孫女。貢生正期之女。淑慎明達。白首相敬。累封一品夫人。子五人。壯圖。乾隆丙戌進士。今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會圖。增廣生。全圖。廩貢生。慶圖。健圖。皆國學生。女二人。壻曰楊雲官。曰伍東垣。孫男十四人。孫女九人。銘曰。易稱積善。家慶有餘。黃金盈籬。不如詩書。於維榮祿。如漢萬石。不言躬行。德隅抑抑。文章派別。一家所師。科第拾芥。爲國羽儀。清華之選。世重館閣。公皆履之。依然瓠落。南山有橋。本固枝繁。過庭貽訓。爰大其門。承歡廿載。就養左右。熙熙怡怡。齊眉皓首。紫泥申錫。一品班崇。考甫是則。三命滋恭。帝有恩言。錫宴千叟。公預其間。稽首拜手。手捧上尊。徐步天衢。又何錫之。鳩杖數珠。矍鑠斯翁。觀者屬目。何以致之。義方之勛。人生三寶。曰儉與慈。不爲物先。公實兼持。易簣之辰。神明未昧。屈指舊游。尙及吾輩。素車萬里。歸于松楸。

諸孤攀號泣血紛流。深谷有遷。令聞難沫。同心之言。俾勒幽室。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習菴。予同里總角交也。君之高祖母。予曾祖姑。而予曾祖母。則君高祖姑。君之尊人檀濟公。爲先大父入室弟子。予又受業於檀濟公。君少於予三歲。相視若昆弟然。已而同客吳門。先後以召試通籍。又同在詞館。應制詩文。互相商榷。游覽宴集。出入必偕者。蓋四十年。予視學東粵。僅半載。奉諱歸里。遂不復出。又十餘年。習菴亦視學於粵。臨行貽書告予。謂任滿日。當乞養南歸。相從尋山水之盟。乃到任僅半載。奉太夫人之諱。馴至不起。嗚呼。當代失一大手筆。聞者無不靈傷。況交親至厚如予者乎。孤子臣晟。以誌銘見屬。誼不可辭。君諱仁虎。字來應。別號習菴。本姓杭氏。世居嘉定之周公邨。十世祖維德。幼孤。依母氏居外家。子孫因以曹爲氏。五世祖元嘏。移居城西之外岡。高祖國正。贈武德將軍。曾祖錫命。康熙壬戌武進士。湖廣撫標中營游擊。祖源。歲貢生。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始移居縣城。父檀濟公。文行爲士林推重。弟子著錄最盛。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君貴。誥封奉直大夫。晉贈中憲大夫。母程氏。累封太恭人。君少而好學。沈靜不妄。出一語。而於所讀書。悉能貫串。同邑王君鳴盛。少負才。俯視儕輩。獨稱君與予爲二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學使蒲州崔公紀。有奇才之目。中丞覺羅雅公樞亭。選高才入紫陽書院肄業。州縣以君名應。時青浦王君昶。與予亦同入院。三人者。食則同爨。夜則聯牀。而長洲吳君泰來。上海

趙君文哲及王君鳴盛數過從相與鏃厲爲古學君在院尤久院長沈文愨公數稱其詩學使寧化雷公鏃舉君優行乾隆二十二年聖駕南巡君獻賦行在召試列一等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倬直之暇刻意吟咏未嘗造請貴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君詞賦久爲海內傳誦及在禁林每遇大禮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館閣代言之文院長輒委屬艸皆典重清切宜古宜今擢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扈蹕盤山有奉敕賡和諸作遷翰林院侍講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奉命視學廣東與平少詹恕交代少詹爲諸生時嘗受業於君粵人傳爲美談明年程太恭人終於官署君方按試連州不及視含殮聞訃晝夜號泣甫而月竟以毀卒時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八日距生於雍正九年五月五日春秋五十有七娶陸氏繼娶申氏董氏皆前卒子臣晟女二人君起家儒素以文字受主知久列承明著作之廷京察常居一等兩遇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凡七科前後典鄉試者二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者三總裁武會試者一後進得其品題便成佳士舟車所至乞詩文者屢滿戶外博極羣書精於證據詩宗三唐而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格律醇雅醞釀深厚卓然爲一時宗少時與王吳趙諸君唱酬彙刻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在京華與館閣諸同好及同年友爲詩社率旬日一集或分題或聯句或分體每一篇出傳誦日下今所傳刻燭炙硯二集是也其事二親孝所得俸錢分寄諸弟無私藏焉所著詩有宛委山房春槃瑤華倡和秦中雜稿轅韶鳴春諸集

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轉注古音考。學士在唐宋時預聞機密。今則專以文字爲職。然亦惟鴻筆麗藻。斯與職稱。學優如君。其不謂之眞學士也。夫銘曰。

威鳳五采。鳴于朝陽。詞臣報國。厥惟文章。漢廷枚馬。鄴下陳王。詩歌元白。制誥常楊。慶歷歐梅。元祐蘇黃。虞楊范揭。高楊徐張。淵哉若人。文苑之英。名位未極。令聞不忘。誰其銘之。疇昔鴈行。竹林路杳。懸河淚滂。

李南澗墓誌銘

己卯之秋。予奉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填榜日。按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賀予得人。越三日。南澗投刺請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於所聞。南澗與人交有終始。雖交滿天下。獨喜就予。在京都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一奇士。必以告。及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瘴癘。簿書填委。而書問未嘗輟。覲縷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予嘗夢遊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之。殆所謂同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貽予書。言生癱於尻。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惡夢。今冬。其弟文濤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癱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莖畹。晚又號南澗。先世自棗強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盛。父遠。皆以南澗貴。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遊曹家亭子。作一記。倣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爲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不爲世俗之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旣以第

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廷對策博瞻。爲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奉檄署新安縣。又奏調潮陽縣知縣。以海疆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令有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僧以印烙登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維邦。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祟。吏索錢不遂。取刀送縣。誣以不軌。南澗奉檄往勘。廉得其實。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銜南澗甚。遣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探陰事。中傷之。居兩月。無所得。乃已。潮陽民好械鬪。往往殺傷多人。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鬪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衆則散矣。自是械鬪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爲師。購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還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廣南宦橐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弄數萬卷。皆手自讐校。無輒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騁周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搨之。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拓碑。秉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其詩古文皆自攄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模擬膚淺。以爲大家。蔑如也。

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爲非盛德事。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留題。雖輿隸皆知爲才子也。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撰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婺源江慎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燾。窮老而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爲癡。南澗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敏昌。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南三子歌。其獎借後進。誠有味乎言之也。予嘗戲論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也。生長於北海。官於南海。二也。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嗟呼。以南澗居家之孝友。當官之廉幹。與友之誠信。固已加人一等。乃其所篤嗜者文章也。文人之病。恆在驕與吝。而南澗獨否。使其得志。必能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傳。今之文士。不致失其所。而竟不遂。此吾所以爲斯世惜也。悲夫。悲夫。南澗娶邢氏。先卒。繼室周氏。生子三人。章。郵。章。棉。章。姚。俱幼。女子三人。銘曰。

偉哉李生。文中之雄兮。四部七略。羅心胸兮。名登甲科。官至五品。不爲不庸兮。胡爲不與石渠蘭臺之選。以昌其文。乃以能吏終兮。昔裴幾原。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任彥升。常恐不過五十。果四十九。而云逝。嗟哉李生。年壽適與同兮。恆幹不可留。修名永無窮兮。廣固之里。宰木翳如。千秋萬歲。過者下馬曰。才子之幽宮兮。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

嘉慶紀元之春。餘姚邵君二雲。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君以懿文碩學。知名海內。及被召入四庫館。總裁倚爲左右手。朝廷大著作。咸預討論。每經進書籍。九重未嘗不稱善。迴翔清署。二十有餘年。至是始轉四品。乃以編書積勞成疾。疾且愈矣。醫者誤投藥。遂不起。實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四。訃至吳下。予爲位哭之慟。因憶乙酉秋。予奉命典試浙右。斬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五策博洽冠場。僉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纔逾弱冠。叩其學。淵乎不竭。予拊掌曰。不負此行矣。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有詔編次四庫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用之。宰相首以君名入告。召赴闕。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久之。御試翰詹諸臣。君名列二等。遷右中允。四轉而至。今職。嘗預修國史。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充日講起居注官。總裁咸安官官學。提調國史。典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再。階由儒林郎至中議大夫。君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部七錄。無不研究。而非法之書。弗陳于側。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梁。而邢叔明疏。淺陋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景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撫它書補之。凡三四易稿而始定。今承學之士。多舍邢而從邵矣。自歐陽公五代史出。而薛氏舊史廢。獨永樂大典采此書。君在館會粹編次。其闕者采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人閒。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完。卽

褒貶亦失實。君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畢尙書沅。續宋元通鑑。常就君商榷。輒歎曰。今之道原。貢甫也。君生長浙東。習聞蕺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君所著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皇朝大臣謚迹錄。輜軒日記。皆實事求是。有益於學者。君至性過人。事親喪葬盡禮。篤于故舊。久要不忘。性狷介。不踏權要之門。以教授生徒自給。退食之暇。執經者環侍左右。君隨問曲論。人人皆得其意。君亦以師道自任。莫敢以非義干者。詩文操筆立就。淵博奧衍。自成門戶。有南江詩文稿。君諱晉涵。字與桐。二雲其號。大父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銑。增廣生。皆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元配口恭人。子秉恆。秉華。卜葬君子某鄉某原。先期來請銘。於戲。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則推戴吉士震。言史學則推君。君於國史。當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無聞言。而知之最先者。予也。予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孰意天寔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此所以泫然而失聲也。銘曰。

浩浩南江。導源岷山。厥生名儒。特立絕羣。陽明以功。黎洲以文。誰與參之。其在二雲。名冠南宮。書校東觀。爲真學士。爲良史官。槐鼎何慕。竹帛常尊。著書滿家。自信千年。古三不朽。言其一焉。溝澮易涸。視此原泉。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四

墓誌銘三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彭君墓志銘

致政兵部尚書長洲彭公之冢嗣。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諱紹謙。乾隆三十六年。請假省親。以公年高。假滿。遂不出。越四年。以疾終於葑門里第。尚書公諸子。皆賢而文。而桃源於家爲令子。於官爲循吏。德優而未盡施。其歿也。公哭之慟。而親故僚友。靡不盡傷。越丁酉歲十一月丁丑。卜葬於吳縣十二都下六圖雅宜山下。卽元配繆宜人之塋。而合祔焉。先期。嗣子希韓述事狀。乞大昕爲之銘曰。

彭氏之先。實始江西。明初徙吳。科第蟬聯。維高大父。皇朝進士。作宰長寧。文與行備。生子修撰。首舉南宮。廷對第一。以侍講終。侍講之子。鄉飲大賓。光祿大夫。錫封紫宸。實生尚書。會狀兩元。踵乃祖躅。近古罕倫。官躋一品。未耄歸田。詔列九老。賜遊香山。五丈夫子。君爲長兄。厥諱紹謙。字之濟光。幼順乎親。左右就養。讀書萬卷。瞭若指掌。丁卯鄉舉。仲弟同登。再黜禮部。乃就銓衡。詔往試哉。作令於東。初攝陽穀。秋漲暴衝。親往督振。以蘇乏窮。里正地方。按戶籍充。吏不假手。民以爲公。後失其法。乃至訟凶。假牧平度。移攝荏平。

奄遘內憂。犇號戴星。中月禫除。起知新城。湖墻窪下。地棄不畊。假民子種。秔稻是莈。計頃百餘。灌溉用利。青沙之泊。設隄爲防。曰彭公堤。民永不忘。在官三載。改治汶上。鑿輅時巡。供頓無曠。南旺之西。有宋家窪。水潦所溜。廢爲汙萊。久議宣洩。恐妨下游。羣口附和。築舍道謀。君規隄南。故河可疏。折而南出。微山諸湖。以鋪水法。廣深積筭。下游所受。長不盈寸。繪圖上府。大吏允諧。六旬畢工。厥利溥哉。成賦之地。三千頃餘。昔委巨浸。今稱上腴。丙戌秋霖。水溢禾稼。申請振卹。民無饑者。大府考績。以卓異舉。保甲令行。姦無容所。他盜入境。詰而擒之。詔特引見。擢遷同知。曹州桃源。毗連宋魯。以君分治。爲劇郡輔。姻親引嫌。循例改補。乞假覲省。一堂春煦。晨昏子舍。養日方長。五十而慕。樂未渠央。五十有一。百歲甫半。孟冬下旬。遘疾捐館。伯子希韓。次曰希曾。希彥。希仲。叔季相承。伯也舉鄉。校書武英。女子子六。咸締簪纓。夫人繆氏。庶常之子。洗馬之孫。相敬以禮。善事君姑。宜於築里。螽斯繩繩。戚郇稱美。先歿八載。卜葬斯阡。今開厥兆。合祔宜焉。疆圉作謠。歲十一月。丁丑旣望。筮云其吉。惟君孝友。施於有政。敦族全交。言必顧行。閑家一編。以代庭誥。非苟知之。亦已允蹈。帝眷吏治。謂宜顯揚。才而不年。未旣所藏。羸博之葬。誰能忘情。述銘慰公。百世有徵。

湖北荆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銘

乾隆五十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北荆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永齋。卒於里第。春秋五十有一。越三年。將卜葬於吳縣某鄉。九世祖傳敏公。賜塋之旁。先期。公之仲弟中書舍人希哲。屬子志其墓石。蔣上

舍業咸亦爲之請。乃按故兵部侍郎蔣公元益所述家傳敘次之。公諱初哲。字在初。別號永齋。世居蘇州之吳縣。自儉敏。公以文學經濟。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爲明正統中名臣。厥後代有文學。隱而未曜。曾大父元揚。好善。能教其子。大父震。品學醇厚。從故學士何義門先生游。號爲入室弟子。贈中憲大夫。父樹勳。博通古今。沈毅闊達。以國學生游秦閩間。公卿皆折節延爲上客。相國尹文端公總督兩江。尤器重之。嘗語人曰。立巖有體。有用人也。以公貴。封中憲大夫。公幼有異稟。弱冠已負文譽。補元和縣學生。乾隆二十五年。舉鄉試。益潛修古學。與仲弟希哲。以詞賦相淬厲。吳中有二陳之目。三十年。聖駕南巡。昆弟竝以獻賦。召試行在。仲弟名列高等。授內閣中書。而公以論誤寫一字。置乙等。亦得文綺之賜。二十四年。會試中式。廷試條對詳贍。纒纒千餘言。而書法尤端重不苟。讀卷大臣擬列第二。上嘉其切直。特擢第一。元和分縣以來。登狀元者自公始。而封君與王太恭人具慶在堂。年未及耆。鄉閭誇爲盛事。授翰林院修撰。分習國書。公一過目。卽曉其竅要。閱二年。散館。復列第一。上喜曰。漢人中不易有此。尋充方略館纂修官。入直武英殿。兼協修起居注。益以勤慎稱。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公復與修纂。每校一書畢。卽條其撰述本旨。評論當否。悉中肯綮。時館臣例得薦騰錄生數人。公所舉皆寒素士。總裁諸城劉文正公。新建裘文達公。咸歎其公正。尋充文淵閣校理。再充會試同考官。一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兩遇京察。俱列一等。四十三年。特授湖北荆宜施道。甫莅任。遇歲歉。卽捐廉以振饑者。明年。江水暴漲。溢沙市隄。公令吏民載土囊權塞。

之親履隄上。督視七晝夜。水漸退。民居得無恙。又明年。出俸錢加築隄。隄益以固。歲旱。依春秋繁露祈雨法。又步禱龍神廟。雨應時降。荊州向有權關使者。歲一更易。稅額屢缺。上令裁去。以大吏兼轄。督撫奏公領其事。檢束吏役。勿分外需索。稅額既足。商民亦無怨言。四十八年。丁王太恭人憂。奔喪旋里。越二年。又丁封君憂。殯斂之禮。壹遵古法。故宅在城東隅。公與仲弟各拓數楹。以爲封君娛老之地。至是遵遺命。悉以讓季弟同哲。而各買新宅。公所居在古雪衝。於屋旁築樓三間。擬奉先人栗主爲家祠。而庭中稍置坡石。顏曰小蓬瀛。有栖心物外之志。工垂成。而奄忽下世。悲夫。國初詞臣。沿明舊制。凡進士第一人。無不用者。今天子慎重吏治。內外一體。遂有以大魁而授監司者。自會稽梁公國治。鎮洋畢公沅。及公而三。然兩者皆曾轉坊局。公直以修撰得之。以是知上之將大用公。而銜恤痛深。旋復摧折。此朝野所深惜者也。公初娶張恭人。壬申舉人鵬之女。早卒。繼娶蔣恭人。例贈奉政大夫仙根之女。善文翰。庀內外事甚飭。人以爲得賢內助。子兆雄。早卒。次兆炎。孫若芝。俱幼。公以儒學登上第。而內行淳備。孝友任卹。人無間言。家居不喜與長吏還往。亦不臧否人物。遇故舊。謙抑自下。識度宏遠。人莫窺其際。詩文冲和恬雅。似其爲人。書法似顏魯公。晚年不輕下筆。友朋得其寸楮。爭藏弄之。銘曰。

鳳翔千仞。鵬搏九霄。毛羽旣成。攫身最高。木天芸閣。珠玉揮豪。匪惟文章。經濟克劬。盤根錯節。小試孟勞。霖雨一滴。膏澤崇朝。溫飽匪志。行誼足式。歷試無玷。斯爲全德。天不假年。中道而息。大名旣成。遑爭晷刻。

鬱鬱佳城。僖敏之側。青松白雲。垂聲無極。

贈儒林郎刑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補瓢韓先生墓志銘

吳中文獻之家。首推雲東韓氏。二百年來。文采風流。照映藝林。振振公姓。人各有集。非徒以膏梁華腴。炫世俗也。補瓢先生諱騏。字其武。實文懿公之從子。被服儒素。學有師法。五歲能辨四聲。始入塾。聽伯姊誦唐人詩。默記不失一字。師大驚曰。異日風雅材也。長而記誦闕博。爲文下筆立成。顧俠君太史。一見奇之。呼爲小友。巡撫儀封張清恪公。課士紫陽書院。擢賓第一。在庠序名稱籍甚。恬淡于榮利。恥爲俗學。好吟咏。恬淡真率。一以陶謝爲師。春秋佳日。招朋舊賦詩飲酒。戶外之履恆滿。晚歲學益純邃。嘗製補瓢歌云。志士勤補拙。學人善補過。老夫志短學亦荒。但補山瓢惜瓢破。亦近于有道之言矣。其事親有禮。居父憂年已五十一矣。三年處外。過時而哀。從子暢。蚤失怙恃。親撫育之。以至成立。治家嚴肅。博奕之具。不陳於側。乾隆十九年九月下旬。捐館。春秋六十有一。初娶王安人。再娶顧安人。皆早卒。三娶陳安人。後二十七年乃卒。教子孫必登于禮法。鄉黨稱賢母焉。子二人。鍵。歲貢生。議敘通判。是升附監生。敕封儒林郎。女三人。壻程遵義。畢楚玉。蔣曾燧。孫男濤。附監生。崧。廩膳生。對。丁酉選拔貢生。特授刑部雲南司七品官。崧巖俱幼。先生歿之二年。卜葬吳縣香山祖塋之右。又二十四年。以孫對貴。贈儒林郎。又三年。將奉陳安人之匱。啓先生窆而耐焉。先期。是升屬其子崧。乞予銘。予少從先生游。得與忘年交之列。先生儀觀豐偉。多

識掌故。與談鄉先哲軼事。娓娓不勸。羣從多以科第得官。獨躑躅無所遇。狀身歿而名益彰。詩文流播人口。且有文孫登朝。綸章寵錫。賁及重泉。古人云。第五之名。何減驃騎。由今觀之。蓋有過之無不及也。銘曰。吳之巨族。雲和韓濟。生種德啓後人。後先宗伯名大振。公之王父。廚俊倫。觚排馬阮。幾遭屯。鄉人表德稱貞文。厥考樂志大。蓋臻。鄉飲五豆。領衆賓。先生早充博士員。晚乃循例貢成均。孝乎惟孝。溫清勤。頤神典。案栖衡門。詩詞脫手無垢氛。石田磐室堪比肩。辭世卅載名未湮。江湖有集萬口傳。有子若孫才軼羣。贈階六品官白雲。松楸鬱鬱香山原。如防如屋四尺墳。文苑耆舊其人存。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墓志銘

常熟邵氏。當高宗朝。昆弟四人。先後入館閣。並以才名傾動日下。論者比諸唐京兆竇氏。宋鄱陽洪氏。明吳郡皇甫氏焉。而子姓相繼登科。文采勿替。較之昔賢。殆有過之。君諱齊熊。初名炳。字方虎。號耐亭。晚歲又自號松阿。誥封奉直大夫。晉贈朝議大夫。韓之子。贈奉直大夫。晉贈朝議大夫。甲臨之孫。封儒林郎。可佳之曾孫。君幼有識鑒。弱冠喜從鄉先生游。尤爲陶太常晚聞。汪贊善杜林所器重。贊善遂以孫女妻焉。年十九入縣庠。乾隆十二年。中江南鄉試。是時兩兄屺園叔六。皆先入翰林。明年弟闈谷亦館選。君三試禮部。不見售。十九年。御試內閣中書。君名入選。所賦紅藥當階翻詩。傳誦都下。君長身玉立。儀觀秀偉。而志趣高簡。入直之暇。研窮經史。鍵戶如儒生。所與往還。皆一時名宿。以文章氣節相砥礪。貴游夸毗子弟。

或慕與交。竟日不交一語也。在綸閣時。朝廷大典禮例。得進呈詩冊。君所製歌頌。博大淵雅。尤得頌揚之體。丁外艱。旋里。尋遇生母時。太恭人憂。執喪累年。哀戚如禮。服闋後。以程太恭人年高。樂與昆弟奉侍。遂不入都供職。趨承晨昏者。幾二十年。君昆弟皆治古文。而君好之尤專。謂文必本于學與行。然後爲有物之言。古人立言。皆有益於人心風俗。否則譏言長語。祇足以長浮華。用以阿世。則可用以經世。則未也。嘗選唐宋以來古文十八家。名曰文繫。於唐得三家。退之子厚。習之。於宋取七家。永叔。明允。子瞻。子由。子固。同甫。晦庵。於元取一家。伯生。於明取四家。景濂。正學。伯安。熙甫。而以國朝汪荅文。方靈皋。陶晚。聞三家。繼焉。獨惡王安石之文。謂其意主爭勝。言涉矜夸。觀其文。知其人之悖。可戒不可法也。所著隱几山房稿十六卷。禮記考義十六卷。隱几山房七錄若干卷。生平敦孝友。以型家。明義利。以正俗。一言一動。必依於法度。春秋七十有七。終於里第。實嘉慶五年八月十有七日。配汪孺人。左春坊左贊善應銓孫女。雍正己酉副貢某之女。明慧有婦道。前卒。子聖珪。乾隆戊子舉人。女適同邑張培俱。早卒。嗣孫廣融。乾隆乙卯舉人。曾孫淵耀。淵獻。淵穎。銘曰。

邵望出歛。乃遷海虞。四傳而後。枝葉紛敷。君與昆季。式大其閭。木天薇省。棣萼聯趨。青紫匪戀。循陔孔愉。年周甲子。猶奉板輿。品以行邃。文與道符。著書滿家。質而不夸。疇昔定交。冊載有餘。我神久瘁。君顏尙腴。今春訪我。攜曾孫俱。詫其蚤慧。可慰桑榆。玉棺俄降。執紼在途。納銘幽室。終古弗渝。

顧桐井墓志銘

吳縣顧文學蕤砥行立品爲文不隨逐時好蓋儒而君子者也其父國學生桐井君既沒將葬持事狀請予爲之銘蕤肄業紫陽在弟子行以予言爲信義不可辭也按狀君諱應昌殿舍字也桐井號也行第五又自號五癡也先世自金陵遷吳五傳至國本明季貢生祀鄉賢私謚貞孝先生者君之高祖父也長洲縣學生竑其曾祖父也考授州同漸其大父也國學生階升其考也君性孝友父病延醫百方療治用一劑必辨論至當而後進自是遂精于醫常有奇效處方不用難得藥懼以僞亂真也有弟患漏經年君親爲敷藥日四五次雖臭腐弗憚也弟死遺孤尙幼一日旁舍失火舉家驚惶君抱姪置妻懷中曰善視之勿令怖子女雖環泣弗顧也姻黨有以爭嗣訟者縣令偏袒欲以立愛爲名詢諸預議者衆莫能對君正色曰生前或有立愛死後知誰愛邪令以其言直遂弗能奪也君幼羸弱術者皆謂不壽初就傅母夫人戒勿多讀傷氣其師獨異之曰此子雖多病然甚孝必能延年勿慮也君生于雍正乙卯卒于嘉慶丙辰行年六十有二也夫人汪氏候選詹事府主簿大經之女亦名族也有子二人長蕤而繁季也女四人嚴秉芝汪超倫毛琛施光墜其壻也郡城之某鄉某原君所藏也某年月日葬之期也銘曰維士有志重義輕利君雖不試孝友自厲維蓄之深維守之欽楹書貽後以俟天謀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五

墓誌銘四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誌銘

文淵閣直閣事大理寺卿陸公錫熊。以博洽通儒承天子知遇。由郎官入詞垣。領袖四庫書局。游登學士。遂列九卿。逢國大慶。推恩三世。尊人通議公。方就養京邸。踰七望八。神明不衰。大理嘗被召預重華宮聯句。賜御題楊基。淞南小隱畫卷。公以里居在淞江南。因自號淞南老人。以識君恩。閱數載。大理復蒙上賜御題。老少年詩卷。公賦詩恭紀。有淞南小隱成佳話。更喜新題老少年之句。朝野莫不榮之。公性耽山水。不耐拘束。在都下未久。輒策蹇南歸。所居日涉園。本明陳太僕所蘊別業。清曠饒水石之趣。公更治數椽。顏曰傳經書屋。日焚香宴坐其中。春秋佳日。招一二親串。賦詩談讌。不異少壯時。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四日。無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八。大理奉諱奔喪。哀戚盡禮。卜吉於次年十二月丁酉。葬公上海縣西南二十七保鳳皇橋之新阡。以張曹兩淑人祔焉。禮也。先期踵門。乞大昕爲文銘其墓。大昕與大理托道義交廿餘年。於公修猶子之敬。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秉笏。字長卿。一字葵霑。世爲華亭望族。元末有承事。

郎子順者。始析居上海之馬橋。五傳至文裕公。以文章翰墨。知名海內。文裕之從曾孫曰起鳳。明天啓辛酉副榜。皇朝贈中議大夫。布政司參議。卽公曾大父也。大父鳴球。廩監生。累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父瀛齡。雍正癸卯拔貢生。石埭縣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氏文獻舊門。石埭公學行尤高。公幼承庭訓。年七八歲。已知作文。嘗製詩賦雜禮文各數篇。裝小冊。置懷袖中。署曰陸某稿。親舊見者。以爲非常兒。弱冠補縣學生。辛酉歲。援例入成均。中式順天鄉試。公所作制義。高古有法度。聲名籍甚。七上春官。不遇。然未肯稍降其格。最後應丙戌會試。時大理方直樞廷。先已典試山西。公猶低頭聽唱名引試。揮灑千言。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平生雖澹於榮利。而文字結習。志不少衰。如此公博涉經史。不名一家。尤惡俗學。專已守殘之陋。故大理承公緒論。益自殖學。以大其門。公事親以禮。與人交有信。貴而能謙。持躬治家。皆可爲世法。以大理貴。誥封奉政大夫。刑部直隸司員外郎。加一級。進封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再晉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初娶張淑人。縣學生大本之女。卒於雍正十年八月三日。春秋二十有五。繼娶曹淑人。工科給事中諱一士之女。工吟咏。與公拈題唱酬無虛日。有晚晴樓詩稿行世。卒於乾隆八年八月廿日。春秋三十有五。再娶曹淑人。卽給事季女。三淑人皆有禮法。鄉鄙稱女宗子一人。卽大理也。女五人。壻曰凌松心。王時夏。張坤孫。朱文炯。趙熾。孫男五人。慶循。慶堯。慶庚。慶勳。慶均。孫女二。曾孫女二。銘曰。

公生名門。績學有聲。誦芬詠烈。若士衡兮。克敦孝行。學精經旨。模楷人倫。若公紀兮。江湖泊宅。文史跌宕。手定叢書。若魯望兮。內助之懿。雖穆有禮。比肩唱酬。若東美兮。公有賢子。領大著作。并判廷尉。若伯玉兮。鶴髮未皤。鸞誥疊封。壽考康寧。若放翁兮。鳳皇之橋。佳城若防。耆舊名德。久而不忘。季寧有墓。近在雲間。誰其踵之。夫子之阡兮。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馮君墓誌銘

古聖之言孝也。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夫揚名者一己之事。而其父母之賢。亦因有賢子而益顯。此孝所以居六行之首也。若夫由父而推之。以及其祖。則禮傳所謂大夫以上。則知尊祖者。而世遂以後有達人。知其積善之有自。昔東坡爲大父廷評行狀。稱其制行甚高。後世信之無異詞。藉非有賢子孫。則廷評之行。或未必大顯於後。先聖垂教。豈欺我哉。刑部河南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欽州馮敏昌。今之有道而文者也。今春奉父諱。奔喪南旋。道出吳門。素衣冠。踵子門。告曰。吾父之墓。學士大興翁公。已爲之銘。唯先大父潛德未曜。茲以某列官於朝。貤贈五品。將勒石墓道。以斬不朽。謹撰次行狀。請吾子一言表之。案狀君諱經邦。字憲萬。姓馮氏。世籍廣東廉州府之欽州。國初。大兵平嶺嶠。而海氛尙未靖。君之曾大父仁溥。大父日明。避寇轉徙。父子相失。祖妣彭。拮据奉姑。拾木實自茹。而以糗糲進姑。鄉里稱曰孝婦。大父負遺骸。閒道歷叢山中。未至家。過一嶺。假寐道旁。夢神告之曰。此地可葬。遂權厝焉。負土成墳。人以爲孝感。父

應祥以勤儉起家。爲太學生。時州中有所謂大役者。凡州官公私支應。皆責里長取辦。大約如宋之衙前。當是役。無不破家者。太學慨然。率同志訴諸大吏。其弊遂革。而家因以落。君工於制藝。爲博士弟子。與兩弟相切磋。文日益有名。及兩親沒後。絕意進取。或勸之。輒泫然曰。求祿以養親也。親歿矣。何役役爲。乃卜築於州西九十里天馬山之南雅邨。顏其室曰半畝居。闢城趣軒。環植花竹。屋後倚山。高松數十株。深林掩映。不見赤日。暇則招二三知己。吟詠風月。盡醉乃已。有陶靖節王無功之風。春秋五十有九。無疾而逝。夫人李氏。生子達文。由歲貢生候補訓導。歷署開建臨高花縣教諭事。側室黃生達忠。達元。孫十人。曾孫十三人。刑部在諸孫中最長。且賢。髫齡時。君尤鍾愛。親自課讀。擇古人嘉言懿行。可師法者。俾誦習之。以故刑部學有原本。年十二而游庠。弱冠而名滿海內。刑部工古文詞。讀其狀。質直有先民規矩。援坡公之例。自足以壽世。而猶假手於予。刑部之謙也。抑以予不善諛墓中人言之。而人或見信。故轉有取於老鈍之筆邪。然則刑部尊祖之意。尤可感矣。

贈奉政大夫黃松石先生墓誌銘

予少時。卽聞錢唐黃松石先生名。又見所作篆隸。淳厚有古法。益欣慕之。晚乃得交其子小松郡丞。始知淵源所自。今夏。小松奉梁太宜人之諱。扶輿將歸里。先遣其兄子元鼎踵門來告曰。先君及陳太宜人。以乾隆二十二年。葬本縣上泥橋之阡。某方僮穉。誌石未備。今吾母不幸棄養。謹卜日。啓先兆而合葬焉。敢

勾文納諸穿中。予受其事狀。讀之。喟然曰。此孝義獨行傳人物也。按狀。先生諱樹穀。松石其字。晚歲游孔林。得楷木之瘿。攜歸。名其齋。亦以自號。世居杭州之錢唐。六世祖汝亨。明江西提學參議。學者稱寓林先生。大父佑銓。縣學生。父兆泰。贈徵仕郎。先生性敏慧。童時賦綠牡丹詩。卽爲士林傳誦。家貧。隨北游。侍起居。惟謹。比壯。以筆耕自給。奔波南北。爲甘旨之計。父歿於保定旅邸。先生自里門。衰經沂江。渡河。至棗林。遇大水。泛溢。行旅斷絕。跣足行泥淖中。沙石所觸。血常濡踝。至河間。覓舟不可得。附蟹舟行。遭大風。幾覆溺者。再始達保定。訪瘞棺所在。水嚙露前。起之已朽。乃號泣。函骨以歸。冒雨買三尺竹。自扶跣行。七晝夜。抵德州。始得附舟南返。繪涉水負骸圖。以志痛。王虛舟吏部題其卷。比於古之虞趙焉。參議公寓林講堂久圯。卽其地。葺爲廣仁義學。聚書數萬卷。以資學者。先世手澤散落。遇片紙隻字。必質衣購之。少耽經史。於六書尤有神悟。篆隸用筆。渾古。婁縣張文敏公。推爲第一手。詩文詞翰。名重公卿。有欲以經明行修薦者。辭不應。其於友誼尤篤。以緩急告者。傾囊無吝色。視其家。無擔石儲也。母喪。過時猶哭。竟以得病。春秋五十有一。以乾隆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以子貴。累贈奉政大夫。所著有格物考。河防私議。百衲琴。清華錄。楷瘿齋集。初娶陳宜人。諱蘇。字若蘭。國學生某之女。幼事母以孝聞。合卺之夕。雙燭忽燼。其一心知不祥。未及四月而卒。年一十有八。時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日也。繼娶梁氏。諱瑛。字梅君。處士師燧之女。賢而有文。事兩世姑。能得其歡。課諸子萬卷樓中。一燈熒熒。輒至達旦。好吟詠。而集句詩尤工。曾刻入

大雅集先生之捐館也。宜人手撰行狀數千言。委曲真摯。門生故友見者。咸閣筆。晚歲就養山左官舍。年逾八秩。神明不衰。曩時所誦習者。默記不失一字。仁恕好施。予冬月常製衣以待凍者。恭遇覃恩。誥封太宜人。嘗語郡丞曰。吾家自少參公後。筮仕者唯汝一人。此汝父積善所致。慎無忘清白家風也。乾隆六十年閏二月五日卒。年八十有九。長子庭。國學生。坐累謫塞外。卒。次經。早卒。次易。今官兗州府運河同知。卽小松也。次童。國學生。孫男三人。元鼎。元長。元禮。孫女五人。銘曰。蓼莪之思兮。銜恤靡至。萬里負骸兮。瀕險而濟。匪文繡而富兮。匪軒冕而榮。端孝之諡兮。孚於鄉評。有子亢宗兮。唯慈訓是謹。畫荻諄諄兮。曰惟崇公之訓。贈秩五品兮。賁重泉。脾合良兮。吉且安。千秋萬歲兮。比於瀧岡之阡。

何桐蓀墓誌銘

錢唐何元錫夢華。與余交十年矣。今冬卜葬其尊人明經君於西湖普福嶺之陽。啓元配陸孺人之窆。而合祔焉。先期至吳踵門。屬銘其藏。夢華篤志古學。尤嗜金石刻。嘗援瀧岡西山阡表之例。自爲之文。而偏有取於衰鈍之詞。豈以予性朴直不苟諛人。文雖未工。詞或可信乎。按狀君諱紀堂。字山甫。一字桐蓀。先世自上虞遷於杭。曾祖喬雲。康熙丙辰進士。嘗作令湖南。叛議免。四十二州縣無名稅。失大吏意。然楚人至今尸祝之。秩滿行取。當授主事。卽請告歸。以著書終其身。祖玉梁。雍正癸卯進士。翰林院編修。文章爲

一時宗仰。世所稱樟亭先生也。父熊。雍正乙卯鄉薦。知廣西之宜山。湖南之祁陽二縣。皆有治聲。君少而明悟。爲大父鍾愛。長從吳雲巖修撰學。爲詩文才思清贍。學使長洲彭公啓豐。取入郡庠。援例貢成均。應南北鄉試。屢薦輒不售。內行淳摯。孝事祖母及二親。禮無違者。及父官粵西。祖母以道遠不欲就養。君在家侍奉溫清。晨夕甘旨無闕。何氏宗枝蕃衍。多貧不能葬者。計七十餘匱。君聞而惻然。請於父。擇地序昭穆。葬之。性忼慨。勇於赴人之急。而不責其償。其客山左也。有馬別駕登鰲者。假貸數千金。卽傾囊予之。無幾何。別駕歿。遺孤貧不能自存。君卽焚其券。雖以此致困。終不悔也。君精於醫術。候三部脈。處方劑。應手輒愈。愈後亦弗求報。春秋六十。以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卒。有詩稿二卷。道樞書屋隨筆十卷。又有續浯溪志四卷。則侍親祁陽所葺也。娶陸孺人。淑懿有賢德。以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卒。春秋四十。陸孺人生四子。元銓。府學生。元錫。元鼎。皆候選縣主簿。元昌。國學生。蚤卒。側室王氏。生元鉅。元符。皆幼孫一人。瀛銘曰。

綬之若若。沒則已焉。抱璞在躬。久而道尊。南陽伯求。廬江子季。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淵哉若人。詩禮舊門。文不偶俗。德以潤身。族屬雖分。皆吾一脈。掩七十棺。歸於窀穸。良友告匱。傾貲貸之。友死子弱。折券置之。李錄厚德。歐表一行。以今況古。方策同炳。澄湖汪汪。宰木蒼蒼。有子而賢。積善其昌。

布衣臧君墓誌銘

臧氏望出東莞。其後遷浙之長興。又自長興遷江南之武進。國朝有諱琳者。以名諸生。精研經術。著書滿家。學者稱玉林先生。是爲君之曾大父。生子晉。晉生若彩。若彩子卽君也。君諱繼宏。字世景。晚自號厚庵。少有至性。年十三失母。號慟如成人。每晨夕伏柩側。屏息諦聽曰。吾母其復生乎。旁人嗤其癡。弗爲止。旣長。以家業日落。奔走服賈。然造次必依於忠信。嘗爲某氏持錢。同事瞰其家孤寡可欺。欲以計吞之。君度力不能禁。慨然曰。受人之託。坐視其敗而不言。是與同惡也。卽攜襖被辭去。中歲節縮衣食。稍稍自給。營葬考妣及先世。五殯同時安窆。誠信有加。三黨之無倚者。分所有贍之。平生好扶助人。事變倉猝。傾囊相濟。不計其人之償否。亦不責異日報也。嘗訪友長沙。渡江。兩舟並行。遇暴風。一舟先覆。同舟者惶怖無人。色君慰之曰。死生有命。雖恐懼無益。靜以待之可耳。其教子極嚴。有過扑責不少恕。延端士爲之師。課以舉子業。晚歲謂子鏞堂曰。文章當從經典來。汝等能續我祖玉林公之傳。吾願足矣。又言吾身後勿作佛事。天堂地獄。當於生前善惡決之。禮懺作樂。徒爲比邱輩作快樂場耳。嘉慶元年七月九日。以疾終於家。春秋六十有九。娶章氏。子鏞堂。常州府學生。次鱣堂。禮堂。祀堂。孫一人。始餘姚盧學士召弓。數與予言鏞堂之賢。因與定交。及君之葬。鏞堂述事狀乞銘。故不得辭。銘曰。玉林遺書。伏而未出。什襲至君。手澤無失。君有賢子。校而錄之。士林快覩。尊爲經師。惟子之賢。由君之教。不言躬行。孝乎惟孝。豐西之鄉。四尺其封。善必有後。允哉是翁。

嚴半庵墓誌銘

予與歸安嚴文學元照交有年矣。予假館吳門。相去僅兩日程。聞其家多藏書。而尊人善教子。乘興欲往訪之。輒以事阻不果。今冬元照墨纒至予館舍。稽顙而言曰。吾父以今年六月十三日棄養。行且卜塋。思所以不朽吾親者。惟先生之文是賴。予辭不獲已。乃卽其行狀稍詮次之。按吳興嚴氏本貫平江之嘉定。明洪武初有達卿者。避亂至歸安之石冢村。始占籍焉。有子曰毅。毅生敬。官監察御史。河閒長蘆運鹽使。敬生齡。齡生字。字生茹。茹生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泰。而泰生縣學生正思。正思生府學生欽。欽無子。以弟之子縣學生爾琪爲後。卽君曾大父也。大父躬逢德清縣學廩生。父秉謙。府學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母嵇孺人。生子四。君最幼。弱齡有至性。甫九歲。聞兄殤。號慟不食者三日。族黨咸異之。讀書警悟。初習制義。下筆頃刻千言。成童後患痰。積久之不愈。父母恐其苦思致疾。乃納粟爲國子監生。父嘗命主出納管鑰。數年纖毫無所私。父喜。別賜之千金。及父病瘵經歲。君出所賜金買人葠和藥以進。未嘗私一錢也。性慷慨。喜周人之急。雖解衣稱貸。不少惜。爲人排難解紛。必盡力。有負之者。亦弗與校。中年以後。困于外侮。所向恆不如意。又艱于得子。年四十始得子元照。甚慧。三四歲卽能作擘窠書。君喜甚。思所以教子者。則曰。浮而不實。非學也。於是聚書數萬卷。遇宋元槧本。不惜重價購之。元照旣長。延名師督課。舉業之外。兼及羣籍。旣入膠庠。有名矣。則又曰。博而不精。非學也。士以通經爲本。窮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

又訓誥之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大道之多岐。必始此矣。元照遵其訓。於是有娛親雅言之作。每辨論古義。必進質於君。而後筆之。遇有排擊先儒過當者。則又誠之曰。辨而爭勝。非學也。議論深刻。非徒招忌。亦恐損福。不願汝曹效之也。元照以高才生。試行省。屢躓。人或以爲病。君則曰。窮達自有命耳。古人以少年登科爲不幸。姑盡其在我可矣。噫。今世教子弟者。汲汲於利祿。讀世俗浮濫之文數百首。便可弋獲。視通經學古之儒。指爲迂闊。何怪乎士風之日薄乎。予故舉君之教子以爲法。君諱樹蓴。字茂先。一字半庵。年六十有七。以嘉慶五年六月十三日卒。元配許氏。次陳氏。次亦陳氏。次莊氏。俱無子。筵室范生一子。卽元照。歸安縣學生。孫男二人。培。均。女二人。銘曰。懸黎在握。世所寶兮。不如有子之率教兮。袍笏盈床。衆所好兮。不若鉛槧之可樂兮。鞠子之勞兮。未食子之報兮。維令名之劭兮。庶以榮厥考兮。

郭肯構墓誌銘

三晉以孝友世其家者。曰平遙郭氏。五世同居。門無異財。縣學生樸村肯構兩翁。寔董其家政。每督學使者至。輒旌其門以示勸。士大夫無不翕然稱之。今春肯構翁卽世。將卜塋于城東十里之長寧原。其從子興讓狀其行事。乞余銘。興讓與余同年進士。卽樸村翁之子也。讀其狀。質而無溢美。故樂得而書。君諱大址。肯構其字。始祖思忠。自陝西渭南縣徙平遙之王郭村。其十世孫曰三耀。三耀生縣學生紹儀。紹儀生

三子長爾強。是爲樸村之考。季爾翰。寔生君。故君子樸村爲從父昆弟。君少樸村一歲。總角時。食同器。臥同榻。入塾同硯席。旣冠同籍學宮。自壯至老。晨夕相依。其友愛雖同產。不是過也。君狀貌嚴重。鬚長尺餘。事親孝。交友信。視端行直。非禮不動。家世同爨。食指繁多。而樸村翁性曠澹。事無大小。悉委之君。每辨色卽起。諸子姓上堂。問起居。惟謹。婚嫁喪祭。必裁以禮。平居服用。皆取儉朴。惟課子弟讀書。必延名師。一門羣從。學業皆有師法。平遙三百年來。以進士起家者。自興讓始。君之教也。興讓之孫。于君已親盡。君撫視之。如己出。有過失。輒加箠楚。君旣不以屬疎引嫌。家人亦帖然無少嫌也。姑之子某。負官錢二百緡。吏逮治之急。旦夕且瘐死。君賣白金詣縣庭。代輸之。事得釋。諸姑之孫。以貧告者。君出貲數百金。俾各作生計。折閱殆盡。無愠色。或諷君不善殖財。則曰。吾家藉先世遺產。頗饒足。彼雖遠戚。自吾祖視之。皆外孫曾也。吾敢私先人所有哉。君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卒于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二。配高氏。子男一人。于京。國學生。女三人。適國學生梁理。介休縣學生范韜光。國學生張應璠。孫男三人。豐型。豐烈。豐孚。銘曰。

子壯出分俗。自秦別籍異財。始弟昆。戚單服盡行路均。不念厥初。同一身。范道根。李聖伯。五世同居。表史冊。誰其繼之。平遙郭千秋萬載。眎貞石。

孝廉蔣君墓誌銘

乾隆庚子秋。餘姚邵二雲侍讀。典試粵西。得人最盛。全州蔣君德載其一也。予嘗訪粵士文行兼備者於二雲。二雲輒舉君名。予故耳熟焉。而未之相識也。今冬。君之兄郡司馬雲亭來告君之訃。且狀其行。乞予銘。讀之。泫然。知二雲之言不我欺也。君諱勵容。德載其字。世居全州萬鄉龍水村。州中言望族者。必首蔣氏。父振黎。直隸慶雲縣知縣。有子六人。君次在五。少靜默寡言笑。而善承親意。慶雲公嘗指以語宗人曰。是兒孝我。處伯仲間。怡怡愉愉。自幼至壯。如一日。讀書潛玩義理。遇有疑滯。反覆思之。恆達旦不寐。久之。亦譟然以解。尤愛宋儒書。博觀約取。務在切近易行。爲文直抒所見。不喜爲帖括揣摩之陋。諸兄強之應試。補博士弟子。年三十六。舉於鄉。公車屢上。輒躓。吏部注選知縣。需次南還。平生無聲色靡曼之好。無機械狙詐之習。重義輕利。篤舊慎交。徜徉山水間。泊如也。與司馬幼同學。勸善規過。相敬如執友。司馬攝青浦令時。君往視之。適歲暮徵漕粟。君入廩鈎稽簿籍。閱視斗斛。雖滑吏莫敢上下其手。君娶曹氏。無子。年五十有一。以乙卯正月十八日。終於里第。遺言以司馬第三子啓錦爲後。卽以其年某月日葬。二雲爲予乙酉典試所得士。君出其門。與予有通家之誼。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惟漢舉士。與考察廉。家修無玷。束帛乃占。近代鄉貢。登於禮部。名曰孝廉。實則未副。恂恂蔣君。佩實銜華。內行淳篤。潔白無瑕。軒冕匪榮。名教自樂。沒而名稱。豈爭旦莫。金盆之原。佳城鬱然。過者必式。曰。惟真孝廉之阡。

嵇靜園墓誌銘

君諱文揆。字大醇。一字靜園。無錫人。文華殿大學士。贈少保文敏公之曾孫。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師文恭公之孫。翰林院侍讀。晴軒公之嗣子。自文恭公以上。勳德具載國史。君天資雋爽。好豪飲。視阿堵物。若無所視。隨手散去。亦不甚惜。中歲遵川運例入貲。當得府經歷。掣籤試用江西。嘗委署南昌。吳城同知。饒州景德同知。廣信弋陽縣丞。終未得實缺。君嘗自言。吾官當至四品。壽至八十。卽與君厚者。亦謂君之門地才氣。必能副斯言也。乃奔走簿領十餘年。訖無所遇。鬱鬱不自聊。年四十七。卒於弋陽官舍。娶同邑鄒氏。子一人。國子監生峻。女二人。長適歸安縣學生嚴元照。次許字程。孫男一人。女二人。憶子初入詞館。文恭公方位少宰。以後進禮通謁。卽荷獎借。以詩古文相期許。每有經進文字。輒招與討論。可否。其後十餘年。予與晴軒同侍直上書房。寅入酉出。寒暑無間。課誦之暇。相與縷述家事。不異昆弟。旣而各有視學之命。予往嶺南。晴軒往關西。宦迹邈隔。音問遂疎。予奉諱歸里。遂不復出。晴軒任滿還朝。未幾捐館。傷其無子。聞以弟兵部長子爲後。亦未得謀面也。乾隆庚戌。予以祝嘏抵都門。文恭公時爲首揆。親訪予寓邸。談諧如平時。以予之鈍劣疎懶。尙在元老記憶之中。古道良可感已。及文恭公薨。予適以病甞。未與執紼。私心恆以爲歉。今又聞君之訃。孤子峻踵門求銘。俛仰交情。轉瞬卅世。老成久逝。蘭蕙俄摧。而予亦頽然將老。昔人云。旣痛逝者。行自念也。悲夫。銘曰。

相門世嫡。而官以八品止。膺力方剛。而算不盈四紀。生未相識。歿銘其藏。述德感舊。以誌不忘。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六

墓誌銘五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三月十四日。國子監學正。上元戴先生卒。春秋五十有九。嗚呼。先生今之經師也。往歲壬午。與族人東原。同舉于鄉。一時有二戴之目。予與東原交最久。東原歿後。始得交先生。而意氣相投。猶東原也。先生之子衍。善衍範。又嘗從予遊。乞予志墓。其何敢辭。先生諱祖啓。字敬咸。別字東田。後更以未堂自號。先世居徽之休寧。明萬歷中有諱顯傑者。始自江西徙江寧。曾祖進忠。贈文林郎。祖天章。上元縣生員。贈朝議大夫。父濬。增廣生。先生少穎悟。世父學士雪村公。教以書史。記誦之餘。卽能講解。弱冠以後。遂潛心經義。有志于儒者體用之學。於四子書。用功尤深。凡精義語類。及大全之說。皆博觀而審擇之。所作舉業文。精深博大。一以先民爲師。吳門楊文叔。高郵夏醴谷兩先生。先後主鍾山書院。皆嘆以爲異才。然浮沈諸生中者。十有五年。舉鄉薦。累試禮部。輒不遇。而學益高。望益重。甲午歲。陝西巡撫畢公。慕其名。延爲關中書院院長。凡攷課甄別升降之規。皆取決于先生。日有程。月有課。視生徒如子弟。隨材善誘。各

有進益。嘗曰：我無它愛憎，惟真讀書立品者，文或未工，亦優獎之。大要欲合文章學問人品爲一也。居數月，弟子著錄日衆，安西迪化諸州來學者趾相接。畢公乃奏于朝，言戴某學術純正，訓迪有方。六年後，如有成效，乞格外推恩酌用，得旨報可。戊戌，試禮部，成進士，例授中書科舍人，仍還關中。明年，先生在院六載矣。畢公援前奏，復薦諸朝，引見之日，特試四書文一篇，有旨以國子監學正學錄用。既拜命，需次歸里。未到選期，奄忽不起。嗚呼！書院始于宋初，本鄉學也。世宗皇帝始頒詔立書院于行省治所，合一省之秀者，延名師教之，擬於古諸侯之國學。先生主講席有年，道尊而教行，牧伯咸薦。天子親試，將以爲太學之師，視胡翼之之遇，殆過之矣。海內方以爲真先生復出，而竟止于此。悲夫！悲夫！平生篤志經籍，議論一以宋儒爲宗，所著尙書協異、尙書涉傳、春秋四測、老子新解各若干卷，文集又若干卷，性不妄取，而常濟人之乏。嘗舉大父語以勸子弟，云：利于人，亦利于己者，亟爲之；利于人，不利于己者，勉爲之；不利于人者，勿爲也。娶黃孺人，辛酉舉人元鑑之女子四人，衍善。上元學附生衍範、國子生衍緒、衍士、女子三人。壻曰丁酉副貢生王芾，曰己亥科舉人方遵軾，曰試用州同阮坦，孫男二人，孫女二人，銘曰：

俗學之弊，急於功利，口誦程朱，而行與悖。卓哉先生，文與行兼，規矩允蹈，泥淖弗濂。研思六經，旁及子史，不苟異同。要衷於是，牧伯禮請，爲諸生師。夫子之稱，徧于關西，教成入覲，天顏有喜。俾官成均，分教胄子，濟濟槐市，企踵云來。胡不旒期，梁木遽摧。先生逝矣，典刑猶在。學成一鄉，名動四海。九江信都，歿而道尊。

遺書無恙。昌爾子孫。

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誌銘

國家立學校崇儒術。選京朝官提督學政。三年一更代。將受代。例擇通省人士。文行兼優者。三四人。或二三人。升之成均。以示勸也。夫鄉試三載一舉。大省解額。或多至百餘人。然徒錄其文。未及其行。惟學使薦舉優行。擇之精。故得之尤難。幸而得之。又或名與實不相應。以予所見。名實允副者。其惟吾友楊君鐵齋乎。蓋自平湖陸清獻公講學東南。恪守攷亭。不爲它說所搖動。論者推爲本朝儒宗第一。君私淑清獻。尊而信之。又嘗從陸聚緜編修遊。與上下其議論。故博涉羣書。得其要領。編修之歿。君爲文祭之。謂朱子後大儒。無如南吳北許兩公。魯齋墨守寒泉遺論。草廬作諸經纂言。則別有心得。有魯齋以干城朱子。然後異說不得逞。有草廬以推廣朱子之學。然後儒家不局於專門訓詁之陋。蓋以清獻方魯齋。而以草廬擬編修也。而君生平學行。宗仰所在。斷可識矣。君生而穎敏。五歲授以漢魏六朝詩。卽能背誦。時族兄進士錫恆。豪於飲。一日。宗人小飲。指謂君曰。弟試誦詩一首。吾當飲一杯。君卽應聲誦數十篇。無一字誤。進士連引酬。遂至沈醉。舉坐驚異。及長。補金山縣生員。文日益有名。十應鄉舉。同考薦卷者四。終不遇。學使晉寧李公。因培舉君優行。明年。聖駕南巡。召試詩賦。入二等。有內府文綺之賜。聲名隱然動江左。而不得一官。命也。君之舉優行也。與吾邑曹中允仁虎同薦。李公有春華秋實之目。中允旋登進士。列侍從。君獨躋

蹬場屋。以升貢太學。當得儒學訓導。未及官而遽沒。然公論具在。固不以顯晦分優絀也。君事親孝。居喪自大小斂。至祥禫。壹遵家禮儀節。嘗與友人論喪禮。謂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此爲平日未讀禮者言也。儀禮十七篇。素所誦習。何待苦中始佔畢哉。張子言居喪。它書不可觀者。謂非聖之書也。讀聖賢書。未必越于禮外。聖賢之學。寧以居喪而遂忘之。其議論通達如此。教授生徒。各隨才器。誘掖之所成就者尤衆。性耽著述。丹黃不去手。於四書詩書易小學。皆有劄記。於春秋有四傳存疑。于三禮有臆說。又有觀理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雜著。合若干卷。君初名開基。字履德。其後更名履基。而仍其字。鐵齋其自號也。曾祖國訓。贈奉政大夫。祖黼。一名貫甫。江西臨江府同知。父升。歲貢生。候選儒學教諭。先世居平湖。後徙婁縣之張堰。雍正初。析婁之南境爲金山縣。今爲金山人。夫人陸氏。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某之孫。平湖縣學生某之女。早卒。君壯失偶。終身不更娶。子運昌。縣學生。女嫁婁縣學生馮孝錫。孫男一人。女一人。君春秋六十有三。以乾隆四十年閏月十九日。終於家。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鑿之深。而成淵也。綆之修。而及泉也。玉粲之璣兮。上燭天也。終韞于櫝。璞自完也。讀父之書。有子賢也。謂客莫嘲。後有子雲也。

孝廉胡君墓誌銘

嶺以南才士。予所識者三人。欽州馮敏昌。魚山。順德張錦芳。藥房。及胡亦常。同謙。以詩經舉於鄉。出

吾友益都李南圃之門。其來京師。介南圃書訪予。與之言詩文源流。洞中藏結。它日讀其所作詩。超然獨
遣。脫棄凡近之格。既下第南歸。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別。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攜歸。將刊之
東粵。抵家後。手書報予。欲壹其志於經術。予益聳然異之。無幾何。藥房以書報同謙死矣。且述其事狀。乞
予爲銘。已而南圃書至。復以爲言。乃摭其略書之。同謙姓胡氏。亦常其名。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景輝
之曾孫。贈承德郎吏部主事炳之孫。丙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傑之子。性冲淡淵默。
與鄉人處。由由然不見臧否。而抗志希古。不欲爲一鄉一國之士。方吏部捐館時。同謙年尙少。能自刻厲。
以殖其學。事母何太安人。孝有郭外田數十稜。最其歲入。悉以奉母。晨夕甘旨無缺。夫婦終歲厭粗糲。自
若。嘗購書盈篋。索直數鎰。謀諸婦。脫斂質錢償之。不敢私取田之所入。其於詩妙悟天成。不由師授。能於
南園諸公外。自成一家。魚山嘗謂人曰。吾粵詩人。曲江之後。當推海雪。繼海雪者。其豸浦乎。豸浦。同謙所
居。因以自號者也。同謙生於乾隆癸亥某月日。以癸未三月廿四日卒。年止卅有一。其卒也。以歸舟盛暑。
中鈔書多啜瓜果。解瀦。得胃寒疾。歸而益劇。竟至不起。死之日。有四女而無男。後數月。妾遺腹舉一子。名
應科。又明年五月。母何太安人卒。應科亦殤。嗚呼。同謙之目。其不得瞑矣夫。悲夫。悲夫。銘曰。
榕之不材。其大蔽牛。蘭之猗猗。秋風敗之。豸浦之原。四尺墳兮。恒幹久棄。神明存兮。

孝廉范君墓誌銘

予歸田後。慕四明天台之勝。數往來甬上。與其鄉賢士大夫游。所尤心折者。孝廉范君莪亭也。君性樂夷澹。外和內介。以圖籍爲生活。以友朋爲性命。予嘗偕一二同志。訪君甕天居。出所藏明賢墨迹。品題其高下。茗椀爐香。相對竟日。不知世間有徵逐游戲事。君又熟於鄉邦文獻。予纂鄞志。數就君咨訪。傾困出之。無倦色。古所謂直諒多聞之友。君殆兼有之。比年久不相見。而尺素歲率一再至。今春。吾家竹初先生書來。達君之訃。而孤子懋賢等。復狀君行實。乞予志其銘。爰次而敘之。四明范氏。出宋尙書右僕射忠肅公之裔。忠肅子員外郎公麟。始家於鄞。迄今六百餘年。代有顯人。爲鄞甲族。君諱永祺。字鳳韻。別字莪亭。康熙甲辰進士。湖北通城縣知縣。內閣中書某之曾孫。府學廩膳生某之孫。國學生某之子。幼而敏悟。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屢應省試。輒斥。而文益有名。以食餼久。次列歲貢。年六十。始中式浙江鄉試。主司以得名宿相慶。而君引疾不赴。計偕。遂以孝廉終。君博覽強記。好收藏。明代及國朝名公尺牘。自碩輔名儒。忠臣孝子。文人逸士。以及閨閣方外。靡不收錄。攷其時代。爵里行誼。別爲序錄。以寓論世尙友之旨。其仕宦顯達。而爲清議所斥者。翰墨雖工。奔勿錄也。工於漢唐篆隸。尤精摹印。遠近得者。咸什襲珍之。甕天室成。集蘭亭字爲七言律二篇。東南名士屬和者數十家。一時傳爲佳話。其內行修謹。言動必依規矩。宗族鄉鄰。推重無間言。春秋六十有九。以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廿日卒。娶朱孺人。再娶黃孺人。皆先卒。子四人。懋賢。懋穎。懋楫。懋樹。伯季補縣學生。餘皆太學生。女一人。壻曰水濬。孫十六人。曾孫一人。銘曰。

學之博也。蔚乎薦紳之型。行之敦也。叶乎州里之評。猗大器之晚成。而澹乎其居貞。雲養弗升。水冽弗盈。以昌其名。

張蔚園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大受。字若谷。一字可之。蔚園其自號也。先世自無錫遷居常熟。曾祖靈昌。明中書舍人。祖廷華。鄉飲賓。父文揚。倜儻好義。交游皆賢士大夫。陶編修貞一嘗爲作家傳。稱九如處士者也。君所居。卽瞿文懿公故第。始生之夕。處士夢文懿授以筆。曰。以畀爾子。六歲就傅。穎悟絕倫。十二卽能詩。十三丁母陳。孺人憂。日跪木主前。誦金剛經。三年無間。五經博士言先生德堅。教授里中。君與陶太常正靖。嚴觀察有禱。俱稱入室弟子。益都趙贊善執信來吳中。君以詩文請質。許爲國士。并賦詩書篋贈之。十九補太倉州學生。明年試高等。食餼於庠。與沈編修淑約入山讀書。學成乃出。未幾。丁處士君憂。沈亦聯登鄉會榜。不果斯約。以貢入成均。與番禺莊相公有恭。同邑孫主事夢遼。襍被蕭寺。以道義相期勉。未嘗持一刺走貴人門也。鄉先達蔣文恪公欲延爲師。乘小車往訪。屏跡不見。累試京兆。無所遇。復歸里門。從學者日益衆。乾隆十六年。天子首舉。南巡之典。君獻頌。行在。文采博瞻。以籍貫誤注。不得預。召試之列。自是無仕進之志。而造詣益醇。鄉邦有大利病。輒倡議究其可否。先是大吏建議築兩縣沿海石塘。君言築隄捍潮。本以衛民。今所定塘基。乃在濱海三五里以內。綿亘百廿餘里。所占皆膏腴之產。徙人廬舍。毀人墳墓。

不知凡幾。且築塘之士。必取諸近地。計塘身及起土之所占田。殆將萬畝。國家會計久定。雖灘沙懸課。往往以漲補灘。未得遽議豁免。此所占田。既無漲可補。勢必加派於通邑百姓。未得護田之益。先有加賦之累矣。因貽書蔣文恪公。纒纒千餘言。指陳尤切。其見義敢言。通曉治體如此。惜乎未得尺寸之柄。而以明經終老也。以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卒。春秋七十有一。配黃氏。國子監生朝珍女。未嫁時。刲胷肉愈母疾。汪孝廉元亮爲之傳。子二人。曰應麟。曰應祥。戊子舉人。孫夔。有學行。能世其家。君所撰述甚富。中年燬於火。今遺文四卷。夔所搜輯也。其墓在錦峯山麓。祔處士穴之左。銘曰。

士不榮世。宜昌其文。文無難易。有本則傳。剽賊偏駁。外強中乾。剪綵之花。雖多弗鮮。猗歟蔚園。本本原原。楹書零落。拾遺抱殘。志存開濟。非苟而言。鄉人尸祝。久而勿諼。匪直也文。其行允敦。我撫其實。式表墓門。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七

墓誌銘六

廣東雷州府知府馮公墓誌銘

嗚呼。此故中憲大夫廣東雷州府知府前整飭洮岷兵備道甘肅按察副使代州馮公之墓。始公由戶部郎舉。堪任道府。引見得陝西甘州府知府。陛辭請訓。世宗憲皇帝大賞異之。特賜御書及貂皮湖筆紫金錠諸物。越四年。以公事吏議當降調。總督劉文恪公等奏請留公。疏入。上曰。馮某老成諳練。係朕記名幹員。不特應留府任。卽道員亦可用之。卽照所請行。劉公奉詔。驚歎曰。上真知人。今上御極之十六年。車駕幸江南。公時爲蘇州同知。執事行在。一日。宮門出片紙。書公與掣鹽同知李某名。傳問總督黃文襄公曰。兩同知居官執優。文襄以公名對。因有雷州府之命。蓋聖人在上。酌民言而飭吏治。一改唐宋明重內輕外之陋。雖萬里之遠。若在堂闕。治行善否。無異燭照數計。而如公者。亦可謂能舉其職者也。公幼能文。年十七。遊京師。貫順天籍。爲諸生。已而改歸本籍。中雍正元年恩科鄉試。明年成進士。又二年。補戶部江南司主事。遷河南司員外郎。奉命典陝西已酉科鄉試。得人稱盛。其任甘州也。西陲方用兵。羽書旁午。公星

夜馳之官。經理糧運無乏。軍器手自料檢。皆中程式。嘗被檄攝甘肅州安西三道。所治道里。去府回遠。公來往其間。百事皆舉。一時綰四印。未嘗稍形竭蹶也。乾隆三年。遷平慶道。按察司副使。次年。調洮岷道。洮岷番彝雜居。轄土司二十四屯。田茶馬。任劇事繁。公以誠信待物。在官三載。不名一錢。及以事。聖吏議得旨。送部引見。將行。土官屯軍追送。多泣下者。以父憂歸里。復丁太夫人喪。葬祭如禮。服闋。吏部引見。卽命往河南。補陳州府知府。陳地窪下。多水患。公甫至。值淫雨。卽周歷屬城。相視隄防。至西華之青龍隄。水大至。隄且潰。衆洶懼。勸公避之。公曰。官去。民將安恃。下令敢有走避者罪之。親率人夫守護。隄賴以完。府城故有絃歌書院。七邑生徒肄業。其中公爲延名師課之。暇日。則親往校其文藝之優劣。而獎厲之。諸生之秀俊者。咸聞風而至。由是文風甲于中州。以失察屬吏被劾。左遷江南蘇州府督糧同知。吳中估客所集。督糧主徵。比逋欠。前政或持兩端爲利。案日以積。公至。敕吏胥取累年故案。立爲決之。無敢干以私者。其治雷州也。海濱蠻獠。多不帥教。公能以誠信化之。遂溪民韋甲。爲仇家所誣。以姦殺事。巡道某力主之。獄已具。公審得其情。惻然曰。典郡之謂何。殺無辜以媚上司。吾不爲也。卒改其讞。大計。舉卓異第一。未及入覲。以疾卒於官舍。春秋六十有四。時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九日也。啓其橐。無百金裝。巡撫以下。咸歎息。厚賻之。公仕宦三十餘年。宅心忠厚。未嘗有疾言遽色。嘗題座右曰。居官求有功。無過。無過便是有功。始在郎署。有能聲。及出典郡。以治行受知兩朝。官雖不過四品。然當世數良吏者。必屈指及公。昔人著官箴。

言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公前後屢絀吏議。起而復蹟。然未嘗有一私過也。此可以爲賢矣。其居家孝友。撫孤姪若己出。叔弟某嘗知金壇縣。罷官。客死江南。公哭之慟。遂得左臂偏枯之疾。卒以是至不起。公諱祖悅。字鍾冀。別字敏齊。先世有諱盛者。自山東壽光縣遷于代。隸振武衛軍籍。皇朝雍正中。省諸衛改隸州縣。今爲代州人。曾祖如京。廣東左布政使。祖雲驢。康熙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禮科給事中。父歷。康熙辛卯舉人。刑部四川司主事。公始娶繼娶。皆李氏女。兄弟也。三娶亦李氏。皆誥贈恭人。四娶張氏。生子三。曰郵。乙酉選拔貢生。曰鄰。廩膳生。曰邵。國子監生。五娶戈氏。誥封恭人。生女子二。僭夏邑縣舉人武潢。國子監生徐天駿。初。公在甘州。恭遇恩詔。時張夫人主中饋。例得封。願讓封前妻曰。前人皆與君共貧賤。且無子。可無以少慰地下乎。由是三前妻得並贈。親鄰皆賢。張夫人云。孤郵等。卜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先期來請銘。銘曰。

稽古治行。大小馮君。代郡之馮。豈其苗裔耶。自左布政而下。多以方面績聞。堂堂雷州。名達至尊。當世以爲殊遇。何治之循而數之屯。井俾旣安。以利嗣人。千秋兮萬歲。知有賢二千石之墳。

山西分守冀寧道沈公墓誌銘

觀察沈公。胚胎名族。通曉時務。起家州縣。累擢監司。與上官意不合。拂衣而歸。優游鄉里者。十有五載。貴而不驕。鄉邦以爲矜式。予比年假館吳門。暇輒訪公。談諧竟日。公長於予七歲。而步履矍鑠。勝予數倍。常

歎羨目爲地行仙。今春示微疾。捐館。灑然若無累者。公之子培。嘗從子游。因請予志其墓。予不得辭。沈望出吳興。而吳中之沈尤蕃衍。多達人。公之先世。明兵部郎中某。以名德祀鄉賢。再傳至皇朝翰林侍讀學士朝初。公卽學士曾孫。歲貢生曾虹之孫。湖南零陵縣知縣華之子。諱之燮。字汝枚。蔭園其號。少隨父任。溫清之暇。兼習吏事。乾隆二十八年。授河南獲嘉縣知縣。三十年。調祥符縣。三十五年。遷許州知州。四十年。大計。以卓異薦。四十一年。引見。記名。卽擢山西寧武府知府。四十五年。調平陽府。四十六年。題陞分巡冀寧道。以四十八年引疾歸里。其卒以嘉慶三年三月三日。春秋七十有八。卽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葬。元配耿淑人。繼配任淑人。子五人。塏。坊。壇。培。均。孫十人。秉銓。秉鐸。秉鉦。秉鑑。秉鏗。秉鎰。秉鐸。秉鐸。會孫一人。公筮仕之始。廉幹識大體。尤習於刑名。其在祥符。以職獄爲何恭惠公燭所知。恭惠任臬使日。它郡有疑讞。多委公會鞠。公亦爲盡力。所平反甚衆。其尤著者。光州俞牛兒。新野李拒孺二事。牛兒故無賴。一夕村民阮志被竊。控官言牛兒等夜行竊。縛事主。輸姦其婦。州獲犯。旣招伏矣。公以昏夜行竊。何由圖姦。志被縛。旣呼牛兒姓名。當殺以滅口。何又從容成姦。再三詰之。志詞窮。始言牛兒實竊。非姦。乃鄰人愆恩。欲重其罪。以除害耳。牛兒等遂得不死。李拒孺者。李閭氏之姪。閭氏無子。養拒孺爲嗣。爲娶陳惟善女。拒孺隱宮者也。陳氏不安其室。逃歸者數矣。一日。惟善送女至婿家。還至中途。女復趨至。惟善憤怒。縊殺其女。并自縊焉。縣役艷純士者。索賄於李弗得。乃言閭氏與拒孺通。令其兄閭國祥殺之。縣令入其言。

掠治拒過。當抵極刑。獄已成矣。公覆驗得其情。白上司。請釋三人。而戍純士。縣令亦得罪。乃有左祖新野令者。謂公枉斷。故出入人罪。蜚語播京師。部臣卽以入告。詔提人犯。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審。公以原問官亦赴質詢。及會讞日。大臣頗有爲新野令地者。詰公詞色甚厲。公極言拒過冤狀。申辨再三。諸郎官驗拒過受刑傷痕。經年不滅。皆曰。殆天意也。遂以實奏。請如原斷。而公治獄明恕。聞於海內矣。公在許日。臨穎有殺人獄。已審正兇擬抵矣。大吏欲翻其案。訊囚以好語誘之。囚曰。我實殺人。不敢誣好人。乃止。在山西再署按察使事。秋讞多從輕比。嘗曰。罪疑惟輕。古之訓也。我不敢勉乎。公達於從政。雖遇盤錯。恢乎有餘。在豫日久。最爲上官倚重。亦未嘗曲意求合。其觀察冀寧。入覲日。或勸以謁要人。謝曰。吾外吏秩卑。敢游卿相之門乎。公五世祖兵部公。久祀郡學鄉賢。閱百數十年。而公之考繼之。公乃勗建祖孫鄉賢祠。以志一門盛事。又特爲學士建祠。捐田八十畝。以供烝嘗。易簣前七日。猶親往宗祠致祭。拜跪如禮。其治家敦族。周卹故舊。多可稱者。銘曰。

吳興之望。昌於吳。世德趾美。慶有餘。懿哉觀察。名實孚。親民司牧。衆所愉。雪冤肺石。回瘠枯。如唐徐杜。漢張子朱。輻擁節腰。銀魚年未七十。賦遂初。元豐十老。入畫圖。鬱鬱佳城。白日徂。紀德示後。久勿渝。

大理府知府張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有一年。九月八日。故大理府知府張公晴沙。卒於里第。春秋八十有一。先是婁東有七老人會。

皆縉紳歸田。德望可矜式者。當時比諸睢陽洛下之盛。及予來主講席。則諸老已凋落。惟廬州守王公容齋。與公巋然無恙。每風日晴朗。輒從二老游。公眉目秀偉。衣冠肅整。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尤熟於鄉邦文獻。口講指畫。無異目睹。雖年臻耄耋。未嘗有謬誤語。予益敬而親之。乃未及二年。而容齋先歿。公亦繼逝。老成淪喪。予益悵悵無所之矣。悲夫。越三年。孤子惇等卜以某月日葬公於某鄉之原。先期乞予文刻之。穿中公良吏。於法宜銘。且與予雅故。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瞻洛。字文江。號晴沙。世爲太倉州人。明南京工部尙書輔之之六世孫。尙書生候選訓導洪。洪生慶都縣丞凝道。凝道生儀徵教諭元薦。元薦生州學生璆。璆生議敘州判舉孝廉方正閏。則公之考也。公始孩而失母。事父及繼母。能得其歡心。未弱冠能文。以國學生應南北試。數薦不售。乃援例入選。得湖北安陸府通判。分駐沔陽之新堤。其地四面環水。豪民編木截流而漁。水蓋激怒。舟楫多致覆溺。公親往撤之。行族稱便。嘗奉檄勘潛江水災。所至饑民載道。郡守欲匿不以聞。公曰。是可忍。安用民牧乎。卽馳詣大府言狀。得入告振卹。丁母憂。服除。補河南彰德府通判。彰德糧甲於中州。官吏不能檢束。旂丁因以需索。公至則預告有漕州縣。嚴飭家人胥吏。絲毫毋擾。由是旂丁無生事者。在任十年。署府事者四。攝州縣者三。嘗奉檄至陽武督賑。而饑民千數。盪聚縣治。縣令倉卒無措。公輕騎往呼其耆老。使前曉以利害。因出散賑款目示之。咸唯唯而去。賑事甫畢。而河工徵稽料之檄又至。縣令益窘。夜謁公曰。縣境被水。安所得此。公曰。此易與耳。頃在賑所。見大戶儲料頗多。若酬其

直而善諭之。雖百萬可立致也。卽出示所屬。果如期而辦。其署汲縣也。適河東商人乏鹽。假長蘆鹽行銷。各官皆有餽遺。公獨固却之。旣而歐陽觀察永祺舉其事。監司以下得罪者八人。唯公一無所染。其署歸德也。部檄採買黑豆三十萬石。公以積歉之後。派買獨多。力請於上官。得減五萬。民皆德之。遷雲南大理府知府。過闕請訓。奏對稱旨。到官。律己以廉。馭下以法。輯陸文武。撫綏土司。甚得吏人之和。府倉貯兵糧二萬餘石。每歲諸縣糧戶自運交納。公念其遠來。隨到卽收。且令人自執概。各攜餘糧以歸。僉謂向來所未有也。他如修學宮。興書院。革鑄錢撓砂之弊。嚴洱海巨網之禁。皆足爲後來法。爲忌者所中。被劾落職。歸裝唯攜點蒼石二枚而已。所居爲桑民憚先生故宅。水石竹木。頗深秀。春秋佳日。與賓朋羣從。觴詠其閒。蕭然有世外之想。兩遇萬壽慶典。得復元官。而公以年老不能復出矣。元配陳恭人。於予爲中表姊。先卒。子棹。乾隆庚子舉人。詠棻。太學生。皆側室張孺人出。女三人。長適錢荃。次適俞佩聲。次適蔣載。孫寶熊。吉燕。仁煦。俱幼。銘曰。

吏二千石。令長之率兮。苟民譽之毋失。雖去其官。奚恤兮。言歸家園。樂耆年兮。曲江風度。儼神仙兮。天與善人。有子而賢兮。我銘其室。曰是惟良吏之阡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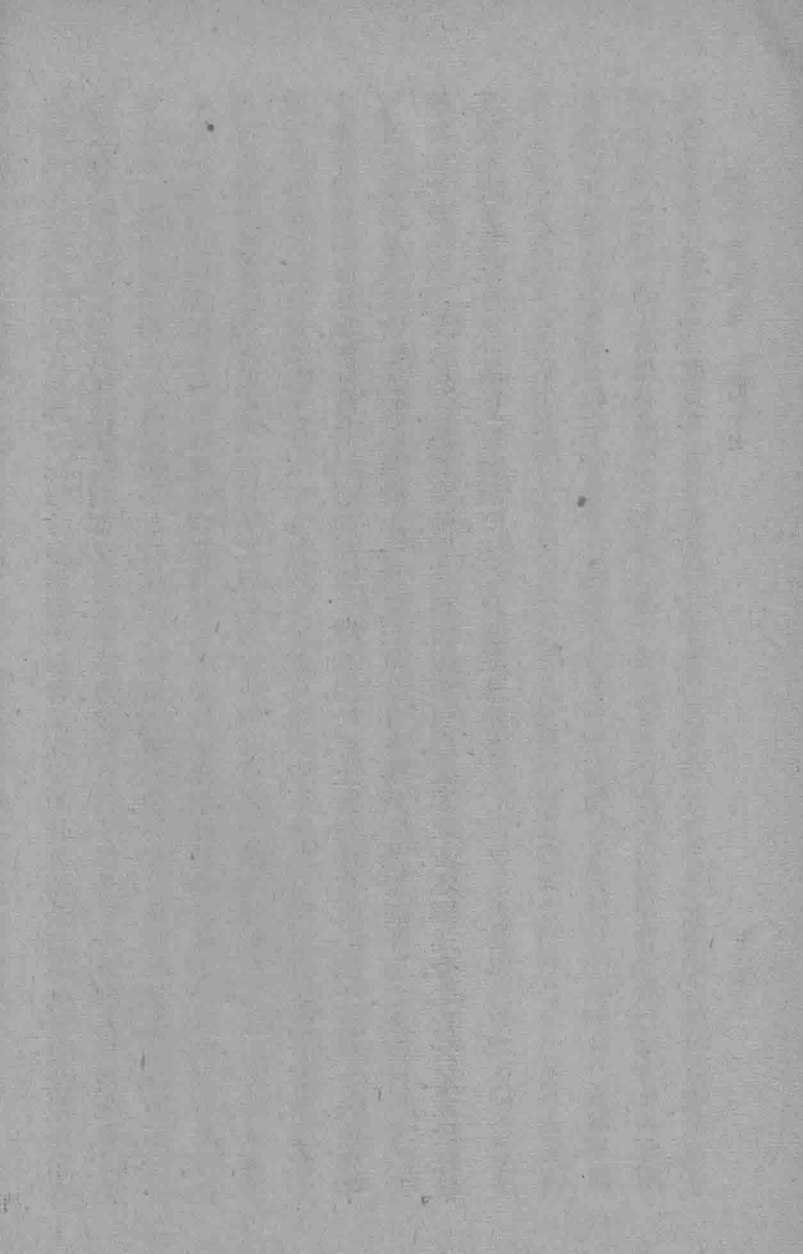
凌竹軒墓誌銘

君姓凌氏。諱存淳。字鯤游。竹軒其別字。居松江之上海縣。大父直齋。父蒼山。俱尙義有隱德。以君貴。贈朝

議大夫母黃生母何皆封太恭人。君少而沈靜嗜學。補縣學生。肄業成均。文譽籍甚。族父兵部侍郎榆山公。深器重之。年三十三。筮仕得府同知。掣籤赴廣東試用。屢署要職。題補雷州府同知。以廉明善決獄。爲督撫所知。在粵先後十有三年。署縣事者四。署州事者一。署府事者五。署同知者三。通判者二。而於雷州本任。莅事纔數月。蓋多試之齷齪。不欲久置散地也。初署永安。閱舊牘。甲訴乙賴婚。乙言吾女許字甲次子。而甲欲妻其長子。故不願。及庭鞫。召二子至。長醜而次美。閱女年帖。又與長者相若。以詰乙。則言兒女昏嫁。年歲不必同。且長幼亦不相懸。媒氏又助乙證成之。因諭曰。汝兩家各執一辭。婚姻天定。吾爲女決之於天。書兩名置盤中。令乙探之。探得者卽女壻。乙對天虔禱。取一紙啓視之。甲長子也。遂伏罪。歎曰。天果不可強也。署番禺時。有馮甲兄弟。僦張丙屋。奉母同居。一日。以小故相詈。馮不能勝。則訟言張毆其母。君往驗。無傷。遣出。越數日。忽言傷重。殞命。驗之。仍無傷痕。而得服毒死狀。僉謂馮鳩母以陷張矣。君意小嫌不至此。問馮家尙有何人。云弟有二子。皆童丱。召至內署。緩詞問之。則云。大母素苦腹痛。近得一方。酒沖鷄鵲糞。可療。飲之。經宿死。君因悟曰。此鷄食斷腸艸。糞中有毒。其母適中之耳。遂破械出之。有巡撫吏訟佃戶欠租。訊之無實。乃吏利其產欲占之。君勃然曰。此風不可長。卽重笞之。而告于巡撫岳公。濬岳公曰。凌君洵健吏。立命革役。荷校以徇。省城肅然。其署潮陽也。有甲竊乙漁網。事露。反言乙竊其網。已追獲之前。令未之決。以網存官庫。君召兩造。問網有識乎。乙言損左一角。甲不能對。出網驗之。果如乙言。乃扶

甲而還乙。其剖斷明敏多此類。君既以才能累攝大郡。會瓊州守缺。總督蘇公將特疏舉薦。先檄任事。君念太恭人年已八旬。亟繳檄請終養。上官交留之。辭益力。遂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事黃何兩太恭人。生養喪葬。必誠必信。祥禫甫畢。有司檄令赴補。遂以足疾辭。下帷却掃。不與外事。嘗舉先儒言。居官不受一人屬。居家不以一事屬人。書於齋壁。論者以爲不媿斯言。性好施予。厚於桑梓。而薄于游客。衣冠動作。必依乎禮法。有嫺家子著新履。頗詭異。君見之曰。此優伶所尙。非良家子弟可用。亟令易去。好吟詠。兼善擘窠大字。題榜尤工。生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丙辰。歿於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某日。春秋六十有八。娶俞宜人。孝謹勤儉。白首相敬。無間言。子鏡心。松江府學增廣生。松心。上海縣學生。復心。國子監生。女一。適國子監生黃珏。孫男九人。女七人。鏡心等將以壬寅歲正月某日卜葬新阡。先期屬予銘之。其詞曰。

學優而仕。政平訟理。愛人約己。廉可師兮。將莅瓊海。陳情引退。養志匪懈。孝無違兮。老氏知足。孟氏寡欲。葛氏抱朴。兼有之兮。申江漣漣。鬱鬱新阡。先生藏焉。名永垂兮。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八

墓誌銘七

鈍閑詩老張先生墓誌銘

吾邑詩老鈍閑張先生。春秋八十有二。以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廿一日卒。又十年。子承鈞暨諸孫等。卜吉仲冬廿一日。塋復禮鄉火字圩之原。以元配錢孺人。祔孺人大昕族姑也。總角授書。卽側聞先生緒論。丁亥冬。乞假里居。往來尤密。嘗從容言。僕老矣。身後之文。願以屬吾子。及大昕再入都門。奉諱南回。則先生謝世。再易寒暑矣。茲先生之文孫璉。述事狀乞銘其藏。息壤之盟。其敢寒諸。先生諱錫爵。字擔伯。號中巖。先世自常熟至崑山。三傳至諱元恩者。始占籍嘉定。生允陳。允陳生縣學生欽明。欽明生候選州同龍光。卽先生之本生考也。先生生未周晬。奉祖母命爲仲父觀光後。始就傅。記誦兼數人。外祖顏君茂名。撫其頂曰。此吾家陽元也。弱冠。與宗人南華宮詹。同夫孝廉。及朱藥庭徵士。相酬唱。抗志希古。不爲俗學。間就正於族父樸村徵士。所得益博而醇。補吳江縣生員。又援例肄業成均。累應南北鄉試。終不見售。而所作益奇。中年以後。絕意仕進。長洲沈文愨公。見其詩。歎賞不置。欲以代與屬之。先生曰。吾詩但適吾性耳。

標榜非吾事也。年六十有脚氣之疾。杜門不出。每日焚香誦太上感應篇。與覺宗上人講論釋典。得遺世觀我之旨。年踰七十。視聽不衰。取平生所作詩。手自刪定。爲吾友于齋詩鈔廿卷。論說序記雜文。又得八十餘篇。皆有益於世道者。其居家恭儉。與人交有終始。訓誨子弟。必依於忠厚。視世俗榮利。泊然無所歆羨。晚年自號鈍閑詩老。蓋以辛敬之程孟陽自況云。錢孺人國學生衍之女。勤儉自持。白首相莊。無交謫聲。年七十有九而卒。子五人。承鈞。承恂。葵承。詩承。禮承。恂。葵承。詩皆邑庠生。葵爲弟西疇後女。三人。婿國學生朱紹緒。附貢生金日藻。國學生錢肇燾。孫十三人。曾孫五人。孫璉。曾孫彥曾。皆邑庠生。銘曰。詩老之稱。肇自溪南。松圓繼之。得公而參。辛固奇士。所患樸直。程亦逸才。所乏風力。猗歟先生。有實有華。根柢槃固。亦正而葩。一命非榮。千秋斯壽。封侯萬戶。不如千首。詩家長城。超程軼辛。碌碌餘子。曾何足論。井棹旣營。玉靈告吉。陵谷可移。詩名不滅。

舅氏沈君墓誌銘

舅氏沈君臣表之卒也。大昕爲位哭于京邸。旣而吾母以書至。命大昕汝宜爲銘。於是大昕泫然流涕。謹敘其事曰。君諱詮。臣表其字。居青浦之黃渡。曾祖某。祖某。父時俊。母黃氏。妻曹氏。先卒。女一人。嫁毛某。春秋七十。以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合葬鄧家浜之原。從先兆也。君治家儉。交友信。口無戲言。鄉黨皆嚴憚之。少與陳山人雪笠善。雪笠工繆篆。鑄竹器爲人物山水。入能品。故君子二事皆能之。又善鼓

琴得前輩指法。久之。家日窘。乃屏諸嗜好。服賈三十餘年。衣食粗能自給矣。既老。喟然歎曰。吾久失偶。又無子。縱跡如苦行僧。尙安以家爲哉。先人同氣。惟妹一人。吾當依吾妹耳。自是棄家而主于我。終日焚香撫琴而已。君之從弟虞明。居重固里。君嘗往視之。撫其子某曰。他日當爲我後。今年七月。忽買舟往重固。問之曰。吾旦暮且死。兄妹親也。生當相依。死則當歸于沈氏。吾母泣。君亦泣。留之不可。在重固未一月。竟卒。若前知者。嗚呼哀哉。君長于吾母三歲。吾母之來歸也。去家三十里而近。外祖父母存日。吾母歲一歸寧。或間歲一歸。及喪外祖母。吾母歸寧益稀。自外祖父棄世後。吾母不復歸矣。君以治生故。亦不能數至吾家。歲中率一兩至。甚則經歲絕不至。故吾母與君相見常難也。比四五歲。始得聚首如少時。君又棄吾母而去。此吾母之所以悲而思。思而欲假文以傳之也。嗚呼慘矣。銘曰。

嗚呼。是惟我舅氏之宅。封四尺。穿中石。永不泐。

徐良輔墓誌銘

錢門塘之名。見于宋郊。賈水利書。其水久湮廢。而市猶以塘名。南傍郭石塘。東界顧浦。臨水而居者。裁百餘家。與予所居望仙橋。相去僅三里許。在縣之最西。俗朴而儉。無聲色侈靡之習。與予鄉略相似。徐翁良輔。居其地三世。佃儻而尙義。年八十餘。筋力強壯。不減四五十者。乾隆三十五年某月日。以疾終。孤子文範。寓書京師。乞予銘其墓。翁與家大人交最厚。家大人誠子兄弟。數言徐翁雖不讀書。而行事闢與古人

合可以媿當世之號爲文人而薄于內行者於其歿也義當爲銘初翁之叔父介繁以任俠凌鄉曲好蒲博習拳勇不治家人業翁少從諸父遊而恥以俠名家故貧力耕作營什一之利遂以饒足然內行修謹友愛諸弟撫弟之子如子立宗祠於所居之西春秋率子弟行禮無敢跛倚僂言者平居食無兼味不衣繒帛然親故以急難告應之無難色里中橋道多不治爲行者病翁常出錢爲之倡木者石之進者廣之圯者新之無者有之大小凡數十所鄉人稱爲造橋徐翁云翁諱某良輔其字塋以某年月日子文範國子監生篤志經史尤精于輿地之學孫口人東南之俗稱鄉之大者曰鎮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行錢門塘南宋嘗置稅務于此故爲大鎮自明以來人戶衰少特鄉村之小者爾經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然鄉曲微行鮮能播於通都大邑往往湮沒不彰甚可歎也自錢門塘置鎮至今無一人列名志乘獨明時有洪君學者歸熙甫嘗爲撰菊窗記故洪君之名得附其集以傳蓋文之足重如此今徐翁之行視洪君殆過之當得熙甫其人者而文之而文範乃求之予予則豈其人哉銘曰

父之執我所敬於人有濟世無競善積於身後當興視我銘詞左券徵

西泚先生墓誌銘

西泚先生以篤學鴻文登巍科入詞館不數歲而參綸閣班九卿貴且顯矣甫逾強仕奉諱星奔服闋遂不復出里居三十餘年日以經史詩古文自娛撰述等身弟子著錄數百人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

號學者稱西莊先生。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泚。予愕焉。諷使易之。不肯。私謂兒輩曰。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西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館。歲行在己。龍蛇之厄。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亦異矣。予與西泚總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衡宇相望。奇文疑義。質難無虛日。予駑緩。西泚數鏃厲之。始克樹立。平生道義之交。無逾西泚。常以異姓軾轍相況。匪由親串暱就。輒相標榜也。今窀穸有期。而予視息猶在。人世誌石之銘。奚敢辭。西泚姓王氏。諱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外舅虛亭先生長子。爲世父升孟公後。幼隨王父卓人公丹徒學署。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公詠以神童目之。稍長。習四書義。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嘉定縣學生。學使歲科試。屢占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籍甚。巡撫陳文肅公大受。取入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吳門。與王琴德。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諸君唱和。沈尙書歸愚。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徵君松厓講經義。知詁訓必以漢儒爲宗。服膺尙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唐儒所斥爲僞太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而尙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乾隆十二年。中江南鄉試。十九年。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蔣文恪公溥爲院長。重其學。延爲上客。二十三年。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擢一第一名。超遷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扈從盤山。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蒞事。卽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都。召對。天語甚溫。未幾。御史論其

馳驛不謹。部議降二級。明年授光祿寺卿。扈從木蘭。秋獮。二十七年。以平定回部覃恩。誥封三代。賜貂皮大緞等物。二十八年。丁朱太淑人憂。去職。回里。既除喪。以虛亭先生年高。遂不赴補。其後入都。祝萬壽者一。迎駕行在者再。皆有文綺之賜。恩遇不異供職時。而西泚自以多病。無宦情矣。性儉素。無玩好之儲。無聲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圖書。啣唔如寒士。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謁。亦不與朝貴通音問。唯好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獎賞不去口。或評選其佳者。刊而行之。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它經注則出于魏晉人。未爲醇備。故所撰尙書後案。專宗鄭康成。鄭注亡逸者。采馬王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猶有傳授。非盡鄉壁虛造。閒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與惠氏周易述相埒。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實用也。蚤歲論詩。溯原漢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變化。出入香山東坡。晚年獨愛李義山。謂少陵以後一人。前後吟詠甚富。手自刪定。爲二十四卷。王琴德謂其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僑恃氣者所及。古文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一時推爲巨手。又撰蛾術編百卷。其目有十。曰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仿王深寧顧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博贍焉。自束髮至垂白。未嘗一日輟書。年六十八。兩目

忽瞽。閱兩歲。得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時春秋七十有六。夫人寶山李氏。子三人。嗣構。候選州同。嗣稷。嗣疇。皆學生。女六人。婿姚篋。嚴曜霄。黃恩長。顧亦窠。宋豫芳。吳振錡。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古三不朽。立言其一。言非一端。所重經術。漢儒治經。各有師承。後儒鑿空。師心自矜。堂堂光祿。樸學是好。祖述後鄭。升堂觀奧。學優而仕。實大聲宏。鷲鳥累百。鸞鷲先鳴。立朝九考。晉秩二品。優游林泉。著作自任。經明史通。詩癖文雄。一編纒出。紙貴吳中。弁山元美。畏壘熙甫。兼而有之。華實相輔。粉榆共社。科第同年。肩隨兄事。申以婚媾。有過必規。有疑互質。相思披衣。老而愈密。壑舟云逝。大名長留。斯文光燄。庇護松楸。

鶴谿子墓誌銘

鶴谿子。姓王氏。名鳴韶。字鶚起。有薄田。在太倉之鶴瀝。因自號鶴谿子。外舅虛亭先生之次子。而西莊光祿之弟也。其先世事迹。已具外舅墓志中。鶴谿子。少于予四歲。初相識時。年裁舞勺。眉目如畫。舉止有名。家風度。濡染家學。高自期許。稍長。涉獵羣書。慕洪景廬。王伯厚。陶九成。王貽上之風。好評論古丈人物。侃侃伉伉。不肯隨聲附和。予嘗謂西莊曰。君家又得僧彌矣。及予作就壻。晨夕與偕。歲時中外姻婭聚會。諧謔。予或少屈。鶴谿子必助予搢拄之。以是知其遇予特厚也。予與西莊先後入都。鶴谿子侍二親在家。甚謹。而學日益進。學使戶部侍郎夢麟公。賞其文。以廷諤名。補新陽學生員。後乃改今名。性落拓。澹于榮利。而好爲詩古文。兼工書畫。外舅論詩。宗眉山劍南。真書似裴柳。行書似李北海。鶴谿子盡得其傳。又與邑。

高士周晉瞻。牧山談畫理。遂精其藝。與陸孝廉卽仙稱二妙云。西莊自列卿家居。以詩文提唱後進。評選江左十二家詩。鶴谿子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歲乙未。予督學廣東。招鶴谿子至署。酬唱往復。無間昏旦。遇巖洞奇秀。輒邀同游。鶴谿子嘗得錢叔寶紀行圖殘本。乃弇山園故物。欲仿其意。自吾邑至粵。所過湖山鎮市。各紀以圖。規畫甫有緒。會予聞先府君之訃。匆遽歸里。此事遂輟。生平喜鈔書。所收多善本。每有新得。恆就予評泊。尤喜元明人書畫。真贋入手立辨。家貧不能多蓄。有心賞者。解衣付質。庫易之。弗惜也。於邑中文獻。留心搜訪。寺觀橋梁。殘碑隻字。躬自摹搨。攷證異同。以補志乘之闕。談先達遺事。世系派別。里居遷徙。立身賢否。歷歷如在目前。自鶴谿子歿。而後生數掌故者。無從質所疑矣。生于雍正十年某月日。歿于乾隆五十三年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七。娶莊氏。子嗣學。嘉定縣學生。嗣祥。孫男女若干人。銘曰。文毅之裔。簪紱綿聯。元陽學仙。孟夙逃禪。有文而隱。鶴谿繼焉。跌宕琴劍。揮灑雲煙。詩書滿腹。蓑笠一軒。第五之名。自足千年。少託葭莩。晚親笑言。人琴永訣。風流未湮。

瞿封翁墓誌銘

吾鄉有厚德篤行君子曰瞿封翁。學南。以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乙未卒。其明年四月壬子。子兆駸等卜葬於長洲縣八都四圖西北鄉劍號字之原。以夫人陳氏祔。先期乞予文。志其穿中之石。予病後。久不爲人作銘狀。顧念總角時。卽與翁相識。歸田後。投契益密。翁之次子塘。又與予親家。乃不辭而序之。謹案瞿氏

見於王僧孺百家譜。蓋望出蒼梧。元明以來。散處常熟華亭上海。稱詩禮舊族。元末。少中大夫號琴軒者。居上海之下沙。明初。以巨室被籍。有乳嫗抱四歲兒。懷棗實升許。逃之嘉定之高橋鎮。閱數傳。而子姓繁衍。田連數十頃。僮手指千。出入乘騎。里中莫敢抗。曾祖穎隆。好行善。作黃浦義渡。以濟行旅。至今賴之。贈修職郎。祖有恆。始遷居嘉定城。以明經起家。由貴池縣訓導。遷和州學正。父大定。贈朝議大夫。母汪恭人。翁九歲而孤。哀毀已如成人。後以家計中落。治生爲急。吾鄉地產木。縣衣被四方。乃於吳門經理貿遷。試計然之術。積其奇羨。遂至饒裕。翁性耿介。動必以義。不苟然諾。慮事精審。纖悉畢周。治家接物。皆中法度。先世墓田。爲族人私鬻。出貲贖而歸之。手定宗譜。條列井井。故居在儒學之南。歲久敝漏。翁旣葺而新之。後雖徙家吳閫。猶以學南自號。示不忘本也。少從侍御時西巖先生受業。故熟於邑中舊事。譚論鄉先輩。嘉言善行。亶亶不倦。其訓子孫。嚴而有法。讀書力學。務求遠大。勿狃於詞章浮靡之習。子塘。孫中泌。皆以文學馳名。三吳翁之教也。晚歲多儲方藥。服食惟謹。嘗舉古人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之語。爲予誦之。翁長予者一紀。而精神完固。乃過予。予往來白下。數主翁家。促劇劇譚。不限晨夕。泊翁沒。而邑中耆舊凋零。欲盡。益偃偃無所之矣。翁諱連璧。字璞存。生於康熙丙申歲。春秋七十有一。敕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晉封朝議大夫。候選知府。夫人陳氏。少於翁一歲。其卒也。先於翁百有三十日。賢明識大體。白首相莊。無閒言。初封安人。晉封恭人。子三。長兆騫。國學生。候選知府。次塘。廩貢生。碭山縣教諭。次兆麟。國學生。議敘。

府同知。女三人。壻曰朱漣。黃黼。錢喬雲。孫男九人。中泌。廩饒生。中浩。國學生。中溶。中淵。中瀚。中治。中泰。中沛。中泳。皆習儒。中溶子壻也。曾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

鶴沙之苗。衍於江東。孝友世澤。耕讀家風。翁之大父。移邑南郭。學優而仕。儒林矩矱。矯矯惟翁。蚤歲偏孤。始困終亨。以昌其家。研子心計。任公家約。道充身安。有餘綽綽。無慚無傲。曰儉曰慈。恭而近禮。約而好施。厥有義方。著爲庭誥。賢哉三男。令德克劭。綸音載錫。式賁里閭。郊原散步。飄然白鬚。言爲士坊。行爲衆望。翁之襟期。雲舒月朗。前瞻射瀆。後枕虎邱。鬱鬱佳城。平生所游。井椀旣成。卜日云吉。我銘斯藏。俾後有述。

陸淞園墓誌銘

陸子嵩庚。卜以乙卯歲十月二十五日。合葬其考淞園。公妣錢宜人。於本邑崧塘之原。先期踵予門。流涕述母氏遺命曰。當代能文而不苟諛者。莫如吾詹事弟。它日。吾夫婦志銘。盍往求焉。予亦泫然泣下。乃爲之序曰。吳中舊族。莫盛於陸氏。漢吳及晉。名德相承。唐宋而降。別爲四十九枝。其居青浦陸家圩者。自一耕公始。三傳至君滋公。始遷黃渡。卽淞園曾大父也。大父學圃公。附監生。考授州同。父容亭公。國學生。竝以學行著於鄉閭。淞園諱名時。字景雍。幼而開敏。十歲能文。先達多以遠大期之。弱冠游齊魯梁豫。諸公貴人。邀入幕府。折節訂忘年交。淞園不屑也。乾隆丙辰。以國學生入南闈。本房奇其文。薦之。以額滿未售。明年入都。肄業成均。孫文定公爲祭酒。深加器重。會天子舉臨雍之典。淞園隨班聽講。得賜白金克食。及

經書一部。蓋異數也。其夏吏部試授職州吏目。其秋應京兆鄉試。二場甫畢。得家書。知父病。不俟終場。星夜歸里。到家躬奉湯藥。父病小愈。又逾年而父歿。既服闋。親友勸以出仕。謝曰。小人有母。不忍遠離。捧檄非吾事也。嗣是養志不出者。幾二十年。營治窀穸。必誠必信。生平篤於行誼。見善必爲。歲饑捐賑。歲疫施醫。苟利鄉井。弗顧其私。教子敦品讀書。勿徂章句之陋。以故兩子服官內外。咸能有聞於時。春秋六十有九。以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卒。議敘布政司理問。敕授儒林郎。誥贈奉直大夫。配錢宜人。歲貢生衍之孫女。蘇州府學生如升之女性淑慎。善相夫子。事尊章。能得其歡心。識量明達。不輕喜怒。一日火焚其舍。器物都盡。淞園頗以爲憂。宜人解之曰。惟勤與儉。可以集事。是在吾兩人勉之而已。不數年而堂構皆還舊觀。晚歲精力益健。每挑鐙夜坐。兒孫繞側。必告以敦尚忠厚。毋失先世勤儉之風。毋蹈華靡谿刻之習。春秋七十有七。以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卒。敕封安人。誥封太宜人。子二。長祖庚。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先卒。次嵩庚。光祿寺典簿。兼珍饈署正。女四。皆適仕族。孫男四。廷桂。國學生。廷槐。曰壽。邑庠生。宜人於予爲族姊。故於兩家行實。知之爲詳。系以銘曰。

印纍綬若。不如循陔之樂也。款段下澤。鄉里視之爲矩矱也。室有萊婦。白首與偕也。有子登期。義方之詒也。淞江之湄。土厚且沃也。宰木蔥蘢。如斧如夏屋也。潘楊之好。感舊而神傷也。勒銘穿中。久弗忘也。

敬亭弟墓誌銘

敬亭諱肇熹。字希文。晚自號敬亭。少予一歲。同出六世祖北郊府君。高祖瑜。字純夫。國初以服賈致富。行善於鄉。名載聞在上縣志。潛德傳。曾祖麟。字介邱。歲貢生。巢縣訓導。有文名。築東岡艸堂於南橫瀝之東。與唐東江輩爲詩社。祖衍。字子振。國學生。有兩子。長如升。字天培。吳江縣學生。配旌表節孝范孺人。敬亭之嗣父母也。次楷。字元禮。國學生。配姚孺人。敬亭本生父母也。嗣父蚤世。事嗣母及本生二親。躬鞠愉愉。無子弟之過。年十一二時。元禮公延吾父爲之師。予亦隨往。晨夕聚首。不異同胞。敬亭性嚴冷。不好與人狎。爲文刻苦。以先民爲程。弱冠後。補博士弟子。鄉先進殷君聘尹。有外岡志。敬亭搜羅遺事。續成四卷。簡當有法。少多病。因博觀靈素難經。甲乙諸書。并宋元以來諸家書。盡得其旨。能決死生於數年前。不爽豪髮。然未嘗受人一錢之餽。劉河人患尪羸。數年徧體生五色暈。衆醫莫能識。敬亭診其脈。知有積食。詢其所嗜。云素嗜牛肉。敬亭曰。此種牛毒也。以藥下之。大便成塊者數十暈去。而病亦除。歲甲辰。予忽患痿。脾腰以下麻木不仁。亟延敬亭診之。曰。此脾陰下陷。當用東垣補中益氣湯。如其言。服之數劑。漸瘥。半月後。已能行矣。平生爲人治療。此類甚多。或勸爲醫案記之。則笑曰。是偶中耳。豈足以傳後世。故予所記止此。配俞孺人。國學生九芝之女。前卒。子三人。瑞恆。瑞墀。瑞口。孫某某。敬亭素重予文。予文雖不工。猶足以傳敬亭。今衰病垂盡。而其事不見於集中。恐無以相見地下。篝鐙力疾。口授腹藁。令東塾甄錄。寄其子。俾刻諸封中之石。銘曰。

學不求達。儒不爲迂。一藝之工。比蹤淳于。子起子病。子銘子阡。非阿所好。其美足傳。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九

墓誌銘八

封一品夫人熊太夫人墓誌銘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工部尙書新建裘文達公。既葬之二十八年。元配熊太夫人。終於里第。第三子行簡。方開藩江左。聞訃。戴星就道。雞斯號慟。旬有九日。而至苦次。祭奠哭踊。皆如禮。將以某年月日。奉太夫人靈輅。啓文達公之兆。而合祔焉。先期貽書屬大昕文。其竊中之石。大昕夙從文達公游。廟門牆之末。嘗升堂瞻拜。翟萼貞淑懿美。知之最悉。不敢以病廢才。盡辭。謹按太夫人姓熊氏。世爲南昌甲族。明崇禎壬午。舉人。皇朝贈資政大夫工部尙書諱曰馮者。曾祖考也。宜興丞諱一湘者。祖考也。康熙壬午。舉人。臨桂縣知縣。加知州銜。諱大燮者。考也。太夫人幼明惠。知大體。居不識應屏。言不出閫闔。善相者謂當大貴且壽。而文達公幼有神童之譽。因締姻焉。年十七于歸。不逮事君舅。而奉姑王太夫人盡禮。乾隆四年。文達公官翰林。乞假南旋。奉王太夫人。入就養京邸。太夫人偕行。冷官俸薄。節縮絲粟。廬以不匱。及文達公受知裕陵。入直內廷。由卿貳晉尙書。前後卅年間。內參密勿。外理簿書。兼領大著作。又屢奉使指治河讞獄。丈地

察邊東極遼瀋西逾哈密南至閩嶠馳驅執掌席不暇煖公固一心報國弗問家人生產而奉甘旨肅賓客經費出入章程井井公得以無內顧者繫太夫人之力及文達公謝世朝廷賜祭葬予諡恩禮優渥而冢次息早沒稚子幼孫未露頭角太夫人專力教誨寓嚴於寬由是子姓以科目起家凡五人數歷中外聲望赫然餘各嗜學砥行不改寒素風太夫人年開九秩神明不衰諸郎君或握郡符或任牧令輒迎待溫清維謹間以歸養請則正色曰汝家豈它人比耶戀私而忘公非汝先人意也行簡以中書舍人久直樞禁遭遇今皇帝眷念舊臣之嗣累遷內閣侍讀學士嘗召對詢及家事奏以親老不敢陳情卽奉命祭告南海諭以事竣省親蓋異數也今年行簡以太僕少卿奉命頒賞軍營途次擢太僕卿旋授河南布政使尋調江寧旬月之間三承綸綍及入謝諭以汝母年高改調汝近省便於迎養如老年憚行遣使問省不異在家也聖天子念舊教孝親若骨肉稽之史冊殆未嘗有於戲世祿之家名德相繼者鮮矣而裘氏多材咸自樹立恪守慈誨服官有聲太夫人康強壽考親見其子受兩朝榮遇以振文達公之緒生平嚮子恩勤藉以大慰妻道也母道也古大家所不能兼而太夫人德興福全無少遺憾置之劉子政十三篇中當爲第一於戲盛哉太夫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七日終于嘉慶六年八月三日春秋八十有七子四人麟乾隆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師太學生俱早卒行簡乾隆乙未欽賜舉人江寧布政使行恕乾隆癸卯舉人湖北試用知縣護荊州府同知女四人壻鉛山程爲霖曲阜孔廣枚同邑曹寅生南昌徐

廷表。孫十二人。承重者元復。庚子。欽賜舉人。國子監助教。元巽。甲寅。恩科舉人。增壽。丁酉。舉人。福建廈門同知。保舉堪勝知府。元善。太學生。實錄館謄錄。元淳。元俊。俱太學生。元遜。元穆。元英。元定。太學生。元勳。太學生。元秉。元穎。孫女九人。曾孫男十二人。女八人。系以銘曰。

敬姜惠班。所天忽焉。王姬韓姑。似續無聞。潘楊蘇程。或促于年。鴻妻滂母。受福弗全。懿哉女宗。一品魚軒。善相夫子。槐棘崇班。孝彰陔膳。儉美組紉。璇宮大慶。錫賚便蕃。先公卽世。孤稚膝前。家人嚴君。兼於一身。詩禮克紹。科第蟬聯。有子皆鳳。無孫不蘭。濟濟袍笏。誨勉維勤。樞廷地峻。列職符分。爭扶板輿。綵衣舞駢。皇華賜假。定省寢門。帝命方伯。建業大藩。謂近親舍。就養差便。安輶纒迓。凶問倏傳。阿婆老福。何不百春。瀧岡峨峨。合祔茲阡。善無不報。歐陽所云。山迴水抱。芘蔭後昆。婦順母儀。彤管垂芬。

廣西按察使馮公妻封淑人王氏墓誌銘

故通議大夫廣西按察使代州馮公元方之夫人。誥封淑人王氏。世居江南之上元縣。太子太保。戶部尙書。端簡公宏祚之曾孫。刑部雲南司郎中瑜之孫。廣西柳州府通判世清之女。而翰林院編修。禮科給事中雲驢之孫婦。廣西南寧府同知壅之冢婦也。夫人外內兩家。皆世族。柳州與南寧。同官相善。故夫人歸於馮。南寧奔父喪。盡室歸里。夫人始得拜見王姑。魏夫人。姑田夫人。皆喜曰。江南新婦。動止有禮法。及居舅姑喪。哀敬盡禮。宗族皆賢之。馮公以名進士。由州縣擢歷監司。夫人常從任所。治家事。內外井井。故公

得一其心於職事。爲時名臣。公年逾四十。未有嗣。夫人爲置側室。蘭氏生子郁。晨夕撫視。若己出。公之仲弟。口口官嘉禾縣知縣。夫婦相繼歿。遺一子二女。夫人親撫養之。教誨婚嫁。履行侍膝下。僮僕新至者。不知其爲從子也。公既卒。官粵西。夫人扶櫬歸里。營窆窆花家莊先塋之旁。勗子以讀書立品。無墜先人志。子郁以從三品蔭。授河南閩鄉縣知縣。將迎夫人就養。夫人聞閩鄉清貧。恐以私養妨公務。竟不往。每獻歲。閩鄉使致至安石榴木瓜一二種。夫人必問物何從來。答以同僚見遺。或署中所產。則喜。或誤答以紳士餽遺。輒不懌。貽書誡曰。此包苴之漸。不可不慎也。郁以是益自勵。用廉幹調儀封縣。咸曰賢母之教云。夫人年八十餘。神明不衰。燈下猶能治鍼綫。齒落者僅一二。其卒於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十日。春秋九十一。子一。卽郁也。女一。適辛未進士廣西左江道李天培。孫男四人。廷堅。廷望。廷圭。廷翌。以某年月日合葬。夫人於按察公之兆。屬其從子刑部郎中廷丞來乞銘。予與郎中以道義交。故得悉夫人之族世。銘曰。尙書之門有淑女。廉訪之門有內主。仙令之門有壽母。祔同穴歸其所。以德受福昌厥後。

王太宜人墓誌銘

刑部湖廣司郎中仁和湯君尊堂奉其母王太宜人之訃。將奔喪歸葬。述事狀。踵門來乞銘。且言曰。曩先君子捐館舍。太宜人遵治命。營窆窆西溪之上。葬吾王父母。以先人從葬。歲實在辛亥。越今四十有一年。將啓先人之封而祔焉。術者曰。神靈久安。動則有愆。土脈凝結。不利沮泄。若古攸聞。不以卑動尊。考亭大

儒故事可循。蓋別擇地而兆乎。詢之知禮者曰。可。今卜葬吾母於某鄉某原。永惟苦節。蠟行。合於女史。請子述之。以斬不朽。按狀。太宜人姓王氏。處士某之女。誥贈奉政大夫湯公長庚之妻。幼有淑德。年十九而嫁。三十有五而寡。守志撫孤四十年。以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七日卒。春秋七十有五。其年恭遇大慶。推恩誥贈宜人。子四人。長萼樓。太學生。次萼聯。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太宜人卒。次振。殤。次卽郎中。由乾隆癸未進士。歷今官。女二人。長適祝聖齊。次適魏學徵。季未嫁。卒。孫男九人。憲。優貢生。充覺羅宗學教習。照。附貢生。愷。勳。俱縣學生。燾。燧。燿。燄。並幼。孫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太宜人嫁也。甫入門。而舅疾亟。卽去妝飾。奉湯藥。不以新嫁自異。姜翁周士者。姑之從弟。毫而無子。館之。衣食終其身。曰。吾不逮事姑。此以承先姑志也。人皆謂湯氏得孝婦。其佐奉政公也。家故貧。躬紡紝。務儉素。早作夜思。久而衣食漸裕。夫病。割臂肉和藥飲之。人皆謂湯氏得令妻。中年而寡。遺息長者僅十有四。幼者未周歲。養之教之。使皆成立。有名于當世。人皆謂湯氏得賢母。湯氏自侍郎西厓先生後。久無達者。編修始以高才。連取科第。登館閣。又十餘年。而郎中繼之。在西曹。平亭疑獄。奏當無冤者。名動闕廷。方將大用于世。苦節之報。未有艾也。始郎中以養疾。不與計偕者三科。或以爲言。太宜人曰。遲速時也。躁進何爲。其識鑒遠達如此。大昕于編修爲後進。又與郎中交善。辭不獲命。謹敘次而銘之曰。

家之興。溯世德。節孝門。報不忒。懿宜人。內行備。先劬勞。後昌熾。伯養志。仲登朝。季踵之。名益劭。文章醇。政

事敏。推所自。母之訓。卜新阡。龜筮從。神有知。靡不通。西湖水。清而瀏。賢母澤。與同久。

邢孺人墓誌銘

益都李進士文藻。喪其母邢孺人。葬有日矣。遣一介走京師。以所爲狀乞予銘。文藻從予遊久。其母之賢。固耳熟焉。乃序而銘之。孺人姓邢氏。諱止。候補州判李翁諱遠之配也。端重寡笑言。事君姑張孺人。甚有婦道。翁嘗病傷寒。十日不汗。孺人稽首籲天。請減己壽十年。以益夫算。病良已。又十年乃卒。君姑猶在堂也。孺人將迎百方。憊傷姑心。哀至。則哭于別院。久之。姑亦怡然忘其失子。延名師教諸子于家。程課有常。修膳必腆。故諸子皆成立。而文藻尤以文學顯。青州士夫。知從事于詩古文。自文藻始也。孺人好施予。親鄙以貧乏告者。周之無吝色。戊辰歲。縣大饑。孺人爲粥。日飼百餘人。自十月至明年四月。乃罷。困廩爲空。獨不信仙佛因果之說。僧道至其門求施者。拒之曰。吾豈有貲財。供其蓋五臟廟哉。五臟廟者。諺謂假修寺觀。恣飲啗也。其馭女奴以嚴。有過必笞。然能時其飲食。勞逸必均。又及時爲擇良對。故旣歿而竈下皆哭失聲。張孺人好畜啞婢。謂有二善。一殘疾不失養。一不以口舌生家釁。孺人亦買二焉。村女有爲狼齧失人形者。其父母棄之。孺人令收養。名之曰狼賸。狼賸善操作。孺人甚愛之。孺人歿。諸婢哭最哀者。狼賸也。孺人卒于乾隆丙戌六月某日。丈夫子四。文藻。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候選知縣。文濤。文淵。縣附生。文濬。女子子二。其嫁于寶者蚤寡。守志。孺人嘗慰之曰。吾子女不朽者。惟汝耳。何恨。銘曰。

歷城之邢名族裔。遷于益都。今五世祖諱振邦。考士掄。兩世不仕。潛德聞。孺人十六室于李。善事威姑。相夫子。中年集蓼。食苦辛。撫孤父師兼一身。懿哉德修。未食報。終五十九。墮下壽。海岱閣南安定鄉。鬱鬱佳城。夫所藏。丁亥二月日已未。孺人之匱。耐于是。有子而才多文詞。賢母之澤。百代貽。

張太孺人墓誌銘

元和陳孝廉鶴。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有八日。丁大母張太孺人憂。卽以其年十有二月十有七日。奉匱合葬於大父忍伯公之新阡。先期自述事狀。乞予銘其藏。鶴篤行人也。其詞質而可信。故不辭而序之。蓋鶴於忍伯爲族孫。忍伯有子廣勤。慧而能文。早遊縣庠。未娶而夭。忍伯慟其子甚。臨沒。與太孺人議。以鶴爲廣勤後。而孫撫之。且徧告諸族。甫三日而忍伯沒。族人有覬其資者。相與齟齬之。而鶴之本生。考曾懋。恥與爲人後。亦堅辭。太孺人以先夫遺言。固不許。越六年。外侮稍定。乃撫鶴膝下。嫠婦弱孫。相依爲命。伶仃廿載。卒能教以成立。親見其登科。可謂賢矣。鶴之言曰。吾祖母家故饒裕。親串多素封。而寒門獨終窶。乃遭族侮。遺產盡廢。衣食或不給。而太孺人安之若素。嘗語鶴曰。人生遭際。各有定分。求非分之獲。必有非意之損。又言處貧賤時。持身不可不謹。其明於大義如此。吳中陳氏。自中丞公以來。名德相繼。忍伯諱燦。張由增。廣生。貢成均。同輩推爲宿學。初娶沈孺人。早卒。而太孺人繼之。生一子。一女。子卽廣勤。女嫁長洲學生胡璜。女亦孝。歲時迎養。太孺人或留數月。晚年辭不往。曰。吾老矣。設有不諱。不可殯於壻家。識

者以爲達禮。嗣孫鶴。乾隆壬子舉人。曾孫德勉。銘曰。古稱女士。能識大體。詒厥後人。式穀以似。猗與賢母。作配穎川。仁厚爲本。禮法靡愆。無子有孫。視孫如子。克家亢宗。由苦得旨。大母之訓。維孫是承。合祔云吉。佑啓雲仍。

墓表

候選州判李君墓表

君姓李氏。諱遠。君宏其字。先世自棗強遷益都東關之春牛街。曾祖有能。祖逢春。父元盛。以好義稱。推產讓二兄。服賈以奉母。年五十始得子。卽君也。君生之日。應事方上梁。親鄰咸賀。以爲考室之祥。幼奇慧。應童子試不利。入粟爲國子生。後又援例候選州判。有志于仕進矣。太夫人年漸高。意不欲君行。遂不謁選。人以終其身。中歲得病。幾殆。旣瘳。乃杜門攻甲乙家言。三年而成。療疾如操左券。求治者日闐街巷。君乘騎出視之。雖大風雪無阻。然未嘗受其家餽謝。嘗有男子叩門求寄炭。俟之半年不來取。君知其巧于餉也。命分給里之凍者。衆醫忌君之能。或譏君藥物有不盡識。持以相試。君笑曰。譬之于人。我識其性情心術。而君識其形貌耳。惡足以難我哉。久之家有狐祟。白晝投石傷什器。或言祭以雞卵白酒。則去。君不聽。日向空冒之。祟益甚。君爲文將訴于城隍神。詞甚厲。甫脫稿而安。隣有跛者竇二。無故登君之門大詬家。

人咸不堪。君子之粟數石，慚謝而去。或以爲怯，答曰：吾伸于狐而屈于鄉人，不亦可乎？嘗論教子之法，十歲爲擇師，二十爲擇友，鮮衣美食，勿使御淫詞，勿使觀有不成立者，鮮矣。乾隆丁卯春，夢天使韓某召己，覺而歎曰：韓者寒也，入冬其不免乎？十月病瘧，自診必不起，以是月十八日卒。春秋四十有一，配邢孺人，賢而知大體。君歿，事姑氏，生養死葬，無失禮，教其子文藻等，讀書立品，毋忘先人之訓。歲己卯，文藻以第二人舉于鄉，明年舉禮部，而文淵亦補博士弟子。孺人乃泣告于君墓前曰：兒有登第入泮宮者矣，是夫子之志也。君有子四人：文藻、文濤、文淵、文濬，女二人，一嫁國子生蔣汝業，一嫁寶嶺蚤寡。君歿之二十年而邢孺人卒，孤文藻等將啓君之兆而耐焉。先期，文藻以書告曰：先人捐館有年，而墓道之石未立，敢請吾子表之。又曰：世俗行狀多繁蕪，不合義法，爲文者別爲應酬之文，姑塞求者，而不編以入本集，惟吾子擇其合于銘法者書之，庶附吾子之集以傳。嗚呼！斯可謂賢子也已。予惟古來淳德長者，行善于鄉，名位不顯，而卒能傳于後者，賢子孫之力也。行善矣，而無子孫，或有又不才，雖善久且不著，其傳不傳，有天幸焉。然而爲善者，常爲之不悔也。觀君之行善如此，文藻之欲傳其親如此，天之報作善者，果有爽哉！果有爽哉！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君墓表

吏科掌印給事中汾陽曹君學閔，一日過同年友錢大昕，告之曰：某之先人行甚高而不求聞于世，既沒

四十年。士大夫數鄉之耆德。宜有後者。必首屈一指焉。夫無善而誣其先。非孝也。有善而不能彰。非義也。某生十二年而孤。於先人行事。知之不詳。惟夙所聞于先太宜人。及親故常所稱述不誣者。粗識一二。乞吾子一言。以表墓道之石。給事人品修潔。其文質直無虛詞。乃詮次而志之。曰。君諱曰英。字彥傑。世居汾陽縣城北十里之太平村。曾祖朝仕。嘗遇異人授以術。可暴富。終不一試。客請以千金受其方。曰。挾術而忘義。必敗。固弗與。易簣時。告子孫曰。吾得異術。非不知可少利。若曹也。然遺之以利。何如遺之以正乎。術竟不傳。君未冠。失所怙。事母夫人孝。爲邑諸生。有聲庠序間。與人交有終始。重然諾。倜儻好施予。宗鄰賴以舉火者甚衆。邑有王惠庵先生者。孝子也。貧而樂道。獨與君善。君常餽之粟。寒則遺之布。人或效君所爲。王先生輒怒曰。若豈彥傑比哉。安得以所有溷我。張媪者。於母夫人爲中表姊妹。嫠老無所依。君養之終其身。張病且死。語人曰。吾受曹氏恩。無以報。天道有知。其子孫必有顯者矣。汾之士。斥鹵可鹽。塞外鹽亦間有。擔以至者。例皆禁不得售。而令商轉安邑池鹽鬻于市。道險又回遠。鹽益貴。豪商倚勢凌平民。輒誣以私販罪。君稔其害。糾同志詣官。白狀。請均其稅于糧。而逐商。事得行。民至今以爲便。居鄉務爲退讓。子偶與村叱詬語。卽扶之。曰。此吾隣里。卽汝諸父行。孺子敢無禮耶。親詣叱舍謝失教。不計其曲直也。年五十有一。自尅其亡之日。病革。家人移床正寢。笑曰。尙須數刻。及期。整衣冠而逝。實雍正九年九月三日也。配王宜人。壽陽縣儒學訓導。凝道之女。奉養君姑。數十載無間言。後君口歲卒。子男四人。長學會。次學

思季學雍。給事其三子也。登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檢討累遷。今官女五人。孫男若干人。曾孫若干人。給事又言。君沒後數日。見夢于給事。張蓋輿馬導從甚盛。類世俗所祀神人者。嗚呼。幽明之理。固不可測。而行道有福其常也。世果有神人。其必在正直而壹者矣。生不求聞。死而神之。此理之可信者夫。給事在翰林日。逢國大慶。得贈及父母。敕贈君儒林郎。翰林院檢討。葬以某年月日。銘曰。西河故郡。卜子所教。漂然節概。先民是傲。暨曹公行善于鄉。貞固隱括。以矯俗涼。五十未衰。瘳化則止。匪天靳之。以昌孫子。幽蘭空谷。其芳不言。過者必式。有道之阡。

黃氏先塋表

上海黃生森從予遊。乞予敘其先人事狀。表諸墓道。且言曰。森之王父載南府君。躬孝友。治生纖嗇。稍自給。王父與世父相繼辭世。而吾父治家事不懈。益虔。今從兄培蘭爲家督。門無異財。猶稱吾父遺志也。去秋奉王母張宜人合葬於載南府君之兆。在縣東二十二保十八圖。而世父葬於左。吾父葬於右。昭穆相次。迫於時日。未及納銘於窆方。今能文而有法。莫如先生。願請爲文刻於石。謹按黃氏。咎繇之後。以國爲族。而春秋衛有黃夷。晉有黃淵。戰國之時。楚有黃歇。漢初黃公居四顛之一。而景帝時有黃生。與博士轅固論湯武革命事。厥後丞相興於淮陽。司空太尉顯於江夏。而族浸以冒。述郡望者皆原本於江夏焉。上海黃氏先世仕宋。居於汴。有諱彥者。扈從高宗南渡。始居嘉定八都之騰陽。再遷而東。卽今析隸寶山之

清浦江傳五世至文明兄弟二人。一居浙西。一居崇明。獨文明守故宅。三傳至昇。始居界浜口。以海水內溢。率其族築捍海塘。紆迴數百丈。至今有黃家灣之稱。有子六人。次二曰亨。以輸粟振山東饑。授承事郎。表其坊曰尚義。十一傳至錫周。好義重然諾。隣有盛甲者。罷官負累不得歸。錫周遇之逆旅。慨然出千金贈之。盛感其義。欲以愛妾出侍。艷然曰。公非知我者。遂拂衣而起。再傳至霖。性倜儻不羈。有子五人。長曰衡松。載南其字也。幼習舉子業。從嘉定張儼思先生學。與其子南華宮詹同筆硯。交好無間。父沒。棄儒服。賈其配張氏。南華從兄弟行也。賢而達大體。悉出奩中物爲貲本。逐什一之利。事母以孝。撫諸弟以友愛。課子以忠厚禮讓。不尙華侈。晚年與昆弟子姓聚首一堂。勸以勤力。或講論古今成敗得失。皆洞中窾要。卒年口十有口。以子貴。誥贈奉直大夫。張宜人年九十餘。耳目猶聰明。子孫欲爲稱壽。則力却之。令其子捐佃戶租一歲。曰。此所以爲我壽也。年至九十五。卒。誥封宜人。子二人。長曰雲章。字漢文。一字勗哉。事親以禮。好施予。戚友有匱乏者。不俟其請。輒稱父命助之。嘗遠賈千里外。附書問父母安否。纖悉必以白。雖不在親側。親心安焉。年四十有五。誥贈奉直大夫。次曰雲師。字騶書。一字守愚。佐父家政。條理井井。兄沒。撫兄子四人。如其子。勗建宗祠。合祀六世以下之主。春秋時享。會祭者百餘人。乙亥歲大饑。有司勸富民煮粥以食餓者。騶書言。煮粥有中飽之患。有守候之苦。不若以錢給之。乃身自爲倡。卽所居五十二圖。驗其最貧者。大口日給錢二十。小者半之。民不勞而得食。全活甚衆。以入貲。候選布政司理問。加二級。年六

十漢文子四人。長培蘭。候選布政司理問。次培鎬。滄。培挂。俱國子監生。騶書子一人。森。邑庠生。黃氏世居黃浦之濱。黃浦卽古之滬濱。黃與滬聲相轉也。今人以爲由春申君得名。吾邑有黃渡。亦云然。皆傳會難信。然載南翁父子。以孝友勤謹起其家。積善之慶。其流必長。異日援冉溪之例。謂浦以高行黃氏而名。奚不可哉。

贈儒林郎董君墓表

君諱華鏗。字進聲。姓董氏。世居浙江之慈谿。漢句章孝子黯之六十世孫也。父之璉。國學生。君少而朗悟。讀書務通曉大義。不屑屑尋章摘句。旣長。自傷家貧。無以給甘旨。乃棄儒服賈。營什一之利。嘗歷荆襄。泝巴峽。舟車數千里。與其賢豪長者交。莫不信而服之。旣而生計稍裕。乃喟然曰。父母在不遠遊。古聖之訓也。向特不得已而爲之。今菽水幸無缺。可以補前愆矣。性儉朴。與妻孥噉糲。而二親之饌必豐腆。母嘗病劇。諸方劑皆不效。齋戒祈禱。割左臂肉以進。母服之竟痊。僉謂至孝所感。居喪柴毀骨立。讀禮三年。未嘗見齒。仲兄客死虞山。事寡嫂以禮。撫其弱女如己出。旣長。罄己橐嫁之。其游三楚時。有客負其金五百。鏗君知其不能償。置勿索。且爲籌生計。毋致失所。一時稱爲長者。其治家纖嗇。而教子弟必先以寬厚。年四十有六而歿。以長子入仕。贈儒林郎。元配葉安人。莊靜寡言笑。以儉勤佐家政。事舅姑。睦娣姒。教諸子咸有法度。晚歲病目醫。就醫杭州湖上。一日。諸子請泛舟六橋。忽愴然曰。汝父在日。嘗言卿一生勤苦。足

不出門闕。倘得偕老西湖。不可不共游。今汝父已下世。吾何忍獨游哉。安人生三子。長景潤。候選州同。次景澄。國學生。次景沛。廩膳生。以讀書砥行聞於鄉邦。嘉慶六年三月。景沛訪予吳門紫陽書院。出所撰事狀。稽首而言曰。先考妣合葬縣西五十里玉犀山之原。有年矣。而墓表尙闕。唯先生幸憐之。子衰病久廢。鉛槧辭之再三。則又曰。鄂人之事昌黎。嘗有違言。願先生有以解之。予感其意。爲慨然敘次之。不復辭也。嗟乎。人肉療瘵。始於唐。陳藏器本草。唐以前無此方。是以古聖賢無此事。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人子晨昏之常節。一旦親在垂危。有可以瘵斯疾者。雖蹈湯火。亦所不辭。何乃於刳股之孝子。而責之備乎。昌黎之論。特謂有司不當旌異之耳。有司立法。固當戒輕生之漸。人子盡孝。何暇計他日之名。今旣無旌門之例。而猶不令其稱於鄉黨。此與於不孝之甚者也。昌黎雖有是言。而後之史家。未嘗沒其姓名。蓋善善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執一家之議論。以抑千古奇傑之士也。審矣。昔虞仲翔以句章君怨親之辱。白日報仇。目爲孝子。使繩以後儒之論。必有大不滿者。而孝子之名。自與日月爭光。然則君之刳臂瘵母。亦可以自信千古矣夫。

墓碣

盛涇先瑩之碣

盛涇先塋者。錢氏始遷祖之所藏也。蘇松之水。皆注于婁江松江以入海。縱者爲浦。橫者爲塘。其稱涇者。特小小者爾。盛涇介于吳塘顧浦之間。廣不過四五尺。不能容舟楫。相傳昔有盛姓者居之。鄉人讀盛姓爲直上切。并以氏斯涇焉。吾始祖自常熟之雙鳳里來。贅于盛涇之管氏。貧不能歸。且樂其俗之朴而淳也。有田五畝。有屋兩間。夫耕婦樵。足以自給。旣沒而葬于涇之陽。江淞錢氏多稱吳越武肅王之裔。吾始祖之遷。失其譜系。其出于吳越與否。不敢知也。自始祖之沒。迄今二百五十年。先大父在日。嘗訪求始祖遺事。欲著之族譜。而宗婣隣里。俱無有能言之者。近世士大夫。述家乘。往往崇飾虛譽。勦取一二故事。可通用者。以文益之。此之謂誣其先人。非篤行者所取也。吾始祖行善于鄉。不求人知。傳序至今。閱八九世。成丁者垂及百人。或稽田。或讀書。皆安分量力。不輕去其鄉。無有作姦犯科。而麗于刑辟者。此則吾始祖垂訓之善。而流澤之長。有自矣。今秋。大人貽書大所。曰。汝備位侍從。爲人作銘誌多矣。而先塋尙未有碣。是不可以闕。於是大所謹紀所聞。令族子埜以小篆書之。寄歸刻于貞石。乾隆三十有八年。歲在癸巳。冬十月。丙戌朔二十九日。甲寅。七世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上書房師傅。兼充三通館纂修官。加一級。紀錄四次。大所謹述。

布衣陳君墓碣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國無異學。學無它師。真所謂

一道德以同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傅而後。粗涉章句。卽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輒。執轂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卽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苾荔。誦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優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衆。則爲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蠻徼。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果無與于身心歟。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其身。而不爲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稱爲小朱文公。君以爲誠然。欲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寧化雷公鋹。視學江蘇。君攜所著四書晰疑往謁。雷公延以賓禮。留署中。講論無虛日。以爲相見晚也。君自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于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其言平易。非儒先之說不道也。間出一二新意。或疑與注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註。何如舍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庵。以講學名。或言君爲確庵之後。君悚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鉉。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廿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圖鹽鐵塘。今之士大夫。諱言道學。思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干譽。爲世所輕誚。然聖賢之書。具在。優而柔之。厭而飶之。終身不怠。而未嘗志于祿利。與世

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誠加于人一等哉。予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面。君既沒。門弟子王濤持其遺書請予文表其碣。予非能知君者。嘉濤之不忘其師。重違濤意而爲之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

潛研堂文集卷五十

家傳

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府君諱王炯。字青文。號陳人。世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生而穎敏。好讀書。年卅有三。始補學官弟子。家貧。以課徒自給。親舊家有藏書。輒借讀之。雖盛夏。未嘗一日少輟。又謂讀書必先識字。故於四聲清濁。辨別精審。不爲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經句讀。字之偏傍。音之平仄。無少譌溷。士大夫有難字疑義。從府君取決。皆得其意。以去。嘗游浙東。避雨入村塾。有童子問大學孔氏之遺書。明道語邪。伊川語邪。其師不能對。府君笑曰。此伊川先生語也。諸君未讀小學書乎。皆大歎服。或言王勃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屬對未稱。府君曰。已矣。疊韻。邱墟雙聲。何不稱之有。府君於四部書。靡不研究。旁及卜筮。祿命之術。輒有奇驗。唯不喜二氏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在。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學仙學佛之徒。徧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仍滅也。若謂覺性常在。則吾儒何獨不然。匪獨孔孟程朱。卽李杜韓蘇輩。其精神亦至今在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豈好

名哉。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卽吾儒之長生不滅也。府君事父母至孝。兄早歿。撫孤姪使成立。剏修宗譜。斷自遷嘉定之祖爲始。而不附會貴胄。蓋其慎也。太倉李翁景初。府君父執也。幼時相依課誦。李翁誨之備至。翁歿。無子。府君迎其配黃孺人。敬養三十餘年。歿爲制服。葬而除之。歲時必設位致祭焉。年踰六十。始得孫大昕。甫晬。卽教以識字。比五歲。觀授以經書。稍暇。卽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府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出入不假扶掖。散步阡陌間。望之如神仙中人。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延府君爲大賓。黃髮卽席。觀者聳然起敬。縣尹介公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別無他好。未嘗輕易喜怒。中年以後。從不露處耳。性和易。有犯之者。置弗校。久之。卒自慚謝。與人子弟言。必依於孝弟。其有蒲博廢業。誼競生事者。正色責之。往往改悔。家無儲粟。而錙銖不妄取於人。方耆艾時。恭遇恩詔。賜老人粟帛。或請增年以覬賞。府君曰。欺天以邀榮。吾不爲也。已卯歲十月卒。年九十有二。以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所著有字學海珠三卷。星命瑣言一卷。

元和陳鶴填諱

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府君諱桂發。字方五。號小山。贈奉政大夫陳人公之子。少承庭訓。以讀書立品爲務。性耿介。不妄與人交。友朋有過失。規箴必盡所欲言。或以爲太過。則曰。吾知有直諒而已。豈可以諛佞待良友乎。好讀先正舉

業文。恥流俗腐濫之習。年近四十。始補學官弟子。歲科試。文益有名。而秋賦屢躓。及子大昕通籍登朝。遂絕意進取。以詩酒自娛。是時。王光祿鳴盛之父。虛亭公。曹學士仁虎之父。檀濟公。年齒與府君相上下。親串款洽。文酒唱和無虛日。當時稱三封翁。乙亥歲大侵。邑令廖公運芳。設粥施饑者。外岡一廠。距城稍遠。特延府君董其事。府君晨入夜歸。檢視必周。經畫井井。胥役無中飽者。性疎散。好游山水。三吳兩浙名勝之區。足跡靡不到。芒屨竹杖。旬日忘返。登陟嶮巖。如履坦途。雖少年不能及。嘗謂子弟曰。家貧不能爲園。名山水近在數百里。扁舟可達者。皆吾園也。但苦屨齒不盡到耳。平生衣服飲食皆儉朴。尤厭新奇玩好之飾。嘗言士大夫居鄉。不能轉移風氣。已可愧矣。況可爲風氣轉移邪。當事重府君名。往往造廬問與居。府君自報謁外。或終年不更至。人以爲簡傲。府君曰。古人非公事不見邑宰。今人非公事不見邑宰。吾無私事故不見。非簡也。乙酉歲。大昕奉命典試浙江。奏請試畢。乞假十日。便道歸省。時府君與沈太恭人。皆年近七旬。斑衣稱壽。鄉黨以爲榮。然府君雅不喜矜銜。門第庫陋。僅蔽風雨。晚歲始於城中買數椽屋。後有小池。池上有亭。周遭植花竹。四時紅紫粲然。殊有郊野之趣。徒步出入。不攜僮從。遇人家有好花石。叩門翫賞。興盡便返。城隍厝後園。有林壑之勝。距所居僅一里許。非風雨寒暑。日必一至。與邨翁相爾汝。觀者不知爲四品封君也。授徒二十年。遇少年質美者。必教以兼通古學。勿蹈科舉空疎之陋。獨稱族孫塘。可與道古。後果以經術知名。又剏議立宗祠於外岡之西。每歲春秋。合族薦享。儀節略依朱子家禮。年已

及耄猶率子弟行禮無倦容。愛游山而未嘗拜佛。尤不喜巫鬼禱禳。易簣之日。遺誠勿作佛事。卒年七十有九。以子官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有小山吟稿三卷。

元和

陳鶴填諱

行狀

錢處士行狀

處士姓錢氏諱民字子仁。一字生翁。嘉定縣外岡里人。早孤。十三棄書學。賈數爲鄉里所侮。乃歎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字子辰。夢許魯齋教以民名。覺而思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遂易今名。慨然有學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往謁。願爲聖人之徒。是夜夢有告己者曰。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自是始讀四書正文。年已三十矣。題其所居之室曰存養廬。日靜坐其中。所學日進。平湖陸清獻公宰吾邑。以正學自任。處士嘗與之論學。又五年。自謂學已成。復往平湖。質之陸公。公與之言多不合。怪而詢之。則曰。公從文公入。某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言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誤在于無本。六經爲吾注脚。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

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所謂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年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于二程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整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聖學必亡矣。蓋處士之學。得於靜坐。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直追孔孟。自關門戶。又以意更定四書次序。其言洸洋自恣。或不免果于自信之失。雖然。使以處士之志。而得聖人以爲之師。亦幾於嚶嚶之狂士矣。成颺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孟子取其言以勉人之立志者。若處士者。勇

過成颯遠矣。處士之沒已七十餘年。子孫無能讀書者。遺文雖存。吾恐後人用覆瓿也。因叙次其行如右。後之人可以識其志焉。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源。娶衛氏。某年月日。族子大昕謹狀。

行述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遽舍不孝等而長逝耶。府君天稟素厚。中年以後。無大疾病。或體中小不快。勿藥亦自愈。比歲踰七望八。精力益矍鑠。出行未嘗扶杖。亦不攜蒼頭。自隨輕衫芒屨。散步看花村郭間。往返日數里。許。邂逅田父村叻。則與話桑麻。勗以孝弟。任恤殷勤。如家人語。去秋不孝大昕奉命督學廣東。將迎府君就養。府君夙聞嶺南山水奇秀。又學使廨中有九曜石遺蹟。欣然規往。乃命不孝大昭偕諸幕友。先于今春赴粵。而自率諸孫以仲夏啓行。旻天不惠。四月中旬。偶感熱疾。荏苒旬有餘日。遽至大故。嗚呼痛哉。不孝大昕在韶州試畢。與不孝大昭私計府君南行有日。方遣人詣前途。迓侍起居。乃舟行未一舍。急足至。得凶問。兄弟搥心飲血。昏眩靡措。卽目委教授盧君文起。賈勅印至省城。交巡撫德公。而戴星北行。鷄斯徒跣。踰嶺涉江。歷三旬。始抵廬次。痛哉痛哉。不孝等視息偷存。含歛失奉。終天之恨。悔其可追。惟是府君居心行事。光明坦白。夙爲輿論所推。若不及今詮次。以永其傳。不孝等罪戾滋大。用敢和淚泚筆。疏記梗

概焉。府君諱桂發，字芳五，一字方壺，號小山，姓錢氏。先世諱鑑公，自常熟雙鳳里徙居嘉定之盛涇。生北郊公諱浦，北郊公生順郊公諱炳，移居望仙橋。府君高祖也。曾祖侍郊公諱珠，祖公瞻公諱岐，俱隱德弗曜。父青文公諱王炯，博學篤行，有聲庠序，享壽九十餘。州縣敦請爲鄉飲大賓，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府君少讀書，不屑屑記問章句，習舉子業，滌煩去濫，壹以先正爲師。與同里王丈鯨栢論文，尤有水乳之合。顧屢困童子試，年幾強仕，始受知於學使禮部侍郎桐城張公廷璠，歲科試屢占優等。三上秋闈，不遇。杜門課徒自給。初館族父元禮齋，後館族兄彥輝齋，皆攜不孝大昕自隨。晨夕督課，當是時舉業家多不習詩，生徒或私作韻語，則父師相詬病，以爲妨于制義也。府君獨喜教不孝爲詩，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謂詩文非空疏無學者所能爲，貸錢爲不孝購書，恣其繙閱。其後車駕南巡，不孝大昕以獻賦召試通籍，海內傳爲殊遇。不數年，有詔鄉會闈歲科試，皆兼試詩，衆乃服府君先識。且善教子也。家故無負郭田，大父以授徒餬口不足，則脫大母奩中物付質庫償之。歲時伏臘，四顧壁立，恒相對愀然。洎府君弱冠後，亦出授徒，束脩所入，悉以奉菽水，而吾母沈恭人躬紡織佐之。大父母顧子婦皆賢，雖寒貧，妄其憂焉。大父母並享高年，府君與吾母侍奉六七十載，未嘗有提絮諍語。府君寡兄弟，有幼弟甫十齡，以痘殤。府君以大母所鍾愛也，每時祭及忌日，設位奠之，終身。府君於族人敦睦無間，倡議立宗祠於外岡之西。春秋偕宗人設祭，年已耆耄，猶拜跪盡禮。又增修族譜，前有表，後有小傳，義例謹嚴，無傳會失實。

之病。性伉直。戚友有過失。面規之。無所隱。及其有患難爭競。則委曲周全。惟恐不及。自爲諸生。足跡不涉縣寺。晚年不孝大听列官於朝。府君益避事遠勢。遇鄉人益恭謹。邑大夫或造廬訪利病。則以年老重聽。

謝之。惟乙亥歲大祲。議勸富民捐穀。於次年春分四鄉煮粥。以食餓者。縣令廖公運芳。敦請主外。罔粥廠。府君晨夕赴廠。察視必周。災民得無失所。而姦徒亦無敢中飽者。府君久困文場。備嘗諸生艱苦。及不孝

大听承乏詞垣。當預校試。先期寓書諭以士子三年勤苦。主文者勿以粗心致失佳士。不孝大听累忝司

衡。幸不得罪於士大夫者。遵府君之訓也。不孝大听將使粵。卽馳書諭之曰。吾家累世寒士。諸生無大

過而摧辱之。於心安乎。大听承命懍然。按試半載。未嘗笞一人。諸生亦尠犯法者。不孝大昭應南北闈鄉

試。屢薦。俛得輒落。府君亦不以介意。曰。科名得失有命。無其實而暴得名者不祥。汝但務實學。何亟於科

第爲。府君於世俗嗜好。罕所留意。獨喜登臨山水。自謂有濟勝之具。中歲衣食奔走。足跡不能及遠。比婚

嫁畢。乃賦近遊。常以春秋佳日。扁舟遨遊蘇杭間。訪尋名勝。率旬日或涉月乃返。龐眉皓髮。登頓巖磴間。

身輕如飛。童冠偕行者。或喘汗不能從。咸噴噴稱羨。道書所傳地行仙。府君殆近之矣。今春二月。表弟沈

宿昭謁。選得貴陽經歷。將赴任。府君送之吳門。徧遊支硎楞伽鄧尉諸山。探梅過東西嶼。至石壁望太湖。

徒步行山中。竟日不疲。僉以爲期頤可卜。乃未屆兩月。以微疾竟至不起。痛哉痛哉。易簣前二日。問家僮

侍疾者曰。汝聞鼓吹聲否。明日午後。忽自言。速具舟船旗幟。若有騶從迎導者。豈所謂歿而爲神者耶。嗚

呼痛哉。不孝大听久宦京師。屢請兩大人就養。輒不允。惟癸未歲。攜不孝大昭北來。留一歲。稍修潔白之

養。乙酉。以典試浙闈。請於朝。得給假十日。省覲。還召見勤政殿。蒙聖恩垂問。父母年歲甚悉。丁亥秋。不孝

大听念兩親年高。乞假歸里。故居褊隘。幾無容膝之所。乃別于城中買屋數椽。屋後有隙地百弓。府君日

課僮鑿池蒔花竹其旁。意欣然樂之。居二載。府君察不孝大听不欲離膝下。正色諭之曰。吾夫婦精力尙

健。且有汝弟在家侍養。明歲國家大慶。汝叨列侍從。可不隨班行禮乎。不孝大听再補官。承命入直內廷。

侍。皇子講讀。府君屢作書諭。以勤勉慎密。毋貽老人憂。及粵東命下。府君以書諭之曰。吾欲來觀汝聲

名何若。且爲羅浮之游。不孝等私幸得於官舍綵衣稱觴也。而竟不可得。嗚呼痛哉。府君生於康熙三十

六年丁丑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四十年乙未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九。恭遇覃恩。誥封奉政大夫。日

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加一級。配吾母沈恭人。處士諱時俊公女。誥封宜人。子二。長不孝大听乾隆甲

戌進士。由編修累遷。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書房行走。提督廣東全省學

政。紀錄四次。娶王氏。誥封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加一級。諱爾達公女。前卒。不孝大昭國學生。娶周氏。候

選州同名銘公女。女一。適邑庠生陳名濂公子。附貢生考充四庫館。謄錄候選州同名曦。例贈安人。前卒。

孫男四。東璧不孝大听出。聘汪氏。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名廷璵公女。東垣不孝大昭出。東塾不孝大听

出。東塘不孝大昭出。孫女二俱幼。不孝等樸儻無文。重以荒迷忘失。罣一漏萬。然不敢以無實之言。誣我

先人伏惟當代立言君子錫之銘誄以光窀穸。

不孝等

死且不朽。

益都李文藻填諱。

亡妻王恭人行述

恭人姓王氏諱順媛字正仲世居崑山爲右族後遷嘉定丹徒縣儒學教諭贈通議大夫卓人先生焜之孫新陽縣學生封通議大夫虛亭先生爾達之女也母朱淑人恭人生而明慧虛亭先生奇愛之不欲輕字人有議婚者輒不應予年十五應童子試甫出場先生見其文賞歎以爲必售已而果然恭人兄禮堂於儕輩少可亦極口稱予先生乃以恭人許予爲配焉予家貧無負郭田或謂骨相寒陋雖早慧不能得功名諸親戚及僮奴輩竊議先生素奇幼女何妄許寒士爲先生終以爲快女婿也歲庚午予始贅外家明年以獻賦召試行在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報至親鄰皆喜過望予既北上就職恭人亦以次年入都途間得病幾殆舟至楊村扶入肩輿昇至寓舍調治兩月餘病良已甲戌禮堂以第二人登第予亦成進士同入詞垣衆皆爲恭人賀恭人謂予曰君與吾兄豈以一第爲重輕者所幸兩家父母皆康強耳恭人性儉朴布衣蔬食處之泊如在都中十餘年恒視一歲所入以具饘粥中饋操作每躬親之雖甚空乏從不假貸于人內外戚屬無長幼待之以禮遇臧獲有法度終年不加鞭笞而事亦治性强記米鹽出入之數典庫質劑之期閱久遠無一忘失讀書不多偶述一二故事亦亶亶可聽予年三十餘尙無子恭人屢勸予置筮久之乃納浦氏甚憐愛之去秋浦生子產後臥蓐月餘恭人夜中數起視之僮婢見者咸感泣

今春二月。兒病頗劇。恭人百方醫治。焚香禱天。言輒淚下。予慰之曰。豈有賢如吾妻而無後者。未幾。兒果愈。而予復病。病兩月不解。恭人視醫藥。進飲食。夜以繼日。勸則和衣就枕。予曰。吾病未卽死。何太自苦。恭人忍淚不言。及予疾痊。恭人始喜曰。自今災星退矣。無幾何。恭人忽得嘔泄之疾。一兩日旋止。後十日復作。又五日。大汗。四支皆冷。自謂汗出病已全去矣。索盥洗者再三。頃之。忽自起坐曰。將去。侍者亟扶之。寂然而逝。若釋氏所云趺化者。嗚呼。悲夫。予薄宦京華。兩大人以婚嫁未畢。不能北來。聞恭人能佐予治家。甚喜。吾父於甲申歲。嘗一來。恭人侍養者裁一歲。而于吾母未奉一日之養。今秋將攜恭人南歸。覲省。行有日矣。乃令吾父吾母垂白爲長婦哭也。傷哉。恭人嘗言初生時。星家推其壽可至八十二歲。又術者言其行運佳。當相夫三十年。予比年心血耗。夜常不寐。恭人每爲予憂之。而未嘗自慮其短折。且以恭人之德及相法。皆不應止于此。毋乃予之獲咎于天。當死不死。而禍移于妻耶。天道恆予善人。而善者不久于世。又何說也。恭人生于雍正六年七月十九日戌時。卒于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酉時。得年四十四。子一人。東壁。恭人歸予垂二十年。離別之日殊少。比者俸入粗有餘。輒謂寒士得此已爲過矣。又謂女兒弟二人。姊性少急。不如某之知足。故不永年。蓋庶幾于知道者。平居忻忻無交謫聲。及爾偕老。吾願已足。一旦舍我而去。鰥魚之目。何時得眠也哉。謹述其大略。將乞銘于當代立言者。

祭文

祭座主錢文敏公文

嗚呼。龍頭之選。句臚玉除。尙書喉舌。上應斗樞。並人世之所貴。謂際會之特殊。公少登狀頭。沒贈尙書。徊翔著作之林。出入承明之廬。曉承旨而趨左掖。午轉對而伏青蒲。南齋侍直。宮中誇爲才子。西曹讞獄。輦下避其八騶。恩禮優于終始。名譽翔于八區。若夫神采湛若。眉宇軒如。丹鳳九苞。瑞應之生非偶。精金百鍊。時出而用有餘。口不言阿堵。而富于五車三倉之儲。胷不設城府。而樂與先民前喆爲徒。探百氏之奧。窺六藝之膏腴。經緯成組繡。咳唾皆明珠。對策高第。似董仲舒。詞賦獨步。似庾肩吾。議論根柢。似范滂。夫紀述博瞻。似洪景廬。讀經進之篇。則以爲唐之燕許。閱平亭之奏。則以爲漢之張子。聆其警效。識爲神仙之骨。瞻其風度。可入名臣之圖。至于書畫之妙。灑落不拘。吐煙雲于咫尺。生花鳥于須臾。師造物而心得。追名蹟而手摹。縑素流傳。筆墨尙濡。一卷之直。重于璠璣。元則鷗波擅美。明則香光流譽。詔易名以文敏。洵並轡而齊驅。嗚呼。維公朝之弁冕。士之楷模。詞章足以潤金石。政事可以贊訃謨。讀破萬卷。而恥爲流俗之學。官登二品。而依然山澤之臞。樂稱人之善。不隨衆而趨。汪汪千頃之陂。亭亭百尺之梧。雖高位之自致。恨年歲之易徂。立朝垂三十載。曾未展懷抱之瑾瑜也。昔闕逢之紀歲。忝策名于天衢。公實爲座

主兮獨五策之賞予。謂予可與道古兮。暇長侍夫履絢。昨銜恤而南邁。送公行乎城隅。瞻顏色以顛頽。祝眠食其慎諸。痛歲蛇之奄及。條隙駟之不居。凶問遽至。仰天悲吁。屬纊弗侍。視舍徒虛。感知己而未報。懇立身之或渝。踟躕詞以遙薦。庶精爽之鑒於。

祭外舅虛亭先生文

嗚呼。馬鞍之峯。古稱玉山。蔚然耆儒。鐘英其間。惟公之先。銀緋世聯。文毅清強。說經便便。司成三黜。審審益振。講求水利。單郊差肩。元陽負才。海岱嶙峋。天祿外史。奇奧眩真。厥考通議。鄉貢有名。叶位不酬德。終于校官。公少岐嶷。日誦百篇。作爲詞章。紆餘而妍。侍親京口。官清地閑。丹徒馮尹。以文自矜。一見公作。嘆爲絕羣。顧謂當今。此事推袁。金焦北固。鶴林招隱。叶詩朋兩三。拏舟策蹇。叶潑墨大字。留題巖端。觀者不知。或疑列仙。治家以禮。事親克勤。邱嫂次兄。相依終身。夫人沛國。孝淑最賢。尊章先後。各無間言。公之於詩。吐故納新。長篇短律。多師爲先。心所追摹。放翁後邨。公之書法。瘦硬通神。三真六草。柳骨顏筋。一字藏弄。什襲是珍。公之制義。有本有原。俗競速化。勸說相沿。廓而清之。一宗先民。嗜好酸鹹。不與俗遷。樗蒲弈局。齒道不分。歲科兩試。數冠其軍。謂掇青紫。必於其躬。叶秋風瑁璫。屢躡不伸。閉門課徒。以昌後昆。長公光祿。中朝鳳麟。句臚對策。五色雲屯。帝稱才子。擢冠詞臣。既掌內制。入直絲綸。改長卿寺。九棘班尊。歸而著書。南陔彼循。名位富貴。世或有倫。文苑儒林。兼之實難。次公繼之。逸才騰騫。若軾得轍。如機有雲。畫品

神逸詩卷清芬。江左風流萃于一門。憶歲闌茂予初識韓。成童無知如木之芘。公獨激賞謂非常鱗。小試鹿城。索文往觀。謂當見錄。已而果然。素奇季女。許爲婚姻。人譎碧鶴。公耳不聞。三載就壻。東床坦眠。食之教之。與子姓均。獻賦通籍。公送登輪。自我不見。遂十四春。乙酉暮秋。再謁里閭。置酒新堂。引觴爲歡。昨歲之冬。乞假南還。失我伉儷。使公悲酸。公猶健飯。談諧不勸。贊予卜居城西一廛。十日五日。從公周旋。首夏示疾。偶作而痊。間日往問。尙手一編。微察容色。了無苦艱。公亦自言。勿藥且安。學海水枯。蓺林葉乾。痛矣哲人。竟歸下泉。戴侯云逝。誄出安仁。聘士石表。考亭製文。承諱怛怛。迸淚潺湲。撫棺一慟。公其鑒旃。

祭衛伯恭文

嗚呼。南宮撒棘。題名慈恩。二百卅人。異姓弟昆。中州多材。君軼其羣。惟君早慧。頭角嶙峋。伯仲叔季。師友一門。文壇旗鼓。大張吾軍。君先登科。石渠校文。淵雲枚馬。莫之或先。京兆同考。兩奉絲綸。山左典試。玉尺手懸。癸未禮闈。君尤得人。識拔老宿。師道以尊。久次清華。文與行敦。天子予嘉。將登臺垣。一行作吏。胡命之屯。都門送別。爲君三歎。君曰往哉。內外奚分。我有利器。試之盤根。百里可治。忍鄙吾民。當陽古邑。衆號神君。三載考績。薦達九闈。廉吏可爲。協于公論。除目初下。佐官臺端。吾儕私喜。小拙大伸。君家尙書。由縣令遷。君或繼之才。望惟均。跂君還期。在旬月間。一朝訃至。當食輟餐。黃楊厄閏。鮎魚緣竿。文人薄命。善士不年。令僕牧伯。金紫駢肩。誰之不如。而所遇艱。楚山鬱鬱。江水潺潺。誰遣巫陽。噉詞招魂。往在京華。晨夕

般桓談諧間作。兩忘主賓。歲月如昨。警效依然。今茲長別。路隔三千。設位遙祭。執紼無因。精爽不昧。尙或鑒旃。

祭蔣秦樹編修文

嗚呼。皖江之濱。山幽谷奇。厥生才人。卓犖不羈。繡虎入夢。靈徵誕彌。慧業夙成。筆墨爲嬉。五車四庫。腹笥在茲。作爲文章。蔚其鴻裁。往歲辛未。省方求才。大禮三賦。名動赤墀。給札召試。至尊書題。觀者堵牆。濡筆淋漓。親收六人。君爲之魁。一朝釋褐。同登鳳池。稽古之遇。故事所稀。地分清切。入直樞機。扈從捺鉢。紀以歌詩。句臚旣唱。策名金閨。十年禁近。風雅共推。皇武綏定。渠搜以西。詔修方略。手任編排。大書特書。博而能該。九遷非願。一經是貽。學益道損。榜于棟楣。次道聚書。永叔訪碑。嗜好酸鹹。不以俗移。人生百歲。彈指幾時。君已過半。沒而名垂。文苑之傳。鄉賢之祠。視祿萬鍾。奚止倍蓰。仲春朔日。良會吾儕。拍肩歡笑。不改鬢眉。曾未二句。逝者難追。有琴在床。有酒在卮。長夜永闕。一哀何涯。魂兮歸來。尙鑒予悲。

祭朱太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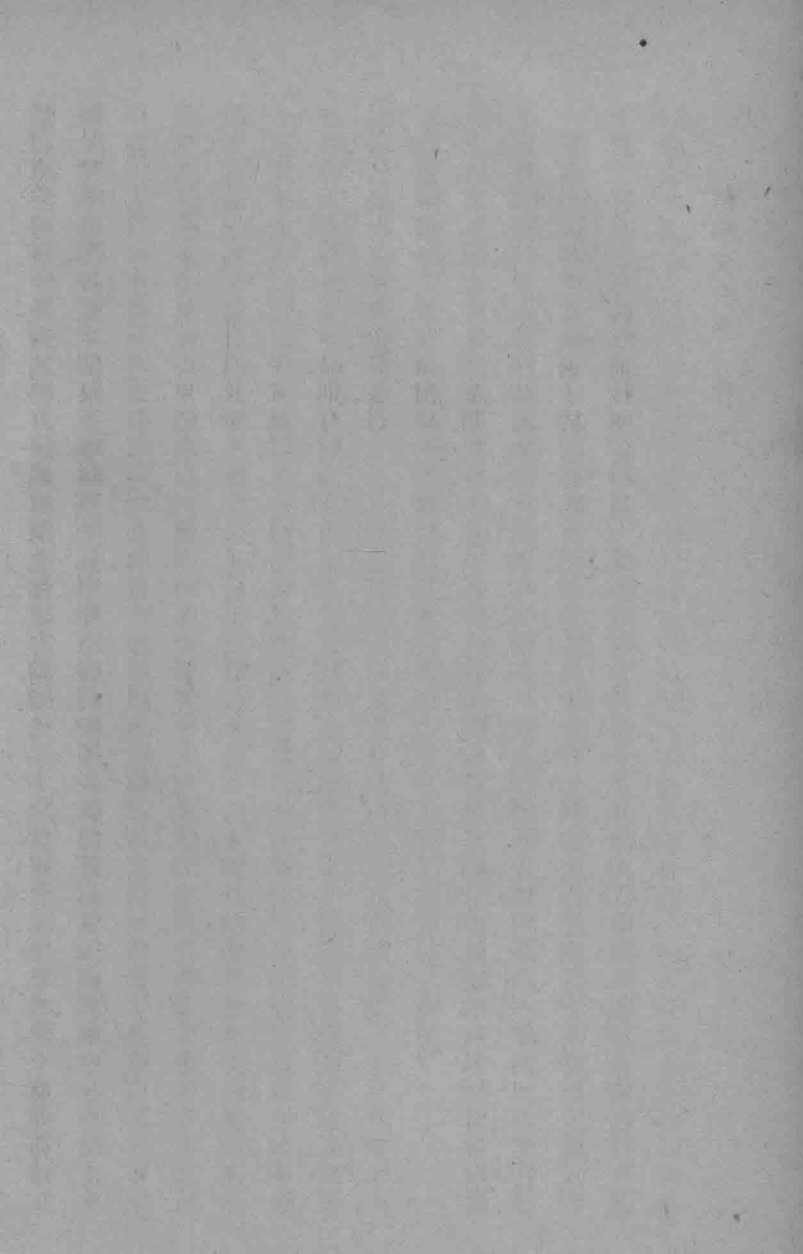
嗚呼。先生之先。系出邾婁。自浙北徙。籍占大都。少就外傳。折節爲儒。高安文端。人倫楷模。翰林老宿。陽羨之儲。公皆師之。亦步而趨。經明入仕。古道未渝。牽絲咸寧。漢唐故墟。移宰盩厔。士悅民愉。渭水之溢。奪民田廬。百年以來。浮糧不除。盡然心傷。手自作疏。墾荒終南。以償額租。證于碑碣。我言非誣。上官入告。天子

曰。愈寬大詔下。彫劾以紓厥德。不訾。可例其餘。投劾杜門。課兒詩書。伯仲叔季。得四明珠。各在仕版。簪笏魚魚。三登進士。兩列石渠。一門盛事。爲長者娛。正歲望日。暨十月初。鄉飲有典。正齒媵觚。大尹戒賓。蒼顏白鬚。兩太史從。左右掖扶。是父是子。都人歎嗟。匪齒之尙。惟德之譽。紫誥崇封。頌自正衙。積善之慶。洵有是夫。門才官職。世或有諸。所尤難者。文與行俱。於惟先生。行充體腴。教人自爲。質而不夸。四時代謝。古今須臾。年未七十。哲人云徂。憶歲焉逢。貢士天衢。先生叔子。同與句臚。交親十年。臭味相於。時從軾轍。通謁老蘇。撰杖脫屣。清風穆如。典刑永逝。痛哉吾徒。遺容在懸。復衣在廡。文以紀實。侑茲清酌。

祭亡妻王恭人文

嗚呼。吾妻之逝。越九十日。仰見冰蟾。三度圓缺。人言秋月。令人生愁。愁多而苦。孰如今秋。自子歸我。寒暑十七。夙興夜寐。動無違失。我善忘事。子輒記之。我拙治生。子能理之。耽思致疾。子恒戒我。放言召謗。子強諄我。我顯而固。子慧且通。我躁多悔。子靜多功。辛勤爲我。不爲一己。家有佳婦。我得良友。我幼善病。思不永年。而使子寡。獨居塊焉。何圖今日。事固難料。我猶爲人。子去已杳。嗚呼哀哉。吾將安依。想子下泉。其能不悲。人生同盡。修短一揆。以子明達。詎昧斯旨。夫病兒弱。賴子扶持。不能忘情。或者在茲。我今奠酒。忍淚告子。子不復生。我未可死。我有父母。宜戀此生。我有著述。當待其成。嬌兒幼小。未解哭母。子如有知。尙其我佑。嗚呼吾妻。勞瘁有年。天遣舍我。以息子肩。子有賢母。又有伯姊。先爾云亡。見子應喜。子之魂魄。當戀

故鄉京洛雖廣。匪子所藏。買舟送子。潞河之側。我亦南歸。爲子卜宅。昔子北來。不與我俱。今雖同舟。幽明路殊。嗚呼吾妻。行長身促。匪子不年。繫我無福。靈車將行。贈子以詞。悠悠逝者。云何弗思。



僕自成童時喜吟詠。而父師方課以舉業。不得肆力於詩。年二十以後。頗有志經史之學。不欲專爲詩人。然是時客吳門。與禮堂蘭泉來殷諸君子日唱和。所得詩亦漸多。旣而遂以有韻之文通籍。及成進士。承乏詞垣。十有餘年。恭遇天子右文。制作明備。每大典禮。輒有經進之作。其閒扈從屬車者。再廣和之作。往往盈帙。又嘗奉命典試山東。楚南。浙西。輶車所至。紀天時。述土俗。山水之明秀。民物之繁庶。皆得寓之於詩。獨恨才力緜弱。意有所及。筆不能至。又未嘗不泚然汗下也。昔揚子雲默而善著書。兼工作賦。蓋才之大者。能兼衆人之長。僕拙劣無似。在京都退食之暇。惟以經史自娛。討論異同。貫串古今。丹黃不去手。旣專心於著書。故不常作詩。偶有所作。亦復不工。譬之吐絲之蠶。不能吟風。才力有限。從吾所好可矣。歲丁亥。將乞假南回。檢囊中詩藁。得九百有七篇。其中稱意之作。什不得一。念其嘗耗日力於此。乃鈔而存之。以當敝帚遺簪之數。非欲出以示人也。竹汀錢大昕書。

予旣以有韻之文。受知聖明。然性不喜噉名。檢點篋中所作。亦無甚稱意者。故從未敢刻以問世。而江南書肆選刊近人詩。往往濫收拙作。眞贋相半。偶有一客過予。誦所見佳句。聽之愕然。謝以非某作。句亦殊不佳。客憮然而退。予於詩雖非專門。而寸心得失之故。要自知之。固不欲掠它人之美。亦豈可以惡詩冒爲己有。茲取前後所作。鈔爲一集。不敢自以爲是。亦欲存廬山之眞面云爾。庚寅歲五月丁丑。

朔大昕書

潛研堂詩集目錄

卷一

擬古七首

游橫雲山

讀任昉傳

春雪和東坡韻二首

徐毓洲讀書僧舍集杜工部句寄之四首

田家雜詩五首

金陵詠古八首

訪學成和尚集少陵句

讀曲歌

詠史雜詩三十首

短歌行

雉子班

五雜組八首

京口

登燕子磯

過明孝陵

京口晚眺集唐人句

席上贈王鳳岡顧培穎兼

懷王鳳喈在都下

詠史

少年二首

過昭慶寺訪詰公不遇

萊陽二姜先生祠

木棉花歌

宋徽宗畫龍歌

宜興道中

卷二

竹枝詞和王鳳喈韻六十首

望僊橋

滄浪亭

擬田家詞

寄邵高二秀才

訪顧上舍邨居

題爻吉兄赤壁圖二首

擊筑行

閏七夕 戊辰

漫成六首

用昌黎會合聯句韻送王良齋先生歸海

虞

聞金川平定喜而有作四首

秋柳次韻

歸家二首

舟行

遠別離

尙湖夜泊

秋日舟行

九日同潘璜谿凌叔子張策時王蘭成作

雪霽

贈翁朗夫徵君

春日閒居

金山

永濟寺

雨花臺

懷曹來殷二首

懷王蘭成

憎蠅

別席

同王琴德曹來殷沙斗初張崑南汎舟游

靈巖山寺

暮宿木瀆吳企晉園亭

游天平山歷龍門白雲泉蓮花洞諸勝

訪上沙陸氏園居

三十三山艸堂圖歌爲霽堂徵君作

送吳企晉游黃山

陽湖雨泊同諸君分韻得桃字

溧陽道中

金陵寄內

卷二

御試賦得指佞艸

奉旨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紀恩二首

吳越宮詞十首

王次山先生輓詩二首

呈沈歸愚先生三首

五月

邵伯湖

寄內

題翁霽堂徵君秋林覓句圖

憶內六首

辛未七夕用李義山韻

淮陰釣臺

淮安弔褚不華

東軒相國七十壽詩二首

清口

清河道中

中河

邳州

與周西謙孝廉分賦漢陵得長陵茂陵二

首

元史雜詠二十首

冰茶聯句

移寓

兩頭織織詩二首

山行

青龍橋

香山月夜

靜宜園直廬卽事二首

贈金鍾越孝廉三首

送江蔗畦明府之官湖湘

題諸艸廬贊善高松對論圖

題曹夫人玉映樓詩集二首

題王琴德三泖漁莊圖

題王受銘比部龍湫宴坐圖

送翟晴江同年還杭州

聖駕東巡恭謁祖陵禮成恭紀

送吳挹楓

題同年范蘅洲比部詩卷四首

題杜太守甲相馬圖

平定準噶爾告捷禮成恭紀一百韻

卷四

丙子春帖子詞

題李西華給諫賞番圖六首

題吳觀山編脩洗竹圖

移寓珠曹街與禮堂夜話五首

題裘漫士少宰苑東寓直圖七首

恭和御製懷柔縣元韻

恭和御製遙亭行宮對雨元韻三首

恭和御製出古北口詠古元韻

恭和御製至避暑山莊卽事元韻

恭和御製熱河啓蹕之作元韻

恭和御製山店元韻

恭和御製都爾伯忒台吉伯什阿噶什來

觀封爲親王詩以紀事元韻

恭和御製入崖口元韻

恭和御製雨獵元韻

恭和御製霜元韻

恭和御製行圍卽事元韻三首

恭和御製蕃劍行元韻

恭和御製晚荷元韻

恭和御製宴土爾扈特使臣元韻

恭和御製雪元韻三首

恭和御製允南省諸臣之請於明春恭奉

皇太后再舉時巡詩以紀事元韻

恭和御製固爾扎廟火用唐韓愈陸渾山

火和皇甫湜韻并效其體之作

帳房四首

送蔡葛山少司寇請養歸里二首

蔡少司寇觀海圖

自珠巢街移居宣武門外題壁

金鍾越秋江擁權圖

送座主海寧相公子告歸里卽次留別元

韻六首

海寧陳文勤公輓詩

題盧紹弓編修檢書圖

送毛伊人檢討還萊州五首

石鼓

送禮堂學士典試福建

奉命典試山左出都述懷

自良鄉南行遙望大房諸山口占

涿州二首

卽目

白溝河

過河間城外居民有種棉花者

贈梁秀才用梅

梁秀才以秋碧堂帖見貽賦答

東方朔

匡衡

答醫者

多病

題張憶孃簪華圖四首圖藏繡谷蔣氏

卷五

回部蕩平大功告成恭紀一百韻

己卯除夕

初春懷鄉雜詠四首

題倪敬堂同年西谿探梅圖三首

恭和御製三月朔日御殿定邊將軍兆惠

副將軍富德等率成功諸將士朝謁詩

以紀之元韻

恭和御製上巳日凱宴成功諸將士元韻

八首

恭和御製塞宴四首

恭和御製行圍元韻二首

恭和御製哈薩克使至俾觀圍元韻

九日同習庵舍人叔華上舍晦之弟游城

南登陶然亭二首

送孫勛堂之官皖江

答施鐵如上舍見贈之作用山谷東坡贈

答詩韻二首

冬至齋宿題壁三首

正月二日夜雪用東坡聚星堂韻

恭和御製恭奉皇太后謁泰陵因至五臺

瞻禮卜吉起程得詩八韻

恭和御製過蘆溝橋元韻

恭和御製良鄉行宮晚坐元韻

恭和御製見新耕者元韻四首

恭和御製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易州等

處得雨元韻

恭和御製永慕齋疊舊作韻

恭和御製謁陵禮畢載啓西巡瞻彼臺山

祝茲介社元韻

恭和御製曉煙元韻

恭和御製日日元韻

恭和御製曉行卽景元韻四首

恭和御製曲逆故城元韻二首

恭和御製題愜適齋元韻

恭和御製復雨元韻

恭和御製降旨免宣化府屬民欠詩以誌

事元韻

恭和御製雪元韻四首

恭和御製停蹕元韻

恭和御製晴元韻

恭和御製阜平道中作四首

恭和御製三箭山疊舊作元韻

恭和御製射虎川元韻

恭和御製自長城嶺至臺懷再依皇祖元

韻

恭和御製殊像寺元韻

恭和御製顯通寺卽事元韻

恭和御製羅漢坪元韻

恭和御製真容院再題元韻

恭和御製閱武元韻

恭和御製棲賢寺元韻

恭和御製降旨免山西前歲民欠詩以誌

事元韻

恭和御製游千佛洞得古體四十韻

恭和御製題陳規守城錄元韻

恭和御製題宋中興聖政艸元韻

恭和御製經畚書屋卽事元韻

恭和御製游獅子園憶舊元韻

恭和御製鹿角椅元韻

留王快鎮座主少宗伯介公有詩紀事次

和

三月朔日疊前韻

憶五臺山三疊前韻

三月三日自曲陽入行唐境途中杏花盛

開四疊前韻

座主宗伯公折杏花一枝插行帳茶鐙中

至晚盛開有詩五疊前韻奉和

奉酬宗伯公見贈六疊前韻

真定府隆興寺七疊前韻

游蓮花池八疊前韻

懷鄉九疊前韻

寄題雪浪石用東坡韻

送李菡畹進士東歸六首

中秋後五日同錢坤一侍講王琴德舍人

曹來殷蔣漁邨二庶常過大慈延福宮

苦雨

題韋慎旃舍人翠螺讀書圖

題汪對琴博士後譚蓺圖二首

過歸義廢寺

移寓二首

盧端臣先生招飲卽席賦呈

卷六

奉命典試湖南出都宿良鄉縣有作二首

宏恩寺

督亢陂

道中卽事

雨宿定興二首

輿丁

曲逆詠古

定州道中

雪浪石和東坡韻

真定

登隆興寺大悲閣周覽隋宋元碑刻晚宿

雨花堂對月得詩七首

望華塔寺

戲題趙州茶棚

柏鄉謁漢光武廟

題圖津庵用壁閒梁棠邨胡南茗湯西崖

諸公倡和元韻

鄴中詠古八首

苦熱

自鄭州入新鄭道中作

讀左氏傳

過許州追悼亡友周西隲刺史四首

望中嶽

許昌詠古

邨行二首

聞蟬

雨宿蔡寨邨舍

田家

雨止

曉行

與王惺園修撰對奕

確山道中

渡淮

山行二首

自信陽入平靖關六首

七夕宿平靖關

自應山入安陸縣二首

雲夢縣

行連岡閒卽目

詠道中所見艸木八首

武昌

秋花

邨中記所見

萬松岡二首

蒲圻山行

高嶺舖

口占二首

卷七

宿萬年庵用壁閒吳文恪韻

將抵巴陵二首

岳陽樓

曉行二首

長沙

賈太傅宅

東長沙張慧川明府二首

屈賈二大夫祠

中秋試院對月

試院示同事諸公二首

楚南士子場後以試文謁學使吳雲巖前

輩雲巖決其必售者五人曰丁姓丁正

心張德安石鴻嘉陳聖清比揭曉則五

人皆中式而五魁之中得其四焉楚人

傳以爲盛事雲巖有詩因和其韻

吳雲巖學使訂於重九日載酒嶽麓登高

兼訪山長劉孟調前輩以風雨不果往

次日孟調以詩見寄次韻奉答

嘲道旁楓樹

代楓樹答

予既作詩代楓樹解嘲次日山行楓林有

數株先紅者復成是什

重過武昌

登黃鶴樓懷翁覃谿中允彭六一編修二

首

田家

德安道中

楊忠烈公避祠

入平靖關

信陽

確山

曉行口占

遂平

鄆城

臨穎

鄭子產祠

鄭州道中

渡河

曉行口占二首

湯陰

韓魏公祠

渡漳水

晚抵邯鄲

食客行

沙河道中

定州道中三首

晚行清苑城外見月二首

寄楚南諸同好二首

還京述懷

江明府于九拓石鼓山劉莘老題名見貽

并索詩

題袁蕙纓孝廉南湖艸堂圖

穉石宮庶庭前叢菊盛開招諸公同飲賦

詩並作墨菊長卷出以見示并屬題

送吳二匏舍人南還四首

五塔寺

萬壽寺

昌運宮

雙林寺

哭吳雲巖侍讀

題韋鐵夫授經圖遺照

種酒詩爲查恂叔太守賦

題張右丞秋原放牛遺像

題陶吾廬前輩歸去來館圖

平確齋自臨川令被薦入覲賦詩奉柬三

首

送商寶意太守之官雲南

乾隆二十八年起居注書成詣乾清門入

奏恭紀六首

周稚圭同年觀察粵西

門神

火判

題曹檀潛先生柳汀觀稼圖

卷八

奉命典試浙江作三首

出廣寧門

趙北口

毛萇里

董子故里

周亞夫祠二首

途中偶作

卽事

晏城

將至開山鋪

長清山行

登岱四首

程蘊山明府招飲白鶴泉上

羊流店謁羊太傅祠

宿遷道中

雨中過永濟橋

隄上

清江浦懷舊

漂母祠

題淮陰釣臺二首

董江都祠和冰持前輩韻二首

同冰持前輩登金山次韻八首

游寄暢園

虎邱

山塘

游上方山

石湖

汎澹臺湖

入德清縣界有橋曰望僊喜其名與吾鄉

同作詩紀之

初到杭州

試院戲題三首

食筭

填榜四首

汎河

九日浙中當事招集小有天園登高卽席

得句

表忠觀

岳忠武墓四首

浙闈歲事蒙恩給假省親恭紀四首

過青駝寺遇雨

口占

曉行

望岱宗殘雪

山行

十月二十八日河間道中遇雨

雪後過鄭州

趙北口殘雪

琉璃河

題查恂叔太守榕巢圖

漫成

丙戌禮闈卽事用壁閒韻呈望山相國漫

士少司農鳧川少宰及同分校諸公四

首

題邵蔚田侍讀收繪圖四首

題趙編修鷗北耘菘圖

冬至後六日錢籜石少詹招同查儉堂太

守紀心齋侍御程魚門舍人畢秋颿侍

講曹竹虛編修小飲分韻予得日字

送趙雲松出守鎮安二首

謝文節橋亭卜卦硯歌

病起二首

人日同王琴德朱竹君曹來殷畢湘蘅陸

健男登法源寺後閣晚飲琴德寓齋用

東坡廣陵會三同舍故事各以字爲韻

予得曉字

舟行偶占二首

衛河

臨清

阜河

宿遷

見道旁艸舍戲作

汜光湖

冬至京口阻淺

偕蔣春農舍人游甘露寺

遣懷雜題九首

八音歌效黃山谷二首

卷九

到家作

虎邱追和清遠道士韻同陳藥耘作

和陸魯望補沈恭子詩韻

第三泉

游獅子林

鱒諸巷

虎邱觀玉蘭三首

同陳藥耘宿陸筱歛荷風竹露艸堂

同筱歛藥耘步至湖上汎舟登孤山放鶴

亭

上巳日游靈隱諸山

飛來峯

湖上雜題二首

湖上寓樓

葛嶺

葛嶺詠古二首

鳳凰山二首

水樂洞

三生石

重游飛來峯登絕頂疊前韻

韜光庵用白樂天招韜光禪師韻

神尼舍利塔

僧房偶題二首

學士橋

寶成寺觀元人所鑿麻曷葛刺佛像次

藥耘韻

寶石山次韻藥耘

游吳山紫陽洞

湖上對雨

連日徧游湖上諸刹有懷古德各題一絕

虎跑寺寶中

法相寺行修

聖果寺文喜

靈隱寺慧理

鳳林寺道林

瑪瑙寺智圓

龍井寺元淨

智果寺道潛

歸舟口占

題王麓臺蘇齋圖即用卷中查初白先生

韻

題王石谷蘇齋圖

題繡谷牡丹圖二首

家中牡丹

讀漢書六首

贈張丈擔伯

王彙英家藏古錢歌

題姚和伯射獵圖三首

登馬鞍山

題王未巖畫三首

崑山學宮石

題西莊丈室散花圖五首

邵橋亭築小樓題曰梧巢作詩四首諸同

人多有和章邀予繼和四首

讀蜀檣帆畢得絕句八首

外舅王虛亭先生輓詩二首

卷十

京口阻風

榜人謠

渡黃河四日入邳州境

昭陽河三首

謁先賢仲子祠二首

濟寧

杜文貞公祠

南旺

分水廟二首

衛河

古詩四首

楊邨道中

題王雅宜借銀券

題沈東田觀察小像

題箕僊畫爲曹慕堂給諫作

臘八日同曹習庵編修吳白華侍讀陸耳

山宗人集趙實君齋消寒小飲卽席口

占索和

翼日諸公和詩未到疊前韻催之

同人約爲詩會遲而未果習庵疊前韻見

示依其數答之二首

題寓齋壁疊前韻二首

再題寓壁仍疊前韻四首

柬習庵二首

曹劍亭刑部和韻見贈卽奉答

二十二日吳杉亭舍人招同褚鶴侶刑部

蔣漁邨編修陳寶所給諫小飲疊前韻

答嚴趾堂和韻見贈之作二首

己丑除夕疊前韻四首

次韻嚴趾堂正月三日對雪

跋堂和予詩兼訂春游賦此答之

正月十九日同曹習庵編修張繡堂趙實

君兩上舍游白雲觀次習庵韻

寶刀行送龔梧生同年之官黔中

送胡牧亭侍御南還

二月廿七日同慕堂給諫竹君學士伯思

戶部登陶然亭

哭翟舍人均廉二首

題候官林氏所藏漢甘泉瓦拓本

題吳香亭鴻臚古藤詩思圖

同曹慕堂給諫朱竹君學士陳伯思戶部

史文量孝廉曹申之上舍爲西山之游

出郊宿二老莊和竹君韻

張忠烈王輔墓

山行疊前韻二首

戒壇二首

和竹君戒壇讀遼法均大師碑因弔學士

王鼎三十韻

姚少師祠

夜宿潭柘寺用石刻金僧重玉韻

妙巖公主拜輒

僧房偶題

潭柘寺

三月廿二日同錢宮詹籀石紀太僕心齋

朱學士竹君褚學士左峨曹給事慕堂

馮刑部君弼入法源寺觀海棠偶見旁

院牆脚支筓方石有異撤而視之則遼

大安十年觀音菩薩地宮舍利石函記

也心齋有詩紀其事卽次韻

琉璃廠窰戶掘土得古墓棺槨朽盡而骨

法殊異視其誌石題云大遼故銀青崇

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墓誌銘
撰書人則不可攷矣督厥工部郎中孟
君澔令改埋於故兆東二十步并其誌
瘞之世遂無拓本李公之名不見於遼
史因摭誌文大略作詩以遺攷古者

題候官林氏陶舫硯銘冊子二首

送江于九之官安慶

游善果寺

法源寺看花

法源寺觀牡丹因懷琴德

題黃星槎所藏漢華山碑拓本

題惠松厓徵君授經圖

爲袁春圃給事題苦瓜和尚餘杭看山圖

題沈椒園前輩松亭讀易圖

病目廿二韻

贈伊宛中孝廉

鐙下作

圓桌

暖炕

羅兩峯鬼趣圖

潛研堂詩集卷一

擬古七首

亭亭孤生松。結根山之阿。干霄聳直榦。蔽日撐交柯。下有伏苓芝。上有鳶與蘿。手植自誰氏。云已千年過。幽人倚樹根。日夕常高歌。願爲歲寒期。相對鬱嵯峨。青青河畔艸。灼灼池中荷。顏色豈不好。秋深當奈何。龍門百尺桐。輪囷盈十圍。斲爲綠綺琴。絙以白玉徽。水流何洋洋。山高亦巍巍。鍾期顧我笑。一彈情以移。奈何舍我去。破絃不復揮。不惜絃斷絕。所悲知音希。郢人泣匠石。蒙莊感惠施。形存質已逝。千古同歎歎。涼風號寒蟬。蛩吟徹四壁。蕩子游不歸。空房愁思積。相對影與形。夢裏憶疇昔。可憐團圓月。獨似去年白。飛鴻從遠來。雙足纏匹帛。我欲寄之書。飛去杳無跡。君行作水萍。妾願作山石。萍飄無休時。石立終不易。挾彈少年子。杖劍羽林郎。大冠鐵鈇鉞。錦衣繡襦袴。出入衛承明。車騎何輝煌。晨興戒徒御。射獵南山陽。前驅戒騾耳。後隊走驢驪。蒼隼摩雲起。羅罽彌天張。獲禽亦無算。犒賞百千強。生飲黃犢血。分割元熊肪。西南羽檄馳。堠火通沙場。何不從軍去。勒銘麟閣旁。快馬志千里。健兒思邊城。結髮隨驃騎。大小數十征。數奇不封侯。賣劍歸躬耕。昨朝聞點兵。投牒從軍行。據鞍左右盼。意氣猶飛騰。指揮捕生口。竟抵休屠營。一鼓俘名王。再鼓犁龍庭。下馬艸露布。勒作燕然銘。

勿使漢廷中。衛霍空留名。

鸞鳩搶榆枋。晨風飛北林。萬族各有托。志士豈無心。昔我同門友。佩玉紆朝簪。折簡亟招我。彈冠當及今。翩然掉頭去。高臥東山岑。石溜滴清籟。冰絃鳴素琴。元雲覆屋上。白雲停樹陰。日夕無一事。把酒聊酌斟。此樂當語誰。知音有向禽。

蓬海渺何許。三山環其中。十二樓五城。金碧敞琳宮。有何古僊人。長眉更方瞳。煮就五色石。攜取九節筇。朝馳閬風顛。夕宿扶桑東。路人不能識。或疑是韓終。我來長跪問。欲言心憂忡。願茲下方民。奄謝如秋蓬。願賜玉箱藥。兼之養生方。膚容切各各使老壽。年命無終窮。

游橫雲山

九峯如髻相連。繚橫雲秀色。何便娟。怪石蹲立虎豹伏。老藤蟠屈蚪龍纏。懸崖十仞尤斗絕。穿雲欲上脚蹴躡。白浪層層雨後明。翠螺點點煙中列。問誰好事王與張。山有王儼齋。張得天兩尙書別業。誅茅小築添山房。飛泉百道鳴瀼瀼。修竹萬个陰蒼蒼。是時山中秋正暮。落葉荒榛踟蹰步。四山楓林滅沒閒。夕陽掩映紅無數。回看前峯雲往還。依稀蠟屐經過處。咫尺機山相對青。風流當日傲荒館。早知入洛名爲累。何似長聽鶴唳聲。

讀任昉傳

太行何崔嵬。世路更嶄絕。樂安任公子。海內之髦傑。騎兵呼天子。文筆冠同列。咄嗟起風雲。朱紫出唇舌。冠蓋紛相望。坐上皆名哲。人稱龍門游。並集蘭臺轍。清潭劇夜分。開樽酒同啜。刻燭賦詩成。擊鉢響隨滅。數子皆南金。能令公喜悅。盛衰會有時。風花隨轉瞥。一麾新安守。高朋成永訣。投盡綠沈瓜。滿坐爲哽咽。門庭烏雀羅。琴書蠹魚齧。白楊冷蕭蕭。藐孤走霜雪。傷哉匹練裙。朔風凜以冽。當時把臂友。驕馬嘶金埒。揮手長揖去。夷然若不屑。嗚呼市道交。何異劍首映。所以朱公叔。長與故人別。

春雪和東坡韻

輕塵乍糝玉。纖纖料峭寒。威幾陣嚴。誰挽竹弓彈密粉。王叔明岱宗密雪圖以竹弓彈粉爲之。盡傾滄海煮形鹽。披簑獨釣

迷江岸。授簡長吟側帽檐。頗恨春光勾勒住。金鉤嫩綠未舒尖。石曼卿早春詩。屈金鉤綠未回。

重閣何心閉宋纖。軸簾聊避朔風嚴。小兒任意裝獅虎。野老相過索米鹽。寂寞遙山遮翠黛。模糊破屋沒茅檐。一杯獨飲渾無賴。臘甕須探郭索尖。

徐毓洲讀書僧舍集杜工部句寄之

隱者柴門內。林花落又開。水深魚極樂。客散鳥還來。多病休儒服。相迎自撥醅。眼邊無俗物。隨意坐莓苔。用拙存吾道。幽偏得自怡。寬心應是酒。排悶強裁詩。野寺殘僧少。茶瓜留客遲。由來意氣合。步履向東籬。林僻來人少。邨花不掃除。長卿多病久。中散舊交疏。把酒宜深酌。新文尙起予。吟詩坐回首。日暮且踟蹰。

同調嗟誰惜。親情獨有君。優游謝康樂。俊逸鮑參軍。舍下筍穿壁。階前樹拂雲。幾時杯共把。水竹會平分。

田家雜詩

生世寡所諧。駕言返我廬。我廬亦何有。桃李三兩株。春過結實好。童穉來徐徐。攀條摘其實。果腹已有餘。食竟無一事。嬉戲聊相於。時復成謳吟。似言太古初。感此三歎喟。真意我不如。

朝驅黃犢出。暮驅黃犢還。豈不憚溽暑。力作忘其艱。昨宵甘雨至。溝水流潺潺。新苗出始齊。微綠生中田。且復牽黃犢。驅之浴前川。水淺不沒背。雙角隱見閒。桔槔亦不用。機心漸以閑。

小屋纔三椽。編茅以蓋之。老農八九家。卜鄰亦於茲。門戶同所向。酒食常分貽。雞犬各相識。棲宿無疑猜。禾黍既登場。相見多好懷。既念手足勤。還感雨露滋。有年君莫恃。當思無年時。

浮雲隨風遠。飄散何所之。逍遙十畝閒。終歲乃安棲。孺人提甕汲。稚子持釣歸。把酒共勞苦。無事心亦怡。曲池方繞舍。萍葉相因依。魴鯉游其閒。鱗鬣皆可窺。出入响以沫。人喧魚不知。卽此悟濠濮。當與莊惠期。鳴蟬識蚤晚。落木知炎涼。秋風歛以來。庭際生繁霜。刈稻既以了。官租早輸將。皤皤沮溺子。相逢阡陌旁。傾蓋無別語。但言耕與桑。不知誰賓主。揖讓久已忘。

金陵詠古

蔣山王氣黯無光。天塹休誇擅一方。鎖斷千尋燃烈炬。樓高百步簇危檣。紫髯像古荒原廟。青蓋風翻入

洛陽一自銜杯歌爾汝。曹劉事業總淒涼。

堂堂江左有夷吾。那向新亭灑淚珠。只怪諸君多譽賊。賴從元老未遷都。祖生擊楫猶吞石。謝傅圍碁亦卻苻。堪笑宋家修誓表。臨安得似建康無。

大廈還憑一木扶。哀劉駢首竟何辜。漫將腰扇誇寒士。無奈須眉不丈夫。眼作白虹終貫日。苔生黃石遽膺符。領軍腹大渾堪射。悔殺輕投金僕姑。

楊柳歌殘別苑聲。玉兒風貌正傾城。鳴雞埭遠迎鸞輅。射雉場開颺翠旌。豈有蔣王來左掖。只聽趙鬼誦西京。黃金此日真如土。化作蓮花步步生。

譚經同泰八關開。幾費金錢贖帝回。紅席未歸滄海使。青絲不道壽陽來。枯牆枳棘詩空在。曲項琵琶夢已灰。贏得暮年詞賦客。人間爭數庾郎才。

玉樹新聲久不彈。黃奴去後思無端。雲隨鐵騎來桃葉。水汲銀瓶冷井闌。歌舞曾聞袁學士。江山猶恨孔都官。迷樓亦是銷魂地。一樣蘇華取次看。

珠翹誰復整雙鬟。太息江南國步艱。天水碧痕深淺在。皖公翠色有無閒。宮娥揮淚嗟何及。騎省飄蓬竟不還。從此小樓風又急。更無人唱念家山。

原厓衣冠三百秋。匆匆五馬又南浮。君王但卜通宵飲。弟子新翻法部謳。拱手盈庭尊狎客。囊頭詔獄盡

名流石城重見降幡出。曹社何須怨鬼謀。

訪學成和尚集少陵句

澗水空山道。相過人不知。美花多映竹。桐葉坐題詩。易下楊朱淚。難酬支遁詞。扁舟吾已就。舍此復何之。

讀曲歌

紅豆向春種。黃蘗向春生。薄霧隱三星。有心不分明。朝憶復暮憶。憐歡還念歡。夜雨沒牛跡。躡痕無日乾。

詠史雜詩

執手陳留邸。欷歔空復情。大書魏貞士。不署晉安平。吾笑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艸罷勸進牋。歸飲步兵酒。林下山河邈。黃壚憶舊游。敗人憐俗物。祇解執牙籌。樓闕知何處。寒帷一笑開。洛陽府小吏。白日上天來。築壇建行宮。一鼓罪人得。不是溫平南。諸君但譽賊。運甓渾無事。孤忠判致身。天門折翼夢。謗史恐非真。一雌復一雄。飛來入紫宮。鳳皇在椒寢。枉用種梧桐。

別墅楸枰賭。小兒破賊還。西州空灑淚。身不到東山。
林木巢歸燕。行宮啓佛狸。封狼徒有志。何日一申眉。
侍疾延昌殿。開言淚數行。那知書一紙。喜字在中央。
金翅何來鳥。芟夷到七王。諸兒皆不長。涕泣自燒香。
長驅白門道。車騎何驛騷。欲得家豪富。今朝事御刀。
捉燭寂無言。引枕獨酣醉。此中可飲酒。解璽渾閒事。
金鋌不堪食。何妨乞與人。卻嗤蕭阿六。黃紫榜標新。
瑞室依巖築。高人寢處安。蟹螯堪下箸。多事問鍾阮。
巴馬行千里。長驅抵建康。黃塵何自起。失計納貞陽。
嶺外勤王返。淮南戰國埋。白頭持酒脯。收取血盈懷。
莫望功名立。難將鄉里忘。當年翻背將。不及一黃蒼。
大槩取富貴。傭書安足儔。卜人不忘語。南下作公侯。
自起臨春閣。但聞桃葉詞。擘箋宜夜飲。八婦總能詩。
明月今宵晦。蒺藜舊日埋。銷魂內宴罷。無復墮君懷。

舉觴勸官家。瘵人復何似。殺癘尙能飛。可憐青雀子。
攷室三臺壯。長生卅載難。且貪人世樂。臨死服金丹。
欲雪先朝恨。銜枚戰馬嘶。投杯枉震怒。何不度關西。
任沈工詩筆。江南二妙稱。鄴中誰作賊。邢魏兩相矜。
捧藥賜蘭陵。謠言忌百升。長城君自壞。辛苦事椎冰。
父不識北斗。兒偏爲世神。瓠蘆空有月。掘槩伴誰人。
十二院分峙。林泉妙一時。敝衣還乞食。何處著窮兒。
薄暮軍書至。天池校獵忙。大家正作樂。忘卻陷平陽。
魂斷琵琶絃。碧染青谿血。南北兩麗人。至竟誰優劣。

短歌行

對酒當歌。慷慨轉多。敲缺唾壺。和我者無。一解躬耕一畦。不如販脂。奉粟一囊。不如賣漿。二解言有金丸。乃成少年。言有錢刀。乃成賢豪。三解陟彼崇巒。言采其蘭。盛之佩纒。以祓不祥。四解

雉子班

雉子班。飛飛野田閒。吁嗟卒逢主人子。左抨弓右彈以丸。毛羽摧積。向天鳴悲。爲我謝主人。微軀不足惜。

有雌山梁。有子原澤。請勿張羅。向其側。雉子班。心煩窵。

五雜組

五雜組。羅紈垂。往復還。連錢騎。不得已。學馬醫。
五雜組。腰金帶。往復還。監司廨。不得已。望塵拜。
五雜組。鶻吐綬。往復還。箕張口。不得已。飲醇酒。
五雜組。金紫升。往復還。餐錢增。不得已。且模稜。
五雜組。僧伽裝。往復還。藥叉腸。不得已。拜佛忙。
五雜組。錦千純。往復還。金千斤。不得已。謁朱門。
五雜組。貴公子。往復還。五都市。不得已。窮餓死。
五雜組。窈窕孃。往復還。紈袴郎。不得已。嫁茶商。

京口

存

百雉樓。高鐵甕。城朱方。形勢尙。嶒嶸。江山秀。合南徐。鎮士馬。雄誇北府兵。雨霽瓜洲。颿影出。雲開京峴。黛痕明。擬摹古鼎雷。回篆枯木堂前。躡履行。

登燕子磯

扁舟泊江滸。乘興何所適。捫蘿上危磯。支筇踏盤石。徑仄勢欲崩。膽怯步愈窄。秋色江上來。吳楚千里碧。渺渺獨愁予。潮平葦花白。

過明孝陵

盤鬱鍾山麓。神邱闕寂寥。眞容隆準在。王氣秣陵消。濠右膺符命。江東正斗杓。初承龍鳳號。終應富家謠。元末謠云富家莫起樓貧家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法踐三章約。星除九野妖。隆中起諸葛。塞上走嫖姚。劍佩丹墀肅。山河銅柱標。提戈開一統。畫界晒南朝。穎宋心徒赤。胡藍首已懸。遂銷丞相印。特遠侍人貂。密網刑雖峻。維城寵太驕。棊收留失著。本撥出橫條。枉逐高飛燕。眞成毀室鴞。青詞虛設醮。碧血恐難招。守衛規猶壯。朝陵路竟遙。春秋三百改。枝葉十傳彫。聖代存寬大。遺墟禁牧樵。隧無金椀出。火未玉衣燒。椒酒天王酌。香函使者輶。康熙中聖祖南巡至江寧躬親奠酒國有大慶典輒遣官往告祭繚垣宮監住。宰木尙蕭蕭。

京口晚眺集唐人句

雨微煙暝立谿頭。風緊雲寒欲變秋。日晚江南望江北。兩三星火是瓜洲。

席上贈王鳳岡顧培穎兼懷王鳳喈在都下

相逢意氣重相期。翦燭更闌話雨時。榼酒三餅傾宿醞。旗亭七字睹新詩。清譚只許王平子。癡絕終輸顧愷之。更憶薊門風雪裏。騎驢應起故園思。

詠史

曾無經略似龍韜。浪說烏衣甲第高。健卒秋風鳴射鏑。元戎曉日擁征袍。歌酣油幕揮如意。寒禦貂裘酌小槽。褒鄂家聲銷歇盡。空教血淚衛公刀。

少年

少年不羨執金吾。赤鯉銀盤酒玉壺。沒羽南山朝射虎。聽歌北里夜呼盧。驚沙秋漲鷗鵝湖。射落雙鷗金僕姑。乞得君王丈二組。一時縛取五單于。

過昭慶寺訪喆公不遇

五宗誰嗣響。清絕有祇林。水月觀空悟。風幡答法音。我來虎谿下。佛火一龕深。不見維摩詰。悠悠訪道心。

萊陽二姜先生祠

仰蘇樓外有遺祠。漂泊當年事可悲。血染朝衫攀檻日。霜飛白簡毀碑時。山河轉眼分今昔。兄弟傷心灑涕洟。回首敬亭雲近遠。游魂兩地竟何之。

木棉花歌

木棉之花古未有。流傳乃自林邑南。高昌緬甸及南詔。移來交廣雷瓊儋。桐身楓葉芙蓉蕊。秋來結實離相參。周遭徑尺修數丈。非杞非梓非楨楠。蠻方寶此作活計。不數八瓊吳中蠶。爾雅釋木置不錄。南州舊

志披琅函。迦羅婆劫載梵夾。嘉名肇錫由瞿曇。艸棉晚出乃居上。卑枝弱幹霜苞含。古終古貝名少別。騷翁辨說徒詰請。何人分種到江左。花開處處臨激潭。

吾鄉所種皆艸棉。沿其名曰木棉耳。

崖州老老年七十。卓椎雙髻頭鬢

鬢。傳來上世種植法。至今立祠香茅庵。烏泥涇上靈旗卷。風鬢霧鬢留空龕。爾來傳授五百載。鄉邨男婦人人諳。弓彈桿輒良自苦。如食蓼葉蟲知甘。吾生雖無田負郭。田家月令曾研覃。四坐勿諠聽賤子。試爲

具述忘愚愍。嚶城土燥不宜稻。稻田十塵得二三。三月才過微雨潤。木香花下香穠醴。

木香花開種花之候。農夫走

尋官歷日。翻閱敗壁祛白蟬。詰朝相戒種花去。蓬頭散髮除檻軫。從朝至晡不得息。汗出浹背流如泔。東

皋幾日生意早。新芽迸土抽瑤簪。火雲觸熱青笠覆。艸根細斷長鉏鉞。向午不憚日杲杲。凌晨時聽鐘鐺

鐺。磨門穉子攜酒榼。饑餉小婦簪宜剪。嗟爾婦子大作苦。面目黧黑中心慚。去年種花花事歎。家中積儲

無一甌。今年天氣晴更好。十日一雨波滄涵。里巫釀錢賽邨社。社翁社母醉且酣。巫言祀神神不怒。福汝

祐汝非戲譚。三秋轉眼西風緊。捉花處處爭探探。提囊花鈴大於繭。腰繫圓籠攜荆籃。不辭采擷指爪禿。

十五五頰肩擔。歸來茅舍夕陽暮。少長列坐齊羅罍。園蔬餽釘剝菱芡。水族瑣碎持羸蚶。紅蓮飯熟出

破甌。菊花釀美開新罍。拍手頓足紛雜沓。太平有象樂且湛。朝來忽訝聲剝啄。市牙估客頻停驂。得錢捆

載渡江去。吾廬依舊空沈沈。

長含切。

蚤花捉後花漸少。霜黃滿地羣兒擗。賣錫老翁打鼓過。傾筐換取日耽

耽。促織初鳴河射角。篝鐙一縷光猶斂。黃紗夜紡軫車鬧。抱布賤售憂如慄。我農經年長碌碌。夫豈本性

由來耽官租私債償未足。吁嗟筋力何以堪。明年力作催丁男。

宋徽宗畫龍歌

畫龍古今誰妙手。前有僧繇後所翁。宣和道君亦能事。游戲落筆侔神工。空齋歛忽風雨晦。粉墨黠黠吐
光怪。陰雲合杳迷高穹。震電崩騰驚下界。一龍天矯胡髯垂。遙空隱見鱗之而。神物變化意飛動。豐隆列
缺相追隨。左方題識更瀟灑。瘦金小字兼行楷。興雲噴霧豈有心。欲吸長江濟四海。題云興天上雲吸長
江水濟四海民落天
下雨凡一十六字。我聞汴都全盛初。太清樓閣收圖書。關全董羽妙蹟在。至尊清暇時臨摹。棗蓬花花日月促。瞥
眼苑枯如轉轂。五國城頭塞馬嘶。真龍終受泥沙辱。吁嗟乎。尺幅丹青千載傳。烏號去杳竟誰攀。一從曲
洧南歸後。寂寞龍顏想像閒。朱弁使金得二
帝御容以歸

宜興道中

連邨薰蔗足安居。罨畫谿光畫不如。兩岸綠陰微雨後。半簾花韻試茶初。遙山疊髻晴鋪絮。隔浦鳴榔夜
打魚。陽羨買田曾有約。沈吟此地十年餘。

潛研堂詩集卷二

竹枝詞和王鳳喈韻六十首

練祁秋漲接空濛。望裏微茫是海東。短棹遠衝煙樹外。綠蓑漁子話鄉風。宋寧宗嘉定十年知平江府趙彥櫛提刑王棊請割崑山縣之

安亭春申臨江平樂醋塘五鄉置縣以練祁市爲治所練祁水名也宋吳惟信泊舟祁川詩片颿屢捲暫停船東望微茫接巨川元陳達觀遊練水詩短棹遠衝秋色裏

彈丸城小只如鄉。繞郭春流匹練光。僻左自來遺跡少。圖經空識府君莊。莊府君墓在澱江門南相傳土人掘得墓石云府君諱泰咸通

三年葬崑山縣東一百里伍家岡身橫瀝水西八十步

麗譙蓮漏急相催。背郭層樓面面開。夜半鐘聲驚客夢。應奎山上月華來。鐘樓在城東南隅應奎山在儒學前

紺塔峻嶒枕水湄。昇僊臺下短蓬移。蒼松翠柏天台路。可憶高歌擊楫時。王可交華亭人移居白鶴江以耕釣爲業一日權舟擊楫高歌

泛江歎見中流綵航載七道士呼可交登航謂曰汝好骨相合爲僊與之二粟食之甘如飴命黃衣送上岸但是峯嶺重覆松柏參天乃在天台瀑布寺前今昇僊臺故址在青龍寺塔西

活谿風度自超然。烽火催歸海上船。吟罷看雲滴露句。不知蘿月落平川。王逢江陰人避亂青龍江上顏其室曰蘿月山房逢有詩云病

就山中隱烽催海上舟。又云看雲暮影齊巾角滴露春聲落枕凹

海運乘風快使颿。千夫長各署頭銜。何人爲仿官師例。也補題名勒翠城。楊樞字伯機嘉興人官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曹某常熟人

官嘉定等海運副千戶遷海運副萬戶黃潛俱爲誌墓見黃文獻公集

徵歌會費錦纏頭。檀板家僮唱石州。好事沈郎今不見。曉風殘月且歸休。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墓宋柳耆卿之為人撰歌曲。

教童奴為俳優。以此稱于邑人見歸有光撰朱肖卿墓誌。

柳條拂浪水平磯。一片清光漾落暉。遙指幽人結廬處。風清月澹半開扉。元王子昭詠練川詩。荈芽迸土。抽白玉柳線。拂浪搖青金。又隄。

旁有人新結廬。軒窗瞰水宜幽居。風清月澹堪娛樂。笑掬滄浪纒可濯。

渺渺張騫槎畔煙。茫茫黃歇渡前川。滄桑閱盡恆沙劫。不信還留鐵力船。槎浦俗傳張騫乘槎處。黃波一名黃歇渡。攷郊宜水利書。有大

黃肚浦。小黃肚浦。後人訛肚為渡。乃以春申君姓傳會之。明嘉靖初。邑人沈東津宅後。掘得鐵力木船一蓋。朱清張瑄造舟海運時所遺。

耆德爭推中隱堂。科名父子破天荒。清修謹勿因人進。傳與當官一瓣香。翼明之中吳紀聞。曾大父諱宗元。字會之。登天聖五年第。主杭

州仁和簿。時范文正公為帥。改容禮之。曰。公器業清修。它日必為令器。謹勿因人以進。曾大父敬服其訓。又云。曾大父自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謝事家居。建中隱堂。與尚書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相與從游。日為文酒之樂。二公皆耆德。碩儒致政于家。吳人謂之三老。

移栽盆樹綺窗妍。截得筠筒手自鐫。花鳥徐熙山馬遠。無人知是小松傳。朱稚征號三松。善仿名畫。翦盆中花樹。朱纓號小松。善雕刻。竹

器三松小松之子也。

離披雨笠與煙蓑。款乃聲聲放棹過。一自樊川曾夜泊。至今清露白雲多。杜牧吳淞夜泊詩。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

牡丹頭小撥輕橈。兀坐低頭長日消。行徧九行十八鎮。權歌聽唱雨瀟瀟。牡丹船名。頭。

楓染秋林葉葉丹。斜紋彩薄惹輕寒。野田黃雀飛將宿。月上蘆花白一灘。斜紋布可製衫。黃雀西鄉多有之。味美。

莊嚴佛像法堂供五粒松枝翠影重。怪雨淙淙風瑟瑟。夜深疑化作蒼龍。西隱寺古佛元時新安巧匠洪三四百年物葉方謫詩畫鳴風瑟瑟晴怪雨淙淙今皆無存

叢殘詩碣倚積垣。姓氏傳譌竹素園。記否嚴陵投贈句。南窗家世本蘇門。集僊宮有元人石刻詩首題詩寄集僊南窗煉師嚴陵楊大倫

頓首末題天歷已。已夏孟書于練序冷齋。南窗煉師者。集僊宮住持提點冲靖守正凝和法師孫應元也。故詩有煉師蘇門僊丹龜煮白石之句。韓浚嘉定縣志載此詩。題云寄集僊宮葉煉師案續吳錄云嘉定

之集僊宮。宋嘉定十七年道士葉子琬建子琬為兩街部。道正賜號冲妙大師。此詩作于元天歷中。不得與葉同時。

花朝二月雨初晴。笑語相將北郭行。折得細桃剛一朵。小鬟偷壓鬢雲輕。俗以二月十二日為花朝城北西隅多桃花

刺眼繁花細細開。陌頭女伴踏歌來。燒香纔罷遊園去。延綠軒前薄相回。城隍廟後園水石亭臺最勝中有延綠軒俗呼嬉遊為薄相

辛苦吳郎髮早衰。誅茅曾此傍江湄。輕陰細雨東風軟。又是梨花瘦盡時。宋吳惟信字仲孚湖州人寓居白鶴江有詩云白髮傷春又一

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軟。商略生平到杜鵑。

橫塘縱浦水瀼洄。吉貝花鈴兩岸開。朵朵提囊看似繭。急攜花籠捉花來。木棉一名吉貝。花房曰花鈴。花大者曰提囊。收花謂之捉花。邑

人稱木棉花止稱花者猶洛陽之牡丹也。

漁鏡橫照淥波明。插蕩編蒲岸岸平。沙裏鉤來鄉味好。統勝糖蟹與糟鯉。沙裏鉤蟹屬以沙中鉤出故名。

菜圃瓜畦拓百弓。杭家邨北夕陽紅。棟花倒覆三閒屋。酒幔低垂十里風。杭家村在顧浦西。明巡撫周文襄忱嘗微行至此。土人因名曰

周公 邨

澹沱湖光漾晚曛。龍船戲水綠氤氳。丹沙書就符教佩。蕙帳涼風夜辟蚊。五月五日看龍舟競渡。丹沙符佩之辟蚊。

橫斜藻荇鏡中涵。洗盡浮雲天蔚藍。煙際幾番回舫窺。權歌聲入匯龍潭。匯龍潭在儒學前。

白鶴江邨吠乳雁。白鶴江水射船窗。罟師舉網日薄暮。定者四鰓鱸一雙。白鶴江在縣西。南有白鶴邨。

病瘡唐生果怪哉。流連時命亦堪哀。胸中磊塊難消得。日飲無何且百杯。唐欽堯答友人問疾書。僕之賤恙。雅與衆異。它人病瘡多氣亂。

僕茲病瘡。轉神清。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延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途蕩清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沈。剔抉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見歸太僕集。

黃姑遺廟傍江涯。膜拜紛紛乞巧兒。聞說金篦曾割水。晚風蕭蕭捲靈旗。中吳紀聞。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有織女牽牛星降于此地。織女以金篦割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鄉人異之。爲之立祠。

依依墟里散炊煙。短短筵籬帶晚川。黃葉西風鹽鐵路。布颿一半販花船。鹽塘吳越。王運鹽鐵處。

沈司徒廟夕陽沈。趙四官墳蔓艸侵。沙浦潮兼桑浦急。腰涇水比界涇深。沈司徒廟在婁塘。元至正六年。建趙四官不知何人。有墳在腰界涇。二水之閒。沙浦桑浦。二水名。

綠樹依微繡幕圍。平橋細雨正霏霏。菜花開後梅頭出。麥浪翻時團尾飛。梅頭魚名。團尾鳥名。俱出高橋。

一簣閑園近石岡。青蟲網戶弄斜陽。恰宜消夏浮朱李。亂打新荷雨氣涼。石岡在澄江門外。隄方伯錫爵。別墅在焉。程嘉燧石岡園雜詩。

竹風荷澗北。雨氣石岡南。又同店婁二兄遊石岡園詩。林晦今朝雨荷故昨夜風安來無洒掃網戶有青蟲。

竹風荷澗北。雨氣石岡南。又同店婁二兄遊石岡園詩。

林晦今朝雨荷故昨夜風安來無洒掃網戶有青蟲。

林晦今朝雨荷故昨夜風安來無洒掃網戶有青蟲。

鷓鴣鵲任往還。野田雨過瀉潺湲。婁江北去無多路。記取儂家相見灣。

劉家河古婁江也。有相見灣。

期頤堂下綠凝苔。垂白牙緋拜賜回。九十年華彈指過。有人曾識壽星來。

吳郡志：龔明之字希仲，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

中吳紀聞：子年二十時，與鄭君聘應求同在郡庠，應求精於人鑒語。子曰：吾友乃一壽星，然亦可銀瑯瓖。後七十年，子始拜牙緋之寵。

菱角青青荳莢黃。秋成風候未全涼。老農屈指稻將熟。下馬試看烏野香。

烏野香，下馬看皆稻名。

天僊古街繞清渠。麁眼編籬密更疏。紅蓼白蘋秋色好。分明畫出野人居。

吳轍字中行，台州人。元末避亂溇濱，顏其室曰野人居。倪高士

續爲作圖，後徙清浦里之天僊街。

水面懸芎香餌多。撇頭船子晒漁蓑。斜陽一帶平蕪岸。依舊淞江落葉波。

白居易望海詩：震澤平蕪岸，淞江落葉波。

沙外平沙邨外邨。黃墩東望是雷墩。吳航販取秋瓜去。柔艣呼啞劃水痕。

黃墩在縣西南二十里，雷墩在縣西南五里，產西瓜最美。

塾巾樓下雨如絲。點水蜻蜓故故遲。記得新安老處士。松濤竹露醉題詩。

塾巾樓，程嘉燧故居。嘉燧有詩云：曉案晴光研竹露，夜瓢明月

齋松

曲綠寒塘鴈齒橋。澹黃楊柳影迢迢。扁舟載酒江湖去。好趁初三十八潮。

楊柳橋在十四都，初三十八潮最大。

走馬塘邊下釣綸。青龍江水渙潛鱗。蓮衣褪後秋風緊。開徧繁花四葉蘋。

走馬塘在縣東南，青龍江在縣西南，相傳吳王造青龍戰艦於

此

齊公卓錫闢榛蕪。疏瘦天然冰雪軀。怪得邨氓爭布施。不知曾見鶴飛無。

中吳紀聞：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

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而至。其它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月明往事，重堪悲。殺氣東來，偃將旗。故壘西風，魂斷處，不知誰唱輓歌詞。晉書袁山松出遊，輒令人唱輓歌。時謂道上行殯，後爲吳郡太守。守滬濱壘，爲孫恩所害。嘉定縣志作袁嶽，誤。合山松爲一非也。元楊孫滬濱壘詩：莫向月明悲往事，卽今滄海已塵生。

外岡西去是儂家，數畝清陰落照斜。一扇柴扉容吐曠，半颿漁艇慣撈鰕。外岡在縣西十二里，又西五里爲望僊橋市。

莊濱南與練祁陽，一道平波跨石梁。顧浦待潮天欲晚，田居冷僻似僧房。望僊橋跨顧浦上，余家在其西。右爲莊濱，左爲小練，祁鄰，宜水。

利書載松江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有大浦二十條，顧浦其一也。顧發有待潮顧浦宿耕者，張欽舍詩載崑山雜詠。

三椽老屋薜花斑，只少谿南數尺山。試上望僊橋上望，玉峯翠黛有無閒。登望僊橋可見崑山馬鞍山頂。

半塍黃豆半青秧，花藥園邨竹遶岡。河射角時勤夜作，商量莫負好秋光。呼青秧，藍靛俗。

笠澤江聲接杳冥，一雙白鷺立沙汀。望中點點如螺髻，數徧雲閒九朵青。吳淞江一名南澤，九峯在其南。

潮聲半夜滿寒塘，銜尾中流到海航。載得黃魚白鯊至，閣鮮一路賣沿鄉。俗呼海魚，鮮者曰閣鮮。

膽瓶換水貯清漪，月下鐙前影倒披。羅漢松青天燭赤，輕黃更閒蠟梅枝。新年瓶中插花如蠟梅，天燭羅漢松之類。

茅柴壓酒最清甘，醉踏郊原春色酣。黃艸鞦輕棉布暖，生來不識上山蠶。涼鞦出新涇，取黃艸織之，邑不宜蠶，人家皆種木棉作布。

銀鯉粧妝滿盤盛，正月人家未出耕。鐙火夜闌喧小婢，鍼姑細語聽分明。迎正月鐙時，小兒上學，讀神童詩，千家詩也。

婉兮卅角亦多姿，上學初從句讀師。粗記神童詩一卷，聰明傲煞牧豬兒。字經之類，陸放翁所謂郵書也。

木龍漿薄抵輕冰。橄欖瓜甜蔓細藤。燕子春來抽燕筍。魚苗秋老放魚鷹。取木龍子磨作粉。夏月食之名。涼粉。橄欖瓜。西瓜。別種。出外岡。

燕竹以燕來時生筍。魚苗俗名魚秧。近太倉人家多畜之。魚鷹俗名水老鴉。

巨螯團圞認雌雄。手縛寒蒲教短童。頗羨楊涇老漁者。一年活計緯蕭中。楊涇蟹最美味。諺云：雄蟹捨不得螯。雌蟹捨不得腳。

激灑銀河低玉繩。嬋媚弦月挂西墜。舟移畏壘亭前泊。遙憶書帷幃蠟鏡。畏壘亭。歸太僕。有光讀書處。

木棉花黃蝴蝶飛。木棉花白豆葉稀。木棉收盡軒車鬧。紡得黃紗製妾衣。

艸冷煙清一望平。錢門塘上掩柴荆。篝鐙細細鳴梭急。好和疏籬促織聲。錢門塘。市出布。

生泔醜醜出新筍。令節分冬一醉休。怕見三朝迷霧重。裝絲徑寸暖于裘。冬至前一日飲酒。謂之分冬。酒諺云：三朝迷霧刮西風。

蜜餌糍團和粉餽。九斤爛煮大場雞。宵來送歲還迎歲。齊換宜春帖子題。三黃雞。出大場。重至九斤。元日題宜春二字于門。

蘆簾紙閣好盤桓。煙篠風蒲水面寬。合喚漁兄與漁弟。柳陰深處下筠竿。

望僊橋

傍水低低屋。穿橋小小舸。潮來從顧浦。煙細認安亭。種豆青攢簇。收棉白拆鈴。邨邨歌歲稔。樂矣返柴扃。

滄浪亭

蘇君昔寓蘇。傍水小亭建。清風明月佳。買斷錢四萬。誰云傲骨屯。自取兼山艮。竹翠穿日光。窗青延野蔓。

日光穿竹翠。玲瓏野蔓。盤青入破窗。皆子美句。吟詩寄歐梅。餘子毋我恩。平生金石文。委積塵一寸。那知謗焰息。聲名出蹇鈍。翻

令後遊人到此適所願。前孫與後章。棄置勿復論。清兮滄浪水。濯纓來者勸。

擬田家詞

學稼數十載。不入城市門。婚嫁早已畢。含飴聊弄孫。幼孫六七齡。岐嶷亦可人。問之讀何書。孝經與魯論。大意雖未曉。句讀粗能言。向母索棗栗。畏翁卻復前。撫景忽長喟。忽憶翁少年。此景難再得。回首心茫然。

寄邵高二秀才

寥寥旅鴈尙南征。母對西風百感生。孤客途窮還臥病。天涯知己苦關情。持竿雨後思高鳳。種圃城東羨邵平。何日一樽重話舊。夜窗挑盡短長檠。

訪顧上舍邨居

五載曾爲客。重來訪舊游。麥青纔覆雉。沙淺不驚鷗。鮭菜參差市。飄檣遠近舟。比鄰如可約。還往儘風流。

題爻吉兄赤壁圖

月射烏篷岸岸明。攝衣絕巘上頭行。危巢夜半驚棲鶻。知是當年長嘯聲。崎嶇石磴足淹留。如畫江山一望收。絕壁登臨應更快。笑它二客未風流。

擊筑行

朔風蕭蕭翻地軸。燕南酒徒盡擊筑。壯士一時怒瞋目。平生不識秦舞陽。殺人如麻人莫當。須臾色變何

倉皇秦廷劍光飛不起。青銅柱裂白虹死。輕身一擲長已矣。
君不見博浪飛椎椎折軾。下邳圯上無人識。大索十日索不得。子房全身卒能報韓
悲荆卿之不能也。

閏七夕戊辰

又是秋河絡角時。停機重把鞦韆移。多情葭管灰偏剩。解事蓮花漏較遲。
兒女穿鍼翻舊樣。詞人乞巧換新詩。素娥此夜知遙妒。不放金波萬里垂。是夕無月。

漫成六首

說詩解頤匡鼎。問事長頭賈逵。汗青一時未了。艸元後世誰知。
坐客青眼白眼。名士大兒小兒。搗鼓三通古調。詠懷百首新詩。
風裏登山落帽。雨中出郭墊巾。捋鬚欲臣老子。伸足不識故人。
乞米平原有帖。移家東野無車。聊復中之美酒。且往觀乎異書。
巨口鱸魚秋美。長腰粳米冬春。新拓三椽老屋。恰對五粒小松。
宅畔雞頭鴨腳。生涯蟲臂鼠肝。寄費斷無錄事。送菜可有園官。

用昌黎會合聯句韻送王良齋先生歸海虞

朔雪凍差差。懽懷寒氣重。王鳴盛先生懷故園。浩然歸計勇。王昶冷雪武邱凝。秀嶂虞山聳。錢大昕。裴輕

僕無痛。飄舉浪猶湧。曹仁虎。養疴公志便。問字我枕壑。鳴盛結添卜商衣。履曳原憲踵。昶叩鐘聆噲。帶
經鉏畝壟。大昕游嘗昇輿從。學歎望洋恐。仁虎。嗚呼文教衰。流傳多繆種。鳴盛。七略誰囊該。九師空雜冗。
昶弔詭卜火珠。荒誕搜汲塚。大昕。袞袞逐積瀾。紛紛博世寵。仁虎。先生筦道樞。詞林作梁棋。鳴盛。砭俗論
必嚴。匹古意未恂。昶。覃思幹元造。購籍損官奉。大昕。幽鍵啓突奧。銛斤斲拳腫。仁虎。十道九域探。三篋百
城擁。鳴盛。當其烏臺遷。屹然白簡捧。昶。默默嗤寒蟬。啾啾嘲羣蝥。大昕。正色排媵媵。直筆刺微燼。仁虎。然
犀燭罔象。伏弩射闕鞏。鳴盛。獨立仰丰規。先鳴振偃蹇。昶。乃知一士愕。足令千夫悚。大昕。旋解紫綬還。閒
薤碧艸茸。仁虎。酒兵整鞵鞞。騷壇集球珙。鳴盛。遂初欣歸吳。耽榮恥得隴。昶。吾谷峰嶙嶙。尙湖波溶溶。大
昕。閒身侶鷗鷺。塵鞅脫桎梏。仁虎。五年主講席。詩禮誠發冢。鳴盛。教比時術蛾。文喻吐絲蛹。昶。執經紆矩
步。解惑快曲踊。大昕。情愴驪駒歌。令紀烏獸耗。仁虎。往矣冰盛紋。來思花坼甬。鳴盛。佇立望河干。霜風浩
呼洵。昶。

聞金川平定喜而有作

西南絕徼漫傳烽。命將專征出九重。闌外建旄麾鐵騎。軍門推轂賜黃封。雲連壁壘龍蛇陣。日閃旌旗茶
火容。聞說如山號令肅。六師枕席過巴庸。

元戎出塞陣堂堂。制勝遙承廟算長。烏道千盤朝縹馬。龍韜三略夜封章。電矛雨矢軍威壯。雷鼓風旗士

氣揚聞說蠻方今納款。亟銷鐵甲事耕桑。
桃林重疊賞元功。廉李威名出禁中。長子帥師期盡敵。大君懿德載囊弓。笳簫夜靜三更月。鼓角春開萬里風。勒石橋門重紀績。奎章百丈氣如虹。

秋柳次韻

極目長條更短條。永豐西角最魂消。渭城舊恨歌三疊。白下新愁送六朝。零落夜烏嗥轉急。蕭疏客鬢話無聊。春來縱說輕離別。尚有濃陰拂畫橋。

歸家

刺促何堪道。生涯逐布颿。高堂將白髮。游子尙青衫。短檠愁韓愈。長竿笑阮咸。歸來斷黃獨。託命手中錢。數點灑塵雨。新涼亦復佳。著書翻鄴架。沽酒壓茅柴。更有羊何契。相於鑿笠偕。天涯少知己。不用敝青鞵。

舟行

棹入煙蘿裏。幽探願不違。共知濠上樂。漸息漢陰機。柔艣謳鴉語。閒鷗撲鹿飛。坐看林際暝。猶有白雲歸。

遠別離

扁舟破浪行。布颿疾于箭。紅豆盛羅囊。相思不得見。

尙湖夜泊

微茫雲水自萋迷。平遠山光入望低。唱罷竹枝颿盡落。孤篷殘夢尙湖西。

秋日舟行

西風一夜生。秋氣條清爽。峯遠明餘霞。林疏透微晃。邨煙細如絲。水田平于掌。出泉占旣濟。虛舟利攸往。漸聞榜人語。始知暮潮上。鷗鷺眠不驚。水石激成響。忘機境俱恬。乘化意彌廣。逝者亦如斯。因之寄遐想。

九日同潘璜谿凌叔子張策時王蘭成作

木落鴈南下。天涯各滯淫。百年多病客。九日故鄉心。風度高樓笛。寒生別浦砧。西山爽氣在。無計一登臨。

雪霽

平明雪初霽。幽人此散步。徐看朝暎升。忽訝時雨澍。青山如新沐。螺髻恰微露。老樹影漸瘦。陳根尙封固。早梅舒素萼。暗香纔半樹。疑是窈窕姿。輕紈障逾嫺。言尋小僧寮。蒼茫問古渡。橋鼓劣容足。泥融略識路。隱隱鐘梵聲。靜聽得清悟。跌坐憺忘歸。不知日遲暮。

贈翁朗夫徵君

緯蕭抱犢白家風。薦牘頻看達紫宮。東國人倫歸郭泰。西京儒術數申公。江湖載酒風流在。耆舊論交意氣同。擬向君山來問字。相從踏徧碧玲瓏。

春日閒居

金山

五畝城西路。郊居賦若何。鳥聲新雨過。颿影夕陽多。酒熟人初醒。詩成客解歌。生來耽習靜。閒坐說禪那。
方丈瀛洲路渺茫。金山終古獨蒼蒼。孤根自立何依傍。濁浪相排有抵當。樹影只疑雲影幻。鐘聲遙帶水聲長。中泠泉味誰能別。且坐僧寮子細嘗。

永濟寺

懸厓青瘦似磴礧。中有清涼十笏居。六合山光凭檻入。大江颿影卷簾餘。譚禪不契空行脚。養病無妨且廢書。三載重過忙底事。晨鐘送響只紆徐。

雨花臺

說法雨曼陀。高風宛如昨。坐久寂無人。惟有松花落。

懷曹來殷

忽忽三秋暮。兼葭況復殘。涼飈一以至。落葉洞庭寒。我友今多病。相思獨倚闌。因風寄消息。中夜起盤桓。綠苔凝芳榭。子建獨煩憂。今夜西窗月。懷人定倚樓。天寒租賦急。歲歉稻梁愁。辛苦江鄉夢。郵籤肯寄不。

懷王蘭成

井梧撼撼下閒庭。悵望同心隔遠坰。舊雨祇今勞夢寐。三春曾此共飄零。白沙夜月潮聲急。紅葉秋山屐

齒停遙憶五茸雲正遠。折麻何處寄芳馨。

憎蠅

營營亂形聲。散豆不可打。

都瓦切。從宋續降禮韻。

適從何處來。會須杖門者。

別席

楊柳無端折。笙歌有意留。清言仍衮衮。長路但悠悠。細雨兼花落。歸雲赴客愁。江淹黯然別。南浦一扁舟。

同王琴德曹來殷沙斗初張崑南泛舟游靈巖山寺

申旦戒清遊。極目路非遠。橫塘流琤淙。枉渚任回轉。幽賞心忘疲。津逮境屢變。弭棹入山中。相於陟崇巘。琴臺旣清峻。石廊復平坦。緬懷昔時人。繁華自流湏。原荒走麋鹿。徑僻積苔蘚。代往迹豈邈。物移理空顯。雍門操未彈。牛山淚先泫。因之感古今。徘徊遂忘返。

暮宿木瀆吳企晉園亭

羲輪不暫駐。夕景來陰崖。沿途越修畛。命駕登幽齋。吾友早遺榮。相見愜我懷。盍簪樂情話。容鄰升堂階。坎習激清籟。解作滋新荄。以茲邱園樂。況復聯朋儕。迢迢月初上。千里無塵霾。清輝長不滅。良覲寧愁乖。素履貞无咎。同心道長諧。願言崇令名。相於游息偕。

游天平山歷龍門白雲泉蓮花洞諸勝

夙昔慕臺尚。散髮事登陟。名山志遠游。攜屐探九域。天平沉在邇。蔥翠望不極。屯雲生層岡。蒙泉注巖隙。壁立石骨露。峻絕苔徑仄。梯空疑無路。攀蘿若可卽。行險心惟亨。仰止道自得。理以湛寂超。境與幽邃適。卽此澹塵慮。奚自逃藪澤。歲宴期重游。眷茲山中客。

訪上沙陸氏園居

尋芳信坦步。徑行越故蹊。名園在西郊。不辭路逶迤。自田復之湖。果得瞻巖棲。木水自明瑟。蒲稗相因依。激泉植疏援。折柳樊新籬。機忘魚鳥適。地偏心神怡。幽人托肥遁。衡門忘朝飢。高風未緜邈。軌躅良在茲。我亦澹蕩人。寄興耽山茨。相期沮溺耦。開徑耕東菑。

三十三山艸堂圖歌爲霽堂徵君作

前峰後峰石巒峴。千重萬重雲往還。秋林滿眼楓葉丹。艸堂突兀當其閒。主人乃是湖海客。著作終年樂泉石。方瞳皓首冰雪顏。恐是列僊天上謫。暨陽城邊嵐氣濃。五畝之宅一畝宮。說經勝匡鼎。鑿穴師臺佟。三詔六聘笑不應。芒屨竹杖踏徧三十三青峰。煙蒼蒼兮乍合水澹澹兮生漪。喬松蔽天以磊砢。野卉裊露以華滋。遙岑出沒望不極。惟見長江東下奔。赴大海一氣磅礴無端倪。使人目眩色動而嗟咨。蓬萊在何所。五嶽不可期。四壁臥游太癡絕。撫琴動操徒爾爲。何如艸堂卜築好。日餐蛾綠可娛老。窗前皓月來如期。階下蒼苔閒不掃。青山便是耐久朋。息壤盟言悔不早。我披艸堂圖。爲君試作艸堂歌。安得誅茅開

徑來傍山之阿。從君艸堂晨夕時相過。

送吳企晉游黃山

黃山三十六。杳靄望難分。初日天都上。峰峰皆白雲。赤松學道處。嘯傲列僊羣。亦擬支筇去。鐘聲煙際聞。

陽湖雨泊同諸君分韻得桃字

去去毗壇路。孤邨繫小舸。隄邊折楊柳。竹外拆細桃。風雨同鄉夢。江湖對濁醪。三更聽棹曲。轉念客途勞。

溧陽道中

漠漠平蕪野色寬。林泉幽勝足盤桓。疏隄燕語垂楊路。細雨春扶蓺藥欄。地近洮湖沙岸長。煙昏瀨水客。飄寒更思入饌。蓴羹滑。好著紅衣下釣竿。

金陵寄內

春江回望路迢迢。簫管秦淮空暮朝。三十六鱗封錦字。澹煙疏柳白門橋。

潛研堂詩集卷三

御試賦得指佞艸五言八韻
得忠字

中天方遠佞。小艸亦懷忠。匪手偏能指。無心乃至公。孤標宜近日。勁節詎隨風。自欲傾葵效。全教滋蔓空。根依階砌畔。影射棘槐中。賦性嗤蕭艾。遭時異梗蓬。觸邪神豸似。紀瑞歲寰同。聖代明良會。欽茲勵百工。奉旨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紀恩二首

俳優薄技擬枚皋。給札金門異數叨。五色霏微承紫誥。十年蕉萃媿青袍。登科仍許陪先進。通籍何須謁選曹。小艸自來無遠志。也蒙搜采到蓬蒿。趨承行殿謝恩齊。冰樣頭銜紙尾題。葵藿忽回初日照。鸞鳩何分上林棲。青綾被暖中宵擁。紅藥花翻入戶低。却笑杜陵誇獻賦。五年纔得尉河西。

吳越宮詞

婆留水淨了無塵。腰鼓城堅霸業新。握髮殿頭耽午睡。不應翻怒沃湯人。清歌緩緩惱人懷。陌上花飛濕錦鞵。一望浮圖如紺碧。不知破費幾金鉞。枕來圓木肆勤勞。宮嫗司更各一遭。蜥蜴沿緣油欲竭。君王昨夜飲麻膏。

東院釵鈿十二行。金櫻的的各含房。錦綉貴子生來早。碧眼高僧獻玉羊。
新添侍女直嚴更。青絹輕幃夢未成。曲宴胡琴纔弄罷。牆陰微度彈丸聲。
擲筆波心膽氣麤。匆匆除夕失歡娛。當時應悔輕題句。一軸鍾馗擊鬼圖。
帳前銀鹿弄羣兒。嬪御翩翩窈窕姿。獨有才人吳漢月。練衣淺澹道裝時。
麗春院子夜沈沈。樂部更番奏雅吟。怪底佛堂鐘梵歇。好催新月譜新音。
龍蕊千金購海南。真妃稽首供精藍。山僧不遇波斯客。一笑唐捐日本簪。
一彈指頃願心微。佛髻旋螺出禁闌。多謝君王親合十。插天金塔榜黃妃。

王次山先生輓詩

西臺真御史。東觀舊詞臣。賦艸凌雲筆。車埋當道輪。平生尙風義。傲骨獨嶙峋。
辛苦遺孤在。誰爲分宅人。掌夢巫陽杏。催人鬼伯侵。訃來猶恐誤。悲極不成吟。
寥亮山陽笛。摧殘爨下琴。半生知己感。淒斷竟難禁。
呈沈歸愚先生

通籍清華紫纈深。乞身歸老解朝簪。文章巨手唐燕許。山水前盟漢向禽。
綸閣容臺譚故事。赤城黃海入新吟。年開九秩身猶健。獨樂依然戀闕心。

舊宅靈巖十笏安。天留耆碩領詩壇。御賜詩壇者 頤四大字高承沆瀣中霄露。獨掣鯨魚大海瀾。
供奉拾遺光燄在。

椒園竹里嘯歌寬。集成不用求元晏。帝製鴻文在簡端。
絲竹東山閱歲時。白頭重話主恩私。遂初久已辭中禁。
清俸猶煩給度支。層閣靜聽松籟遠。平泉細譜藥
苗滋。五湖煙水明于鏡。好鑑蒼蒼海鶴姿。

五月

五月秧鍼綠。兼旬雨澤稀。甌窠乾欲坼。布穀暮空飛。
米價頻年長。田園生計非。老農占甲子。辛苦候荆扉。
邵伯湖

澤國微茫長綠蕪。薄游蹤跡感羈孤。疏鐘夜火孟城驛。
官柳長隄邵伯湖。往日漂流悲鴈戶。祇今邨落足
漁租。波光面面清于鏡。得似沙鷗穩宿無。

寄內

徐淑偏工病。潘仁未定居。艱難千里別。迢遞八行書。
已負鋪糜約。能禁愁鬢疏。相思應最苦。酒醒夢回初。
題翁霽堂徵君秋林覓句圖

四序天平分。最好惟三秋。秋高氣迴望不極。滿林清籟鳴颼颼。
遙岑明滅碧無數。楓柏經霜點紅樹。彷彿
江南黃葉時。煙邨漁舍斜陽暮。中有詩翁臞而清。扶藜散步探雲扃。
山空人靜參真悟。無心得句如天成。劃然蘇門鸞鳳嘯。
千巖萬壑音泠泠。君不見柴桑陶徵士。采菊東籬插簪蕊。
地偏心遠日夕佳。吟向南山

蒼翠裏。君不見吳興柳使君。清詩五字妙入神。寒砧北渚蘋洲晚。隴首西風木葉聞。先生吟卷媿羣雅。標格古今足比亞。拄頰長歌得意初。定知十手爭傳寫。憶昨相逢吳會閒。問奇載酒每忘還。疏鐘夜訪楓橋寺。蠟屐朝看林屋山。甘羅城邊同作客。話雨西窗樂晨夕。天末鄉心白露深。河干官柳寒煙碧。示我小幘一尺餘。吳裝渲染却蕭疏。分明清逸倪迂畫。貌出吟詩孟浩圖。年來我亦因詩瘦。滿眼秋山重回首。只合從君汗漫游。欲向林閒掇三秀。

憶內

薄寒疏雨睡蒼騰。忽憶年時別緒增。一幅水精簾未捲。遠山濃綠畫眉曾。方池菌萑葉田田。斗帳溫靡應未眠。別整雲鬢香霧裏。月明涼浸夜飛蟬。輕衫彈畫折枝疏。屈戌終朝掩玉除。一翦微風梳鬢影。滿庭河柳納涼餘。無心繡佛說禪那。雨過閒階長綠莎。屈指刀環知幾日。澹雲清漏落秋河。參橫斗轉夜闌干。自試麋丸墨未乾。爲寄新詩裁錦字。中央四角幾番看。匆匆書劍枉飄零。水驛山程次第經。君上高樓休望遠。銷魂官柳短長亭。

辛未七夕用李義山韻

搖落天涯感別離。幾番屈指數歸期。懷人江上參橫後。聽雨更闌夢到時。西北浮雲秋望遠。東南孔雀夜

飛遲。那堪客裏逢佳節。莫怪安仁鬢有絲。

淮陰釣臺

淮陰未遇日。遺跡此河干。洵有真王相。曾登大將壇。藏弓鐘室恨。捲雪釣臺寒。輸與嚴陵客。忘機把竹竿。

淮安弔褚不華

我登韓信城。平野莽無際。極目古戰場。浩然足長喟。嗚呼至正年。劇盜起如蝟。衛公來石樓。孤城手扞蔽。指掌悉兵形。分壘扼地勢。白簡飛風霜。總戎爲短氣。鐵頭援已孤。青軍氛更熾。鼓衰落日低。矢盡空箠銳。破賊滅賀蘭。嗟哉志不遂。蒼茫大將星。中宵竟隕地。長淮怒浪高。豐沛浮雲逝。招魂去何之。麥飯無陳祭。不見清水塘。穹碑負負最。謂余忠宣誰爲立專祠。我將告具位。元始稱軍興死事之臣。以不華與余闕爲第一。

東軒相國七十壽詩

久登黃閣領簪紳。後樂先憂在一身。門第膏腴唐宰相。經筵啓沃宋儒臣。骨清真有僊曹分。事練還勝年少人。七十杖朝仍古制。天留大老展經綸。星軺銜命出台階。歷試勳名邁等儕。畫戟森嚴兼使相。金隄鞏固定河淮。行其無事休民力。告厥成功慰聖懷。今日生申歌介雅。東南老稚頌聲皆。

清口

黃河如奔雷。驚濤走沆滌。長隄束兩崖。鬱怒激危響。淮陰地勢卑。河身出其上。三秋水稽天。有識心惚恍。清口受全淮。洪源故深廣。瀦水以刷沙。議自印川昉。築堰塞尾閭。不惜糜內帑。併力趨一門。驚湍瀉萬丈。浩浩雲梯關。二瀆相摩盪。稍紓南顧憂。且以助轉餉。迄今讀遺書。擘畫若指掌。成跡詒後人。喟然起遐仰。清河道中

清晨北渡河。破浪長風駛。峭颿若飛鳥。警眼無停晷。撥棹指中河。邨落正邈迤。依依垂柳絲。隱隱炊煙起。居人傍遙隄。柴門臨水涘。鄰近八九家。一闌成小市。趁虛賣魚蝦。沿邨散雞豕。地瘠少桑麻。民貧戒浮侈。灑河彫剋餘。安堵差足喜。來牟方有秋。年豐未可恃。努力護長隄。勿使蟻穴毀。哀哀諸鴈戶。忍令數轉徙。

中河

東南歲轉漕。海運道久廢。長淮沂流上。黃河路迢遞。中經呂梁洪。洶湧浩無際。冒險非長策。各各獻大計。鑿渠泐溝始。開道阜河繼。我朝靳中丞。持節江淮涖。周歷審地脈。慷慨關浮議。渺瀾駱馬湖。泉源納千派。引之使南行。築隄以扞衛。峩峩大編來。峭颿趁風利。破浪不須時。截流占旣濟。宿預逮下邳。百丈銜尾至。水驛經三千。魯齊泊幽薊。遂令運租船。踏浪若平地。竭來溯遺蹤。波光正容裔。想像經濟才。僮儻竟誰嗣。前陳瑄與後宋禮。鼎峙差無愧。敢告載筆臣。采入河渠志。

邳州

百里彈丸地。傳聞古下邳。孤城奚仲國。衰艸石崇碑。入市魚蝦賤。瀕河波浪危。船頭青數點。山色隱修眉。
與周西隲孝廉分賦漢陵得長陵茂陵

金刀天啓入咸京。扶義居然長者名。三尺獨提游子劍。一杯險啜若翁羹。芒山雲起蛇先斷。垓下歌殘狗
已烹。誰道英雄多嬖易。也能輟洗謝狂生。

寶帳珠簾甲乙陳。樓居縹緲切星辰。浪傳阿母來青鳥。却喜奇童對白麀。鑿空徧通旁國節。舞文幾積後
來薪。長門枉買相如賦。不記當時金屋人。

元史雜詩

一介相邀泛滌醜。角張未許嫁娉婷。南鴻一夜驚飛去。枉信人間有白翎。
鐵券金符異代書。艱難王業未寧居。班朱泥水渾流在。莫忘君臣信誓初。
凌兢瘦馬各銜枚。粘纏蹠皮誓不回。傳語乃蠻諸部長。統軍盍喚可敦來。
兀朱加葉總名邦。大將征西金鼓攬。百里沈檀香霧遠。軍門曉受算灘降。
名王西北翦圭桐。萬里神京封事通。站赤星馳三百日。計程未到大安宮。
歲賜平分五戶絲。蒼兒海子浸玻璃。册妃尙主承新旨。忘却揮刀踢岸時。
金章螭紐備藩臣。甥舅姬姜肺附親。歲歲江南分戶鈔。一時望闕拜溫綸。

軍門獻策氣無前。百戰勳名露布宣。白馬朱纓朝突陣。霸州元帥破丹延。
金沙灘險瀉灣濶。飛度爭趨龍首關。六詔一時分郡縣。軍威先已震烏蠻。
微茫國語乍宣初。關紐翻來屈曲餘。傳是法王新製字。詞頭休進畏吾書。
雪山六月未流澌。九渡河源度馬時。終古乘槎誇漢使。幾人曾到朵甘思。
乃顏故地水瀼洄。漁戶千絲舉網纒。進得巨魚剛九尾。無人知向肇州來。
窮海淹留歲月徂。風高霜落鴈飛孤。金明池上彎弧客。曾見纛臣繫帛無。
灑馬年年祀禮成。葡萄細乳革囊盛。如何太祝升神座。偷喚先朝帝后名。
眞珠簾柳自重重。織錦花紋肖御容。擁護還憑龍象力。影堂人定聽鳴鐘。
正殿朝儀集九賓。兩宮竝御肅楓宸。誰傳珠絡天家詔。別有跣趺上坐人。
梵書白繖影團圓。儀鳳雲和樂未闌。游徧紅門城內外。官家親御綵樓看。
金甕珠衣寵錫新。退衙夜宴酒千巡。花枝瞥眼渾如夢。空作鴛鴦會上人。
名鷹文豹賜頻仍。一字眞王封邑增。七寶玉書鐫上輔。頭銜未換薛禪稱。
殿中宿衛早承恩。侍直還教近至尊。宣喚內庭催博進。衣香輕浣餅茶痕。

冰茶聯句

我讀桑苧經。載稽忠惠劄。大昕活泉半杓煎。細茗一旗狹。吳志鴻江心汲中冷。雨前焙清雪。大昕碾磨競
八閩。薑鹽晒三峽。志鴻冰茶訪何年。濫觴誌某甲。大昕土窖啓及時。凌人供未乏。志鴻腹堅紋乍裂。頭綱
芽新搯。大昕取彼明月光。配以驚雷莢。志鴻一片玉斲初。百過湯沸恰。水火適旣濟。炎涼變一霎。大昕雀
舌凍欲含。蟹眼浮漸壓。志鴻甌倩樵青擎。椀任玉川呷。大昕肺熱渴思消。齒冷酒徒狎。志鴻兩腋散松風。
六角拋紈箑。大昕火宅生晨涼。妙諦參梵夾。志鴻吾儕嵇阮儔。脫略忘巾帽。西山拄笏看。東華染塵插。大
昕花影亞檐牙。波紋漾簾柙。志鴻譚高屈雕龍。香熏浮睡鴨。大昕滿貯玉壺清。小試竹爐法。炎歊稍破除。
襪襪謝款洽。志鴻寒泉浸瓜犀。涼颿扇蒲蕤。大昕手弄月團香。心盟白水敵。志鴻鬪茗會有期。強韻好重
押。大昕

移寓

客居燕臺兩寒暑。有似澤雉游樊籠。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蹤跡風轉蓬。我生倚著詎定在。雪泥指爪隨
虛空。重陽風雨條又過。借車攜具何匆匆。書籤藥裹手摒擋。邨夫子態與我同。枳籬周遮當硯北。繩牀曲
柔安牆東。舍後老槐恰兩本。經秋樹影猶蘊葱。芻尼定巢久不去。侵曉輒語枝頭工。主人兀坐風簾捲。苦
吟竊比寒號蟲。褚生季野吾執友。褚鶴侶舍人
興子同寓論文說賦相磨礪。同心竝命蛩負磨。容膝共此一畝宮。化
城暫生安穩想。底事落託悲途窮。直沽紫蟹味不惡。凍易清釀時復中。明朝好約高陽侶。醉鄉竟去從無

功。

兩頭織織詩

兩頭織織蠶繭絲。半白半黑楸枰棋。膈膈膊膊春冰澌。磊磊落落亂石堆。
兩頭織織指南鍼。半白半黑沙際禽。膈膈膊膊落葉音。磊磊落落松柏心。

山行

落葉風初定。疏林艸未芟。晴雲深洞擘。返照亂山銜。僧院青蓮漏。人家白木鑱。避喧宜小住。便覺隔塵凡。

青龍橋

崎嶇卵石路延緣。鴈齒平橋望渺然。十里長隄虹影落。一灣淺碧澱紋圓。午窗翠袖調笙地。夜柵青帘鬪酒天。想像故園真在眼。沿流只少楸頭船。

香山月夜

來青軒外月。迥出碧雲端。穆穆金波滿。遲遲玉漏殘。疏鐘諸界靜。落葉萬山寒。憐爾南飛鴈。棲枝尙未安。

靜宜園直廬卽事

別苑西郊外。山腰蠟屐登。重湖鏡面闊。遠嶂黛眉層。襖被周廬近。判花細字能。小春風候暖。幽澗未凝冰。畫轉松濤響。宵分月氣涼。格詩閒索句。品字細焚香。吏隱真難判。林泉此不忘。上方塔鈴語。清韻落回廊。

贈金鐘越孝廉

澆愁十榼似淋灰。絕妙詞成大雅材。風雪長安吟思在。蹇驢重向灞橋來。

三隱高人剩舊蹤。家山作達是誰儂。酒徒尙有吳郎在。謂杉亭舍人共話桑根點黛濃。

菜把多承地主恩。圍爐輭脚共寒溫。清言擁鼻相酬和。也勝投書光範門。鍾越寓東墅太史邸

送江蔗畦明府之官湖湘

天末郵籤幾十程。銅章綠髻吏人迎。山如宋迪圖中好。花到潘仁縣裏明。疏簾棋聲簾乍捲。匡牀琴響月初生。平沙遠浦無窮思。贏得詩篇風格清。

題諸艸廬贊善高松對論圖

古松在庭隅。孤榦恰疑入聲立。凜然歲寒姿。霜皮圍四十。盤回鶴騰空。蜿蜒龍出蟄。入夜濤淙淙。巡檐風飄

飄。其根漱寒泉。井濶可用汲。相傳尙書第。項襄毅忠故宅老屋松陰葺。嘉蔭垂至今。計年百有卅。先生此卜居。七

錄盈藤笈。懷鉛仰屋梁。謝客閉戶屐。窗前支離叟。相於若素習。空齋寂無人。虬髯儼對揖。閒來折一枝。聊

代塵尾執。妙義忘言筌。何用多舛舛。昔聞柴桑翁。盤桓落景入。真逸居華陽。樓閣三層葺。杜陵四小株。圓

陰如覆笠。東岡種百枚。雨過亦戢戢。懷抱今古同。清標誰能及。伊予蒲柳材。龍門仰豈岌。松高比如何。可

許阮生集。

題曹夫人玉映樓詩集

字苻賓，黃星槎，孝廉之配也。

薇露傳來絕妙詞，松煤澹寫更多姿。風流詩格誰能似，陳竊辛蕭王邵之。

窗閒芳艸長于帶，樓上青山曲似眉。集中句想見含豪風幔底，竹陰翠袖暮寒時。

題王琴德三泖漁莊圖

昔游三泖秋正暮，涼波十里浮吳艗。中流塔影插天半，突兀如建蓮花幢。蒼茫葭蕀望不極，半篙淨綠流淙淙。漁人此時齊結網，蜻蛉一葉張棹雙。編箠挾昌繫箬箬，扣舷樂甚歌無腔。斜風細雨波不起，時聽野寺疏鐘撞。前塵十載寄夢寐，此意耿耿誰能降。王郎湖海一奇士，潛夫作論驚愚蠢。清詞雅材追百五，勁筆直擬龍文扛。風塵侘傺不得意，便欲采藥尋老龐。故園況在長泖上，三閒老屋開虛窗。維摩十笏塵容鄰，恰喜面面當晴江。漁兄漁弟還往熟，籬根那復驚花虜。有時一棹乘興去，繫纜好在枯楊椿。背篷圓笠自攜取，得雋往往窺魚缸。金銀鱸膾味不惡，痛飲且倒玻璃缸。但見青芙蓉九朵，遠近出沒連空澄。一聲款乃交唱和，有似竽瑟壎篪控。人生所貴在適志，年華晚晚同奔駟。京國留滯幾寒暑，登樓洵美非吾邦。披圖舊游宛在眼，浮家有約無虛誑。拂衣我亦竟歸去，潞河南下挈輕絳。葑中洞上好相待，可許主客圖成雙。

題王受銘比部龍湫宴坐圖

我聞天竺諾矩羅尊者。偶來震旦棲重巖。其東南面臨大海。芙蓉削出青巉巖。龍湫挂空五百丈。散作飛雨何霏霏。蒲團入定此宴坐。白豪五髻頭髟髟。六根聞見都寂滅。齒冷饒舌徒詰誦。誰與讚誦禪月老。至今靈蹟傳琅函。王郎山水有奇癖。平生嗜好殊酸鹹。永嘉作客大快意。躡屐未要人扶掖。初尋靈巖入古寺。方丈四面圍松杉。探奇濟勝興不已。健步上下同躡屨。大龍湫忽落吾手。懸流倒瀉衝空嵌。有若白虹挂天半。駿馬下坂脫轡銜。投梭激箭轉車轂。霏絲卷絮堆球毬。勻圓萬顆撒瓊珠。連絛一幅垂旒縵。廣陵觀濤賊雷雨。洞庭張樂鳴韶咸。匡廬天都恨未見。其餘下視皆卑凡。津梁疲甚一憩足。耳畔但覺音颯颯。冷然清寒沁肺腑。那惜霑濕青蕉衫。竭來燕市幾寒暑。前塵瞥眼如驚颿。閒提畫幘出示我。息壤有約神明監。幼輿祇合置邱壑。客兒最愛窮壑碧。忘歸亭子堪小住。黃精細斲攜長鑷。西來大意參慧業。生天成佛毋譏讒。它年後游紀歲月。題名重擬常苗劄。小龍湫有常鼎苗振題名。

送翟晴江同年還杭州

翟君逸才真希有。往往新詩敵雙井。閉門日夕耽苦吟。百鍊還同金出礦。鷓鴣高秋獨控搏。驂騑天際能馳騁。竭來長安初會面。數載神交喜合併。曲江隄柳共探春。夜雨檐花同說餅。一朝過我便分手。片葉歸颿拏舴艋。誅茅好在屋三間。負郭恰贏田十頃。但尋沙戶相逢迎。恥向朱門工造請。家園風景況不俗。處處菰蕩雜蒲苳。南屏踏花手柳粟。西谿釣雪腰筇筍。江湖小集自足傳。那羨頭銜署臺省。人生所貴在適

意避俗快如喉脫頤。君今還山追禽尙。我亦夙志慕張邴。何時過訪揚嘉橋。主客圖成清話永。

聖駕東巡恭謁祖陵禮成恭紀

在鎬王居壯。于幽祖澤貽。迪光繇舊德。繼序頌今茲。汭泥周原廡。枌榆漢社基。遂修時邁典。重舉上陵儀。六校鳴騶從。千屯控鶴隨。柳邊回玉輦。榆塞駐金支。納款通疏勒。傾心逮月氏。谷蠡泥首拜。頡利捧觴辭。鑿齒雕題侶。前歌後舞時。短簫朱鷺曲。槃木白狼詩。敖漢峰回互。伊松水渺瀰。星隨行幄動。月傍列營移。石鼓岐陽碣。河宗漆澤陲。天低圍大幕。野曠建長麾。怯薛呼鷹掣。云都試馬騎。艾蘭虞侯職。舍茇夏官司。長白連雲峻。升中望祀宜。高山彼作矣。列聖乃康之。四七貞符叶。三千佐命姿。澗瀍宅新邑。皋應度宏規。原廣松楸古。橋山霜露思。玉衣神宛在。綃帳儉如斯。祕殿藏宗祏。豐碑拓色絲。戊辰烝祭歲。丁巳戒賓期。嚴具當軒設。鳴鐘進食遲。東廂奏安世。太祝告蕃禧。莅政黃金城。班朝赤羽旗。九賓瞻北極。五位拱南離。視膳君王孝。承歡聖母慈。推恩真不匱。錫類總無私。禮樂神人洽。隆平福祿綏。慶成宜獻頌。額手上彤墀。

送吳挹楓

落託將歸客。牢愁送別時。臨歧猶款款。揮手尙遲遲。著錄晁公武。評詩敖器之。西沽後夜月。應照兩相思。

題同年范蘅洲比部詩卷

籍甚才名范德機。篋中秀句近來稀。月泉社裏如相識。奪取隄廉百笏歸。

家園好在賀家湖。萬壑千巖入畫圖。譜就竹枝翻古調。不教輕薄類吳歎。
翼匡師伏有功臣。經笥便便洵絕倫。剩有格詩如束筭。還將慧業傲文人。

竹蒙詩格最清奇。謂穀原比舍聯吟樂不支。歷下弇山詞客盡。風流重見白雲司。

題杜太守甲相馬圖

世閒何者真驊騮。九方一去誰能求。驪黃牝牡且莫辨。況從骨相論殊尤。杜公夙有王濟癖。阜莢橋頭回玉勒。估畫常懸韓幹圖。呼詩直偪少陵格。東郊風日當清和。平岡沙淺艸滿坡。奚奴牽鞵者幾輩。五花汗血高崑峨。一馬昂首意雄傑。一馬回身工轉折。雙耳晨批隴阪雲。四躡夜蹴幽并月。掀髯撫掌氣雄哉。徑欲乘此游八垓。天生神物信有待。坐令沙苑成凡材。卽今燕南控大郡。紫綬朱駟肘銀印。牧民無改馭朽心。不假鞭笞祇靜鎮。甘棠蔽芾邨邨栽。行春五馬來山隈。兒童驂篠走相告。使君自有雙龍媒。

平定準噶爾告捷禮成恭紀一百韻

聖武恢三略。皇謨運六奇。成功惟獨斷。制勝在乘時。蒲海沙重沓。葱山路險巖。從來稱倔強。自古塵羈縻。者定先猷遠。威稜祖烈垂。洗兵幹難水。飲馬朮居湄。繼序思皇考。宣靈懍赫曦。電矛明煜煜。鐵騎騁駉駉。解網邀寬典。包蒙廓聖規。煙銷光祿塞。戍撤拂雲祠。望氣旄頭暗。交爭蝸角岐。控弦多不靖。鳴鏑競相持。遂有瓜分勢。真成瓦解危。五原齊納款。百部各陳詞。贊謁呼韓服。朝正突利隨。龍顏瞻咫尺。鴈序列逶迤。

食甚鴟音革。遷喬鷺羽差。感恩咸蹈舞。效力願驅馳。枕席過師穩。山川聚米知。阡危情正迫。待拯踵方歧。天意誠多助。宸衷決在茲。非常承廟算。定識破羣疑。鵝鶴堂堂陣。蛟蛇正正旗。牙璋諮典瑞。竹矢問工倕。燕頷元無匹。龍驤本不羈。材官揮黑稍。都尉夾長鈺。鄉導諸當戶。前茅左谷蠡。指撝驅阿跌。籌策用烏黎。獻歲旃蒙紀。中星鶉火移。初消鹽澤凍。漸解雪山澌。兩路分鑣進。曾峰入阻采。柳垂青冉冉。艸長碧猗猗。鼓角從天下。旌旄匝地麾。儲胥雲畫護。敕勒曲宵吹。斥堠風無警。飛芻士不疲。懸梯緣巔劣。拔幟出厓屨。聞說王師至。還如化雨霽。市皆安畝幕。農自樂耕耜。羌女供華鬢。僮童和竹枝。官茶嘗蠟面。桐酒醉醇醅。風定時聞柝。沙平可畫錐。受降來款款。慕德舞傲傲。自是欽威信。奚煩剖質劑。投戈胥帖伏。折箠足鞭笞。巴罕峰回互。伊犁水渺瀰。長驅猶破竹。飛渡自浮箠。壯士爭探穴。殘兵盡倒旆。何曾遺矢鏃。底事缺鎗錡。空幕巢鳥樂。求林班馬悲。兔投徒趨趨。鹿走漫伎伎。五技真窮矣。三軍果赫斯。金牙擒賀魯。赤谷縛昆彌。豨突逃無地。鯨奔氣已衰。渠魁施械杻。苞蘖逮妻兒。去疾真能盡。除殘靡有遺。三年鬼方伐。六月太原師。在昔猶夸大。于今況倍蓰。氛靈激縱微。掃蕩滌纖疵。一月聞三捷。崇朝達九逵。摧枯堪比似。壓卵信如之。寮案羣加額。君王屢領頤。如神歸睿算。用命在戎綏。異數施何渥。酬庸賞不訾。大勳惟豫順。至德更謙攜。保泰恆兢業。承乾益徹咨。明禋蒼蒼昊。愍祀展黃祇。列聖神靈祐。重光基緒丕。孫謀念詒厥。祖武庶繩其。弓劍橋陵鞏。球刀手澤詒。戊辰書祝冊。丁巳卜神蓍。琴撫空桑響。卮當宥坐敲。告成陳洵賚。述德溯豐郊。

重廣尊親義。還明教孝思。大安崇懿號。長樂晉純禧。鸞詔頒三殿。鴻恩溥八豷。康衢頻擊壤。編戶慶含飴。
振旅軍容壯。遄歸士氣怡。山莊親駐輦。曲宴各揚觴。饌出紅螺椀。湯擎白雪瓷。芳醪浮鑿落。抹匕載畱犁。
上將囊鞬服。名王熊豹姿。需雲占宴樂。兌澤布含華。紫微通千障。黃圖拓四維。版章連漆齒。正朔被長旂。
黃赤雙環極。璣衡六合儀。土圭測分寸。句股算豪釐。豎亥東西步。羲和昏旦推。廣輪窮道里。準望定高卑。
銅柱銘勳地。橋門飲至期。摩厓鑄篆籀。勒石負躡蹠。倬彼瞻雲漢。昭茲拓色絲。湯盤孔鼎作。金檢玉符基。
天錫仁兼勇。神符軒與義。六韜歸掌握。萬里中機宜。方略璇圖炳。編纂柱史爲。高文垂誓誥。鉅筆染淋漓。
王會陳僊露。昆侖貢織皮。上林栽苜蓿。大予舞侏儻。鴻業昌而熾。明堂坐以治。鏡歌擬朱鸞。願侑萬年卮。

潛研堂詩集卷四

丙子春帖子詞

綵樹千花放。僊萼五葉敷。吉雲鋪似錦。春蚤是皇都。天街綠意蚤萋萋。殿上銀幡入賀齊。幾日甘泉捷書報。春風先到玉關西。

題李西華給諫賞番圖六首

奇絕平生此度游。長風駕浪送扁舟。從來不信譚天衍。真到婆婆第一洲。青螺澳外鳳山偏。頒賞諸番例久沿。麻達暹郎襁負出。一時羅拜繡衣前。轅門初啓曙霞分。意氣軒軒屬使君。帳下健兒紛夾侍。試將蠻語問參軍。禾閒高下足官租。織就戈紋新樣殊。風俗依然是唐魏。不知身已度澎湖。輜軒別國足清探。蠻俗方言略已諳。狀出南中閒艸木。咫聞端合傲嵇含。天南盡識相如節。海外爭傳玉局詩。重遣吳裝圖粉本。烏嵌城下賞番時。

題吳冠山編修洗竹圖

無竹令人俗。此語古有之。但得青蔥峭蒨落吾手。那用千戶封侯爲。主人雅負子猷癖。十笏小築谿南宅。

平泉花木百不愛。獨放叢筠數竿碧。上番移種春方酣。駢頭戢戢多于蠶。堅中筴中細分別。凱之舊譜粗能譜。亟攜鴉觜鉏。自闢百弓徑。蒙密一以除。娟娟新綠淨。疏篁瑟瑟靜。可聽輕風敲。憂響不停著。書風幔日卓午。惟見萬个攢空青。燕郊庭際只消三兩竿。便覺衫袂生清寒。何如家園千畝疏影合。我欲從公親授洗竹法。

移寓珠曹街與禮堂夜話

殘甍斷帙舊柴車。畫裏邨夫子不如。僂指桑根幾度宿。五年光景七移居。

予以壬申六月至都。寓繩匠斷街。十二月寓艸廠斷街。僧舍癸

酉二月寓潘家河沿。九月寓椿樹斷街。乙亥二月寓憫忠寺街。六月寓橫街。至是凡七移寓矣。

積潦晴餘聚白沙。新蒲雨後迸青芽。荆高酒伴如相訪。白紙坊南第一家。刻燭論心水乳投。廿年親串意綢繆。前身兄弟機雲似。仍占東西屋兩頭。圍爐鐙火夜團圓。丈室居然夏屋寬。爨婢奚奴無彼此。兩家原當一家看。團焦小小類吳艤。茶竈藤牀蠟屐雙。先算安排筆硯地。棗花陰裏讀書牕。

題裘漫士少宰苑東寓直圖

去天尺五苑東偏。休沐歸來步履便。員嶠蓬壺在人世。風光真不數平泉。風前踈地萬垂楊。曲畧橋通宛轉牆。不信軟紅香土裏。神僊仍占最清涼。

樓外偏宜煙雨冥。西山窈窕入簾青。分明著色鑿頭景。一幅天然好畫屏。

趨臺西畔有新廬。履道坊南宅不如。公賜第在長安右門西應爲城居少花竹。天教銷夏此閒居。

溫宜春更澹宜秋。避暑方知此地幽。載得碧筩三伏酒。芰荷香裏蕩扁舟。
棐几牙籤次第排。清風朗月見公懷。若爲評隲林居勝。應較秋屏閣更佳。
溫室從容造鄰陳。長源僊骨是前身。金蓮燭外雙騶引。傲煞東都獨樂人。

恭和御製懷柔縣元韻

郊圻駐翠輿。羽衛肅周廬。初旭林梢出。朝霞天半舒。紅螺峰繞髻。白水溜通渠。望幸諸童叟。康衢定跂予。
恭和御製遙亭行宮對雨元韻

浙瀝遙亭雨。空濛行殿秋。層峰疑半隱。薄霧未全收。細溜松間響。飛泉樹杪流。清塵應有意。先爲灑山郵。
疏疏還密密。靜聽不知煩。最喜連畦潤。兼聞時鳥言。天當雨後爽。節爲閏前暄。明發龍旂動。先驅度塞門。
四山飛瀑布。一帶辨炊煙。對景眞悠爾。披襟益曠然。宸章裁綠字。御墨灑瑤箋。預卜明朝霽。羲和曉振鞭。

恭和御製出古北口詠古元韻

雄哉留幹嶺。設險有重關。地控神京臂。天連古塞山。百尋攀磴上。一綫劃崖閒。鉤抱長城峻。縈回九折艱。
唐家乘障戍。漢使戴星還。誰似皇圖遠。清風鼓角閒。

恭和御製至避暑山莊卽事元韻

到處林亭宜入畫。望來巖壑宛疑僊。激泓水似空明鏡。峭蒨山當翰墨筵。滿眼禽魚皆至樂。會心艸木有真緣。昇平中外承嘉讖。好待深秋羽葆旋。

恭和御製熱河啓蹕之作元韻

秋郊新霽啓行時。發軔僊莊歷廣遠。山路平開紅樹裏。人家半在白雲涯。輕風迤邐隨龍旆。曉日依稀擁翠蕤。扶杖卹農頻額手。停輿問俗每遲遲。

恭和御製山店元韻

連邨結構總天成。半是山樵半是耕。疏柳千條遮酒幟。澹煙一抹露柴荆。馬頭遠近青螺繞。木末參差候鴈征。有象太平宜入畫。豫游處處愜皇情。

恭和御製都爾伯忒台吉伯什阿噶什來覲封爲親王詩以紀事元韻

納款弟從兄。承恩襲組纓。渾邪泥首服。疏勒革心誠。湛露三巡洽。分茅五等榮。聖朝懷遠略。陋彼渭橋盟。

恭和御製入崖口元韻

不用河江遠結陸。塞山歲歲奉鑾輿。四圍列陣雲成幕。一綫嵌空石作閭。小隊呼鷹鞞脫蚤。平岡試馬艸肥初。渠搜諸部頻來覲。翹首瞻雲恐後予。

恭和御製雨獵元韻

木蘭校獵何雄哉。羽林萬騎如雲來。批熊拉虎尋常耳。況乃鹿友與雉媒。六飛乘秋一莅止。長楊上林何足擬。乍覺雲頭冉冉迎。有時雨脚垂垂起。艸柔沙軟彌可喜。發蹤只如臂使指。周官大獮典所詳。王道由來無懈弛。卽看一矢射天狼。魚海洗兵兆應此。

恭和御製霜元韻

山迴寒偏蚤。清霜乍降時。白沙渾不辨。紅葉最先知。暗拂昏鴉翅。平添疏柳絲。含豪傳容藻。遙向五雲披。恭和御製行圍卽事元韻

森嚴羽仗自天來。雨霽重嵐掃碧埃。控鶴三千神策士。飛龍十二上襄材。令懸旌旆和門合。陣布風雲大幕開。共識聖人親講武。不煩司馬戒銜枚。

野闊天高九月秋。伊松河上塞風遒。玉鞭乍指祥煙拂。紫幄初開瑞靄浮。雲入望中皆澹蕩。山當佳處暫停留。廣成欲進詞臣頌。詰屈空慚短韻搜。

彌山絡野勢分張。變化神機自廟堂。蕃部傾心瞻法仗。降王泥首懾天綱。握奇齊列龍蛇陣。懷德遙迎日月常。頻見玉關西奏捷。撓槍掃盡國威揚。

恭和御製蕃劍行元韻

清波淬鏢激寒塘。流星迸采飛電芒。細觀不類昆吾鑄。渠搜作貢輸尙方。天山之西雪嶺外。重巖百折如羊腸。四衛拉特舊屯據。夜郎自大矜豪強。控弦十萬隨指喉。谷蠡左右紛成行。就中有人最驍捷。雄視吐渾兼燒營。橫磨霜劍新出水。按鐔四顧非尋常。傳聞風雨匣中吼。恍惚變怪難具詳。分爭廿載彈指過。電光石火寧久長。此劍豈有神護守。不隨兵燹俱銷亡。一朝持獻詣闕下。從官傳視趨紫闈。由來神物歸有德。什襲合備天家藏。什襲合備天家藏。熊魂瑰瑰光氣騰。未央。

恭和御製晚荷元韻

亭亭標格壓羣芳。秋晚猶開十里香。依約風前明月佩。參差鏡裏絳綃裝。僊肌自識能離垢。素節何妨獨傲霜。畫手崔吳應未識。溶溶祇傍玉波長。

恭和御製宴土爾扈特使臣元韻

重巖詰曲路極乂。行盡昆侖萬里賒。受吏願同烏弋國。承恩許賜綠雲茶。占風所至寧殊俗。懸度能通總一家。自是至誠無不屆。非關拓塞徧幽遐。

恭和御製雪元韻

乍深乍淺雲圍幕。宜整宜斜雪散絲。始識僊居在人世。瑤田瓊樹只如斯。不愁落葉連山積。還有鱗花著色開。雪後塞垣無限景。天工留待聖人來。

萬樹綴來珠的皪。千峰疊就玉嬋娟。此中疑到光明國。慧業重參清淨緣。

恭和御製允南省諸臣之請于明春恭奉皇太后再舉時巡詩以紀事元韻

年年宵旰軫斯民。載舉虞家典四巡。長奉慈顏娛太妣。克繩祖武繼高辛。天低牛斗星遙接。地入徐揚境是鄰。獻賦昔時真忝竊。重逢盛典感恩頻。

恭和御製固爾扎廟火用唐韓愈陸渾山火和皇甫湜韻并效其體之作

玉關以外逾羌渾。伊犁之水無盡源。洪波奮淪自吐吞。上有祇林高以軒。齋魚粥鼓香薪燔。剝竿百尺凌遙原。部婁輒敢矜厚坤。問誰勦建來西垠。瓦刺遺孽盜塞垣。彎弧鳴鏑窺花門。張眼不識扶桑暎。爰爰者兔啾啾。猿嘯聚蜂螿。驅魚鼉。腐鼠漫欲同游鷗。眈眈虎視兼狼奔。一傳而後彌自尊。鳩材爰構祇陀園。苾芻優婆類實籛。偏袒膜拜咀誦喧。法螺鈴鐸閒。篋塤蠢爾詎解參風旛。失笑何異蝨處禪。梵相殊詭露肘臂。鳩荼藥叉旁挾轅。天魔鬼母弓垂韃。人非人等攀朱轡。廟門空爾颺風帟。神不顧饗其脈蹙。前年王師戍巳屯。日昭昭兮照戴盆。蕃落鞠臆陳酒罇。彼狡豎罪何可言。煽誘黃帽心覆翻。干上帝怒難平反。祝融承命頽兩暖。除惡務絕其本根。一花五葉紛兒孫。若冠有綏履有跟。合掌不知報佛恩。迅掃惡業還真元。轟礮碎礮不可援。懲汝助逆并案論。雷車虹靄燭九關。青紅像設無留痕。天意褫爾貳負魂。膽裂魄慄心煩冤。犇竄大宛難久存。宵無慮帳朝無殮。烏合數輩豈世婚。王師再舉出堅昆。布陣雲立還山躡。怪鷗那

許飛騰。竊渠魁。斯得士雪怨。誓批狻猊屠鯨鯢。大書深刻銘崑崙。日月所燭警昧昏。除殘不愁玉石焚。天人感召非虛煩。迷瞶罔覺心爾捫。

帳房四首

斜支布幕當團焦。小幟風前各認標。椽杙丁丁張鴈翅。奚囊一一卸牛腰。破寒乍爇圍爐火。跌坐真成放帚寮。彷彿春江煙水闊。圈篷船泊短長宵。直將大地作蘆廬。野曠沙平展幔初。半面放開延月入。四圍密釘避風疏。道旁築舍成偏易。岸上牽船景略如。家具比車還覺少。莫嫌一日一移居。

卷舒隨分占山坳。行處還從馬後捎。豁爾便疑林屋洞。喁然只類惠施匏。三竿日出俄成集。五鼓鐘敲各打包。身作社前飛燕子。偶然得木便營巢。與我周旋有幾春。團欒鐙火夜分親。都嘗風雨冰霜味。長伴東西南北人。上銳下豐伸脚穩。前軒後軒打頭頻。往來細把光陰數。鴻爪泥中幻亦真。

御試賦得夏雲多奇峯

萬萬層雲合。蒼蒼遠嶂重。垂天纔一縷。拔地忽千峰。乍作凌虛勢。仍含出岫容。卷舒排玉笏。突兀簇芙蓉。卓立全開面。光明欲盪胸。懸崖疑似鷲。觸石宛如龍。萬壑空中落。三山海上逢。御園晴眺處。歷歷翠微濃。

送蔡葛山少司寇請養歸里

廿年稽古被殊榮。清望西曹冠列卿。海內文章韓吏部。昌黎由刑部侍郎遷吏部故云閩中人物蔡端明。由來勇退根僊骨。況是陳情出至誠。歸到北堂萱葉蚤。小春已見惠風生。

起居八座舌來稀。樂地偏于名教宜。綵服回風依鄰下。板輿置酒趁花時。一行帶艸康成里。六首陔蘭東哲詞。祖帳都門傳勝事。如公真不媿經師。

蔡少司寇觀海圖

鷗衍譚九州。奇詭不可稽。海外環以大瀛海。阿誰津逮窮端倪。先衛卜居近海上。三神咫尺堪攀躋。讀書要窮萬里目。冒令局促同測蠹。太武峰高接縹緲。五更直上青雲梯。天風浩浩海水立。光明世界堆玻璃。怒濤砰磕自奔湧。有似萬馬爭鳴嘶。海若遊戲劇狡獪。撞鐘伐鼓振鐸。須臾一輪出鏡面。樽桑隱隱枝柯低。茲游奇絕足千古。下視河伯猶醯雞。十年移家住人海。蓬萊侍直趨金闈。文成懸河瀉萬丈。導源星宿注百谿。夢游時落滄溟外。忘機欲狎鷗與鷺。竭來一櫂賦歸去。釣游舊跡今不迷。九十九山青滿眼。櫻鞋筇杖相扶攜。壯觀重作第二卷。裝池珍重開黃緹。

自珠巢街移居宣武門外題壁

真似山僧慣打包。桑根三宿等閒拋。勞如車軸無停轉。拙比林鳩未定巢。市近米鹽喧耳畔。客疏塵土積

堂坳年來學得安心訣。容鄰三間卽樂郊。

金鐘越秋江擁權圖

兩三株樹風瑟瑟。四五尺水秋淙淙。天邊賓鴈落幾點。沙尾母鴨飛一雙。煙波叟蓑笠小影。猗玗子款乃。舊腔菊花黃酒獨自酌。醉著高枕烏篷窗。

送座主海寧相公予告歸里卽次留別元韻

清望朝端孰比肩。溫公事業謫公年。丹霄地峻擎中極。黃閣班高領列僊。北闕上章陳雅尙。東門祖帳賜華筵。春颿安穩三千里。看徧江鄉蔗芋田。

近光常被日華臨。黃髮番番在禁林。應變守文真相略。立誠主敬大儒心。明農歸去留姬鳥。洞酌歌來矢召音。手補袞衣無闕事。太平元老合抽簪。

三朝珥筆侍彤廷。舊種槐陰已滿廳。絳帳論文清似水。朱轡開府福爲星。卷舒自在春雲藹。衾影無慚夜火熒。儒術致君從古少。韋平家世有遺經。

午橋水作珮環鳴。丞相安車取次行。到處吟風還弄月。陪游張丈更殷兄。黃花晚節秋逾潔。海鶴精神老益清。料得平泉閒撰杖。肯忘曳履殿頭聲。

泰華高峯大海瀾。樂全卽要九還丹。千秋道脈承非易。一點靈臺畫亦難。謝闕更聞頻晉秩。

詔加太子太傅。賜閒

未許竟休官。

特令不
必開缺

臨行鄭重頰天藻。袖有驪珠拜手看。

栽成桃李已經年。得御龍門喜欲顛。雪夜每參洛下座。菱谿常預醉翁筵。清銜漫竊同冰冷。學道無能媿火傳。遙望台星滄海上。從游何日重殷然。

海寧陳文勤公輓詩

赤烏三朝望。蒼松百鍊姿。獨能扶直道。真不愧台司。寂寞還鄉夢。淒涼墮淚碑。它時言行錄。應與富文垂。

題盧紹弓編修檢書圖

書齋十笏清且佳。丙丁甲乙牙籤排。主人謝客門不闔。尙友直與先民偕。丹黃鉛槧不去手。盡掃風葉無纖靈。自從二篆變隸楷。豕虎轉寫多參差。有宋以來雕板盛。南閩西蜀逾江淮。咄哉俗生不自量。叫噪招井官私蛙。金根銀鑑私竄易。坐使真本嗟沈埋。以茲繆舛貽末學。猶以烏喙投積骸。日思誤書乃一適。子才所見何其乖。先生博雅由天授。上窺姚姒追皇媯。百家七錄咸瀏覽。夜分雒誦然麻稽。平生汲古得真諦。屏除俗說刊淫哇。觀書如月靡不燭。書然洞中竅會皆。刊誤真笑李涪陋。正俗切與顏籀儕。一額借鈔倘見許。僦屋恰近春明街。

送毛伊人檢討還萊州

同年五載又同官。意緒纏綿有萬端。忽聽驪駒初戒道。教人真數別離難。

著書善病亦吾徒。膠漆酸鹹略不殊。寂寞西窗舊時燭。更誰主客譜新圖。
金薤遺文世少知。從君一一剖然疑。不知天柱山南望。可有滎陽第二碑。
石刻何人辨糾紛。唐公德政拓遺文。如何靜治堂中錄。只說萊州于府君。
孤瘦真如病鶴身。掉頭歸去理漁綸。頭銜仍領承明署。未是行吟澤畔人。

石鼓

岐陽石鼓其數十。至今遺碣留橋門。甲乙迄癸分左右。古色斑駁倅敦甌。
團團柱礎忽中斷。纍纍覆釜當階蹲。磊塊面凹似杵裂。彭亨腹果欲手捫。鐫鑿歌詩垂不朽。三百字比千瓊璠。
奎斗墮地芒爛爛。蛟螭擎雲形蜿蜿。文斜時作倒薤勢。苔缺半露屋漏痕。田車旣安宮車寫。右驂躑躅左旛旛。
小大具來樂天子。吉日丙申蒐于原。麇鹿雉兔暨獬蜀。其來速趨咸毆奔。禮成歸格禘嘗享。獻用太祝陳脈膳。
擣詞似出吉甫手。車攻常武齊肘跟。況兼史籀筆蹤古。天矯鸞鶴雲中騫。蟲書禾穗法始變。下視斯逸皆兒孫。
斤權毆豸強分別。一笑辨口徒瀾翻。峒嶼禹篆跡茫昧。好事摹拓猶紛緜。銅盤殷銘壇山字。亞駝詛楚多謾言。
三代遺文漸澌滅。欸忽過眼雲煙屯。巋然此鼓獨無恙。四千年物能久存。自雍移汴入燕市。歷恆沙劫如晡昏。
金石集錄此最壽。獨立誰與爲弟昆。成均位置特帖妥。深檐大廈繚以垣。鐘鏞栴籥共陳列。永鎮竹素千秋園。
平生愛誦韓蘇句。橫空奇語恣騰掀。作歌媿乏懸河舌。布鼓敢向雷門論。

送禮堂學士典試福建

玉尺眞煩大匠持。八閩迢遞使車馳。目空已盡驅黃種。手植都成桃李枝。朝望歐陽眞學士。文壇孟縣是宗師。僊霞嶺上新秋路。天遣留題絕妙詞。

奉命典試山左出都述懷

容臺宣詔出明光。相馬眞慚比九方。濟上定多名下士。岱宗況是聖人鄉。沙平冀北停行騎。月落盧溝趁急裝。卻憶十年前此日。蹇驢席帽大功坊。

自良鄉南行遙望大房諸山口占

無心舒卷暮雲還。百里諸峰鬪髻鬟。貪看大房濃翠色。涿州南去更無山。

涿州二首

舊宅樓桑在。祠宮闕古苔。千秋比豐沛。遺恨不重來。
潞涿君誰是。狂生語太調。西州求士日。何意思芳蘭。

卽目

蒼茫平皋路。停鞭四望餘。乾沙疑積雪。古道半成渠。秋思聞蟬後。人家剝棗初。冷然風乍過。殘暑已全除。

白溝河

我行白溝河。鱗鱗綺塍接。遙見稷與黍。有穗無一葉。停輿問田叟。蹙額久乃荅。飛蟲昨者來。紛若蝟毛集。葉傷心已枯。安能結寸粒。之蟲夫何知。蠕蠕仍戢戢。風露恣汝餐。謀食胡太急。中飽曾幾時。撲滅行自及。物性固如斯。令我增喟喏。

過河閒城外居民有種棉花者

吾鄉木棉大于瓊。每到秋收鬧比鄰。今日河閒城外路。眼明如見故鄉人。

贈梁秀才用梅

秋碧風流擅一時。謝家玉樹有孫枝。門才共數烏衣巷。蕤苑新傳白雪詞。清似冰壺真見底。澹如春竹自多姿。探奇況具歐陽癖。響榻摩挲辨色絲。

梁秀才以秋碧堂帖見貽賦荅

泰山流落一豪芒。過眼雲煙詎易忘。自到平泉留秘本。人閒不數戲鴻堂。

東方朔

奏牘三千墨未乾。歲星幾載住長安。一囊奉粟饑須忍。怕作將軍食馬肝。

匡衡

說詩妙處解人頤。牢石同朝默不知。但服儒衣稱醞藉。李微陳惠亦饒爲。

答醫者

人獲生遼左。補中功殊特。一莖重五銖。白金一鎰直。良醫憫我衰。苦勸厲聲色。家雖無釐石。孰與身命亟。假貸猶足支。何苦自遴嗇。服之勿遲遲。後悔無終極。再拜謝醫言。生死匪藥力。上藥果活人。誰游不死國。維揚富家翁。儲漫當蓐食。用之或失宜。大限在頃刻。昨聞田家嫗。百歲髮尚黑。有病不求醫。三楹眼未識。多病

多病方求道。端居且避囂。無心調息訣。不寤讀書宵。舌以柔難敵。松因勁後凋。南華養生主。第一是逍遙。

題張憶孃簪華圖

圖藏
谷氏

雲展風流宛舊時。綵雲化去杳難追。何人解喚真真畫。有客爭題好好詩。一枝春到鬢雲邊。盡道呈花臉更妍。不遇才人洪玉父。千秋那得小名傳。珠喉一串案紅牙。好事爭迎油壁車。怪煞休文歌六憶。不曾相憶到簪花。

春風繡谷列金釵。細步纖纖引上階。六十年來傳本事。青衫紅袖說蘇齋。我有青衫無限淚。與君紅袖一般多。蔣樹存題句也。

潛研堂詩集卷五

回部蕩平大功告成恭紀一百韻

西極功成聖武揚。紫宸稱賀集冠裳。黃圖遠闢堅昆塞。朱鷺重歌魚雅章。日運萬幾逾業業。星馳八陣總堂堂。神謨有濯高二捷。盛事無前邁一匡。纘序兩朝欽至孝。宣威往歲定遐荒。天山雪霽銷烽堠。碑嶺霜寒試劍鋸。執馘虎臣齊矯矯。射生騎士竝洸洸。屯田已過伊犁水。乘障無煩都護防。渭上呼韓初築邸。殿頭頡利許擎觴。靈臺測景分昏旦。重譯占風共享王。勃律陪臣瞻日角。洛那侍子覲天閭。傾心內向同葵藿。汗血牽徠盡驪驪。大閱和門旗正正。山莊曲宴露灑灑。三階常朗星從斗。八表攸同網在綱。翩彼飛鴉猶食甚。蠢茲黠鼠漫跳梁。花門雜種原無定。大食分支杳莫詳。俗尙高車傳自魏。派承回鶻衍由唐。兩酋項領依蛩壓。窮塞么麼轉蝓蜚。俛首頻年隨籠絡。推忱一旦脫銀鑰。何期狼子心終野。俄見螳螂臂已攘。伏莽頓施蜂蠆毒。控弦欲任鸞鳩搶。六軍聲罪詞嚴正。七萃過行氣激昂。分遣材官傳羽箭。還咨典瑞下牙璋。上襄齊聘金羈勒。小隊爭裁鐵襖襜。初抵庫車申討伐。羣看禁旅競騰驤。摧枯屢振稜威壯。漏網翻令小醜颺。改命師中謀上將。爰攜麾下度連岡。鷹揚衛士材無敵。燕領元戎勇莫當。傳檄諸蕃胥懾伏。款關百部效趨跄。阿蘇郭外浮醕酪。烏什城邊獻柘漿。鄉導前驅探虎穴。諸軍深入歷羊腸。奔驪踰伏應無

地。瘦犬猙獰尙逞狂。四面崇墉遙屹屹。一塵徑渡正茫茫。流星隊隊鳴驄急。掣電聲聲激石強。奪槊甫徵人伉健。揮鞭偶值馬元黃。列營仍占層峯險。築堡旋當黑水傍。撼似岳家軍不動。守如墨翟應無方。連宵格鬪空拳勁。排日鏖兵擊鼓鏜。不數耿恭求井拜。還勝道濟唱籌量。軍書絕域傳郵到。廟略先幾握算良。五校赴桓已蚤發。八旂健銳各分行。蘆笳響遠吹邊月。鐵甲光寒踏曉霜。兩月兼程經瀚海。先春轉戰度河湟。前茅票旅紛超距。後隊驕驍亡脫韁。入夜斫營風獵獵。平明合隊氣橫橫。徒跣突鬣徵吾壯。隴種籠東晒彼恆。共計大勛侔破竹。始知秘策比探囊。休兵暫命三軍駐。制勝誰能一旅亢。投石驍騰交習鬪。飛芻絡繹每因糧。裹餼餉處頻盈臺。抱布歸時恰滿箱。略地和闐揮短稍。屯兵玉隴奮長槍。遙知山壓無完卵。蚤見瓜分剩破瓢。引脰鏡中方悚惕。游魂釜底益倉惶。驚弓漫訝飛鳶墮。鋌險俄傳駭鹿忙。遠挈妻孥行彳亍。盡攜輜重走踉蹌。名城次第來降表。伯克趨迎夾道旁。日月無私歸所照。雲霓有象久相望。酒漿戶戶盛罇缶。糗果家家載篋筐。樂德共聞歌宛轉。承恩翻使涕淋浪。湫疏何幸霑皇化。撫字重煩奠此疆。令甲新頒人皞皞。先庚申命澤滂滂。丁中黃小皆登籍。黍稷梁稊競築場。吉貝花繡勝南粵。蒲萄子熟似西涼。青蚨改鑄司農式。赤鋌仍輸少府倉。遂使窮荒分尉候。長令編戶樂耕桑。犁庭已見龍沙靖。躡影難容獸迹遠。捷比票姚征遼濶。健踰充國定開羌。衝堅竝放千鈞弩。剷逆爭持百鍊鋼。突騎登山凌巖嶺。神槍臨淖震雷礮。千夫賈勇整弧舉。萬衆呼降龍纛張。鼉兔投林空趯趯。飛蛾赴火漫佞佞。遐方延踵咸歸

化蕃部同仇共悔亡。捧檄纔教擒猥獠。援戈親爲殪封狼。三驅冑使前禽失。壹發頻看大兕戕。疏屬尸方
械貳負。專車骨已折。汪芒。搯喉真快人心憤。懸首還將國法彰。進表稱臣趨魏闕。訊囚獻馘到虞庠。從茲
遺種殲芽孽。永見新畬絕莠稂。露布明駝馳遠徼。星躔侯瑄應初陽。握樞乙夜垂衣肅。送喜千官佩玉鏘。
師克在和嘉衆帥。功成惟斷仰吾皇。天休滋至時難失。祖烈丕承動必臧。直拓提封周二萬。獨恢大略軼
尋常。園壇昭告瞻顯若。清廣升禋倍肅將。諏日陵園陳鬯卣。分曹嶽鎮禮琮璜。百神咸秩隆儀舉。三殿親
臨鉅典煌。聖澤普霑高以厚。慈寧齊祝壽而康。南薰解慍仁風扇。北陸迎長淑氣翔。異數酬庸增爵秩。近
郊宣勞奏笙簧。析圭已荷盼茅土。賜馬羣看簇繡瓊。蒲海沙平明似雪。于闐玉美白于肪。洗兵欲輓銀河
水。度索應通濛汜鄉。鉅製伊西鑿壁嶂。鴻文太學炳琳琅。捧來薤葉芝花潤。拓取銀鈎鐵畫裝。允矣豐功
垂宇宙。咄哉浮議沸蜩螗。一篇特啓羣言惑。五載眞勞睿畫長。燕翼有謀貽列聖。至誠所感協穹蒼。乘乾
惕惕惟無逸。保泰孜孜自不遑。豫順行師功莫尙。謙尊下濟德彌光。宣鏡願譜昇平曲。拜手陳詞獻未央。

己卯除夕

謬占金閨籍。于今歲八除。思親頻佇望。報國愧迂疏。病久無良藥。家貧少異書。光陰敲石過。太息負三餘。

初春懷鄉雜詠

郭澤塘南顧浦西。

水東日記。范石湖爲李結記。滄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

吾宗四世卜幽棲。肥田屋後

秧針細漲水門前。蟹斲齊市小數家成一閩。酒醜有戶借偏提。官租輸了無它事。饋歲紛紛筮槩攜。土風瑣碎記邨氓。故老相承例莫更。偃子驅邪蒙紙面。銅童祀竈蒸鐙槃。支門炭取長身立。印砌灰偏巧樣呈。拜節家家總相識。不須半刺更通名。

人家大半住茅茨。木几藤牀位置宜。黃皺香椽裝定武。紅凝天燭插軍持。春風游屐徐公浦。夜月神絃英布祠。吾鄉以英布爲土地神。傀儡登場纔過了。官兒遮莫又彈詩。

人日元宵興不孤。小時了了記歡娛。燒鐙巧解藏頭謎。對局偷拈謁選圖。潘叟蹋歌宵按板。陳孃貫酒午當爐。橋東巷北嬉游地。二十年來夢故吾。

題倪敬堂同年西谿探梅圖

桃李漫山未足珍。橫枝數點逗先春。天然清瘦非凡格。比似先生骨性真。橫空嫩蕊簇疏枝。彷彿西谿入夢思。共羨繡花滿頭插。幾人賞到未開時。樸學君家世澤沿。黃門介操憶當年。七清妙墨依稀在。要與茲圖一例傳。

恭和御製三月朔日御殿定邊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等率成功諸將士朝謁詩以紀之元韻
金殿晨開鷓鴣排。六師大獻愷歌皆。分茅列爵周三等。舞羽敷文舜兩階。蕩蕩天門初日啓。依依楊柳入春佳。行閒將士羣羅拜。其喻投醪聖主懷。

恭和御製上巳日凱宴成功諸將士元韻八首

青郊宣勞禮言旋。王會新開西海壖。五載豐功天祐聖。萬全成算聖因天。洗兵魚海龍沙外。張樂流觴曲水前。嘉讌昇平當此日。春臺何地不熙然。

澹蕩韶光春事深。連茵曲宴集華林。食苹鳴鹿來郊極。在藻游魚戲水潯。九奏鈞天人既醉。八風妙舞樂難禁。手擎瑤罍初徧。要識分甘聖主心。

玉關新柳正垂垂。壯士長驅入塞時。犒賞百千沾闔澤。登成三五慶昌期。饒歌試譜伊涼曲。鼓吹新翻洵賚詩。繩武由來追祖德。百年豐芑念留貽。

屈指師行暨凱旋。輸將幾歲荷除蠲。握奇乙夜義軒略。推轂三軍衛霍權。往矣冰霜酣戰地。來思花柳暮春天。回中伯克全歸附。葱嶺西偏執訊連。

瓊筵曉啓趁芳辰。飲至論功異命申。五等析圭先燕頤。千官獻壽近龍鱗。卻從蚌甲橐弓日。爲念披堅執銳身。感激一時齊額手。臨觴猶軫結纓人。

生長行閒荷聖憐。從征親到雪山邊。眞逢采玉于闐國。快覩竿頭涿鹿年。拔幟名城誇趨捷。執殳絕徼盡精堅。卽今秋杜歌成日。譜入南薰叶舜絃。

纏頭別部向風歸。羅拜華裯初日暉。盡識軒轅通道遠。方知光武閉關非。金人捧劍剛修楔。玉塞韜弓遠

集禩。大食刀環爭入貢。天戈從此已停揮。

三日風光朗更清。禮成上壽聽呼聲。勛名真見圖麟閣。賞勞頻煩酌兕觥。錫宴周京多受祉。詰兵禹迹克方行。欲知討叛綏邊略。保泰淵衷在不盈。

恭和御製塞宴四首

名馬數百皆龍媒。牡者四驪牝者騏。誰其騎者惟嬰孩。控之曾不施銜枚。神鎗一聲殷若雷。翻身上馬寧徘徊。風雨驟至急箭催。砰礮振蕩何喧豨。直下峻阪凌曲隈。四隲飄瞥無纖埃。二十里外往復回。如響斯應。彈指纔就中。卅六尤傑魁。觀者咋舌驚且哈。詐馬舊俗有是哉。至尊顧之歡顏開。宣敕頒賞陳觥壘。名藩小大紛具來。拜手敬進萬壽杯。右詐馬

天淨秋高張大幕。頭鵝宴中什榜作。蘆笳羌笛應節鳴。亦有箏琶雜弦索。將進酒。遠如期。當筵自奏樂府詩。陛下之壽千萬歲。東臣元菟西月氏。前有綏聲。後有促拍。颯颯入耳太古音。不減撻金與拊石。敕勒企喻古所傳。白狼慕德共勉旃。况今龜茲諸部盡內屬。西涼散樂更進破陣篇。右什榜

高秋曲宴紅氍鋪。布庫之戲古所無。壯士脫帽膽氣轟。先聲直欲吞於菟。空拳搏蹕兩兩俱。騰踔撇捩百變殊。角力以智分錙銖。失勢一蹶愧弗如。何人得雋酌以觚。整暇自謂可賈餘。彼哉厄魯亦善鬪。坦腹跣足不巾袖。老拳怒臂發以驟。使氣氣出若饋餽。強者植立弱者仆。伏而盥腦亟相就。屈肩著地昂其脰。有

視面目悔大繆。勝負既決斯放手。曰。四衛拉俗之舊。吾皇顧之樂且康。何以予之蒸黃羊。天厨禁樹大嚼忙。以手爲箸腹爲囊。鞠脰再拜頓地搶。食指不動已十霜。一飽何幸在帝旁。天章頒示紀事詳。昇平同樂誌不忘。右相撰

平原如掌水艸肥。驅來駿馬各不羈。滅陽第方類自別。升甌上阪隨所爲。誰與少年雄且傑。短後之衣長竿掣。翻身走馬疾于飛。欲使生駒就銜紲。雕鞍繡勒色樣殊。控繫未及跳擲俱。有如負奇跣趾士。倔強不受人閒拘。飛揚跋扈賊且急。有時豨突作人立。乘閒直上跨其顛。持之以暇久方習。八尺曰賊七尺騾。追風躡景游八垓。乃知駕馭得其道。上襄詎乏飛黃材。維昔周官訓馬政。佚特攻駒順月令。卽今塞北多名藩。善馬調來千里聘。至尊九月行獵田。割鮮行賞排長筵。庾人閒試教駢法。小雅兼陳攷牧篇。况聞天馬徠西極。大食康居歸有德。不是君王神武姿。絕域安能服羈勒。右教駢

恭和御製行圍元韻

平林呦鹿自甞甞。六轡安行不動塵。疊嶂環來成帟幕。周陟結處儼城闔。材官共試批熊技。蕃部新攜回鶻人。咫尺天威齊額手。塞垣肆覲拜恩頻。

舍茨張羅各有司。名王扈從遠如期。天開靈囿規模壯。山入深秋眺覽宜。壹發其欣威遠振。三驅仍示惠兼施。承平詰武還綏遠。豐芑貽謀監在茲。

恭和御製哈薩克使至俾觀園元韻

葱嶺西偏逐艸居。獻琛久已隸方輿。六師韎韐歌瞻彼。萬里郵籤蚤跋予。特敕陪臣從捺鉢。重教獵士布周陞。漢家漫詔長楊賦。蕃使來觀詎有諸。

九日同習庵舍人叔華上舍晦之弟游城南登陶然亭

不到城南五載餘。軸簾真似蜀嚴居。登高偶趁重陽節。結侶同乘下澤車。淺水牛涔經雨後。遠峰螺黛勝春初。聽來吳語真多味。曾是當年共隊魚。

十笏閒亭曲徑旋。到來便覺避喧闐。三秋鄉夢囊萸後。一段詩情落木前。廢廠尙傳宣德樣。古幢細認壽昌年。卻輸扈從灤陽客。直上興安絕塞巔。謂禮堂光祿

送孫勛堂之官皖江

曲江簪取一花新。便綰銅符出牧民。名士何妨工製錦。甘霖况是果隨輪。底須譜自山陰授。會見名逾漢吏循。說與孫廉兩字訣。它年惠化定如神。

苔施鐵如上舍見贈之作用山谷東坡贈苔詩韻

寸田不自耕。坐成荆棘場。活水來有源。斯涵千頃光。衆卉亦蒼蔚。所愛蘭蕙香。幽谷本無言。登之宜嚴廊。彼美淮東彥。抗志義黃詞。壇趙幟拔。道味伊俎嘗。置身百尺樓。白雲翼其旁。自立良獨貴。勿爲遺俗傷。

下里久聒耳。冷冷聞古聲。郢中引商羽。碩人歌榛苓。三歎竟此曲。愧非鍾期生。金斷本同心。萍合乃異蒂。相賞自有真。詎以形迹計。昌黎有遺言。雲龍願相似。

冬至齋宿題壁

襪被奚囊載滿車。迎門呵殿吏人譁。冷官公事常多暇。逢著齋期始到衙。

煖炕騰騰石炭薰。呼童拚掃去塵氛。詞垣資格皆前輩。促鄰相從話夜分。

謂吳易堂朱石君秦澗泉三學士周石暉侍講

東廳槐樹老輪囷。偃蹇離奇不我親。太息誰能如汝壽。空庭閱盡去來人。

待詔聽事前古槐一株蓋金元以前物

正月二日夜雪用東坡聚星堂韻

茶爐半槍始展葉。夜窗手點浮綠雪。開門密霰已滿庭。狂呼失喜冠纓絕。軒轅忍寒肩輒聳。柴桑習懶腰愁折。松枝插戶壓漸低。鐙影搖空暗欲滅。生涯碌碌風輪轉。歲月堂堂電光掣。頻浮薊北柏子樽。苦憶江南梅花纈。停雲遠道空滯留。歸夢殘更付騷屑。詰朝初旭雪半消。似有仍無只一瞥。空中色相定何著。文殊師利猶多說。便須參訪不二門。顧我舌根鈍于鐵。時有屨從五臺之命

恭和御製恭奉皇太后謁泰陵因至五臺瞻禮卜吉起程得詩八韻

孝治協人天。重光帝德宣。上陵崇漢典。肆覲展虞年。演法參師利。延釐紀握先。啓途張翠葆。初日出黃縣。官路西郊直。人家東作便。擘雲山疊疊。浥露艸芊芊。已致登三治。還尋不二緣。承恩諸父老。額手屬車前。

恭和御製過蘆溝橋元韻

西陸朝觀將出冰。六龍夙駕官道平。鼓車記里未一舍。長橋翼然自昔稱。渾河西北來。厥性善遷徙。酈元所記載。曩跡半湮矣。上游多山下平衍。所難不在首在尾。至尊指示周且詳。疏淪有方勿旁諉。從今永慶安瀾。永定之名不虛耳。

恭和御製良鄉行宮晚坐元韻

吉行五十首駐蹕。暮色自遠蒼然生。窈波孤塔湧香界。苾題兩峰抽筍萌。有滄雲興未成雨。艸木欣欣如有情。行齋清永供宸賞。景物到眼皆空明。卷阿游歌詎爲樂。無非事者春省耕。

恭和御製見新耕者元韻

柳穉初綠麥苗滋。有事西疇及是時。二月豳風人舉趾。分明粉本馬和之。新畬如羅足遐觀。蹂踐頻聞戒從官。莒葉杏花農候蚤。一人春省萬人歡。焚香夾路拜恩齊。扶挈皤然與草兮。欲識太平真有象。煙中篋笠雨中犁。耕鑿堯民作息均。不須布穀巧催人。臘前三白春初雨。好協維魚吉夢頻。

恭和御製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易州等處得雨元韻

陣雲如墨勢方酣。滋液燕南又易南。天遣雨師先灑道。人迎日馭望停驂。丹邱不遠誠能格。綠壤均霑樂

且湛欲擬載芟良耜頌。小臣橐筆祗懷慚。

恭和御製永慕齋疊舊作韻

橋山咫尺構宸居。帝曰精誠庶鑒予。天繹依依通旭卉。皇風皞皞繼羲遽。永言弓劍心恆慕。如見羹牆境。豈虛入暮廉。織將作雨。八神先路爲清除。

恭和御製謁陵禮畢載啓西巡瞻彼臺山祝茲介祉元韻

麗農瑤室占高涼。親祝純釐孝治彰。五百僊人行教地。三千法界大慈光。金根啓處祥雲擁。玉燭調時化雨長。天保九如天瑞協。至誠昭格聖心寢。

恭和御製曉煙元韻

暮山含紫九秋凝。春曉看來景最勝。澹似游絲飛不定。濃如蒸餿氣方升。柳容新沐黃千縷。麥氣微烘綠一塍。山市人家貪起蚤。炊煙隱隱出高陵。

恭和御製日日元韻

吉行日五十。羅拜盈馬前。十年望幸心。何異望歲焉。雨暘旣時若。耕鑿皆安使。詔書免正供。觀者杖屨駢。出作入而息。不知何以然。三多祝我皇。庶符觀華年。

恭和御製曉行卽景元韻

曉雲鬢鬢未全晴。邨屋炊煙次第生。貌出山居農作景。人從摩詰畫中行。
巖巒複沓路回斜。蘆荻初芽柳未花。陌上豚蹄春賽社。堪嗤持少願偏賒。
一帶嵐光繞遠坳。好山在望玉鞭停。恰從拂霧籠煙處。全露霏藍翕黛形。
甘澤依旬候不遲。歲占大有更何疑。伊祁山下倉箱滿。遙祝千斯與萬斯。

恭和御製曲逆故城元韻

遺封猶是壯哉城。阿世難逃身後評。但割膏腴胙諸呂。笑渠分肉那能平。
反閒徒誇沮范增。第功畢竟遜陽陵。美如冠玉中何有。變理陰陽或未能。

恭和御製題愜適齋元韻

行旌小駐古渠濱。猶是伊祁舊俗淳。峭蒨山容真入畫。霏微雨脚不霑塵。
唐河九折窗前見。隄柳千絲檻外春。別有愜心嘉景在。堯民擊壤望堯巡。

恭和御製復雨元韻

極望重巖又作霖。春鳩喚雨杏花陰。雲容鬢鬢低猶濕。樹色依依綠漸深。
古道衝泥添滑滑。懸崖濺瀑尚淋淋。天膏卽是君膏澤。誠意相孚在一欽。

恭和御製降旨免宣化府屬民欠詩以誌事元韻

體仁以長人。義在易春秋。有孚占元吉。是惟益下優。涿易泊恆代。玉輦首經由。復除昨頒詔。後樂常先憂。猶恐地僻左。或致向隅不。延訪咨大吏。尺一下置郵。災黎所逋課。蠲放無徵收。二月春始和。好易鳴栗留。山田耕及時。樂哉助以休。龍門互赤城。養欲給所求。耕三可餘一。勉旃足食謀。

恭和御製雪元韻

二月十九日

臘前瑞雪占三白。春蚤甘霖慶九農。法駕漸臨香界近。天花先灑翠微峯。篔簹六出點行旌。茅屋依稀是雪坪。一望千山皆玉立。天工渲染若爲迎。藻思禪悟兩相期。萬斛源泉千首詩。一片輕雲飛几案。金壺初試剡藤時。踏雪扶犁未少休。邨邨叱犢尙鳴牟。勢山駢石皆宜稼。何論三施更五猶。

恭和御製停蹕元韻

暫止倅人駕。師紓陞楯勞。濕雲迷灑灑。遠岫霧周遭。一宿停清蹕。千屯儼列曹。幾餘吟趣洽。斯咏復斯陶。

恭和御製晴元韻

連朝兼雨雪。此日喜新晴。古道山腰轉。前旌樹杪行。平疇猶帶潤。細艸乍滋萌。遙指周廬合。紅雲拱幔城。

恭和御製阜平道中作

積雪澹于一幅練。鳴泉清入五絃琴。人家半在山深處。遙見炊煙出柳陰。

一邨欲盡一邨連。風景分明似輞川。父老呼兒課東作。無過鑿井與耕田。
龍泉關外駐輕驂。咫尺僊山路舊諳。天外數峯明霽雪。清涼世界靜中參。
派河乍漾麴塵絲。彷彿僊源異境移。好是杏花菖葉候。春旂遙拂柳梢時。

恭和御製三箭山壘舊作元韻

豐碑御射舊曾聞。天錫仁皇勇出羣。飛鏃同時穿疊嶂。呼嵩萬歲動千軍。
霜濃白羽三成勁。斧劈青巒一道分。今日神孫重繼武。王弧親試氣如雲。

恭和御製射虎川元韻

一綫雲關峻嶺前。當年射虎尚名川。唐弓親輓神如在。夏諺來游事宛然。
祖德懋貽以燕翼。皇心克紹若稽田。卽看探穴恢天網。葱嶺西頭振旅闐。

恭和御製自長城嶺至臺懷再依皇祖元韻

龍藏載五頂。演法自曼殊。眷屬一萬衆。東來歷雲衢。大啓功德門。示以清淨途。
各各生歡喜。合掌寶號呼。微聞千花塔。鈴語清于竿。時巡視純嘏。詎爲游觀娛。
長城缺兮軋。曲徑繚而紆。清涼境不遠。天開靈異區。彷彿常喜國。室利之所都。
五朶青芙蕖。可望不可圖。神鐙夜光見。地菜法雨濡。天人跨狡狴。妙手徒形模。
百千億化身。非有亦非無。

恭和御製殊像寺元韻

不二真如相。何曾法報殊。圓光融指月。妙諦悟衣珠。棲鶴禪王窟。乘猊道子圖。天花迎羽葆。咫尺卽雲衢。

恭和御製顯通寺卽事元韻

演法遙居七祖前。金身入夢憶當年。肇開震旦獅王窟。宛似靈山鷲嶺天。三度巡臨祈介祉。十方供養拜瑤筵。成虧彈指分今昨。戒慧還須積寸田。

恭和御製羅漢坪元韻

妙相三十莊。莊嚴誰能過。各生歡喜心。受福詎不那。何人寫殊像。永峙山之阿。諸方護持者。天龍摩睺羅。似聞梵夾書。名號各異科。八百與五百。沿襲多紛訛。此此缺一。聊足笑且呵。本無我人相。分別作甚麼。

恭和御製真容院再題元韻

上方雪初霽。寒意倏已退。止輦禮花宮。像設妙于續。三十二好相。如月圓不晦。是真見文殊。歡喜復遐俟。百牟尼珠圓。八功德水溉。聲聞辟支乘。誰能企項背。

恭和御製閱武元韻

展義臨三晉。乘時習五戎。山連恆嶽壯。兵練代方雄。赤羽和門日。朱旗列幕風。九重親教閱。不數被廬功。

恭和御製棲賢寺元韻

三峽匡廬勝。幽棲略似之。應真飛錫舊。上足付衣誰。枯坐能離垢。繙經且忍飢。由來儒釋異。親爲剖然疑。

恭和御製降旨免山西前歲民欠詩以誌事元韻

迓釐禮中臺。問俗溥宏惠。正供減今年。溫綸宣德意。載咨司農臣。重稽格外例。往者值偏災。曰惟單闕歲。民欠權倚闕。爲軫磽瘠地。茲來全豁除。十行詔遐暨。鴈門功德峙。汾水恩波逮。祝聖轉金經。佛日四表被。

恭和御製游千佛洞得古體四十韻

宗門心卽佛。立說簡而約。云何有千佛。誰解此理竅。清涼真佛國。僊洞鑿崑嶠。得毋五丁手。抉幽力排冢。沿谿向右折。十步九回拗。始進若入窞。漸深未掀淖。奇峯各羅列。如鶴或如鷁。兩臂猿攫拏。一足夔踰踔。遠望目已眙。下臨心更嬈。洞口闐然谿。神鐙夜光搖。中有諸佛像。膜拜來四徼。世尊說大乘。迦葉示微笑。藥叉魔波旬。各各護持效。目犍富樓侶。大德修行劬。不二啓法門。文殊提其要。騎象誇猿猊。那用輿與轎。一一具好相。詎有胛肥誚。千佛本一佛。心性人各抱。三教理同源。我皇竝深造。春巡歷臺懷。晴雲披絮帽。四禪透宗旨。掃除儒釋鬧。因過白雲寺。遂指西峪廟。甘露功德水。滿月天人貌。精舍樸而古。秘洞窈且窕。直上試輕驄。寧辭路回繞。卻登絕頂望。積雪四山曜。法螺鐘磬聲。靜中聞大樂。叶山田麥抽萌。邨舍粟藏窖。占豐察璇樞。祝釐闡象教。山靈答嵩呼。洞府供宸眺。宗鏡微乎微。傳鐙道可道。谿光皆空明。谷音自清妙。天工巧渲染。著色非意料。紺宇列如麻。茲焉獨幽峭。付戒馬駒踏。離步鴿王叫。于茲托新詩。泠泠鈞天

調造化運爐錘。理蘊入燭照。小臣叨載賡。下里望莖詔。叶追趨豹尾後。異境媿未到。韻奇已迫窘。況欲窮禪奧。

恭和御製題陳規守城錄元韻

從容應敵竟全城。一局殘碁話汴京。大廈詎能支寸木。良醫未可恃黃精。金湯無德難爲固。輓輒非人何以行。天語煌煌垂定論。先幾莫待事將成。

恭和御製題宋中興聖政艸元韻

和親何至以臣稱。往事堪嗤宋紹興。汴洛劫灰全不計。汪黃推轂已同登。兩宮竟絕還歸望。二策空矜聳動能。半壁偏安慚袖手。長城自壞憤填膺。漫言五馬南遷匹。幾見三軍北伐曾。內禪得人差足慰。詞臣歸美例相仍。爲尊者諱詞多曲。允執其中愆必繩。大矣皇言褒貶正。千秋公論式欽承。

恭和御製經畬書屋卽事元韻

六經教士各專治。四庫新編聖主時。甲乙丙丁統所部。校讐繕錄慎攸司。哲王道在惟欽若。諸子言淆必辨之。日理萬幾還學古。健行以造物爲師。

恭和御製游獅子園憶舊元韻

游賞卷阿昔日陪。園居仍對碧峯開。羹牆見處皆思聖。心性渾然不改孩。慈孝一誠常默感。因緣有觸記

從來世尊法會真如昨。餅水天雲絕點埃。

恭和御製鹿角椅元韻

五紋岐出質猶全。想見仁皇射獵年。囊建虎文兵不試。椅名鹿角用長絛。欲存大路椎輪儉。詎鬪雕文刻鏤妍。手澤依稀神鑒在。文孫繩武志殷然。

留王快鎮座主少宗伯介公有詩紀事次和

天教十日住鞭絲。似與谿山有夙期。古寺半藏雲斷處。好花全放雨晴時。三成官笥穿揚捷。一隊征蹏踏雪遲。行帳追陪真是樂。夜來頻醉百分卮。

三月朔日疊前韻

日飲無何但學絲。匆匆又過禁煙期。折花紅杏深邨裏。選石清波激溜時。山未知名看亦好。客來不速話偏遲。同年小集今朝是。遙憶芳醪倒屈卮。每月朔同年諸君例有小集

憶五臺山三疊前韻

清涼峯色翠如絲。欲見文殊那有期。靈境雲封全未識。鈍根棒喝定何時。但求達磨安心竟。不礙豐干行脚遲。會得菩提本非樹。可容無當也名卮。

三月三日自曲陽入行唐境途中杏花盛開四疊前韻

上已煙光颺柳絲。此行未負杏花期。偶來冀北深邨路。大似江南細雨時。每到籬枝鶯語密。怕防落蕊馬蹏遲。鷓鴣若許隨身挂。一朵眞宜飲一卮。

座主宗伯公折杏花一枝。插行帳茶鑪中。至晚盛開。有詩五疊前韻奉和。

伴取爐煙細細絲。拗花供養趁花期。氈帷四面留香地。茶銚雙清吐蕊時。著色還須崇嗣畫。尋春眞笑牧之遲。一枝何幸隨桃李。也到公門侑玉卮。

奉酬宗伯公見贈六疊前韻

清如冰更直如絲。坐我春風一月期。燕許文章推後輩。崔盧門第冠當時。八持玉尺衡材富。雙引金蓮歸院遲。獨愧散材同社櫟。縱經雕刻不成卮。

眞定府隆興寺七疊前韻

林立豐碑認色絲。巍然傑閣俯崇期。遺文猶識張公禮。殊像難描李伯時。綺語多生消欲盡。機鋒百偈轉空遲。醍醐具足清涼味。未要花前白雪卮。

游蓮花池八疊前韻

激泓十頃麴塵絲。邂逅清游愜所期。巖壑宛成千里勢。煙花況值暮春時。游魚吹沫涵空樂。浴鳥梳翎點水遲。一事尙留餘憾在。不曾池上舉三卮。

懷鄉九疊前韻

春筍秋瓜夏藕絲。齊民月合有程期。客來但乞澆花法。僮約頻申曬藥時。頗解著書師蔡癸。也曾學圃問樊遲。大瓢五石原無用。只合江湖作巨卮。

寄題雪浪石用東坡韻

彈渦空復說登州。那似雲根湧急流。四面空嵌銜石骨。一拳凹凸激潮頭。玲瓏明月懷中貯。透瘦襄陽裏。裏收。咫尺波濤來眼底。渾疑朝暮見黃牛。

送李葆畹進士東歸

籍甚詞壇第一流。御風曾未到瀛洲。揮鞭重指都亭路。又逐人間款段游。截臆斷鶴兩兼難。天許才名折美官。半刺但題前進士。故應蚤達勝方千。我識鄭公元斌媚。人嫌李令太穢唐。雲門山色容高臥。大勝東華軟土忙。古柏參天鐵榦成。風霜歷盡骨逾清。縱然才大難爲用。偶露文章世已驚。蠶尾山薑例可循。頭銜未辦領詞臣。生天偶落它人後。終是拈椎得髓人。岱宗訪篆劉斯立。歷下題詩李泰和。探借十年多暇日。著書定較往時多。

中秋後五日同錢坤一侍講王琴德舍人曹來殷蔣漁邨二庶常過大慈延福宮

傑構出雲端。三元舊戒壇。延禧資母后。董役出中官。明成化中。孝肅皇太后建。古壁丹青繪。虛庭栝柏寒。豐碑猶未圯。

剔蘇幾回看。殿外有成化敕諭碑。

苦雨

翻盆伏雨接秋天。避漏移牀夜少眠。瘦柱壓敲支未穩。殘書撒瀆曬無緣。艸生屋頂多于薺。車到街心泛若船。一事差強人意處。久稀剝啄至門前。

題韋慎旃舍人翠螺讀書圖

牛渚山頭月。娥眉亭上風。謫僊已千載。高興古今同。鐘響夕陽外。書聲老屋中。誰能識此樂。毋乃逍遙公。

題汪對琴博士後譚藝圖

識是詩人骨相寒。瘦羊分得供朝餐。偶然泥上留鴻爪。便與人閒重此官。白雲明月悟前身。諫果甘回味始真。三百年來得同調。阿誰譚藝似汪倫。

過歸義廢寺

一泓古井兩株槐。券尾比鄰署字皆。輒愷模糊埋碧蘚。古幢剝落臥空階。老僧持鉢身全病。過客尋碑眼獨揩。聽話閒坊宣化事。剎那興廢漫牽懷。寺有彌陀邑特建起院碑。咸成雍元年賣地券云。今賣自己在京宣化坊門裏面街西小巷子內空閒地。內有井一眼。槐樹兩株。未有東鄰南鄰西北鄰人姓名。又載寺所藏畫像大小硬幘九壇輓幘。四壇云云。又有石幢仆地。其一面云。會同九祀龍集敦牂亦遼時物也。

移寓

幾度柴車輾轆行。喧囂爲避市人聲。門開一面西山對。庭敞三弓夜月盈。新燕呢喃邀作客。古槐磊落事爲兄。玉虛道院南鄰近。時有天風度碧笙。

藤牀木几手揩摩。洗足關門耐養疴。巷僻最宜生客少。家貧猶蓄古碑多。先生自署支離叟。前輩曾題安樂窩。陶晚開阮裴園沈飲伯諸前輩俱曾寓此。儻直從來須計月。催租也似吏催科。

盧端臣先生招飲卽席賦呈

八米詞林秀。蒲江樂府傳。才應雄大歷。名冑後盈川。俗味酸鹹別。家風禮讓先。蒸壺招弟子。啓纂各忻然。

潛研堂詩集卷六

奉命典試湖南出都宿良鄉縣有作

五千里路賦南征。六月都亭擁傳行。桃李滿蹊教手植。冰淵一念久心盟。長風欲渡江河漢。壯觀全收冀豫荆。回首春明猶未遠。試拈詩筆記初程。

四年五度此停驂。玉尺重持祇自慚。已卯七月典試山東庚辰二月及今年五月恭迎大駕辛巳二月扈蹕至五臺山皆宿良鄉此次過此計五度矣漸識途矜老馬智。偶留跡似印泥參。迎風宰塔金鈴語。過雨苾題翠黛含。應笑勞勞車騎客。軟紅十丈點朝簪。

宏恩寺

侵晨投豆店。便道訪桑門。排闥羣峯入。當街雜樹籬。法王猶守律。寺僧係律門與華山同宗慈氏不言恩。強與安名字。

誰將公案論。

督亢陂

督亢膏腴迹已荒。攜圖當日入咸陽。千金枉購夫人劍。不及無且一藥囊。

道中卽事

經月愁霖雲霧迷。怪來三伏冷淒淒。回風撼樹全疑雨。積水平塍半作谿。古道已看濡馬腹。淺涔何止洩

牛蹶肩輿縱比徒行穩。怕聽禽言滑滑泥。

雨宿定興

三椽客舍小于舟。浙浙瀟瀟響不休。恰似故園梅雨後。孤篷聽雨泊沙頭。
北方盛夏常憂旱。惟有今年苦雨連。官路水深二三尺。居民入市欲乘船。

輿丁

陸行不通車。水行不可船。泥濘數里間。行旅歎屯遭。王事有程期。豈敢或遷延。夙昔怯鞍馬。而況淖在前。籃輿舁丁夫。跣足徒涉使。夾輿以四丁。扶持防蹶顛。牽輓蟻緣附。參差魚貫聯。退踞後人足。進拍前者肩。踏土仍踏浪。脚底懸渦旋。所得纔分寸。其難乃萬千。嗟爾亦人子。詎不知自憐。不惜胼胝苦。終朝博百錢。勞人以奉己。我慚紅兩頰。前途可安行。且莫歌局蜷。

曲逆詠古

六奇孺子擅陰謀。曲逆名城萬戶酬。阿世取容終王呂。因人成事竟安劉。白登圍解輸奇繪。雲夢弓藏痛僞游。當日高皇數三傑。運籌元只說留侯。

定州道中

形勝居然控趙燕。中山故國暫停鞭。行來明月清風店。恰稱輕雲細雨天。楊柳青濃圍近郭。黍麻綠潤長

平田太行西北遙環擁。千里蒼茫一氣連。

雪浪石和東坡韻

韓幹散馬雲錦屯。聲價未若海石尊。古來文人例愛石。摩挲一日忘昕昏。衆春園中春最好。水木彷彿江南邨。誰移石丈此中貯。一拳突兀當松門。咫尺便作千里勢。天吳蹴踏光魂魂。只疑靈洞通水府。故遣百浪飛山根。天工遊戲自奇絕。嵌空不費雕鐫痕。神物欲下襄陽拜。絕品宜與奇章論。文登彈渦石安在。當年曾養菖蒲盆。大千世界恆沙劫。俛仰陳迹感慨存。

真定

河朔雄藩自昔聞。南連趙魏北燕雲。風聲勁挾滹沱響。山色青從恆嶽分。宏正有靈應俎豆。寶臣何物紀功勳。廟堂姑息無長策。往事空悲成德軍。

登隆興寺大悲閣周覽隋宋元碑刻晚宿雨花堂對月得詩七首

飛檐縹緲敞三層。乾德規模記昔曾。始信護持龍象力。千年傑構尙峻嶒。隆興寺鑄金菩薩像并蓋大悲閣序乾德元年僧惠演撰

白豪殊相頂光圓。聞說金塗七度全。遇宋卽興遺識在。荒唐且任老僧傳。周顯德中毀佛像鑄錢像中有文云遇顯卽毀遇宋卽興見僧

惠演所撰序

開皇龍藏護瑤函。奕奕銀鈎妙蹟鐫。彈指周齊經幾劫。參軍猶署舊頭銜。

長明鏡向佛前吹。分付官錢幾貫支。閏月上旬當怯薛。傳宣中旨出嘉禧。元長明鏡錢記。延祐五年。僧永恩書文云。閏正月初。〇日拜住。

怯薛第一日。嘉禧殿裏。有時分欽奉聖旨云。

承旨書家奉楷模。膽巴遺跡久榛蕪。惟餘本命長生禍。留在西廊少榻摹。元聖主本命長生祝延碑。王恩廉文。趙孟頫書。并篆額。今在闕。

前西廊寺舊有帝師膽巴碑。亦趙書。今無存。

冰山一霎便全傾。玉券空鐫上輔名。賸有孤嫠逢愍思。施錢地下懺長生。秦王夫人施長生錢記。至正十四年。王訪撰。秦王夫人者。伯顏

之妻。怯烈真氏也。

輶車幾日太匆忙。一宿安眠青豆房。多謝雨花堂外月。照人心地亦清涼。

望華塔寺

華塔同登最上頭。重來清淚落西州。金光紺碧依然在。忍向城南續舊游。去年三月。與介少宗伯同登是塔。今公已下世。

戲題趙州茶棚

宗門語錄太紛挐。直下鉗鎚是作家。公案古今難勘破。鎮州蘿蔔趙州茶。

柏鄉謁漢光武廟

白水出真人。天符亦伏陳。一成仍祀夏。三戶果亡秦。決戰昆陽日。膺圖鄙邑辰。雄才殄羣盜。大度保功臣。豁達高皇匹。精勤宣廟倫。嚴陵星作客。南頓號稱親。卜洛規模正。崇儒教化淳。祚延十二世。頌溢卅三春。

小縣祠猶古。荒臺跡未湮。石人傳誕妄。有碑大書光武斬石人處麥飯話艱辛。樹老神鴉宿。梁空乳燕賓。冕旒紛夾侍。想見帝王真。

題圓津庵用壁閒梁棠邨胡南荅湯西厓諸公倡和元韻

名流題詠想當年。興寄長松怪石邊。無策破閒聊覓句。有方療俗是譚禪。古藤似幔低延月。曲沼如珪冷浸天。燕楚往還經萬里。飛鴻留爪亦前緣。

鄴中詠古

銅雀臺空霸業陳。分香遣令劇酸辛。纍纍疑塚都相似。愁絕西陵泣望人。南皮公讜興何如。雲散風流十載餘。少壯人真須努力。至今猶寶偉長書。井蛙何事逞雄心。一柱橋頭朽骨沈。記否三臺功就日。殿中棘子已成林。專征景略樹奇功。瞥眼魚羊事業空。太史浪占星得歲。雌雄飛早入秦宮。孝穆當年奉使還。評量文雅薄衰辱。中原文物知多少。心折韓陵片石閒。青雀飛來羽翼垂。河邊殺癩那能羈。內家相對空揮淚。玉體殷勤黃髮期。殿上紛紛供御囚。癡癡國是十年休。風流宰相楊遵彥。只與君王進廁籌。白頭臨陣被犀渠。投袂勤王葛誕如。可惜關西好男子。老爲晉六茹驅除。

苦熱

青蠅結隊故飛飛。火織炎官又作威。暑已失時猶張王。二字俱去聲秋方當令尙依韋。曉風稍稍涼侵袂。午日騰騰汗透衣。空羨蘇門高隱者。適然鸞鳳共忘機。

自鄭州入新鄭道中作

百里陂陀路。連岡往復皆。雙厓堅似鐵。一線旋如蝸。土硬全疑石。沙回忽有階。坡翁烏帽句。寫景妙難儕。

東坡鄭州道中詩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二句寫景宛然。

讀左氏傳

從政威不猛。五美之大端。云何尙火烈。以民爲艸菅。國僑昔治鄭。衆母鞠育殫。遺愛長在人。清淚尼父潛。救世鑄刑書。要豈如申韓。易簧告太叔。猛易而寬難。此言失持平。罔顧理所安。將毋懞儻子。傳會非真傳。政寬則得衆。我思魯論言。

過許州追悼亡友周西陳刺史

三載金臺別袂分。繆爲恭敬意殷勤。今朝真到繅城路。不見風流舊使君。已卯夏西陳之許州任。過予寓齋話別。且言待子典試。兩湖過

許某當負弩效驅耳。

文章博洽世無雙。手葺官齋榜古幢。悵悵堂成人已逝。蛛絲空罨讀書窗。西陳到許後。貽書言近移唐成通石幢一後。梁貞明石幢一于

中築小室貯之。
顏曰古幢書屋。

讀史縱橫貫弗功。眼光如月破羣蒙。和林舊事編成後。更與何人質異同。
予近改
修元史。

夜臺寂寞竟何如。落月空梁夢見虛。不用中郎求貌似。手痕細認隔年書。

望中嶽

西來紫氣鬱千盤。天外諸峯馬上看。石闕遺文留漢篆。金泥絕頂表唐壇。星辰捫歷三霄近。松柏陰森六月寒。五嶽壯游初志在。何時扶屐到層巒。

許昌詠古

識書曾記代塗高。艸艸移都計枉勞。國是卅年禾絹諾。姦雄一手太阿操。樓桑未遂中興漢。石馬俄成大討曹。休詫牀頭捉刀者。軍司狼顧亦人豪。
中興之中讀平
聲唐人已有的。

邨行

幾日輕陰暑漸銷。孤邨稍喜避塵囂。秋梁已穗宜刪葉。晚豆將花亟護苗。細細菱絲浮水面。纍纍瓜蔓挂牆腰。雨餘準備前途滑。伐柳填薪當小橋。

眞羨寬鄉一老農。久無冰炭在心胸。妻工舉臼調鉛拙。兒解耕田識字慵。食指動來炊飯熟。衰顏開處濁醪濃。平生不省公卿貴。世守頭銜賣菜傭。

聞蟬

眞令俗耳得鍼砭。愛汝迎涼不附炎。曉月一聲楊柳店。午陰百過綠槐檐。身輕自覺能離垢。飲少從知未礙廉。莫信忘機便無患。螳螂張臂亦何嫌。

雨宿蔡寨邨舍

爲避淋頭雨。聊求蓋頂茅。泥深愁滑滑。雞唱聽膠膠。野老能供饌。山僧暫打包。淹留隨處好。恐類伏波嘲。

田家

岐路忽三叉。居民四五家。人行茅屋罅。犬吠柵籬斜。拗項壺盧架。長身巨勝花。故園宛在眼。南望白雲遐。

雨止

天改雲容澹。人欣雨脚停。依依遠邨外。忽有數峯青。

曉行

揮策去匆匆。邨原極望同。樹枯時帶瘦。山好不嫌童。紫蓼秋塍雨。青帘曉市風。輕涼適吾體。渾忘客途中。

與王惺園修撰對弈

夢騰長困日如年。暫賭楸枰當晝眠。眞訝觸蠻分敵國。幾曾虞芮讓閒田。到頭才悔全軍盛。得手徒爭一著先。白鶴觀中成例在。從來勝敗總欣然。

確山道中

昨望翠峻嶒。今朝度幾層。連岡肥少骨。仄徑曲如肱。紅倚谿頭蓼。青垂屋角藤。童兒纔五尺。驅犢上高塍。

渡淮

我昔北游過清口。兩瀆交匯趨雲梯。獨清安能救衆濁。浪湧半挾沙與泥。今朝乘輶義陽郡。遙望桐柏明秋霓。長台關外尋古渡。輕舸撇波如鳧鷖。粼粼白石照見底。輕風吹皺青玻璃。連峯屈曲自回抱。一條玉帶垂腰圍。南來計程三千近。經涉溱沔漳洛淇。渡河以後惟汝穎。終類鄒莒朝魯齊。當年神禹奠四瀆。各以巨海爲會歸。河伯雖欲鵠巢占。勢不肯下猶相持。壯觀先後落吾手。所惜汎漉故道迷。高興竟馳大別頂。坐看江漢萬里朝宗時。

山行

了無犖确礙人行。起伏高低路總平。可是山靈多蘊藉。不將圭角露崢嶸。林於萬个柳千行。木槿編籬卵石牆。高地棉花窪地稻。不知身住在它鄉。

自信陽入平靖關

宛轉雲盤阪。崢嶸冥阨關。千重包汴洛。一綫劃荆蠻。要害思防戍。登臨忘險艱。四圍蒼潤意。全改北條山。勢逼疑中斷。途窮忽有梯。祇尋山脈絡。不辨景東西。倏覺升天易。終憂入窖低。回頭來處路。恍惚已難稽。

紫翠繞重重。橫岡更側峯。樹藏山面目。雨拓水心胸。花艸都含秀。陰晴乍改容。此中多隙地。安穩讓三農。
水向山頭引。人從屋上耕。腰鎌收稻出。背笠跨牛行。籬借新栽槿。屏編舊種荆。雙河衣帶似。石罅弄琴箏。
池沼天然匯。曾無斧鑿痕。三時魚價賤。七月蕩花鱗。風定波猶急。沙澗水不渾。在山清徹底。難向外人論。
夙抱看山癖。曾無濟勝資。此行天假便。卻喜境多奇。氣厚蒸雲霧。姿妍薄粉脂。後來須刮目。記我首題詩。

七夕宿平靖關

七夕今朝是。窮關風雨秋。祇依山作嶂。不見月如鉤。兒女團圓節。征夫寂寞愁。艸花籬外放。也自號牽牛。

自應山入安陸縣

百里孤城倚翠峯。揮鞭南望翠猶濃。地靈未肯趨平行。山意居然蹈複重。絕磴千回牛旋磨。危蹊一綫蟻
盤封。後岡欲斷前岡合。登頓翻添客興慵。

控扼申光襄漢閒。北來歷盡幾重關。湖波演漾雲連藪。嵐氣空濛陪尾山。背郭千家黃稷熟。沿邨萬个綠
筠環。征人日暝剛投宿。細數昏鴉接翅還。

雲夢縣

地溯西陵舊。宮傳雲夢遺。人煙低遠市。秋意入疏籬。艸綠黃香冢。苔封伍員祠。圖經尋往蹟。歷歷寄懷思。

行連岡閒卽目

低岡如伏牛。直上踏脊脰。曲折隨地勢。向背迷處所。上坡復下坡。時見風帽舉。日夕少人行。斜陽亂鶉語。
詠道中所見艸木

楊柳性易活。道傍鬱婆娑。一一懸官牌。手栽數不訛。行旅苦煩渴。小立清風過。誰云無才思。庇蔭亦已多。
前時河水溢。濁浪驕鼃鼉。斫伐千萬株。猶足支積波。豫章號良材。十年始作科。迂闊好大言。收功竟如何。
樗木生不材。匠石棄弗視。栽之官路旁。蔥蔚亦可喜。云何冒椿名。附會罔知恥。枝葉偶相若。臭味詎能似。
人言樗易長。舍彼寧取此。嗟哉逐臭夫。亟去洗我耳。樗木俗名臭椿孟秋天始涼。下隰見紅蓼。花鱗帶露斜。身弱

得風早。疏籬淺水閒。娟娟秀而好。根柢非堅牢。顏色能自保。騷人倘回顧。終覺異凡艸。
木槿日及花。晝榮夕輒悴。莊生論小年。蜉蝣蟪蛄類。道旁見一枝。妖紅可人意。未登君子堂。俛仰籬下寄。
壽命旦暮閒。猶以色取媚。嗟爾亦何知。我言責太備。

瓜壺皆蔓生。莖葉頗相同。秋來結實好。纍纍懸屋東。剖瓜如蜜甜。爭噉喧兒童。生冷忌食多。恐致腹疾攻。
壺盧雖寡味。佩之當藥籠。中流偶失船。坐收千金功。徒以甘苦論。鄙哉田舍翁。

浮萍生無蒂。隨波忽近遠。風來半汀失。雨過一池滿。飄泊狂瀾中。葉葉獨安穩。衆芳憂淹溺。乃以智自遜。
推移不凝滯。于我元無損。不見長樂翁。五朝被公袞。

讀詩識芣苢。采采向中田。雨後綠葉肥。結穗垂馬鞭。物微人所棄。不堪充豆籩。本艸幸見收。弗以下品捐。

小試輒有效。果使結轡痊。用之苟得宜。功豈下參連。乃知醫國手。廣蓄所當先。

小艸澹巴菰。得名蓋未久。移栽始閩嶠。近乃處處有。烈日炙葉乾。黃絲細如絡。筠筒煙一縷。相習以口受。肺腑非鐵石。火攻奚可狃。奈機今時人。嗜此不去手。糜財更妨功。濫觴起誰某。安得拔其根。卮茜種千畝。

武昌

驚濤卷雪壓城低。九派江流迹已迷。三楚颿檣風上下。萬家煙火水東西。山圍大別單椒峙。洲擁金沙碧艸萋。遙指僊人騎鶴地。危樓終古切雲霓。

秋花

蝴蝶紅房坼。牽牛紫萼攢。偶依籬角住。也受露華團。天意憐秋艸。人情感歲闌。穠芳難耐久。珍重及時看。

邨中記所見

小小茅簷曲曲籬。牆敲聊借石頭墻。日高編箔烘煙葉。雨歇攜耒打豆莢。香稻已催千頃割。殘荷猶見一枝垂。由來氣候山中別。試補幽風七月詩。

萬松岡有序

七月十七日。入咸寧縣。行山岡間。夾道皆長松。官爲編號。懸牌子樹。記其生枯之數。遙望小松。布滿崖谷。其多如薺。數十里中。青蔥不斷。山故無名。予目之曰萬松岡。詩以紀之。

虬枝引路百尋強。五粒新柯密作行。說與它時編地志。嘉名合喚萬松岡。
連岡登頓不嫌疲。爲愛清標瘦更奇。頗勝湛然老居士。低頭下拜萬松師。

蒲圻山行

我家東海上。百里不見山。偶然平地覆一簣。便已自號岡與巒。茲來山行已五日。置身長在煙雲間。橫峯側嶺各秀絕。如眉如髻如玦環。如龍掉尾牛奮角。神龜縮頸長蛇蟠。濤聲十里松子落。楓葉未老青猶攢。恍惚置我山陰道。應接不暇目力艱。寸岑倘可移吾里。壓倒虎邱更馬鞍。高人偃蹇恥標榜。名字那肯留塵寰。區區河伯傲海若。夜郎自大吁可歎。

高嶺舖

一徑入煙霞。危崖赤似砂。石奇蹲巨豕。路曲縮長蛇。揲釜宵煨芋。提筐午捉花。邨居無面勢。茅屋數家斜。

口占

萬壘雲嵐有路通。一峯不與一峯同。松篁夾道如迎送。人在秋山紫翠中。
湛湛江楓葉未丹。相逢有約莫盟寒。重來記取深秋後。烘染殷紅待我看。

潛研堂詩集卷七

宿萬年庵用壁間吳文恪韻

庵有董思白書歇心處三大字

琴筑鳴幽澗。聽來不厭喧。鐘聲和月遠。木葉受風翻。奧曠疑天設。清涼卽佛恩。安心何日竟。我欲問桑門。

將抵巴陵

入山八九日。山意漸闌珊。螺髻經千疊。羊腸剩幾盤。泉聲無雨縮。蟲響入秋寒。遙望煙邨外。漁舟閣淺灘。戴星忙結束。卓午便消停。樹影窗中速。棊聲枕上聽。有情花展靨。無事鳥梳翎。此去巴陵近。煙波渺洞庭。

岳陽樓

傑閣出城墉。驚濤日夜春。地吞八百里。雲浸兩三峯。已極登臨目。真開浩蕩胸。不因承簡命。那便壯游逢。

曉行

爲避風波就陸行。潺潺卻愛聽谿聲。楚南不比黔南險。也覺途無三里平。沙岡凹凸不成山。也有煙嵐四面環。遙見人家邨落近。青螺出沒短牆間。

長沙

行盡官郵兩月程。崇城百雉儼崢嶸。雲開嶽麓千尋碧。秋霽湘江一鏡明。礪砥弩丹仍土貢。火耕水耨樂

邨氓笑它遷客憂卑濕。每日登樓玩晚晴。

賈太傅宅

石牀柑樹跡云徂。故宅猶傳賈大夫。世已治安偏上策。賢如絳灌尙嫌儒。洛陽太守封章薦。宣室君王禮數殊。如此遭逢良不薄。未應問鵬寄擗揄。

東長沙張慧川明府

獻紵論交十載前。滄浪亭畔話纏綿。訪秋圓柳宵連榻。過夏長安午壁箋。管領風騷名下士。平章山水吏中僊。停車傍聽與人頌。三異中牟萬口傳。

昨歲燕臺我送君。今朝握手楚江濱。折麻不待衡門鴈。卷幔同看夢澤雲。泉性出山仍峻潔。蘭言入座益清芬。宦游我似文園倦。慚媿臨邛恭敬勤。

屈賈二大夫祠

去國憂君志未伸。千秋廟食共湘濱。吉占枉向靈氛卜。痛哭誰憐年少人。呵壁問天空侘傺。沈書弔古寄酸辛。莫言宣室虛前席。也勝招魂七澤辰。

中秋試院對月

萬里清光一樣圓。重簾深靜夜忘眠。箏琶俗調休來耳。冰雪高文若有緣。射策諸生爨樺燭。鎖闌同事鬪

蠻牋明珠魚目由來混。恐負天家鐵網懸。

試院示同事諸公

杞梓丹沙眼底收。評量甲乙費窮搜。劍埋地下猶沖斗。錐處囊中自出頭。從古文章無定論。由來場屋困名流。風檐甘苦皆親歷。珍重諸公子細求。五色迷離信有之。隔簾幼婦認妍媸。須求神駿驪黃骨。漫賞鮮新桃李姿。腕底生枯憑畫筆。眼前勝負賭圍棋。當場勒帛休輕下。此是青衫淚濕時。

楚南士子場後以試文謁學使吳雲巖前輩雲巖決其必售者五人曰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嘉陳聖清比揭曉則五人皆中式而五魁之中得其四焉楚人傳以爲盛事雲巖有詩因和其韻
一一春蠶食葉聲。善鳴此日果先鳴。鑄顏蚤識心良苦。說項方知眼獨明。僞體別裁當代望。愛才如命古人情。三年手植多椹榦。分刈無私玉尺平。

吳雲巖學使訂于重九日載酒嶽麓登高兼訪山長劉孟調前輩以風雨不果往次日孟調以詩見寄次韻奉荅

擬訪臬比嶽麓陽。道鄉遺跡未全荒。一宵秋雨回征櫂。幾疊青螺掩翠妝。問字相從緣恨淺。看山有約興空狂。臥游只合師宗炳。欲借冰絃四座張。

嘲道旁楓樹

秋光九十去侵尋。樹樹山楓尙綠陰。枉費詩人盟息壤。不知叵信在霜林。

代楓樹荅

何心火迫染臙脂。遺世方成絕代姿。可笑鴈臣歸太蚤。不曾留待葉紅時。

予既作詩代楓樹解嘲。次日山行楓林有數株先紅者。復成是什

片片秋容獨自矜。一宵霜後暈潮凝。不欺然諾從來少。數本真成耐久朋。

重過武昌

黃鶴磯前水抱樓。金沙洲外荻花愁。燕吳南北傳迢遞。兩地離情入暮秋。

登黃鶴樓懷翁覃谿中允彭六一編修二公典試湖北

榜人催欲渡。小泊爲登樓。奇觀詎容失。高秋聊此游。空濛雲外岫。浩蕩水中鷗。信美非吾土。凭欄亦少留。

城以依山壯。樓因得地奇。塔仍元代剏。棗說古僊遺。樓前有勝像寶塔。題云大元至正威順王太子建。後爲僊棗亭。有棗一本。枯而未朽。云僊人所植。紫

蟹秋來味。丹楓霜後姿。登高羨星使。來趁菊花期。湖北當事。例于重九日置酒樓上。延主司登高。

田家

霜落秋原萬木衰。蕭蕭亂葉逐輕颺。漁舟小泊丹楓裏。邨酒初窺黃菊時。老屋旋蝸催墮戶。新畝驅犢蚤

翻犁官租足了身無事。鐙火團圍婦孺嬉。

德安道中

一徑穿山頂。人來樹杪行。輿丁防足滑。擔僕苦肩頰。楓柏天然畫。原田局上秤。三關遙在望。翠巘倚雲橫。

楊忠烈公漣祠

茄花委鬼日猖披。想見張髯曠目時。倉猝移宮關大計。慨慷伏闕進危詞。姓名空冠東林籍。魂魄誰招鎮撫司。齒冷三朝修要典。南牙宰相北牙兒。

入平靖關

曉看紫翠畫圖明。不信身從畫裏行。谿水一灣分向背。山雲片刻改陰晴。盤旋石磴重關峻。曠蕩秋原古木平。屈指歸程垂及半。幾回清夢到神京。

信陽

淮水淺可涉。楚雲望已微。日斜棲鳥樹。人語釣魚磯。伐木家燒炭。裝緜客製衣。往還經兩度。逝景迅驂騑。

確山

朝辭明港驛。夕秣朗陵芻。風力冬來壯。山容寒到枯。櫛糝悲落葉。蒼莽眺平蕪。此去中原近。官郵總坦途。

曉行口占

山行五日僕云痛。歷徧嶽崎得坦途。底識主人賦平衍。幾番回望翠糝糊。

遂平

叢爾吳房邑。猶傳夫槩封。隱成淮蔡蔽。直達汴河衝。納稼先完賦。于茅計禦冬。邨氓閒最樂。擊壤話高春。

郟城

古召陵地。韓退之平淮西碑。勝之召陵郟城來降。

楚使盟書地。淮西戰紀勳。激波潁陽月。古驛召陵雲。老樹全成秃。饑鳥似喚羣。蒼涼荒艸路。誰弔太邱墳。

臨潁

小邑停征旆。高歌倒酒杯。苔皴鍾傅字。艸洩馬融臺。禪漢詞多詐。依梁事可哀。千秋傳潁谷。純孝輓風積。

鄭子產祠

新鄭

東里有祠堂。與人誦不忘。救時羊舌誚。授政子皮良。製錦成非易。操刀割恐傷。墓門遙在望。心折杜當陽。

鄭州道中

山如禿赭樹如髡。風緊雲凝漲霧昏。莫道冬來生意少。青青宿麥徧寒原。

渡河

古渡尋滎澤。遙山辨太行。落槽中溜緩。解纜一颿張。微綠千畦麥。深黃萬樹楊。回思前濟日。禪指改炎涼。

曉行口占

日出煙消見遠邨。嵐光依約是蘇門。天容山色看無別。只認遙空抹一痕。
最愛寒山面目真。鉛華洗盡見精神。天然古澹仍堅瘦。比似嶽崎磊落人。

湯陰

姜水流城北。淇泉屈邑東。霜清僧寺磬。樹老古原風。故里堯君素。荒墳嵇侍中。金牌三字獄。千載泣英雄。

韓魏公祠

宋家賢宰輔。屈指首韓公。將相三朝寄。安危一體同。黃花堅晚節。霖雨斂神功。漳水有時涸。此祠終古崇。

渡漳水

水道三冬縮。輿梁十月成。荒雞催夢短。瘦馬踏霜行。趁蚤僮偏嬾。衝寒酒易傾。畿南今日到。遙指滏陽城。

晚抵邯鄲

邢趙山川指顧閒。太行千里勢回環。寒雲北入邯鄲道。落日西銜車騎關。倦鳥梳翎將就宿。疲牛脫輓自知還。往來驛吏多相識。塵浣征衫幾許斑。

食客行

平原豪俠如信陵。傾財結客坐上盈。雖處囊中相奇士。三年不識毛先生。騏驥千里由來寡。戀棧甘心託廢下。蚤知碌碌皆公等。悔殺美人謝覽者。雞鳴狗盜脫孟嘗。不如世有市義良。三千珠履從春申。不如世

有無望人。翩翩濁世誰最優。觀君玉貌皆有求。君不見千金上壽天下士。拂衣徑去魯連子。

沙河道中

霜落山無色。沙深艸不生。一河岐兩派。五雉見孤城。文筆顏開國。功名宋廣平。梅花亭外月。十里送人行。

定州道中

寂歷荒寒古渡頭。空林敗葉落颼颼。何人領略蕭森意。明月清風過定州。
昭陵繭紙久無存。響榻臨櫺互致論。肥瘦紛紛辨眞贋。空依定武作兒孫。
雪浪齋中秀色參。松醪自釀最清甘。八州作督如春夢。又見孤臣到海南。

晚行清苑城外見月十月十五日

朝辭郭隗里。夕宿徐河涯。明月大如鏡。照見人鬚眉。空林葉盡脫。了不蔽清暉。微風動枝柯。水中荇藻披。
一颿風利過。乃是人影移。誰言霜月苦。玩之獨忘疲。山家多畏寒。未暇領此奇。行者日旁午。有景無人知。
寓意不留意。適爾與吾期。瞥眼恐易失。援筆爲賦之。

自我出國門。五見明月圓。鎮陽禮大佛。虛堂可譚禪。武昌東湖驛。圍碁夜忘眠。中秋在試院。官燭三條燃。

歸來宿岳陽。鏡面天水連。六月十五宿真定隆興寺。七月十五宿東湖驛。今夕復何夕。清光益澗鮮。地以

南北異。節亦溫涼遷。惟有如珪月。長此清淨緣。過去及見在。未來亦復然。太潔性所抱。有恆德斯全。莫嫌

霜華冷。悟茲忘言詮。

寄楚南諸同好

乘傳曾游七澤濱。三秋氣候似春分。曉山出霧皆成浪。晚樹和煙半作雲。引路松楸存古幹。涉江蘭茝有奇芬。舉頭嶽麓遙相望。恨未摩望北海文。

冠蓋追陪恰四旬。芝蘭臭味倍情親。舊游回首譚三泖。慧川刺史相過。輒譚淞江之游。古碣留心訪九真。清泉明府江君。蔗畦以手揚吳。

九真太守谷。府君碑見贈。太守風流懷鄭監。寶慶守鄭君東里。文壇派別說吳均。學使吳雲。嚴前輩。清風店上重相憶。落月依稀入夢頻。

還京述懷

樓指星軺半載期。楚雲燕樹兩相思。幾回夢憶金鑾直。兩度恩叨玉尺持。湘浦秋風催驛騎。盧溝寒月照鞭絲。歸裝檢點贏前度。篋裏新排一卷詩。

江明府于九拓石鼓山劉莘老題名見貽并索詩

江侯昆弟古與稽。同游石鼓窮西谿。二分垂足百尺梯。徧拓唐宋元人題。千里緘致費赫蹏。忠肅留識尙未翳。廣韻。烏奚切。軒如老鶴立羣雞。熙寧新法算黍圭。抗論十害遭排擠。監倉公暇兩子攜。振衣扶屐來攀躋。九字瘦勁懸虹霓。題云。劉莘老來游。跋踏侍。凡九字。右方題云。後百八十三年。六世孫震孫蒙恩來持。庚節拂拭舊題。不任感愴。寶祐二年秋九月且。凡三十三字。誰與讒口貝

錦縷父死不葬肆慢懼。廣韻：耶奚切。拜罷錄：元祐六年，言者論：擊父死于衡，委而不葬，爲子不孝。擊抗章辭位，自作家廟記，以辨當時之寃。文孫持節腰玉犀。三改甲子跡未迷。拂拭遺刻心愴悽。孫以祖重名不漸。維公忠義爲根柢。偶然飛鴻印雪泥。重之乃與瑤琨齊。人貴自立非虛兮。

題袁蕙纒孝廉南湖艸堂圖

湖光一輪鏡面揩。四圍遠山眉黛佳。誰與寄費營茅齋。松毛覆檐落溲階。軸簾終日扉掩柴。仰屋著書萬卷排。不妨土木爲形骸。有時乘輿上翠厓。自攜藤杖青櫻鞵。蒼茫高詠金石諧。澳門別駕謂張雲澍同知同調偕。相於唱和投詩牌。力返正始芟淫哇。扁舟過訪泊水涯。由來臭味無參差。不知主客相忘皆。多君嗜好與俗乖。泉石之癖如宿痲。偶游京洛行六街。征衫曾不浣塵霾。題君畫卷手屢叉。敬亭雲氣滿我懷。

攜石宮庶庭前叢菊盛開招諸公同飲賦詩竝作墨菊長卷出以見示并屬題

小庭才半畝。點綴頗不俗。春華詎非佳。獨愛秋英菊。黃白閒緋紫。淺深各有族。不用瓦作盆。不用架縛竹。所貴全其天。自然無拘束。主人供寫生。不寫形寫神。淋漓潑墨汁。下筆清而淳。百四十餘朵。朵朵皆鮮新。裝堂風牡丹。凡品何足珍。眞花元入畫。畫花直逼真。相清圖主客。洗盡京洛塵。幾日不相見。坐失此良會。卷後許題詩。附庸收自鄙。迫冬花事歇。掩關且塞兌。日手畫圖看。已勝雅集再。

送吳二匏舍人南還

一葉梧桐始報秋。踏河東下趁輕舟。歸程十里嚴陵瀨。紅蓼西風古渡頭。
薇垣詩格數吳均。歸興秋風戀紫莼。閒煞青綾舊時被。對花題詠更何人。
手版支頤爽氣來。家山大好足徘徊。天都面面光明海。此去休教空手回。
凌寒兩到夙齊名。姜被今年又合并。不羨春明聽漏夜。對牀風雨更分明。

五塔寺

卓立金剛座。巍然五塔崇。猶傳印度式。匪假育王功。分影光明月。搖鈴縹緲風。石闌終古在。不壞是真空。

萬壽寺

宏麗仁王寺。經營萬歷年。飛來奇石簇。藏弄漢經全。董役傳常侍。延釐說九蓮。一鐘移兩度。彈指悟因緣。
明永樂中命姚恭靖監造鑄大鐘重八萬七千斤藏大內萬歷丁未建寺移置于此國朝雍正中復移鐘于德勝門外之覺生寺

昌運宮

香火前朝院。天風戛玉笙。門開青嶂對。人蔭白松行。亭覆康陵敕。
碑亭二其一刻正德五年六年敕諭兩道苔封內監塋。
宮爲中司禮太監張永所建賜額混元靈應宮永墓在其後客來譚往事。差覺勝元明。
劉瑾建大德元明宮在朝陽門外遺址今無攷

雙林寺

可怖修羅相。無遮演撲兒。祇林誰昔搆。像設至今貽。洞失明陽跡。碑留媚竈詞。
碑稱寺後築上石爲山有明陽洞左臺右樹今皆廢

毀碑中稱馮保曰恩公 隔牆半畝地。片瓦拾沙彌。寺東爲興教寺。明景泰中。司設太監王助所建。香火院。以奉梵僧者。今已鞠爲茂艸矣。

哭吳雲巖侍讀

隔夕仍同醉。今朝遽哭君。只疑凶問誤。難制淚珠紛。朝露晞何速。愁雲黯莫分。受恩三楚士。誰作大招文。

題韋鐵夫授經圖遺照

先生扶陽之苗裔。漢唐以來稱德門。詞章雕蟲哂小技。枕藉六藝培本根。廿年寒氈冰雪擁。打頭屋小如祇園。諸生執業競問難。辨舌欲擬懸河翻。胸中空蘊經世略。手無斧柯誰與論。側聞秉鐸泗州日。咨詢疾苦行荒邨。州城久洩洪澤水。民田大半居魚鼈。何人奏報水已涸。廬井非改租額存。一田兩賦計畝算。遑恤閭左朝無殮。一朝丈量詔書下。奏記上官叩九關。至今泗人口碑在。活我婦子釋戴盆。當時牧民者誰子。媿媿坐視徒聲吞。從來行道必有福。不于其身于後昆。公餘下帷課子舍。亭亭玉立皆瑤琨。五郎標格更絕俗。執卷雜誦無晨昏。誰與傳神在阿堵。鬚眉彷彿清而溫。少陵熟食示宗武。康成禮堂傳益恩。惜哉祿養生未及。展圖涕淚空餘痕。生晚恨不識公面。得交公子猶弟暵。忍饑讀經亦有志。廢棄自歎古井簪。願從太史乞家法。五世教授衆所尊。只愁里中兒瞧讓。那不篇金遺子孫。

獐酒詩爲查恂叔太守賦

三年粵西賢太守。薏苡明珠百無有。獐人遮道送公歸。各各獻以一盛酒。金臺召客勸客嘗。色黝而黑甘

且香好添南傲虞衡志。滿酌青州從事觴。

題張右丞秋原放牛遺像

華陽真逸自畫牛。一絡其首一脫繯。楊岐禪宿靜者流。升堂羨渠得自由。斯圖寓意其然不。一翁方瞳更白頭。忘機兀坐與天游。秋林深處聊夷猶。烏韃神駿如驕驄。縱之平坡俾小休。中青本白厥角掬。自飲自齧鳴聲牢。文犧被繡非我儔。底須叩角爲商謳。天空野闊任所投。善刀而藏可自謀。從茲不作穿鼻羞。翁今已去其神留。披圖仿佛瞻前修。湛然心跡不繫舟。此意得之蒙莊周。

題陶吾廬前輩歸去來館圖

先生蚤賦歸去來。山中日永循南陔。前身靖節只君是。卜宅仍在匡廬隈。羲皇之上有歲月。顏謝以降無人材。偶偕素心析疑義。要使俗學除陳荑。文孫指點手澤在。清風仿佛無塵埃。小同能承北海學。不須問道求宗雷。

平確齋自臨川令被薦入覲賦詩奉柬

幾載參商歎隔塵。京華會合倍情親。天涯聚散憐同調。海內循良見古人。廉吏可爲從所好。素心相對得其真。寒窗小集團圍話。鴻爪留泥認宿因。

豫章雨去數郵程。撫字心勞得頌聲。錐利終能脫穎出。泉流只似在山清。薦書共道公評在。異政知因儒

術成宗派西江兼領袖吏才元不掩詩名。

紬書東觀話當年舊雨常懷平澹然木以不材宜號散鶴誠善舞未妨僊要知菽粟功堪濟終勝俳優格取妍計日朱轡開五馬姓名題處紫薇天。

送商寶意太守之官雲南

十年遺愛粵西留萬里天南又壯游詩句好題金馬嶂心期依舊玉壺秋單車按部人歌德隻手安蠻帝借籌不負衝寒輕叱馭滇山奇秀甲神州。

乾隆二十八年起居注書成詣乾清門入奏恭紀六首是日雪

時政年年注起居編成常屆歲將除尋常卷帙休相擬此是人閒第一書。

紀月編年例發凡卷分廿四祕瑤函

每月上二册

一言一動無虛美特許詞臣手自緘

起居注書成例由本衙門奏聞即緘封送

內閣滿本堂庫收貯不進呈御覽

元日千官賀紫宸歲除曲宴酒三巡四時典禮從頭紀一統于今百廿春

順治元年甲申世祖章皇帝定燕京一統中外至是歲癸未蓋

百有二十年矣

跋尾千言綴後頭輕塵足嶽露添流清班久占慚何分四度書中姓氏留

卷末跋語起居注官例得列名歲庚辰辛巳大昕以署起居注

官癸未甲申以充起居注官皆得綴姓名卷末

平明啟事入乾清。一隊僊班禮服更。是日例易補服中貴向前相指點。玉皇案吏奏書成。
銀海光搖六出駢。僊居處處是瓊田。呵融雪水濡新翰。更紀明年大有年。

送周稚圭同年觀察粵西

酌君椒花酒。聽唱驪駒詞。春風一去六千里。壯游持節離江湄。十載情親比骨肉。如苔同岑鳥共枝。曲江
列讌午試馬。瀛洲分席畫課詩。僂指同館卅餘輩。聚散落落晨星微。素心晨夕我與爾。臭味投合無差池。
前年天子試館職。如椽巨筆濡淋漓。瑤臺月明鸞鶴響。坐令笙磬皆凡卑。才人例具用世略。特簡侍從充
監司。文章經濟本一揆。名位輕重由人爲。新正錄別遽分袂。露輶直指天南陲。計程西江歷南楚。沅湘交
會連浯谿。衡山石廩可落手。起看雲海鋪琉璃。粵西山水更殊絕。一峯獨秀卓筆錐。七星巖迴捫列宿。西
湖波澹激清漪。戟門晴暇鈴索永。按部排日探幽奇。磨厓處處識歲月。妙跡何減蕉黃碑。宦游如此良不
俗。那戀班直趨蛾眉。雪中鴻爪皆前定。兩萍會合必有期。南魚北鴈報無恙。庶幾一慰長相思。

門神

蚤春佳氣正充閭。袍笏僊曹一例除。刻畫從人爲活計。推敲無地得安居。彈冠卽是當樞日。冷眼相看對
面初。故紙堆中堪送老。功成不退待何如。

火判

誰言官到判司卑。鏡市元宵得令時。炙手盡知騰上速。攻心卻以架空奇。電光石火爭些子。鳳髓龍筋炫阿誰。捫腹此中何所有。因人作熱亦憐伊。

題曹檀濱先生柳汀觀稼圖

廿年前侍春風座。負郭無田居轆軻。食硯何曾飽糜粥。叩門差免催租課。此時只羨多牛翁。碌碡登場飯黃稷。旁人拍手競挪揄。矯屋頭低氣不挫。一經遺後計未失。厥父載菑子肩播。掌上珠元照乘明。庭前槐已參天大。紫泥封誥下九霄。里鄙聚觀牛酒賀。人情轉眼改菀枯。先生付人一笑歌。卻寫江鄉觀稼圖。綠楊流水圍邨曠。黃梅雨足瀉淙淙。三寸新秧始分科。水田營營如掌平。主伯亞旅來相佐。立苗欲稀兼欲勻。縱橫成列無偏頗。方阜堅好幸其然。鹵莽滅裂報將柰。秧歌信口無宮商。前者一唱後者和。先生科頭搖羽扇。閒看三農泥漉髀。齊人要術書可續。石湖雜興詩能作。頗欣南畝亦懷新。未戀北窗但高臥。買田異日恐虛譚。望歲庶慰民勞瘁。伊予上世本力耕。竊祿官倉良已過。回首鄉園顧浦西。四體不勤計何左。陶潛歸田吾欲云。樊須學稼公毋呵。從游應許老門生。倘昇籃輿備一个。

潛研堂詩集卷八

奉命典試浙江作

頻年奉使單車出，手種齊松與楚苳。三度承恩今較渥，此邦文獻甲它邦。
鍾陵制義穆堂文，浙榜從前說兩君。眼力縱輸前輩好，得人猶望張吾軍。

順治甲午熊公伯龍康熙庚子李公紱主浙江試最稱得人

出廣寧門

又作皇華使，輕裝出郭門。雨微前路潤，雲淨遠峯尊。稽古榮真忝，程材鑒恐昏。臣心元似水，擬與漸江論。

趙北口

漣漪百頃鏡光涵，十里長隄路舊諳。淺艸平沙通薊北，板橋流水似江南。兩行官柳排濃綠，幾隻漁舟點蔚藍。浩蕩白鷗應笑客，浮家泛宅只空譚。

毛萇里

申培轅固各專門，誰似毛公詰訓尊。北海作箋傳古學，西河製序啓真源。四詩未墜斯人出，千載云遙故里存。太息後賢矜鑿空，欲將部婁廢崑崙。

董子故里

蒼莽長河古木疏。流傳董子下帷居。天人不媿賢良詔。道誼羞稱功利書。曲學公孫方貴幸。助邊卜式蚤遷除。空譚災異真何用。絕倒從游呂步舒。

周亞夫祠

棘門霸上兩營分。細柳堂堂獨不羣。大慰君王拊髀意。竟收頗牧作將軍。重厚堪爲少主臣。顧成遺命記來真。如何吳楚功成後。撤箸翻憎鞅鞅人。

途中偶作

久晴厭塵揚。久雨苦泥滑。正使不晴亦不雨。曉猶畏風午病渴。人生大患求無厭。乃以我相去聲咎造物。一身所欲尙難副。天公焉得人人悅。吾儕乘傳四牡駢。日有廩給麋度支。居停得所人忘疲。客行如此樂復樂。偶值暑雨意不怡。何況悠悠行路者。敝車羸馬愁羈飢。微逐名利將奚爲。

卽事

畿南千里列輕郵。纔過雄州又莫州。半日晴兼半日雨。五分夏雜五分秋。綠楊樹底鳴蟬語。紅蓼邨中浴鷺浮。指點昔年來往地。飛鴻指爪幾曾留。

晏城

地入齊河縣。城仍晏子封。禳星詞正大。枕股義從容。節儉砭時失。流連究主調。但存足欲戒。邴殿益何庸。
將至開山鋪

青山正如黃叔度。旬日不逢鄙吝生。忽見馬頭晴翠湧。計程知已到長清。

長清山行

四圍屏障似天成。人在青山缺處行。雨過乍添谿水響。秋涼偏愛嶺雲生。朴淳摩詰田家句。平遠營邱畫裏情。好景當前愁易失。停輿卽事一回賡。

登岱

巖巖氣象傲王公。錫號天齊配昊穹。五嶽降神尊第一。長男出震位居東。登臨始覺乾坤大。讚誦真慚擬議窮。梁父肅然分左右。同時頽首丈人翁。

歷盡嶠嶽十八盤。攬身已在碧雲端。煙光依約齊州小。水氣微茫少海寒。石壁尙留唐帝隸。玉符莫問宋家壇。傲來峯高峙空千丈。俯睇聊同一簣看。

水激沙崩石磴危。振衣直上不言疲。畏難長恐中途誤。陟險全憑定力持。目極吳門橫馬匹。手摩秦樹認蚪枝。壯觀天借今年雨。添得銀河百道垂。

前月大雨。道間爲水所壞。行至山半尙有相阻者。予堅執不可。

半生虛慕列僊材。日觀天門未到來。此度初窺真面目。新秋更喜豁氛埃。已離下界衣無垢。漸近剛風樹

不栽。偃蹇羣峯休傲客。新從岱頂賦詩回。

程蘊山明府招飲白鶴泉上

晨游東岱上層巔。歸路重尋白鶴泉。山水夙饒狂士癖。淹留爲有主人賢。蒼茫擘絮雲初合。澗灩浮波月正懸。酩酊今宵判盡興。詰朝南去又揮鞭。

羊流店謁羊太傅祠

古祠瞻拜薦山肴。野店西風石徑坳。墮淚碑猶存峴首。浮江計已定吳郊。輕裘偏愛文人服。杯酒何嫌異國交。不是君王能信任。樂羊三篋謗書淆。

宿遷道中

近水田多下。依岡徑半荒。人貧愁旱潦。地小束隄防。老屋苦爲瓦。終年麥作糧。莫嫌淮北陋。千里亦同鄉。

雨中過永濟橋

垂虹一道枕清波。漁戶拏篙挂綠篔。載得滿船魚虎子。秋風細雨六塘河。

隄上

三伏汛初過。新秋仍滿槽。增隄沿歲例。刈葦歎人勞。驅向林端過。波逾屋頂高。寢薪憂厝火。迂闊獨吾曹。

清江浦懷舊

壬申之夏渡清口。固哉亭前賦折柳。是歲相國高文定公具舟送予北上。同舟者仁周君天度。陽湖三千里路送輕舸。素心晨夕得二友。周生煥雅才。胸羅四庫無不有。莊生倜儻士。痛飲狂歌坎鼓缶。三人齒序我最少。挹袂拍肩相左右。只言莫樂新相知。風裏浮萍那長守。我今乘輅重渡河。已成老翁髮未皤。莊生投劾周生死。聚散零落同逝波。艸堂突兀猶如許。艸堂主人今何處。華屋山坵瞥眼殊。栗主空聞祀袁浦。十四年來如夢中。雲泥泡影總成空。惟餘九折黃河水。仍與清淮流向東。

漂母祠

一飯且知報。寧忘推食恩。少年輕國士。老母識王孫。惠比千金重。名將百代存。娥姁亦巾幗。鐘室淚空吞。

題淮陰釣臺

試問真王貴。何如守釣磯。生慚噲等伍。那至結陳豨。鐘室謀何亟。平城計已窮。暮年思猛士。太息擲良弓。

董江都祠和冰持前輩韻二首

漢代徵賢良。天子臨軒策。晁董及公孫。舊史可尋繹。江都獨純粹。言必則古昔。六藝是表章。一使燭火息。嗟哉曲學徒。枉尋勵直尺。居然廁公卿。坐受小吏白。君看平津閣。何如廣川宅。休言宦不達。幸免故人責。先儒專一經。白頭守師承。惟公業春秋。天人理可憑。人事或僭差。五行災異乘。貴近勿優容。天警見園陵。

睦李譚禩祥。所見判淄澠。讀書重有識。毋任勦說仍。膠西王雖倨。禮賢尙足稱。下馬拜遺祠。百世願振興。

同冰持前輩登金山次韻

平山佳麗說揚州。爭似江心翠黛浮。車馬塵埃從不到。忽疑天際結飛樓。
蒼茫四顧全無路。縹緲中流得此山。身住風波卻安穩。始知方丈在人閒。
遠望茗茗紫蓋形。馭風頃刻到青冥。只疑身是乘槎客。銀漢中央一點星。
妙高臺聳俯羣山。玉帶橋頭水一灣。莫道單椒形勢小。聲名久已動江關。
銜刀如廁也徒勞。兵解由來數莫逃。世上豈無營葬地。卻將遺蛻付風濤。
禪房要下各排連。曲徑穿來翠嶺巔。試取中冷第一水。要從波底得真泉。
半日無風海氣晴。山靈知我遠來情。游僊真挹浮邱袂。同到金鰲背上行。
焦先舊隱若堪攀。咫尺丹梯想像閒。得隴何妨仍望蜀。取之不禁是名山。

游寄暢園

名園結構自然佳。真在青山綠水涯。奇石介如廉士操。清泉鏗爾古音諧。
濃陰半畝松杉在。樂事三春花鳥皆。萬歲亭前瞻聖藻。輞川別墅詎能儕。

虎邱

巨石千人坐。清秋雙屐停。樹含新雨潤。窗入遠峯青。臺識高僧跡。池藏古劍靈。題名多未蝕。手錄補圖經。
左旁崖石有淳祐辛亥。四明程振父等題名。右有淳祐癸卯。長樂潘枋等題名。德祐乙亥。天台戴覺民等題名。又石觀音殿壁間有宣和六年。胡少汲等題名。紹興八年。向子諲題名。自來修山志者。皆未之載。

山塘

宛轉山塘路。繁華自昔傳。波光千里曠。郭外萬家連。樓閣煙中市。笙歌月下船。狂游思曩日。彈指十餘年。

游上方山

果然奇秀占三吳。樓閣空明入畫圖。半畝疏篁蟠徑曲。百尋紺塔倚雲孤。山容蘊籍真名士。波影清妍彼美姝。宜雨宜晴宜月夜。石湖元是小西湖。

石湖

澗灩紅亭射曉霞。波光百頃渺無涯。居民種芰分湖面。小艇叉魚踏浪花。遠浦風煙通震澤。上方鐘磬出楞伽。田園雜事皆詩料。曾是當年參政家。

泛澹臺湖

解維鮎魚口。落颿寶帶橋。激波杳無際。十里明青瑤。輕颿出其間。快翦分生綃。煙開虹亭樹。風動淞江湖。水禽去又來。葭葦寒蕭蕭。緬懷浮家客。清標不可招。臨淵起餘羨。且聽榜人謠。

入德清縣界有橋曰望僊喜其名與吾鄉同作詩紀之

故園門對小橋開。顧浦西偏一水洄。此地嘉名欣偶似。今宵鄉夢若相催。魚梁蟹斷分明見。桑葉蒨絲次第栽。怪得征人屢回首。便疑身已到家來。

初到杭州

生平但願識杭州。便抵人閒萬戶侯。五十日程欣始到。四千里路不空游。湖光澹沲遙連郭。山色清佳恰傍樓。只待秋深公事了。畫船載酒暫勾留。

試院戲題

終朝閉閣亦何爲。萬卷文書次第披。還怕粗心失佳士。闌中一月廢吟詩。秋風片片落花飛。射的雖懸入彀稀。籬外未知逢勒帛。點頭猶自祝朱衣。壯游濟勝興空賒。閉置真如新婦車。一道重門分內外。吳山咫尺卽天涯。

食筭

質管千畝宋人頤。已過春山燒筍期。差喜鞭梢秋正長。食單頓頓一斤貽。主司供給單。每日糧筭二斤。日有兩頓食。故云。

填榜

丹沙竹箭眼前收。袞袞諸生放出頭。百炬燃來渾不夜。文光直射斗牽牛。揣摩剽襲枉辛勤。千手雷同欲亂真。別白淄澠心獨苦。要令世有讀書人。

青袍鵠立望如何。得意常稀失意多。留取寸心公道在。冬烘頭腦任人訶。
鍼石相投有夙因。飛花茵溷那能均。宋家坦率休輕誚。我亦當年落解人。

泛湖

秋水清無滓。天然鏡面平。四圍山作髻。鏡裏照分明。出郭便離俗。泛舟聊適情。樓臺金碧色。人在畫圖行。

九日浙中當事招集小有天園登高卽席得句

依巖面水敞軒堂。賓主東南翰墨場。信有湖山稱絕勝。不妨風雨作重陽。是日笙歌入耳音非俗。詩酒當筵興最狂。佳節向來孤負了。今朝高會願無忘。

表忠觀

錦袍玉帶儼天人。鐵券當年字未湮。運至開門稱節度。時平納土列功臣。碑文淳古思和仲。祠宇馨香續妙因。忠孝千秋終食報。卅傳枝葉尙紛綸。

岳忠武墓

已奉班師詔。空憐涅背文。雕兒能告密。竟撼岳家軍。
一紙到詔獄。雙棺藁葬時。五郎猶有子。二聖竟無兒。
公案莫須有。沈寃何日伸。東朝猶未返。遺恨賈宜人。
文臣動愛錢。武臣多惜死。中原事可知。含寃到獄市。

浙園藏事蒙恩給假省親恭紀

久列蘭臺校祕文。每依北斗望南雲。叨承鳳詔衡多士。曲體烏私荷大君。十日循陔申眷戀。一庭舞采試
續紛。老人倍覺精神爽。聽話天恩到夜分。

程才濟北又湘南。玉尺叨持已度三。敢戀湖山尋勝槩。庶憑文字契真參。人誇桃李新陰茂。天與椿萱老
境甘。此日登堂拜家慶。添將佳話入叢譚。

故鄉風景尙依稀。暫卸征衣著錦衣。門外喜無熱客鬧。案頭猶是舊書圍。家傳壽骨占應驗。臣祖贈奉政
大夫王炯年

九十二祖母朱
氏年八十二世戢良箴誠勿違。贏得親朋相歎羨。蠶金終讓一經韋。

經旬子舍重留連。回首睽違十四年。車服敢言稽古力。箕裘恐負義方傳。翁誇嬰鑠休扶杖。母恤單寒爲
著緜。分付臨岐無別語。主恩高厚寸心鐫。

過青駝寺遇雨

青駝寺北去匆匆。古木寒煙四望同。十月東風吹雨過。蒙山全沒暮雲中。

口占

調調刁刁西風生。蕭蕭撼撼落葉輕。秋蟲唧唧復唧唧。客子行行重行行。

曉行

曉星欲落猶未落。僕夫催我起趁站。清泉橫道淺可涉。老樹人立儼冠劍。誰家牛鐸已先鳴。雜以鞭笞言多儂。我語僕夫且緩行。月黑沙深防馬陷。

望岱宗殘雪

雨霽已三日。岱宗殘雪明。斜拖吳觀練。寒逼泰安城。風勁裘知敝。霜濃酒易傾。匆匆乘傳過。回首玉崢嶸。

山行

沙回路轉歷巘巖。窄處纔通劍一絨。獨木橋敲聊代筏。隻輪車小卻張颿。蓋茅屋比旋蝸縮。戴石山如覆釜躡。日暮馬蹏行較疾。識途應喜脫征銜。

十月二十八日河閒道中遇雨

十月小雪候。北方例無雨。昨已入大雪。頗訝氣蒸礎。晨興日光澹。亭午雲氣聚。微雨從北來。廉纖絲萬縷。浙浙落疏林。滑滑憚行旅。彷彿江以南。小春候如許。六合今一家。天意示和煦。徒以疆域分。淺哉夏蟲語。

雪後過鄭州

昨來猶見雨斑斑。那識飛霰積此閒。雪滿寒原全沒路。霧籠遠市只疑山。官郵百里分炎冷。客子兼程又往還。趙北燕南今日到。孤城指點瓦橋關。

趙北口殘雪

林端積玉尙封條。冰下叉魚泛小舠。想得西湖當此日。孤篷聽雪段家橋。

琉璃河

征車輾輓媿塵顏。咫尺西峰未易攀。一片玉裝成世界。琉璃河上望房山。

題查恂叔太守榕巢圖

太平賢守政多暇。解西一池綠波瀉。不須岸上更牽船。頗喜枝頭可築舍。一榕婆娑數畝餘。材不材閒天所赦。直榦撐空風日遮。橫枝臥水龍蛇化。向背俯仰隨面勢。似與先生作閒架。巢居之閣有前例。嘉樹何嫌吾久假。開徑祇須就樹根。安窗恰好尋葉罅。一榻以外長物無。十笏之居樂土借。水氣微茫只似秋。月光穿漏偏宜夜。判牘何曾公務妨。覓句且將熟客謝。身居瘴鄉貌更腴。日坐斯巢美無價。只今卜宅傍春明。尙戀前塵如味蔗。乃知寄託苟不凡。一枝居然勝廣廈。不然打頭矮屋長欠伸。樹猶如此徒悲吒。天南榕樹多無限。此樹因公得名乍。丁寧莫掃舊巢痕。它時好與甘棠亞。

漫成

一水逶巡活羣山。峭蒨親日長桃自銜。春蚤柳橫陳。蜂蟻忙何事。絲蘿施有因。喬松千百尺。偃蹇不隨人。

丙戌禮闈卽事用壁閒韻呈望山相國漫士少司農臯川少宰及同分校諸公

南宮登俊鎖闈深。元老司衡赤鳥臨。燕許文名推蕝苑。韋平相業出儒林。探驪真喜珠光暎。射斗還愁劍氣沈。話到寒窗稽古日。風檐甘苦卅年心。

廣座從容語笑深。聚奎堂上德星臨。前身永叔元文伯。司農公名與歐公同當代宣公久翰林。煙染松煤香細細。光分藜火夜沈沈。冰壺表裏俱激澈。想見和衷一片心。

勺水難分渤海深。螢光敢竝月華臨。隨班幸躡僊人跡。列坐真游作者林。刻燭已輸才捷敏。剝蕉猶媿思深沈。穆如一誦清風句。取士無非報國心。

斗室低吟一榻深。七年光景兩回臨。庚辰會試曾預分校飛鴻踏雪重尋跡。新筍逢春又出林。所望宗工懸尺度。只愁宿學易埋沈。應真十八東西列。同證菩提不染心。

題邵蔚田侍讀收綸圖

六鰲曾得手。獨繭遽收綸。此去江湖闊。煙波自在身。
綠木人求欲。信天吾所師。得魚同一飽。漫畫亦奚爲。
一璜何足戀。白首釣磻谿。試看投竿者。江鄉醉似泥。
蛇足休重畫。屠刀且善藏。從今林下好。見一榜新堂。

題趙編修鷗北耘菘圖

淺水淙淙雨後添。讀書不礙灌園兼。猩唇鹿尾都嘗徧。那及秋菘分外甜。

冬至後六日錢籜石少詹招同查儉堂太守紀心齋侍御程魚門舍人畢秋颿侍講曹竹虛編修
小飲分韻得日字

三百有六旬。赴壑蛇行疾。吾儕耽文酒。爲樂時勿失。朝聞折簡招。快若癢去蝨。隆冬相暖熱。作會慕真率。
後至不我拒。密坐可促剗。酒行蕉葉三。客偕竹林七。捫腹方便便。舉醕尙逸逸。主人顧姪客。言啓畫禪室。
橫斜萬玉圖。煮石山農筆。席間出王元章萬玉圖長卷傳觀一一皆生動。疑有暗香出。華光與補之。誰能漫甲乙。忽憶香
雪海。玉梅萬株密。此時踏雪尋。清逸興無匹。見彈思炙鴉。欲語失笑啞。近游天所許。懷歸我已必。銷寒判
今宵。友梅願異日。

送趙雲松出守鎮安

詔守繁難郡。官辭侍從班。文雄能敵瘴。政簡足安蠻。臘月衝寒去。長途叱馭艱。天教詩境拓。飽看粵西山。
世方尊外吏。君尙戀春明。結習惟文字。關情獨友生。才由更事出。心到瘴鄉清。莫獻籌邊議。南交亦我氓。
府南爲交趾地。交人奉職。甚謹。故云。

謝文節橋亭卜卦硯歌

硯爲查榕巢太守所藏

是何一片石。千秋磨不磷。壘山先生遺手澤。滿堂觀者神爲振。當年變名入建陽。朝天橋上亭中央。明夷

三日義不食。却以破硯當餼糧。君平賣卜非吾匹。北望中原長哽咽。眼中只有石丈人。江南且無厮養卒。集賢學士來求才。手書卻聘心不回。太息作銘刻左右。重公并重此石友。硯之兩旁刻程文海銘云。此石吾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采薇。不食守義賢也。凡三十二字。首陽采薇計已成。倉皇重作燕山行。憫忠寺中守義死。不食而堅與硯似。公之北去硯南留。埋沒泥沙百卅秋。好事得之識歲月。廢硯足抵周天球。硯背有明人題。宋謝侍郎硯五字。左方云。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相地得之。閩後學趙元裕。巢太守癖嗜古。紫檀匣子深藏弄。斗室居然七客寮。耐久石公堪共語。歙州龍尾名夙聞。貞心不轉獨此君。停尊欲酌忠臣酒。炙硯慚無放膽文。

病起

四十年猶壯。經旬病獨侵。害風增欬逆。伏枕屢呻吟。思澀詩魔退。精銷藥債尋。今朝差快意。屋角聽鳴禽。五色徒盲目。三餘欲息肩。安心真是藥。省事便成僊。昭略生來瘦。元章近日顛。山妻苦相勸。第一且歸田。人日同王琴德朱竹均曹來應畢湘蘅陸健男登法源寺後閣晚飲琴德寓齋同東坡廣陵會三同舍故事各以字爲韻予得曉字

人日例登高。此風近來少。西曹澹蕩人。志欲出塵表。約我試春游。初哉首基肇。法源古寺近。毘盧修閣窄。一握去天裁。千里極目了。鈴語清而和。鐘聲輕不窳。上方洵嚴淨。下界徒纏繞。犀首適無事。止酒毋乃矯。同隊水中魚。故交松上蒿。聊復恣談嘲。不待引介召。騷人感初度。是日予四歲。月如過鳥。念念煩惱縛。法

鏡本常皎。在家蒲褐師。琴德好禪。題所居曰蒲褐山房。大意已先曉。泰山秋豪末。究竟誰大小。

舟行偶占

十指擎篙邪許同。腰牽百丈曲于弓。篷窗兀兀低頭坐。閒看來船使順風。浩歌擊楫滿天涯。生長江鄉每自誇。半夜疾風人不寐。始知泊宅不如家。

衛河

河曲如之字。颿斜作扇形。依依岸旁柳。猶賸數分青。

臨清

城外雙流合。波光玉帶彎。風尖舟似箭。水縮岸成山。置插裁通漕。譏商舊設關。北來稱鎖鑰。煙火萬家環。

阜河

出插通漕口。沿流下阜河。颿隨風轉脚。艣過水旋渦。樹老殘黃葉。沙明浴白鵝。旅人聽最喜。半夜有吳歌。

宿遷

左挾中河右大河。彈丸小邑地無多。長風送客過淮浦。輕舫沿流學楚歌。畚土丁夫勤版築。算緡關吏恣喧訶。拊循彫劫良非易。傳語當官政莫苛。

見道旁艸舍戲作

雪壓風掀雨又零。編氓終歲苦伶俜。誰知廣廈神僊客。也縛黃茅作小亭。

汜光湖

激湖萬頃鏡新磨。撒網家家住碧波。行到淮南勝淮北。艸房漸少瓦房多。

冬至京口阻淺

到家途漸近。留滯復連朝。風逆濤頭縮。天寒澤腹枵。行傾京口酒。坐俟海門潮。不寐鰓魚目。隆冬第一宵。

偕蔣春農舍人游甘露寺

潤州城北三芙蓉。昔人曾以神山況。屹如北固居中央。震爲長男方主鬯。老鶴昂藏首俯啄。卻顧金焦雙翼張。甘露之寺當其巔。傑閣凌虛誰昔翺。茫茫浩劫閱廢興。刹竿千載猶無恙。元豐鐵塔插紫霄。正統金經闕龍藏。修廊屈曲宛虹垂。正殿巍峨滿月相。六時梵唄長讚誦。萬里江山作供養。古鐘製從至正年。巧思乃出平陽匠。達魯花赤識姓名。方信圖經語多妄。大殿銅鐘元至正九年造鐘款有鎮江路達魯花赤馬速忽總管李世安鎮江上萬戶府達魯花赤永安名。又有溫州路平陽縣匠人名鎮江府志職官表失載馬速忽名。又誤以李世安爲達魯花赤。不知世安漢人不得任達魯花赤也。我昔翦江數往還。探奇未到常惴惴。天寒潮涸阻歸舟。夙緣未了今宜償。舍人本是山中人。導吾先路蠟屐繭。水枯遙指巖壁露。木落兼無榛蕪。妨徑造禪關心地涼。更上岑樓眼界放。哆口直欲吞滄溟。摩頂居然俯羣嶂。平生富貴吾不戀。一餉清閒神所貺。會須徧踏江南山。竹杖從君次第訪。

遣懷雜題 悼亡妻 王恭人

泊宅秋來願少酬。輕裝穩上潞河舟。清輝玉臂今何在。看月蓬窗獨自愁。
布衣椎髻不曾嫌。雅稱貧官上竹鮎。懊惱疾風吹爨室。從今擬廢五音占。
挂壁丰姿宛似君。返魂那有異香薰。真成南旺湖頭水。行到中流卻兩分。
鐵甕城邊風雪餘。京口阻淺兩日三山秀色望何如。魂歸到此應留戀。四十年前說悅初。恭人生于丹徒學舍
江上青螺秀作堆。風流眉嫵事成灰。將愁排遣終難子。只似潮頭去又回。
生無枉橫亦無愆。相見今生詎有緣。倘遇蘇州趙十四。結壇判倒一囊錢。
伯通橋下水如銀。一昔經過亦愴神。廡下祇今誰舉案。固應目我作凡人。

美酒新魚自製詞。急流長怪退猶遲。今朝果泛東吳櫂。孤負懷歸管仲姬。

管夫人漁父詞。身在燕山近帝居。歸心日夜憶東吳。斟美酒。膾

新魚除卻清閒總不如。趙子昂題云。吳興郡夫人不學詩而能詩。不學畫而能畫。得于天者然也。此漁父詞皆相勸以歸之意。無貪榮苟進之心。其與老妻強顏道雙鬢未全斑。何苦行吟澤畔。不近長安者異矣。

八首歌效黃山谷

金屋貯阿嬌。彈指朱顏彫。石棹自云固。長夜不復朝。絲吐蠶已僵。玉韞璞空剖。竹林有達人。閉關但頌酒。
匏樽引自酌。醉入無何鄉。土中皆可埋。青鳥誠荒唐。革故鼎取新。勞勞歲月促。木散匠弗顧。得全吾道足。

金人背有銘。戒哉三緘口。石言晉魏榆。反常乃爲咎。絲惟飲無何。籍不挂臧否。竹直懼先伐。水虛故善受。匏繫人所全。櫟散天與壽。土炭重有時。榆枋起亦偶。革華暫相於。毛穎盟耐久。木人石心兒。仲御吾尙友。

潛研堂詩集卷九

到家作

十年詞賦殿頭傳。一夜蓴鱸夢裏緣。竊比奎章虞閣老。在朝應制又歸田。

虎邱追和清遠道士韻同陳藥耘作

春風吹我游。閉門真癡漢。最近數虎邱。而無猛虎竄。平平轉多奇。小小頗堪玩。陳生今雲卿。肯伴元結漫。舟繫青山橋。人行綠楊岸。劍池水清淺。講臺石零亂。摩娑題名字。殘缺已失半。俗生不好古。遺文日放散。安能呼蜉蝣。與之語昏旦。日高花坼房。雨過禽刷翰。撫景良可吟。學道遲自歎。飯心普門品。合掌人天贊。

石觀音殿壁間刻大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部。下方列銜者。自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而下。凡九十餘人。不畧年月。以宋史宰輔表。公亮除授次第推之。當在熙寧初矣。

和陸魯望補沈恭子詩韻有序

魯望補沈恭子詩。不知恭子爲何人。予以南史證之。蓋吳興沈初明也。初明仕梁爲吳令。陳文帝時以明威將軍還鄉。卒于吳中。其答張種書極道虎邱之勝。誠不媿風流詞翰之目矣。所謂清遠道士者。或寓言如茂陵通天臺之比。抑世果有僊人。千年不死而遊戲人間者邪。晉宋已降。官未至台司。又無五等之封而得諡者。例稱子。

安期曾干楚。柱下亦仕周。誰云列僊人。非卽爾我儔。關洛一枰弈。秦漢兩部優。日月眼中過。山水腳底游。棲神邀八極。鍊形藏九幽。不知何時臘。但覺天易秋。適來與我遇。勾吳有故邱。竝坐千人石。偶配劍池流。彭殤孰爲天。今昔奚足愁。翩然化鶴去。肯作樊籠囚。桃源津已問。干寶記獨搜。恍兮成夢覺。爾唱我且詠。第三泉。吳郡志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爲第七等以虎邱石井爲第三松江爲第六以長不枯。虎邱泉第三。又新品久傳。阿誰屈次五。後來強爭先。陸羽品虎邱泉第五人心有愛憎。泉德無差殊。夫惟不爭名。是以長不枯。

游師子林

柏池松徑未全荒。咫尺居然萬仞岡。題詠最多名士句。清幽爲近上人房。繚而曲似盤之谷。阻且長非水一方。畫手倪徐今不作。天留真本在吳閫。

鱗諸巷俗訛爲穿珠巷

炙魚抽劍決須臾。曾爲吳王啓霸圖。何事世人多愛富。卻將俠客作穿珠。

虎邱觀玉蘭

虎邱玉蘭天下傳。坐臥其下日屢遷。游人莫漫輕題品。曾閱游人六百年。白于繇更膩于肪。晴日烘開澹澹香。共信潔清能自保。生來不上美人妝。

托根近在法王居。萬朶含苞次第舒。欲祝人天長養力。更無風雨一句餘。

同陳藥耘宿陸篠飲荷風竹露艸堂

江漲橋頭路。油雲濕四圍。偶同陳正字。來訪陸探微。艸閣邀山入。蔬園得雨肥。主人留信宿。翦燭話依依。

同篠飲藥耘步至湖上泛舟登孤山放鶴亭

湖山與我有夙約。際曉東風收雨腳。清游造物詎我靳。火急出門杖策各。客兒蠟屐從所好。陶令籃輿且先卻。花光橋抵松毛場。桑柘陰陰青繞郭。一重一掩引入勝。四山合沓疑張幕。三年再到西子湖。澹妝濃抹渾如昨。榜人解事若相待。一葉扁舟鏡中著。沿緣挈音苻藻閒。卻上孤亭望寥廓。昔人孤絕肯結廬。特立雞羣意有托。茂陵不艸封禪文。齒冷乘軒衛公鶴。有山可居品便高。欲買空言氣徒索。興來且作十日游。廉讓之間差不惡。

上巳日游靈隱諸山

不負嬉春上巳期。氣晴天朗最相宜。菜花黃惜三分減。柳葉青兼萬縷垂。對酒常醒差少債。愛山成癖未須治。鷺峯著意延生客。紫翠玲瓏特地奇。

飛來峯

岩巒鷺嶺認靈蹤。始信飛來第一峯。壞塔尙傳埋舍利。幽龕隨處肖眞容。洞穿巖腹皆通透。泉出雲根自

激淙結習未能忘。好古題名一一拭苔封。

湖上雜題

十里春風碧玉流。四圍曉霧翠眉浮。游人第一難忘處。明聖湖中水月樓。
湖船精妙者名水月樓見戒庵漫筆

湖上寓樓

錢塘湖口寺門前。黃篾三閒一榻便。排闥山爲不速客。傍檐柳亦有情緣。清宜摩詰詩中畫。窄比思光岸上船。晴雨春光都領略。樓居真足喚神僊。

葛嶺

稚川澹蕩人。偶爲餘杭游。遂令斯嶺名。與公俱千秋。我來登絕頂。江海生雙眸。雲蒸僊巖石。竹覆僧寺樓。井湖煉丹舊。臺延初噉浮。清泉流鳥下。宛聽琴空候。蚤衰導養拙。神僊非所求。卻掃謝浮榮。肯許同調不。何必訪勾漏。此中可忘愁。

葛嶺詠古

集芳園裏貯蛾眉。鐙火西湖此一奇。六載襄陽圍不解。相公卻有半閒時。公田搜括竟何堪。幕上營巢計太憨。風月無邊枉拋卻。南行愁煞木棉庵。

鳳凰山

天目飛來一鳳皇。婆娑兩翼拱錢塘。木波去後遺蹤失。猶有人稱御教場。
一王駟馬萬人誇。腰鼓城堅靜不譁。造物那知旁舍貴。卻驅怪石爲排衙。

水樂洞

水石相撞擊。善鳴假以鳴。何必絲與竹。太音無虧成。

三生石

咄哉澤公癡。三生證夙諾。顛倒一念誤。乃爲情所縛。生死且未忘。何怪長墮落。至人外形骸。無相本無著。
重游飛來峯登絕頂疊前韻

只疑僞仄少行蹤。捫葛眞登最上峯。石露攀頭何齒齒。雲生鳥下自容容。夕陽倒射巖間塔。夜雨平添澗底淙。珍重飛來莫飛去。天龍爲我一丸封。

韜光庵用白樂天招韜光禪師韻

嶺上疑無路。雲中別有家。行過翠竹徑。忽見金蓮花。浩蕩登高興。清幽學道芽。啞羊眞可哂。不會趙州茶。
神尼舍利塔

神光夜起般若寺。阿師識兒風骨異。五柱入頂鱗角生。苦桃賊走兒墜地。焦梨嚙索數欲終。晚得天下文。

軌同。此公詎止作柱國。佛法所佑非人功。仁壽初元頽舍利。各造浮圖石函瘞。河朔清流解貢諛。普爲諸州紀符瑞。妙善菩薩入涅槃。睨地伐大漸放癩。阿摩侍疾數無禮。區區佞佛良可歎。慈悲之教自天竺。沈猜峻法祚宜促。可惜神尼付囑言。不勸君王少誅戮。恆河沙劫閱廢興。斷塔猶以神尼稱。人言佛光夜常見。照徹十方無盡鏡。

僧房偶題

公案重重落白窠。上堂舉拂意如何。九年面壁無言說。失笑兒孫語錄多。打包參學辦行勝。青豆房頭度牒增。休說解吟僧亦俗。爾來并少作詩僧。

學士橋

背郭一灣春水活。臨湖盡日遠峯描。它年倘卜杭州住。記占清波學士橋。橋在清波門外

寶成寺觀元人所鑿麻曷葛刺佛像次藥耘韻

世間何人最慈悲。調御丈夫號悉達。若云慘毒可度世。何異活人用野葛。世尊皮肉捨勿吝。普濟衆生如掬渴。云何番僧作變相。卻塑魔王喚菩薩。祝釐漫說朶兒禪。梵語或訛馬吃刺。纍纍髑髏懸臂前。吮血磨牙澹生活。旁觀縮舌增怖恐。錯認鬼母劫兒鉢。我聞黑神起北方。柳貫護國寺碑。摩訶葛刺神。漢言大黑神也。摩訶葛刺即麻曷葛刺。譯音無定。提兵南下助式遏。當時君臣各膜拜。受戒皈依意惻怛。涿鹿之北全寧南。涿州全寧路。俱有摩訶葛刺神祠。六時供養

求解脫。此像鐫從至治年。石不能言也。塗抹供羊。羊果害人不。帝師義墮氣已奪。見馬哈刺佛前供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帝師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輟耕錄所云今上謂庚申君也。

寶石山次韻藥耘

峇嶢出城西。卓立千花塔。雷峯儼弟鬣。鴈行不相雜。曉迎曙光射。暮受雲氣納。盤石踞其顛。呀如門半闔。山高風自涼。匪秋亦颯颯。二分垂在外。側足敢輕踏。遙聞鐘磬聲。隔嶺相應答。天然好圖畫。可惜付郵納。安得買山資。結茅安木榻。澹沱高士湖。一日繞一匝。傳聞寶正年。制書可摹搨。千搜竟何有。前路碧蘚合。

游吳山紫陽洞

城隅抱崇峯。樓閣插天半。支從龍山分。秀奪蛾眉粲。晨聞折簡招。濟勝得良伴。小泊學士港。同訪列僊館。孤亭洵四宜。平臺詫大觀。紫陽頂最高。丹磴陟匪憚。湖山秀而文。江海浩無岸。分明在目前。一一几上玩。山腰尋古洞。曲徑連復斷。人險蠓穿珠。得路烏攬翰。飛來青芙蓉。寥開紫絲幔。豐下朶頤垂。窪中引手盥。迷蹤注眼認。異境咋舌歎。僊翁昔棲真。妙用在嬾散。胡然怛化餘。留偈召舉案。乃知情難忘。夫豈吾輩但。山中遣蛻在。俯仰人代換。令威倘歸來。安識舊里閭。學道煮沙初。駐景熟胛旦。對酒且放歌。低昂任土炭。

湖上對雨

疾雷殷殷陣雲烏。對面山光一霎無。插口忽疑噴急雪。波心無數撒明珠。快思老杜翻盆句。濃似襄陽潑

墨圖獨坐小樓叫奇絕。雨湖眞箇勝晴湖。

連日徧游湖上諸刹有懷古德各題一絕

虎跑寺窠中

說得須行得。何人悟宗旨。多事兩於菟。遠移南嶽水。

法相寺行修

修公古如來。宴坐味禪悅。參禮但默然。永明大饒舌。

聖果寺文喜

前三後三三。惘然昧多少。文殊自文殊。大意吾已了。

靈隱寺慧理

杖錫西天來。呼猿明月上。孤峯飛何之。師言毋乃妄。

鳳林寺道林

棲禪依鳥窠。安心架巖廣。可笑宰官身。不知住處險。

瑪瑙寺智圓

杜門中庸子。不識王欽若。致意老慈雲。一僧且留卻。

龍井寺元淨

辨才住訥齋。非辨亦非訥。何處見全身。唾霧卽明月。

智果寺道潛

苦空百念冷。新句尙驚衆。一酌參寥泉。是身卽是夢。

歸舟口占

輕波滑笏一颿開。細雨留人濕綠苔。多謝南高峯頂塔。五十平里外送儂回。

題王麓臺蘇齋圖卽用卷中查初白先生韻

峨眉僊人去渺茫。誰能抗手與頡頏。遼哉尙友七百載。有若米顛寶二王。與古爲徒世大笑。從吾所好生非狂。稽首拜遺像。堂堂復堂堂。儼然俛仰揖讓于其旁。當年枕榔林中儼屋尙見逐。祇今空齋供養奔奔鬚眉光。鏡潭月相磨。繡谷花半掩。地已占清涼。心真忘夷險。麓臺翰墨奪化工。咫尺萬里望不窮。雪堂白鶴觀。恍忽移此中。天人遊戲八極同。飛鴻偶見指爪蹤。不信桃花塢畔宅。眼中突見長帽翁。伊余生晚思遺風。裴回小庭三徑通。珊瑚網中畫卷亦無數。清遠獨愛王婁東。丁寧勿澆寒具手。過眼雲煙夫豈偶。紀聞它日傳中吳。耕漁之軒名與俱。倪高士耕漁軒圖爲吳人徐達左作銘心絕品世所無。

題王石谷蘇齋圖

笠屐頽唐古丈夫。騎驄去遠欲相呼。東坡號借香山白。繡谷齋顏玉局蘇。春夢過來那有迹。小園賦後未全蕪。摩挲雙眼誇奇絕。心折耕煙第二圖。

題繡谷牡丹圖

康熙己卯蔣樹存先生邀諸名流于繡谷送春庭中牡丹初放馬元馭扶義楊晉子鶴徐政采者及日存上人上卷各圖一花乾隆戊子十月先生孫應平出圖相

示爲賦
二絕句

胭脂多買亦何爲。一朵居然絕世姿。好手寫生從古少。徐黃難得在同時。藍尾三杯酒未乾。斬新花蕊出豪端。百年手澤能藏弄。羞煞人家黑牡丹。

家中牡丹

暮春三日到臨安。頗恨尋春後牡丹。那識故園遲半月。天香猶是待人看。

讀漢書

黃綺避秦漢。采芝汗漫游。不與豎儒伍。而況辨士流。吾冠幸而恙。欲溺將奚由。姓名落人間。失計逢留侯。鴻鵠羽翼成。徒爲娥姁謀。假館建成所。安呂非安劉。區區具金幣。毋乃溷公不。茂陵慕不死。意與僊人期。豈知巫蠱禍。乃自方士貽。黃老尙清淨。文景所以治。變而譚神僊。所見一何卑。我欲見鉅公。罔上如嬰兒。服藥可少病。勿爲妖妄欺。在漢中葉後。政柄歸尙書。置相不選賢。竄取容默徒。流汗婦參語。偻背吏夾扶。扶陽與防鄉。醞藉稱通儒。

恩澤列徹侯。促媿保位俱。威福自臣作。履霜慎厥初。居攝頌功德。後來奚足誅。
厚味實腊毒。高位易觸罪。五鼎食幾時。失意便菹醢。不見葛繹侯。刻印拜上宰。涕泣不肯受。自云從是殆。
才果濟蒼生。溘死亦何悔。淺哉曲學夫。持祿不知止。
文網日以密。士節日以貶。造請公卿閒。見笑徒自點。剝席避田蚡。長揖無汲黯。將軍肯臨況。治具吾敢儉。
乃公戒牀下。大要教兒調。偉哉平林朱。願請尙方劍。
持平三尺法。人主與民共。云何武健吏。內深次骨痛。操下束濕薪。一時重足恐。殺人計自安。古法置叵用。
天道有神明。好還神所恫。賢哉萬石嫗。斯言可警衆。

贈張丈擔伯

詩翁老去鬢毛疏。風格依然正始初。無事何妨浮白飲。研思雅稱艸元居。羊求舊侶凋殘後。禽尙游蹤冷落餘。魯殿靈光今獨在。它時通德表門閭。

王彙英家藏古錢歌

錢府上士受姓始。我今逃債無從逃。九章綴術亦曾學。不解子母營羊羔。平生最嗜金石刻。鐘鼎款識窮爬搔。貨布雜品儲一二。如捉贏蛤遺鯤鼈。王生好古今都穆。卜居恰近吳南濠。十年藏弄肯出示。古色斑駁爛錦條。溯初尊盧首作幣。三品後出泉布刀。外圓函方法九府。扣囊底智自六韜。金刀契錯布么幼。黃

新代漢先塗高。真人白水識已驗。造物終厭蛙聲囂。五銖之廢開通鑄。椒房指爪痕深牢。紀元各各吉金勒。三司呈樣頒神臬。所嗤僭偽盜正朔。寸涔妄欲驕海濤。世閒兒女尙厭勝。吉語宛轉銘周遭。幕文奇詭難殫述。星官北斗下采旄。雙魚三雀隱龜背。蒼龍糾屈鸞翔翱。或言撒帳取善頌。貴主釐降夸富豪。或云佩之辟五兵。卻鬼可當度索桃。顧譜洪志人所讀。愛而不見空鬱陶。多君聚之在掌握。區別年代分牛毛。臨川之愚和嶠癖。同牀異夢嗤若曹。阿堵中物如此良不惡。傾身障篋誰訾訾。孔方絕交吾已久。畫餅差勝啖白蒼。白蒼。艸食之不飢。乞君拓文遠相贈。瓊瑤欲報心忉忉。

題姚和伯射獵圖

寶馬茸裘態甚都。車中閉置晒非夫。不看南部煙花記。卻擬東丹射獵圖。詭遇休誇獲十禽。參連白矢法重尋。由來射御無非學。見獵何妨儒者心。逐兔呼鷹一隊偕。雨餘天闊淨于揩。江鄉那有寬平地。姑妄言之亦復佳。

登馬鞍山

一峯縹緲小而奇。歸熙甫云。吾輩之馬鞍山。小而實奇。乘興登臨憶少時。彈指流光真小劫。拍肩名士又新知。危崖大字鐫和仲。荒艸孤墳認改之。欲倩孔珪謂孔鶴瞻謝猿鶴。獻嘲休諂北山移。

題王未巖畫井引

未巖修撰。蚤爲麓臺入室弟子。筆法蒼勁。駸駸欲度驊騮前。登第未久。卽赴玉樓之召。尺素流傳。人爭寶之。此本雖未完。而架構已具。一展閱閒。如見經營慘澹之迹。鶴谿主人善藏之。勿爲人豪奪也。

縑素風流數太原。奉常墨妙啓兒孫。麓臺已老耕煙死。又見吾鄉畫狀元。浴堂西畔蚤修書。紅杏詩才小宋如。幾輩句臚矜第一。評量能事要推渠。買畫金多膽太獠。紛紛賈鼎散人間。匡廬眞面誰能識。一幅模糊未了山。

崑山學宮石

洵美夫子堂。卓立一品石。氣蒸震澤濤。秀分洞庭脈。天公爲鐫劂。雲根起巖積。混沌竅鑿七。空洞腹容百。舞女大垂手。飛禽小張翮。劍客但蒨緜。神人儼冠幘。中豐肥勝瓠。下銳枯疑腊。豹文窺一斑。螺髻露寸碧。置之在東膠。重于寶尺璧。雨灑翠娟娟。雲生青團團。左股割蓬萊。全身見姑射。玉山連修眉。婁江繚匹帛。似充雪堂供。不費康樂屐。吾儕雅好事。來觀溯疇昔。謂言丈人峯。來自平泉宅。石本宋參政衛文節公家物夷亭潮初驗。石浦居新闢。扇障元規汚。詩取白傅適。奇石聚所好。兼金買非惜。九華列几案。二室落肘腋。羅立如兒孫。得意詫賓客。茲石尤絕倫。與公交莫逆。雲煙過眼殊。山邱回首隔。高齋犁爲田。曲池填成陌。遂令皺瘦姿。半遭屠沽戾。巋然適有幸。觀者愛無斲。巍巍尊經閣。肅肅函丈席。諸生競摩挲。異代發光澤。介如君子

操偉哉。巨人迹。它山攻可籍。一簣進求益。洗宜泮池水。蔭借歲寒柏。十鼓媿岐陽。七壁陋張伯。誰云一卷小。肯以九鼎易。卻憶畏壘亭。曾載吳松舶。雙峯比泰華。百年挂蘿薜。歸太僕安亭故宅有雙石其一亦衛文節物。邨童敲火頻。牧牛礪角亦。席裏倘移來。劍合真喜劇。盡取望徒奢。得一心已懌。奇傳到公名。拜學米家癖。清叔人可重。熙甫記良核。題詩諗後來。流連日將夕。

題西莊丈室散花圖

毗邪一室靜無朋。十笏量來了不增。爲有散花天女在。此生判作在家僧。茂苑春光花白紅。斬新一朶倚東風。天然滿月天人相。只恐劉元塑未工。雕籠百舌弄朱唇。萬首唐詩記得真。見說送郎新句好。清才今又見陳珩。法門不二悟如何。結習多生佛所訶。何事靈山諸弟子。一身容易著花多。淨名示疾原非疾。嚼蠟無心卻有心。多事登肩老羅什。不知吞卻幾回鍼。

邵桷亭築小樓題曰梧巢作詩四首諸同人多有和章邀予繼和

百尺樓居倚碧梧。目窮千里豁平蕪。秋霜躡屐探鴉舅。春雨添棚護鼠姑。境到閒時喧亦靜。心從安後有仍無。南華義諦都參透。牛馬隨人儘意呼。

便欲身攀棲鶻巢。安牀恰對樹枝交。購書只似求聲鳥。避俗真嫌在戶蝻。魚乍戲餘蓮動葉。燕方來候竹

抽梢。元亭問字尋常事。門外從無熱客敲。
惠子多方據槁梧。維摩宴坐作跏趺。木因號散能逃斧。金爲求祥怕躍鑪。立腳定來知地闊。置身高處似
雲孤。堯夫觀物書成後。安樂窩中自得吾。
果有楊修菜有巢。主賓雜坐閒談嘲。樓高雅稱登王粲。詩苦偏宜學孟郊。親友搏沙嗟易散。光陰炳燭莫
輕拋。更呼便了申初約。不遣塵埃積滿坳。

讀蜀檣杙畢得絕句八首

井底蛙聲妄自多。鬼兵開國事如何。武陽叢冢閒枯骨。枉向風塵識八哥。
樂府新聲試轉喉。海棠花蕊想風流。徐家姊妹皆傾國。玉貌偏輸趙解愁。
玉簫歌徹月華新。長夜觥籌集會真。怪煞嘉王悲底事。臨觴不飲太癡人。
翊聖宮深入侍曾。煙霄謬陟那能勝。十臣各有安邦略。專寵無如剃髮僧。
龍舟戲水碧淙淙。花外樓臺見數重。從此錦城真似錦。城頭張幕種芙蓉。
長鞭萬里去何依。餘慶新年願已違。天水東遷向何處。夢中神語出青衣。
指揮如意擁貔貅。漫擬隆中第一流。卅載平章非伴食。它年降表要卿修。
石經次第刻豐碑。下筆羞爲輕豔詞。莫道降王才思少。官箴四語後人師。

外舅王虛亭先生挽詩

華屋山邱瞥眼殊。江鄉太息失潛夫。伐檀詩格先雙井。嘉祐文心啓二蘇。身健幾曾扶卽栗。心安偶喜坐團蒲。十年八座郎君貴。雜誦依然稷下儒。

清羸碧鶴鈍無知。一見偏將國士奇。不獨譽兒兼譽壻。只宜稱舅又稱師。三年寂寞鰥魚泣。七日倉皇梁木萎。地下若逢靈照女。爲言蒜髮已如絲。

潛研堂詩集卷十

京口阻風

恆河回首感波斯。潘岳顛毛蚤就衰。舟遇逆風多費力。人來熟路懶題詩。漸疏肉食牙將落。苦愛山行腳未疲。問訊竹林知不遠。天應留我一探奇。

榜人謠

江上多顛風。三日斷來去。鄰船猶未開。且莫爭先渡。

渡黃河四日入邳州境

水急沙深兩岸彎。經旬不見髻螺環。推篷一笑真難得。目送邳州幾點山。

昭陽湖

濛濛萬頃水雲風。八月猶殘菡萏紅。湖上人家無長物。蕩舟齊出賣蓮蓬。一年強半是辛勤。家具無多只一身。菱角魚苗都賣卻。晒將荷葉當炊薪。兩行老柳綠方酣。百里遙山翠欲含。只少紅樓兼畫舫。風光約略似江南。

謁先賢仲子祠

世已無堅白。誰能免伎求。升堂功自進。浮海去何愁。品與顏曾亞。賢于管晏流。巖巖鄒嶧近。廟食共千秋。太息東周日。虛生政事才。未逢治賦使。終致結纓哀。君子窮如此。強哉矯不回。浩然留正氣。魂魄想歸來。

濟寧

鴻爪重來此地留。清波依舊遶城流。天邊又見初弦月。滂上終誇第一州。水引魯橋回玉帶。碑傳漢隸揚銀鈎。尋常那敢輕題句。子美南池太白樓。

杜文貞公祠

森木鳴蟬八月涼。拾遺游跡未全荒。中書落筆才真壯。賓客諸侯老更狂。直欲許身追稷契。何曾譚藝薄盧王。南池再拜瞻遺像。宛到成都舊艸堂。

南旺

四面皆成浸。中流貫一河。民居編葦易。生計捕魚多。打棗秋霜煮。懸鐙夜舫過。尙書遺澤在。廟貌儼巍峨。

分水廟

十夫邪許舌唇乾。挽索長嗟上水難。不道順流元有日。試從分水廟前看。輕颿如箭激漣淪。下插開頭捷有神。好語來船莫相妬。明朝各自順流人。

衛河

順水擎篙捷。乘風挂席便。漸移雙隻墩。默數往來船。岸柳秋仍綠。沙禽晚欲眠。河流元自濁。不礙月長圓。

古詩

治生無良方。要取纖嗇善。不見東家翁。起富百千貫。幼小歷辛勤。到老腳猶健。兒孫漸頹惰。蚤眠起常晚。婚嫁選高門。煩費不知限。產分食指多。歲率恐無羨。乃逸侮父母。空使識者歎。

新隴故鬼冢。古屋今人居。百年一小劫。艸木更榮枯。當其快意時。自詡智有餘。錢刀身外物。偶爲我之儲。人滿天所概。封殖徒區區。子孫已難保。勿嗤它家愚。

東家選入官。西鄰試登科。側聞長老言。祖父積善家。一朝遽自大。與服相矜夸。內史固貴人。里門肯下車。英特縱邁昔。行義恐不加。世情見爛熟。聊付一笑呵。

伊尹世所師。與人靳一介。取之胡不然。多多母已太。子母算無遺。尺寸得始快。忍斷交朋友。不念骨肉愛。疏傅飲幾何。和嶠癖可怪。老至耄將及。蓋受孔子戒。

楊邨道中

岸岸垂楊萬縷斜。輕陰日午不飛沙。只疑白浪如銀湧。十里秋風蕎麥花。

題王雅宜借銀券

文云。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壽承作中。借到袁典之白銀五十兩。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併納還。不致有負。恐後無憑。書此爲證。嘉靖七年四月日。立票

人王履吉押作
中人文壽承押

艸堂貲待王錄事。少米惠乞李大夫。分人以財今已罕。稱貸保任古有諸。詩人多窮乃往例。四壁蕭然了無計。雅宜山色難療餓。下策區區憑約契。誰其借者袁與之。白銀五十無零奇。萬息二千一歲率。貨殖之傳寧吾欺。年月日子紙尾壓。歲暮責償應不乏。生平恥食豪家鯖。此來卻費山人押。風流寸楮偶流傳。筆法圓勁鍼裏絲。好事嗟賞歸休。與趙凡評估一字直十千。褚先生客馬少游。此帖爲吳中馬上舍紹基所藏馬生寓稽學士邸我作詩述其由。歲將暮矣我亦愁。有臺逃責招我不。

題沈東田觀察小像

調御元無相。猶龍患有身。信天心是易。行樂氣常春。山以靜斯壽。梅因清益新。當前生意滿。落落寄吾真。靜裏日如年。春來樂事便。夢知蕉鹿幻。戲任紙鳶牽。曉撰青藤杖。閒浮藥玉船。行窩隨處有。觀物悟先天。題箕僊畫爲曹慕堂給諫作

列僊逃人間。無爲得自在。云何爲物役。毋乃洩天繹。前身筆墨緣。結習了不悔。促迫見能事。淋漓絢異采。胸中出邱壑。意外藏傀儡。遙山翠列眉。繁花紅綻蕾。武陵本人世。此景不我給。黃門偶得之。寶于珠百琲。色相真卽幻。達人視齊等。多改切畫廚慎臧弄。莫學狂顧愷。

臘八日同曹習庵編修吳白華侍讀陸耳山宗人集趙實君齋消寒小飲卽席口占索和

車輪嬾逐軟塵忙。官意文情兩欲忘。隋書李孝貞傳官意文情一時盡矣不速竟來容惡客。無何且飲卽寬鄉。舖糜大勝盤

游飯。啜酒兼呼般若湯。招引吾儕相暖熱。詫渠元叔未空囊。

翼日諸公和詩未到疊前韻催之

聽鼓應官有底忙。會依真率約無忘。身藏人海翻成隱。酒遣愁魔別是鄉。只愛澹交深似水。不知世味熱于湯。諸公才大皆詩伯。好句先催出錦囊。

同人約爲詩會遲而未果習庵疊前韻見示依其數答之

身閒心卻爲詩忙。結習應嗤老未忘。臘盡正宜催歲課。交親還似在江鄉。霜肥鐵腳堪成鮮。冰凝高芽好按湯。便擬清譚消永日。從來無底是書囊。

黃山谷詩書囊無底譯未了

輕塵弱艸百年忙。自愛垂名久不忘。中酒幾曾妨學道。著書何必待還鄉。聯吟韓愈應招夢。雜體江淹或擬湯。我欲致師慚思涸。匹如灘水壅沙囊。

題寓齋壁疊前韻

堽戶窮冬了不忙。異同堅白辯都忘。身隨候鴈重爲客。語類籠禽尙帶鄉。故友漸稀星向曙。安心已去雪消湯。一家長物休嫌少。羞澀猶存舊日囊。紫薇司諫校閒忙。渴睡希夷一覺忘。大自在能參佛地。無何有可認吾鄉。三冬粗足撐腸米。甲夜先溫洗腳湯。算計平生差受用。東坡居士腹如囊。

再題寓壁仍疊前韻

四十餘年日月忙。蚤衰容易事全忘。推排自媿稱前輩。諧謔偏欣道故鄉。且住爲佳嗤望蜀。徒勞無益莫揚湯。如來慧眼看能破。未必愚公讓智囊。

丹黃塗乙勘書忙。掩卷先愁過目忘。賦別久枯江令筆。說經欲到鄭公鄉。古泉汲井憑修綆。活火煎茶候沸湯。杜左和錢均是癖。休將便腹傲空囊。

鼻端觀白怕心忙。煩惱歡愉要兩忘。形影互嘲皆妄相。神僊可致有真鄉。滑甘且試青精飯。峻利休嘗白虎湯。康濟一身吾已足。千金肘後檢方囊。

一冬何事夢偏忙。梅筍江南思不忘。百里近游船當屋。三農活計稻爲鄉。澆花特地儲新水。薤艸隨時利熱湯。聞說林檎栽幾樹。秋來結子定盈囊。

得家書知後圃新栽林檎幾本林檎俗呼花紅

東習庵

款門剝啄不辭忙。坐久譚深主客忘。甘井汲泉宜勿幕。

習庵寓甘井街

官園種菜只如鄉。

予寓官菜園上街

校書君正

然藜火。病菌吾方呷藥湯。卅載光陰敲石過。兒時記賭紫羅囊。

傳依縛律枉多忙。挂角羚羊迹要忘。誰似公才誇八斗。真看詩老出吾鄉。蒸砂千劫終非飯。薄酒三鍾卻勝湯。攻短自來須苦口。刀圭爲我啓行囊。

曹劍亭刑部和韻見贈卽奉答

餽歲人閒作意忙。先生閉閣坐來忘。兩篇觀物心中易。一枕游僊夢裏鄉。老手詩真如啖蔗。庸醫藥莫試煎湯。熊羆譚笑居然卻。十笏清齋倚隱囊。劍亭疾初愈

二十二日吳杉亭舍人招同緒鶴侶刑部蔣漁邨編脩陳寶所給諫小飲疊前韻

行廚真訝咄嗟忙。翦燭西窗話不忘。但願同心常聚首。何妨異縣更它鄉。吟堪度日頻敲鉢。熱不因人自造湯。門外飛沙寒刮面。欲從質庫檢衣囊。

答嚴跋堂和韻見贈之作

黔南薊北馬蹄忙。踏雪飛鴻意未忘。暮節無聊惟索句。才人不遇例思鄉。談嘲顧我真如朔。儻蕩憐君略似湯。一盞酌來相慰藉。毛錐那得久藏囊。可怪詩成擊鉢忙。把來過日不能忘。半空真見華嚴閣。六出爭奇戶牖鄉。力厚似斟缸面酒。味甜欲嚼菜羹湯。求魚自笑先投蚓。引出人閒罟百囊。

己丑除夕疊前韻

九陌喧闐爆竹忙。過年俗例未應忘。北來幾月俄除夕。南望停雲是故鄉。繡襖癡兒能覓粟。青裙小婦爲調湯。屋租米券都償了。壓歲錢猶足一囊。

一夜偏兼兩歲忙。春風如候幾曾忘。癡默不資甘遠衆。慈儉能持欲化鄉。促坐共圍爐炭火。延齡預辦粉團湯。元日食粉團。吾鄉謂之百歲團。只愁才減年徒進。食粟區區爲革囊。

竈馬桃符遞換忙。迎新推故了相忘。艸元多暇官知冷。泥飲相邀士有鄉。習嬾漸如三起柳。療貧終少十全湯。祇應无譽仍无咎。日玩羲爻六四囊。

矻矻窮年爲甚忙。文章報國意難忘。遺經獨抱真奇貨。破硯重磨當狹鄉。壯不如人思炳燭。行求無悔怕探湯。開春欲到琉璃廠。購取奇書滿一囊。

次韻嚴跂堂正月三日對雪

聞君逃禪學迦葉。不作佛助驚嶮嶮。苦吟瘦生生未攝。險語偏人和韻疊。我窮堅壁兵不接。詩腸十日積安貼。齋空法喜爲妻妾。苦行如僧少度牒。今日何事手揩睫。示我新詩笑浮靨。春三日雪盈尺浹。曰大有年紀瑤笈。當甲如茶萬夫讐。真妃攜從畫出獵。六合頽洞一足涉。大慈布施倒囊篋。令嚴不聞人語喋。詩人舌耕六籍髓。失喜滿酌三升臘。一身康濟陰陽變。搖筆千言觀者愕。句奇格變書之篋。令我目陶心以愜。彼盈我竭欲頰頰。信手答之倚牀櫟。技癢不禁破械輒。我詩可棄履中屨。君才有用劍上鉞。春風馬蹄行蹀躞。勿作平原乞米帖。

跂堂和予詩兼訂春游賦此答之

此身何似舟一葉。了識非周亦非蜚。聊以詩酒自調攝。憶昔下筆文采壘。自言古人武可接。少游風雨縱
妥貼。不中退之作婢妾。陋哉斷獄取陳牒。盲人漫學離朱睫。嫫母強效西施靨。少作可焚汗背浹。君平僊
骨注丹笈。洗默艸元語不響。暮作干詩當漁獵。奇外出奇趣日涉。白戰了不攜三篋。我頃多言悔喋喋。豆
羹菜盞田父饁。敢匹炮羔祠伏臘。獻歲三陽和氣變。蟄蟲始振响雉愕。春雲如黛風如箠。與子偕游我心
愜。一笑色動三豪頰。酒一偏提果一櫟。醉翁飲少一醉輒。有山且著謝公屐。有車莫彈馮公缺。過隙白駒
去蹀躞。觴詠千秋傳禊帖。

正月十九日同曹習庵編修張繡堂趙實君兩上舍游白雲觀次習庵韻

重陽之教起關右。一花七葉了無垢。神僊宗伯出善門。戊辰正月日十九。全真心欲長交梨。遺世肘仍化
枯柳。干鐙焰向崑崙傳。一滴源從甘井瀏。馬譚劉郝漫齊名。秦華居然俯陵阜。兩朝徵召笑不應。卻著芒
屨雪山走。老翁八十更何求。曷不杜門丹竈守。至人有道先濟物。忍令芸生死速朽。菜芝黃綺解避秦。區
區獨善詎高手。僊家那有不死方。五利文成非吾偶。長春真人告元太祖云。有衛生之道。無長生之藥。阿誰辨僞妄。訾訾多事山
僧想顏厚。釋祥邁作至元辨僞錄。詆毀全真。即今都人傳讌邱。了識長春道長久。招邀朋舊出城西。後車不載偏提酒。令
威千歲幾曾歸。不朽之名乃真壽。白雲去住自無心。能解世人煩惱否。

寶刀行送龔梧生同年之官黔中

梧生藏一
刀甚奇古

寶刀千金淬鸚鵡。丈夫出門萬里攜。四更月黑白虹出。眼中貝玉真如泥。三刀佐郡才小試。百鍊平生成利器。生笛買犢相勸耕。循吏于今見龔遂。

送胡牧亭侍御南還

矯矯神羊柱後冠。曼容移疾遽辭官。賣文價賤窮休送。避債臺遙去尙難。半世艸元耽寂寞。十年薄宦耐酸寒。鄉園舊侶應相待。夢澤春風把釣竿。

二月廿七日同慕堂給諫竹君學士伯思戶部登陶然亭

瀟灑閒亭子。登臨便不同。人來春樹杪。山落酒杯中。艸細纔抽甲。池枯不滿弓。江鄉當此日。桃杏已青紅。

哭翟舍人均廉予乙酉典試所得士

才望雄三浙。文章博兩官。瘦羊終澹泊。小鳳亦清寒。鵬自培風久。鮎偏上竹難。侏儒應笑爾。長飽一囊餐。祿命妨文士。精神憊苦吟。空羅胸列宿。終欠腹三壬。管輅言腹無三壬不壽之驗自牖言如昨。居盲病已深。祝予何太急。慟絕不成音。

題候官林氏所藏漢甘泉瓦拓本

貴賤世無常。不見金與瓦。尋常博者注。棄之等土苴。一枚傳自漢。萬金千勿假。古色敵敦彝。篆法證蒼雅。誰云搏埴工。恐是造化冶。古人一物微。製作不苟且。曰長生無極。云漢并天下。款識避雷同。吉語當祝嘏。

香泉強解事。毋乃所見寡。陳子文疑長生未央爲甘泉別宮名茂陵甲帳空。銅僊淚盈把。博物不逢張。千年委山野。文孫寶手澤。勿替引來者。瓦全神所護。金竄我姑舍。翻怕多財翁。笑汝癖成癡。

題吳香亭鴻臚古藤詩思圖

海王之邨近書市。新城尙書曾卜廬。藤花一本手所植。歲久翦敗惟枯株。神明扶持終有力。生意宛轉枝頭蘇。好花應厭俗客對。風流今又逢鴻臚。追逐唐賢究三昧。新詩解脫如花腴。猶嫌三春花事去。更倩畫手紀以圖。古槐修竹靜者居。置身花下晨夕娛。綠陰滿架清有餘。封殖無忘前輩譽。明年花開可痛飲。折簡行復招吾徒。比鄰更呼程舍人。謂魚門相於聯句窮朝晡。此藤此屋清不孤。佳話欲繼匏菴吳。吏部官解藤花吳匏

庵手植

同曹慕堂給諫朱竹君學士陳伯思戶部史文量孝廉曹申之上舍爲西山之游出郊宿二老莊和竹君韻

探春有伴靳從驂。潑眼山光削碧簪。心地偏應更遠。味于交澹不求甘。竹谿耽逸人仍六。蕉葉澆愁我亦三。城市漸遙巖谷近。此中容得是清譚。

張忠烈王輔墓

高冢似祁連。旁可萬家聚。蒼涼閱人代。忠烈增跋慕。百戰起將門。三台贊政務。偉哉定南交。富良一葦渡。

縛曾如縛羊。繫頸逮婦孺。疆理二十年。木壞中自蠹。空聞捐之議。盍思鄭吉護。可惜東西楊。一著偶投誤。事往那可追。墓田了非故。猶存翁仲立。尙識夫人祔。夫人吳氏。劉氏祔葬。石刻敍宗支。昭穆粲然具。歐表例可循。世系足推溯。摩挲恭靖碑。忠烈子懋碑。在其右數十步。有碑題云。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追封寧陽王。謚恭靖。張公神道碑。梁儲撰文。李錕書。文字中矩度。傳鈔病未能。悵望斜陽暮。

山行疊前韻

仄磴崎嶇不礙驂。雜花瑣碎也宜簪。雲來天外當頭合。泉在山中徹底甘。陟險直須作氣一。避喧已似伐毛三。十年結想今纔到。目擊端因勝耳譚。

歲月堂堂隙過驂。清游差喜盍朋簪。只除佛地境皆俗。每到山行心欲甘。驃騎名真輸第五。瞿曇義且叩前三。捫蘿恐有遼金刻。好摭遺聞入筆譚。

戒壇

大衆同回向。天神護此壇。光明心不昧。堅忍力須完。薙艸根宜斷。傳薪火自鑽。宣尼箴四勿。吾道亦先難。傳戒從心幻。開山記法均。結壇還似昔。成佛定何人。清磬諸天曉。喬松太古春。安心雖未竟。三宿亦前因。

和竹君戒壇讀遼法均大師碑因弔學士王鼎三十韻

爲禮司空塔。兼鈔學士碑。殘編猶可讀。遺行已難追。博物雄燕涿。通經習禮詩。太寧蜚遯日。上巳祓除期。

下坐羣相誚。揮豪信不羈。識山嗟肉眼。脫穎借毛錐。策射清涼殿。名臚白玉墀。奪標先獨占。紀歲兩存疑。

遼史道宗紀。清寧八年六月。御清涼殿。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本傳則云。清寧五年擢第。典紀異。初捧州僚檄。聊牽縣令絲。才名宜館閣。祕典預論思。汲

黯言常慧。宣公政屢咨。忤時官未進。罵座醉偏癡。騷客終遷謫。清流被榜笞。孤寒經歲甚。雨露一朝施。果

復鑿坡舊。何曾鳳德衰。暴風驚忽舉。臥榻正無敲。忠直神惟佑。詞章世所推。珠雖百琲失。豹偶一斑遺。幢

署優婆塞。寺有石幢二。其一題云受戒。弟。子優婆塞。范陽王鼎製文。銘徵壇主師。簡栖文品貴。法護筆蹤貽。刻倩王惟約。求容釋裕窺。

焚椒書可匹。礪畢妙難訾。椎拓應千本。模糊恐異時。舊聞探墜逸。正史證階資。開國分封渥。丹文制誥知。

勳纔都尉轉。賜許佩魚垂。碑題馬鞍山。故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壇主。大師。遣行碑銘。并序。朝議大

紫金魚袋。王鼎撰并書。稽古榮非忝。逃禪俗漫嗤。元言譚吼石。密戒受毗尼。佞佛何妨達。匡君要有裨。馬鞍峯頂望。

懷古且支頤。

姚少師祠

灑灑泉流檻外分。披緇入定戒香熏。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好殺共知和尚誤。著書賴有故

交焚。依然病虎形容在。曾否聲名直半文。少師自贊畫像云。這個禿廝。無仁聞名垂千古。不直半文。

夜宿潭柘寺用石刻金僧重玉韻

泉清山瘦氣如秋。假榻精廬臥亦游。夜靜與居惟木石。心忙難伏似龍虬。月篩叢竹搖空影。風入高松響

急流一室了無增減相。此身今欲號浮休。

妙嚴公主拜輒

相傳妙嚴爲世祖女。子史無據。恐是傳會之詞。元時宗女皆得稱公主。不必帝女也。

昔聞元公主。苦行何精進。六時五體投。一輒雙趺印。沁園自言富。視之如朝薺。法輪得慧珠。愛河斷利刃。單極幹可絕。受礪石欲磷。區區搏埴土。踏破存者僅。至人得魚忘。凡夫刻舟認。饒舌紫柏師。寶爲山門鎖。匣藏尙宛然。曾費宮錦襯。當時宗室女。下嫁魯趙親。去聲各冒貴主稱。內朝鴈行覲。詎必出辭禪。齊諧勿盡信。

僧房偶題

漸綠春來艸。常青屋裏山。門前無垢水。不肯到人閒。

潭柘寺

四圍山簇青蓮花。蓮中之的法喜家。篋裏龍子自來去。殿頭鷗吻猶含呀。泉聲無盡波羅密。樹影可怖鳩盤茶。盧溝橋只一舍近。行人不記恆河沙。

三月廿二日同錢宮詹籜石紀太僕心齋朱學士竹君褚學士左峨曹給事慕堂馮刑部君弼入法源寺觀海棠偶見旁院牆腳支瓮方石有異撤而視之則遼大安十年觀音菩薩地宮舍利石函記也心齋有詩紀其事卽次韻

長安春可游。賞花到佛寺。至德靈芝書。景福南敍記。妙跡屢摩挲。響揚勸好事。卓立尊勝幢。石函列其次。

復有党竹谿。令史述建置。寺有遼薦福大師尊勝陀羅尼幢記。磁州司馬劉贊撰。又石函四面題字。天水蕭甫書。金禮部令史題名記。大定戊戌八月黨懷英撰。皆昔人所未著錄。予數年來先後訪得之。

却火了不焚。人天護初地。得隴復望蜀。吾儕心已肆。運甓覆苔石。果得義中字。想見揮豪初。淋漓墨瀋翠。一萬舍利藏。卅二相好備。檀那百千家。合掌歎神異。金錢巨社輸。宮商法螺吹。皆用記中語。事往七

百年。誰識聰辨智。記文。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祿大夫。檢校太師。行鴻臚卿。聰辨大師。賜紫沙門。善製所撰。自大安十年甲戌至今。六百七十七年矣。昇來鎮僧寮。鈔取

入書筍。紀年古多同。舊聞或誤識。劉同人。帝京景物略。題作金。大安十年。考金王永濟。紀元。大安止于三年。此記乃遼道宗時所刻。非金刻。結習文字閒。淨名

毋我議。

琉璃廠窰戶掘土得古墓。棺槨朽盡而骨法殊異。視其誌石。題云大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墓誌。銘撰書人則不可考矣。督廠工部郎中孟君濬令改埋于故兆東二十步。并其誌瘞之。世遂無拓本。李公之名不見于遼史。因撫誌文大略作詩以遺考古者。

琉璃廠前工搏埴。昌志切。十夫舂土土委地。拾畚漣洏見枯齒。棺槨不具骨法異。其旁片石誰所誌。大遼李

公官闕備。厥諱內貞吉美字。漢前將軍出所自。家於媯汭世有位。舉唐秀才祕書試。試主簿承清淨治。大

聖南牧六師肄。向化請命隸下吏。屬珊瑚帳下蕃漢騎。廿萬精兵可敦置。中丞提舉金魚賜。左右僕射新寵

潛研堂詩集 卷十

一六七

被述蘭王燕南面寄授以押衙心膂倚戒得抱公輸忠義專城薊州寬惠莅都監銀冶廉直遂檢校司空
三台致終于太子左衛率先嫫般氏三子嗣繼室以何有男二各各通顯周行置保寧十年月夏季行年
八十恆幹棄葬之京東石室闕黃腸便房久摧毀白日忽照長夜寐歲閱八百隙過駟富貴聲名竟何事
改埋且免烏鳶飢猶勝漠漠堙名字吾生金石有奇嗜恨未羶椎入篋笥遺聞可補隆禮志傳與好事紀
原委

題候官林氏陶舫硯銘冊子

蕉葉青花甲乙分故交耐久更能文想嫌結綠縣黎俗別署頭銜萬石君
鐵畫分明手自鐫名山藏弄耐千年怪它歐趙搜金石椎榻何曾到硯田

送江于九之官安慶

隆冬風雪冷僕夫將載馳送君路三千游宦皖水湄君才故磊落循良古爲師文章與政事能手兩兼之
仕途如黃楊逢閏一寸虧別駕古通守職閒秩未卑衡陽君舊游手捫岫嶺碑天柱亦南嶽山靈緣在茲
振衣可一登荆揚儼列眉石壁剔落蘚恐有龍眠詞見彈太蚤計令我朶兩頤人生有幾別後會復何時
君爲江淹賦我媿錢起詩

游善果寺

白紙坊前青豆房。當年賜額乞貂璫。明天順八年，尙膳監太監陶榮，題請賜額禮部給劄付石刻尙存。修廊搏換鬚眉古。東西廊塑五百

內官監太監姚訓所造。老幹支離檜柏涼。豐碣未磨禮部劄。荒原誰認故侯牆。碑載寺四至，東至官路，西至歸依山，地南至慈仁牆，北至太平侯牆。

桃一樹開旋落，瞥眼春光有底忙。

法源寺看花

丁香花落海棠殘，火迫春風到牡丹。冷笑山僧忙底事，栽花只博別人看。

法源寺觀牡丹因懷琴德

精藍地近一牛鳴，每到花時幾度行。天與色香矜智慧，人從開落悟虧成。老僧底用譚優鉢，長者真須學淨名。蒲褐先生無恙否，何緣共坐話無生。

題黃星槎所藏漢華山碑拓本

江夏過托我，袖中有西嶽。六丁取不盡，古色尙斑駁。一飯先鍾梁，三舍後斯邈。森森劍鋒藏，茗茗禾穎擢。美女簪好花，壯士橫長槊。白象露齒牙，蒼龍吐芒角。掉尾魚戲波，垂頭鶴俛啄。依稀六百字，字字玉在璞。杜遷石已碎，郭香文未剝。當年松譚閣，此碑舊藏宛委山人郭宗昌松譚閣後歸王山史嘯月樓顧亭林所見即此本。薇露手親濯，侍史妙裝潢。牙籤自追琢，嘯月古逸民。顧榮共商榷，手書付官奴。恐溷俗子濁，山史題冊尾戒其子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歲久罕益珍。性癖果而確，風流今猶昔。嘲笑任蜩鸞，院體行楷書。我見輒欲鼓，借君羅紋硯。試一臨池學。

題惠松厓徵君授經圖

漢儒說經重詁訓。授受專門先後印。三代遺文近可推。大義微言條不紊。後人鑿空誇心得。一筆欲將鄭服擯。虛譚名理訶玩物。陳義甚高詞已遁。我朝經術方昌明。天遣耆儒破迷悶。紅豆風流手澤貽。三世大師清望峻。正誼常晞董仲舒。識古共推劉子駿。尤長義易泝九師。輔嗣說行存亦僅。郢書燕說一例芟。墜簡逸象盡日捃。晝吞仲翔洵已足。論持趙賓兼百仞。苦心孤詣識者誰。後有子雲或能信。禮堂寫定不得傳。令子趨庭萬人俊。羣書暗誦才翩翩。家法相承語諄諄。青紫拾芥何足云。樸學千秋宜自奮。吾生亦有好古癖。問奇曾許摳衣進。廿年聚散等浮漚。宿艸青青老淚攷。展圖彷彿見平生。苦井長智幾時濬。黃門精熟繼長翁。試聽它年石渠論。

爲袁春圃給事題苦瓜和尚餘杭看山圖

連蜷不了幾行樹。辣闢無根千尺岑。一洗人間甜俗格。丹青如見苦瓜心。

題沈椒園前輩松亭讀易圖

先生晚好易。韋編百過讀。兀坐古松亭。清吹風謾謾。凜然歲寒姿。勁直凌凡木。三百八十爻。取象各有族。白茅藉无咎。枯楊華非福。失據蒺藜危。得繫苞桑卜。乘剛怕葛藟。善柔嗤萑陸。松耶何乃遺。疑義費往復。善易象可忘。至理思爛熟。科上槁奚爲。堅多節所獨。抱經究終始。洗心以自淑。行藏三十年。回首一信宿。

漸鴻瞻羽儀。賁趾脫輪腹。道協敦良九。名取安節六。磊砢後彫心。莫逆交不黷。經師多上壽。額手爲公祝。
病日廿二韻

百目卅月餘。屏葦疏酒醴。晝常怯窗明。夜苦辨星皖。觀火光忽岐。迴風涕偏濟。眇凝春麥芒。淚流浙米瀾。
綠腫欲掩珠。赤眚已侵販。漫天作謝絮。平地起秦棧。朱碧只一概。金沙莫分揀。看書春月翳。作字秋蛇縮。
視鳥真如鳥。寫弗卻類非。約僮宥便了。課兒味瑟憫。漸近杜欽盲。空羨華元睥。欲尋龍樹方。安得金鑿刻。
平生耽文字。蕪林志飛獲。分無蛾綠餐。徒勞汗青篋。多記精日銷。玩物顏有赧。天教息吾黥。日使良其限。
五蘊先斷色。萬事難挂眼。方圓河洛圖。疏密麻沙板。相對了不知。付之一笑莞。象罔傲離朱。申徒薄子產。
戒慎所不睹。斯道本至簡。渾沌未鑿初。今吾豈異撰。

贈伊宛中孝廉

本蒙古伯都氏改隸滿洲古北口提督謚愨僖布蘭泰公之孫

之子名家彥。風流數妙年。譚經探義海。搜句出心田。老馬途能識。神錐穎最先。中郎枕中祕。欲待仲宣傳。

鐙下作

一鐙熒熒光。欸然散數點。漸遠光益多。百道飛電閃。外環暈幾重。著色閒濃澹。殷紅日杲杲。蔚藍波潏潏。
心知眼前障。欲以一手揜。五采更交射。不絕始燄燄。夜夢神告予。妄相去以漸。莫漫投刀圭。最忌弄鉛槧。
幻影非有著。真精宜自斂。譬之泥在水。水激泥不濂。又如雲掩月。雲過月不染。復其見天心。我圭本無玷。

圓桌

曾記瑤臺聚八僊。方桌一名八僊桌。模稜新樣阿誰傳。翦鏡真快團圓話。讓坐無妨左右旋。移到中庭天似笠。分將半月月初弦。瓜廬與爾差相稱。聲叟從今莫惡圓。

暖炕

熾炭中央氣四通。先生真欲號冬烘。未妨厝火仍安寢。且耐薰心略禦窮。上座試安木居士。炕邊以木爲之。炎官新守土司空。江南有客酸寒甚。伏枕偏愁內熱攻。

羅兩峯鬼趣圖

人言鬼可憎。君獨觀其妙。觸于目所遇。審厥象惟肖。巨室可偃寢。馳逐誰所召。昏暗鎖自縛。安得慧鏡照。六趣理本同。執著互相笑。奇詭到筆端。似聞談出訕。書家艸聖難。興聖子云。人言畫鬼爲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艸聖也。豈有不善真書。而作艸書者。苦心世莫料。瞰室非爾防。一任梁閒嘯。

潛研堂詩續集序

予兄詹事竹汀先生。幼卽工詩。以獻賦通籍。乾隆己丑庚寅閒。在京都嘗手錄詩集十卷。自爲之序。嗣先生專意經史小學。服官之暇。悉力著書。詩遂不多作。作亦不盡存。存者亦未及編定也。先生沒。遺書滿家。同學諸君子謀分任劖劓事。黃君在東。謂先生雅不欲以詩鳴。然觀生平所作。溯源漢魏。出入唐宋。腹貯萬卷。而不屑以擣搗塗抹爲事。胸有智珠。而不肯以纖縟佻巧爲能。春容淵雅。蔚爲大宗。詩集之刻。其亦奚可緩乎。于是先取前集付梓氏。俾秦子照若董其役。而以辛卯至甲子詩屬予暨先生女壻子鏡濤續鈔成帙。又得十卷。蓋先生自辛卯以後。供京職者五年。卽膺廣東督學之命。旋以先大夫憂歸。服闋不復起。歷應當事聘。主鍾山。婁東。紫陽。各書院。凡三十餘年。中閒惟奉使衡文。跋涉稍遠。否則游蹟所至。近止百里。遠不過千里。兼以晚年東南故舊。日就凋落。以故登臨贈答之什。較少于前。而優游林下。日事丹青。意有所得。觸而成詠。性情之蕭曠。議論之確覈。實又有過于少壯時者。茲所錄皆就遺艸。略加排次。其隨手散失。僅見于它人選刻者。非先生手藁。詩雖佳。不敢濫采。以幾毋蹈嫁名掠美之失。此則區區矜慎之心。亦卽先生生前編詩之微旨與。在東子姻親。嘗從先生游。先曾刊行元史氏族表一書。在三之義。弗聞于存沒。是亦可傳也。因并書于此。嘉慶十有一年。龍在丙寅。夏五月。弟大昭謹序。

潛研堂詩續集目錄

卷一

送沈莘田之官四川二首

與曹慕堂光祿入城南僧舍小坐

送熊學橋前輩請假歸江西

七夕公餞紀心齋太僕分韻得如字

心齋太僕將卜居吳中與錢孺石詹事程

魚門文選翁覃谿學士陸耳山西曹羅

兩峯山人分賦吳中故事送之予得石

湖

題吳鑑南蘇門聽泉圖

送王性之赴官淮南

趙璞庵自永昌寄詩用東坡除夕倡和韻

次韻答之

疊前韻寄王琴德

王樓邨先生十三本梅花書屋圖其曾孫

少林進士屬題

秋日集城南分賦得集字

嚴冬友扁寓舍曰散木庵乞予賦詩

覃谿學士視學嶺南還摹東坡英德南山

石壁題名及米元章藥洲題字嵌齋壁

顏曰蘇米齋招同賦詩

十月六日覃谿學士招同孺石宮詹裕軒

學士兩峯山人城西訪菊兩峯出所買

杜瓊畫卷贈裕軒孺石謂是己所藏頃

爲偷兒攫去者乃以此卷歸孺石仍請

孺石別作一幅以償裕軒覃谿作詩記

之用東坡集中王晉卿欲奪海石軾欲

以韓幹馬易畫詩韻予亦繼作

裕軒前輩題詩薜荔葉上招飲次韻奉酬

兩峯將訪魚門爲馬蹄傷右手魚門疊仇

池石韻嘲之子亦繼作

礪石詹事招同覃谿學士白華侍讀習庵

中允魚門吏部夢穀耳山兩刑部集木

雞齋觀元延祐甲寅鄉試石鼓賦卷真

迹

題劉屏山集

祝芒塘編修屬題接葉亭唱和詩卷

哭趙損之二首

覃谿購得宋槧施元之注蘇詩屬賦

羅兩峯畫醉鍾馗圖

卷二

奉命典試河南出都作

琉璃河

曉行

樓桑邨和西崖侍讀韻

趙州道中

雨花庵

豫讓橋

磁州

韓魏公祠

過安陽有感韓平原事四首

黃梁祠

汴中詠古十二首

渡河

到開封作

訪良嶽故址復成詠古十絕句

贈何謙之制府卽留別三首

歸德道中

會亭道中

宿州城外

臨淮

包孝肅祠

道旁

舒城山行

宿武峽關驛舍壁閒見香樹先生山行詩

追次其韻

曉過北山嶺至桐城

入潛山境行亂山中甚高而平坦易上

不露嶄絕之迹賦此美之

題寄山谷寺

潛山城外

太湖縣

過楓香驛

黃梅東山禮五祖真身

題五祖塔

行廬山下六首

烏石門

安義邨行

曉行

高安

清江城外

文信國祠二首

憩萬安邨舍有老叟年八十三矣足迹未

嘗入城市爲賦詩

曉霧行萬安城南二首

霧

山行

贛州

山中

庚嶺謁張曲江祠次壁閒德定圃前輩韻

過嶺口占

南雄舟行

忽忽

得李南澗書知于廣州相待卻寄

瀆陽峽

大廟峽

初到藥洲用石上宋人詩韻三首

題仇十洲桃花源圖用陶靖節韻

王石谷仿惠崇江南春色卷

湖山慶雲寺

齋中無事興到輒書數字共得八首

卷二

門神四首

題施荃漁三臺子役圖

次韻鶴谿見寄

莫釐峯

林屋洞

縹緲峯

包山寺

龍渚

石公

橫塘

游慧聚寺用張祜韻

筱欽造一船于湖上顏曰自度航製極精

雅卽用其韻二首

詠史

游三茅觀同王方川邵二雲陸筱欽作

梅市

岳忠武墓

宗陽宮二首

越王臺

齋西老梅一株盛開

析薪謠四首

假榻郡齋偶成四首東石公太守

顯寧廟

登望海亭

鑑湖

禹廟二十四韻

石公以過南鎮詩索和卽次韻

雲林寺借秋閣

讀碁譜偶成

雨後抵麒麟門

誌公像

贈澹懷相國四首

題嚴子進春江送弟圖

臺城詠古

蔣忠烈廟

卞忠貞廟

劉越王廟

曹武惠祠

衛國忠肅公祠

始興王墓碑歌

普生泉歌爲陶悔軒方伯賦

寄蔡丹徒蛟門

慕堂同年六十寄詩壽之卽用其自壽韻

二首

送傅雨窗明府還南豐

江寧城外作

東陽盧府君廟

題隨園雅集圖四首

渤海相國挽詩二首

牌灣記所見

悼陳翠月

牛首山觀辟支佛塔

游靈谷寺

登翠微亭

隨園鐙詞八首

湯婆子

題李義山詩四首

舟行

多病

游茅山三首

過常州不見馮康齋留寄

淮北行帳喜晤王副都蘭泉因懷吳舍人

竹嶼曹中允習庵并追感趙少卿損之

張舍人策時用昌黎郟城夜會聯句韻

虎邱寺題壁

題畢秋颿中丞靈巖讀書圖五首

送王道士朴山游揚州

卷四

秋颿中丞招游靈巖山館

章淮樹觀察安園落成招飲

送袁香亭之官粵東

烈女篇

嚴道甫五十壽詩二首

送秋颿中丞再撫秦中

金陵寓齋偶然作六首

吳杉亭同年輓詩

贈何南原

自歎

自京口至江寧道中口占五首

喜雨

南浦觀察署中畜鶴飛去數月頃又歸來

公子慶貞有詩次韻二首

送周卉含游武昌兼訊吳白華學使

臺城二十四韻

諸藹堂招同仇一鷗王心原蔣賈夫游湖

上三首

六一泉

寓舍偶然作

喜晤李匯川同年

賀祕監祠

題范氏天一閣

題竹初丈小像三首

奉化

山行

海口

方正學祠

雨止二首

小谿二首

桐巖嶺下作

將至台州

東黃見滄太守

午日同王條山登巾子山

東湖

台州名宦祠

自臨海西郭至百步谿三首

贈天台何明府

題張氏來復園

赤城

宿國清寺

三賢堂三首

一行禪師塔二首

高明寺

題高明寺壁贈實雲上人三首

幽谿

圓通洞二首

金地嶺

宿華頂寺四首

右軍墨池

太白書堂

華頂峯

登華頂作歌

茅篷五首

僧舍偶題

石梁

蓋竹洞

宿方廣寺三首

珠簾泉

斷橋

萬年寺

羅漢嶺

寒風闕

桐柏宮

夷齊廟二首

訪崇道古迹得二絕句

瓊臺

桃源三首

護國寺

卷五

出山口占四首

石梁觀瀑圖爲華秋槎賦

題黃雲門先生傳真圖

重過桐巖嶺二首

麻寮

雨宿止觀庵二首

海口南五里地名缸窰當是江瑤之譌也

予游明州不及啖江瑤柱今日過此戲

留一絕句

奉化谿漲二首

登舟

王陽明祠

雨過上虞

偶作

積雨

自題天台游艸三首

豆腐

題金丈月泉弄孫圖二首

贈寶應吳明府閔林

閔林以藕粉詩見示爲賦一律

題侯大年先生鳳阿山房圖二首

小唐蹟偶題

敬修上人招集江心寺卽席口占

次韻范孝廉莪亭

題乞食圖傳奇六首

題文敏公書二首

題印松汀觀察隱几觀書圖

題座主文敏公仿元四家長卷

英公夢堂藏文敏公詩卷羣公題詠甚多

未幾夢堂下世此卷流落市肆竹初丈

于京邸得之屬題其後

題王定山所藏秦漢民當拓本

題趙文俶水墨花鳥册四首

閔時庭中丞七十二首

礪石侍郎以新刻詩集見貽卽次集中寄

懷之韻報之二首

三月十九日蔣香洲立厓招集復園送春

席閒次潘榕皋戶部韻

聞漑亭姪金陵之訃二首

絕句六首

過將軍教場衙衙舊寓庭前槐大半已枯

感賦

題邵二雲編修所藏王文成公詩卷

程易疇臨董文敏書王文肅祠記長卷付

其幼孫屬予題之二首

荆軻里

郭隗故里

中山靖王墓

曲陽道中

謁北嶽廟

雪浪石二首

卽事

眞定道中

客有言蘇味道不當昌其後者賦此解之

肥鄉道中

車中口占五首

題徐雲樵石鐘山圖二首

卷六

哭褚宗鄭同年二首

題顧樵水落花詩意畫卷二首

題徐友竹傲吳漁山湖山秋曉卷

嚴豹人移居城東次西莊韻二首

題黃小松看碑圖

錢叔寶謝湖艸堂圖

和榕皋齋中雜詠四首

題馮巽泉太守秋缸補讀圖

題費玉衡窺園圖二首

題陳樹齋提督聽雨圖

題汪大紳慕鼻圖四首

簡齋小疾作詩自輓并徧索同人輓章依

韻戲答四首

題程易疇說劍圖卽用自題元韻

題竹柏樓居圖

題程易疇讓堂友教圖卽和其還山吟韻

四首

同方坳堂觀察訪彭尺木居士

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艸堂圖

題金二雅禊游圖二首

題袁實堂載書圖

題唐立方進士遺像二首

范莪亭自題甕天室集禊帖字索和二首

題擇石宗伯仿沈石田花卉冊

得畢秋颿尙書札卻寄二首

選吳竹嶼舍人遺詩畢感舊有作

白桃花和張止原韻

題吳竹堂墨蘭

王西林秀才丁堰覆舟戲爲絕句三首

題潘榕皋水雲圖榕皋嘗夢見董思翁舟

中作書并舉彌陀經語二林夢樓題詩

因有援以入佛之意作此解之二首

送汪稼門方伯之任甘肅二首

邵松阿舍人七十二首

盧召弓前輩寄重游泮宮詩索和三首

和潘榕皋移居

題熊謙山曠然有我圖二首

聞述庵司寇致政南還之信

秋晚訪述庵司寇三柳漁莊因同訪圓津

禪院慧照上人卽放舟游佘山適雲開

汪西邨張坤厚金冶昆仲亦至偕入王

氏園登皆山閣久之復至天馬山登周

氏山舟堂還抵萬壽道院道人雪颿留

飲歸途得詩四首

題獨立圖

題吳玉松除夕游山圖

趙文毅兕觥詩爲者庭明府賦二首

題熊謙山紅鵝香稻圖

卷七

題江南名勝畫卷十二首爲熊謙山臬使

作

繖嶺棲霞

玉冠萬松

靈巖石鼓

鄧尉香雪

石湖天鏡

洞庭疊翠

九峯三泖

惠山九隴

金焦雙峙

平山高詠

鉢池丹鼎

雲龍放鶴

題陳東浦方伯詩藁二首

題陸豫齋蘭亭卷

蔣立厓以虎邱和東坡韻詩見示因次和

堉石侍郎輓詩二首

題何夢華滌碑圖

蘇臺柳枝詞四首

袁簡齋八十壽詩四首

鰲滄來州牧施粥圖二首

述庵侍郎招同袁春圃潘榕皋宋汝和蔣

立厓周漪塘費在軒王西林張農聞袁

又愷戈小蓮徐佩雲集塔影園小飲卽

席得句二首

送方坳堂觀察之申浦二首

到家偶成二首

耳聾

春日

題陸生學錦幽篁獨坐圖

丙辰孟冬朔本縣舉鄉飲禮忝預賓席口

占呈當事暨同飲諸君四首

同人枉和拙作幾及百首疊韻答之四首

丁巳人日七生辰漫成四首

探梅

題吳香巖詩藁

還家

東浦方伯枉過寓齋卽用集中見贈元韻

洞庭雜詠二十首

冬日山行

靈祐觀

石公山二首

卷八

范文正公祠

西泚光祿輓詩四首

用東坡涵星硯詩韻題潘榕皋易硯圖

題吳蘭雪新田十憶圖十首

題熊謙山臬使江春曉鏡圖

王拙庵太守大字千字文真迹其家人珍

祕之後忽失去元孫柏厓縣尉百方購

得之屬賦詩紀其事

題袁介隱遺像四首

題沈石田碧山吟社圖爲秦小峴觀察作

題唐陶山明府岱覽圖二首

題唐陶山松陵十二景冊子二首

題黃小松郡丞得碑十二圖三首

謝金圃侍郎輓詩二首

送熊謙山方伯之任滇南

盧抱經學士輓詩

題關山雪騎圖扇

題唐陶山荆南十二景册

和范芝巖編修移居元韻

題法時颿大司成詩龕圖二首

題法時颿梧門圖二首

題織雲樓詩集三首

題宋汝和觀察竹梧清嘯圖四首

文綱庵荷笠圖

題王秋睦明府龍門攬古圖卷

汪杏江編修五十

湯雪樵五十

費筠浦中丞移節閩中詩以送之二首

和袁又愷移居四首

虎邱剏建白香山祠落成用白公武邱寺

路韻四首

短簿祠

真孃墓

中秋前四日袁綬階招飲漁隱小圃卽席

分韻得蕭字

題法梧門梅石小照

鮑臥雲招同邵晴巖馮補亭陳秋嘯游虎

邱白公祠和臥雲韻二首

卷九

題宋牧仲法螺秋色卷二首

題秦繹山碑拓本四首

袁簡齋前輩輓詩三首

和謝錯山明府當湖書院紀事詩元韻

東浦方伯奉命監臨武闡詩以志賀

自適二首

獻之以霸陵圖求詩得二絕句

尺

題螭磯靈澤夫人像四首

題筠浦中丞甘雨應祈圖卷

河豚歌

冰鐙

十月八日汎舟山塘登千人石次兒東塾

從行口占絕句二首

東浦方伯寄示立春日見懷詩依韻答之

二首

題雲松太守虎山看月圖二首

題顧秀才抱沖小讀書堆圖二首

題晦之弟水流雲在圖二首

三月十一日袁又愷招同王述庵潘榕皋

段懋堂蔣立匡諸君集漁隱小圃賞牡

丹分韻得惠字

十六日戈小蓮招集范邨別墅賞牡丹分

韻得酒字

錢生宗穎攜陳孝廉詩庭所畫秋窗聽雨

圖屬題二首

戊午除夕立春二首

庚申元日

生朝偶作

吳江夜泊

題三高祠三首

歸安道中

雨後攜東塾游吳山入紫陽洞

西湖

菜花

喜晤山舟前輩卽以留別

武林歸舟二首

題開元寺古佛

可廬舉孝廉方正志喜

世味

苦雨

王夢樓贈東塾詩兼及京華舊事不勝今

昔之感依韻答之

題王叔華笠屐圖二首

卷十

辛酉新年作二首

讀史記二首

爲秦照若題其曾大父雲津先生遺像二

首

上元夜二首

絳老

滄浪亭柳寄都門舊同學

晤邢長興佺山卽留宿官齋

題邢佺山松林讀書圖二首

謝太傅墓在長興之三鴉岡見于太平寰

宇記或疑墓當在建康佺山明府引南

史陳始興王叔陵傳證徙葬本末作辨

一篇旣確不可易矣阮芸臺秦小峴諸

君皆有詩予亦繼作

下簪寺陳武帝故宅二首

顧渚山行五首

輓周少霞廣文

和唐陶山明府修復唐伯虎墓

贈胡石梁

題宋汝和畫花

曉聞禽聲

前蜀王鐸書妙法蓮華經殘本

次榕泉塾室韻二首

題同人姪策蹇訪碑圖

洽隱園三友圖爲韓旭亭作二首

壬戌元日二首

題唐陶山海上乘槎圖卽送之海州任五

首

題緜津山人詩藁二首

題尤西堂夢游三山圖圖爲海寧俞體仁

畫作莊生曼倩淵明太白東坡五像最

後一人則西堂也王阮亭朱竹垞韓慕

廬諸公皆有題詠予亦作六君詠繼之

六首

四月廿有六日重游泮宮賦贈新先輩因

追懷西莊光祿

吳竹橋禮部湖田書屋圖四首

題汪竹香孝廉詩藁四首

蔣湘颿寫經圖二首

癸亥新春二首

題可廬對牀風雨圖

汪蛟門少壯三好圖爲秦敦夫太史題

白公祠喜晤述庵司寇二首

題朱竹垞明詩綜艸藁四首

題凌仲子教授校禮圖

述庵侍郎八十仍疊虎邱唱和韻八首

題小谷口讀書圖爲陳蓮谷作

稼門中丞以近藁見示卻寄

和稼門中丞見贈之作

題陸桐庵霜林秋月圖

梁山舟前輩八十

甲子元旦二首

題黃蕘圃除夕祭書圖

吳槎客七十

聞瞿涉齋廣文之訃愴然有作

潛研堂詩續集 目錄

偶題

次孫師康十一歲好誦余詩喜而有作

潛研堂詩續集卷一

送沈莘田之官四川二首

天都雲海話前游。忽理征衫夢益州。九折已輕秦棧險。六奇試借贊皇籌。都亭出祖春方蚤。舊雨相逢別更愁。手板支頤無俗狀。休文八詠最風流。

廿載苔岑臭味諳。西窗且共一宵譚。蘇隄煙水它時夢。蜀道雲山此去探。官似黃楊根較縮。詩如諫果嚼偏甘。心摹小李將軍畫。粉本天然在劍南。

與曹慕堂光祿入城南僧舍小坐

何處消長夏。空亭遠眺宜。山光來不速。月影出如期。白鳥飛成隊。青蟲網作絲。吾儕機事息。話久竟忘疲。

送熊學橋前輩請假歸江西

聲望清華第一流。遂初真好御風游。卅年世味基更局。十幅征颿箭脫鞴。人似秋雲空眼底。天將山色到船頭。莫言壓載無多物。萬卷書歸宋敏求。

七夕公餞紀心齋太僕分韻得如字

細葛單衣暑未除。盈盈七夕上弦初。人因遠別情多感。我說歸田計未疏。書畫偶攜爲長物。雲山最好可

幽居探梅異日容相訪。不是茅浮卽娜如。

心齋太僕將卜居吳中與錢孺石詹事程魚門文選翁覃谿學士陸耳山西曹羅兩峯山人分賦
吳中故事送之予得石湖

范公四十六卜居在石湖五十九乞祠始歸田園居請息殊不惡。石湖二齋名開荒分手鉏。間價買癡豢。欲與社樸徒。梅菊手自譜。雜花姑舍諸。人稱石湖僊。鬚眉入畫圖。先生豈其侶。宦成亦遂初。丙舍近楞伽。弋釣昔所娛。具區峯八九。偃蹇若可呼。中秋夜泛月。一串牟尼珠。雖乏范邨田。雲露脣略濡。南潯百里外。分野同三吳。擇里矧在茲。雋士龔滕俱。請續吳郡志。脫稿付小胥。

題吳鑑南蘇門聽泉圖

我所思兮在蘇門。太行之東雲氣屯。清泉散落珍珠迸。千潭萬派同一源。列僊飛行控鸞鳳。長嘯偶然寄嘲弄。竹林嵇阮真小兒。魏晉區區一短夢。空山琴筑響不停。響入人耳心自清。桑苧當年曾未到。中冷三疊浪得名。吳君生長山水窟。詩人情性僊人骨。爲話曩游秋雨中。天籟泠泠激清越。非絲非竹宮徵諧。喧中得靜良復佳。題詩不減高叔嗣。講學將師許魯齋。

送王性之赴官淮南

桃花水初暖。送子度蘆溝。春風三千里。直達清淮流。才名重入洛。五試不見收。折腰就簿領。醒齷豈自由。

先師讀水經。丹鉛手校讐。補注極精核。功與桑鄴侔。子今到河干。三策當借籌。家學尋墜緒。吏治宏遠猷。會看囊脫穎。詎有杯膠舟。河鯉書尺半。莫忘寄輕郵。

趙璞庵自永昌寄詩用東坡除夕倡和韻次韻答之

香象善渡河。馬浮但及半。聲聞限小乘。望洋只自歎。三復君寄詩。珍爲掌上玩。一洗淫哇音。而投清涼散。伯仲玉局翁。餘子諒非伴。憶昨別君初。仰首畢中旦。塞北君跨鞍。廡下我輟案。參辰三四載。萬緒如絲亂。聞君南從軍。蚤起常不盥。檄借相如文。帶許叔子緩。三窟兔自藏。欲以一矢貫。此手可辦賊。誰云文士懦。天生百鍊剛。扇用陰陽炭。文通兼武達。斯稱翹材館。歲宴當言旋。竝坐圍爐暖。萬里釋負擔。居息尼粲粲。

壘前韻寄王琴德

少小好讀書。未有袁豹半。中年精銷亡。炳燭吁可歎。狗馬子弟習。珠玉兒女玩。樂極恐生悲。聚多終或散。元牝以爲門。法喜可作伴。自從悟如如。何暇伐旦旦。惟餘文字癖。欲療醫無案。語辨宋魯訛。文證豕亥亂。吟詩鼻長擁。揲易手先盥。鄉人憎怪迂。古調嗤嚙緩。賞音獨吾子。嗜好同一貫。深入賈君勇。助登激子懦。如何久別離。夜雪誰送炭。當年劇譚地。蒲褐闕空館。萍開必終合。井冷行復暖。懷哉曷月歸。願言見此粲。

王樓邨先生十三本梅花書屋圖其曾孫少林進士屬題

南人多種梅。公乃得梅味。天然清瘦格。獨往傲凡卉。心定夢亦真。老屋見髣髴。東西列十三。知足不外乞。

嚼之以療飢。香冷入腸胃。可代索米勞。兼省買山費。醒來竟何有。曰歸詎無謂。風流六十年。懷想但增愧。文孫寶手澤。紙墨餘芳氣。鄉園宛在眼。止渴借自慰。

秋日集城南分賦得集字

無事且出游。有朋宜小集。城南我最近。僧寮款門入。壺榼各自攜。相見不暇揖。久坐無別譚。文字耽結習。碑尋竹葉紋。翁覃谿搢漢中部督郵口尚等題名俗稱爲竹葉碑者詩擬松陵輯。仰視天宇澹。百里無塵浥。山雲濃若洗。岸蘆直而立。向晦雞爭棲。感秋蟲欲蟄。今茲不爲樂。逝節駟莫及。願言崇令名。相於良箴戢。

嚴冬友扁寓舍曰散木庵乞予賦詩

伊余木散人。適來散木庵。庵前木半枯。了不施斧鑿。支離性所受。裁劑無一堪。漆割以汁美。井竭以泉甘。持是表戶冊。理契莊與聃。主人金閨彥。天花見優曇。讀禮暫言歸。林壑非久耽。峨峨五鳳樓。棟梁千石擔。擁鼻恐不免。買山聊戲譚。僦居倘見許。習嬾吾已諳。

覃谿學士視學嶺南還摹東坡英德南山石壁題名及米元章藥洲題字嵌齋壁顏曰蘇米齋招

同賦詩

先生使嶺南。日與藥洲對。九曜石磊磊。題識辨茫昧。所惜老米書。久移方伯廨。手摹神與似。刷字風雨灑。一石置西齋。歸裝載其倅。藥洲在學使署中有九曜石相傳南漢時物宋元人題字幾滿其上惟米元章題藥洲一石獨在布政司公廨覃谿欲移之學使署不果乃手摹兩石一置齋

中西壁一載。悅惚滄江船。虹月夜吐怪。坡公遷惠時。筆染南山黛。邂逅隱君子。一夕羅浮話。東坡墨蹟刻

歸嵌齋壁。後石壁凡七行。文云。蜀人蘇軾子瞻南遷惠州。縱舟巖下。與幼子過同游聖壽寺。遇隱者石。于英德南山。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莫乃去。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書。後有紹興七年九月傅秀跋。妙迹亦銘心。

風流若相配。嵌之齋左右。貞珉永不壞。雪堂墨氣濃。寶晉英光在。未妨四壁空。欲下兩公拜。移居正秋晴。

招客及我輩。尙友有同心。集古亦兼愛。長安人海中。到此洗塵襟。苦對拜石欲師顛。撫掌但稱快。

十月六日覃谿學士招同礪石宮詹裕軒學士兩峯山人城西訪菊兩峯出所買杜瓊畫卷贈裕

軒礪石謂是己所藏頃爲偷兒攫去者乃以此卷歸礪石仍請礪石別作一幅以償裕軒覃谿作

詩記之用東坡集中王晉卿欲奪海石軾欲以韓幹馬易畫詩韻予亦繼作

羅含今畫師。日餐畫中綠。買得一卷佳。償之百錢足。大似艸堂圖。菜香味滿腹。菜香艸堂裕軒城西別業名持贈意交

厭。旁觀頰忽蹙。通神詫顧愷。拊脾得李牧。本爲什襲珍。何辭再三瀆。過眼已雲煙。到手若珠玉。慢藏或自

悔。豪奪僉未伏。仍以畫相易。此不疑何卜。公案即時增。妙手競相逐。爲補有漏綠。非填無底谷。好事翁靈

舒。訪秋招同欲。戲舉仇池例。兼徵下里曲。遺弓吾弗知。所愁和詩速。

裕軒前輩題詩薛荔葉上招飲次韻奉酬

大可敲詩來筆底。肯隨病葉委牆東。從今更乞先生諾。歲一回聽薛荔風。

兩峯將訪魚門爲馬蹄傷右手魚門疊仇池石韻嘲之予亦繼作

靈犀能分水。不損到底綠。大患由有身。譬之蛇畫足。多言累以口。苦飢枵在腹。柳肘倘可忘。山眉亦何盛。羅生人中驄。神駿不受牧。舌耕禾滿篝。心通川注瀆。腕底生雲嵐。掌閒散珠玉。此手天所假。何意嘗偶伏。適爾掉臂前。險且折肱卜。塞翁卽無傷。良馬後勿逐。觸豈訝虛舟。慎宜繫空谷。新詩迭相嘲。穩臥愜所欲。無相則無痛。鳥足擾心曲。亡羊補未遲。害馬去自速。

擲石詹事招同覃谿學士白華侍讀習庵中允魚門吏部夢穀耳山兩刑部集木雞齋觀元延祐甲寅鄉試石鼓賦卷真迹

延祐甲寅設科始。初場經義主朱氏。二場古賦兼詞章。左榜例殊右榜士。豫章行省方翹材。主文禮致艸

廬子。通微待制亦巨手。吳澄楊剛中如驂之靳臭味似。是時石鼓徒成均。戟門東西甲至癸。韓公有志事

果成。試官出題良有以。英才入彀廿二人。今之存者八篇爾。李炳登徐汝士王與玉陳祖義李路羅曾吳舜凱蘇宏度凡八人合一卷皆蘇所書也

詞翰翩翩機杼殊。徐王陳羅吳二李。誰與殿之以己作。永豐蘇生筆蹤美。南宮擢第二人先。可惜鹽車因

驟駟。李路羅曾皆登乙卯進士李臨江錄事行誼敦親老棄官竟不住見歐陽圭齋所撰羅君墓誌惜哉志乘多闕遺。

姓氏茫昧況爵里。西江志選舉表失載李丙奎李路陳祖義三人重出羅曾一人五百春秋彈指過。風流未沫賴有此。當年四路兩宣慰。

十一行省各大比。太極渾淪天馬驥。是科江浙省試太極賦湖廣省試天馬賦傳鈔定貴東南紙。落落晨星世少傳。此卷歸然

完可喜。昔人立言斬不朽。科舉得失何足齒。祇因古物重摩挲。三代鼎彝伴軒几。才薄誰能石鼓吟。賦成

想見風簷駛。吾儕真有翰墨緣。撫卷忻然日移晷。

題劉屏山集

幼讀紫陽書。先河泝原本。韋哉執友三。屬纊戒繾綣。屏山忠義家。恤孤見誠悃。冠而字以詞。內腴外勿烜。曾顏子可師。友道尙饒饒。作論述聖傳。正學啓關樞。平生三字符。元吉復不遠。四十稱病翁。覃谿自息偃。遺文二十卷。精光出球琬。弈棋爭邊角。利小衆口噉。翫議復荆襄。高屋瓴水建。方知開濟心。匪必樂飛遯。招劍詩徒吟。掀髯日未晚。閒境吾熟游。何爲自厓反。出處綽有餘。公真立腳穩。史家傳道學。意恐多岐溷。知弟莫若師。一山豈分讎。區區界鴻溝。盍念先一飯。

祝芷塘編修屬題接葉亭唱和詩卷

此亭得名自前輩。

湯西厓侍郎張南華詹事皆嘗寓此

文酒壇場各分隊。百年傳舍閱人忙。只有詩名久不晦。鹽官才子瀛

洲僊。僦屋多年理荒穢。一庭風月樹數株。不道門前塵堀堞。三秋剝啄得良朋。浮邱洪厓參相對。唱和俄然京洛傳。畫圖偶寄風流在。畢宏秋颯擁傳久西行。計日王郎蓬心。亦郡倅。此亭君又讓它人。俛仰之間會難再。況復留題十數公。去住存沒非一概。彈指茫茫我亦愁。皓月當空幾腴腴。誰能留爪計飛鴻。不若支頤對翠黛。過去見未平等觀。痛飲相從益一溉。

哭趙損之二首

連營侵曉黑雲積。才子英靈地下埋。直欲裹尸輕馬革。竟教鬢婦泣狐貍。玉將抵鵲驚先碎。蘭爲當門便易摧。可惜文章真滿腹。不曾四庫校書來。

別後風流想像閒。有兒萬里省親還。囊中詩藁千篇得。鏡裏顛毛幾處斑。彈指淒涼成浩劫。招魂慘澹隔重關。空餘老友懸河淚。灑到天西木果山。

覃谿購得宋槧施元之注蘇詩屬賦

先生招我蘇米齋。示我蘇詩嘉泰本。漢孺楷法逼率更。波點分明刻瑤琬。惜哉十二卷久闕。存者光芒猶未損。峨眉僊人去莫追。人間爭注東坡詩。堯卿次公夔嶺厚。後來絕出吳興施。會稽通守寶手澤。老學庵主交歎咨。廣徵良工棗木剛。滄桑浩劫今存斯。商邱撫吳善價購。朱砂小印孫子貽。杜陵烏過僅一字。衆賢欲補還遲疑。青門何人強解事。續鳧斷鶴識者嗤。流傳世上誤後學。誰信子都殊犖麋。歸然此本幸無恙。廬山真面乃在茲。嘗鼎一臠良已足。鑿僚七竅何其癡。先生嗜古如昌歆。一日摩挲百不厭。河東三篋或未亡。神物終合延平劍。

羅兩峯畫醉鍾馗圖

說鬼太可憎。噉鬼亦何味。善哉中山翁。逢場聊一醉。詩書爲麴醪。蕩滌俗腸胃。五窮吾素父。虛耗何足計。拍手任挪揄。扶持到此輩。似聞羣鬼語。欲報不殺惠。羅生鬼董狐。墨戲出新意。非僧非學究。面目得髣髴。

生云姑妄言。吾請以臆對。六道趣各殊。善根豈有異。我無分別想。彼亦不爲祟。嗔惱兩都忘。緩急翻可倚。
冷手馨可捉。神椎力勿試。且飲菖蒲尊。日長了無事。
宋人有醉僧及醉學究圖

潛研堂詩續集卷二

奉命典試河南出都作

我馬皇華使。云秋落實繁。心仍依魏闕。夢偶到梁園。灰嶺晴餘澹。盧溝漲後渾。主文頻忝竊。四出郭西門。

琉璃河

到處飛鴻指爪移。往還幾度又今茲。琉璃河水仍如鏡。十六年前髻未絲。

曉行

殘漏五六點。稀星三四勻。岸崩枯似臘。樹秃立如人。估客郎當鐸。征夫輾轉輪。趁涼同起蚤。露氣濕衣巾。

樓桑邨和西厓侍讀韻

小市流傳帝子居。鬱蔥佳氣詎云虛。依袁偶作投林鳥。入蜀居然縱壑魚。錦里築壇非故土。樓桑成蓋憶當初。英雄魂魄知餘恨。未得歸乘左纛車。

趙州道中

一日馳兩驛。恆州又趙州。樹濃知有市。山澹却宜秋。乾鵲鳴占喜。涼蟬語帶愁。自從前夜雨。禾黍望油油。

雨花庵

驀直一條路。清涼三椀茶。勺泉分耨達。初地卽耆闍。我亦津梁倦。兼之癡鈍加。化城真可住。妙法問蓮華。

豫讓橋

有死讐當報。無成志亦雄。誰能知國士。元在衆人中。

磁州

藺相如里野。花秋崔府君祠。落日愁一路。重岡連復斷。水清土沃是磁州。

韓魏公祠

兩朝定策數安陽。晚節黃花獨自香。何事裕陵親政日。翻將國事付穉郎。

過安陽有感韓平原事四首

相傳金人得韓侂胄首葬之安陽祖墓。謚曰忠繆。謂其忠于謀國。繆于謀身也。

十年富貴老平原。一著殘棋一局翻。畢竟未忘青蓋辱。九京不媿魏公孫。
胸無成算擲千鈞。壯志區區那得伸。一樣北征師挫衄。符離未戮主謀人。
匆匆函首議和親。昭雪何心及老秦。朝局是非堪齒冷。千秋公論在金人。
成敗論人亦可嗤。誰持秦鏡照鬚眉。如何一卷姦臣傳。卻漏吞舟史太師。

黃梁祠

椿菌同朝暮。荆凡孰在亡。古今更代謝。幾度熟黃梁。

汴中詠古

香孩營裏氣葱龍。宅汴何如卜洛雄。輿地全收十國舊。寬仁已變五朝風。斧聲終訝喧鐙下。禪話虛傳出袖中。一代韓王稱佐命。誓書金匱負匆匆。

龍行虎步儼居尊。桴鼓親提定太原。酒賜牽機終有毒。餼炊熱餅竟難翻。圖書館閣徒誇富。骨肉參商卻少恩。一弟房陵猶藎葬。燃其那不憶同根。

天書夜半授眞符。西祀東封禮各殊。黃蓋竟因孤注勝。青壇想見萬靈趨。一釘未拔多瘡瘡。五鬼紛來欲嘯呼。終賴朝端有君子。未妨小事偶糊塗。

金芝御榻葉連緜。冊載深仁浹八埏。直士同升能受諫。和戎有利不開邊。文章都改西崑體。將相爭誇慶歷年。若使神孫仍舊貫。汴京九鼎豈能遷。

妙選金枝得定儲。元臣匡輔事何如。空頭署敕機先決。雪涕陳言病亦舒。四載憂勤憑几日。兩宮慈孝撤簾初。一篇濮議堪千古。歐九何曾不讀書。

青苗手實算增緡。條例三司次第新。只喜善神常護法。那知安上有流民。秀才盡變空疏學。宰相何堪執拗人。笑煞佳兒能紹述。霎時斷送汴城春。

山寺歸來好語聞。宮中堯舜輔新君。活民已任溫公相。艸制爭傳內翰文。豈意蛟龍纔得水。便教狐兔倏

成羣。原陵社飯匆匆過。黑白青蠅了不分。
親書黨籍姓名留。符祐忠良一網收。遂使舒王躋配享。何妨隱相廁清流。東南花石民膏竭。西北戈鋌戰
骨愁。轉眼青城纔夢覺。燕山亭外望皇州。
積薪厝火久相仍。頃刻中原便土崩。幾見三衙衝矢石。空勞四出括金縢。北轅此去嗟何及。南燼遺聞事
莫憑。獨有幽蘭孟居士。白頭話舊恨填膺。
中都纔幸又南京。冷笑狂王貫已盈。隋煬窮兵知不返。苻堅獨斷竟何成。空勞采石投鞭渡。那許吳山掉
臂行。多少牆茨中葦刺。史家真屢總難明。
金甌半壁漸摧殘。且倚黃河作塹看。北望幾時銷戰壘。南侵多事啓兵端。豈能方面皆胥鼎。可有忠言繼
素蘭。賴是和林勤遠略。幕巢偷得十年安。
親征決戰本兒嬉。寂寞空城那可支。將相備員霜後薜。河山滿眼局終碁。歸潛空贖劉祁志。都省新刊崔
立碑。紅粉青娥驅北去。仇離略似靖康時。

渡河

南來清口北滎陽。又自陳橋泝汴梁。終古河流仍浩浩。此生歲月感堂堂。使星天上重輝暎。新婦車中自
閉藏。敢詡涉川忠信在。國恩思報只文章。

到開封作

灌輸南北據通津。民物依然舊俗淳。月落長河浮浩蕩。雲開二室見嶙峋。梁園風雅應猶昔。伊洛淵源想未湮。測景天中分刊正。要將圭臬示文人。

訪良嶽故址復成詠古十絕句

黑白分明詎可欺。熙豐流毒靖康時。蚤知紹述元非孝。端禮門前悔立碑。蔡家廿載執朝權。猶是荆舒一脈傳。父領三師兒尙主。等閒斷送宋山川。博古殷周法物收。宣和書畫重千秋。科名也妒寒儒占。特放嘉王作狀頭。新聲樂府手親裁。曲院調笙教主來。太息章惇真具眼。端王當璧果非才。稽首神霄達紫閣。上清司命有曾孫。天尊大有降魔力。不爲君王挽北轅。玉真天遣下蓬瀛。黃籙齋餘未析醒。畢竟安妃有僊骨。不曾流落到青城。國論誰能別正邪。四時仕宦到清華。昨宵聞說黃麻下。宰相新除花木瓜。神運奇峯自太湖。伏犀抱犢態全殊。不知五國城頭去。曾帶華陽片石無。榛蓬蓬曲聽來真。厝火方然又益薪。買得燕山竟何用。卻拋良嶽與它人。海上空勞使節過。夾攻廟算竟如何。燕城歲幣纔輸畢。已報金兵犯兩河。

贈何謙之制府卽留別

維嶽天中貴。洪河地脈長。三川歸統制。百姓待平章。文武通而達。精神壽且康。黃花開九日。晚節獨芬芳。理數探河洛。勳名繼召郇。識因更事練。品以讀書醇。量可涵千頃。功真活萬人。公餘陪笑語。一室盎然春。已聽驪歌唱。重爲三日留。戒途方北上。乘傳又南游。愛我情何摯。從公願未酬。異時嶺海夢。猶戀汴城秋。

歸德道中

九月潦盡淺水枯。斜陽欲下烏羣呼。葦花平鋪白蠶繭。柿實疊綴紅珊瑚。里媪提棉攜籠出。鄰翁拾柴換酒沽。分明秋田行看子。安得好手爲我圖。

會亭道中

雜樹秋猶密。茅齋小不斜。兒童分柿子。郵市賣棉花。已覺塵沙少。兼無僕馬譁。郵亭留一餉。風景似吾家。

宿州城外

符離城邊大道直。名隸江南實淮北。今秋河水溢茅城。水及半扉屋鼓仄。禾黍盈疇不一收。曳杖郵厖面猶墨。榻來潦盡水轉清。往往空潭涵碧色。鳧鷖拍拍城東西。漁子承梁網九戩。行人不識居者艱。翻愛煙波渺無極。

臨淮

我行渡淮抵濠上。一綫官道夾碧波。雨後泥融猶未燥。馬蹄留印千蜂窠。鍾離自古稱壯縣。雉堞三板存無多。空桑曰中夜出水。城市半窟蛟與鼉。行人指點遺址在。廿年浩劫須臾過。臨淮之腳長尺半。過客食指動則那。兼聞今年夏苦旱。一半枯槁田中禾。貧民容易去鄉里。乞食四出爭唱歌。女郎赤腳頭裹布。呱呱弱子背上馱。細腰打鼓音嘈雜。攬身上索行婆婆。小兒穿梯矯如鶻。中婦弄髻輕于梭。窮人雖能出百巧。風俗皆窳云如何。傳聞此風防明季。徭役繁重民薦嗟。由來掾弊當以漸。先富後教理不訛。男耕女織各有業。導之禮法毋煩苛。芻蕘罪言或可采。長吏勿漫誇催科。

包孝肅祠

孝肅祠無恙。鬚眉凜若秋。河清猶可俟。鋼直肯爲鈎。公豈儕擒虎。用韓擒虎事。公有閻羅包老之謠。俚俗傳會實之。人休詫奪牛。兒童知姓字。肥水共長流。

道旁

逃荒人戶官道旁。十五五紛成行。肩馱背負去故鄉。兒與釜甑同一筐。日食溢米纔充腸。晝無廬舍夜不牀。幕天席地無周防。人離鄉賤計非臧。吳諺云。人離鄉賤。物離鄉貴。飢驅奚暇慮久長。但願盎有斗粟藏。生生世世無逃荒。

舒城山行

岡嶺四圍合。我行將安之。自崖勿遽返。曲折境益奇。讀書能得閒。進步乃無涯。不知身已高。但訝城市卑。徐行毋使困。踐實斯不危。涑水有遺誠。三復真吾師。

宿武峽關驛舍壁閒見香樹先生山行詩追次其韻

好山如良朋。不速亦既覲。洪厓與浮邱。拱揖列左右。初從南樊入。平遠一波皺。漸進乃益佳。繚曲往而復。一峯閒一峰。青翠若相鬪。水邊俛啄鶴。雲外孤飛鷺。石骨藏不露。自矜肥勝瘦。密樹覆肩胛。清泉任膚腠。邨居儼桃源。水竹繞前後。中通南北郵。旁置雙隻堦。舍館得我所。此樂敢多又。前途聞更奇。靈祕不予囿。諷詠文端詩。名與斯山壽。繼聲病未能。孤負東南秀。

曉過北山嶺至桐城

決漭曉雲橫。雲深不礙行。四圍皆疊嶂。五雉見孤城。老柳行行禿。疏篁个个清。龍眠如有約。十里送兼迎。入潛山境行亂山。中山甚高而平坦。易上不露嶄絕之迹。賦詩美之。

寄題山谷寺

遙望白雲封。盤旋路幾重。崇高君子德。坦易達人胸。淺水千頭鴨。連岡五鬣松。畚田如可買。此地作山農。夢游山谷已多年。咫尺真源又邈然。詩慕涪翁全未似。衣傳三祖想無緣。眠牛石上蹄痕印。洗墨池頭紺

影圓。輸與嘉禾老學士。扶筇到處有新篇。

謂擇石閣學

潛山城外

邑小城初築。民淳吏得閒。人家篁竹裏。客路柳松閒。紅入秋深樹。青排曉後山。靈僊知不遠。怙悵未躋攀。

太湖縣

碧澗城南壯。青巒縣北高。編籬多竹篠。蓋屋有松毛。水牯翻犁健。山禽上屋號。肩輿聊縱目。未厭客途勞。

過楓香驛

乍過楓香驛。遙瞻五祖壇。澗流清溢汞。沙路赤蒸丹。江近山容潤。冬來樹意寒。邛邛巫賽社。童穉亦知歡。

黃梅東山禮五祖真身

五葉從來泝一花。一花還自有根牙。講經臺下瞻殊相。破額山頭指故家。人說黃梅真淨土。誰修白業證。齟邪傳衣公案休分別。祇恐塵埃把鏡遮。

題五祖塔

老少元平等。誰非廣化才。栽松衣可付。多事約重來。明鏡時勤拭。人推慧絕倫。誰知春米熟。偏待嶺南人。

行廬山下

香爐縹緲紫煙浮。一朵芙蓉翠欲流。畢竟江南異江北。江州山又勝黃州。

前峰翠淺後峰深。正面晴嵐側面陰。一步一回看又別。此中脈絡了難尋。
九天使者降靈騶。灑嶽青城鼎足三。倘作匡廬老提舉。二十平四考我猶堪。太平宮祀九天採訪使者宋時設提舉官
三笑流傳過虎谿。遠公遺跡未全迷。高賢十八今何在。只有長松翠鬣齊。
澗底泉聲殷若雷。嶺頭雲氣絮成堆。入山它日非生客。曾識匡君半面來。
亭亭五老各霜髯。招我支筇上翠尖。不爲夫君留信宿。煙雲多取恐傷廉。

烏石門

烏石門開類削成。清流一綫瀉淙琤。小松戢戢多于薺。人在王蒙畫裏行。

安義邨行

有樹邨皆秀。依山水便清。沙岡排箬笠。田陌劃棊枰。寒意江南緩。冬前半月晴。元規塵不到。自在客中行。

曉行

曉行亂山中。前望百頃湖。湖中青數朶。有似小姑孤。了知本非水。雲煙幻斯須。初日忽回照。金色魚鱗鋪。
三竿日漸高。雲水兩已無。惟有峭蕩峰。縹緲芙蓉敷。黃山吾未到。斯理可舉隅。忽疑大瀛海。時作桑田枯。
得非和合成。雲霧氣所噓。千劫一旦暮。鯤鵬笑蟪蛄。我言豈謬悠。試問蒙莊徒。

高安

一水貫城流。連邨草樹稠。琅玕千萬箇。不枉喚筠州。

清江城外

背郭邨偏密。穿岡路半斜。殷紅殘柏葉。小白簇茶花。浴鴨非無沼。歸牛各識家。趁虛成聚落。未覺市人譁。

文信國祠

顛沛求仁得。從容取義真。浚儀元具眼。科第得斯人。生祭詞徒壯。知音世果稀。黃冠倘南返。何減首陽薇。

憩萬安邨舍有老叟年八十三矣足跡未嘗入城市爲賦詩

四面崇山翠錯連。中央容爾屋三椽。秧松徧向峰腰插。鞭笞多從石罅穿。瓦盎繩牀留客住。耘瓜鉏菜教兒專。老來久厭風波惡。十八灘頭不上船。

曉霧行萬安城南二首

曉入煙雲窟裏行。漫漫對面不分明。青山想厭紅塵客。不肯隨人出送迎。四望茫茫一概同。時聞雞犬白雲中。江山清福難消受。咫尺翻教眼界窮。

霧

霧重了無山。衣霑若有雨。遙見三板船。搖撼雲中去。

山行

灑灑原泉瀉，重重秀嶂包。崎嶇綠石骨，曲折就山坳。紅醉楓辭葉，青攢竹放梢。停輿屢回顧，安穩是衡茅。

贛州

繞郭清流碧玉函，風颿駐泊尾交銜。灘聲夜落儲潭廟，雲氣晴升馬祖巖。地近炎州無瘴癘，路穿絕磴自嶄崟。南來真訝暄寒別，脫卻羊裘換夾衫。

山中

山中仄出縣出泉，道旁一叢兩叢竹。泊然無語自清甘，與我周旋觀不足。人言竹泉俗可醫，俗子遇之了不知。慙孫不狂誰會得，孟嘉小異空爾爲。

庚嶺謁張曲江祠次壁間德定圃前輩韻

金鑑言終驗，黃虬禍蚤知。宋姚功可繼，伊呂道爲師。此地關山險，猶傳鐵鑿遺。澗毛寧欲薦，風度至今思。

過嶺口占

病鶴乘軒只自慚，九方相馬敢云諳。三千紅樹青山路，直送行人到嶺南。

南雄舟行

水淺沙停一綫灘，十夫推挽力空殫。誰知咫尺凌江路，下水翻同上水難。

忽忽

忽忽悠悠土木形。領髡時見一星星。逃名久怕囊抽穎。學道終憂穀食螟。未得睡心聊就枕。只圖遮眼略繙經。平生賸欠游山債。天許來看五嶺青。

得李南澗書知于廣州相待卻寄

不見李生今五年。南行萬里一欣然。新詩想得江山助。名士仍兼政事傳。憶舊多通烹鯉字。養廉半付刻書錢。藥洲計日同吟嘯。窺鏡慚予異髮宣。

滇陽峽

韶山皆骨立。可望不可攀。尤奇在臨水。清鏡洗髻鬟。揭來滇陽峽。激泓一水彎。輕颿捷于鳥。飛入皺瘦間。石丈各磊落。對立堅不頑。雲中老浮屠。揖我傲我閑。前望路已斷。呀然闔元關。詎敢高聲嘯。恐驚長蛟陸。舟師但袖手。目送青孱顏。貪天汝爲功。不見來者艱。

大廟峽

一峽異一峽。奇詭各逸羣。大廟當其中。遙挹香爐芬。青翠望不了。莫辨山與雲。尋雲卻有路。九曲旋螺紋。權歌纔欵乃。答響隔谷聞。波面卽山腳。漱蓄流沄沄。濕濕牛腹皤。戢戢魚首頰。軒然老鶴立。俛者羣鳥耘。背陰受晚風。就陽延夕曛。何哉一剎那。便有炎涼分。

初到藥洲用石上宋人詩韻

彷彿前生住藥洲。入門幾步卽清流。嶽奇石丈如相待。涉地何嫌風馬牛。
載酒拏舟舊石洲。只今清淺一池流。齋前九曜芒無損。半似蟠蛟半伏牛。
一勺居然小十洲。僊人掌迹印波流。南宮詩句從何索。懊惱榕陰大蔽牛。

題仇十洲桃花源圖用陶靖節韻

生當晉宋交。夢到殷周世。心清自太古。未覺懷葛逝。桃源宜臥游。松徑任蕪廢。肯爲督郵留。欲就漁人憩。
先民聊寓言。畫師煩絕蕪。石洞若可尋。秣田了無稅。只有家雞棲。不逢邑犬吠。人物儼僊流。衣冠異唐製。
異境悅在斯。徑思一葦詣。清淺捕魚谿。可揭兼可厲。墨林昔藏弄。流轉閱百歲。轉運今詞宗。秦果亭都識
畫誇眼慧。偶披咫尺圖。疑到清淨界。一念卽去來。獨往無障蔽。東坡已箇中。南陽自門外。區區欲問津。詎
能參冥契。

王石谷仿惠崇江南春色卷

平生未見惠崇迹。耕煙臨本已難得。吳裝渲染劇清佳。貌出江南好春色。東風催人蚤出耕。水田幾稜碁
分枰。粟留布穀鴉鷓鳴。或飛或集各有情。綠楊毳毳千萬縷。小橋曲折通蔬圃。煙江不數王晉卿。水邨絕
似趙孟頫。山人本家尙湖湄。湖山深處容茅茨。眼前好景寫不盡。直以造物爲吾師。斯圖著色澹更老。名

仿惠崇實過之。畫舫齋中好風日。神品銘心此第一。從公乞借十日看。臥游宛在煙波間。

頂湖山慶雲寺

未入羚羊峽。先攀鶴鶴巢。清流出雲外。古寺挂林梢。石瘦森奇鬼。泉飛散薄綃。偷閒成獨往。私署次山聲。

齋中無事興到輒書數字

人皆可忠義。不皆可儒林。慷慨一時事。著述千秋心。天不生竹帛。善惡同埋沈。夷齊與龍比。安能傳到今。裸葬楊王孫。單產折伯式。一事小異人。名已動鄉國。史家爲立傳。毋乃太無識。丈夫稍有志。動希身後名。亦復有僥倖。此理誰能明。不如讀吾書。不如養吾生。日與造物游。且尋古人盟。彭殤孰爲夭。由躡兩無爭。吾自有千古。何必待管城。

臧紇信要君。不妨取其智。大哉造化心。溫肅兩相濟。奈何後代儒。吹毛好論議。妄引春秋法。務責賢者備。善人不可爲。大姦翻得志。入莛枉見招。放手更無忌。不如桑門教。苦海回頭易。歐儒俾入禪。夫豈古聖意。木革自有花。天豔若美女。蜉蝣自有翼。衣裳亦楚楚。么麼爾何知。風流太自詡。造物偶吹噓。豈其長祐汝。可憐轉瞬間。消滅入糞土。世豈無大年。誰信蒙莊語。

大學戒聚財。孟氏闢言利。詎有桑孔徒。可贊唐虞治。介甫好大言。藉以售詐僞。卵翼諸少年。傾險敗國事。公然配尼山。俛視游夏輩。非據那可常。增我千載喟。

朱游一介士。狂氣壓九州。和藥進蕭傅。肯作繯繼囚。安昌齷齪輩。何足污蒯緱。曷不請尙方。徑斷五侯頭。大易言天地。其道最恆久。覆載靡不周。高明而博厚。隸首善布算。莫測天地壽。異哉安樂翁。弔詭惑黔首。十二萬爲期。混沌歸无有。消耗終戌亥。開闢啓子丑。唐虞當午運。民物故繁阜。更歷三萬年。人縮如雞狗。我欲問安樂。此語誰所受。太空了無言。紀述自誰某。誰從混沌前。親見混沌後。瞿曇譚劫數。謬悠本無取。奈何拾餘唾。欲與羲文耦。

管子天下才。四維重廉恥。廉恥苟不張。緩急那可恃。夸醜體本柔。圓轉俗所喜。五斗甘折腰。百鍊化繞指。朱門蒼頭兒。把臂稱知己。豈徒敍主賓。逝將寄妻子。東郭乞膳餘。旁觀笑冷齒。丈夫自有真。誰爲中流砥。

潛研堂詩續集卷二

門神

凜凜萬夫雄。旁求審象同。蕭曹刀筆進。襄鄂畫圖工。粗識宮牆富。兼收鎖鑰功。阿家翁可作。側箇切鎮日但癡豐。已作宣明面。全無叔寶肝。東關元有耦。左戶亦高官。要路矜通籍。終年免素餐。傍人籬下穩。未覺仕途難。

紙上功名易。街頭鼓吹新。休官愁及臘。到任便行春。保障才非細。樞機地自親。翻嗤門外漢。神武挂冠人。落度衣冠古。嶢嶢面目留。四門唐博士。萬戶漢通侯。剝啄徒相苦。推敲不自由。蕭生徒伉直。碌碌抱關流。

題施荃漁三臺子役圖

冷井蒼涼銅爵墜。漳河依舊流澎湃。西陵疑冢杏難尋。猶指荒臺話吉利。魏武帝小名吉利建安人物聚鄴中。應

劉陳阮文爭雄。季龍區區蛙入井。海鷗日玩惟激公。河邊殺罷亦健者。金鳳崇光卅丈跨。當時漫戀石室居。只今空剩興和瓦。往事茫茫覆局棋。騷人經過輒留詩。涉獵史傳聊復爾。要以吐出胸功奇。武安僂令本詩伯。作吏漳濱耐繁劇。短後能騎冀北駒。長篇欲刻韓陵石。太行西來紫翠橫。馬頭雲霧相送迎。邢洺相衛方罫列。過眼陳迹增詩情。我亦安陽數來往。閉置車中徒悵惘。羨君豪氣雄萬夫。快馬西風乍脫鞅。

偶披圖畫追昔游。風塵彈指歲月遒。雪中鴻爪宛在眼。青山如浪入漳州。

王荆公句

次韻鶴谿見寄

別多作惡輒經旬。羨爾吟詩筆有神。徑鑿蠶叢全避熟。樣裁魚鱗要生新。鈔書那惜霜豪禿。臨畫聊成雨點皴。見說歸期真不遠。南邨只待素心人。

莫釐峯

浮空遙見翠芙蓉。磴道盤旋上幾重。橋社菱田長有歲。春雲秋月若爲容。僧寮處處藏深鷗。邨市家家占一峯。直到莫釐最高頂。洪濤萬頃盪吾胸。

林屋洞

左神洞府守真官。路隔僊凡鑿空難。地肺傳聞通水底。天梯或可陟雲端。書藏玉字千年闕。乳滴珍珠六月寒。懊惱泥深行不得。靈蹤留待後游看。

縹緲峯

天風浩浩卷秋濤。四顧方知地最高。目送三州分鼎足。手捫列嶂似兒曹。舟船來往輕浮芥。竹樹周圍細擻毛。山上日晴山下雨。山靈許我此游遨。

包山寺

一寺中藏縹緲間。門臨澗水響潺湲。客來問法元非俗。人到看山暫作閒。松影入雲彌自瘦。竹陰障月不教刪。會昌石刻依然在。百徧摩挲未忍還。

龍渚

洞庭龍渚夙曾聞。斗入湖心一朵雲。怪石嶙峋排作隊。驚濤衝激皺多紋。天陰或有龍躡護。地迴應容鶴羣。西望甌壇山幾疊。風煙離合杳難分。

石公

林屋諸峯秀。尤奇是石公。濤聲來枕上。山腳插波中。突兀皆人立。雕鑿或鬼工。臨流羨翁媪。相對與賓同。

橫塘

碧水澹如油。橫塘八月秋。網魚收細碎。浴鴨任沈浮。紅蓼花垂粟。青菱角中鈎。具區三萬頃。泛宅亦風流。

游慧聚寺用張祐韻

山勢孤偏聳。湖光遠可吞。塔頽全禿頂。樹伐不留根。誰道千年刹。今如半郭邨。西峯仍秀絕。一綫啓天門。 筱飲造一船于湖上。顏曰自度航製極精雅。卽用其韻。

批風抹月自由身。穩住湖心一隻輪。書畫久知倪瓚富。食鮭誰道庾郎貧。獻嘲且任無名子。行樂終歸我輩人。載酒拍浮日來往。頭銜同署葛天民。

手著書成已等身。卻收蹤迹付輕輪。壺中日月真容醉。畫裏田園未患貧。白眼不妨看俗客。青山只合著閒人。露荷珠綴天然景。可有新詞繼澤民。

詠史

君不見申屠起蹶張。不讀一字書。檄呼弄臣伏階下。免冠頓首血出俱。博山世儒宗。不譚溫室樹。董公婉孌肯幸臨。迎謁車前久延佇。平津六十擢上第。淮南視之若兒戲。丞相蔡侯人主師。貌如老嫗無鬚眉。五鹿嶽嶽能講易。印纒綬若黨牢石。尙方不斷佞臣頭。買田問舍求肥牛。給事小史本遲頓。後來乃以經術進。監臨自盜租千鍾。當時經明卻少雙。經亦不必明。策亦不須射。愚儒但可居郵閒。大將從來出跨下。吁嗟乎。士風沮喪秦坑餘。稷嗣面諛非丈夫。解冠溺中踞洗罵。莫怪高皇不喜儒。

游三茅觀同王方川邵二雲陸筱飲作

香火三茅舊。樓臺七寶傳。牒存丞相押。額賜紹興年。題字苔全蝕。頽垣鼠欲穿。洪厓相挹袂。真有利僊緣。

梅市

巫山出外市門前。誰識監門有列僊。不是冥鴻辭弋者。龔生那免天天年。

岳忠武墓

唾手燕雲願力堅。長城何忍一朝捐。小邦誓表和親日。大將圓扉絕命年。雪窖生還虛壯志。金陀論定剩

遺編。君王自戀餘杭樂。不獨文臣解愛錢。

宗陽宮

即宋德壽故址

宿世漫傳錢具美。今生已勝李從嘉。金爐一觸知天意。此座當歸藝祖家。恬憺希夷性自然。高居德壽儼神僊。中年便釋蒼生擔。安富尊榮又卅年。

越王臺

廿載陰謀國士參。臥薪采蕺想難堪。背城尚有五千楮。奉匱可憐一介男。鹿走異時真算失。狐埋當日太言甘。南陽七術都堪試。何事藏弓理未諳。

齋西老梅一株盛開

雪後梅初放。牆陰枝自橫。色香全在澹。人境兩俱清。獨樂宋司馬。長年商老彭。和羹非我事。瘦骨自天成。

析薪謠

伐木析作薪。盡日聲所所。可惜棟梁材。斧斤不赦汝。炊薪利在燥。析薪利在濕。薪濕火不然。薪燥刃難入。析薪刃不傷。要在尋其理。庖丁解牛方。聞之蒙莊子。析薪日有程。多寡量汝力。貪多力不任。欲速竟何得。

假榻郡齋偶成四首東石公太守

僊居真箇似蓬萊。碧磴層層眼界開。南鎮數峯排闥至。東谿幾派入城來。青松都學王蒙畫。奇石疑經懶瓚堆。恰稱風流賢太守。詩題側理紙千枚。

越州城內入芙蓉。獨占玲瓏第一峯。紺塔當前尖似筆。青山回抱矯如龍。茂林修竹應猶昔。玉室金堂或

可逢。許邁遺王右軍書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僊人芝艸階下石泉清更白。酌來試點建茶濃。

高閣崢嶸邈莫追。嘉名猶記自微之。風雲指顧仍千里。秦少游蓬萊閣詩金翠橫斜想昔時。張伯玉詩人在月中金翠

橫。訪古久迷希銑碣。康希銑碑。顧魯公撰。并書。舊在府治廳壁。今不存。述懷祇剩篤齋詩。松風閣故址有明太守湯公紹翠微不

憚經行徧。或有鴻都漢刻遺。洪文惠公守越日。以所藏漢石經殘字。翻刻蓬萊閣上。

雲霞四面翠屏張。雪後春風入座涼。瑞室擬營何子季。丹經欲受賀知章。平生濟勝非無具。此度尋詩不

厭忙。便合烏篷呼小艇。若邪谿水澗紋光。

顯寧廟俗稱上城隍廟

龐公有遺廟。來訪臥龍西。剖竹功堪紀。披榛迹未迷。爐存文懿款。殿前銅香爐。明萬歷中鑄。有東閣大學士朱賚名。額認顯寧題。

千載牆隍古。椒漿父老攜。

登望海亭

孤亭直上與雲平。北望蒼茫接大瀛。曉岫參差堆衆皺。春田衍沃散千枰。休譚霸越吞吳迹。大有奇莊逸
許情。孫嗣闌亭會詩望巖
懷逸許臨流想奇莊石簣棲神無恙否。詰朝便請入山行。

鑑湖

賀公善吳語。兩命登近列。一夢游鈞天。翻然謝朝謁。黃冠返故居。遂得不死訣。供奉詩酒僊。司戶書畫絕。
天台與夜郎。流離淚空咽。誰能洞先幾。惟公全晚節。賣藥戲人閒。鴻爪試泥雪。如鑑一曲湖。于今水猶活。

禹廟二十四韻

天改傳賢局。人成幹父名。羽淵終有後。石紐記初生。道與勳華大。躬仍節儉并。二渠能股引。四載半泥行。
手障江河漢。身經岱華衡。蛇龍三舍避。稔稔萬夫耕。土任金銀貢。心忘黼冕榮。重瞳歸大寶。肆覲到陽城。
盡日卑宮坐。終朝諫鼓鳴。鉤鈐頭自戴。參漏耳偏明。石訝元妃剖。觴辭帝女擎。九疇曾載錫。一沐亦頻更。
玉帛諸方會。珠魚厥棗迎。以休羣作頌。不伐本無爭。越嶠攀黃屋。稽山寄葛綳。聖周難返葬。化益未陪塋。
學步巫如見。深耘鳥有情。汪芒魂尙響。鐘鐸響猶清。廟食垂千載。神功在八紘。雖經履癸暴。詎改建寅正。
泣罪當年淚。分陰後學程。風雲長擁護。軫蓋想平成。古壁响樓宇。空庭竹箭萌。偏枯容髮鬚。試聽慕歌聲。

石公以過南鎮詩索和卽次韻

雪後春山氣倍激。逶迤五馬度連陸。職方第一揚州鎮。文命千秋會計陵。梅逗疏花香細細。艸抽新甲碧。

層層使君守土修禋事。不比王猷興偶乘。

雲林寺借秋閣

山水閒何闊。登臨洵有情。踏雲知腳健。冒雨倍神清。梵字蠅頭細。宋成平中西域進貝葉經今藏谷中茶芽雀舌萌。團蒲容

小住。仿佛記前生。

讀棊譜偶成

一藝矜夸甚。紛紛舊譜評。古人嗟不作。豎子偶成名。巫訝壺邱死。醫逢扁鵲生。倘非三日臥。索靖亦平平。

雨後抵麒麟門

六代繁華地。重城指顧閒。雲封靈谷寺。雨失覆舟山。入夏衣猶袷。中年鬢已斑。秦淮清淺水。曾照舊朱顏。

誌公像

杖挑鏡鑷語無倫。誰識風塵有至人。卻怪名心猶未斷。蚤將身後付王筠。

贈澹懷相國四首

山水昇州秀。于公有夙緣。門開天印對。樓迴石城連。桃李栽培久。農桑勸課專。江南與江北。卅載沐恩偏。地控三江遠。天教一佛臨。活人傳祕術。練事本虛心。赤鳥巡初徧。青油暑不侵。今朝齊額手。果沃相公霖。清曠西園地。公餘習靜良。圖書參制作。花木變陰陽。壽世心無量。尊生道有方。區區矜獨樂。應笑午橋莊。

公子承家訓。青雲快著鞭。學從經術進。文久藝林傳。門第兼科第。同年最少年。詩人例工部。新製蚤朝篇。

題嚴子進春江送弟圖
罷聽對牀雨。忽乘喚渡船。從師江外去。執手柳陰邊。大被何辭冷。贏金未是賢。東南見孔雀。莫忘脊令篇。

臺城詠古
傳檄襄陽意氣雄。金甌彈指便成空。騎兵何意爲天子。掘尾偏能縛老公。揖盜開門元自取。講經升座太無功。捨身未了先償劫。回首臺城一夢中。

蔣忠烈廟

十決蛇矛逐賊忙。黃沙埋骨路茫茫。匹夫強死猶能厲。志士成仁自不亡。可笑狂王虛出盪。尙餘野父走祈禳。獬兒枉作江山主。俎豆翻輸一尉長。

卞忠貞廟

誰能廷尉望山頭。塵起元規不自收。獨有一門萃忠孝。堪嗤舉國尙風流。裹創轉戰心如鐵。正色平生氣帶秋。塵尾犢車充九錫。巖巖得似侍中不。

劉越王廟

八公山色自嶙峋。烈士從來在壽春。獨障淮南猶苦戰。可憐江左已稱臣。帳前與疾咨嗟久。詔下追封爵

秩新如此教忠宜共勸。袖中禪詔又何人。

曹武惠祠

荆湖戰艦又凌波。臥榻其如鼯睡何。三世將家仍有後。一城生聚幸無它。只言敕幹江南事。莫話親提左手戈。仕宦幾人誇使相。好官不過得錢多。

衛國忠肅公祠

文豹留皮死爲名。金陵風憲只空城。鳳凰臺下有奇計。朱雀桁頭無援兵。精爽依然李德裕。英靈長傍卞忠貞。青陽亦是河西彥。江北江南一樣情。史稱唐兀者皆西夏人也。元時呼夏人爲唐兀歹。

始興王墓碑歌

始興王。民之爹。荆楚思公淚常墮。始興王。宗之英。孜孜爲善梁閒平。三橋鳳度功初成。大封同氣華鄂榮。惟王最小乃英特。分陝蚤領江陵兵。寇恂河內立根本。王尊東郡親荷畚。嘉禾九穗生邠洲。共羨循良出宗袞。阿六愛錢標紫黃。師行洛口犇僮倥。若使始興作元帥。何至巾幗遺蕭孃。黃城邨前朔風緊。一枝玉樹悲先隕。豐碑屨最尙宛然。不到園林作石筍。貝生筆札徐公文。斑駁依稀月掩雲。金石未收德甫錄。坵墟難認故王墳。咫尺安成碑亦在。摩挲沒字徒心癢。不如審定此千言。付與高齋學士采。予審定可識者。千三百餘字。

普生泉歌爲陶悔軒方伯賦

贈園石井闌有宋人隸書普生泉三字。旁刻淳熙丙午邵永堅建亦隸書。

文登方伯癖好事。示我淳熙井闌字。星移物換六百秋。刻畫分明波磔備。名園地偏行汲少。寒泉不受人閒滓。綆短從它抱甕回。波激怕惹臙脂膩。今年旱曠衆泉枯。獨自涓涓流不匱。澆花煮茗冽且甘。壓倒名泉品廿四。盛仲交記城內外泉二十四各爲贊名曰金陵泉品仲交好奇曾未收。若譜羣芳失蘭蕙。神錐穎脫待處囊。始信閒中裕經濟。古心一旦遇賞音。井養皆歸使君賜。公昔鑿井上艾城。山下出泉流澎湃。清白從來大吏心。灌輸要令斯民利。普生之語豈徒然。似爲我公紀善治。休羨南陽鞠水僊。仍留東井甘泉記。方伯在平定爲嘉山書院諸生鑿井以供

寄蔡丹徒蛟門

湖海詩名鮑謝間。鳴琴劇縣識清顏。才高正要盤根試。心遠還同姑射閒。人道循聲追兩漢。天教詞客領三山。幕中況有朱齡石。手答函書力未孱。

慕堂同年六十寄詩壽之即用其自壽韻

人生不如意。十常居八九。予齒奪之角。斯理本莊叟。屈指素心交。得天公獨厚。學古性所耽。登第遇亦偶。官不必金張。卿寺回翔久。家不必朱頓。留賓樽有酒。名不必許郭。坦白信下走。學不必洛閩。檢身無大咎。夫惟寡所營。是以易爲守。廉泉讓水閒。浮邱洪厓後。持梁刺齒肥。鄙哉蔡澤壽。憶登進士科。座主共歐九。推排廿載餘。各成黃面叟。我懶人所憎。君獨與我厚。多生香火緣。相逢或非偶。

一別五春秋。樵斧爛應久。君今周甲子。朋輩想攜酒。路阻聊寄詩。頓首牛馬走。讀書德日休。占易履无咎。青山亭午游。黃庭中夜守。方朔詎非僊。蘇瓌況有後。從此到百齡。五度詩以壽。

送傅雨窗明府還南豐

縹緲僊臆去莫追。丹楓黃菊暮秋時。兒童爭識神明宰。父老扶看德政碑。理縣傳岐元有譜。送行錢起可無詩。盱江一水三千里。颿引清風自練祁。

江寧城外作

艸屈金鉤綠意新。平橋碧水尙粼粼。天公也念民無褐。三九居然似小春。

東陽盧府君廟祀南唐
盧絳

海石填難滿。家山破不收。未褻僊理節。翻快鄙商讐。賣犢身難贖。傳芭祀略酬。雲鬢相配食。或是玉真流。

題隨園雅集圖

萍池竹里輞川同。如此園林屬寓公。偶爾數人成小集。德星指點聚江東。才名蚤歲玉堂傳。穩臥山中又卅年。手撫陶潛琴一隻。算來得趣在無絃。鍾乳金釵膽太豨。十眉往往學春山。如何不仿西園例。添箇紅裙翠竹閒。背郭依山只數椽。紅渠冉冉篠娟娟。洛陽不乏名園記。誰似蘭成一賦傳。

渤海相國挽詩二首

星芒一夕掩中台。望斷沙隄竟不回。萬衆輟舂爲起社。九重雪涕念調梅。身如砥柱功能立。心是菩提福大來。半壁東南兼保障。忍看處處召棠栽。恬侯純謹稔侯忠。養福多于長厚中。將相時來須重望。功名論定要全終。上池莫效靈蘭藥。遠道空回鬢柳風。校士鍾山碑尚在。諸生墮淚想無窮。

牌灣記所見

春風火迫到山家。麥穗離離竹迸芽。樵子斫薪挑入市。擔頭各插碧桃花。

悼陳翠月

姑蘇女子能詩爲武夫妾抑鬱而死

飛花落溷怪春風。靈藥難醫宿命窮。心拔卷施惟有死。淚枯蠟炬那離紅。聰明准折生前福。恩怨分明悟後空。自古才人多侘傺。男兒亦號可憐蟲。

牛首山觀辟支佛塔

牛首古天闕。初日射金榜。卅年未身到。南望徒心賞。久要詎可忘。亟宜蠟屐兩。春風若招人。艸綠已如縵。言訪古招提。果得大方廣。梵唄寂無聲。時有鈴語響。丹梯陟峻嶒。紺宇倚虛敞。長江樹杪流。羣峯煙際朗。由來佛窟宅。自然去塵塊。目窮飛鳥外。身到輕霞上。山靈方待幸。灑掃出官帑。樹色與谿光。都含太平象。

時清地益佳。心閒氣逾爽。于焉共登臨。且以寄澹蕩。卻尋辟支迦。洞口不盈丈。夾苧像宛然。只欠碧紗幌。所嗟保大碑。妙迹埋叢莽。覺性自妙明。無來亦無往。休生執著心。聊作安穩想。庶可見文殊。恭敬一合掌。

游靈谷寺

五里松陰合。三叉石徑微。客情和水澹。詩思趁花飛。是處聞天籟。何心拾地肥。寶公應許我。趺坐暫忘機。

登翠微亭

偶訪清涼寺。重登縹緲亭。檐端容鳥入。樹杪見舟停。煙送遙邨碧。山來隔岸青。都忘城市鬧。鐘韻靜中聽。

隨園鐙詞

怪來千鵲噪連朝。果有詩僊折簡招。院院燒鐙全不夜。小春天氣當元宵。檀板新歌試幾番。觀鐙齊上曲闌干。天公似助詩人興。半夜無風又不寒。珊瑚紅櫬白琉璃。此是人間第一奇。山上重樓樓下水。一枝鐙作兩三枝。星光鐙影幻邪真。彈指俄成百億身。波面撒勻珠萬斛。祇應忙煞弄珠人。掣電犇霆變幻工。漫空百道挂長虹。華嚴樓閣登時見。只在機關一綫中。萬點流星替月行。殷雷山外響笳匳。主人身住光明頂。不羨東華簇火城。絕豔驚才錦繡腸。玲瓏點綴卽文章。尋常鐙火休相比。李杜光芒萬丈長。

十分色相百分杯。眼福人生得幾回。不枉金陵三載住。小倉山館看鏡來。

湯婆子

鄉以溫柔好。時當冷澹親。火攻元下策。水懦頗宜人。恰稱衰翁伴。須防少婦嗔。熱腸誰似汝。襖被頓生春。

題李義山詩

楮葉成來不見收。柳枝挽得且銷憂。紛紛牛李千何事。身是忘機一海鷗。區區門戶校炎涼。紈袴郎君太薄腸。綠水芙蓉任南北。此心初不負彭陽。玉山碧瓦語清腴。留枕窺簾事有無。百寶流蘇隨處挂。不應全是爲令狐。鄧書燕說解難真。各道探驪領下珍。不識玉谿生可作。知音端的屬何人。

舟行

順水颿輕舟。安行當臥游。噓嫌人道我。夢悟蜨爲周。遠嶂招將至。孤雲挽不留。吳歌聽隔舫。月子照儂愁。

多病

肉緩增秦瘳。精枯歎宋聾。百年身過半。多病藥無功。戴笠嫌詩瘦。燒車任學窮。生憎門有客。喚我白鬚翁。

游茅山三首

生無僊骨有僊緣。真到華陽古洞天。木落山疑施澹楮。巖深雲似擘重緜。道人教煮青精飯。童子同尋丹

竈泉半夜松濤聲撼戶。三層閣上自安眠。

神僊得者自茅君。口訣傳留幾派分。那有真人須玉印。

世傳茅君玉印驗其文云九老僊都君印乃宋徽宗刻以賜道士劉混康者其文九疊非漢篆也

別無要道在靈文。誰來入室唯明月。聊可怡情只白雲。上界何難清淨理。三官考事太紛紛。

三峯迤邐翠屏張。福地從來占此鄉。俛視蔣山爲後輩。遠招灑嶽作同行。路無毒獸宜營宅。艸有靈根可製方。傳說元君曾下降。道門洙泗在華陽。

過常州不見馮康齋留寄

康齋時署常州

已作三秋別。難逢一晌緣。官齋仍咫尺。舊雨欠纏綿。直榦茶山樹。清流惠麓泉。偶舒經濟手。便有頌聲傳。淮北行帳喜晤王副都蘭泉因懷吳舍人竹嶼曹中允習庵并追感趙少卿損之張舍人策時用

昌黎鄆城夜會聯句韻

今日樂莫樂。素交聚列幕。結歡連吳語。記里近魯柝。鳴盛。執憲秩逾高。歸田宅久泊。半年別又并。三影坐復作。大昕。顏鬢各已蒼。精力詎遽弱。稍留僕屢更。入座客非惡。鳴盛。夙同白雪歌。晚重黃金諾。幸遇大有亨。均受中孚爵。大昕。憶子昔從戎。彼醜方螫蠱。廟謨運龍韜。軍府開麟閣。鳴盛。谿深見墮鷲。樹枯少依鵠。慷慨贊六奇。荏苒經八朶。大昕。儒衣抱壯膽。短鞵攀叢薄。艸檄筆如飛。馳書墨未涸。鳴盛。平蠻韋碑遜。論蜀馬文怍。溫禺血疊鼓。武負頭繫鑰。大昕。露布修期工。凱歌仲宣若。負弩長吏迎。咋舌小夫卻。鳴盛。頭鵝

大宴排孔雀高冠著。家慶慰北堂。朋樽邀南郭。大昕不圖鄒枚流。乃具孫吳略。行程志朱波。方語紀邛笮。
鳴盛九遷榮不次。三司望有鑠。鄴侯標僊骨。房相解禪縛。大昕嗜書遺蠹蟬。游山仍健獵。名下信無虛。寵
受翻如愕。鳴盛請急卜青烏。營兆翔白鶴。惠均鈴下騶。賀謝門前雀。大昕獨于車笠交。不改苦岑託。襟擬
漢上題。戲效鄱陽虐。鳴盛文心共研覃。經義互躡錯。清言微乎微。麤飯嚼復嚼。大昕肯爲翁翁熱。宛爾鞞
鞞鄂。名譽重錢劉。先後忘王駱。鳴盛子仍入臺省。我自親釣繳。離別乍乖張。意味恍痲瘡。大昕惟有袖中
札。不憚手頻削。今春詔時巡。扈蹕事有恪。鳴盛靈囿物禽魚。帳殿包林壑。省耕課敷菑。望歲占豐稷。大昕
舉趾勉于耜。薶荼利其縛。解澤何汪洋。巽風被寥廓。鳴盛隄邊柳眼吐。波際燕梢掠。熙臺快共登。陽和來
有腳。大昕考禮更陳詩。觀方爲求瘼。從臣盡才俊。之子尤灑落。鳴盛迎鑾欣隨班。握手情猶昨。黃色上天
庭。清姿照鏡箔。大昕遂初忽思穎。撫景溯入洛。同簪曲江花。齊聽圓橋鐸。鳴盛師門誇桃李。藝苑奉丹觴。
蓬山余先登。薇垣子繼躍。大昕湛露恩濃濃。條冰銜嶢嶢。出處漸殊塗。撰述俱盈囊。鳴盛追維識面初。壇
場幾輩拓。流光疾箭激。舊事驚夢噩。大昕吳融劇風流。曹唐方落魄。趙嘏句清新。張祜居索漠。鳴盛當杯
歌必和。拔劍地欲斫。校戶中聖賢。及鋒試干莫。大昕亭愛春風和。池想滄浪鑿。賞奇恆亶亶。攻短每諤諤。
鳴盛拍肩誼纏緜。掉臂氣揮霍。松陵集成編。月泉社踐約。大昕乳虎堪食牛。老熊寧憚貉。妙契入斲輪。精
思期斂鑿。鳴盛萍梗悵分攜。鷹隼遂騰搏。給札賦上林。翻階咏紅藥。大昕榷楠匠石探。騏驥孫陽絡。次第

升雲霄。顯融謝藜藿。鳴盛。升沈閱河沙。聚散換歲籥。紛紛異軌躅。寂寂鮮諧謔。大昕。吳子本豪華。金盡太
落寞。遠覓束脩羊。恨乏點砂藥。鳴盛。中允久聲名。雅奏調鐘鐻。米馨方朔囊。牀空孟光蕝。大昕。秦游苦無
車。薊飲腴少臙。清階漫回翔。遠道愁落樓。鳴盛。何由鉢再敲。安得枰對著。武邱七尺筇。鄧尉一雙屨。大昕。
前塵成泡影。幻化感蛇螻。春露敗芳蘭。秋霜失鷺鷥。鳴盛。趙卿賦西征。辭家甚歡噓。一朝馬革裹。萬里碧
血灼。大昕。張侯學中隱。依人相勸酢。空傷晞薤露。竟虛憶萼醪。鳴盛。歎逝隔山邱。恨別罷合釀。惟子衢歷
亨。于今弩滿彊。大昕。得雋下雙鷗。成臯雄六博。子來余幸逢。余心子能度。鳴盛。巢林選半枝。飲河鑿一勺。
艸元晝懷鉛。述騷時求蘧。大昕。傳注纂紛綸。疏義徧斟酌。辨妄塞童稂。訂訛掃秋籜。鳴盛。考史水分犀。程
功火改柞。要期大義申。務令稗說格。大昕。論心正款洽。彈指怕離索。同門逸良箴。獨學類徒喙。鳴盛。譚深
已移晷。坐久重舉爝。勛哉千古事。存液庶遺粕。大昕。

虎邱寺題壁

易退非關勇。傷廉獨占閒。鄉情猶未免。愛說虎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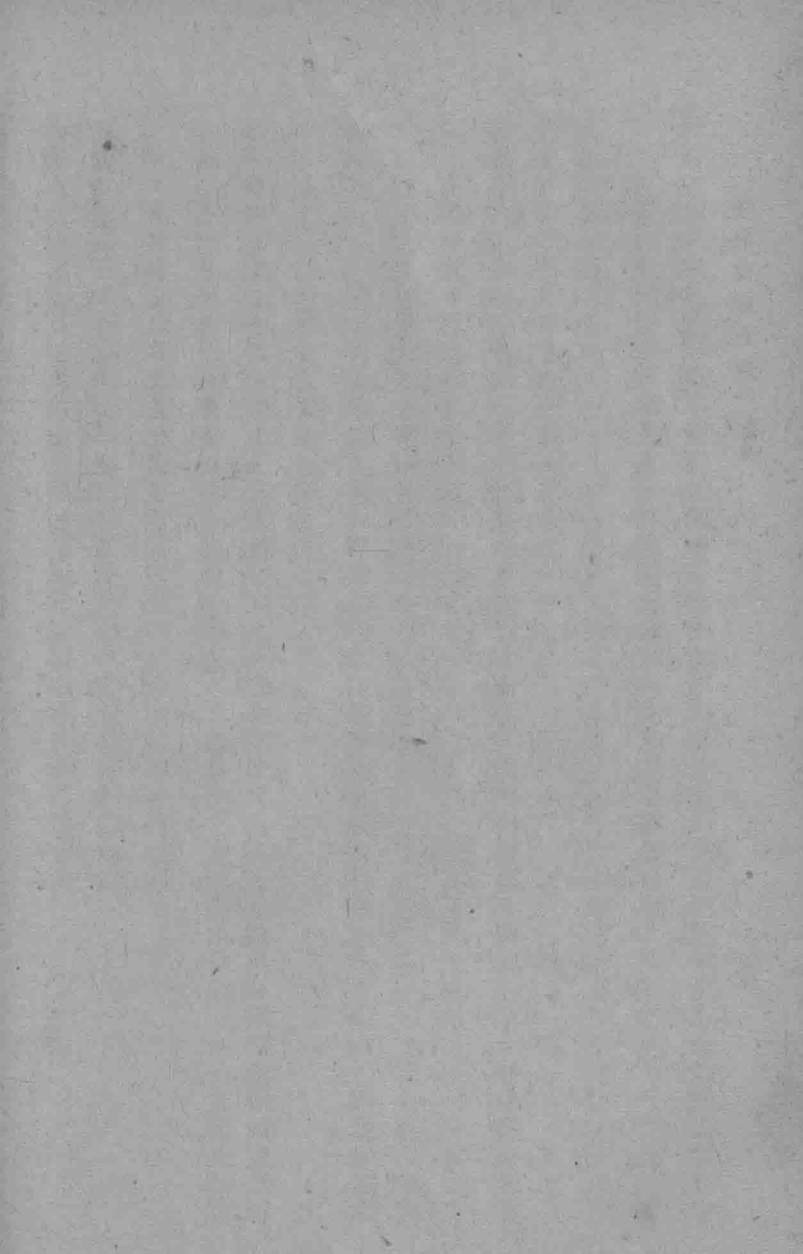
題畢秋颿中丞靈巖讀書圖

三閒書閣占高寒。香水琴臺秀可餐。七十二峯青不斷。放它檻外作衙官。
三萬牙籤縱目勞。天教此地住人豪。碭山莫說峯巒小。不讓終南太華高。

青松窈窕白雲閒。高唱真疑出世間。一洗吳宮花艸俗。嘉名新喚讀書山。
著述名山業自珍。評花品石亦經綸。硯池只有涓涓水。散作人閒霖雨春。
光福卑猶接雅宜。留題到處短筇支。山僧指點紗籠壁。道是中丞得意詩。

送王道士朴山游揚州

我愛隱僊子。山棲無世情。吹笙王子晉。沽酒許宣平。詩好何妨瘦。譚深祇覺清。
揚州騎鶴地。容爾馭風行。



潛研堂詩續集卷四

秋颿中丞招游靈巖山館

四面湖山列翠屏。清虛中有快哉亭。地高合讓名公占。水靜還招冷客聽。細雨秋添谿溜白。遠峯晚借樹煙青。靈巖從此成佳話。日櫂中丞書畫舲。

章淮樹觀察安園落成招飲

勝游不羨入山深。但要身安趣可尋。老樹崢嶸皆古貌。虛堂屈曲似文心。一泓水淨容初月。百尺樓高俯碧岑。招引吾儕無事飲。賽它清闕老雲林。

送袁香亭之官粵東

御屏名列幾多時。粵嶠清風試一麾。美政久書江表傳。詞人例作嶺南詩。天開韶石多奇骨。春到花田有異姿。五馬經行看不盡。略憑驛使報儂知。

烈女篇

美長沙周繼聖母馬氏也。元孫克開官九江。知府述其事屬紀以詩。

我哀五尺刀。出自梁州鐵。不斷凶人頭。卻染烈女血。借問烈女誰。云是長沙周。馬氏之淑媛。德行功容修。

亂離丁明季。盜起西南陬。郡城夜失守。殺人高于邱。或言周家兒。智勇百夫特。僞檄忽及門。逼迫令就職。母聞呼兒前。亟走勿徘徊。汝身列庠序。大義不可乖。賊怒攻其家。質母以招子。纍纍繫長繩。子來則免爾。母顧三新婦。恥與賊俱生。同日罵賊死。以全令子名。當時衣冠流。俛首求苟活。苟活亦何爲。遺臭及朽骨。堂堂周家母。獨抱松柏心。千秋血痕在。入地爲球琳。劉項共逐鹿。匪有逆順別。陵母能知興。史家贊明決。何如周母賢。舍生得所安。我亦舊史氏。請補彤管編。

嚴道甫五十壽詩

棲霞千仞翠當空。江左風流屬謝公。退自急流纔算勇。力能造命不居功。朝家掌故巾箱裏。海內名賢縞紵中。只恐蒼生催又起。未容五十便稱翁。何須極貴又長生。安穩江鄉是化城。詩卷新排成巨富。煙霞偶戀亦多情。屏風任繪香山像。走卒能知涑水名。道德指歸胸自了。僊家世系出君平。

送秋颿中丞再撫秦中

紫泥銜詔入煙岑。雲岫無心又作霖。山水尙留名士住。封疆仍要重臣臨。河聲嶽色應無恙。細柳長楊試再尋。喜動三秦諸父老。郊迎遙識八騶音。

金陵寓齋偶然作

鬱鬱長千里。蕭蕭石子岡。六朝多貴人。地下埋黃腸。風流晉王謝。威武明徐常。骨肉久已腐。姓名或未亡。何來邨學究。褻貶信口張。大義引春秋。深文用申商。九原若有知。胡盧笑千場。讚誦非我榮。詬詈不我妨。惡口而兩舌。罪難逃空王。

劉項昔未爭。同時奉義帝。入關已如約。兵端自漢始。若翁且分羹。何有一旆贅。縱然垓下成。焉肯北面事。縞素誓三軍。偶用董公說。藉劫五諸侯。以遂吞噬計。陋儒無具眼。妄謂明大義。仗順利執言。是以分成敗。請看濠梁興。亦承龍鳳制。南征溺膠舟。便是重腫例。

人言百王融。不如一係宗。王儉預顧命。豈能及茹公。何怪任彥升。低頭謝梅蟲。梁皇起博士。手翹大業崇。卅年斷房室。分桃非意中。朱異縱云異。生犀有何功。菱花不返照。翻嗤漢鄧通。

典午昔南渡。建康當洛都。算緡佐軍國。仰給惟三吳。濟濟衣冠族。寄命江海隅。王馬共天下。江謝亦膏腴。黃口乳尙臭。公然佩銀魚。作意抑南士。謂與京洛殊。仰戴牛斗天。俛飲揚子泉。口猶學吳語。身且衣吳絛。惟有仕宦格。便若雲泥懸。一朝淮水絕。高門皆灰煙。

王謝兩安石。前後負盛名。文靖澹蕩人。擁鼻詠洛生。艸村傾國來。應之了不驚。小兒已破賊。相公局未更。制勝有要著。非以僥倖成。介甫不曉事。執拗新法行。盲人騎瞎馬。欲致萬里程。可憐天津橋。忽來杜宇鳴。退歸領外祠。鍾山啜魚羹。一墩亦何有。乃與古人爭。

北水如英雄。三伏氣乃吐。常時出人勝。衣帶策馬渡。南水如君子。風雨不改度。窮冬水盡涸。滔滔尙如故。紫髯孫仲謀。倚此當子桓。風借阿童利。青蓋遂北轅。六代與南唐。傀儡各登場。江神但大笑。誰爲分短長。

吳杉亭同年輓詩

三乘八綫算虛空。九弄雙聲玉鑰通。傲骨怕交當路士。閒官不礙讀書功。門生淚灑陰堂奧。故友心驚宿艸叢。召試六人吾最少。眼昏頭白亦成翁。

贈何南原

風流東海說三何。今代南原較更多。文本性成兼有學。句從苦得卻能和。但求元晏先生序。不落空同七子科。指點梅岡居負郭。秋深要訪碩人阿。

自歎

誰能中夜守黃庭。檢點流光黯淚零。蒲柳已非春日翠。檳花猶有午餘馨。眼昏久怪鐙常暗。耳聾翻疑雨不停。未敢堂前譚老景。卻難遮掩鬢星星。

自京口至江寧道中口占

不作江心汗漫游。經邱尋壑勝登舟。石尤縱欲將人阻。且放籃輿出一頭。中治汲水記前緣。失喜芙蓉落眼前。浮玉山靈應見誚。過門不入又多年。

下蜀東陽半日程。霏藍翁黛認分明。青山未必皆奇秀。相見多時覺有情。

鍾山一脈曲蟠龍。側嶺橫坡過幾重。怪底蒼髯曾入夢。不曾眼見一科松。地名有五科松

曲榭高臺半作灰。有人訪古拭莓苔。誰知一箇麒麟在。曾見南唐東晉來。

喜雨

天欲醫人渴。農皆得意顛。哇如碁罽布。秧學繡針穿。翠嶺頭新沐。清渠股引連。無多溝澮水。也潤幾區田。

南浦觀察署中畜鶴飛去數月頃又歸來公子慶貞有詩次韻

振翮歸乘昨夜風。何須招鶴待坡翁。長身暫立青雲外。瘦影重看皓月中。一去詎能忘故侶。再來真不羨冥鴻。主人情重方圖報。未肯飛揚到遠空。

樂土無如十畝園。舊巢安穩當乘軒。僊翁自肯低頭住。童子何勞折柳樊。細雨梳翎仍故步。曲池照影記前痕。想嫌天上罡風勁。拳足花閒寄夢魂。

送周卉含游武昌兼訊吳白華學使

桐石相投調最和。故人無那別離何。杜陵且作諸侯客。宋玉宜聽郢上歌。挂席卻勝騎馬快。擬騷定到涉江多。南皮吳質如垂問。爲報錢郎兩鬢皤。

臺城二十四韻

六代此臺城。蕭梁恨未平。金甌終古缺。棟樹昔時榮。蚤歲游王邸。同僚喚騎兵。美須真帝系。方領學書生。火屋靈符應。瑤臺罪貫盈。復讐伍員弟。隱痛伯升兄。撻武功纔定。囚堯局已成。風流兼晉代。禮樂慕周京。不尙蒼鷹摯。何曾走狗烹。才華諸子擅。富壽一身并。月滿虧容易。牆高隙漸萌。暴師人是腊。享廟麵爲牲。四大終難捨。三災那免嬰。癡心求佛助。彈指見天傾。白馬青絲繫。獼猴兀尾爭。蹊開延臥虎。索朽馭犇麀。菜少全無醬。棊疏不下枰。禪機衣帶縛。國計紙鳶輕。艸艸航頭戰。匆匆郭外盟。將軍猶自勞。餓鬼竟相迎。得鹿身旋失。焚巢悔莫更。天非亡項籍。公亦負齊明。苦樂都歸幻。冤親或有情。千秋留懺法。梵夾獨標名。

諸藹堂招同仇一鷗王心原蔣賣夫游湖上

西子湖邊柳。招人出郭行。寺先尋瑪瑙。地僅隔牛鳴。溜水聲相答。屏風削儼成。翻嗤趙承旨。行者怕留名。高嶺射初陽。深阿啓上方。丹爐僊令杳。泉味僕夫嘗。入座衣都卸。巡檐帽不妨。半閒應讓我。山水許平章。晴雨總相宜。茲游兩得之。竹含名士秀。石學老夫癡。濃澹無心畫。煙雲作意姿。天公聊薄相。撩撥幾篇詩。

六一泉

歐公晚思穎。穎上有底好。縱復有西湖。小巫安足道。豈如武林西。煙水清浩淼。孤山峙中央。疑割蓬萊島。惜哉六一翁。屐齒竟未到。賴有老門生。補天出奇巧。嘉名錫清泉。如見歸田老。西鄰林處士。握手恨不蚤。一勺到處有。此翁後難紹。飛僊或往來。稽首薦蘋藻。

寓舍偶然作

風濺濺。雨瀟瀟。泥滑滑。路悠悠。水行風打頭。陸行石礙腳。人言出門苦。不如在家樂。在家未全樂。出門未全苦。婦歎我不聞。兒囑我不睹。夜投逆旅。主人延客。邨酒一瓢。以永今夕。

喜晤李匯川同年

月湖聞有地行僊。小別都門十五年。勇退敢希錢若水。論文重就李青蓮。簪花舊侶晨星少。剪燭深譚夜雨緜。猶怕故人巖電失。郎君爲檢枕中篇。公子玉亭爲子製方治日昏

賀祕監祠

賀公吳語未全狂。乞取澱湖一曲涼。領袖八僊游酒國。招呼十友習真方。黃冠偶作山人服。白水猶縈佚老堂。歸及開元全盛日。肯聽鞀鼓破霓裳。

題范氏天一閣

天一前朝閣。藏書二百年。丹黃經次道。花木陋平泉。聰聽先人訓。遺留後代賢。誰知旋馬地。寶氣應奎躔。

題竹初丈小像

買山何必付空譚。獨樂園中徑闢三。方丈蓬壺總凡俗。風流別有竹初庵。四面紅雲著色攢。石邊微襯翠檀欒。十分生趣誰能領。春在先生彩筆端。

寒梅竹外太清孤。薑韭千畦計亦迂。萬樹桃花作供養。神僊富貴總輸吾。

奉化

地是千家聚。人留一宿緣。學參已易妙。文自剡源傳。最愛風山秀。休譚雪竇禪。生憎老彌勒。坐擁滿囊錢。

山行

四面青螺簇。中分白水渠。松谿遙度犢。竹筏便拏魚。雲薄添波皺。花繁襯石疏。誅茅隨處可。真稱野人居。

海口

海口三家社。山田再熟良。連枷纔打麥。裝擔又挑秧。橫笛僮歌緩。提筐婦饑忙。一年空拮据。不見盎贏糧。

方正學祠

嘆盡常山舌血紅。讀書種子果推公。一門都入全歸錄。五尺差稱靖難功。煮海久知劉渙志。勞軍難得亞夫忠。長陵金碗今零落。尸祝何如老禿翁。

雨止

快雨倏然晴。將山送入城。山田金碧畫。鈎勒最分明。叢竹生石閒。不隨巖勢曲。不願干青雲。聊可醫人俗。

小谿

巖斷沙衝水刮摩。如拳如卵又如梭。只疑石丈癡頑甚。也有胸中磊塊多。
夜雨平添萬壑雷。小谿百折瀉瓊瑰。怪它瑩澈全無垢。一滴原從華頂來。

桐巖嶺下作

依巖傍澗數家邨。位置天然獨樂園。山不知名皆蘊藉。樹當入夏倍豐繁。
雪翻青竊綠蕞都入畫。大癡粉本此閒存。耳邊但覺轟雷響。眼底俄驚積

將至台州

四面雲煙疊髻鬟。台州何地不青山。客衣那有紅塵染。身在松風竹露閒。

東黃見滄太守

籃輿行徧翠嶙峋。握手南衙爲洗塵。地近天台山總妙。郡逢賢守俗還淳。
素人送我一筇華頂去。寄情物外亦經綸。當官不改詩書味。練事終歸質

午日同王條山登巾子山

青山招手向吾曹。乍霽天教半日遨。游興不隨年紀老。詩情要與翠微高。
構牢如此佳辰逢舊雨。捫蘿登陟那辭勞。鶴依古塔軒昂立。竹護禪扉結

東湖

琉璃十頃恰平鋪。此地曾名小鑑湖。身到淤泥心不滓。清風萬古屬樵夫。

台州名宦祠

與政金華彥。著書譜經世。何哉好大言。嗤人不識字。文人善相輕。平地生鑿柄。部民訟長官。白簡亦常事。株連嚴蕊兒。毋乃罪文致。小唐侮自取。大儒難輕議。卻哂陳同甫。饒舌太無謂。只今名宦祠。栗主仍竝置。遺愛猶在人。俎豆兩不媿。東坡謫伊川。永叔彈待制。大節苟未虧。何弗安同異。

自臨海西郭至百步谿

青山無數破空來。蹴踏奔騰萬馬回。屈曲沿谿一百里。引人清夢入天台。百步谿頭竹筏連。清波湍激不容船。真人羽化不知處。依舊山青月在天。一雨前谿起急湍。平沙未覺路行難。青螺洗後真容見。分付詩人著眼看。

贈天台何明府

芒屨居然行腳僧。石梁初試一枝藤。地逢賢主心花放。人到名山眼力增。紺塔精籃都涉歷。金庭石室欲飛騰。探囊不少游山句。何遜前頭敢自矜。

題張氏來復園

前代司空第。明都御史工部侍郎張文郁別業猶存獨樂園。金魚浮水面。碧蘚染雲根。樹迴延山秀。林陰入夏繁。旅人留

一宿聊遠俗塵喧。

赤城

何年吳剛斧。修此芙蓉城。青碧了不著。生面萬古賴。探奇自此始。賈勇雲中行。巖洞呀然豁。鑿削皆天成。虛空本無物。安用百雉營。得非丹砂窟。古僊鍊精英。寶氣凝不散。如火如霞明。山靈特護惜。失險高崢嶸。申命六丁守。勿使愚公爭。青城丈人來。款關或相迎。鄙哉公輸子。雲梯乃敢櫻。

宿國清寺

出城數里便清奇。初地開堂智者師。當面峯知十回向。低頭樹習四威儀。三乘禪教元無二。一宿津梁自不疲。聞說寒山詩偈妙。春來飛錫去何之。主僧寶林有擬寒山詩適它出不值

三賢堂

此身何意別人牛。凡眼區區笑趙州。只向空山認蹄迹。誰知五百應真游。寒山
搥胸多事遇寒山。無喜無嗔付等閑。掃地偶然叉手立。不將姓氏落人閒。拾得
冰壺無影月無胎。騎虎松門了不猜。日對文殊渾未識。五臺行腳笑空回。豐干

一行禪師塔

門外弟子來。安能布算得。我亦涉九章。不隨人耳食。

三百六十度。防自九執術。一公初未寫。衣珠當面失。

高明寺

百折羊腸下碧岑。四圍螺髻護緇林。梵書不蠹千年字。古鉢猶疑大海音。石氣靜如僧入定。泉聲清似客長吟。一鐙止觀須牢守。休負當年演教心。

題高明寺壁贈實雲上人

十二招提智者遺。天台止觀一宗持。啞羊只把精藍占。忘卻開山老祖師。口頭播弄鬪鋒鉞。訶佛居然智慧林。也似儒家南渡後。不譚經義學觀心。貝多經葉滑于繒。佛鉢當年乞食曾。獨有幽谿雲長老。教宗猶守一孤鐙。

幽谿

翠嶺列如屏。幽谿響不停。天風忽吹墮。一卷淨名經。

圓通洞

有漏雲生牖。無噴樹礙衣。祇容曼殊坐。不許僊鼠飛。此石大方廣。中有不二門。破除昏暗鎖。成就智慧根。

金地嶺

隱約青螺八字舒。雲中招手意何如。世人錯認眞身佛。也戀金銀地上居。

宿華頂寺

一昔安居旅夢清。夢中猶是御風行。老僧不設蓮花漏。自有山禽夜打更。
竹瘦藤枯古石斜。白雲留護法王家。深山氣候元來別。五月初開芍藥花。
紙閣繩牀土木骸。本無一物惹塵埃。故知白鳥趨炎客。不到清涼佛地來。
眼食山光耳食泉。青雲爲佩月爲船。人閒此福輕消受。要抵黃金肘後懸。

華頂無蚊

右軍墨池

此水何年黑。傳聞筆陣揮。至今池畔石。猶是墨豬肥。

太白書堂

自是天僊謫。孤高絕四鄰。詩成鬼神泣。入室更何人。

華頂峯

洞府煙嵐鎖幾重。中央結頂翠芙蓉。風高不放松杉古。氣暖欣無雪霰封。八郡排連紛可數。羣山拱伏貌逾恭。此行未負隨身腳。已踏天台第一峯。

登華頂作歌

台山性蘊藉。弗矜峭削名。中藏石棱外。不露元氣渾。厚由天成。窮子骨立袒肩背。何如僊人雲衣霞佩朝。玉京高居愍下界。接引登紫清。後來或居上。天衢道自亨。不然卓立一萬八千丈。身無六翮安得凌空行。淺人不解事。妄謂累土殊平平。請看瓊臺夾雙闕。娟娟玉筍抽新萌。請看銅壺注片練。磊磊澗底排瑤瓊。兒孫偶爾作狡獪。已令觀者咋舌悚息并。而況水源木本尊無對。一蠹詎可量滄瀛。道高望重逸獨立。文章不露世自驚。鵬游萬里蜩學笑。未免饒舌蒙莊生。君不見如來宴坐蓮華頂。無香味亦無色聲。已經成就最上果。底須屈強磊塊更與人閒爭。

茅篷

茅篷一百四十八。多在白雲縹緲中。有時清磬天外響。欲往尋之無路通。清泉白石兩無猜。雲爲封門風爲開。掃地擔柴僧本分。不曾乞食下山來。世上何人似汝閒。終朝默坐掩松關。莫嫌精舍瓜牛小。容得須彌一座山。疾風昨夜過山凹。雨點聲聲不住敲。一箇團蒲身坐穩。任它卷去幾重茅。攜來九節萬年藤。踏到空山最上層。指點團蕉如舊識。前生或是打包僧。

僧舍偶題

連峯八百里。處處有招提。魚板松閒響。蜂臺樹杪棲。前生嚴首座。見在戒園黎。凡聖誰能別。千山一鉢攜。

石梁

突兀虛空兩翠屏。長虹接入青冥。一條銀漢杯中瀉。九奏鈞天檻外聽。珠落玉盤皆照乘。龍歸金洞挾奔霆。應真飛錫重來到。不見曇花舊日亭。

蓋竹洞

洞在石梁之右。臨海縣南三十里。亦有蓋竹山。唐仲友詩。洞天爲我暫晴色。使我蠟屐窮冥搜者。是也。

臨海奇峯簇。藍橋祕洞虛。同時兩蓋竹。若箇是僊居。

宿方廣寺

萬壑噌吰作意鳴。大音終古不虧成。老夫錯道傾盆雨。自起推窗看月明。宴坐虹梁兩足尊。眼前萬壘水瀾翻。何須更答文殊問。此是如來不二門。老去江郎百念灰。誰能擲地賦天台。石梁石澗尋常境。虛費河東八記才。

珠簾泉

終古銅壺漏。源頭日夜添。削平青玉案。倒挂水精簾。藤杖探谿曲。芒屨鬪石尖。此間人迹少。或許老夫潛。

斷橋

斷橋本非橋。積雪亦無雪。銀濤瀉一門。六時流不歇。

萬年寺

我攜萬年藤。去訪萬年寺。夾道皆松檜。滿衣染蒼翠。應真所往來。八峯自環衛。泉響雜風聲。如是西來意。

羅漢嶺

佛有千萬名。羅漢但五百。非少亦非多。雲過本無迹。

寒風闕

獨上寒風闕。身輕氣亦清。自非列禦寇。誰到化人城。

桐柏宮

桐柏僊人地。琳房儼玉京。璫臺如可接。月屋此經行。導引張無夢。棲真杜廣成。乘雲倘來下。我欲問長生。

夷齊廟

星作珠旒霞作縹。黃冠自古傲朝衫。誰知采蕨西山老。卻換天曹僕射銜。

古貌稜稜白石身。清風百世不緇磷。山中蕨粉明于雪。攜到空祠禮聖人。山中
有蕨粉

訪崇道古迹得二絕句

擇木開元數八分。金庭妙迹劫灰焚。祇餘乾道尙書牒。留鎮山門認白雲。桐柏宮前有乾道四年五月尙書省牒碑其略云崇道觀西白

雲庵以崇奉皇帝本命香火賜額白雲昌壽觀。陳尾署銜者二人其一參知政事陳其一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事不書姓皆有押以史考之蓋蔣芾陳俊卿也又尙書省劄付二道一爲乾道四年五月一爲乾道六年十一月皆刻于碑之下方碑陰刻乾道二年七月行在尙書戶部帖帖後列銜者五人秘書省秘書郎沈押員外郎韓差侍郎曾押侍郎方押尙書關府縣志皆失載

宮觀名賢迭主持。考亭道學劍南詩。千年姓氏人爭羨。卻笑從無提舉祠。

瓊臺

中天積翠自亭茗。壁立雲端若可招。鸞嶺移來藏地肺。羊腸穿入達山腰。誰能絕粒棲靈府。或許吹笙度子喬。未到上頭吾已足。似曾摩頂向層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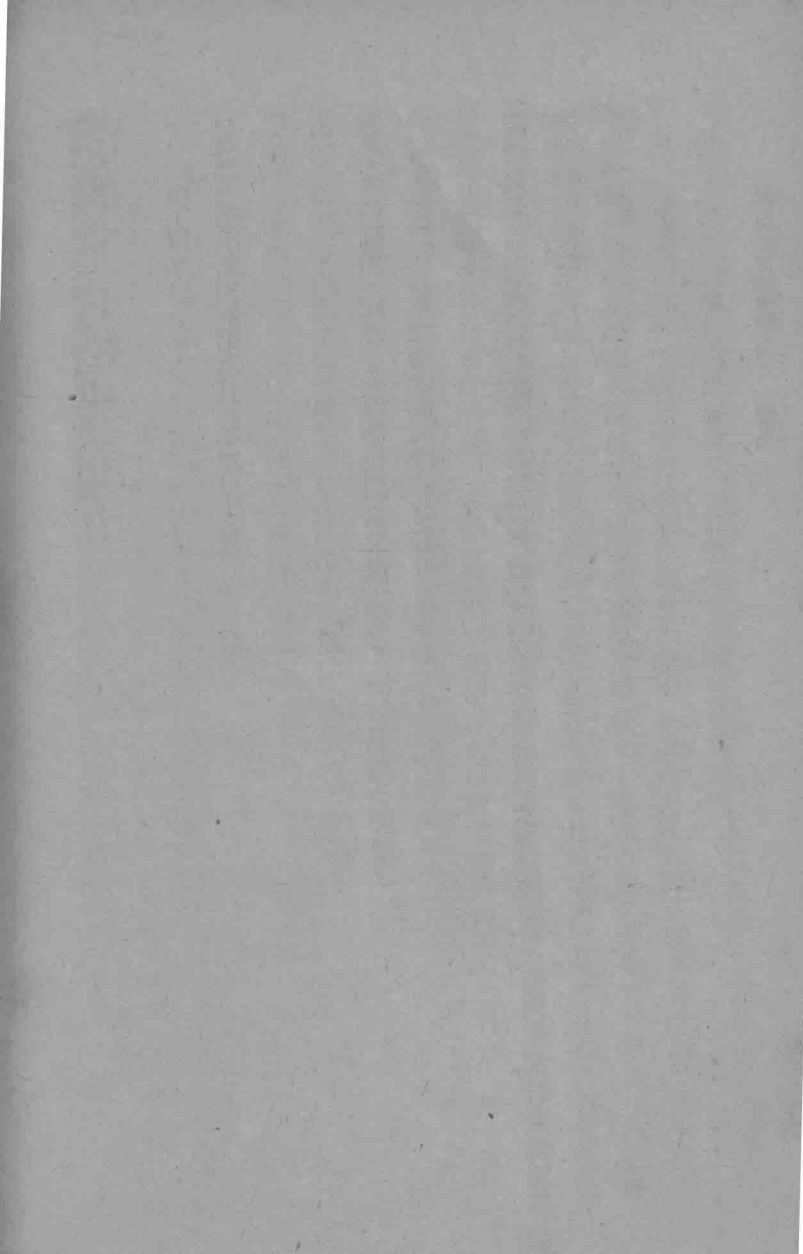
桃源

灼灼桃花逐水流。僊人采藥漫勾留。山中半載當千歲。如此長生我欲愁。幾生修到洞門開。春鳥如何喚便回。冷笑神人亦凡眼。劉晨元不是僊才。艸露風鐙景不留。鬼詩多事浣丹邱。曹唐豈是驂鸞客。且伴千頭壯水牛。

護國寺

韶公飛錫地。忠懿布金緣。路入桃源近。鐙猶法眼傳。碑存天聖字。塔認建隆軛。一掬門生淚。憑闌獨黯然。

壁間有武進錢文敏公手書子座主也。



潛研堂詩續集卷五

出山口占

入夏頗多雨。游山偏得晴。石梁東道主。特地作人情。
橫仄非一形。旦暮亦千變。莫嘲兩眼昏。尙認台山面。
立腳先須穩。寬心乃得安。高峯不敢上。爲怕下來難。
鴈蕩不多程。欲行又復止。寄語主山神。我非襍穢子。

石梁觀瀑圖爲華秋槎賦

石梁之瀑天下奇。昔曾夢到今見之。白龍兩條半空下。勢均力敵誰雄雌。盤盤困困忽會合。一瀉千里駟
莫追。天公手筆不平行。中流一束匪夷思。巨靈擘開未全斷。奔雷掣電趨雙扉。長虹宛宛只盈尺。雲端宴
坐人天師。波濤噴薄腳底過。挂下百道銀琉璃。將落未落自衝激。化作雪絮漫天飛。兜羅繇見世尊面。冰
綃瓊織蛟人絲。匡廬鴈蕩小弱弟。其餘俛視如嬰兒。徘徊欲去不忍去。小別又落塵寰卑。秋槎好事乃過
我。前年觀瀑留新詩。丹青聊爾存彷彿。冷冷寒意生鬚眉。永嘉前生嚴首座。安知吾輩非同時。置身要在
僊佛國。應真五百相游嬉。原泉萬斛一口便吸盡。咳唾散落皆珠璣。

題黃雲門先生傳真圖

昔聞東坡語。山色清淨身。四大本和合。百歲如轉輪。獨有名不朽。終古長嶙峋。黃公人中俊。量與叔度倫。降靈良非偶。維嶽生甫申。先公方持節。官舍懸弧辰。雲門翠當戶。肇錫名有因。宜聖禱尼山。表德義則均。果應山水秀。爽氣摩秋旻。致身青雲上。風采傾搢紳。奉常掌邦禮。司農筦天囷。開府督八州。漕轉河淮濱。三臺更八座。敷歷四十春。晚歲出視學。玉尺臨東秦。人稱大小馮。校士同清勤。按部到青社。星移迹已陳。高峯宛無恙。蔥蒨若可親。天門聳百仞。不染元規塵。一笑爲指點。卽吾面目真。是一本非二。肖形兼肖神。騎箕修歸去。住世纔七旬。永叔神清洞。魯直山谷民。人間偶遊戲。不昧來去津。山兮人斯在。非主亦非賓。奇石筋骨露。清泉咳唾勻。絳霞爲公裳。白雲爲公巾。岱宗公舊識。崑崙公新鄰。恆幹有解脫。真性無沈淪。皓月光未滅。清風久逾新。此是不壞相。孺澤宜永珍。

重過桐巖嶺

石疑斧劈痕猶在。泉似簾垂疊更奇。可怪世人惟耳食。好山如此不留詩。漫山青翠不需衣。邨舍多依石作扉。一路谿聲琴筑韻。替將鼓吹送儂歸。

麻舉

麻舉桑洲地錯連。依山高下半秧田。漚菅午曬垂垂線。引笕家分活活泉。烏白綠杉皆本業。橫峯側嶺與

因緣。堯夫元有行窩例。合置黃茅屋數椽。

雨宿止觀庵

一陣淋頭雨放顛。前途泥滑怕爭先。何人特置阿蘭若。準備先生自在眠。
脫了蓑衫卻換絛。黃梅雨後峭寒天。羊裘五月尋常事。漫認嚴光作地僊。

海口南五里地名缸窰當是江瑤之譌也。予游明州不及啖江瑤柱。今日過此戲留一絕句。

張融食指竟虛搖。未趁春風二月潮。一笑梅林堪解渴。柵墟海口有江瑤。

奉化谿漲

一滴涓涓可濫觴。分流石罅響笙簧。無端借與風沙力。纔出山來便作狂。
水碓高低趁急湍。平橋沒水漲痕寬。漁翁赤腳當谿立。可有嘉魚上釣竿。

登舟

雨後潮猶急。天陰夏轉寒。孤舟如竹葉。上壩度危湍。伸腳安眠便。低頭得句難。推篷時一快。青翠數峯攢。

王陽明祠

半壁南天一戰收。蠻中更借伏波籌。功名已上麒麟閣。德望真懸泰華旒。信有文章兼道學。漫因門戶快
恩讐。蚍蜉撼樹嗟何益。試看姚江萬古流。

雨過上虞

樹影山光自接連。秧田活活瀉清泉。小舟上壩如人立。急雨生泡似的圓。六月披裘非意料。三江放櫂有前緣。計程一舍梁湖近。問渡先尋幼婦篇。

偶作

樹癭翻稱古。巖鼓卻有姿。便如尸沁玉。臭腐作神奇。

積雨

積雨谿全漲。深邨戶不闔。郊墟都沒路。池沼已平階。赤腳牽船上。蒼落染壁皆。青山空在眼。不敢試芒屨。

自題天台游艸

莫欺潦倒白鬚翁。雙闕瑤臺在眼中。編就紀行詩百首。卻拋兩月著書功。一賦興公萬古傳。幾曾屐齒到山前。契舟求劍嗤吾輩。已落禪家第二詮。

斗酒雙柑便足奇。詭癡耗紙亦奚爲。故人曾授便宜訣。只愛游山不作詩。

竹嶼嘗語予。游山是樂事。若作詩。乃自尋煩惱也。予深服其言。

豆腐

殷殷雷車響乍收。勞薪夜煮氣溲溲。凝脂點處吳鹽細。練布包來卞玉柔。冰雪心腸原不俗。酸鹹滋味任相投。天公留與殮霞訣。供養先生六十秋。

題金丈月泉弄孫圖

江鄉尊宿魯靈光。解組歸來又卅霜。絲竹東山何足慕。愛它珠樹列成行。

含香粉署鱣堂師。二妙凌寒翠竹姿。

謂峇坡駕部
暨樂圃廣文

子又生孫相接武。梧桐百尺出新枝。

贈寶應吳明府閔林

千里相思命駕時。官衙握手慰心期。湖光都入詩人句。輿誦將刊德政碑。紫蟹過秋還有味。黃花垂老更多姿。樽前吳語皆知舊。潦倒何辭泛一卮。

閔林以藕粉詩見示爲賦一律

重湖新藕載連船。九轉還丹至味全。曝向庭中冰葉脆。澆將瓮底鏡紋圓。色香自信身無垢。磨鍊方成質最妍。貢篚親題僊令製。要呈清白聖人前。

題侯大年先生鳳阿山房圖

朱查竹垞
初白題句吳梅漁山
耦長畫。前輩風流若可攀。突兀山房疑在眼。勝它廣廈萬千閒。

買山畢竟付空譚。留得詩書一味甘。忠義文章有嗣響。故家喬木重東南。

小唐頤偶題

逃名何必更逃虛。一室蕭然自掃除。公有私乎偏愛竹。客無能也且觀書。花心午聚娟娟蝶。池面晴浮策

策魚誰是王筠多識字。老夫還擬賦郊居。

敬修上人招集江心寺卽席口占

香林背郭隔牛鳴。淼淼江流可濯纓。人到譚禪心自定。節當浴佛雨初晴。撚鬚不爲吟來斷。撒手須從悟處行。半日化城容小住。品茶煮筍味都清。

次韻范孝廉莪亭

心似冰壺萬里清。牙籤一一鑿來精。著書已勝金樓子。汲古常攜玉帶生。嗜好未除終遠俗。文章愈老并忘名。客中差喜陪游屐。松島蓉洲寄遠情。

題乞食圖傳奇

雲山舊納話風流。竿木逢場作戲游。肉眼料應無識者。卻煩紅粉一回頭。雪中鴻爪偶留痕。妙句新題悟石軒。難得傾城悅名士。偏從乞食識王孫。叔寶清兼昭略狂。玉山醉後易頽唐。青衫一領判拋卻。洗滌從來羶穉腸。游絲一縷本無因。香雪輕埋玉樹春。不是楊枝沾法雨。崔徽爭見卷中人。中山千日只匆匆。喚醒三生泡影同。但願有情總圓滿。不教人怨可憐蟲。騷人骨相自清寒。碧落黃泉見面難。誰道返魂真有術。春回江令彩豪端。

題文敏公書并序

此先師武進尚書文敏公所書以當座右銘者大昕在京師晨夕造謁諷誦略皆上口公歸道山十有五年門下士亦落落如晨星每憶槐蔭書屋從游之樂杳如隔世今夏過竹初丈小林棲忽復見之則已裝界成冊矣泫然感愴情見乎辭

十年不見老僊翁

坡公句

筆力依然玉局同。誰續晦庵言行錄。平生心迹數行中。

虛堂猶記鶴翔名。回首西州淚暗傾。萬斛原泉文格壯。瓣香一縷在樂城。

題印松汀觀察隱几觀書圖

胸中不讀萬卷書。軀幹雖偉精神枯。詎有伏獵杖杜輩。而能致治如唐虞。中令論語纔半部。惠施多方且五車。醞釀搢紳功不淺。漱芳傾液樂有餘。先生本是文章伯。東方文史三冬儲。柏臺梧掖久數歷。帝命持節來海隅。天台四明高萬丈。前身僊佛無差殊。五花判牘公事了。心清已到太古初。天然棠几滑可鑑。丙丁甲乙細囊舒。詞章斐積猶小技。經濟要使仁風敷。伊余衰病文思涸。隱几自笑非故吾。亟欲相從析疑義。源泉萬斛相灌輸。

題座主文敏公仿元四家長卷

茶山本天人。游戲爲畫師。胸中磊落有五嶽。天機活潑出怪奇。蓬山侍直廿餘載。絕藝不許人寰知。我聞

論畫如論禪。宗派亦以南北岐。摩詰一翁作初祖。吳黃倪王四葉垂。曹谿法乳出龍象。煙翁妙手孫謀貽。麓臺已往誰嗣響。惟公心摹手獨追。試觀此圖和合四家法。驅使前詰如嬰兒。五日一水十日石。松杉栝柏點綴位置皆得宜。蒼茫浩瀚一氣合。筆墨斷處神猶隨。畫成付令弟。知音今鍾期。自言做麓臺。魄力實過之。西堂春艸冷昔夢。撫卷老淚雙漣洏。立功立言已不朽。餘技亦復疇能爲。鯁生一見但下拜。曾記解衣盤礴揮豪時。

英公夢堂藏文敏公詩卷羣公題詠甚多未幾夢堂下世此卷流落市肆竹初丈于京邸得之屬題其後

竹井收藏物

竹井夢堂號

茶山絕妙詞。朗吟挂蘭句。何減浣花詩。過眼幾相失。對牀慰所思。還如蘇玉局。寄贈

卯君時。

題王定山所藏秦漢瓦當拓本

番易釋漢隸。輒墜塵四五。五鳳出孔林。西京製猶古。瓦當昔未聞。奇文祕榛莽。烏傷偶收四。目眩詫始睹。今又數百年。靈怪忽盡吐。外園中藏棧。四出恰交午。奇哉陶甌工。能繼籀斯武。金薤忽倒垂。玉筯競雙舉。團團螳旋磨。滿滿箭注弩。長生及長樂。頌禱多吉語。文同形或殊。百變不踰矩。上林都司空。異名復幾許。汲古趙晉齋。與俞竹居。爬搜入藏弄。吾家篆秋生。獻之臭味亦其伍。各有芟痲癖。寶此若璜琥。用以代陶

泓不惜錦囊貯。王君今名儒。好事薛翟侶。頻年游三秦。古物徧摩撫。一一拓其文。裝池甲乙序。如捫列星垣。如啓羣玉府。銅雀并香姜。俯視等爾汝。珍重什襲儲。勿使六丁取。

題趙文俶水墨花鳥冊

謝女題詩筆最神。綠窗輕染墨痕勻。四時花鳥隨心造。腕底元來別有春。暈碧殷紅著色酣。黃徐舊譜擅江南。誰知林下空空手。生意都從水墨含。石上靈芝竹外梅。離奇疏瘦了無埃。天然一種煙霞秀。似帶寒山面目來。香茗才華絕代誇。停雲指訣付兒家。孤芳自有幽人賞。不羨裝堂富貴花。

閔峙庭中丞七十

開府東南渥澤敷。福星十載在三吳。風裁峻潔凌霜柏。心地光明照乘珠。處事無疑由定力。素風不改見真儒。七旬矍鑠今希有。精鍊猶能敵萬夫。卅年北闕荷恩光。德望中朝執鴈行。岳牧半曹爲屬吏。俊髦誰不列門牆。曲江金鑑春常朗。魏國黃花晚益香。卻喜懸弧逢夏仲。銅壺晷景最絲長。

籀石侍郎以新刻詩集見貽卽次集中寄懷之韻報之

誰能八座更抽簪。況有鄉園近墨林。沈率郊居初願遂。杜公詩律晚年深。谿山眼底皆殊相。花艸豪端見

素心清望高文兼第一。評量合向古人尋。

如公斯稱文章伯。媿我曾陪著作林。蠹食青編身恨弱。鯨游碧海力方深。廿年以長常低首。千載相期可證心。記否宜南坊裏住。雞棲車小數追尋。

附原作

錢載

困學前惟王伯厚。日知近有顧亭林。儒家獨起山川秀。史籍旁搜歲月深。但乞遠書長隔面。勿言多病突驚心。鳳城是事難忘處。蘭臭如君數往尋。

三月十九日蔣香洲立厓招集復園送春席閒次潘榕皋戶部韻

太平時節自由身。折簡招邀爲送春。張丈殷兄皆老宿。盧前王後總詩人。小橋宛轉因波曲。新柳芊緜著絮勻。九十風光休錯過。禊游纔了又茲辰。

聞溉亭姪金陵之訃

讀書種子汝墳簾。謂獻之弱族何堪一个萎。拾芥科名虛到手。寒氈仕宦未伸眉。三篇注補龍駒闕。六律元

從風管推。著有史記三書釋疑及律呂正義諸書嘔盡心肝搜奧窔。千秋絕業欲傳誰。

頻年書報欲歸休。恆幹誰知不少留。寡婦忍聽王粲賦。遺孤慎保叔敖邱。瓣香猶記先人授。溉亭從先君子授業某水都同曩日游。後我成名先我死。阮生那禁淚交流。

絕句

焉用胡椒八百。可憐鍾乳三千。冰山彈指銷卻。劍樹轉眼淒然。
阮何一雙風貌。王謝累葉華腴。當日登場傀儡。有人掩口胡盧。
甲煎元知淺俗。三葛況復麤疏。墜花偶然上席。醫痔常得多車。
閱人朦朧有味。用山谷詩見事鶻突無妨。且過三平二滿。不管五角六張。
讀書漢魏而上。置身木鴈之間。不解學僂學佛。但記某水某山。
靈鷲不如拙鳩。快馬不如鈍牛。記得黃涪翁語。真富貴在千秋。

過將軍教場衙舊寓庭前槐大半已枯感賦

廿六年前儼此塵。槐陰如繖一庭圓。植非晉國根難久。夢作淳于晝暫眠。
磊落長身猶老輩。支離半體笑枯禪。恆河我亦差窺影。搔首西風獨黯然。

題邵二雲編修所藏王文成公詩卷

正德庚辰八月望爲惟賢憲副書。元日霧二日雨再游九華三詩。

一掬憂時淚。千秋講道心。淋漓四百字。鄭重短長吟。理直詞無飾。文雄學更深。
青門勤什襲。寶此當南琛。程易疇臨董文敏書王文肅祠記長卷付其幼孫屬予題之。

文肅家聲舊。香光墨妙存。臨樵推老手。鄭重付童孫。益壽言多驗。易疇得漢印文云。程壽因鈴卷末。傳經道獨尊。黃金何

足羨樸學在韋門。

何處期頤叟。來言逢吉占。題幀首者郭檢討。閩人。年一百五歲。銀鈎留甲觀。瑜珥愛丁添。豐芑詒三世。裝池重百縑。自慚無

長物。付與阿同拈。予長孫與予同甲。子生小名阿同。

荆軻里

匕首懷中出。諸郎殿下看。燕丹心未死。趙政膽先寒。成敗論人易。從容舍命難。千秋猶灑淚。易水共沈瀾。

郭隗故里

郭隗能陳義。燕昭自愛才。唯嫌枯朽骨。不稱住金臺。

中山靖王墓

煑豆煎何急。懲羹勢自成。慨慷聞樂日。怨恨聚蟲聲。百廿枝繁衍。春秋祭薦誠。樓桑留一脈。正統續東京。

曲陽道中

向禽山水有前期。投老全無濟勝資。五嶽平生唯到一。此來又拜曲陽祠。

謁北嶽廟

昔年住阜平。擬整曲陽轡。泥淖不果前。蹉跎竟卅歲。南北漫奔波。向禽志未遂。竭來訪故人。定州牧郭秋

所得 中山十日醉。爲言安天祠。近在兩舍內。扶病賈餘勇。晡行暮已至。詰朝叩元關。摳衣升瑤陛。冕旒儼

中央羣神旁拱衛。祠宮仿宸居。想自唐宋制。左城及右平。廊廡極壯麗。禹貢表山川。志大不舉細。太行與碣石。中有恆山峙。飛狐紫荊險。聯縣只一氣。大茂當其脊。巍然特蒼翠。古聖崇明禋。度縣稱望祭。虞巡十一月。秩祀卽此地。三代洎漢晉。馨香儀勿替。孔鄭經師宗。固彪史學最。箋注迭相承。千秋靡異議。豐碑列如林。周覽拭目眴。最古稱開元。三碑承最屢。丞相張嘉貞。郡僚陳懷志。復有鄭子春。波磔近漢隸。天寶戴千齡。隸法亦髣髴。天祐碑已殘。猶存處直字。神物想護持。風沙未晦昧。孤亭聳其西。汴宋鉅公製。安陽將相材。修廟手自記。書法逼平原。過者正襟視。元之文章伯。黃書亦秀媚。區區五鬼徒。鼎立有餘媿。祥符醮告文。中斷瓦礫棄。損者已可傷。完者逾可貴。其餘元明刻。凡俗不足計。異哉飛來石。明人妄題識。菌蠢斷碣材。輒云舜所致。紛紛耳食流。阜白倏倒置。空令好古士。到茲三歎喟。渾源自言高。吾游姑舍是。淋漓翠墨鮮。目驗亟藏笥。

雪浪石

瘦削眞宜袖裏攜。一拳價已抵懸黎。山中大有纍纍石。不得坡公一品題。松醪手製滑如油。石丈相邀共勸酬。若準仇池韓幹例。也應換得幾驂騑。

卽事

一宵供頓酒如池。破費貧家萬戶貲。莫怪茂宏頻障扇。污人塵自庾元規。

真定道中

偶趁雞鳴起，衰遲意已闌。日高風力緩，霜重樹心寒。一水滹沱繞，羣峯紫翠蟠。前游宛在眼，泥爪忍重看。

客有言蘇味道不當昌其後者賦此解之

四時鬼朴換匆匆，羅織爭誇告密工。此際模稜已難得，不矜獬豸觸邪功。

肥鄉道中

漳水南遷後，孤城百堵新。肥鄉仍瘠土，行客本閒人。厭聽丁冬鐸，難障堀堞塵。泥塗知免辱，不雨已兼旬。

車中口占

金波穆穆恰當頭，露重沙平不礙輶。只似圈篷船一葉，夜乘明月泛汀洲。百里行程未算遙，老來筋骨怕翻搖。生平腰恥爲人折，簸蕩誰知亦折腰。欠伸休道打頭低，也有障塵布幔齊。最喜深秋連日霽，不煩泥滑竹雞啼。堯山紫翠若爲容，乘興居然欲往從。從此南行八百里，更無峭嶠道旁峯。漳水秋枯一綫平，廣平南去卽元城。天教此老添詩料，略補生平未歷程。

題徐雲樵石鐘山圖

我昔揚颿左蠡過，石鐘對面鬱嵯峨。三更未聽噌吰響，披卷無端觸緒多。

一記坡僊萬古傳。清宵恍忽奏鈞天。重開生面徐熙筆。山月湖風落眼前。



潛研堂詩續集卷六

哭褚宗鄭同年

六經家法溯東京。鄉壁紛紛笑俗生。禮有專師宗北海。傳尋九旨演任城。品高便覺官常冷。學邃多應老更成。屈指中吳蒼舊少。靈光何意又先傾。
給札當時到鳳池。青綾襖被數追隨。僦居恰占東西屋。布算同拈黑白碁。幾輩升沈萍各散。卅年邂逅髮成絲。只期二老長來往。忍聽寒風楚些詞。

題顧樵水落花詩意畫卷

童時曾賦落花篇。每向東風意惘然。今日任它開又謝。此心已悟色空禪。
畫意詩情想象閒。底須粉本仿荆關。雲煙它日重編錄。記取山人著色山。

題徐友竹傲吳漁山湖山秋曉卷

絕妙漁山卷。精摹友竹翁。樹深宜結屋。船小易颿風。曠蕩天機得。經營意匠工。留題多鉅手。搖落感秋蓬。

謂沈彭兩尚書。秦學士澗泉。程編修魚門。盛明府秦川。

嚴豹人移居城東次西莊韻

一枝隨處寄壺公。塔影雙浮老屋東。休詫借車無長物。祇因入戶有清風。滄浪譚蓺源流別。彭祖傳經志趣同。袞袞書囊探未了。懸河直下瀉長洪。

松陵唱和句爭誇。小住圓橋水一涯。臨頓自來高士里。蜀巖本是讀書家。筆牀茶竈閒俱適。掃地焚香靜不譁。生怕金閭太煩鬧。此閒風土最清嘉。

題黃小松看碑圖

判牘有餘功。訪碑無停晷。尙友到古人。翠墨雲煙委。歐曾趙洪後。立幟江夏子。古物聚所好。不脛走千里。金薤文琳琅。收拾斗室裏。憶昨造高齋。清闕爲我啓。香廚一縱觀。如入五都市。畫手數顧陸。絹素那足恃。何期東京刻。真面歷可指。法服儼冠劍。禮器陳匡枕。銀鬮碧流離。甘露木連理。靈祕不能藏。一朝列棗几。奇怪驟難讀。過眼聊復喜。合并知何年。癖嗜略相似。披圖宛晤對。慚我聞雇咫。想見手摩挲。比鄰招短李。片石如能言。風塵感知已。謂李鐵橋

錢叔寶謝湖艸堂圖爲袁尙之作。今爲又愷上舍所得。

汝南有畸人。布衣起雄霸。七賢黜山王。百篇追陶謝。躬耕湖上田。手闢竹閒舍。著書石磬齋。歲月自清暇。吾家罄室翁。游戲點筆乍。復有龍池生。辯舌懸河瀉。彭山人年作記三絕競流傳。水邨此流亞。何年壑舟移。神物疑久化。昨過三硯居。展卷精采射。爲言購自浙。不惜兼金價。魯弓幸已得。鄭璧無待假。四座各歡哈。浮白

傾酒筭。翰墨千載緣。合并天所借。回首金昌亭。虹月照深夜。

和榕皋齋中雜詠

撥鐙元小技。指授要良師。心正纔能妙。鋒偏枉逞奇。剡藤槌幅幅。霜影禿枝枝。最羨襄陽米。承家有虎兒。

書

活潑墨縱橫。煙雲眼底明。山從心坎結。花向筆端生。奇秀神僊骨。枯寒逸客情。右丞本詩老。游戲得傳名。

畫

何處移情去。蒼茫海水深。七絃調玉軫。一鴈落遙岑。且洗箏琶耳。誰爲唱和吟。昭文今不鼓。寂寞待知音。

琴

覆瓿評前史。推枰記昔塵。角爭蠻觸地。劫換古今人。布置須求穩。翻騰要出新。旁觀徒袖手。任爾局中身。

棋

題馮巽泉太守秋缸補讀圖

儒林經濟非兩事。根柢深厚枝葉榮。秀才已辦作宰相。節度卽是前書生。一行作吏便廢此。何異得飽忘耘耕。昌黎仕宦已顯達。白頭猶復親鐙檠。書囊無底探不竭。深造自得匪求名。三山馮公古儒者。閩學傳授先周程。蚤年拾芥取科第。親民歷試多循聲。翩然五馬到江左。風行令肅嚴百城。三吳首郡特借寇。黃

堂燕寢凝香清。盤根錯節人棘手。公獨游刃觀其成。才全學富心益細。一嘆四益無驕盈。仕優而學詎虛語。篝鐙猶記蠶粥盛。珠墳笙典列左右。吐棄糟粕搯精英。許鄭韓蘇互嘲弄。一笑任爾蠻觸爭。中令讀書半部少。鄴侯插架三萬贏。文章須有裨名教。經史自可致治平。嗟予寡昧晚炳燭。仰屋自作秋蟲鳴。願公恢宏經世學。補袞三殿澤八紘。

題費玉衡窺園圖

三載園林竟不窺。廣川精詣果堪師。由來艸木須多識。可是先生未學詩。生意窗前驗寸莖。心田衍沃好栽培。蘭成詞賦非吾事。且住園中撰玉杯。

題陳樹齋提督聽雨圖

生長忠孝門。濡染詩書味。三十登壇驚一軍。緩帶輕裘靜無事。英衛之武虞褚文。威名儒雅兼一身。朝挽強弓午揮翰。腕力勁欲回千鈞。金貂侍從三殿裏。旌節輝光又南指。亞夫詔許真將軍。諸葛人推名下士。偶然寫意濠濮閒。濕雲半掩青翠山。茅齋浙瀝響疏雨。主人宴坐冰雪顏。笙歌鼎沸世所好。不如倚竹一清嘯。琅玕个个無俗聲。唯有靜者觀其妙。我似青藤磊塊人。曾邀幕府醉芳樽。月湖記得同聽雨。翦燭何時重細論。

題汪大紳蔦鼻圖

佛海藏身已卅年。蒲團宴坐夜忘眠。吾廬畢竟空何有。冷笑區區戀愛緣。大紳自號愛廬因以調之

久從初祖安心境。戲寫瀉山驀鼻圖。多事人牛強分別。要知佛性本無殊。

夢泡露電任前因。古佛居然見在身。猶怕臨歧無把鼻。三生一念作文人。

公案重重窠臼翻。口頭容易擔肩難。何當更貌知歸子。謂彭四尺木便當寒山拾得看。

簡齋小疾作詩自挽并徧索同人輓章依韻戲答

楚客旁招計太遲。符頭未到若先知。小生近亦頻疴作。循例從公乞一詩。

一朵青蓮舌尚存。石城虎踞獨稱尊。嗤它癡臥希夷叟。虛擲光陰養夢魂。

浮休莫把世緣空。天意留公要惱公。未肯便宜放歸去。雞窠製就待詩翁。

小園有菊有松梅。輓住臙輪不得回。天上文星例相妒。此人肯放出頭來。

題程易疇說劍圖卽用自題元韻

葺翁先生說攷工。臘廣手題桃氏劍。平生所見七純鉤。規製盡同無少欠。季子之子問阿誰。未許徐君墓

上占。孫退谷所藏劍朱竹垞定爲吳季子劍易疇辨其文爲季子之子古人字季子者甚多不獨季札也攻金良工久失傳。耳食何如取目驗。俠客徒誇膽

氣轟。經師但覺精神斂。莫言一映偶然吹。斗牛中夜光芒爛。蓬心作圖但寫意。前圖王永州宸所作圖中無劍非指非馬

夫何玷。宋生爲補第二圖。後圖宋學博葆淳所作則有劍矣譚柄它時留鉛槧。三年首藉賦歸與。留行無力予心忝。膏肓

墨守待君箴。欲覺何由聽鐘梵。願持通藝釋劍篇。呼兒且作張文念。

題竹柏樓居圖

爲袁節母
韓孺人作

冉冉孤生竹。蒼蒼歲寒柏。小樓當其閒。清陰照几席。中有高義女。盛年守潔白。十三能誦詩。十五工織帛。十九相夫子。家事佐繁劇。洗手作羹湯。和灰澣襦釋。事嫡如事姑。相得心莫逆。一朝喪所天。挽鬢榛筭尺。坐臥只此樓。誓與人世隔。有兒纔六齡。足未出阡陌。有女襁褓中。學語但啞啞。保抱更攜持。拮据手戰坼。兒病母矜憐。兒慧母護惜。衣綫皆親縫。荻筆常自畫。伶仃一老嫗。衰髮委半額。相將蛩蟹依。誰與訴肝鬲。有衣但麤疏。有食但糠覈。膏沐誰爲容。簪珥久已釋。寒風吼檐牙。凍雪入窗隙。不知桃李華。那識春秋易。唯將淚洗面。長此痛在啞。竹柏倘有知。或能鑒疇昔。荏苒十五年。冬暍換夏絺。兒長室已授。女大對亦擇。慈母設悅辰。張樂將會客。母曰亟止止。戲綵吾弗懌。古稱未亡人。豈宜絢金碧。撫孤幸有成。行將返大宅。其秋果示疾。屬纊去來適。乃知冰蘖心。已證人天籍。哀哀純孝子。涕泣念先澤。繪茲竹柏圖。音容永無斲。所傷左女亡。孺人女素貞。未嫁卒于室。回首增擗。屬我紀以文。彤管示規。我讀劉向傳。淑懿輝簡策。我瞻武梁祠。高行刻貞石。絡秀興周宗。宣文著秦冊。敬陳竹柏篇。以續詩三百。

題程易疇讓堂友教圖卽和其還山吟韻

黃菊正秋色。先生賦言歸。三徑想無恙。肯與羊求違。天都高萬仞。孤鶴任自飛。九皋鳴已倦。故巢聊可依。

登山須登岱。勿爲自厓反。讀書訶玩物。一笑丈夫淺。有書藏名山。何用愁往蹇。引疾辭一官。心與白雲遠。我衰筆力鈍。鉛刀割不任。君如百鍊鋼。純鈎初出鐔。苔岑臭相投。共此千秋心。一別會何期。嚶嚶羨春禽。本是經人師。元無溫飽志。去住如浮雲。恢恢有餘地。儒林今辯才。文陳昔雄帥。誰與登韓門。庶幾續鄭記。同方坳堂觀察訪彭尺木居士

寒氈風味冷于冰。故紙窗中一凍蠅。偶被宰官引將去。路人也認在家僧。

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艸堂圖

方觀察所藏

東秦名泉七十二。就中最勝稱廿四。琅琊王生昔卜居。傳是前朝閣老第。艸堂已廢只圖存。點染依稀作雪意。四時皆好獨畫雪。冷澹家風與誰說。黃葉詩名海內傳。剡谿游興心中結。一官蕉萃坐無氈。長物惟餘書畫船。此圖流傳換幾氏。藏弄今歸方萬里。名流題詠尙宛然。鬚眉如見王郎子。歷下亭。白雪樓。文章但足垂千秋。其人雖逝神長留。卽今涉南名士有公在。珍珠泉水終古無盡流。

題金二雅禊游圖

重三禊飲尋常事。一序能令萬古傳。舊日山陰今笠澤。鱸魚鄉裏住神僊。誓墓區區憾未忘。那能泡影任彭殤。後賢見道勝前輩。天朗風和趣更長。

題袁實堂載書圖

不載黃金只載書。秋風未到賦歸與。南湖煙水遙相待。詩老今年合遂初。

題唐立方進士遺像

好潔倪元鎮。工文柳道傳。嬾成名士癖。悟得小乘禪。讌賞猶前度。儀容邈昔年。空餘故交淚。灑不到重泉。名已登千佛。心還薄一官。腰圍憐沈瘦。詩格得郊寒。柳意垂垂禿。荷香冉冉殘。池塘留小影。那忍更重看。

范莪亭自題甕天室集禊帖字索和

每于禊日集清流。觴詠當知此室幽。山氣有無觀一一。竹林長少盡脩脩。惠生取樂能同物。向老隨時作暢游。曾與春風羣列坐。流年俛仰感因由。天一風流有後賢。放懷觀物自欣然。臨風會豈殊稽向。仰古文期述固遷。視聽之間咸快事。山林以外得長年。人生樂地隨時足。和曲同時當管弦。

題籀石宗伯仿沈石田花卉冊

九秩地行僊。揮毫妙自然。竹含太古節。花悟見前緣。運腕青松勁。銘心白石傳。區區工設色。冷笑老黃筌。

得畢秋風尙書札卻寄

曳履星辰一品崇。南條萬里建牙雄。文章遠溯周秦漢。助望真侔衡華嵩。勒石楚江傳杜預。編年宋史續溫公。晝披案牘宵鉛槧。總在精神籠罩中。

車笠窮交分已懸。手書慰勞荷年年。時晴乍展羲之帖。肆好先吟吉甫篇。每爲著書商義例。偶因考史借陳編。謝公羣從多才子。負笈慙無腹笥便。令姪曉山孝廉從子游。

選吳竹嶼舍人遺詩畢感舊有作

身到絲綸閣上頭。煙霞痼疾未全瘳。輞川園好留人住。白傅詩成放客偷。青紫那如名士貴。漆膠獨與素心投。篋中遺藁新排就。寂寞黃墟尙憶不。

白桃花和張止原韻

洗卻燕支換素襟。元都重到客沈吟。號家小妹朝天面。姑射僊人出世心。嚼雪怕教千日醉。施朱何取十分深。當年坡老如相識。不道漫山俗到今。

題吳竹堂墨蘭

湘中九畹託根深。移到閒窗伴苦吟。領略此中真臭味。天涯難得是同心。

王西林秀才丁堰覆舟戲爲絕句

波瀾翻覆訝匆匆。吸盡西江一口中。寄語王郎休斫地。從來落水有三公。始信陽侯亦愛才。得君詩藁放君回。當年真悔王文考。不把靈光擲水來。茅檐暫換野人裝。豆粥居然續命湯。百甕黃齏消未了。寒泉肯伴水僊王。

題潘榕皋水雲圖榕皋嘗夢見董思翁舟中作書并舉彌陀經語二林夢樓題詩因有援以入佛之意作此解之

三絕香光有替人。夢中口授幻耶真。要知文苑儒林客。總是千年不壞身。復性三篇繼孟荀。習之文與退之倫。偶題雲水天瓶句。認作傳鐙錄上人。

送汪稼門方伯之任甘肅

旬宣分陝控伊涼。南國人攀召伯棠。土脈高寒甘雨潤。河流環抱溯源長。立身峻壁臨千仞。愛物慈雲庇十方。清徹玉壺心迹似。略攜琴鶴當行裝。九遷稠疊奉恩綸。未改書生面目真。敲菜根中尋臭味。燃藜燭下見精神。關西清白堪貽後。涑水勛名豈異人。話別匆匆重折柳。送公遙踏灞橋春。

邵松阿舍人七十

吾谷三峯翠黛聯。此中合住地行僊。紫薇詔艸三千字。紅藥詩名四十年。紅藥當階翻松阿試舍人院詩題也泉石得公爲

領袖。詩書有後付覃研。吳都文粹誰人續。試載先生卻壽篇。松阿辭賀生辰啓甚工

同出南豐一瓣真。君鄉試出長清曾公房予亦曾公薦爲試官所黜白頭感舊話酸辛。墳篋共羨洪文敏。圖畫今歸白舍人。老尙

著書元是癖。性非諧俗偶忘嗔。蘭亭合準羲之例。觴詠重逢癸丑春。

盧召弓前輩寄重游泮宮詩索和

泮水寒芹日。低回六十年。歐陽真學士。鴻一老神仙。室記循牆入。鞭驚著手先。薇垣芸館彥。若箇敢差肩。五色雲開榜。三甄日曠階。官清貧亦樂。名重退逾佳。長物青氈在。殘年縹帙排。然藜聞太乙。曾到讀書齋。教衍河汾緒。文探洙泗源。素心爭柏勁。和氣得春溫。不朽文章貴。常惺道德尊。白頭顧衾影。不負聖人門。

和潘榕皋移居

列僊儒本愛林棲。鼓吹何曾羨竹西。獨樂一園開涑水。游山八記擬愚谿。濠魚共識人心樂。指馬都忘物論齊。青翠支硎知不遠。紀行處處姓名題。

題熊謙山曠然有我圖

高人戲問形神影。古佛都忘來去今。一笑掀髯成獨往。曠然如見自家心。聲聞緣覺強爭論。萬法都歸不二門。爲問如來無我相。云何也指我爲尊。

聞述庵致政南還之信

溫詔欣聞下九天。歐陽真箇許歸田。遂初久識心如水。勇退方知骨本僊。綠野課耕此去穩。青門祖餞異時傳。十年宰相何須羨。煨芋山中自在禪。

秋晚訪述庵司寇三泖漁莊因同訪圓津禪院慧照上人卽放舟游佘山適雲閒汪西邨張坤厚

金冶昆仲亦至偕入王氏園登皆山閣久之復至天馬山登周氏山舟堂還抵萬壽道院道人雪
飄留飲歸途得詩四首

石湖乍報范公歸。容得谿翁晝款扉。菊爲秋深香更厚。蟹當霜後味偏肥。文章真到歐曾壘。經術還傳鄭
服衣。一榻高齋留小住。翦鐙話雨重依依。

滄江共載米家船。咫尺東侬一宿緣。莫汧椒園粗結構。櫻蕪竹杖小留連。銀鉤猶勝尙書字。祕笈誰探處
士編。頗喜參寥偕入座。聞香且證木犀禪。

客來不速恰三人。天馬峯前共泛輪。杜老酒徒招旭白。蘇門文字得黃陳。山如秋意含沖澹。詩有天機到
朴淳。重過山舟舊池館。雪鴻指爪話前因。

行窩隨處足裴回。鳥語鈴聲次第催。丈室靜緝經貝葉。羽庭留酌酒螺杯。誰能榮世兼名世。公是僊才又
佛才。涑水縱題園獨樂。不妨真率故人陪。

題獨立圖

獨坐近于傲。獨行過于勞。不如楚騷人。獨立雲中高。東坡本謫僊。少陵亦詩豪。尙友千載上。招手同游敖。

題吳玉松除夕游山圖

閱世恆河沙。俛仰無盡意。四時一刹那。迭周孟中季。浮生有底忙。達人澹無事。款門得素心。游山聊興寄。

虎邱脂粉場。忽露本色翠。寒風送松響。勝聽兩部吹。无營亦无著。僊佛豈異類。是爲安樂窩。見在了非僞。物勞我自閒。人欲天許遂。東坡臘日游。千載風流嗣。

趙文毅兕觥詩爲者庭明府賦

元老不作孝。詞臣偏上章。千官慙仗馬。一角儼神羊。魏笏驚无恙。荆弓自不亡。忠貞留口澤。什襲有輝光。宗器陳非偶。文孫淚暗濟。題詩徵秀水。懷寶自尼山。白壁仍歸趙。黃金欲鑄顏。紛紛炫青綠。腰鼎重人間。

題熊謙山紅鵝香稻圖

天冠山高幾千丈。紅鵝下浴湖水香。金谿一脈演江右。覺堂俎豆生輝光。有巖嵌空出石井。神漢自溢天流漿。真源不從穿鑿得。深洞疑有蛟螭藏。決渠股引灌溉利。百頃穰稔秋雲黃。雞棲豚柵趁墟集。考亭詩句今猶芳。先生蚤年讀書地。河洛太極探津梁。藿粥僅給范文正。秫田自穫陶柴桑。一朝成名登省闈。經畝儼獲千斯倉。守郡歸裝載廉石。板輿奉親客豫章。粉榆故社宛在眼。彈指十二更星霜。畫圖彷彿記昔夢。某邱某水游釣鄉。三吳人望作霖雨。真儒志豈謀稻粱。講學詎生分別相。濟世要儲和劑方。名山鍾秀定非偶。鵝湖紫翠長蒼蒼。

潛研堂詩續集卷七

題江南名勝畫卷十二首爲熊謙山臬使作

繖嶺棲霞

一峯如紫蓋。秀甲江之南。巖石自峭蒨。雲木相參覃。捨宅記僧紹。勝地開精藍。鐘魚相應答。禪悟無俗譚。傑閣占絕頂。攀藤試窮探。羣峯旁羅列。一一蓮萼含。傳聞攝生艸。偶見優鉢曇。三秀如可采。持以貽彭聃。

玉冠萬松

亭亭玉冠峯。卓爾聳萬丈。江流畫檻前。人行飛鳥上。十里蒼松陰。手種何年昉。得非貞白栽。曾否僧紹賞。高樓敞三層。入夜波濤響。不爭桃李榮。自受煙雲養。歲寒心自堅。直榦世共仰。芑蔭及萬夫。甘棠庶可仿。

靈巖石鼓

吳山多平衍。茲峯獨削成。卓立千花塔。百里若送迎。昔時歌舞地。花艸依然榮。洗滌脂粉俗。乃得真面呈。石鼓儼在懸。想像韶鈞鳴。具區三萬頃。一色玻璃明。琴臺撫古調。泠泠移我情。羣真雲外揖。餐霞共長生。

鄧尉香雪

梅花如高人。可望不可卽。一枝竹外斜。清芬味無極。誰知光福里。乃有衆香國。目眩光明海。身到水精域。

多多斯益善。靈異逸難測。得非主林神。吹噓大願力。造物無盡藏。如來不住色。有鄰道不孤。可悟君子德。

石湖天鏡

昔聞范文穆。結構依激湖。樓懸天鏡榜。放眼收全吳。分明大圓鏡。簸弄牟尼珠。清磬出上方。彷彿游僊都。手編梅菊譜。述作聊自娛。薌林與盤圃。未若此地殊。政績在廊廟。詩名播海隅。榮世仍壽世。毋乃僭僑徒。

洞庭壘翠

林屋僊人居。洞天列第九。宛委祕靈文。聞有真官守。縹緲與莫釐。雲中若招手。其餘七十二。拱揖儼賓友。面面碧琉璃。洗刷了無垢。幽探穿洞壑。攀躋捫星斗。金庭若可通。石公亦有耦。置身千仞高。是以靜而壽。

九峯三泖

三泖平如鏡。九峯澹于螺。游目頗清曠。賞音在澗阿。數家成邨落。意到皆行窩。煙中客雙屐。雨後漁一蓑。天風送梵響。林杪聞樵歌。俯視鷗鷺羣。拍拍浮滄波。平遠自蘊藉。奚必窮嵯峨。知仁山水樂。會心豈在多。

惠山九隴

縣延西神峯。九支勢相屬。竹樹暎便娟。半空皺衆綠。尤宜雨後看。青螺髻新沐。中有第二泉。涓涓噴珠玉。一勺清而甘。未許中冷獨。竹鑪試頭綱。活水候初熟。兩腋清風生。可浣塵萬斛。何用遠求僊。武夷訪九曲。

金焦雙峙

方丈與蓬萊。渺在滄海外。豈若金焦山。只隔一衣帶。兩兩青芙蓉。天然謝藻繪。古鼎文離奇。中冷水漆沛。竹徑延清風。松濤吹衆籟。指點大江心。颿檣南北會。柱石砥中流。凜然見風概。洞天一品尊。欲下元章拜。

平山高詠

平山一簣地。留題始歐陽。羣峯隔江外。放眼青茫茫。龍蛇壁上字。千秋鎮蜀岡。後來蘇玉局。持節臨維揚。醉翁翰墨在。拂拭識不忘。兩公人中豪。經濟兼文章。今識鉛山翁。眉宇真堂堂。祝公繼前哲。姓氏同芬芳。

鉢池丹鼎

王喬昔學道。于茲煉黃芽。驅使風雷力。噓吸日月華。丹成得度世。輕舉乘紫霞。至今巖岡色。澹赭如蒸沙。井水日三變。光怪圖經誇。神僊迹豈幻。感應理不遐。福星照一路。生全千萬家。功德不思議。食報那有涯。

雲龍放鶴

髯蘇本天人。下界偶遊戲。黃樓賦落成。臨事見經濟。天驥古逸民。雲龍此靜憩。胎禽任所如。去來了不計。兩賢契相投。一記重弈世。羽衣夜吹笛。風流若髣髴。髯翁今大蘇。文采後先繼。請歌鶴南飛。以侑使君醉。

題陳東浦方伯詩藁

幾人學杜陵。但取優孟似。大瓠中喑然。塗飾外觀美。聲響多雷同。聊悅箏笛耳。先生冰雪心。苦吟悟至理。語言文字外。澹泊有餘旨。持比浣花翁。去膚得其髓。

桃李競穠冶。變滅隨春風。呢呢羅綺語。惜無丈夫胸。改絃以淺俗。矯枉又失中。雅頌風同源。未可薄彫蟲。節性導以正。清新出無窮。劍南有遺言。無人愛始工。

題陸豫齋蘭亭卷

蘭亭禊游人已往。畫圖千載今猶存。四十二人鬚眉古。雅尚自覺山林尊。右軍中年先墓誓。脩竹茂林性所嗜。揚州鼓角任喧闐。何異蛙聲兩部沸。賓朋子弟相招攜。曲水流觴列坐時。吟固欣然罰亦喜。胸中要有無聲詩。人生所遇皆陳迹。後視今猶今視昔。千巖萬壑秀依然。只恨眼前無此客。豫齋好古慕古賢。置身宛在稽山閒。科頭宴坐託末席。未敢便拍洪厓肩。永和至今一旦暮。觴詠留連有同趣。西谿倘續雅集圖。把臂入林記良晤。

蔣立厓以虎邱和東坡韻詩見示因次和

此山如蘭亭。清流帶峻嶺。一罅穿雲根。往來占井井。綆汲長不枯。下拜笑漢耿。或疑盤龍蚪。何處容蝦蟇。莊嚴大士像。宴坐伏癡礪。持此慈悲心。不退力何猛。摩挲熙寧書。筆陣各雄騁。姓名隱見閒。剔蘚寄酸哽。輕塵弱艸棲。千秋只俄頃。山靈閱人多。胡盧齒欲冷。

石觀音像宋人所造三面刻普門品經凡九十餘行每行下刻書人姓名大率皆熙寧朝士也

獨愛眉山翁。斯文日星永。鴻爪偶留題。如寫春山景。我衰久廢詩。舊游記塔影。三徑如可開。所願不敢請。

塔影立

匡族父辛齋別業予少時文讌之地

籀石侍郎輓詩

一道還鄉水。清兮鑿白髭。童知迂叟字。客誦醉翁詩。慘澹文星墜。連蜷古木萎。虎關曾侍直。惆悵失人師。憶昔瀛洲步。追隨老弟兄。得書常互借。置酒輒同傾。一別分榮悴。千秋隔死生。篋中長短札。檢點獨傷情。

題何夢華滌碑圖

能于沒字中尋字。始信今人勝昔人。一斛清泉三尺帚。誰知瓦礫有金銀。

蘇臺柳枝詞

不與桃根鬪世妍。依依長傍曲闌邊。浮萍散後無消息。冷落春風又一年。一縷游絲自翦裁。漫天作絮豈無才。偶然綰作同心結。生怕東風觸撥開。張緒風姿沈約腰。三眠三起鎮無慆。生來不住黃金屋。禁雨禁風十萬條。紅板橋頭水蔚藍。攀條有客此停驂。江潭蕉萃今如許。曾記移根自漢南。

袁簡齋八十壽詩

天與先生福慧全。文章經濟又神僊。蓬萊小謫三千歲。湖海新詩一萬篇。科第校量皆後輩。雲山供養有前緣。謝公墩下園居好。日涉多應勝少年。乞假鸞坡得麗華。白頭猶共鹿爲車。兒童盡識真才子。朝野多推老作家。未澹名心還刻集。要尋樂趣且

看花魯陽自有揮戈手。未覺桑榆影欲斜。
八十依然五十翁。蠅頭細字老猶工。游行自在天機足。怖畏全忘佛力窮。許劭人人歸月旦。香山處處畫
屏風。四朝舊事知多少。總在便便腹笥中。
上已風光閏後新。蒼松也喜住三春。游山爲避稱觴客。娶婦還添詠絮人。角力狡狴無敵手。遞形蝙蝠或
前身。攝生那要棲霞艸。自把詩書鍊骨筋。

鰲滄來州牧施粥圖

東婁澤國苦秋霖。忍聽嗷鴻待哺音。冬律乍回鳩鵲面。春風如到卷施心。十方佛力能兼護。萬井童謠試
細尋。轉眼鋪糜論口數。屠蘇新釀再三斟。
偶然水旱在堯年。尺一溫言下九天。貸粟兼叨仁者惠。捐金獨荷使君賢。炊煙起處烏爭集。梵磬鳴時佛
借緣。富相功名覘異日。青州荒政已先傳。

述庵侍郎招同袁春圃潘榕皋宋汝和蔣立佳周漪塘費在軒王西林張農聞袁又愷戈小蓮徐
佩雲集塔影園小飲卽席得句

謝公雅尙在巖阿。蔣徑開時載酒過。客以知心寬禮數。天留暇日許婆娑。西山真見羣僊會。北郭重招十
友多。莫道尋常文字飲。德星光已暎銀河。

綠水橋邊滑笏分。恆河照鬢白紛紛。蚤年落拓魚同隊。晚節軒昂鶴立羣。志出雲霄纜作逆。味歸菽粟始成文。一宵袞袞諸公語。借與中吳續紀聞。

送方坳堂觀察之申浦

又攜騶從向江鄉。申浦潮聲接渺茫。道在可忘軒冕貴。心閒那覺算緡忙。五茸雲起迎征旆。三泖風平趁急裝。話別不知三伏熱。使君胸次本清涼。扁舟載雪訪枯禪。彈指前塵又幾年。芄黍喜霑郇伯雨。冰心欲酌隱之泉。吟詩深夜髭應斷。學道平生骨本僊。想到官齋初月滿。玉壺清澈靜中緣。

到家偶成

娟娟玉雪有童孫。聽說翁歸競候門。檢點書籤蛛網結。安排茶竈蟹波翻。牽船差勝張融屋。妨帽聊行庾信園。鄰里盡知吾習嬾。更無剝啄耳根喧。澹泊從人喚老慳。一簞有味亦隘顏。吟髭未斷無佳句。游腳先攀負好山。頗愛雲霞多別豔。但求歲月得優閒。門前五柳枯成腊。曾見先生倦蚤還。

耳聾

無端聵聵學聾丞。對面招呼輒不響。萬籟都空唯有我。六根漸斷已如僧。蟻牀牛鬪干誰事。蚓竅蠅聲任

爾矜除卻加餐酣睡外。商量此老更何能。

春日

寂寞三家市。娑拖一老藤。訪花先約伴。問渡或逢僧。懶欲陳魚富。狸無捕鼠能。稍欣春雨足。宿麥潤千塍。

題陸生學錦幽篁獨坐圖

篔簹千个影離披。抱膝長吟有所思。穠李天桃皆俗物。素心只許此君知。

丙辰孟冬朔本縣舉鄉飲禮忝預賓席口占呈當事暨同飲諸君

僊令采風修古禮。李明府 綏齋師儒誨日啓初筵。劉廣文 南谿衰翁本乏專門學。親演高堂第四篇。

每曲當碑聯襍行。勝它洛社會耆英。相逢不用寒暄話。竹馬兒時好弟兄。謂沈席之表兄

九十申公老學專。卅年曾此領羣僊。白頭鄰叟誇人說。再見渠孫揖讓年。先大父奉政公于乾隆戊寅舉鄉飲大賓時年九十有一

眼昏齒脫竟何裨。難向恆河認鬢絲。未老幸從大夫後。來春已是杖朝期。七十杖朝見祭義

同人枉和拙詩幾及百首疊韻答之

歸田條又廿二載。設席叨居西北筵。七字偶然鳴蚓竅。嘉魚引得若干篇。

泮水當時采藻行。成童何幸踵羣英。余年十五入學而今衰鬢渾如雪。先酌居然占伯兄。介賓王榮曜齒長于余

蠹簡研尋枉自專。鈍根何分食神僊。杜韓兩集從頭讀。恰喜相同本命年。杜韓兩公俱以戊申歲生

麤筆登朝那有裨。枯楊已老不成絲。喜聽擊壤鄰人語。大好耕田鑿井期。

丁巳人日七十生辰漫成四首

人日生朝恰立春。歡生七十白頭人。身如散木何妨病。家有奇書未算貧。懶志夷堅排甲乙。怕繙雲笈守庚申。桑榆莫道垂垂暮。也被東風拂面勻。脫卻青衿入紫薇。詞人異數古來稀。五雲多處身曾到。三徑開時客蚤歸。鶴禁鸞坡天上夢。秋菘春韭眼前肥。生平所遇無荆棘。想爲心中不設機。

屈指田園樂事偏。了無絲竹到堂前。歐陽集古一千卷。洛社閒居二十年。貧戀脩羊人問字。書慚紆蚓客攜箋。本來面目粗能記。不向曹谿學坐禪。

新春羅列五辛盤。兒女殷勤勸一餐。彈指卻驚前輩少。側身想到古人難。吹簾兄弟眠牀對。載酒生徒立雪寒。生長太平全盛日。巢林小鳥亦知安。

探梅

古瘦曾誇第一流。冰霜過後弄和柔。梅花也學嬌桃杏。不肯衝寒更出頭。

題吳香巖詩藁

季重才名久。宗元隱遯高。論詩守圭臬。寓興近風騷。澹若雲生岫。清如水翦刀。試看篋中作。心折次山聲。

還家

且飽家常飯。聊爲遣興吟。菜莖都似劍。茅秀欲成針。添線風鳶健。巡檐鐵馬音。兒童纔散學。上樹捉巢禽。

東浦方伯枉過寓齋卽用集中見贈元韻

憂樂希文志。精深子美詩。心如漱玉潔。名與落星垂。屢辱高軒過。常聆妙德辭。義門清望遠。親炙又今茲。

洞庭雜詠

三江百瀆水趨東。咫尺神山路可通。莫信道書標第九。靈奇直欲冠寰中。地肺爭傳宛委名。深冬不憚攝衣行。靈威與我曾相識。先遣白雲洞口迎。三洞玲瓏一竅分。天留石室護靈文。羅浮東武何由到。除是當年墨佐君。

皓月當頭洞不緘。曲肩曳足入空嵌。少年濟勝真堪羨。秉燭公然到隔凡。

謂壘增境濤次兒東塾輩林屋洞中多鐘乳

自家宦況太蕭然。怪石區區寶一拳。若得此山作提舉。也應鐘乳聚三千。道隱園中竹樹疏。石湖伯仲鴈行如。擬鈔陽谷題名字。補入東王西蔡書。爲愛名山最上層。非關投老欲依僧。上人尙肯招房客。我豈不如麴信陵。東鳴西鴨聚湖尾。南烏北鳥落湖心。翠螺八九若離合。中有僊人何處尋。磊落嶽崎第一流。森如鶴鶴聚沙洲。石公自愛波心立。不慕人間盤固侯。

思黯園中甲乙陳。仇池孤絕自言珍。雲根鑿斷天機損。此是長生不壞身。
山青月白水冥冥。大士潮音儼見形。卻笑中吳小兒女。三春只解禮支硯。
身如猿狖綠毛攢。三百行年一指彈。冷笑門人七十二。石壇欲當杏壇看。
蔡僊鄉下小徘徊。曾記方平絳節催。未得麻姑一搔背。可憐鞭已着身來。
肌骨都消五藏存。六年重換玉顏溫。神僊似此誠堪樂。角里先生幾葉孫。
霧鬢風鬟別樣姿。十年重見涕漣漣。秀才縱使心如鐵。肯伴尋常濯錦兒。
綠叢青籟樂如何。一葉中流快似梭。欲乞蘭香三薯蕷。此生全不怕風波。

玉樹詞人此地理。南楊銘誌刻山崖。須城學士登科蚤。世上人偏信遯齋。

遯齋閒覽載梁顛八十二中狀元容齋隨筆辨正之蓋梁實少

年狀元也今傳奇言施狀元晚達亦此類

綸閣歸來筆未枯。搜羅長語志姑蘇。十年宰相山中住。嗜學依然是老儒。
桑畦橘市水周環。人在山中不見山。婚嫁自來多近局。朱陳風俗在人閒。
小甌東下卽長圻。野鶩驚人拍拍飛。休道寶山空手返。載將夜雪一船歸。

冬日山行

寒林亦何有。葉禿剩空枝。頗似江淹筆。顏唐才盡時。道門先去秦。禪律蚤除癡。安得營邱子。丹青一寫之。

靈祐觀

神景三唐舊。天禧榜特更。書藏雲笈富。境想玉虛清。香火今非昔。湖山澹有情。眼中釘未拔。太息認銜名。
石刻中書門下牒。題銜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而不名者。丁謂也。

石公山

磊礫雲根露。紆回薜徑長。真形從古聳。靈氣到今蒼。未列奇章品。終逃良嶽綱。莫輕蚺虺石。積厚久流光。
一片雲垂幃。千年石作閭。至人觀自在。妙理契真如。聽法靈鼉拱。皈心怖鴿居。應聲隨感是。何待叩鐘魚。
洞旁有石凸起。以小石叩之。聲如木魚。

潛研堂詩續集卷八

范文正公祠

義田遺澤尙如新。古貌依稀佛地人。老子詎矜兵甲富。秀才曾耐粥藿貧。未登宰相輪琦弼。已到真儒繼孟荀。詩禮趨庭多濟美。勒名黨籍又嶙峋。

西泚光祿輓詩

海內知心有幾人。垂髫直到白頭新。經傳馬鄭專門古。文溯歐曾客氣馴。勇退較予先十載。立言垂世已千鈞。蛇年難輓名賢厄。腸斷新春只兩旬。臘月二日下世去。立春僅十有七日。

館閣才名第一流。再遷已到鳳麟洲。未登人爵公孤列。自愛儒林姓氏留。文社廉夫評甲乙。史編孫盛續陽秋。孝先溫飽知非願。卅載煙波汗漫游。

四座高譚膽太獠。東方玩世住人閒。蚤年說佛希摩詰。晚歲譚詩重義山。天借金篦完老眼。人誇玉骨尙童顏。誰知蛾術編鈔畢。不得深寧手自刪。

肩隨游釣夙齊名。秦贅相依倍有情。已憫人琴亡子敬。謂鶴。賒何堪桑海失方平。潘楊密戚無同輩。嵇阮偕

游付隔生。重到艸元亭上住。懸河那制淚珠傾。

用東坡涵星硯詩韻題潘榕皋易硯圖

我昔游端谿。古洞捫七星。又嘗飲鄴下。太行削翠屏。寶山來往但空手。不見鸚鵡活眼睛。老來蛇蚓任塗抹。師曠強學離婁明。安仁好硯有硯癖。石交能作月旦評。以硯易硯出新例。睨柱向壁毋交爭。一方蕉葉忽入手。亟拓四面紅牕櫺。撥鐙大字腕力勁。解衣盤礴人皆驚。東畚今僧繇。廿年以畫鳴。潑墨寫其事。林壑紛縱橫。寓意不留意。豈獨雙陶泓。花橋水閣且痛飲。銷寒一斗何辭傾。

題吳蘭雪新田十憶圖

莫問千年蟠桃。且提一壺春酒。許掾全家神僊。大人毋乃金母。花院春鶻。西江詩派奇古。東鄉山色清嘉。獨立蒼茫自詠。主人疑是浣花。艸堂尋句。遙山一朵浮青。方塘四圍浸綠。偶然信步忘歸。春意眼前自足。柘塘春步。誰道秋容冷澹。渲染紅樹青山。寄情懷葛以上。置身廉讓之間。蘇山秋望。生憎戲蝶窺人。頗喜閒鷗伴我。相親相近何嫌。獨往獨來皆可。石谿鷗伴。紫蕉葉底對酌。碧桃花下聯吟。記取花深深曲。海棠開後如今。蕉葉茗話。人望元方季方。天才原甫貢甫。無端一翼先摧。孤負對牀風雨。桐屋讀書。竹外一枝大好。隴頭千樹無雙。白下吳中看徧。清香卻在西江。煙隴探梅。

且脫王鞅裴縉。那問郭椒丁榮。橫笛自吹自吟。生來不識徵角。牛墉吹笛
分秧先須種秫。戴月偶出荷鋤。枉卻饑驅乞米。下撰自有田居。稻田聽水

題熊謙山臬使江春曉鏡圖

春城澹蕩翠有無。春水活潑雲模糊。桃李願依狄仁傑。風月獨占楊廉夫。公心如鏡含春色。生意滿前逗
消息。物來自應去不留。紅紫紛紛無著迹。姑胥城邊民物恬。新聲不唱阿鵲鹽。但見曉山爽入戶。朝天萬
笏青排尖。石湖四面春演漾。菱花乍放光一奩。此鏡分明照今古。與物皆春遊樂土。晴雲出岫本無心。吹
到三吳作霖雨。此心但如不繫舟。鏡中來往皆安流。

王拙庵太守大字千字文真迹其家人珍祕之後忽失去元孫柏厓縣尉百方購得之屬賦詩紀
其事

前賢手澤擘窠書。過眼雲煙百載餘。偶借呼盧哀彥道。居然完璧蘭相如。寶章想有六丁護。翠墨仍爲什
襲儲。更羨文孫守家法。筆蹤彷彿撥鐙初。

題袁介隱遺像

胸中本無城府。眼底自有雲山。風流嵇阮以上。聲望廚顧之間。
飯顆山頭老杜。白鶴峯下大蘇。展卷依然古貌。問名知是潛夫。

開徑且栽五柳。卜居恰在半邨。中吳有此耆舊。不媿臥雪之孫。謂介何妨漱石。謂隱不礙讀書。屈指汝南世澤。清風三百年餘。

題沈石田碧山吟社圖爲秦小峴觀察作

九龍山前有吟社。十友題襟杯共把。風流直欲繼南皮。眞率依然學司馬。吳中高士白石翁。人物點染意匠工。老年展卷再題字。雪泥指爪驚飛鴻。碧山回首已陳迹。豈獨尊前無此客。能史閣中蒼峴詩。珍重斯圖等球壁。楚弓偶失今得之。延平劍合洵有期。主人快意浮太白。縱筆自記瓊琚詞。粉墨流傳三百載。寒具纖塵不曾浼。手澤重歸淮海家。雙孝門風今尙在。西園摹本多失真。斯圖清勁妙入神。衰齡一見氣便旺。直欲尙友當年掃石題詩白髮人。

題唐陶山明府岱覽圖

岱峽寰中秀。圖經手自編。君曾編岱覽行世羣山收一覽。五岳獨居先。指點寅賓日。心依丙舍田。太夫人墓在山左陶山吳

門天咫尺。白馬望依然。

憶昔乘輅日。鴻泥脩卅秋。予于乙酉同曹地山祭酒典試浙江有登岱之作唐碑曾暗讀。酈注亦旁搜。鬢髮驚非昨。雲煙不少留。盪胸豪氣在。讓爾畫圖收。

題唐陶山松陵十二景册子

手譜圖經又擘箋。誰言墨綬不神僊。畫簾判牘無它事。釣雪灘頭一放船。
鱸鄉一望水盈盈。訪古懷人各有情。寫入圖中全不俗。谿流都學長官清。

題黃小松郡丞得碑十二圖

平生未有和嶠癖。作吏偏于孟母鄰。一輛芒屨一雙眼。天將金石付斯人。
石室遺文甲乙題。紫雲山迴吐虹霓。笑它嗜古洪丞相。足迹何曾到濟西。
奇文每出歐洪外。正史能搜馬范遺。它日續圖知不少。相逢還擬再題詩。

謝金圃侍郎輓詩

一衿直受九重知。岑賈揮豪到鳳池。丹地回翔雄史席。青宮講讀得經師。
主司眼力今深甫。吏部文心昔退之。太息黃楊逢閼厄。單闕於虔切孟夏日斜時。

五色何曾眼眩明。手栽桃李半公卿。摩登有障難成佛。春夢纔過似隔生。
著述名山爲老計。菀枯末路見人情。修文天上應留恨。不得桓榮作五更。

送熊謙山方伯之任滇南

滇南行省待平章。吳下攀轅夾道旁。卿月在天元共照。光風漸遠意難忘。
驪駒將唱邀浮白。竹馬爭迎入點蒼。萬里旬宣功不細。試教蠻徼樂耕桑。

盧抱經學士輓詩

抱經古君子。貌古如其心。通籍五十年。依然維生吟。大廷陳時政。一鳴驚朝簪。虎闈詔勸學。日獻邪蒿箴。永叔真學士。子幹今儒林。歸田更無事。抗顏集青衿。文探蒼雅始。理悟紅爐深。撼樹羣兒謗。問字弟子尋。藏書數萬卷。手校細酌斟。汗青竟可寫。落葉掃勿侵。老矣生事窘。炊煙冷竈突。唯有觀書眼。了了分棘鍼。忘年與我交。謂若苔同岑。公如老曹憲。公有廣雅疏我慚盲杜欽。何期單闕歲。遽聞服鳥音。秣陵書未答。臘月金陵札是日計至少微星倏沈。公歸自脫屣。我淚徒沾襟。西望橫舟亭。浩劫感古今。公卒于毗陵旅次與東坡先生同

題關山雪騎圖扇

老矣登山怯。山居但掩關。看人騎瘦馬。踏雪度重山。

題唐陶山荆南十二景册

荆南吾舊游。蒼翠常在目。善卷數疊雲。罨畫一谿綠。孝侯橋尚傳。華覈碑可讀。把釣記任公。買田羨玉局。僊令唐公房。子茲聘遐躡。三年輓不留。口碑在巖谷。松陵今劇邑。抱案無留牘。暇烹陽羨茶。仍續平園錄。兩地共謳吟。來去皆吾欲。何以寫清風。臥游十二幅。

和范芝巖編修移居元韻

久辭芸署托巖棲。拄笏長看爽氣西。卜宅恰鄰任晦里。尋山暫上白家隄。從游載酒斟雲液。舊友敲門話

雪泥。茅舍玉堂皆足樂。南華物論本來齊。

題法時颿大司成詩龕圖

丈室蕭然絕點塵。渾疑金粟卽前身。春風桃李新栽徧。誰是傳衣得髓人。
白傅匡廬曾入藏。褚公彌勒亦同龕。先生勘破詩三昧。挂角羚羊妙獨參。

題法時颿梧門圖

歐九文章冠列僊。寒鐙晝荻憶當年。碧梧幾樹亭亭影。不讓三槐植屋邊。
太學三年誨俊髦。登龍濟濟立青袍。棘門兒戲蓬門陋。爭似梧門百尺高。

題織雲樓詩集

霓裳同詠大羅天。

予與丹穎方伯甲戌同舉進士

傳誦秦嘉唱和篇。留得管彤相授受。一家兒女總詩僊。

八病雙聲析繭絲。深閨亦復有嚴師。左家嬌女王家婦。黃絹爭題絕妙辭。

頻年詩社結吳閩。得見君家最小郎。謂筮人文學卻笑瑯邪王子敬。尙煩道蘊解圍忙。

題宋汝和觀察竹梧清嘯圖

圖係少年時所繪

一賦梅花記廣平。人如玉樹謝庭榮。卅年重照波斯影。心地依然水石清。
蚤歲牽絲秩九遷。甘棠到處頌聲傳。心紅官印紛羅列。留待門生譜記年。

白雲出岫暫時還。冰雪重窺鏡裏顏。紅杏天然賞真色。不將絲竹鬧東山。
平泉門第本清佳。絕妙新詩手自排。官樣些兒全不帶。竹梧影裏舊圭齋。

文網庵荷笠圖

衡山文獻後。石隱想清風。譚借松枝拂。詩吟飯顆工。一筇青籊笠。幾盞碧荷筩。身世何須計。江湖喚長翁。
題王秋塋明府龍門攬古圖卷

緜氏有僊令。家世出子喬。詩名鮑謝伍。政績邱何高。山水耽奇癖。金石敦素交。嵩嶽兩室峙。伊闕百仞標。
北顧探王屋。西行窮二嶠。昔賢登覽地。往往回鞭梢。龍門況不遠。紫翠如相招。嗜古黃叔度。小千里來游。
翺。廿載車笠舊。合并條今朝。折簡迓儒衡。武虛谷聯騎崇山椒。秋高石骨露。葉脫風刀刀。深洞穿地肺。孤亭聳巖腰。奇絕丈八像。鑄鑿齊隋朝。字體雜隸楷。筆蹤辨分豪。歐趙所未錄。一一歸氈包。石丈倘解語。邂逅慶所遭。茲圖洵可傳。潑墨裝生綃。郵筒忽遠寄。快若背癢搔。安得生六翮。相隨陟岩巖。

汪杏江編修五十

廿載才名館閣傳。宮師踵武引斜川。心超卿棘公槐外。悟到天雲餅水前。一室化城游自在。全家福地住神僊。昨非今是休分別。指月何曾兩樣圓。

湯雪樵五十

五柳門前綠意舒。筆牀茶竈久相於。碧雲閒擬休公句。玉筍爭傳李監書。大布衣輕侯萬戶。小蒲團坐歲三餘。程婁老輩皆多壽。瀟灑輸君半百初。

費筠浦中丞移節閩中詩以送之

賈董文章召杜勛。東南開府頌聲聞。波涵笠澤清激底。笏立天平峻絕羣。卿月當前人共仰。慈雲漸遠望偏勤。如來倘有分身法。一住三吳一向閩。

三衢行館暫停旌。天許安陽畫錦榮。秔稻香中驕騎過。芙蓉巖下筱驂迎。政先儒術元由學。清畏人知不近名。欲援儀封當日例。重瞻檠戟到吳城。張清恪公先撫閩後移吳。

和袁又愷移居

名山何必占匡廬。竹柏依然舊日居。門對招提非學佛。家鄰宛委好收書。春雲澹送千巖黛。夜月閒吟一笛漁。載酒往來無熟客。不妨薄笨當安車。峭蒨支硎近可游。瀑泉如布石如蚪。探奇欲到最高頂。結伴都尋第一流。安定醉鄉多日月。立方韻語卽陽秋。誰言五硯無多物。大勝人間百尺樓。倚樓長嘯老孫登。甲乙圖書啓繡滕。學海量收波萬頃。心田腴穫麥千塍。曉窗注易重研露。夜雨留賓共翦鐙。我欲相從鈔善本。借君棗几一閒凭。

掃地焚香暑景遲。移居傳誦靜春詞。朝川曾入王維畫。塘艸重增謝客思。入戶山禽招作友。參天巖柏近
堪師。半邨半郭真宜隱。開徑無忘二仲期。

虎邱剏建白香山祠落成用白公武邱寺路韻四首

五馬香山叟。來游羽蓋頻。出城無俗地。開路便行人。尸祝輿情舊。蘋蘩祀典新。詩僊長住世。想戀武邱春。
掌制敷陳切。憂時諷諭頻。有詩當淨業。無黨是完人。照滿空門契。元劉友誼新。楊枝晚能放。丈室自生春。

神照如滿
二僧名

姑蘇佳麗郡。蚤歲夢游頻。

用吳郡詩
石記意

燕寢宜名士。詩壇得替人。影泡緣不淺。廣大教重新。一院天香滿。秋

花澹勝春。

彥升風雅主。公擇唱酬頻。

李松雲
太守

折簡招閒客。盟心友古人。白隄名不朽。蔣徑話重新。小戶慙先醉。難勝

竹葉春。

短簿祠

金印纍纍掩綠苔。叢祠鐙火寄山隈。鄉人不識尙書令。只認當年主簿來。

真娘墓

一枝先折獨流芳。休怨紅顏命不長。若待門前車冷落。雞皮誰復問真娘。

中秋前四日袁綬階招飲漁隱小圃卽席分韻得蕭字

小園依楓水出郭十里遙。主人勤著書。自比漁隱若。良辰秋氣爽。折簡朋儕招。衣冠倜儻古。譚笑嵇呂超。少長三十輩。不鏤各自彫。言登畏壘亭。共坐猶覺寮。西山恰當樓。卓立青翠標。有若不速客。引我凌九霄。木犀十數本。雲外天香飄。黃中色獨正。不借燕支描。人因素心洽。地異紅塵囂。金谷徵故事。相於歌且謠。我老才思涸。白髮徒蕭蕭。聊學擊轅響。徐引鈞天韶。

題法梧門梅石小照

昔讀梧門詩。高唱繼韓白。今披梅石圖。清標曠履烏。先生詩味似寒梅。不學穠華桃李格。素心相對石丈人。磊落不減米家癖。廿載神交未合并。開函忽見文章伯。紫芝眉宇洪厓肩。宛到詩龕共晨夕。燕許文章公主盟。向禽山水吾衰劇。鄧尉橫斜千萬枝。洞庭空嵌幾朶石。空王香火倘有緣。尙擬譚詩圖主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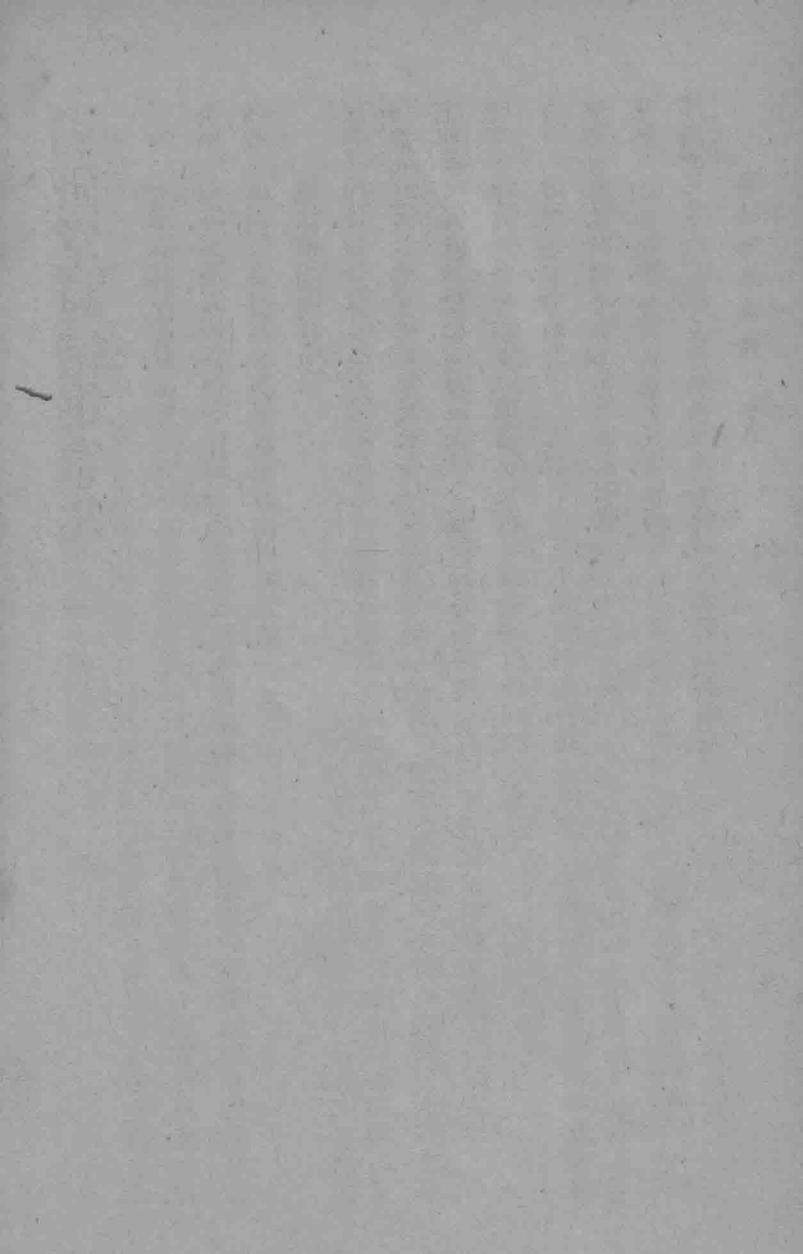
鮑臥雲招同邵晴巖馮補亭陳秋嘯游虎邱白公祠和臥雲韻

近游天借好秋光。小泊吳閶七里塘。紫蟹正肥霜後壓。黃花纔送晚來芳。波激活水安茶竈。海湧晴嵐入酒觴。卻笑香山修淨業。花船猶復載紅妝。

白傅祠堂結構新。濯纓臨水了無塵。虎邱猶記初開路。鶴石重依舊主人。勤靜兩言留治譜。

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

公在蘇。那齋句。文章異代作比鄰。海山兜率休分別。花落何須認溷茵。



潛研堂詩續集卷九

題宋牧仲法螺秋色卷

訪秋小隊記當時。羣屐翩翩玉樹枝。卻笑烏衣王大令。蘭亭會上竟無詩。
翰墨助名兩不磨。詩情翻比簿書多。朱門柴戟今猶昔。誰肯偷閒到法螺。

題秦繹山碑拓本

樂石年年刻。程書旦旦勤。頌功猶未了。已有揭竿人。
博浪人狙擊。空勞大索忙。始知嚴督責。不及法三章。
上蔡牽黃狗。沙邱進鮑魚。孫卿門下士。何忍便焚書。
誰奉牛毛法。唯餘蝸扁文。一長矜絕妙。野火不能焚。

袁簡齋前輩輓詩

幾載相逢索輓詩。今朝真赴玉樓期。篇章最有公卿賞。姓氏居然婦孺知。世上無方求藥艸。人間猶戀爲
花枝。六朝山色俄蕉萃。此後誰摹大將旗。

掉頭肯作玉堂僊。江左牽絲政事傳。自詡好名還好色。何曾求道更求禪。東方玩世三千牘。榮起行歌八

十年至竟九泉留一憾。不教重賦鹿鳴篇。
踏徧天涯一瘦藤。汝南月旦逐年增。風雲出吻梁任昉。履屣登門漢李膺。說鬼搜神多漫錄。評詩品石總良朋。只今總帳依然在。誰與西窗夜剪燈。

和謝錯山明府當湖書院紀事詩元韻

當湖學脈在婁淞。桃李年來秀更鍾。筆陣萬言須倚馬。文心一縷要探龍。諸生幸接絃歌響。賢宰深籌蓋粥供。計日毛錐先脫穎。逢年誰道不如農。

東浦方伯奉命監臨武闈詩以志賀

玉尺評量頗牧才。儒生憑軾氣雄哉。六韜熊豹符親授。八駿驂騮路特開。蕭相薦賢韓信出。范公校武狄青來。彎弓也似論詩密。驗取穿楊一百回。

自適

自適田園興兼無燕雀喧。耐貧緣省事。避謗獨忘言。竹任鄰家醉。花嫌洞口繁。屠厓容十笏。無佛且稱尊。生來伏不鬪。自許董無心。碁覆前賢局。絃尋大雅音。客休誇劍俠。我欲託書淫。新句隨時得。撚鬚怕苦吟。

獻之以霸陵圖求詩得二絕句

黃屋當年竊自娛。十行手札出西都。漢皇別有攻心策。細柳何曾遣亞夫。

百金未肯露臺捐。三尺能伸廷尉權。容得賈生長太息。不妨厝火自安眠。

尺

中和拜賜百僚同。終歲誰酬一寸功。紅女持來裁作樣。梓人算定畫爲宮。測圭莫把分豪誤。烹鯉時聞絹素通。安得叔和勤切脈。吹將暖律換春融。

題蠓磯靈澤夫人像

油口初屯貔虎師。明珠步障記當時。二喬得婿皆人傑。正統終輸大耳兒。一隊新添孃子軍。弓刀侍女總如雲。紅顏亦有三分略。不獨英雄是使君。湘竹斑斑淚暗揮。蠓磯絕命是邪非。永安宮闕知何處。不忍游魂過祕歸。古廟松杉水鶴鳴。畫圖彷彿見皇英。蛾眉亭下如珪月。想與冰心一樣清。

題筠浦中丞甘雨應祈圖卷

少讀三百篇。兩歌陰雨膏。黍苗慶有秋。功歸郇與召。東南土宜禾。歲轉百萬漕。總秸輸神倉。秉穗入私窖。今秋偶亢陽。日炙風亦燥。安得輓天河。澆此憂心燎。賢哉中丞公。不待閭左告。親禱鬱羅臺。盡卻八驕導。果然有腳春。頃刻通大造。鞭起龍公癡。戰退城女驚。一出涼飈興。再出墨雲罩。三日遂成霖。額手非意料。江北與江南。溼渥先後報。何須卦雞卜。不藉刑鵝禱。起看四野閒。耄穉共欣笑。戴笠出耘鋤。著屐踏泥淖。

邨邨歸犢臥處處鳴蛙鬧。餓黍趁晴初。提壺或醉倒。一幅幽風圖。神理都曲肖。商巖爲霖久。鮮于福星照。先民有遺言。愷悌神所勞。

河豚歌

海鄉多河豚。腴美勝梁肉。先春舉網得。不待垂楊綠。清晨招客盛。滿盤有客頭。搖眉卽蹙。忍將性命付兒嬉。頃刻人身近鬼錄。主人語客箸勿停。嚴龜食經君未讀。抉眼列腸血出漉。洗之滌之真味足。吾鄉朶頤千百輩。飽啖人人壓所欲。醉歸兒女話團圓。阿誰獨脹彭亨腹。鴛鴦繡被朱輪車。人生何往非鳩毒。一味當筵且莫憂。勸君休戀容容福。

冰鐙

莫笑伊空腹。誰知汝熱腸。金波窺素抱。燭火借餘光。坎陷離堪麗。心炎性自涼。然鐙無我相。泡電兩相忘。十月八日汎舟山塘登千人石次兒東塾從行口占絕句

拾級重尋舊講臺。石頭路滑怕莓苔。眞孃道上遙相訝。今歲游山第一回。初冬洋菊尙嬋娟。野卉偏呼老少年。天爲詩翁無腳力。送將紅葉到船邊。

東浦方伯寄示立春見懷詩依韻答之

新春纔一日。特寄艸堂詩。散櫟人都棄。分甘意獨垂。下交通款曲。陳謝拙言辭。佛地公兼占。慈雲蔭在茲。

政簡緣聞道。官高不廢詩。詞華冊載舊。經濟大名垂。敢附苔岑契。都忘寒燠辭。慙非徐孺子。下榻得于茲。

原作

陳奉茲

著書尤究史。集古併工詩。學盡通儒伏。名非一技垂。得交嗟已老。數見喜無辭。小別流年換。春風復在茲。

題李松雲太守虎山看月圖

海湧峯頭月。金波萬古圓。澹無脂粉相。閒悟夢泡緣。壯氣池涵劍。文心綆引泉。夜游茲地好。應讓李青蓮。盤石千人共。深宵卻獨看。靜中偏有色。高處未妨寒。初地棲心穩。平坡著腳寬。何須更秉燭。皓魄挂雲端。

題顧秀才抱沖小讀書堆圖

時抱沖已歿

東吳顧文學。坐擁百城書。意適思河豕。心閒逐蠹魚。遺聞搜越絕。小說屏虞初。欲訪黃門跡。空山自結廬。小松瀟灑客。爲畫讀書堆。泉石緣非俗。風流盡可哀。篋留前度札。階掩舊時苔。辛苦丹黃在。遺編忍數開。題晦之弟水流雲在圖

小齋得自怡

弟所居名曰得自怡齋

日誦少陵詩。世味雞蟲外。天懷雲水期。江亭聊可憩。飯顆莫相嗤。出岫非吾願。

虛舟任所之。

性癖無它嗜。終年汲古勤。盈科從不竭。過眼自成文。澹遠江南水。蒼茫瀨右雲。盡收行橐裏。應許對床聞。

三月十一日袁又愷招同王述庵潘榕皋段懋堂蔣立厓諸君集漁隱小圃賞牡丹分韻得惠字
名花如佳人。外秀中更惠。天然富貴姿。禮義常自衛。先開讓桃李。後進引蓮蕙。金屋儼深藏。呈身嗤姪姊。
暮春天氣佳。漁莊臨水澁。主人約看花。上客此停軌。一詠閒一觴。聊舉永和例。今者不爲樂。桑榆景易逝。
南華尙達生。右軍未忘世。且汎梓澤尊。欲制雍門涕。

十六日戈小蓮招集范邨別墅賞牡丹分韻得酒字

晨聞折簡招。梵邨會僊友。籃輿十里遙。山光忽落手。石湖游賞地。一水繞清瀏。已遠城市囂。更謝剝啄叩。
居然竹林游。拍肩稽阮耦。賞花到十分。滿酌且一斗。客醉已二參。春去將八九。羣公各擊鉢。老我繼鼓缶。
雖少倚馬才。尙有譚天口。願盡今日歡。莫負盈尊酒。

錢生宗穎攜陳孝廉詩庭所畫秋窗聽雨圖屬題

鼓瑟湘江格最清。五言今日得長城。梧桐葉底蕭蕭響。似助騷人落筆聲。
畫生六法擅膠江。寫出雲泉瀉碧淙。它日翦鐙來話舊。攜筇訪爾讀書窗。

戊午除夕立春

新春猶舊歲。元日是來朝。老望而今健。寒知此後銷。林泉增我慢。杯醞謝人招。回首鈞天夢。依稀卅載遙。
西抹東塗日。于今又廿科。繫鞵前輩少。避席後生多。未厭屠蘇晚。生憎剝啄過。兒曹太平鼓。信口亦成歌。

庚申元日

七十又加三。春風到艸庵。客猶誇我健。筆欲與儂譚。眼耳根全滅。詩書味自甘。生來強項骨。不肯拜瞿曇。
生朝偶作

六十不借債。七十不過夜。

二句吾鄉諺

我今七十三。風燭須臾化。有眼視不審。黑白味真假。有耳聽不聰。鐘磬

皆啞啞。唯餘一寸心。了然完無罅。此心豈可恃。形滅神亦謝。譬之已死蠶。安有遺絲藉。聖賢同一身。夢奠本無怕。云何近世英。誤聽異端詐。不死乞僊方。有罪望佛赦。往生極樂鄉。依託彌陀舍。是真貪癡想。俱倒堪歎吒。昔賢重令終。易簣意閒暇。冷笑讀書人。乃爲三塗嚇。

吳江夜泊

但覺雲頭聚。何時雨腳收。舟如萍一葉。身似海孤鷗。歲月驚虛擲。湖山憶舊游。垂虹亭外泊。春夜斗成秋。
題三高祠三首

嘗膽成功後。嚙心共載還。君臣兩鳥喙。家國一紅顏。未齒南陽劍。終辭角里山。晚年逃貨殖。始信立身艱。典午論人物。江東數步兵。偶隨游洛侶。不博曳裾名。白璧曾何玷。青山若有情。秋風波浪惡。安穩喫蓴羹。我慕天隨子。浮家當卜居。牛宮春水活。鶴市暮雲舒。詩改元和樣。人傳笠澤書。古來名不朽。豈必著緋魚。

歸安道中

小艇低于屋。乘風任簸軒。波平知雨足。日出覺春暄。兌酒三家店。柔桑十畝園。一峯青似織。無佛欲稱尊。
雨後攜東塾游吳山入紫陽洞

城市千家會。江湖一覽閒。盤囷米老石。渲染李唐山。雨霽桃初放。雲昏鳥自還。堂堂峯第一。不許海陵攀。
西湖

一碧分來裏外勻。乍晴乍雨總宜春。比將西子嫌唐突。姑射山頭綽約人。

菜花

近覺桃花嬾。翻輸菜蚤開。天公太豪富。徧地布金來。

喜晤山舟前輩卽以留別

八年重見古鬚眉。譚笑依然卻老巖。翰墨千秋無敵手。文章五代又連枝。長源僂骨天生獨。徐逸清風世所師。杖唾自憐衰已甚。未知挹袂更何期。

同作

東塾

一代傳人翰墨雄。元和有腳溯家風。逍遙肯作游僂夢。公有反游僂十三首咳唾居然玉局翁。同館序來前輩少。新詩格比極元工。此行不負平生願。得識西湖又識公。

武林歸舟

雨阻尋山興。風留送客情。桃花開兩岸。如伴老人行。
已分糲糊眼。慙看豔冶花。黑甜忽驚起。當面赤城霞。

題開元寺古佛

天堂聞說卽蘇杭。古佛何曾返故鄉。冷笑南人爲佛誑。卻貪極樂住西方。

可廬舉孝廉方正志喜

予季東南美。賢良應大科。遠勞一封傳。勝取百困禾。稽古榮圭組。辭官戀薜蘿。爭誇黃叔度。天祿著書多。

世味

世味如雞肋。浮生笑鼠肝。自甘顏巷陋。未厭范袍單。冷暖閒來覺。雲煙靜裏看。問翁何所樂。今日幸平安。

苦雨

容邴三間屋。支頤一老翁。欲尋榮啓樂。難送退之窮。苔長偏矜綠。花殘不見紅。三春好天氣。半在雨聲中。

王夢樓贈東塾詩兼及京華舊事不勝今昔之感依韻答之

城南聽雨共春醅。聽雨樓在京師半截衎衎畢秋風寓齋也昔時觴詠之地紅燭當筵喚夜來。回首已成分鹿夢。論心終讓揆天才。青

山供養芒屨穩。白業精修忍艸栽。十日胥江留小住。優曇花忽眼前開。

題王叔華教授笠履圖

與君同里又同庚。五十年前訂舊盟。今日南鄰還往熟。不嫌倒屣數逢迎。
蓬瀛兜率夢空游。大海中央認一漚。只要新排詩卷了。醉吟面目自千秋。
十載彭城首藉香。閉門覓句興偏長。前身想是陳無己。親見東坡笠屐裝。

潛研堂詩續集卷十

辛酉新年作

新年偏病足。謝客且關門。酒任鄰家醉。棊從局外論。小時會了了。此去益昏昏。誰送衰翁喜。圍爐一餉溫。僂佛都虛幻。休尋不死方。守謙終受益。作善卽爲祥。智小蝸鳩樂。材高栝柏戕。靜中參至理。說與小兒郎。

讀史記二首

子長史筆獨嶙峋。一字何曾獎暴秦。月表區區敲石火。祖龍豈異沐猴人。人代茫茫邃古前。共和以上阿誰傳。笑它安樂窩中叟。杜撰堪與混沌年。

爲秦照若題其曾大父雲津先生遺像

洙泗師承六藝通。蟠龍近派衍江東。一經獨抱休嫌拙。自有名垂野史中。先生著有練川野錄及涇南志等書。

上元夜

春晴幾日聽農謠。四氣和于玉燭調。老幼團圓羹骨董。菜根香裏過元宵。生來無愛亦無憎。竹石禽魚卽我朋。一室誰非行樂地。十年不看上元鐙。

絳老

絳老人疑甲。波斯水認痕。蚤知神欲滅。難恃舌猶存。楓炫秋前葉。葵依午後暄。唯餘菜根味。珍重付兒孫。

滄浪亭柳寄都門舊同學

上林桃李各爭妍。盡讓三吳國色先。誰道滄浪憔悴柳。相看青眼已多年。

晤邢長興佺山卽留宿官齋

扁舟偶到雉山城。徧野桑麻百室盈。三徑新開調鶴地。六時不廢讀書聲。文章政事真兼美。隴樹吳雲快合并。一榻肯容吾輩住。清風如見古人情。

題佺山松林讀書圖

松陰深處硯池開。滾滾原泉萬斛才。莫訝訟庭公事少。郵筒時有異書來。高文真與震川倫。撫字依然舊日民。竹馬兒童走相識。不知官是讀書人。

謝太傅墓在長興之三鴉岡見于太平寰宇記或疑墓當在建康佺山明府引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證徙葬本末作辨一篇既確不可易矣阮芸臺秦小峴諸君皆有詩予亦繼作

一局了了碁子墮。指麾小兒賊已破。阿堅連牽二十年。鶴唳風聲氣先挫。平生擁鼻洛下吟。不知中有開濟心。文度手板徒倒執。茂宏故節羞重尋。當年久負蒼生望。手護金甌竟無恙。東山旣出果如何。從茲一

雪清譚謗。白雞夢斷。吁可憐。長干梅嶺好墓田。始與小子肆狂虐。三鴉岡口移今阡。顏公石柱張公錄。表樹守冢自胡宿。考證爭傳明府文。祠田更得中丞續。謝蘊宰相風流百世思。遺民墮淚讀新碑。功名盛滿保終始。令人太息桓伊詩。

下箸寺陳武帝故宅

烏山王氣久銷除。十笏猶傳誕聖居。枉費千夫鑿巖脈。誰知此地有三餘。涓涓井沸詫神奇。旁舍驚看寧馨兒。一樣寒泉榮辱異。滄桑轉眼不多時。

顧渚山行

羣峯踴躍似波騰。陽羨東來翠幾層。占取白雲最深處。從來清福村癡僧。焙得新芽穀雨前。色香味美妙能全。盛朝久卻頭綱貢。一任山翁活水煎。竹山聯句遠難稽。小杜來游跡已迷。祇有開成楊刺史。賓朋羣從姓名題。浮谿當日一麾雄。解組曾來作寓公。分隸大書波磔勁。阿誰剔薛到山中。一月蠶忙判牘稀。尋山留客暮忘歸。城頭姑射真相似。好與閒雲作伴飛。

挽周少霞廣文

古湫衣鉢付周郎。卅載聲名翰墨場。十國遺文補歐薛。中州新韻按宮商。秋菘春韭山資足。霽月光風教

澤長。蒼舊祇今零落盡。尙湖回首路茫茫。

和唐陶山明府修復唐伯虎墓

淵明神游桃花源。六如身住桃花塢。不是人間第一流。難與桃花論賓主。對花須把酒。對酒宜賦詩。詩畫游戲耳。工拙我不知。大兒漢曼倩。小兒唐青蓮。尸解非所好。怕作憐僮僮。前身桃花見花喜。故應埋骨桃花裏。三春紅雨落紛紛。唯有此桃花不死。前中丞宋公後明府。封植區區三尺土。異代堪聯僑札交。當時恥與絳灌伍。明府來自桃花源。華胄遙遙本同祖。出處雖殊興趣同。唱和壘簾吾與汝。歌新詩。酌清醕。僊不能言花應語。

贈胡石梁

久賞士龍妙。君女婿陸孝廉學欽。予妻東書院舊徒也。因知彥輔清。琴書堅道力。湖海助詩情。水闊閒鷗穩。天空老鶴鳴。蓬門今始啓。好訂歲寒盟。

題宋汝和畫花

梅花宰相賦。紅杏尙書詞。澹遠瀟湘畫。清逸西陂詩。異才不世出。一手能兼之。老矣興不淺。卻寫三春姿。蕭然丈室中。忽見羣蛾眉。神似形亦似。卽以花爲師。真花雖云好。不耐封姨吹。何如寶此卷。奕葉長留貽。

曉聞禽聲

我不辨鳥語。而喜聽鳥聲。清晨啁嘈響。有若鸞皇鳴。我衰久耳聾。問字鮮友生。何期不速客。過我時嚶嚶。物微意良厚。願申歲寒盟。樂哉我與爾。勿慕喬木榮。

前蜀王鐸書妙法蓮華經殘本

我昔收金石。獨少兩蜀碑。廣政九經有殘本。搜訪未覩常懷思。東川琴泉古塔圯。法華貝葉猶無虧。六丁劫火燒不盡。妙蹟往往人間貽。聞有朱書武成字。銀鉤想出平章爲。前顧後鄭各藏弄。一字欲直千朱提。吾家籀石老詩伯。首賦長句何清奇。蔣士文程晉宋銑盛百吳欽趙文四十舊交落落晨星移。紺園徵君忽過我。要我染翰題新詩。神物已歸鄴侯架。楷法不減楊羲規。石刻楊本尙難致。何況墨瀋光淋漓。延平雙劍終有合。憑君再訪虞山遺。此本乃鄭西崖所藏古湫同年久作古人其儲藏聞亦散失矣慙格力弱。臨風空撚星星髭。

次榕皋塾室韻

方丈虛生白。斯晨息此慮。地偏能避俗。身健樂閒居。物理寒暄外。天心闔闢初。眼前堪悟易。何事問三車。垂簾如洞壑。揮翰卽雲煙。容剗無多地。觀心小有天。聲名四海滿。福慧一身全。冷笑瓜牛陋。焦生未是賢。題同人姪策蹇訪碑圖

我有歐曾癖。家多适邁才。低頭看臥石。不肯損莓苔。

吾鄉無蹇驢。亦少晉唐蹟。惟南翔寺有咸通乾符兩石幢。會須五嶽游。手捫秦漢石。

洽隱園三友圖爲韓旭亭作

昔讀遺民傳。有懷復社賢。名高廚顧上。齒讓鄭金先。剝啄無它客。衣冠儼列僊。依依五株柳。共話義熙年。四夔猶少一。三劍竝超羣。桐木南陽舊。虹光北斗分。傳詩垂教遠。賣藥怕名聞。弈葉丹山鳳。披圖誦昔芬。

此首用韓氏故事

壬戌元日

生年難滿百。已閱四之三。冷暖心無著。癡聾理久諳。靜知榆景促。貧愛菜根甘。令節吾何快。屠蘇一勺酣。久脫趨朝籍。還多問字緣。人皆憎老物。吾尙戀殘編。蠶瘦絲垂盡。魚枯泣可憐。成童宛如昨。又是采芹年。

題唐陶山海上乘槎圖卽送之海州任

三吳十載住雙鳧。東海今朝領郡符。一路清風衣帶水。送君遙渡射陽湖。胸山秀色接蓬萊。海市應爲玉局開。大與才人詩境界。乘槎直到郁洲來。石刻江南少賞音。鬱林妙迹祕東岑。憑君多榻青藤紙。寄與人閒好手臨。聞道胎禽近易馴。滄溟來往翅如輪。官齋大勝乘軒樂。傲煞華亭乞鶴人。百室絃歌處處聞。一經指授便能文。年年僊館春無恙。指點桃花憶使君。

題綿津山人詩稿

新城王阮亭秀水朱竹垞批本

酒肉朱門太可嗤。何妨判牘又吟詩。詩成就正諸名士。此段風流已足師。
蠶尾山房放鳴洲。偶然隻字亦千秋。貪多愛好空相撼。終讓江湖兩派流。

題尤西堂夢游三山圖。圖爲海寧俞體仁畫。作莊生曼倩淵明太白東坡五像。最後一人則西堂也。王阮亭朱竹垞韓慕廬諸公皆有題詠。予亦作六君詠繼之。

漆園吏而僊。著書意有託。契舟索劍痕。一笑向與郭。鸞鳩料鷓鴣。大小竟奚若。魚我但兩忘。人閒豈不樂。
曼倩歲星精。滑稽聊玩世。大隱金馬門。規諫雜諧戲。磊落萬言書。不道神僊字。一飽粟可憐。三偷桃有味。
柴桑名家彥。汲汲慕魯叟。桃花源久迷。不如宅邊柳。秫田亦復佳。肯與督郵偶。三徑菊黃時。豈無人送酒。
李生謫僊人。低頭作供奉。清平調三章。似詔亦似諷。知心飯顆翁。憐才心鄭重。太息古柏行。才大難爲用。
坡公不合時。投老竄海外。一生春夢中。榮枯了無礙。乘桴駕長風。奇絕斯游最。何人品八家。乃以野狐配。
遂初西堂翁。神交五君子。海山倘相招。挹袂吾與爾。今古只利那。人代何彼此。龍洲沁園春。前例亦如是。
四月廿有六日。重游泮宮。賦贈新先輩。因追懷西莊光祿。

壬戌仍逢采藻年。恆河照鬢忽皤然。莘莘俎豆今猶昔。濟濟淵濶後勝前。三不朽閒當立腳。四先生往孰
差肩。磨牛陳迹重增感。寂寞柴門鎖輞川。

吳竹橋禮部湖田書屋圖

我所思兮湖田春。中有著書獨樂人。青山如黛只咫尺。招邀入戶忘主賓。腹中五經皮裏史。手植桃李皆弟子。莫訝揮毫萬斛泉。先生自有源頭水。

我所思兮湖田夏。花竹便娟秀而野。少陵稷契久許身。大庇遠勝千閒廈。湖雲忽起山雨來。登樓四顧亦快哉。衝泥且卻油竹傘。消暑滿酌蕉葉杯。

我所思兮湖田秋。紅蓮蚤稻香氣浮。禮耕義耨作家計。硯田一穫豐千秋。海虞本是山水窟。載酒題襟興飛越。紅葉朝探吾谷雲。碧波夜汎昆湖月。

我所思兮湖田冬。謝家玉樹枝丰容。萬卷牙籤手自校。列宿四七咸羅胸。主人清言鋸玉屑。夏鼎周彝左右列。安得扁舟乘興游。與君共踏三峯雪。

題汪竹香孝廉詩藁

經義紛綸老孝廉。謝敷終應少微占。生平滋味餐黃蘗。莫怪詩情苦勝甜。

古巷猶傳魯望名。所居名陸家巷筆牀茶竈宛前生。只無甫里田堪種。破硯年年舌自耕。

邯鄲學步意如何。剗剗紛紛下里歌。檢點三唐篋中集。好詩畢竟抱山多。

風月吟來當解嘲。一生精力盡推敲。叢殘遺藁新排就。難得侯芭子細鈔。謂夏方米徐直卿諸君

蔣湘颿寫經圖

黃庭遺教墨花翻。那似羣經道更尊。莫笑老人真計拙。金籙幾箇到兒孫。

熹平妙迹久漂零。廣政遺文曙後星。

孟蜀石經訪求數十年。近始得見左傳三百餘字殘本。

天與聖朝成盛事。白頭一手寫全經。

癸亥新春

問年周一部。獻歲又三春。久作歸田賦。猶留食粟身。有齋堪習嬾。非佛亦忘嗔。鬚髮都黃白。誰云此老貧。殘臘入新年。梅花雪後妍。餅無留客酒。案有示兒編。獼祭難言博。蟲彫亦可憐。江湖多小集。若箇姓名傳。題可廬對牀風雨圖

門內堪師友。吾家一子由。聲名梁兩到。博洽宋三劉。白髮驚相似。青鐙話舊游。聯牀風雨夜。莫忘卞山秋。汪蛟門少壯三好圖爲秦敦夫太史題

我不學周公瑾。識曲顧誤研宮商。亦不學畢茂世。盜飲僵臥酒甕旁。惟儲文字五千卷。晨夕相對長無忘。六經爲麴蘖。百氏如笙簧。雕蟲一任壯夫誦。食跡更比老饕忙。家徒四壁況善病。此生無分溫柔鄉。當年彥瑜華腴胃。知音豪飲工詞章。自述三好不及色。赤心戰栗神內藏。蛟門比部磊落士。直榦百尺梧桐長。畫師傳神出新意。十眉環列窈窕孃。同時名流競題詠。輸攻墨守奚低昂。百年妙蹟幸無恙。貫月夜夜虹生光。賞音今遇太虛子。珍重不異兼金黃。長城詩格出家學。木天兩世鸞皇翔。急流勇退神僊骨。竹西騎

鶴聊襄羊。檢書室有如願婢。倚聲人捧桃根觴。丈夫寓意不留意。天女下試庸何妨。蕭生寒儉太自苦。踏歌江上同汪郎。

白公祠喜晤述庵司寇

邂逅老僊翁。鬚眉白傳同。中朝留一鶚。高論卻千熊。身與文俱壽。詩因愛更工。放翁云。詩到無人愛處。工戲轉一語。樓臺無地起。想見古人風。

此地宜觴詠。回頭六十年。知章歸未晚。長慶集先傳。坐閱千人石。閒烹一勺泉。捫蘿搜古碣。會粹入新編。

時刊刻金石粹編

題朱竹垞明詩綜艸藁

朱竹垞先生編明詩綜。既成。寓吳閫之慧慶寺。鳩工剞劂。始于康熙壬午之冬。斷手于乙酉秋季。時先生春秋踰七望八。精神矍鑠。遨游山水。不假人扶掖。三吳名士。載酒問奇字者。戶外屢常滿。或出錢助刻資。一時傳爲嘉話。距今百有餘年矣。予比歲假館南園。每出郭西。過白蓮涇上。訪僧。雖無有能言其遺事者。今春。曉泉太史訪予春風亭。攜此卷見示。乃其及門陶松如茂才所藏。松如嘗于故書中。檢得叢殘廢紙百餘片。質諸太史。識爲竹垞手迹。令好手粘連爲長卷。雖于全書。厘千百之一。而筆墨腴潤。卽絕不經意之中。得瀟灑自在之趣。展玩數四。覺先正警效。如在目前。

喜可知已。予今年紀與秀水同。而目眩手戰。潦艸幾不成字。因歎龍馬海鶴之姿。非跛蹙所及。不獨才望相去懸殊已也。敬題四絕句。請曉泉和之。

長蘆太史七十六。慧慶手鈔百卷詩。比似遺山才更大。瑤華南北總無遺。鶴不乘軒老尙鳴。近游行徧八門城。白蓮涇上開書局。自信文章合有名。安石金經碎翦裁。裝成字字迸珠胎。知音不遇陶貞白。拉雜都爲爨下灰。僑吳我亦白頭翁。前輩遺聞想像中。多謝神僊郭功父。攜將長卷話春風。

題凌仲子教授校禮圖

我讀七戒篇。偉哉凌君學。羣言謝未能。禮經手自謝。釋例十三章。大義何卓犖。古聖重人倫。以禮啓後覺。揖讓俛仰閒。身心日追琢。教從童卯始。要使還誠慤。莊列崇元虛。視道爲桎梏。婦姑任勃谿。一室生髣髴。天未喪斯文。慶戴守其樸。北海集大成。文字費商榷。流傳二千年。學官闕楹桷。束閣置勿觀。張眼等眊瞶。眞儒起新安。褒然甲科擢。不嫌校官卑。說經顏頤頤。古器辨敦卣。正聲叶徵角。隻手障回瀾。功豈但一璞。我衰耄已及。廢學衆所設。忽枉瑤華詒。連城投和璞。敬亭雲往還。千里途未邇。安得問字緣。黌堂許剝啄。述庵侍郎八十仍疊虎邱唱和韻

八十樂全翁。精神潑國同。西京兩司馬。東海一非熊。玉尺量才正。金針度世工。漁莊近三泖。消受快哉風。

此叟非常叟。忘年得大年。籌邊雙鬢換。艸檄百蠻傳。夜踏金川月。晨炊雪嶺泉。亥章曾未到。都入紀行編。恥作嘔喘翁。寒松雪榦同。南臺冠戴豸。西省掌批熊。霖雨沾濡渥。絲綸潤色工。踐揚三十載。人識曲江風。事業雲霄上。詞章漢魏年。行藏真不愧。福慧兩堪傳。力挽千鈞鼎。思探萬斛泉。分陰晚猶惜。樂府續新編。今古幾多翁。酸鹹嗜不同。道能融孔釋。味欲盡魚熊。許鄭淵源遠。歐蘇著述工。新排詩卷富。肆好穆如風。曹憲張蒼侶。研經壽百年。千秋斯道重。四海大名傳。共仰星環斗。誰窺綆汲泉。羣英陪杖履。語錄及時編。當代董思翁。聲名壽樂同。三車參象馬。五戲卻猿熊。老學心逾細。詩傳選最工。懸弧冬日暖。入室坐春風。北郭隨肩日。南宮擢第年。青氈慙我倦。黃絹羨公傳。卓立靈光殿。紆餘難老泉。鶴南飛一曲。欲附五羊編。

題小谷口讀書圖爲陳蓮谷作

當代陳無已。前身鄭子真。樵風涇宛似。書帶艸猶新。汲古元同調。虛懷想古人。紫芝眉宇在。彈指百餘春。

稼門中丞以近藁見示卻寄

詞章經濟本同源。鐘鼎山林豈異論。韓子文皆從道出。溫公事可對人言。采風不尙千篇富。養正方知六義尊。公選養正詩三復公詩得詩法。莫誇綺麗入旁門。

和稼門中丞見贈之作

頽然暮齒久成翁。猶在名卿拂拭中。假館已叨仁者粟。論詩常誦穆如風。公心似鑑勝高類。我腹無書媿

郝隆願勛青衿勤嚮學。焚膏珍重寸陰功。

題陸桐庵霜林秋月圖

寒林寂寞夜迢迢。曳杖何人渡板橋。一片空明了無滓。此中妙諦問參寥。

梁山舟前輩八十

占得西湖第一峯。煙雲供養幾千重。門懸曼碩山舟字。人識坡公笠屐容。揮翰尙看奔渴驥。著書久已薄雕龍。年開九十身逾健。不爲登高借瘦筇。

甲子元旦

七十還加七。重逢甲子春。元無駐顏藥。猶作負暄人。眼暗觀書懶。神疲假寐頻。庭梅知我喜。催放衆香勻。人如都散漢。身住小屠蘇。竹聽今年響。桃更舊日符。江湖游已倦。面目醜難摹。比似香山叟。公然一歲踰。

題黃堯圃除夕祭書圖

斗室紛羅列。今朝倍肅將。禮行祠竈後。心爲拜經忙。神智年年益。精靈字字香。一瓿曾借讀。助祭或須卬。

吳槎客七十

七十顏猶少。壯如松。身鶴骨最清疏。手摹離墨前朝字。家有淳熙善本書。曹憲壽應逾百歲。蘇公味只戀三餘。海山咫尺庭前列。試辦長籌幾屋儲。

聞瞿涉齋廣文之訃愴然有作

隔宿瑤箋墨未乾。巫陽升屋太無端。乘風想到芙蓉館。題句猶傳首宿盤。虎阜聽泉成昨夢。鶴湖載月記同看。衰齡久覺知音少。綠綺從今忍再彈。

偶題

有月忙開眼。無魚少羨心。影形神互答。生老病相尋。宿艸年年淚。秋霜漸漸侵。在阿常獨寐。慧地一書淫。

次孫師康十一歲好誦余詩喜而有作

病來十指似懸椎。已是江淹才盡時。慙愧驚人無一句。虛勞汝誦老夫詩。